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貳册目錄

易卦私箋二卷 〔清〕蔣衡撰 一
易經補義十二卷雜記一卷 〔清〕葉酉撰 八一
周易闡象五卷 〔清〕蔡首乾撰 三一三
學易討原一卷 〔清〕姚文田撰 四六七
湘鄉漫録二卷附易經集説一卷 〔清〕查彬撰 四八一
芸窗易草五卷 〔清〕閻斌撰 六三五

〔清〕蔣衡撰

易卦私箋二卷

清嘉慶元年蔣和刻本

拙存堂文集原序

華陽蔣拙存先生年七十矣淡於名利不從時好人咸謂之狂益獧者也善讀書工書法五十以國恩爲貢生屢困場屋遂棄舉業西入秦摩挲碑洞諸石刻慨然曰十三經皆當時經生書非歐虞筆也中有舛謬且多殘缺當今聖天子崇儒重道必校正獨力重書庶佐文明之治於萬一遂矢志鍵關時銓選廣文固辭制府檄試鴻博亦不赴歷一紀書成適遇知愛者爲圖裝潢余見

之驚且喜乃

奏呈

御覽今藏之

內府聞者俱以爲奇嘗告余曰某幼失學家赤貧衣食於奔走經史百家未得一寓目今老矣閱周易疑先儒謂四聖人各爲已說惡有舍六畫而自發論之理因作易卦私箋會彖傳爻辭大小象之旨歸於一致爲前賢所未道及其讀詩疑則以興比爲主不槩遵小序亦不盡廢所見亦有妙理至所爲敘記傳志必因其人忠孝節義至性至情略有可取然後爲之表揚縱有過情必非無實故其於先人諱日齋戒七日泣血告哀歷數十年如一日著爲詩文沈痛悱惻使讀者心酸淚落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若其說詩題跋尺牘諸篇絕非時習蹊徑今持所刻請序因爲記其大槩如此

乾隆辛酉中秋東軒高斌書

先儒論易謂四聖人各爲已說吾祖疑之因會象傳爻辭大小象之旨歸於一致作易卦私箋兩卷當時僅刻上卷和幼小亦未究所以缺下卷之故庚寅和自京師歸里武林王氏姑偶撿舊篋得下卷稿付和時

聖天子正收採遺書總歸四庫擬獻

內廷以爲榮幸奈下卷未有淸本而和資性魯鈍更昧易理卷中條疏之先後恐有錯誤遂止吾祖初從大興王或庵先生爲古文又與桐城方靈

皐先生共論實學於六經各有集解暮年専精於易凡四脫稿而成是編顧吾祖以書法擅名或未能盡知其邃於經學也壬子春恭逢

勅命石刻十三經於太學即係吾祖手書進呈原本

寶璽褒揚崇經實學去年工竣今和復藉力刻成是編以償昔年未遂之願自今以後戴

君恩而感友誼豈特和一人已哉我祖及子孫皆距躍三百曲踴三百者也謹爲序以誌勿忘

嘉慶元年中秋仲孫和謹序

易卦私箋卷上

同學諸子點定　金壇蔣　衡湘帆著

乾卦 乾下乾上

☰ 胡雙湖曰六十四卦首乾次坤者蓋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此論極妙○圭約云乾只是一個健健只是一個靜專動直靜專者健之體動直者健之用愚謂文王彖辭止稱四德而于坤則取象于牝馬蓋渾淪一氣之中已無所不包坤只順承而時行耳象之取龍動而健也乾之動非龍

何以擬潛見飛躍變化之妙哉三不言龍者三四人位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位之首聖人尤致意焉他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也上九雖亢亢也實龍也非龍而亢將凶咎隨之豈特悔哉見羣龍无首人見爲无首乾不自有其首也○圭約云萬物在天之中天在乾之中天爲乾之所統故聖人體乾之德亦能乘六龍以御天統天者乾之用御天者大人之用既曰各正又曰保合在物爲性命在天則爲太和各正性命是成之者性保合太和依舊完

全一陰一陽之道矣天行健而以自强不息之學厲之君子盡自者不息之眞源造化之根底也故明曰自明誠曰自成道曰自道得曰自得皆自强也舍自別無所爲天舍自强別無所爲法天實至論陽在下也七句成德之君子也文言疏分六節極是但第一節曰明乾之四德則四句足矣兩提君子盡爲行此四德者示之則也玩四足以字何等着力第二節謂明六爻之義試思樂行憂違信言謹行知至知終進德修業欲及時聖作物覩非行四德之事哉亢之爲

言爲不知行四德者戒也此正緊接行此四德之君子說第三節謂論六爻之事似矣不知此爲修德之君子告之以當爲之事也第四節論六爻自然之氣亦不確此欲君子因時隱見也第五節復說乾元四德之義夫四德申之又申何爲哉贊乾元贊聖人也贊聖人勉修德之君子也第六節廣明六爻之義又提君子以成德爲行見之行則天地合德矣學問寬仁以成君德則危疑俱无咎一天行健而已豈有進退存亡得喪之不知乎哉知之者唯聖人聖人一天

之元亨利貞也緊挽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自大象以君子起共文言中七個君子相照應而以兩聖人結之如此看則首尾六節無重複之病矣○乾始能三字最重乾元五節申言資始統天意于元只一始貫乎亨利貞却說性情不及始字故復云卽以利言亦乾始所能云爾不言所利者見乾始無心卽性情自然之意大矣哉不是贊所利之大卽彖傳大哉乾元之大而復申言之言所利如此亦不出乾始所能乾元豈不大矣哉

坤卦 坤下坤上

䷁坤從乾者也坤之元亨卽乾之元亨其所利則牝馬之貞也天氣不降地無以生猶之月無日卽不明陰陽原非敵體順承則貞鈞敵則戰矣乾爲馬牝馬取其配也天氣一至地卽生焉無少欠缺所以稱至哉坤元也諸家于先迷二字謂在物先卽迷惑解俱不暢傳曰失道何以先遂失道也竊謂坤始純陰不得乾爲主則無可從之道故先迷至後得主則利也其曰得朋夫西南與陰爲類耳曷利乎曰喪朋于

東北則得陽爲主所以終有慶也卽此而履霜之戒龍戰之由可知矣○圭約云其卦六畫皆偶有順象內外重偶有厚象內虛有中象含象通象兩兩相比有行象朋象彬彬適均有文象美象六偶十二有方象大象秩秩不辭有理象左右分布有體象爻辭文言因象繫辭也又云陰雖反陽而坤陰非駁雜之陰陽先而陰後陽統而陰承坤特乾之實見於德者耳孔子取象於地勢而以厚德載物屬之君子蓋自强不息非離物以爲自成物正所以自成也○履霜而

知堅氷將至猶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卽坤之初陰也六二之不習无不利不習二字承直方言无不利承大字言試觀地于生物之始萬物未有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一氣畢達此其直固无習也旣有定形萬古不改此其方亦无習也而生生不已无不持載何其大乎文言曰剛方有常正謂此也故仲曰不習无不利與乾之不言所利同此坤體合乾之妙其說甚是蓋利者生物之功乾貞元无間不知其爲功也大何如乎乾始如此大而坤順承之地道

之所以光也六三惟知光大故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至六四則時不可發矣黃而曰裳自應指臣道說通言曰坤言臣道惟初上二爻著陰盛之象爲不臣之戒餘雖所値不同於坤道固無損也簡而當用九用六諸解多不甚暢廣平游氏曰乾亢而失坤戰而傷陰陽極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陰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最妙傳云以大終者陽大陰小變而爲陽則乾知大始而坤之成物亦以大而終矣然自坤而變終不敢先陽故惟

利於永守牝馬之貞也○圭約云陽鼓物而出則羣陰漸以入非避陽也勾萌甲坼皆陰入於內拓之代乾以終其出機也陽鼓物而入則羣陰漸以出非抗陽也結果歸根皆陰出於外斂之代乾以終其入機也一出一入莫非順道一不順則爲先迷爲不得主爲疑所行故孔子於卦則曰坤道其順乎於初則曰蓋言順也辨之早矣此論實先儒未發

屯卦 震下坎上

䷂乾坤之後繼以震坎震得乾初爻長男也坎得

乾中爻中男也按元亨利貞自乾坤而外屯隨臨无
妄革五爻同辭皆初爻爲陽而二五中正惟臨以二
陽在下六五應之而象曰大君之宜則二五爲君臣
明矣屯初九爲成卦之主通言卽以之爲君竊疑卦
名曰屯而繫之以元亨利貞繼之以勿用有攸往然
後曰利建侯且六爻獨二五曰屯如曰屯其膏得施
膏者非君乎不字者非臣乎抑侯外藩象也撥亂反
正必藉手于經綸之人而爲君者居空名于上左右
皆小人无一可爲終于无成而已擬初以漢沛公九
五以楚義帝庶幾近似二四六皆曰乘馬陽在下也
六四與初九應故亦曰乘馬勿用有攸往胡雲峯曰
非不利于往也不可輕用以往耳通言解六二曰諸
家皆以反常爲歸五不知不字乃字呼應指指初也
項平甫曰四皓兩生欲不歸漢得乎又曰六二象女
子者遇賢主而不從見世難而不求女子之貞也最
精確

蒙卦 坎下艮上

䷃ 胡雙湖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蒙主在坎

九二此長子代父長弟代兄之象艮爲少男方有待
于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愚謂屯蒙繼乾坤先陽
而後陰也蒙先中男次少男以序也艮得乾上爻非
九二則爲剝矣○乾坤位定天氣滿盈而雲雷合故
曰屯地形初見而山水合故曰蒙水在山腹曰泉流
行曰坎坎維心亨蒙之所以亨者以坎剛中而五虛
中應之所謂童蒙求我初筮告也初六在下爲凡民
蒙之甚者剛以發之如導泉使流使知正法則不陷
于桎梏若以未發之蒙往求六四之應則與之俱困
吝孰甚焉二之剛中羣陰皆爲所包于初則發之五
則求我而告之三之貪四之昧則瀆而弗告皆所謂
以亨行時中也旣包羣陰則有納婦象居下任事有
子克家象三與上正應何謂不有躬蓋以陰居陽不
中不正上九艮止而不與下應三往從之女下男矣
六四以陰居陰爲艮止之初無應于下而遠于二上
兩陽困之至矣五則順與而吉者上九以少男爲艮
之主亢而在上不能如二之包蒙而欲擊之三居坎
險之上坎爲盜擊之則蒙而爲寇故曰不利惟居高

以禁禦之使不爲冦而已如是則包之于前禦之于
後上下順而蒙養之功大矣大象曰果行剛中而行
也育德止而育之也故彖曰利貞傳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通言以三比二爲見金夫上九爲冦而二擊
之恐太鑿且蒙卦若非九二則上九一爻爲剝之頑
果豈可以冦目之耶

需卦 乾下坎上

䷄屯蒙二卦乾坤三索而得三男長中少序矣旣
定而剝復之形具矣需訟二卦其否泰之兆端乎此

卦坤則爲泰坎則爲險然九五剛中位乎天位雖不
能如泰亦可以貞吉而飮食宴樂以需之也○屯九
五施未光蒙六五童蒙皆未能有孚光亨也此以健
行濟險貞而且吉馴至于泰直需時耳故九五曰需
於酒食而大象亦如之序卦專以養爲義亦承蒙卦
說來蓋旣教之必需養之非徒飮食云爾也圭約廣
其義曰物需感而通人需信而同德需修而成道需
久而化需者君子素位而行之學也又曰涉川者多
以不能待而致覆故首言涉川○天行至健而卦名
曰需以險在前爲君子謀也需于郊初在下四在坎
初相去遠也利用恒剛柔應也沙亦剛象二五俱剛
中不應似小有言然同德必濟故終吉三逼近于坎
又與上應故云自我致冦然卽乾之九三以陽居陽
尙能乾乾而惕敬愼如此所以不敗六四則以陰居
陰上下皆陽勢必敗故有血象出自穴猶幸其與初
相應也九五君臣一德羣賢輔之其吉可知上六入
於穴下比于五與三正應三陽于五爲臣於上則爲
客故雖居陰位能敬君子則无大失矣

訟卦 坎下乾上

䷅訟非九二則爲否矣坎上乾下水天合故曰
乾上坎下天水違故曰訟圭約云養者生之源亦爭
之始故訟次之大抵能安分則爲需不安分則爲訟
訟有孚二五皆剛實但以相違故窒有似于否也然
二以剛來得中又坎爲加憂惕而得中故吉終凶此
上九坤順坎險訟之所以不至否者以九二也而險
與剛之相違者亦以九二也圭約云坎水生於天一
一動而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天下事不可以

細微而不謹也作事謀始所以絕訟之源初六陰柔在下雖險而小又與四正應故不永所事二五剛相遇而二不勝五坎爲隱伏有歸逋象通言謂不恃險而與上訟是也自下訟上云云反言恃險訟上不能免患耳三與初同柔異乎上九之剛故終吉同胡雲峰以詞類坤三引坤解舊德未確九四復卽命愚謂當以否之有命疇離祉證之純乾之卦上三陽卦凡七吉多凶少五之中正其吉何疑上九終訟如亢之不知進退存亡得喪安足敬乎〇本義以卦變自遯來通言又取來氏反對之義謂自需來俱未安愚按三陽卦俱以否泰推之兼乾坤復剝姤夬之義無不合者其詳備載泰卦中

師卦 坎下坤上

䷆ 師非九二則純坤〇乾坤之後繼以三男父子兄弟之倫定矣需訟二卦又俱從乾至師比始以坤用事先陽後陰所以尊陽也草昧初開屯以震經綸蒙教之需養之訟以治內師以攘外自屯至師皆聖人濟險之業天下事未有不先難者聖人論師第一

曰貞蓋人和爲神武之本貞卽在衆人之心也按古本丈人作大人竊謂丈人取義亦淺九二剛中衆共歸之其爲大人何疑旣曰吉又曰无咎蓋兵凶事也不得已而用苟非剛中而應卽倖而獲勝其爲咎也多矣安能以衆正而致大君於王哉〇圭約云於師得井田之法於比得封建之法曰容曰畜樂利之象覓也〇初師之始故以行師之道反復誡之師中之吉以剛中而能以衆正承天寵懷萬邦非尚父方叔孰克當之六三以陰居陽在險之上凶必不免四坤之初柔而得正庶幾無咎六五柔順居中犯而後應故田有禽物先犯已故可執言授兵不得其正則衆弗從故率師必長子曰貞凶反言以誡之也至於論功行賞則大君之命也小人勿用正與大人之吉反對師始則懷邦師終恐亂邦聖人之爲民深矣

比卦 坤下坎上

䷇ 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以坎剛中定君臣之分而需訟從乾師比從坤亦陽先陰後之義訟刑師兵法已立威已伸於是協和萬邦比大一統之象也比

非九五則爲坤坤用六永貞曰以大終大陽也元也比卦本坤再筮而得元永貞故无咎下卦坤順不能自寧上比九五如坤之四方來比上六獨負險不服則爲後夫之凶矣傳曰剛中釋九五也上下應謂五與四陰上下相爲比也大象曰萬國曰諸侯坤爲土爲衆建之親之卽九五顯比之意九五有孚在上初六自下比之故无咎五以一陽盛四陰缶象皆來比五盈缶初雖不與五應應於四則可因四以比于五矣故云終來有他吉也二曰比之自內內指五謂自

五來比於二故傳曰不自失而伊川解云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三之匪人謂上六四曰外比之諸解亦云指五通言曰外指天下卽初二三也四爲近臣聯合之以比於五猶豫之九四故傳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卽以賢爲上可乎最精妙五曰顯比傳釋以位中正王用三驅諸解以爲祝網之心或云驅下初二四三爻義固有取愚竊疑爲用此元永貞三者剛中之德以顯比于羣陰也失前禽自指上六自上而下爲順自下而上爲逆舍逆取順舍

上而取下四陰也邑人不誡傳明曰上使中也何煩辭費上六與三不應三欲上比之則无首上居于極則无終故象傳曰其道窮也

小畜卦 乾下巽上

䷈ 小畜非六四則純乾○屯蒙先叙三男至師比坤始用卽繼之以巽又繼之以兌有男必有女巽長女兌少女也男女之生俱先從乾尊陽也師比俱五陰一陽坎以剛中居二五之位君子也小畜履俱五陽一陰居三四不中不正小人也小畜之四陰柔佷

之三剛狠小人之不同也當純乾時六龍變化則雲行雨施一小人得位則上下爲其所畜遂有密雲不雨之象彖傳曰上下應之豈正道相應哉爲四所團結蒙蔽耳小畜胡爲亨傳釋之曰必合二體之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得亨非謂小畜可致亨也密雲所以不雨者以下乾陽氣上升故未施行乾在西北自巽視之則西郊矣大象曰懿文德如坎雨則大而爲經綸巽風僅能小畜止可言文德耳初九九二卽乾潛見之本位二之牽復又從初來所謂剛中而志行

也九三剛而不中比於四爲陰所制不能乾乾惕厲徒反目耳說輻之輿何能行哉六四下畜三陽上合君志全以柔濟惡勢易見傷猶幸虛中故戒以有孚則血去惕出而得无咎五剛中正與上下四陽相聯結富以其鄰也泰之四曰不富以其鄰傳曰不富皆失實也陽實陰虛宜作五陽同德爲鄰之義解上九陽居陰位爲四所畜不雨者旣雨矣尚往者旣處矣柔巽之德已積而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皆一小人之爲禍也可不於尚往未行之時早圖之哉圖

之奈何乾健而出以巽順二與五剛中合德志在必行而不致五與四交孚而受其畜乃可亨耳此以人事挽回之道固應然也

履卦 兌下乾上

䷉ 愚謂履非六三亦爲純乾小畜密雲不雨不覺爲其所畜履則以陰居陽如濕氣上騰雖無能爲志不可過幸有九五之明決足以制之其堯舜時之共驩乎所以不咥人者合二體則說而應乎乾二五皆剛中五獨得其正故曰履帝位而不疚純乾之卦止有三之志未定夬而去之則旋爲乾元而亨矣何疚焉○孔子取象於天澤而曰辨上下定民志圭約曰天與地可以辨上下矣澤視地益下視水則無逆行聖人以爲得其分焉易俟曰聖人懼天下有犯上作亂之事故制禮以防之皆名論曰素履曰坦坦曰愬愬志無不定唯三志剛乃犯上作亂者然五能夬履定之亦易耳初獨行願二近乎三而不自亂皆有秉禮之意故曰履德之基也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上視九五之光明則眇矣下視九二之履道則跛矣以

凶暴武人而自爲大君與說而應乾正相反自宜致咥人之凶兌口象咥人之人通言謂卽指九三最明快四乘三故亦曰履虎尾然以剛居柔履危而懼懼則下可乘三上可輔五而志得行矣曰履以和行又曰履不處也皆健行之意歟九五之履帝位而不疚以能夬六三而去之而猶有貞厲之誡懼其有所恃也圭約解上九曰履之初以素往矣視履其旋以此往卽以此旋其元吉也宜哉

泰卦 乾下坤上

〓前四卦五陰一陽五陽一陰剛柔偏勝至此適得其平故謂之泰圭約云自乾坤以下十卦奇偶各三十而後乾下交坤上交開泰之難如此又曰泰否之象歸宿於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氣運開於人事天地氣交實由君臣志同而能開泰保泰也愚謂內君子外小人雖指三陰絕無害正之意上下交而志同小人亦安其分爲君子用觀通同內外健順字可見大象之財成輔相左右亦此義苟有害正之心烏得謂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哉○泰

卦君子能感化小人否則小人思得志於君子初爻之辭同而泰獨曰征吉爲君子幸也九二荒大也河陰象遐遠也六五陰居尊位而九二以剛中應之所包者大所用者難而卒無遺棄此所以上下一心絕去朋黨而爲泰也非九二之中行何能如是光大哉九三平陂往復理勢自然惟艱貞以保泰則勿恤其不信于人而可食福矣通言曰六四之不富傳謂皆失實者陽實陰虛三陰皆虛而翩翩依附於君子也中心願者中心悅服於君子也六五居尊而下應九

二以陰應陽如王姬下嫁諸侯之象所以元吉上六城復于隍亦日中則昃極盛而衰之義與九三之無往不復略同通言謂皆保泰之詞非以上三爻爲卽否是也如上三爻卽否是否泰相參何得謂之泰哉何又反對而別爲否哉○圭約云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君子愈盛然而君子寧安夫泰者以爲小人不可勝盡必迫之使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不若君子居中常制其命小人在外亦不至失所此泰所以爲最安也○卦畫止於三者天一地

二也合三而觀之則爲陽爲剛爲奇故曰乾以其三中分之則爲陰爲柔爲偶故曰坤凡一陰一陽之卦皆乾坤生乾卦六夬大有小畜履同人姤坤卦六剝比豫謙師復乾下之姤有遯訟巽乾下之夬有兌需大壯坤下之復有臨明夷震坤下之剝有艮晉觀乾坤交索中爻相易成坎離凡二陰二陽之卦皆坎離生坎之卦凡八大過小過屯蒙解升蹇萃離之卦凡八頤中孚鼎革家人无妄睽大畜乾坤各得其位而相合則爲泰否凡三陽三陰之卦皆泰否生泰卦凡

九歸妹節損豐賁旣濟蠱井恒否卦凡九漸旅咸渙困未濟隨噬嗑益故乾坤一畫坎離二畫泰否三畫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胡雲峰曰三陽三陰往來十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獨以往來言與余見合

否卦 坤下乾上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此往來之常理也按字義之字一訓作變自泰而否變爲匪人故不利於君子貞也泰言健順乾坤之德剛柔則其

質也否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通言云否與剝之孤陽無輔不同此特見也陰陽迭運天道之常所賴者人力耳又曰初爻與姤之陰無異占辭不應如此坤之初六尚戒履霜況否耶余思姤以五陽全盛時而一陰居初遇剛初有巽柔善入之勢懼五陽爲其所惑爲盛世之玷故惕以勿用取女坤純陰終必龍戰故豫凛之以履霜否陰陽平未有偏勝又三陰以柔順居下附上初六將附四以近君二三雖欲包之而初志尚未形也且三陽居上往而未虧天命

未改人力猶可爲故第戒初以貞則可吉而亨六二柔得位得中承順乎五已得君而思攬權包容君子如王莽之謙恭下士大人豈可爲其籠絡故當自守其否而不亂羣也六三與上九應上方以傾否爲喜而三欲包之可羞孰甚九四天命未絕衆君子以類聚尚可獲福然必无咎而後離祉胡雲峰解極妙九五剛中正時雖危而戒懼得固天命如苞桑雖微而固尚可爲也上則三陽同心合力以傾否所以可喜六爻相應惟否最明初拔茅四則疇離祉二包承五

則休否二曰小人吉五則曰大人吉三言羞上則言喜字字俱有關照

同人卦 離下乾上

䷌同人非六二則爲純乾○五陽之卦有六而四居上經然小畜之四履之三俱非中正也惟同人二得正居中應五大有之五居尊而應天乾坤至此未見有離離中女也亦先從乾尊陽也乾坤後以坎居二五泰否後以離居二五分明以坎離相對至卦名同人諸儒俱止解天火同耳抹去人字圭約云天以

精氣生火千萬炬其光同也天以神理生人千萬心其明同也人秉離明行乾健則能同人矣精確無比○天地否極時陰疑于陽龍戰于野天下无邦人道幾於絶矣故必文明以健始可以正人然正人必由已正五有天行之健而二以柔中正應之非所謂君子之貞可同心同力濟險轉否者耶其同之奈何通天下之志而已何以通之類族辨物而已類族法乾之無私辨物法離之有別皆同人之事也卦、初、象、門吾與人未嘗不同隔之者門也一出門則天地四方

孰非與吾同者故彖辭曰同人于野初不與四應故出門而无咎上不與三應故于郊而无悔惟五欲與二應而三伏戎四乘墉人之不同其禍烈矣然二雖文明地道也臣道也順承乎天無能爲也五乃以乾健大師克之使伏戎不興乘墉弗克攻故五之先號咷忿三之犯上四之凌下也後笑則克之而與二遇矣然則三安行而四反則舉極不同者而咸歸於同見初上本同德无咎无悔而有不同者乎王註曰是乃乾之所行非二之所能也解同人曰至乾行也最得語妙而程朱爲衍爲羨通言亦從之何耶通言于此卦惟二之同人于宗依註以五爲宗主說甚確三曰伏戎于莽伏在下卦也升其高陵在下卦之上也三歲不興與上不應也四曰乘墉近三而應初皆離之墉也弗克攻初弗之應也向來解者亦未明晰

大有卦 乾下離上

䷍ 大有非六五則爲純乾○同人在否極時人類剝雜有伏戎乘墉之象大師相克以剛勝也故君臣一德明作有功大有則宇宙清寧和柔寬裕無不得

所故曰元亨○同人大有皆五陽之卦惟二易爲五則爲大有蓋同人柔得位而已尚未得尊位也得中而已尚未大中也應乎乾而已尚未上下應也至大有則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氣局固迥殊矣且同人止言利貞而大有則曰元亨其亦貞下起元之義乎圭約解大象云同人離在下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辨大有離在上權由已出故可以遏揚最明確初本其潛德无交亦无害確乎不拔何咎之有九二以乾居地位之上二虛則足以受九健則足以行豈復

有敗九三以陽居陽乾健之上三與五同功用亨于
天子宜也九四以剛居陰下乘三陽之盛然辨之極
明自知爲離之初不與初應陽雖盛于我无與也故
无咎六五與九二誠意交孚剛柔應矣然離之柔明
而非弱也五之位陽而非陰也故曰威如夫火誰能
玩易之明之燭豈其無備以此柔中之德居尊應天
遏惡揚善上下歸心信且順矣又能尚上九之賢幸
約云撫大有者柔必藉剛上九以剛明之才統諸陽
而効之五天之祐豈偶然哉

謙卦 艮下坤上

䷎ 馮厚齋曰一陽五陰之卦剝復陽氣之消長也
師衆所歸也三四當六畫之中自上而退處于下爲
謙自下而奮出于上爲豫○謙非三則純坤○同人
大有陽極其盛故繼之以五陰一陽少子從母卑順
之道也師比一陽居位得中有君臣之象謙一陽在
下卦之上當如大有九三象公侯也象傳亦曰勞謙
君子萬民服也似指有國者而言六五上六之所用
以行師征不服者門勞謙之君子也○余以爲同人

大有後繼之以謙卽坤東北喪朋之象地順而上往
艮止于下喪朋也然以山之高而安于地下謙而終
有慶也坤彖傳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艮東北方卦
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坤之三曰或從王事无
成有終用六傳曰永貞以大終也謙以山下地而三
爲成卦之主彖辭爻辭俱曰君子有終以此求之文
王繫辭之旨庶有合乎彖傳象六爻人苐知五上兩
爻難解耳而不知此其辭之顯著者也何也謙非止
柔德乃以柔克剛之大用也聖人立卦不以艮止坤

順取名而用地中有山之意可以想謙之義矣試觀
曰下濟曰上行曰虧盈變盈害盈惡盈曰尊而光曰
卑不可踰曰裒多曰稱物有無限妙用豈有居五上
之尊位任國邑之不服而不用師征伐者乎初之利
涉大川卽上之行師征邑國包全卦而言所謂初上
無定位也二四居得其位而二中正故曰心得四撝
謙故曰不違則也三以勞而萬民服曰勞則征伐在
其中矣六五以陰居陽得中位尊而上六之鄰與九
三相應六四之鄰與九三相比雖陰柔不富可左右

以之而侵伐行師不自用而用人亦畀以自牧之意然則三之勞謙卽坤三之知光大也五上之征伐卽坤之以大終也非終有慶而何九卦曰謙德之柄也又曰謙以制禮有德以操之有禮以行之所以尊而光畀不可踰也有終之吉信哉

豫卦 坤下震上

䷏豫非四則爲純坤○趙汝楳曰豫與比反比五乃剛君故欲羣陰之比五而不比者凶豫四乃強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愚反覆豫卦之

辭而竊疑三聖人之言何其不同也觀彖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似建侯行師不足以盡卦義也下又發出天地聖人大義象又言作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果非建侯行師之足以盡也而六爻止於二稱吉九四爲成卦之主不言吉凶初凶三悔亡五貞疾上渝而无咎何其與彖傳大象辭故相反而且絕不見建侯行師之意哉因以臆斷之曰三聖人之立言不同旨則一也六爻之辭著矣九四剛應而志行其動也始雖順以大行其志而致豫終不能開誠布公未免有攬權樹黨之病故初應之鳴豫而凶三近之盱豫而悔五乘之而貞疾上渝豫始无咎惟二以中正介石之操獨不言豫故得吉然則九四之動夫豈天地聖人之以順動乎哉作易者不欲顯示天下將有權臣之禍故曰豫之所利止宜建侯行師在外之大事耳四大臣近君既大有得恐不能無驕且忌而生疑納羣小而朋比故並不言吉凶特著其形于上下五陰之中此周公善會繫辭言外之意而爲之象也彖傳大象亦深知此旨故極言

豫順以動之義之大若曰文王繫辭豈不見及此而僅以建侯行師言之意實爲九四懼耳未嘗發豫之大義也且建侯屯已言之行師師已言之矣豫順之大如彼而止以建侯行師再見于此以盡豫卦之義必不然矣三聖人言不同而旨遠辭文無不相貫讀者于言外求之可知其意矣○雜卦曰豫怠也亦寓戒意

隨卦 震下兌上

䷐此三陽三陰往來之始隨非剛下則爲否○乾

坤父母也屯蒙男之長幼相次也自需至豫男女俱從父母所以明乾坤交索而得之義也隨蠱男女用事之始長男少女故曰隨又需訟開否泰之機隨之剛來下柔所以救否蠱之剛上柔下亦以虧泰也○卦之有四德者七乾坤之後內卦之初震居其三兌居其二隨則震下兌上男女之始也七卦之所以備四德者以初皆陽爲元大始也亦貞下起元之意七卦二五皆中正剛柔相應故皆曰大亨以正但乾卦而外則不能無咎屯曰勿用有攸往臨曰八月有凶

无妄曰匪正有眚革曰巳日乃革隨獨曰无咎謂其于泰否之後三陰三陽往來之始而能隨時變否以爲泰也動靜相生非靜則无以爲動非貞則无以爲元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亦隨時而已初九曰官震之主也渝變也自否之上九變而下柔從正之吉莫過于此又與四雖不應而剛德則同四有孚在道者初動而上與四俱合于五故交有功六二以柔居柔爲初所震不遠應五而係于初九五乾父震初長子故曰失所隨也六三以柔居剛而係于四得所隨矣雖

居震之上而無志于震之主故曰舍下也九四剛居柔而下爲三所係雖貞亦凶若以道事君誠而能明則可有功何咎之有九五與二同心一德誠信而嘉美爲隨之主天下所共隨上六以兌說之主爲隨之極所謂固結之誠可通神明兌西方山上之象傳曰上窮說之極也初以變而隨上以誠而隨二三四或得或失皆發隨時之義非初之變否爲泰則不正而有咎豈能成元亨利貞之世哉雜卦曰隨无故也善其變以隨時也

蠱卦 巽下艮上

䷑ 蠱非初上相易則爲泰○蠱繫辭曰元亨既蠱矣尙謂之元亨哉程傳曰蠱則復治治蠱則致元亨理則然矣於卦象何取乎因解之曰泰之變爲蠱以下巽而上止也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母言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也泰當全盛時至於蠱則已壞非極否也雜卦曰蠱則飭也復加飭治則復其元而大亨矣壞而治之艮亦不易必如涉大川

方可濟險先甲後甲諸解多近鑿圭約云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先甲三日謀始之預也後甲三日慮終之遠也較明快亂必開治所謂終必有始天行也振民象風在內育德象山在外振民育德則自新以新民而天行自我轉矣○蠱六爻於初二先言父母因指示爲子者以幹蠱之道通言曰蠱六爻各自爲義與他卦之上下相應者不同蓋幹蠱全在後人父母不必見於爻也二以五爲母初豈以四爲父四五又可以初二爲父乎辨之極是愚謂蠱六爻當以兄弟相

次看初巽之主以柔濟剛曰意承考其因革損益意中有無限經營如鯀以方命圮族汨陳五行剛之過耳禹則順而導之以巽意承考雖厲而終吉也九二剛而得中又居巽體故得順正之道九三過剛評予也雖有小悔幸居巽極可无大咎六四陰柔且居艮止之初無能爲者六五以篤實光明之體居尊位而得中用此致譽以顯其親如舜禹之考豈非承之以德哉上九則不藉祿位以道德自高如夷齊不降其志而廉頑立懦爲百世師不必言幹蠱而所幹亦已大矣

臨卦 兌下坤上

䷒ 臨居泰復之間二陽在下自初而言近于復自三而言幾于泰長則可喜消亦宜憂八月有凶即无平不陂之意初二曰咸臨陽氣盛大于地下坤土厚積于澤上固取二陽臨四陰却仍是以上臨下之義合彖象觀自見○乾坤而外備四德之卦有五震兌各居其三乾坤坎離分配以四其故何也蓋六子之卦惟震兌內陽而外陰自具貞元之象故龍戰後繼

以屯豫息後繼以隨隨男女用事之始長男少女得其正若長女少男則泰變爲蠱蠱既飭繼以臨剝復乾坤之大關既復矣繼以无妄改邑後繼以革屯曰天造隨曰隨時臨曰天道无妄曰天命革曰順天皆乾之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可見四德之本乎天行也○凡陰爻之散見于卦中者小人居多三陰成坤即不宜盡目以小人况坤爲泰尤不可謂之小人故泰三陰非小人也况臨之備四德耶夫泰以陰陽鈞則平者將陂往者將復臨則二陽浸

長剛中而應大亨可知而聖人尙豫戒以八月有凶
雖循環有定數亦欲其貞元无間而不至於凶也豫
防之道奈何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耳不徒曰教
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
其度量如坤土之大无窮无疆非貞元之象乎初九
居陽應四各得其正九二上應六五剛柔應得中故
皆曰咸臨而吉而傳於二乃云未順命者正義程傳
皆指君命蓋中則必無不正以正相感未嘗曲順乎
君通言亦是其說六三陰柔不中正居兌之上以甘

說臨二陽方長故不利既憂則无咎者通言謂君子
無害之之心彼旣能憂無不可相說而順也甚明快
四曰至臨與初之乾元大始應善之至者所居得位
又爲順之初故无咎六五柔順居尊下應九二不忌
其進而以柔道接之則剛中而應兼衆知以臨天下
故曰大君之宜上六敦臨坤德已厚又內益之以三
厚之至矣夫坤厚以固澤澤大以潤坤夫如是可以
利貞而得元亨之道矣（隆山李氏曰八月建丑卦
爲臨二陽 隆當此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

建申卦爲觀四陰浸長逼言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
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八月言之于臨則當自臨
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
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演易猶爲西
伯豈可引遯卦謂周八月哉語極精當

觀卦 坤下巽上

䷓ 觀居否剝之間四陰來而二陽將往正所謂八
月之卦也於臨預戒之矣然天道神而莫測聖人惟
欲進人事以挽回天運見卦爻中九五以中正居巽

位與上九二陽相協言君子苟能極其誠信如奏假
之詩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猶可撥亂而反之正故取
象于盥而彖傳云神道設教也上作之觀則地道坤
順四爲巽主風行四方下自觀而化矣此觀之實義
也而語氣則曰果能如此誠信則下方可化是乃五
上二爻觀我生觀其生之意而四之觀光三之觀我
及二之闚觀義雖各不同而介于兩可之辭則一也
天道神故四時不忒聖人之教神則天下服神也者
誠而信固非假托鬼神之術亦非尸居無爲必有省

方觀民設教之實事而後下觀而化彖辭形君子之心爻辭著君子之德大象明君子之政事總之一誠信而已初童觀無知之民非小人也二雖與五應以柔居柔識短多疑觀而曰闚猶未信也三從上以觀五然先自觀以審己之進退四則近于五觀其所被于國之光何如此皆下之觀上也九五所以反己自觀之道卽在觀民果我之誠信能化民卽爲君子无咎否則小人必闚而剝之上九與五同德處于高位時觀九五之志極其誠敬如方盥時不薦自安則爲

君子否則爲剝爲坤咎斯至矣通卦觀字俱作未定之時須觀其所爲何如語氣則致戒于陰長陽消之意自在言外

噬嗑 震下離上

䷔ 噬嗑柔不上行則爲否聖人救否不免用形故取象于噬嗑噬之而合非嘉祥也利用獄獄外一無利矣夫獄取其斷先分剛柔別其類也動而能順濟之以威明所以善其用也然與其過剛也寧柔居尊而明行之以柔則聖人之仁用獄之本也〇通言曰既取以頤噬物之象則初上二爻象頤用獄者也九四象頤中之物受獄者也解者乃以初上爲受獄二三五與四爲用獄何與卦象卦義不合至此愚以爲初上乃明罰勅法之道禁之於始則犯者輕故滅趾无咎刑之于終則犯者重故滅耳凶皆就用獄者言非以頤噬物之象歟物雖指四然二三五並在頤中故有膚與腊肉乾胏乾肉四者之象象受獄者有剛柔之別用獄者卽有難易與善不善之分非頤中有物而噬之之象歟洵不易之解震爲足初居下故曰

滅趾不行者立法于始使人不敢犯則可以不行也六二以柔居柔其獄易斷其刑亦輕如噬膚然劓之而已鼻虛象陰故曰滅鼻六三內剛外柔腊肉象不中不正又居動極有毒象噬之不無小吝然法在必行故无咎九四內柔外剛象乾胏噬之最難必如金矢之剛直乃吉傳曰未光通言云指斯獄之難明所以必利艱貞也六五內剛外柔象乾肉噬之較易金雖剛黃中色剛而得中雖正而危可以无咎傳曰得當言其明也上九以剛居上立重法以懲人使知必

不可赦然聽者不可不明也離之上象曰之戾恐其
不明故特誡之

賁卦 離下艮上

䷕徐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無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總是聖人崇質之意○賁非柔來剛上則爲泰

愚謂乾坤天地之始泰否治亂之極剝復姤夬陰陽之偏勝其餘剛柔相錯固循環之數而救否開泰則一致也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卦變之說固不必從程

傳主乾坤相易闕孔疏自泰而變爲非合上下言以泰卦上九之柔來文九二之剛即分九二之剛上文上九之柔與程子乾坤交索之義毫不相背旣由乾坤而變安得不以否泰爲主乎○論卦則火虛而山實是以離賁艮也論六爻則一剛一柔交相賁也天地定位日月四時錯行曰來曰分所以行也一來一分貞元已具曰小利以非九五不能大亨以正耳天文有自然之行人文則無所底止離明之文而艮以止之則人文得中矣觀天文以察時變則可因時制

宜而化成天下其於庶政須无所不照折獄則須得其實无敢者如山之重鎭此化之所由成也初九安在下之義不以文著而自有潛德之光賁之始也二文在其中而從上以與文質相輔須附于兩輔之象也三已得二之賁矣而四又賁之有濡象虞集云離文自飾賁如象坎水自潤濡如象恐陷于文故戒永貞坎水指二三四互爻而言亦確傳謂終莫之陵四爲艮止之初自不相陵故永貞也四五本以文勝四之賁如无疑也而曰皤如則因下應初而近三兩剛

相賁疑于質勝有皤然老人白馬翰如之象然三匪寇也初婚媾也當應者應之不可者止之又何尤乎六五居尊位而得中本有文者今爲丘園之素儉約束身有如束帛純柔而謹雖若儉而可吝然以率先天下自可化成大有喜也上九敦本尙實五四君臣皆因之而去文就質天下化成得志孰過于是凡此皆觀天文以察時變而爲人文之止也初時舍也二時須輔也三時恐過文也四五文過時宜止所以終于上九之白賁所謂人文以止而天下化成也全卦

倶以人文言

剝卦 坤下艮上

䷖剝非上九則純坤○主約云否泰三陽往來也臨觀二陽往來也至于剝其泰之窮乎窮則變而爲復一貞元之无妄者也故畜以聚之頤以養之此生生者機也否陰陽略相等尚曰不利君子貞剝一陽而君子孤又安往哉然天地之心必不終剝一變而復利有攸往矣又曰君子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故曰決小人去君子必以漸侵蝕故曰變一字

之間情狀皦然矣皆名論愚謂五陰並長一陽孤危勢在必往故以剝牀形小人之惡以碩果似君子之危聖人不忍言小人有篡弑之禍觀其象見五居尊位四陰順比故爲萬有一幸之辭曰能如以宮人寵則小人亦可无尤然坤于履霜之初已早戒之此正其時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爲陽言之剝則陽消而至于虛其變也大然此亦天之行也故剝復皆言天行蓋剝之爲義自下而起當厚其下而安宅之以豫防其剝然亦僅有此象耳旣不能厚下安宅于前又不能使有貫魚之順則碩果必落變爲純陰其能免乎初六之凶牀有足則正剝之則蔑貞矣六二之貞牀所與以共安危者象爲辨剝之則蔑貞益甚牀無所倚矣故凶三應上有心无權剝則倶剝而已无能爲亦无咎四則牀盡而及于膚事不可問矣聖人于萬不得已中從卦觀之有下順上如貫魚之象謂如是則剝可止而无不利反言以見之耳至碩果在上卽所謂天地之心君子當之則可厚下安宅如坤輿之載衆若小人則自剝其廬必爲玄黃之戰而後有七

日之復當斯際者不亦危乎此乾坤泰否後一大關鍵是以君子必尚夫消息盈虛而辨之于早不可使有剝牀之漸也

復卦 震下坤上

䷗泰否剝復反復對待大端有三治亂也邪正也善惡也卦取下動上順心之不善生于妄動動而順未有不善者故爲復其曰出入无疾者在碩果有剝之疾坤上六有戰之疾自一陽旣復動而能順則出入无疾自此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陽以朋來

矣夫豫亦雷地二象而六爻之凶疾悔何多咎也若復則无咎矣坤之辭曰先迷失道以終則有始天行之常道也七日來復順其道而來由是而往何不利之有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句合爻辭而贊之天地生物之心藏于剝者不可見動于復方可見人則得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故六爻從人心之復言大象曰至日閉關云云蔡氏謂自后王至商旅之賤皆當安靜爲事深得養微陽之意隨之嚮晦入宴息乃一日之往來復則天運一周所關者大矣初九不

遠復者從念頭初起處用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己復禮心不遠仁所以修身也豈其祇于悔耶曰元吉卽貞下之元也六二休復解者曰休美曰有容愚謂休極言其靜也下仁指初也仁卽在天之元元卽在人之仁一元既復靜以養之則渾然一未發之體何吉如之頻復之厲以陰居陽處于動極乃日月至焉之象雖危無咎六四與上下四陰同行而居其中獨與初應從道從其反復之天道也五以坤厚之體居天位之尊正天地之心可見處中自考驗果其敦復則可无悔九卦曰復以自知此之謂也象引遵本義作成字解謂尤勝于初之无祇悔恐未確上六迷復爻之凶鮮有如此之極者自古反道敗德亡家喪國皆起于一念之迷耳心爲天君所謂後得主而有常者也迷而不悟終于滅亡曰反君道君道乾也迷復則逆于天行矣可不戒哉

无妄 震下乾上

䷘无妄非剛來爲主于內則亦否矣其所以大亨而正者安天命也卦辭曰元亨利貞因本有否象得

震之初陽來復則爲元動而健故亨五剛中與二應爲利貞若不正而妄動則近于否而天命不祐往則必至于剝而後已此五所以有无妄之疾也○圭約云復以順動動于坤下也无妄以天動動于乾下也復故无妄无妄乃復也愚謂无妄之象僅去其妄心而已非至誠之謂也須震動而健健者終日乾乾夕惕若也能如是則復于无妄而妄不復生雜卦云无妄災也其不可謂至誠明矣彖繫曰有眚六爻曰災曰疾曰有眚惟初吉二利四无咎而已彖言天命大

象言時教人因時順命庶常守其貞而不至有眚矣大象言物與无妄明物物各有一天此正天之命也而不免于妄動先王上承天命體雷之及時動物也而茂對之以育物所以復與无妄也初九剛自外來爲主于內上三爻乾之本卦也今又以乾六爻外卦之初來而爲震主動而健大亨故往得志六二至靜无爲圭約云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有傳云未富卽虛中不實之意欲人心任天以動不妄有作也三入位以陰居

陽象繫之牛而應乎上九九上行而有三之應則得矣三不中正而居動極則不能无災如无妄之心爲物交所引而失之也九四剛德乾體下無係應乃天之正命可貞也何以可貞求在我者我固有之也夫何咎九五剛中而應本无疾者无疾而自以爲疾妄卽其疾矣聖人不試无妄之藥惟順天命不妄有行則有喜矣上九雖无妄處時之極不利攸往行則妄而天命不祐故曰窮之災亦猶乾上九之不知進退存亡得喪故也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非一陽在上則畜極而通卽爲泰矣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泰則通大畜則止各因乎時也泰何以不言利貞非剛上也鄭東谷謂畜有三義畜德也養賢也止健也竊謂畜德中卽統有養賢止健二義但觀利貞二字已盡乎大畜一卦之意矣何言之彖傳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釋所以利貞之故也剛健而能止則篤實輝光而德日新其利貞爲何如且上九爲成卦之主所畜者大五尊而尚之是以不

家食吉其爲兩正相得彼此交利易明也至以止健爲畜德則通言已詳辨之通言曰程傳以五四二陰止初二兩陽爲止天下之邪惡下卦乾也以乾陽爲邪惡可乎蓋止健者非止其邪惡乃止其剛戾也以柔克之德止人之剛戾其利于貞而爲畜德中事皦然矣況利涉大川應天時行非畜極而通乎大象之前言正言也往行正行也多識之以畜其德何莫非利于貞者卽以六爻觀之初則有厲而不犯二則說輻而无尤皆君子也圭約云大畜非欲制乾將抑而

成就之也得其解矣九三居健之上與上合德志可行矣利艱貞乾乾而惕也曰閑輿衛進德修業也泰之三亦曰艱貞无咎所以利有攸往也四柔得正五柔得中初能以四童牛之牿而止其健所以初不犯灾而四元吉二能以五豶豕之牙而止其健所以二中无尤而五亦吉至上九以陽剛而止于上篤實輝光其德日新畜極而通道大行矣時止而止時行而行非利貞畜德烏能若是哉

頤卦 震下艮上

䷚ 頤大過二卦乾坤上下分也頤陽包乎陰故能養萬物自求口實自爲者也動而能止愼節之道也雜卦傳曰頤養正也貞吉二字已盡卦義頤惟正則吉也六爻艮上震下止吉動凶觀頤者上九一爻爲艮之主有大觀在上止而不動之象自求口實者震之動也彖曰觀其所養觀其自養已就艮震分言之天地聖人二句雖專說上九實從自求二字反面發揮大義大象之愼言語節飲食又爲自求者戒之見至微而易犯尤所當謹也初九震之主朶頤動貌爾

謂四我初自謂也靈龜靜而不食指上九九艮之主四所奉命者故設爲初九告四之辭曰舍爾之上九觀我之朶頤動而求食自鳴得意之象不愼不節雖剛亦不足貴也六二顚頤顚上也作顚末義解卽止頤意六二宜靜守其中正與五相應今求養于上是拂其靜正應五之常經而于止頤往征失六五之類矣故凶六三與上九正應貞也宜有攸利而上居靜極三居動極兩相違拂雖正亦凶大悖頤養之道終無可用十者坤之終舉成數者甚言其凶也六四艮

止之初宜養于上者故有顚頤之吉又與初應而虎視耽耽踞上視下見三之其欲逐逐不爲所動故无咎傳曰上施光上九之輝光施及四也六五居尊宜養人者乃拂常經而養于上然以正位又居艮之中守正則吉陰柔無才不可涉大川惟順從乎上而已上九則頤之主衆陰所由以爲頤者以陽剛居上位高任重不能无危而才足以濟養賢以及萬民非大有慶乎夫由頤之與自求口實相去天淵止吉之與動凶相觀自見故諸家參錯之說概不採入

大過卦 巽下兌上

䷛頤大過二卦乾坤初上相易而成長男少男長女少女繼以坎離二五相易而成中男中女以六子分位終乾坤之變化也頤上下二陽天包乎地故貞吉而養萬物言其常也大過上下二陰女制男過之大者故本末弱而棟撓言其變也曰利有攸往必小人盡去乃爲純乾而亨去小人之道如何其惟乘剛中之德巽而說行乃亨然此天地非常大禍之時非旋乾轉坤大有才德之人不能捄其過也能此者上

而爲堯舜湯武之禪讓征誅獨立不懼也下而爲孔孟之悲天憫人遯世无悶也六爻三四爲棟初六本弱也若不撓乎四而藉之以白茅則利有攸往而无咎九二剛中也而巽體善入故係于初而生稊稊根之稊芽在下者也曰過以相與陰陽各非其位而相比也九三太剛必折又與上應末弱也以過剛自用之人又輔之以小人勢必撓矣故曰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兌之初隆然特起故吉若係心于初而有他則吝不撓乎下幸初之能藉亦戒四之辭九五當

位中正而說體與上六比故有生華象華在上也上六正所謂澤滅木者咎不可言矣○此彖言剛過而中與他卦不同三四稱棟二體之中也二五剛中固矣然二五俱曰枯楊且小象于二曰過以相與於五曰何可久亦可醜未見其中正之善也又按卦名曰大過言六畫無一非過初上以本末弱而棟撓固不待言而初陰居陽位過也二剛中矣而陽居陰位過也三重剛不中與上六應棟撓之所由起大過獨此一爻當之九四陽居陰而志係于初故吝雖吉亦過

也九五中正居尊宜无過而與上六比曰枯不能大有所爲曰无咎无譽非利有攸往矣上六與三應涉者三之木滅其頂者六之澤也三蓋棟也而六撓之咎在澤耳過而涉者何可咎乎然則四陽皆剛過而中六爻皆爲大過故臆見如此

坎卦 坎下坎上

䷜乾坤以中爻相易而成坎離坎一陽居中位正北於時爲子離一陰居中位正南於時爲午坎離者天地之心造化之樞紐也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

六十四卦不言心坎獨言心者淵深莫測心之源也而實至危一涉世則欲惡相感利害相攻何往非險聖人教人處險之道只爭此心信與不信能信則心不陷於險而無往弗通行有尚矣圭約云坎中一陽即乾知本體乾易知而知險莫如乾水至險而至平莫如水能體乾易之心何險不平聖人所以遇險思懼憂患而作易也彖傳既以重險釋習坎無煩曲解至大象常德行習教事則取源源相續之義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也○坎諸爻大都不得云吉蓋既在險

中惟有心亨一法如臨深如履薄刻刻以義命自安庶幾能出初上之失道失此道也其凶宜矣九二剛中而未能出險故僅曰求小得三則陰柔不中正又居重險勿用何疑樽酒簋貳用缶每兩字爲一句文極順爻傳既明言之且有二簋可用享足據晁說甚無謂四履正而上比五剛柔際矣猶必純用質實委曲以導主於明始能无咎九五剛明居尊宜可出險而爲上一陰所阻所以不盈而祇既平也彖爻同一不盈彖美之爻獨以爲未大似相左蓋不盈則中尚未大何以能行然既平則盈將不遠險可出矣彖之不盈以流則不盈也爻之不盈則坎尚不盈也知此可以豁然

離卦 離下離上

䷝ 離明也虛乃生明而傳釋爲麗蓋離者兩之分麗者兩之合火用陽而體則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之虛必附陽之實而明也陰柔而附乎物易於失正故必利貞而始亨乾爲馬坤爲牛以其順乎乾故坤曰牝馬離得坤之二故直曰牝牛化成天下亨之

至也乃者難辭言必君臣上下重明麗正俾四方無所不照而其化乃成故於畜牝牛吉又加是以兩字見離之吉純在乎中正非僅以柔道畜天下如老子之守雌也○項氏曰離曰君象不容有兩明兩作乃繼明非竝作也曰繼曰猶君繼君有天子諸侯之象焉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九四前明將盡突如其來急於求繼於理逆上下所不容也六五以繼爻爲悲以承業爲憂而不以得位爲樂故出涕沱若戚嗟若而吉此解最精但於初三兩爻尚未暢通言又補

之曰初九明初見卽備君也雖負剛明之才必敬之不可妄動乃得无咎九三乃倦勤之君付托當得其人不可至大耋而有耄荒之失亦甚妙獨二之黃離文明中正與五合德惟伊周足以當之當指臣道至上九出征蓋以卽位之初不可不加振作乃人所易解者曰以正邦見不得已而用東山破斧是也○圭約云坎水下陷離火上炎是以坎之剛中二不如五離之柔中五不如二習坎在二水合流之衝故坎六三最險水下故也繼明在二火相傳之際故離九四最凶火上故也亦先儒所未發者

易卦私箋卷上終

孫男和校字

易卦私箋卷下

同學諸子點定　金壇蔣衡湘帆著

咸卦 艮下兌上

䷞ 乾坤中爻易位而成坎離上經首乾坤父母也故分之下經以坎離爲主咸恒亦乾坤交合爲男女之始而咸內艮少男外兌少女互乾巽長女合二體爲坎象恒內巽長女外震長男互乾兌少女合二體亦坎象中男也十卦後損內兌外艮互坤震合二體爲離象益內震外巽互坤艮合二體爲離中女也中

孚內巽外兌互震艮離象小過內艮外震互巽兌坎象旣濟內離外坎而內互坎外互離未濟內坎外離而內互離外互坎乾坤六子變化曉然

咸卦艮下兌上以交感爲義天下有交相感應之情卽有交相感應之理情載理而出感則必通理固然也顧人有有心之感有無心之感有心之感其機滯而不靈無心之感其機不疾而速感字去心則爲咸咸乃無心之感故曰咸速也而感應之甚速者莫如男女之情惟其感之必以正則有亨道而得吉彖傳

云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所謂山澤通氣也卦德爲止而說卦體爲男下女婚姻以時取女則吉本義云苟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是也天地聖人云云極言感通之妙全在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兩句看出馮厚齋曰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乾與坤也吳叔美曰感者應皆氣機自然相與不著一豪意思乃無心之感也山澤之氣无時不通山何嘗有意感澤澤何嘗有意感山

一氣機之自相往來所以成咸也天地聖人原无心可見天地萬物此感彼應自有一个天然相與之情情實也感應盡是實情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咸只是一感感只是一止止卽至極之理同歸一致此也窮神知化亦卽此也楊敬仲曰旣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說離而爲二止與說合而爲一也如水鑑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大哉止說之道乎愚謂止則虛虛則能受繫辭所云日月寒暑往來屈信說天地尺蠖龍蛇精義利用說聖人往與屈皆止也虛也來與信皆說也受也窮神知化則聖人與天地合德矣爻辭多不吉者咸皆取象人身以交感爲義纔動便不能止故多危詞非與彖故相反伊川篇義曰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此諸爻象俱有貞不貞兩途未定之詞嘗引曰咸之爲道在靜以應動如初二三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於靜而不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只要以靜而動所謂感宜靜也程新安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

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程朱爻義甚精不錄

恒 震上 巽下

䷟ 咸恒兌巽反對艮震反對否泰二卦乾坤交索而成咸恒恒乃泰之剛上居四柔下居初而成雷風之象雷風至變者也何以名恒吳叔美曰咸以艮止爲主恒以震動爲主人但知倏而感應莫測其然者爲咸不知惟有一定者爲主所以成感應也人但知至常至久一定不移者爲恒不知惟於變動中不失

常道所以可久也山與澤形之有定者却無一息不通氣雷與風氣之最無定者其相薄却千萬世不改聖人不於无變无動一而有常處言恒乃于千變萬化不失其常處言恒所謂久於其道也剛上四句皆言恒道而主在雷風相與一句只有巽入無震出巽爲無用若不先巽而後出動爲妄動動不以巽疾雷也巽而無震厲風也（秋冬之風無震出爲殺物之厲）惟雷風相與所以巽而動適得動之妙剛柔相劑而皆應皆天然不易至理恒道也貞者恒之德也恒之亨而无咎不外

久於其道其道天地之道也久而不已无如天地然有闔有闢而闔闢所以相禪于無窮者只爲道在是故終始往來无有窮盡所謂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楊誠齋曰天地日月四時无非由變而恒恒而變也愚謂日月久照四時變化只得此不已之道成者成其歲功也聖人不是這久道如何能窮而變變而通以化成天下可見天地萬物形氣萬殊俱有不可易之道在不可易者情之正也○圭約云天地感而化生者即其恒久不已者也聖人感人心而和平者即

其久道化成者也故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又曰雷風之恒猶言不必信果立不易方即惟義所在也不易方而不知雷風之義亦固而已矣最當蔡氏曰方即貞也不易方即時中不踰矩之學吳叔美曰无常者所立之方君子隨方而宜雖易而實不易也六爻無一爻稱吉亨葢惟變化无常乃爲恒道若有一時一位可以爲恒不必言道矣恒常也從初一念少不平常便是喜穿鑿且位下質柔所求雖正必凶之道二得中差爲可久然不過悔亡而已三過剛不中

居巽之極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當雷風交接之際雷動而風從不能自守以是爲正亦可羞矣四以陽居陰不得中正之位田獵也師卦所應陽實故有禽本卦所應陰虛故无禽韓九有曰位之不正是恒之不貞也安得禽是不利有攸往也才雖足有爲而位不稱故无悔吝之辭五居尊位在震爲夫二巽爲婦五係于二從婦凶也唐凝菴曰夫柔婦剛其德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分別於此益明久于其道之爲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上六柔居終

在上二字正見恒極不常震終過動處浚恒无始振
恒无終凶即此見貞恒之道其中自有化裁絕非執
一之謂

遯（乾上 艮下）

䷠遯非艮剛止於內則否矣陰雖浸長不可便爲
逐君子之小人吳叔美曰陽剛有進必有退乃消長
往來自然之運艮時之冬陽氣正當退藏所以收斂
元和而固春生之氣故遯則亨不遯則不亨正是與
時偕行之妙程傳曰陰柔方長而未盛君子尚有遲

遲致力之道又曰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
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
之衰艱彼之進此大有得於聖人作易憂患之旨晉
習鑿齒曰遯非徒避世之謂乃善藏幹世之用於不
露者幾先而密智員而神世固有覩面而遯人莫知
之不惡原未嘗隔絕小人天包山之象也嚴則不下
同於小人剛健中正之體也他卦以下爲初遯皆向
外故初乃爲尾尾已危矣不可更有他往言當急遯
也二柔順居中得坤二之正體坤象牛故曰黃牛之

革遯者之志堅固如是也華劍光曰三未離艮體有
止象當遯之時以係而止故有疾厲以畜臣妾乃吉
者臣妾而遯主人不利以係而止彼不失臣妾之常
而我獲其用故吉也兩邊對照臣妾則可賢人君子
則不可就有國家者言有係遯之賢人君子其時猶
吉也夫艮爲閽寺臣妾象九四陽居陰位陽可爲君
子陰可爲小人恐其未必能絕所好而遯故兼設小
人之戒五則陽剛中正必能自正其志故直許之曰
貞吉子夏傳曰四五雖在于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

顧之心惟上九在外極无應于內心无疑懼是遯之
最優故曰肥胡雲峰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
肥夫事之不利莫大於疑故曰知之明則行之決張
會慶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
平之志安能如上之肥哉大抵下三爻艮故止之義
勝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坤二曰不疑
遯上曰无疑小畜上曰有疑疑則凶于行不疑則利
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

大壯（乾下 震上）

䷡遯大壯以震艮居乾上下作反對子從父先陽
也愚謂此卦乃言集義養氣之學四陽動而進過於
泰矣聖人深畏致謹正在一壯字故不言吉亨直戒
之曰利貞履盛而危之辭也彖不曰健以動曰剛以
動其中有貞不貞之分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
言氣有壯理无壯理則貞是也玩以字故字者也字
語氣自見論剛動無如天地天地却只是正大禮者
天之理而其用卑下乾在下之象君子以大壯而順
理正爲主也蔣紫眞云非禮弗履爲仁之事也顧其

體在无妄其要在復其功在大壯禮者无妄之體復
其无妄必先克己雷在天上人不敢萌非禮之念君
子自勝之强如是初以陽居陽纔動趾便一味壯乃
必窮之道也九二以陽居陰得其中而不亢是以貞
吉蔡氏曰爻言其善動象推其本於不偏之中故所
行中節不過剛而失也九三處乾之上以陽居陽必
用其壯小人不足責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
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過四之剛故有觸藩羸角之象
韓九有曰小人不足怪乃君子若此是罔也也字怪

歎之辭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乾在內上行四因
而動故爲壯于大輿之輹輿積中而不敗復行藩決
之塗更何所阻故曰尚往羊性狠能進不能退大壯
之五以柔居中壯而忘其壯則羊喪矣羊喪則不羸
故无悔僅得无悔者以非剛中之壯德不足當其位
也至上六其壯全无可用遂爲入藩之羊退不能進
又不能皆是不能詳審于前之故若詳審則知艱難
自无咎矣曰詳正與壯趾征凶對曰艱正與喪羊于
易對指示切矣通言曰初凶三厲陽居陽也二四皆

吉剛居柔也六五之易以柔克剛上六知艱反身救
過也吳叔美曰始有自壯之强終有知難之法把剛
心壯氣直歸到一箇中字方許其貞方完得正大兩
字壯之不足尚也如此

晉 坤下離上

䷢ 圭約曰地上有水在上經之初明出地上在下
經之初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禽不誡晉五
悔亡而失得勿恤其義通獨陰陽畢等大人異分耳
吳叔美曰晉明夷離合坤全用柔道而晉尤盡美上

體離明出地是方昇之日自寅向午普天同照故曰晉晝也下體惟順則能承受離明全坤當旭日遍地通明皆從五一柔進而上行離明得居天位坤順得安地位是極光明時候故以明君良臣象之韓九有曰康安也當晉之時不患不能進而患不能安康者詳審安靜止而不輕進之義是褒中寓戒之辭愚謂下三爻坤為臣為庶為牝馬離為日為中虛與下坤順同德相接也象於六二特曰貞吉則六二為康侯明甚止因愁如二字解者或疑六三為侯甚至欲以

六五當之不知受茲介福有錫斯有受茲字卽指三接言如以侯屬五誰為王母二之福從何受耶○易大象惟乾晉二卦以自言胡雲峰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丘建安又以致知力行分貼最的當初恐為四之所抑故摧如且幸無官守言責但獨行其正而加之以裕可綽綽有餘至二之愁如正寫出康侯一段憂盛危明意象不必以四貪在君側解較有味三之悔亡居順之極順正以行其義故衆允於五戒以失得勿恤蓋火無定體倐炎倐滅失得其常故凡卦遇離皆言失得勿恤者止自昭其大明之德一切計功謀私之見不存於中虛之極也上九無可復進如日已昃所照不遠僅能伐其私邑故曰道未光註云處進之極過明之中明將夷焉疏云角西南隅也日已在角而猶進過亢不已不能使物自服伐而後服是危乃得吉以此為正亦可羞矣故曰貞吝雖得之道未光也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愈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自勝自昭明德晉以學自明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明夷 離下坤上

䷣ 晉明夷土下對晉母率中女明夷中女從母次坤也吳叔美曰明夷與晉相反明出地自寅向午極盛時大明之象明入地自未向戌極晦時大難之象明夷是全為坤土所傷然于明體終无虧損聖人善處晦時之道非明之極至不可以語明夷但所處之難易天淵故利在艱貞也艱貞二字聯讀言艱難之

貞易原曰六爻自初至五皆明也下三爻以明夷爲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五爻之明皆爲所夷然卒至於自夷聖人設卦觀象爲後世人主之戒愚謂周公于六五拈出箕子孔子體全卦之義竟以文王當之內文明外柔順直將周之盛德兩言括盡利者處夷而不夷也處內難比大難尤難進退不可糾之以正又不可有黙黙持此志耳顏師古曰晦其明謂藏明于晦晦而明謂生明于晦莅離象坤衆象莅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

明者以坤養離也程敬承曰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明德豈有二哉妙在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用晦而明耳初九明體居初見傷之始也離爲鳥陽上升飛象垂翼飛不敢顯也主人主我者謂初與四應而四亦有出門庭之象宜見幾速去不復遲疑也六二傷淺而拯速故吉順以柔言則以中言當夷則順受而夷可拯則盡力而拯皆人臣柔順之極則文王是也離居南爲兵戈日行南陸南狩象上爲三之首三上正應以剛明居正志在除殘然天命一日未絶人心一日未去猶君臣也故曰不可疾貞志在去害而已豈利於得天下哉六四坤爲腹入于左腹自離入坤也坤偶有門象獲明夷之心者下見三南狩之志上顧五艱貞之明知闇主不可救於出門庭亦猶初之垂翼速行也胡雲峰曰獲其心如微子自靖出門庭如微子行遯最當六五象箕子此易變例處明夷時爲微子比干易爲箕子難言貞不言艱者言箕子則艱可見矣五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乃貞

之至矣明可晦而不可息晦其明而明全艱貞之利大矣朱子曰明夷是說明而被傷之君子上六是說闇君五上爲天有登天象坤地至上方成入地象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爲紂順則爲文王彖傳以文王箕子爲彖爻以五爲箕子後儒因以初爲伯夷太公二爲文王三爲武王四爲微子五爲紂俱確初之君子於行二順則三志得四獲心意五明不可息皆極贊用晦之妙

家人 離下巽上

☲卦名家人全取二五內外皆居中而得正是夫婦而父母乎一家者且初三四各得其正陽居上亦不至過剛玩諸卦未有如家人之皆吉者彖挈其要傳則舉其全而極言之夫正家先正內利女貞則刑於家者可知傳既標出正字爲一卦提綱又特挈出嚴君而兼及母趙氏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父雖嚴亦有不盡察者固切中愚則謂正則未有不嚴不嚴亦不可謂正二以離明居正順巽中自有嚴在亦非於言外補出也父母嚴則父子兄弟夫婦皆得正而效

且極於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有家一也人人正其家則天下運於掌正發明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此關雎所以爲王化之始原不必以上初三五二四與父子兄弟夫婦屑屑分配也圭約云古稱治國易正家難蓋家人主恩恩掩義莫甚於閨門惟夫制而婦從愛憎公威惠行而後家可正故曰利女貞又曰國人踈患其過嚴故治國如家稱父母家人親患其過寬故治家如國稱嚴君皆至論○風自火出知風之自則家本乎身而身不外乎言行程敬承曰彖言

利女貞順而已婦之不順失在有家者故家重嚴君尤重反身尤警俟初正家之始在閑家人之志上正家之終在孚以言行之身二順以巽正位乎內无攸遂卽詩惟酒食是議之意九三過剛雖有嗃嗃之戒然終勝于嘻嘻寧嚴毋縱也六四以順富家獲大吉蓋內外正則家道不患不昌記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假格也能格家人何憂弗正交相愛程傳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極精六居上亦父母之位律身嚴則望之儼然不威而自威亦由上

六巽體故戒之曰終吉凡治家者始猶易終更難也

○家人睽二陰四陽蹇解二陽四陰皆男女分卦自咸恒男女合而遯大壯以乾率男晉明夷以坤率女至此而分以及後之鼎革爲女震艮爲男巽兌中孚爲女小過爲男皆陰陽偏勝不可以否泰例論矣

睽 兌下 離上

☲家人睽離上下對巽兌反對家人中女同長女睽少女同中女陰道也女性多疑二女之不同其勢然也家人以長女在上而巽順中女在下而離明俱

在陰位故利女貞睽三五皆陽位而居陰且離中女
兌少女上强下弱上智下闇能無睽乎幸離明始疑
終釋能復合耳程沙隨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
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卦言小事
吉彖言時用之大象言同而異三聖人都極言濟睽
之道蔡氏曰物理之用不生於合而生於睽睽者體
之靜而別合者動之用而交非睽則三才息矣其時
用豈不大哉華劍光曰因睽得合乃眞合也異而同
乃眞同也故其時用大顏師古曰離兌同出乎理而

炎上流下睽焉則同而異之象也君子知天下無不
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所以同而異彖言異而同象
言同而異所以爲聖人之言愚謂此卦六爻於初九
外互重離兩明相觸兩智相虞多視傷明妄生疑見
初三上之見皆見也睽无强合之道情之疑者解之
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爻之離者强之則愈
離惟不期而遇則終合二四上之遇皆遇也初乾剛
四主睽一陽居二陰之中互爲坎與初无應坎險爲
盜爲亟心馬喪馬悔象勿逐自復故悔亡指四爲惡

人陽剛固同四不正而初正也華劍光曰象以避咎
釋无咎意有兩層以避咎之故而見之不爲所累雖
見无害一也與惡人相處憂危之甚自檢愈嚴所以
无咎二也二五成卦之主且爲正應但處睽時上下
相隔幸有柔進上行之德得中應剛當不期而自遇
故曰遇主于巷孔子恐人錯認故揭出未失道三字
以明之離中虛巷象六三以陰居陽以柔乘剛志在
上九不與四合而二自應五故見二如曳四如掣上
如天且劓是皆无初也陰陽正應終必自合耳遇剛

上九也胡雲峰曰三上皆提一見字乃意見之見非
眞見也本无是事然三疑二四曳掣上卽疑爲負且
載三疑上之有傷上並疑爲豕與鬼更造无而爲有
矣九四无應故曰孤初九得正故目爲元夫同德相
遇故交孚雖危无咎志行濟睽之志行也六五失位
悔也居中得應故亡曰主尊之曰宗親之也總一濟
睽在君則无咎在天下則爲有慶上九處睽之極故
曰孤澤至卑穢以離明猜狠視之故疑之甚也互坎
爲豕爲隱伏鬼象爲盜寇象鄭孩如曰弦木爲弧本

取諸睽上居睽有張弧脫弧象三居澤上乃雨也馮縉雲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胡雲峰曰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爻戒之卦不吉者必於諸爻反之最妙圭約曰人各有心爭則合疑則睽睽則視以爲惡人爲鬼爲寇或劓之或射之苟下能悅以從上上能明以視下則疑釋而爲元夫爲宗爲婚媾矣尤簡而盡

蹇 艮下坎上

䷦ 蹇坎水在艮山上山在東北水流必就下利者順也順性而下自往西南坤彖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此其証也（程子謂上卦之坎由坤而成朱子駁之謂不知從何插入道坤來又欲變坎爲坤俱無謂）卦體初爻外互坎爲重險三五陽剛互離爲南方爲目見象大人指九五除初爻餘皆當正位故貞吉本義曰見險貴于能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利于進而又不可失其正高景逸曰見險雖以能止爲知而濟險必以能往爲功故往而西南乃得中道止而東北其道乃窮蒙吉往又謂在上以解體爻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

而在上也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道窮三之陽止于下也通言曰見險而止非不求濟蹇而以自全爲知也蓋審時觀變以求濟耳聖人无自了之學問也疏云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終應反下故曰反身張中溪曰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愿謂諸爻往來俱因坎水言之坎險而在艮山尤不可往曰往蹇所以見止之用水雖高必反下曰來所以見水之利也初與四无應六爻除二五外皆貴乎見險而止易源曰來譽非空空守寂有熟商詳處意蓋事機宜待而能待則相機以出一舉可以成功正象傳之所云知也外卦之坎諸爻所同而二上承九三六四互坎故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有不獲其身之象故曰匪躬韓九有曰艮不言吉凶象補之曰无尤可見蹇蹇臣道也疏云三與坎爲鄰往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以一陽止二陰之上不往就坎險而反完其艮體故爲內二陰所喜聖斷云陽實陰虛實指九三得正位才足有爲可濟蹇四所以連之也啟源曰大者陽也朋指九三與五同德同

功而巽位者也九三來反就二陰也六四來連比三
也上六來碩應三也惟二五正應君臣同難朋來合
乎三以濟則諸爻共濟其蹇矣諸爻之來旦夕反內
朋來上下皆趨五也自本爻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
正邦也合一卦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蔡氏
曰中節言動合機宜故能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
才以共濟也邱行可曰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
見大人以成濟蹇之功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上得
三而後可以獲五也項氏曰艮上爻爲碩剝之碩果

是也蹇六爻至上始言吉者通一卦言之見處險能
貞終必濟也內以五之位言五在坎中易以中爲貴
也諸說俱精確竊疑諸爻俱指文王與紂之事言卦
以蹇名爻無不善可見寒頭促足一步不可行却處
處得利反身修德止之所以爲知也恕可行謙皆吉
悉由于此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 坎下 震上

䷧ 蹇解坎上下對艮震反對蹇中男同少男解長
男同中男陽道也易原曰見險而止爲蹇動乎險中
爲屯動而出險則爲解劉雲峰曰蹇內卦艮東北隅
解震東坎北俱與西南對蹇且利西南解可知矣吳
叔美曰蹇之見險是擇地而蹈故有利不利解既免
於險則隨地可通西南利東北亦未嘗不利但必須
從東北而西南解之分量斯滿耳无險不解謂之得
衆愚疑卦互離爲南又互坎重險復何所往无所往
卽蹇六爻之往蹇也其來復卽蹇之外卦來而爲內
故吉有攸往震之動乎險也震體恐懼故云夙吉屯
乃天地之始交解歷陰陽之迭變屯之難在動乎險

中解之難在動而免乎險必得中道而大有功難乃
可解坎中一陽乃天地之生意萬物所孕藏有坎復
斯有震出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雨之蘊釀者厚
則雷之奮發者神往而得衆君子之朋至斯孚也小
人之退或以孚或以射恩威並用加天之雷雨也相
機而動解之時大矣哉初六與九四應蔡節齋所謂
柔居初入坎淺乘剛應剛交際之宜此得雷雨之大
義故无咎九二本義謂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
陰卽三狐象或云卽指三余疑解之九二卽蹇之九

五所謂來復得中者剛得中自能去羣邪六三失正
无應乘二負四朱子曰當內卦之上而在高位自二
言之爲狐自上言之爲隼自本爻言之又爲負且乘
也據此則我指三戒指上明矣四與初陰陽相應拇
足大指柔而在下有附麗象故戒之而汝也朋指二
同德之朋至斯孚矣六五有中正之九二相應君臣
相維持初復與四應所以君子維有解而吉卦惟四
五言解四能以震主解三陰非類之小人五能以德
解同類之小人至小人退可驗其有解矣上六與三

无應以陰居上臣位之極故謂之公隼鷙鳥墉墻內
外之限三柔而不中在內卦之上居重坎之下象狐
又負且乘僭竊而鷙害悖逆之甚矣故用射之當動
極解終時能去其有所憑依之小人也胡雲峰曰繫
辭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惟
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於震動多戒辭今于
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
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
而動器至終而成也吳叔美曰凡震居上六爻不全
美此獨爲全美惟其有二之得矢然後有上之射隼
此先有來復之吉後有往夙吉之義也諸說俱精切

損 兌下艮上

䷨ 乾坤十卦後爲泰否咸恒十卦後爲損益損泰
象以損爲益保泰也益否象益而弗損救否也損與
咸反益與恒反損有孚六爻相應山澤通氣也乾包
乎坤故元吉初酌損二上弗損各當乎時故无咎曰
可貞言其志可大得益利有攸往其道上行也二簋
可用享言无用多損不過損三之一陽爲陰卽與上

應而大得志矣彖曰損而有孚加一而字則其義曉
然見損實不損也仲氏曰內乾剛恐失于忿變三爲
兌說以懲之外坤柔易流於慾變上爲艮止以窒之
初九震體外應六四四止之始有柔疾必有當損之
事欲巳之則宜速往龍氏所云捄過必于初是也程
傳曰九居二非正處說非剛守其中弗自損其剛貞
則能益五所謂利貞中以爲志也蘇子瞻曰損已以
益人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巳者益人其益无方
損之九二益之九五故皆獲十朋之龜也本義曰下

卦本乾損三以益坤胡雲峰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三於上爲得友上於三爲得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上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夫子于繫辭盡其義曰言致一也楊誠齋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偏乎柔者慾之疾四以柔居柔疾也得初之陽爲應損其疾者也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去疑曰人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資人損之亦可喜

也紫貞曰六五柔順虛中以應九二天下之益无不歸之曰或者益不可以有心求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皆從上爻得正來自上祐即自天之佑也愚謂三益上即二簋可用享之義易原云自二至上大象離龜象十者成數中爻坤十之象坤土兩兩相比朋之象損三以益上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上九弗損益之與二辭同意異二當益五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也上受益既極則又當推以益下然有不待損已而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也得臣无家言其所惠者廣二貞吉中以得正也上貞吉八卦正位也陽爲君陰爲臣三上正應得臣无家師上六坤變艮曰承家此艮變坤故曰无家吳叔美曰損義莫要于時所以從初便要酌莫妙於弗損之益故兩言之莫大于得臣无家故以要終焉唐凝菴曰損益一時事也先損後益者凡有所損皆爲有益而損未嘗損也初酌損四損疾二上弗損益之三則賓損以益上然後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反有孚元吉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損可也曰弗損

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先焉

益 震下巽上

䷩損益艮震反對兌巽反對即咸恒之義咸以脩身損以治國恒以齊家益以平天下損泰之有餘以益上其道易補否之不足以益下其道難程傳曰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卦以乾之初陽下包乎坤取雷動風入之象彖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愚謂大難初解之秋

先損以遠害而後益以興利此轉否爲泰時必大有作爲君臣相孚遷善改過凡享祀凶荒遷徙大事俱與時偕行如天施地生而後其道大光君實有惠心民實惠我德則德裕心恒而大得志故曰益長裕而不設此无方无疆之益也彖極言天地自然之益見如此則民說非言成效也自上下下四下爲初也中正二五應也耒耜曰巽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又東方爲木五行之木也木道兼震巽言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遷改二者相益猶雷風也乾之九

四下下成震動而爲卦主苟非大經大法足以開天下之益則區區小補民即說烏能无疆故曰利用爲大作然必事皆大善乃无咎三陰之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爲之事語類云吉凶是事咎是道理益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是謂吉而有咎下不厚事潘讓郇曰民在下力不能厚有所事必在上者大有作爲以益之較諸說直捷六二子夏傳云柔得位得中精意以應五通于人而信于神自來非常之佑與損五同其位臣也故戒以永貞註云帝者生物之

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二當位應巽又永貞臣民並受其益王者所以克享天心用是道也自外來者王命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繫辭曰三多凶震上動極凶上九亢而莫益又凶當此時不能無死喪兵荒水旱大事然當益時有扶危定傾之道焉故无咎錢氏曰吉事凶事皆爲益故曰雨露霜雪无非教也三在雷風相與之中孚信而行上承四下比二因之告公以通于王則能使上信之猶告公用圭也米氏曰告公者告于四也故六四曰公行告公從六爻

中虛有孚之象震爲玉圭象固有之者通言云益用凶事氣運所固有可以人力挽也四陰得正在震巽之中雷動風行益下之主胡雲峰曰四自上遷于初初自下遷于四坤爲國從順也遷國順下而動四有益下之志告公而從衆也九五剛中應二其益下俱實心實惠如天施地生不問所益何事其益无方所以元吉下亦有孚至誠懷五之德惠此民說无疆益民之志大得矣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上九居巽終爲不果爲進退其究爲躁卦有不能下下之象

莫益之則傷之者至矣故戒曰立心勿恒吳叔美曰雷風相與曰恒今上九偏亢莫益是風不下行雷亦不動失其常心矣中行乃可益下莫益之辭爲其偏也二中虛不期益而自益上偏亢不期傷而自傷俱自外來也初上兩爻一法一戒括盡益道之始終

夬 乾下兌上

䷪ 剝復夬姤四卦乾坤不交惟一陰一陽往來消長見君子小人之盛衰而夬姤又于五陽極盛時見一陰之禍不可忽夬一柔乘五剛非尋常小人可比

其地則居高其氣則兌肅其勢力尚足把持一世極是可畏胡雲峰曰陰勢雖微蔓或可滋竊或爲敵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揚于王庭據彖傳曰柔乘五剛也似指上六飛揚在高位象王庭君位之前兌爲口舌號象竊疑一小人威福未絕衆君子誠意相孚以其號爲有厲合力決而去之則其危乃得轉爲純乾而光大也夬之道當由近及遠先自邑始我勢盛而彼勢自衰不用威武取勝自然攸往咸宜也乾健兌說決之而和斯爲夬之時義不可如初之

壯趾三之壯頄激而生變又不可如三之應五之比與戎相近如此則剛日長而有終所謂利有攸往也叔美曰闔戶爲坤一柔從上闔只以乾道闢開坤道乾坤便合所謂決而和上體本是澤因勢利導使自然流通有潛移默奪妙用味決字直是徹底抉通不言去自然去而又无激與潰之患也彖上于天自有注溉及下之象居德則忌本義未詳諸家俱云居止也止而不下故忌竊疑剛天德也忌敬也即敬慎不敗如二之惕號也初在下爲趾與四應四亦外卦之

趾故曰前趾當陽氣潛藏時而用壯即戎固不利矣又四无應行次且而聞言不信往必不勝自取咎蔡節齋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之甚爻曰往不勝于往後見之象曰不勝而往於往前見之九二剛中應五君臣同德與衆合力以決陰者孚號指五五陽而九二爲主衆孚矣猶獨惕于心恭雖漸消之陰幾同暮夜而戎不可即時凜戒防乃得中道也蔡氏曰中道只是決而和九三重剛不中處健體之極果于決者頄顴骨也欲決小人而剛

見于面故有凶諸爻皆欲决陰而三獨與六應獨行遇雨象然三是乾惕之君子夬而又夬自有妙用雖遇雨若濡而中心含愠終必能去小人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當乾道乃革時變而爲兌下應乎初則俱陽如臀无膚欲上從陰則違衆故其行次且惟牽引兌羊以從乾可悔亡乾爲言而兌優柔不斷聞言不信位不當則失其剛明不信則聰聽之不明也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决之主下四剛相輔如大陸陽聚而盛莧澤中陰物感陽氣而生猶上六

之陰切近于五若决而决之又不爲過暴合乎中行則和而无咎象恐五心有所比則于中道未光大故戒之上六剛長陰消小人窮極无號矣終必有凶葢剛終則亢陰終爲姤循環之理无有間斷故曰不可長也聖人于剝上九言碩果見陽之非無于夬上六言終不可長而不言陰之旋有扶陽抑陰也學易編云五剛决一柔若易易然然初不勝三受其沾濡四次且五未光且下卦健初與三恐其决之過上卦説四與五又恐其决之不及惟二得中而惕號不寧小人難去君子去小人之難如此厲哉故通卦不言亨吉祇曰无咎勿恤悔亡所以深戒君子勿忽小人也

姤 巽下乾上

䷫ 夬姤兌巽反對乾上下對損益否泰之交夬姤剝復之反剝之碩果即天地之心故冀其復夬之无號方幸其夬盡而純乾一陰又忽生於下不期而遇之故曰姤以一陰敵五陽壯而不正戒以勿取聖人之防於未然也若論全卦則五陽方盛九五中正譬諸五月所謂萬物相見乎離嚮明而治天下者彖傳

云品物咸章天下大行實則極盛而衰機已伏自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純坤皆自初六始故曰不可與長而時義之大本義以謹微爲戒焦弱侯曰當履霜必知其有戰張曾慶曰其義可知而不可言贊曰大矣哉隱言之也郝京山曰聖人不能絕陰而不能不愛陽姤者不欲遇而不可避之名盛衰盈虛非能與造物爭而因時保護則存乎其人文王彖辭以爲男女之交夫子發天地萬物皆遇之義未嘗以姤爲不善也錢氏曰乾巽相遇小畜稱妻稱婦姤乃勿

取益畜巽志在應乾巽在外卦乾爲主也姤巽志在消乾乾在外卦巽爲主也應則配合可長消則不可長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傳喜大者之居尊而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施乾象命巽象四方不得見后因命誥以爲遇是風行天下姤象巽爲風有聲命與誥象何氏曰九二坐柅也柅以止車金爲之金乾象二本乾體初處下爲二所柅繫象初若能貞吉繫二更不上往則吉若往以消陽巽體本伏往則若見陽勢猶盛必不敵凶道也初雖與二相孚而應

四既爲二所包不得從四其心不靜如羸豕之豕心懷蹢躅也巽爲繩爲進退故有繫有往爲股爲躁故蹢躅爲風亦動搖貌愚謂爻中魚與瓜皆在下而衆多喻民也故四象傳以遠民明之五陽皆與陰姤故上九以姤其角明之巽爲魚初巽主也二與初同體而陽畫連亘包象魚陰物五陽纏綿一陰故四五皆曰包初應四九二以近先得之則二爲主四爲賓女從一而終義不可更往從四包者制之使順命不至蹢躅故无咎若使往應不但于四不利亦非諸陽之

利故曰不利賓胡雲峰曰不制而遇衆姤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可畏哉何氏曰巽爲股三居上臀也焦氏曰坐則臀在下故困于初言之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于三四言之一陰蹢躅在下无膚而不能居角在上无應次且而不可行雖可危却无取女之咎重剛未爲柔所牽也吳叔美曰四乾體與初正應本足以包但乾上行于初柔有遠而去之象既不能包必至蹢躅謂之起凶以遠之故也起即所謂有攸往見也九五剛中正居天位如高大之杞自上覆下无所

不包瓜陰物蔓延而多爲民象乾陽下含巽陰五二君臣同德統羣陽於中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天下大行時也而夬之一陰忽自上隕而爲姤天之命也五中正之君内含章美包含之志未嘗暫舍終不敢付諸天命之自然故曰志不舍命幾微之謹至此益嚴矣上九乾亢與三巽躁无應无包含之量但以剛拒初使不蹢躅角象姤之窮也故吝然亦无取女之咎唐氏曰通卦不言姤不與長也然消息有必至之勢故於要終言之

萃卦 坤下兌上

䷬乾坤否泰後乾坤之卦各十有二而乾盡于夬姤坤盡于萃升夬姤者剝復之始萃升者否泰之幾易中一大關鍵也程傳曰澤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據此則萃幾於否其初萃之象乎人心既萃可以亨矣由是而假廟見大人用大牲有攸往三利字皆幸之之詞不有散也烏乎聚聚以正天之命也爲卦坤順兌說九五剛中正之大人以說臨下六二中正之臣率衆順以事上郝氏曰衆聚莫如王聚而肅雝莫

如王之假廟愚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以此致孝享收攝人心乃利見大人之所以亨萃之道莫正于此用大牲者坤爲牛兌爲羊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天與人歸无所往而不利中正悅順天地位而萬物育其情可見矣象舉其全盛爻象從初萃時言故多戒辭諸家俱以中爻互艮巽艮爲門闕巽木在艮闕上廟象利見大人欲其萃於五華劍光曰他卦王指九五言此王假有廟似當以廟爲五王爲四蓋王固至尊及假廟時則王反退居臣子之位而爲四矣如此看卦內兩陽爻都有著落至于爻辭各有取義不必泥也郝氏曰衆聚其變易生簡除戎器脩飭其敝以防不虞兌秋爲金兵象坤爲衆師象順悅之時易所爲憂危之時也初六陰柔不正在坤下雖有四之應乎而三陰聚處志亂不終既有引之者又有主之者莫知適從故曰亂乃萃四兌爲口號初者若順也惟順四之號俱萃于五合而爲一共爲悅笑則勿憂无所往而无咎矣諸家取艮爲手勿恤二陰之笑似太鑿六二柔順中正爲衆陰主上應九五君臣相

合五以剛中正下引二二引羣陰以歸五萃之正者吉而无咎上下交孚如此即君用大牲臣乃用禴亦无不利蓋誠至不嫌於簡也象於全坤皆萃後言爻以二五相合言中未變謂守其中道不若初之志亂也三爲坤順上爻故曰萃如上无應所以嗟如初曰往无咎四應也三曰往无咎比四也无攸利者其嗟如之意如此而實則往无咎以小吝少之比非正也程傳曰上居柔說之極三往无咎者上巽順而受之也紫真曰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

居陰不正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周公就時位上說
孔子就理上說九五尊居天位爲萃主剛中正故无
咎然五所孚者二耳若初與三皆將萃四而匪孚于
我者惟有元永貞之德然後悔亡元剛德首出永貞
盡坤衆之貞長守而不變也位不可恃元永貞之德
乃萃人心之本志未光就萃有位之辭而言言外惟
元永貞則志光矣上六萃終兌極遠近无助爲悅之
主反悅爲憂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戒懼修省何咎
之有或曰此正周公居東求萃於君之象卦體惟順

以說无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子曰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萃當大盛時而六爻僅言无咎惟九四大
吉而言外似有戒辭蓋萃道莫大乎孚孚卽假廟之
誠王者所以萃人心也悅順乃謂孚三與上不孚嗟
如而涕洟初志亂有孚不終二五中正而二之孚但
云中未變九四大吉而位不當五有位志未光而有
匪孚憂盛危明聖人之戒不虞也通言曰九五之大
人不過守成中主而已深得卦義

升卦 巽下坤上

䷬䷭萃升兌巽反對坤上下對夬少女姤長女俱從
乾萃少女升長女俱從母亦先陽後陰也萃升爲坤
之終萃以君言升以臣言惟其爲坤中之乾故萃九
五未可爲飛龍然王假有廟大人在天也升未可爲
見龍柔以時升大人在田也升亦近泰象爲卦巽下
坤上皆順德巽爲東南方生之木得坤土之順生氣
日長時時是生則時時是升所以大亨用見者二實
有中正之君德特時舍耳用之出其學問居行可爲
天下文明雖居二陰位又何憂恤福慶可及於天下

矣巽東南坤西南巽坤之間位正南二以剛中之德
上應于五以此前往西南平易而志行何吉如之卽
所謂元亨也柔以時升合上下卦言巽柔又爲高故
曰升以時猶言以漸卽大象所謂積也質卿曰升非
難在于知時時非難在于用柔柔者從容和緩退藏
之心常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
元亨之本也況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无疑有
慶也志行也皆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行之郝氏曰
木性固升坤土又能遂其長故不曰木生地中而曰

地中生木來氏曰坤順之德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君子以之日積月累如地中生木不覺其高大巽象
也雜卦傳曰萃聚而升不來竊疑指坤之盡言升上
往恐无九五來用見九二大人之理所謂用見者得
時而自見用禴用享皆時升也象以臣道之極言爻
似隱以文王之德之純言初爲巽主居下如木之根
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巽坤本合體初以時與
上三陰同升故曰大吉上合志也九二剛中而應但
六五柔未易遽孚必待既孚乃利用禴以陽處陰以

剛應柔以此而升恭以應也故无咎如是豈止誠意
通于五合上下而无所不通所以爲有喜喜即南征
之吉彖所謂元亨也爻曰无咎爲人臣言象曰有喜
爲天下言何氏曰升上進而不下來者下三爻漸次
而升九三將入坤矣坤爲邑陰虛故稱虛邑三之剛
陽其才也正而巽者其德也進臨於坤者其時也備
此三者升孰禦哉漢費直曰三以剛德進臨坤順君
以信待士士以忠事君兩心皎然无所猜疑也吳叔
美曰自木言之三是發生而條達之際非入坤順則

生者礙矣諸家皆以二四不言升謂二大臣應五四
近五嫌于逼愚謂用禴无咎用享无咎即順時之所
以升四初交上體位在巽坤間南征之象近尊位有
見大人之義孔義云四之順事惟文王之亨于岐山
者象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則可謂順事矣故四言
順二言孚聖人明臣道之極也鄭康成云木生地中
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中順德日益高大故謂之
升正合此爻之義五以陰居陽代氏淵曰尊爻無此
人故不云利見竊疑此但據爻位而言故先云貞吉

五坤之中即坤卦之安貞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南
征吉也若大君主之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而有慶
矣僅云得志依然臣道耳且五既爲君嚮明而治又
何階之升曰階未登堂之辭升苐至于階文王順德
之至小心翼翼終未萌踐祚之心也高子曰冥者不
識不知而升正不息之貞也日進於不可知之神其
消不富之謂歟學者順天理之自然上達之極致也
剛實爲富柔虛爲不富趙復齋曰不息之貞終而復
始无止也愚謂貞下起元不富消矣郝氏曰六四文

王所以爲臣止敬也六五文王所以宜王不王也上六文王所以純一不已在上而於昭于天也此說實獲我心子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周公於坤盡之卦發明文王之臣道與地合德蓋如此

困卦 坎下兌上

䷮ 坤卦之終陰陽交戰坎離用事天一生水困所以繼升也爲卦坎下兌上以否之六二上九相易爲坎險兌說上中下三陰包三陽往來其間乘承紛雜君子小人俱受困彼此相遇但辨其處困之德爲何

如能不失其所則亨而爲貞正之大人吉而无咎窮則必通若小人尚口必至自困窮斯濫矣彖不言柔揜剛而曰剛揜也蓋時數使然猶曰食耳亨貞大人見得險中有至安可說者從險得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豈小人所能揜哉蓋時窮而窮困就是正命盡處困之道就是致命順命則心安故遂志所以致命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若尚口則非坎心之亨自失其信安望人之能信哉吳叔美曰困在世情中看是窮途君子處之更成益境動心忍性最好下手處若得困處通何處不通又最好得手處程子曰自古聖賢豪傑何一不從困中來只要識已之所困者何事水宜在澤今澤在水上是无水也致命坎陷象遂志兌說象紫眞曰能險而後可言致命能說而後可言遂志初六陰居坎底臀象與四應而二隔之二雖處險剛中堅靜如株木無枝可依坎于木爲堅多心株象初既坐困反退入幽谷即坎窞也二至四互離爲明歷三爻三稱三歲初下在離明之外則幽而不覿不能從四之應故象曰不明也高景逸曰明則何株木

之有九二陽居陰爲坎主困而不失其所亨之君子也坎酒兌食君子困于家食无應雖未得與九五宴樂然其道則不可得而困上之朱紱以同德方來相求濟困紱蔽膝以行來爲義方來者未然之辭因爲陰所掩故徐乃有說也享祀以至誠交神明在困時之謂義所不得避竭誠圖報雖凶何咎征凶言時无咎言義朱子曰以一身勞瘁貽天下福慶非有中德乎哉此正所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祀上曰享逮下

曰祭六三陰居陽上承兩剛堅重不可犯兌爲剛鹵石象下乘九二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人之上豈可安也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剛中而三乘之猶藉刺負芷然也坎爲宮兌少女而三上无應故曰不見其妻不祥九四陽居陰與初正應有解初之志故曰志在下胡雲峰曰困不可亟求通二方來五乃徐有說四來徐徐皆緩辭愚謂皆剛掩之故耳唐氏曰金車五二之合稱兌金坎輿也五兌主二坎主故以金車屬之方其在四五二猶未合二

之困猶未拯四安得疾至拯初故爲困于金車似吝然四雖不當位而尼德之大人實將與之援二故曰有與曰有終九五陽剛中正所謂貞大人也赤紱謂九二上六鼻象三與初居于下足象憤而欲劓刖之二尚隔于三四未能遽與五合必待同德相遇乃徐有說如此則君積誠可假廟臣亦利用禴而天下受其福矣象曰志未得謂未得與二合也邱建安曰二言中五言中直釋彖貞字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釋彖吉字義上六應三兩柔牽附葛藟象居上乘剛臲

卼象曰者兌口有言動悔所謂尚口乃窮也若果能有悔而征則可得吉易氏曰剛不可終困而二四五皆不言吉陰柔未免乎困而上獨言吉者困極則變如否之有泰雖險而終濟也象曰未當謂困所不當困也曰吉行一悔即窮而通矣陸庸成曰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逆而已聖人乘其困極開其悔悟化凶爲吉變小人爲君子其旨微矣吳叔美曰株木蒺藜葛藟何關性生酒食金車赤紱非緣天賦顧人自處何

如知此可以言困矣說最妙

井卦 巽下坎上

䷯ 困井兌巽反對坎上下對困中男下少女井長女下中男相交也爲卦巽下坎上困之兌倒下爲巽巽木也入也木入土巽水而上通井象井從泰變張中溪曰井德之地也以不變爲德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爲邑變坤爲坎改邑也坎水爲井五以剛居中不改井也取之不竭故无喪不汲而不盈故无得剛往居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

而上來者求水于下往來皆井其井故曰往來井井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爲泉眼二三剛爲泉石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爲井空處有全井象胡雲峰曰澤无水爲困命也井有水性也易性命之書也言之明切者莫若井困二卦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性動亦定也改邑三句爲井言汔至二句爲汲者言吳氏曰二至四互兌三至五互離巽爲繩繘象離中虛爲大腹瓶象未繘羸瓶喻人修德不成不能愼終如始也錢氏曰彖明乃以剛中井與坎同坎井二五皆剛中上下相以之難坎固險中之體而不可以爲剛中之用也俞氏曰彖據自然无用人爲如木根入地而津液上行達于木杪井自下而上之象勞民坎象說卦勞乎坎勸相巽象亦取命令之之義如使民同井相養之類水以上出爲食五以下皆不食初六井底坎水往而坤土來故爲泥四互離離飛鳥不應初故曰无禽時舍廢井也華劍光曰禽本親上之物无食井水者當從北方呼鹿盧之轆爲

禽井廢則鹿盧亦廢也九二剛中不正下比初如谷水下注但射泥中之鮒甕敝漏象其射鮒也二五相敵故无與九三剛處正不中有濟用之才渫治淸潔可食而不食與上應其所行上爲我心惻謂可用汲而汲之權在五上六才柔惟比五求王明則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六四雖陰柔而處正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其象爲甃邱氏曰三在內卦渫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以禦其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然曰修井禦泥遠泉有閑邪存誠之功善補過无咎矣與不食命也九五爻位俱陽旣冽且寒泉之美而可食者巽而入水當在下收而上水仍在上五何爲哉惟不失其中正受成于上下而无窮之養在天下矣故象曰中正也俞氏曰上與三相應三井渫不食知上六爲我而心惻其相孚也久矣今井道成於上而元吉葢由九三渫之功也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勿幕本爻偶虛也象曰大成見井之功止于渫猶爲小成必極其上然後爲大成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爲時所棄

下也由修而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矣吳
叔美曰困不失所是正巳无求學問故困以寡怨井
養不窮是淵泉時出學問故井以辨義

革卦 離下兌上

䷰革非六二則爲夬二至四互巽三至五互乾吳
叔美曰夬姤至此凡八卦自乾而坤而坎而離一一
從巽兌摩盪過至革鼎而完完于離九郝氏曰易者
變也革亦變也故易數成于革數莫備于五十大衍
五十虛一其用四十有九革卦正當四十九大衍一

週過此又十五卦易數終矣四十九革故五十鼎新
蕤歷新于來年終於今年來年之歷須於今年其象
如此愚按乾卦文言九四曰乾道乃革此離兌之交
互乾中爻亦九四當革之時二五剛柔得中文明以
說大亨以正故稱四德其亦以互乾而稱之歟觀彖
云卦以離火革兌金下三爻主革者上三爻受革者
故四言改五六言變據此則初以在下无應而不可
革二曰巳日乃革亦未遽革也三曰革言三就則必
革矣九四有孚改命方爲巳日孚何氏曰兌金離火

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也巳日即六二乃孚即
三四五所謂有孚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胡雲峰
曰日離象曰入澤有巳日象下卦離三爲巳日故三
有孚四五在巳日後故爲改命爲虎變故皆有孚上
受革者君子小人皆變革道之成也一爻爲一日過
於初故曰巳日二日也吳叔美曰革是聖人窮則變
變則通必不可无之妙用有一番革方成一番變化
其實革中原有不革不變者在只看水火相息滅火
能乾水水何曾滅蒸而上者注之還是水也水能滅

火火何曾滅息于此者燃之還是火也故滅息中有
生息之妙但見一番變化耳水火何見自然有革之
妙二女何見不可无革之用與睽卦義別只是這革
郤延蚤一時不得有恰當之候在巳日正當氣化更
易時候而革革自成孚言其德內文明革之美无不
備外說則其革當乎人心如此大亨以正纔是革而
當悔所以亡三乃字難辭亦緩辭也四時春夏生長
秋忽轉爲肅殺收斂之氣天地若變換一番然萬物
郤于此成就結實不革如何成四時上澤下火是夏

韓秋時候蓋生物之德已完而成物之候斯至已曰之義也邵子曰三皇如春五帝如夏却如生長氣候三王如秋便當了肅殺時令所以湯武不得不革德轉爲功揖遜轉爲征誅皆天命自然謂之革命應天順人其時然也革之時豈不大哉卦體除九四一爻五畫皆剛柔當位有所得各當之義使不當者亦當其悔乃亡也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朔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君子治歷正所以明時是一串事初九陽剛離體火性炎上

有可革之才而无時无應但當一心從二不到已日不輕革則二之中信得初而完固矣初乃二所麗以生明者而能用二此其所以益明也已日乃革之已字音矣漢晉俱如此解唐氏曰易甲乙等字不過借十干用之世以納甲論小而鑿華劍光曰下三爻皆未革時事已日乃革之正言其未可革而儲其革之具以征也已字與未字將字對看自明與愚意合九三正水火相息之交明極說初所謂應天順人未占有孚時勢在必革猶審度于征凶貞厲必待革言三就天下皆信然後議革見聖人不得已苦心兌口在上自三至上歷三爻就象又何之言无所逃避不得不革也九四改命于三就之後故悔亡人共知其當改故曰信志九五陽剛中正爲革之主大人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蘭氏曰堯舜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征誅有威存焉故曰虎大人則一也虎變文章外見如離明兌澤爲文炳未占有孚過化存神之革也特以兌秋肅殺之氣有威可畏與神武不殺者不同耳高子曰上六革道之成君子蔚然

文明小人順以相向復何爲哉爲不當矣故征凶而居貞吉豹文密曰蔚通言曰易俟以初比乾初勿用三厲比乾三之厲四比乾四躍淵然則二征吉非見龍乎上征凶非亢龍之悔居貞吉非戒亢之辭乎六爻俱合于乾如此所以亦具四德而悔亡也

鼎卦　巽下離上

䷱ 革鼎兌巽反對離上下對中互乾兌革少女同中女鼎中女同長女陰道也鼎非六五亦成姤矣革鼎兩卦須合看革改命鼎凝命革九四以前皆未改

命時事五上兩爻說既改後大局而故之所以當革新之所以必取翻于鼎卦中詳言之鼎亦須六爻統看初顛趾二有疾三行塞不食四覆餗皆革故中事二中實五黃耳金鉉上玉鉉皆取新中事且革九五六二君臣位正所以能改命鼎六五九二位皆不正故鼎新必先正位以凝命鼎三趾初偶在下顛象古者鑄鼎三趾皆虛烹飪則馨香在上實在中渣滓注於趾乃舊穢所積出其否然後取新烹以享上帝養聖賢革四德具鼎專以元亨言者革去故改歲也鼎

取新元春也正位如鼎之端峙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鼎繼革示變革後當端重以持之鼎趾三而缺一則爲折足出否即覆餗如鹿臺鉅橋必盡散乃可耳得妾以其子本義曰因敗以爲功賤以致貴亦猶是也竊疑初六陰柔居下妾象九四陽剛應之得妾也九二中實同居巽體其子象二同也初出否而不能與二即似妾出子存從子貴之義怨耦曰仇初顛趾有疾不能與二即君子美在其中但謹其所之終无尤也郭兼山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

故以耳九三過剛失中居下之極變革之時耳革爲顛趾則行塞矣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食待二五相合陰陽交暢如方欲雨則前悔可虧而終吉自三至五互兌也象曰失其義言耳已革則故非所宜於今也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象鼎量極於四溢則必覆況當巽離之交又應于初足折必顛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向爲君所信任今覆餗形渥如此信何如哉此鼎新之實必當享帝養聖賢也六五柔中居尊而離明所

謂聰明之主正位凝命下應九二以其剛中爲實所行必正无傾覆之患故曰利貞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鉉舉鼎以行五金堅而上玉和剛柔節矣如此則大烹舉聖賢在位帝命用休大吉无不利鼎養之功成矣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爲善以不行爲不善先儒曰鼎貴靜亦貴正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潘讓郿曰鼎之新其火候全在一巽巽則不自用其聰明如離火得木氣以上行而五之中應二之剛又有執其中而取人爲善之象是以聰

明之極其功可以享上帝養聖賢以致元亨若非巽德則聰明自用而强陽勝火候如何得到故巽者亨飪之妙用也

震卦 震下震上

䷲乾坤後中爻易位而成坎離中爲貴也革鼎後繼以震艮巽兌四純卦三陽三陰全矣以旣濟未濟終坎離之合也夫乾坤體全而用中坎離體中而用全故乾坤爲六十四卦之始坎離旣未濟爲上下之終序卦之關鍵也震動艮靜帝出乎震成言乎艮震

其有復象乎吳叔美曰震是乾之第一動闢開坤闔生生化化俱從此起故萬物出乎震全是一團生氣所謂仁也其在人心便是天理發動萬理俱從此發生震自然亨只是震來而恐是天之自動以恐爲震方是人之動以天故震來虩虩无一息不恐如此方是動與天俱必自天祐之矣故曰恐致福也笑言啞啞是順適安樂境界虩虩之人一步不離天則如何不和樂恐處正是福處後有則後字有力惟有恐然後有則朱子曰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

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一串說下來何氏曰啞啞不欲肆聲狀時然後言樂然後笑也震驚百里以九四言分乾之一以主坤土諸侯象不喪匕鬯以六五言笑言啞啞即震來虩虩之福不喪匕鬯即笑言啞啞之則愚謂乾即是則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自强不息可見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動其中遠卦之外體邇卦之內體內外皆震遠邇驚懼象如此以出出皆帝則洊雷遠邇驚懼而中心有

主處之從容可爲宗廟社稷之祭主矣洪氏曰虩虩非爲福也動心修身以求吾心之則耳震驚二句皆所以爲啞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雷連聲而動曰洊雷恐而又懼修而又省皆洊雷重震象恐懼在先修省在後君子之洊雷也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番雪松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彖同而以吉贊之猶後字表初義也吳叔美曰論震初未便能啞啞而所以致啞啞必由之故特添後字其義方精高子曰震而致福者初九當

之人心未得其中藉此一震而後有則則中矣六二億喪貝諸說俱未安惟高子曰二以柔乘剛震來厲而喪其中至躋于九陵逐之不知中者人心固有勿逐而自得七日者陽復之候人心之復其常如卦之反復也項氏曰二勿逐者守其中也五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爲正中六五爲大中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愚謂二五皆中而无應互艮爲陵九陵郎九四也億大也貝中也二乘初震之來大懼喪其中而五躋于四之上不與二合二惟自守其中勿往逐於五

久而自得蓋以理數論陰陽各極于六七則變而反其初故易中皆言七日得三介上下震之交位不當故宜行蘇復生也內震將往外震復來有蘇蘇象唯行而達于上則可免于眚亦教以遷善改過之意吳叔美曰初從根本動其動易四在上下重陰中其動難初動是乾體因緣染汨沒所以又有一番震動然完得震初之動者在此一震但陷溺既深奮出費力便有泥而難通處泥則非光大矣能不爲所泥常恐常懼善達此雷則仍是初雷之體何泥之有言四之

泥正欲人號初之號也五當主位初往合四洊雷來厲執大于是然无行不號號雖危无喪五惟得中以恐懼修省爲有事故大无喪也程敬承曰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逐爲中故喪者自得五震而有爲以不妄動爲中故危自平上六陰柔居動極震于洊雷來五之厲其神索索其視矍矍征而必凶若于震未及躬時因鄰而戒恐懼修省可无咎五鄰也三陽位六陰位猶之婚媾而敵應不免有言中未得而凶畏鄰戒而无咎視初之號號致福何如哉洪覺山曰震六

爻二陽四陰皆以震發端雖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乎

艮卦 艮下艮上

䷳ 震艮反對震長男艮少男純陽也二卦動靜相因乾爻三索而成艮是乾道之終其所謂大明終始乎一陽居二陰上上止下靜故爲艮惟明能止惟止能明艮一陽止于二陰上陽實陰虛虛受陽明陰亦明矣艮之爲止陽止也明鏡現形虛谷答響靜而无靜動而无動動靜隨時天光內照天下何思何慮乃

聖學止至善之要一動一靜無非天理自然之極是
爲艮道之光明吳叔美曰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徹
底工夫艮无所不用其極透頂工夫震曰則艮曰所
人要認得始之者卽是終之者艮止於兩剛而所主
无在上九所謂背也天地間至極道理本至定而不
可移其當動當靜之理常[illegible]時則一定者也惟以
時止以時行動靜皆時則皆得止矣人之行止皆係
於背背不動者也實爲衆動主則止之所卽在是所
各天理恰當安穩處也朱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

易卦私箋　卷下　艮　五十二

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
道理不見箇人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艮其背是
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三句萬物各止其所便
都統是一理艮其背一句是腦下三句是效驗觀象
是以二字可見高景逸云靜而无靜動而無動吉凶
悔吝所不能加言无咎而已艮繇辭惟曰无咎愚疑
孔子添出時字行字兼動靜言蓋推廣文王卦辭之
未盡釋艮道之光明也艮其止非易去背字乃申明
艮止句猶曰艮之止乃各止其所也敵應不相與言

爻象華劍光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何嘗不應何嘗
不相與只是各人自做各人事有如各不相管故用
是以二字緊接而釋之何氏曰兩山竝立不相往來
止象位以身言思不出位以心言身心皆止兼山象
劉調甫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以時爲位也是故能六
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无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
慮之思也經釋曰易重時位卽時位卽道也彖言動
靜不失時則知止无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爲時中矣
象言思不出位則知止无定位位一止也學之爲素

易卦私箋　卷下　艮　五十三

位矣此道中庸之要初最下象趾趾尤先動者事止
於初則未至有失故无咎高景逸曰此愼獨第一步
從初站定脚跟然止之力在終恐陰柔无定力不能
永久以正道固守故戒以利永貞永貞非終于不動
終于不失正而已腓在趾股之中拯舉也初宜與四
應四心位也趾隨腓動今初四敵應不相與而腓靜
守其中正不能舉趾以退聽於心心是以不快三重
剛不中在兩艮間互爻爲震居上下四陰之際止中
有動象限界限也於人身爲腰膂夾脊肉膂也在限

之中脊之旁列分裂也艮以陽止陰三本止二陰于
下而上又有二陰務限制之使下二陰止于內上二
陰止于外三如脊梁竪立背肉分列兩邊既限又列
其介甚嚴為厲調劑在心為薰如此則上下聯屬脉
絡分明屈伸以時調劑其心上通下暢各止其所四
柔爻皆合上而无不敦矣吳叔美曰薰心謂用力之
苦不但身受之心亦受之也謂之薰心雖未到忘我
忘人之自然却已非二之心不快葢以其止尚為有
心然先勉强而後自然則是艮其限亦止之不可無

者也龍氏曰以三畫艮言有背象以通六爻而言四
有轉身象上二偶在前故曰身人身貴靜止故无咎
身以全體言行止兼獲背惟有退後躬惟有屈下四
當心位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身止則知心止矣
四上艮之始正從自身上先止者也止諸躬如大學
之五止已是全身得安居學問吳敬承曰艮其輔在
心上用功當默而默即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
即心之時行為之也序者理之適中也時然後言五
已是體用得所止學問上九卦之主益詣爻之艮皆

上之敦也初止始以永貞上止終以敦艮萬物之所
成終成始此矣故曰以厚終吳叔美曰敦非是艮身
上更有加益只到底止於是而不遷始終如一見其
敦厚人身自趾而口无不當止只有件止可名便非
全體直到衆止會于一止而无一件可名敦艮之義
也又曰艮六爻自下而上以漸詣極工夫擇地而蹈
不輕措趾初止也恬靜无為隨人行止二止也執之
定守之卓介然不移其三之限乎反身求已庶幾四
之止躬語默自持則惟五之中正若夫動靜一原行
止无跡通人已而渾然詣極者敦艮之吉也非神明
默成者其孰能當之

漸卦 艮下巽上

䷴ 震動艮靜二男純卦後繼以漸歸妹亦男女配
合之義疏云漸者不速之名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
謂之漸漸進也吳叔美曰巽柔在上艮剛在下惟其
以得止之剛用巽入之柔見其能漸所以有女歸之
吉漸否之變坤三上往四成巽乾四下來三成艮天
下進而漸者莫如女歸所以象士君子之學問出處

用柔道爲進无躐等輕浮躁進失身之患利貞者言
乎其得位也彖曰漸之進也謂行而進之字虛中有
力與晉卦不同重漸字取其不輕進非有巽順從容
之德不能漸非艮止爲主亦不能善巽柔之用男道
得女道爲用所謂女歸吉也雜卦曰漸女歸待男行
也妙在待字君子之進也上不求則下不往常有女
待男之心何吉如之女歸者始進之貞蘇子曰始進
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故戒以利貞程傳曰上云進得
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其位剛得中也指九五

言剛陽中正得尊位也朱漢上曰進得位就是正但
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
以有功也竊疑君臣相合以艮止不輕進主之又以
巽順善其道以行之如此以進所以動不窮也得位
方是得正得中方是得位以艮而用巽得正之道也
語脉自是一貫居積也居賢德艮象善俗巽象山木
不能驟高風俗不可驟變皆漸之義亦進以正可以
正邦之意鴻夫婦有序進退飛行有序最可觀漸義
玩爻辭只一個不進爲正艮少男初柔而在下象小

子欲進以正必愼之自初始與四无應故厲在漸之
初未能遠進然君子處卑非援乎上於義无咎六二
柔順中正有九五之應如磐可安自不妄進不素飽
猶不素餐蓋進合剛中之主效正邦之化以德享祿
故衎衎其吉可知鴻水鳥陸非所安項氏曰三爲艮
主然過剛當漸進時懼其進而犯難故勸戒之征孕
皆凶言不可進也利禦寇言可止也鴻不亂羣止則
相保固知剛進爲逆止爲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
也三四諸家俱以或比或奔之私情言愚疑艮巽之

交正女待男時聖人遽曰夫婦恐三剛而征四柔而
孕俱失夫婦之道且三上成乾四下成坤遂有否象
否則不順而亂戒之以凶救否也然則四非婚乃寇
耳三剛得正視不正之配爲寇而禦之故曰順相保
利禦寇之法安止而已註云三離其羣而從四往不
以義爲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非夫而孕爲失道
順相保者各守其正也錢子曰柔不乘剛如鴻不木
棲桷卽木之橫平柯乘風之鴻以漸不遽進迴翔擇
木而止或得平柯亦无木棲之咎止三入五待男以

行順巽以正得桷象五尊位巽爲高有陵象二五正應爲三四所間故歷三歲之久而不孕然終无勝之者其不孕而三歲也見守正自待不以久而有變遷之志進之正也其終莫之勝也見所處得正終无失其夫婦之常正之吉也故曰得所願也高陵之義得位得正也得願之義中正相應也此聖人象漸之精意上九要其中而不可亂也王註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本義獨釋二上兩爻象傳葢以二居有用之位而非

素飽上在无位之地而非无用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亂士大夫出處於此當有取焉易侯云初始進而厲三躁進而凶四非所據而幸免於危仕進之途亦多故矣惟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上應九五有其遭漸之最吉者尚爲三四所隔故五有婦三歲不孕之象可慨也此高潔之士所以絕塵而奔望風而遠凌于霄漢之外如上之鴻漸于遠亦待漸之正者

歸妹卦 兌下震上

䷵ 漸歸妹巽兌反對艮震反對漸否象所以吉者三四兩爻爲成卦主乃泰象歸妹泰之變所以凶者亦三四兩爻爲成卦主乃否象且兩卦中俱互坎離漸內坎外離歸妹內離外坎亦有貞凶之別王或菴曰六爻不論陰陽上下內外皆從女歸發義愚疑聖人因三陽失位故雜卦於未濟曰男之窮歸妹曰女之終終猶窮也兌少女未可歸之時故曰所歸妹也說以動其終必敝觀象曰征凶爻于初九曰征吉九二不言歸妹而曰利幽人之貞九四曰遲歸有時且初曰以娣六三爲兌說主戒之以須欲其反歸以娣

竊疑反者反而之四仍爲坤則與初之恒同而可以爲五之娣矣至六五以中貴行又曰不如其娣之袂艮艮者以恒也相承也未變常也待時行也六三不須上六无實其凶而无攸利可知此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通言云長男得少女非匹未免溺愛驕縱必不能善終此文王垂象戒人之意大象所謂永終知敝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旨從而釋之曰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女得所歸則男女之道終而生男生女人道又從茲始寧謂女不當歸哉但說以動而所歸者

妹是以征凶而无攸利也易原云彖以陰陽交感之
道明大義所在言男女之道本是人之終始惟其如
此所以不可不正也天地不交二句是反辭所歸在
娣此正解也二四以陽居陰三五以陰居陽位不當
也上卦六五乘九四下卦六三乘九二皆不正錢子
曰澤從雷動澤爲女雷爲男是下歸上女歸男之象
終且敝兌毁折象永且知震恐懼象高子曰欲永其
終必知其敝敝於始未有永其終者此說以動之可
長也趙庸成曰六爻俱无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有

中德爲賢娣之女君所謂正室也愚疑卦辭之凶惟
一征字孔子釋之謂以陰從陽天地大義歸之義也
凶不在歸妹而在征征者說以動柔乘剛也諸爻自
二至五皆不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剛柔易位內外
倒置故无攸利六三爲成卦主故切戒之蓋聖人之
意實爲三剛深惜初跛非不能履二眇非不能視四
愆期志有待皆許之之辭初陽剛居下无應娣象兌
毁似跛而不足以行歛才奉職盡其常分以相承乃
賢人處下位者故吉二雖得中有應而不正戒之以

利貞惟幽閑貞靜安其常不變所守則利眇能視互
離爲目不敢自用其明亦兌毁象六三本泰之坤位
在四今來爲三失其正須待也若反居于四待五歸
而以娣行則得矣來三說極而无應故曰未當九四
剛居柔无應於下愆期賢女不輕從人遲待時也志
待佳配而後行則不輕動于說而无敝矣龍氏曰六
五帝乙常有歸妹之事故假以爲象與泰五同五柔
中居尊下應九二妹之貴者方歸曰妹已歸曰君君
行則娣從袂所以爲容飾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

故不及其娣之袂美好也竊疑五乘剛不如二幽人
之貞也程傳曰陰盈則敵陽月幾望未盈五貴高不
亢其夫故吉五二位皆在中以尊貴而行中道也上
六陰柔无應程傳曰女歸之无終本義云約婚而不
終胡雲峰曰震虛筐象兌爲羊六與三皆陰虛无實
无血象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夫婦所以主宗廟
祭祀女承筐无實何以薦籩豆士刲羊无血何以備
牲牷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爻以三六

不應是約婚而不終然其歸罪于兌之陰則一也吳叔美曰歸妹女之終也難在有終如上是歸之不終者以三之爲女不有始故也按漸歸妹兩卦乃否泰大關聖人特發天地大義人道終始之義何等鄭重剛柔失位以柔乘剛是極否時天地不交萬物不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皆從歸妹之說以動始漸之難進所以得位有功正已正邦與此相反豈惟女哉士君子當此時不得行其志寧爲跛眇愆期安分靜守待時如守貞之女愼始圖終不可妄說輕動失中正

之道也諸解或以爲四男而三女以二女而五男又云王姬下嫁是二男而五女且以爲帝乙取少妹震兄嫁少妹甚至謂姊死妹繼及其娣并及須雜說紛紛余不敢信

豐卦 離下震上

䷶ 歸妹說以動柔乘剛天人之道幾熄物極必反故次以豐爲卦震上離下明以動致豐之由豐自无不亨卦以泰之九二六四相易而成亦豐象王假之帝出乎震也日中萬物相見乎離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潘讓邨曰離明震動致豐在此可憂亦在此朱子謂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畢竟明字尤重蓋豐大也少有不明必受其蔽而大明之體寖虧亨便不能常保最可憂事惟王者明明德於天下爲能致之尚大故也宜日中正要常保此豐傳又推言中之必昃盈虛消息人與鬼神莫能違惟此大明之體常麗乎中則氣運轉移操之自我這中字是歷聖相傳心法惟中故明明故大象特將日中取象耳愚按雜卦曰豐多故也竊疑當豐時非但

亨大蔽亦大烏能无憂但勿徒憂須有保豐之道玩兩宜字可見曰宜日中防其昃也曰宜照天下去蔀去沛也吳叔美曰尚大常明也人不怕動來蔽明只怕明先自昃人心常如中天之日照徧天下乃謂大明如日東升西沉日之明原未嘗加損人心之明亦然得其常中之理有不與之俱昃俱食者聖人制盈虛消息之妙用所以通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此之謂尚大王假之通天下之明爲明不得中憂不明之心亦蔽也能得中本无蔽也又何憂勿字宜字相呼俱

有個着力處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朱子
曰噬嗑明在上理明法立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
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法時須明見下情曲折
恐威動于上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胡雲峰曰日
在下雷在上是正晝昏暗雷電大作之時來氏曰離
日在下所以爻辭言見斗見沬愚疑六爻獨上六極
暗豐其蔀專指上六言斗乃六五也二應五四近五
五爲蔀所蔽故皆云見斗何曾不是日中而可憂如
此可想卦彖兩宜字之意韓九有曰二與五雷陰爲

應有雷必有雲蔀者雲之蔽見斗者日中忽夜也胡
氏曰初不言豐未至豐也五不言豐陰虛歉然賴在
下之助不知其有豐也按震長男離中女有配合之
義震東方爲旦明離南方日出初九明之初九四動
之初合而有助遇其主之所配也且離明震動相資
以行必无過旬雖旬无咎往則漸大有尚卽尚大也
六二離之主中正得位日中也但上三爻雷電交至
二陰叠鄣豐其蔀二雖明不能合五反至見斗如此
而往投暗君必得疑忌之疾惟守其中正竭誠靜俟

五之明自在其志可發蔀蔽既開必相孚而有來章
之慶矣九三剛正明之極與上應而上雷電之豐日
中昏而見沬九家易云沬斗杓後小星指上爻言居
五旁也見斗已非宜見沬則暗愈甚此權臣在君側
而蔽明者三爲上蔽所遇非人如人折其右肱示不
可用故无咎九四離震之交震主與離主等夷遇其
夷主四與初同德相應也但上六豐其蔀以蔽五二
應五四近五故俱曰見斗二得初而發五之志四合
初而上行所以皆吉或以象傳獨于四詳言謂四位

不當自豐其蔀竊疑孔子於二因有孚發若句重特
釋之於四再分釋之而歸重遇其夷主无兩意也六
五豐之主雖陰柔爲蔀蔽而得中得位二發其志初
合四明動上行臣離文明君震恐懼修省上下相孚
雲霧盡撥下四爻剛柔相錯而成章悉召之來如日
始中天民有慶君有譽何吉如之爻所以于五獨无
豐蔀之辭也上六動極居五上二之明所不照三之
明又爲所傷而不用柔暗自高上翔而不下應深居
簡出不與物接无人見之是以三歲之久雖九三正

應亦不私覿自絕如此故凶合震三爻言之下奇畫戶也上二畫陰廡闃无人也來氏曰豐其蔀本周公爻辭將二字分開則知豐字乃豐之極下蔀字豐之反矣曰闃曰覿皆離目象上天爻爲昃曰邊際天際翔狀其驕盈自藏終无向明之曰正與照天下相反若知尚大通天下以爲明何至自藏若此哉蘇子曰豐者至足之辭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毛氏曰豐大也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過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二說俱妙

旅卦 艮下離上

䷷豐旅艮震反對離上下對豐之上翔于天際窮大失居反于旅下則瑣瑣耳消息自然故次以旅爲卦離上艮下本義曰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卦自否之坤三往外居五爲離乾五下居三成艮往外旅也圭約曰艮上一陽本宜歸乾僑居於坤離中一陰本宜歸坤僑居于乾所爲旅也山火賁何以不言旅旅先艮尊陽也旅取孤象離孤陰艮孤陽兌一陰坎一陽各僑居其位而不言旅兌一陰見乎外不勝喜悅焉坎一陽陷于中不勝困楚焉旅俱无是也鄭東谷曰二陰據二五用事之地三陽寓於其間亦旅之義趙復齋曰二陰居中故小亨陰託于陽得其所託也剛上柔下貞也陽不得在內爲主陰附于陽爲客皆旅義潘雪松曰旅雖用柔而下體艮止剛爲主也上體離明剛爲輔也旅不能不暫止艮爲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不能以无附麗乎明有外比於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按諸說

及三四上小象曰義喪義焚我心不快義者宜也似聖人深惜三陽之不得時而處旅之道不合宜也外明內止君子持身涉世善道而於旅尤宜小亨者乃用小而亨非謂陰柔小也剛止於內明用柔中之道于外順剛而麗乎明乃爲旅貞不用小便非旅道止其所止與知其所止極大時義孔子之溫良恭儉讓柔得中也可速可久離明之妙用胡雲峰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時義所以爲大山止旅館象火動旅人象君子觀象以用刑明如火慎如山不

留獄如山不留火何氏曰留獄猶言懸案非但留于獄中也離卦曰親寡旅也初本无位六爻陰爻雖與四應然火上炎而山下止上无汲引之機下无進取之志終止于此而已初陰小艮男又小故曰瑣瑣離火故曰災洪氏曰旅以謙順爲用以正志爲主位卑而志存焉可尚也鄙瑣則窮而自取災耳鄭東谷曰旅以中爲貴當隨處求適其宜初所宜者自强瑣瑣志窮而无立自取災者也張中溪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卽次也上承九三之剛懷其資也下乘初六之柔

得童僕也愚謂此正彖辭所謂小亨雖亨其小乃爾益因二陰居中三陽失利非艮止離明幾於小人道長成否之世矣君子旅寄其間不其危哉項氏曰旅自否來三五升降而成卦故二爻當合觀之九本居五乃舍之而去使變爲離火故爲焚其次舍二陽之健而下與二陰同止无左右之助故爲以旅與下喪其童僕也六自三而上至五成離而九去之故爲射雉得之而亡其一矢離爲雉剛爻爲矢言三爻皆剛去其一也一剛去之疑若无譽而終有譽命者雖失

一剛而能上及二剛所得多也故曰上逮也旅惡下與而喜上逮中德爲譽中位爲命外卦爲終此卽彖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旅之最善者也何氏曰三爲艮主乃一于止而不知變偪於離火災將及矣未嘗不當位故貞與二同但剛而不中止而不動无避禍全身之哲故厲折中云六爻惟二三言次得位故也四旅處行而方處暫息也項氏曰雖未得位然就其所處順而麗乎明亦可得利矣資者本有之財斧者致用之利二止于內故懷資而已四麗于外故

兼得其利然君子所樂中正而已利不與焉是以我心不快也姚舜牧曰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國中授室孟子所以去也六五見前說雉文明離火俱見乎外者坤三來居乎中射雉柔得中乎外也乾一矢下爲艮主與四上同麗乎明以察時變化成天下卽上逮之譽命也非三陽二五雖中安所附託耶上巳燥極三乃麗之義所必焚者義字與義喪相應先笑鼓缶而歌也後號咷大耋之嗟也牛順物上驕而輕喪其順德是以凶莫之聞高亢絕物笑與號咷始終不

自覺其喪順德也按旅卦內外主皆陰內所親近者
唯初柔瑣瑣非三陽往來麗其明則二五皆昏暗而
已一乾下爲艮主二因之以懷資一柔上爲離主非
順乎四上兩剛不能致譽命此亨之所以小也惜三
陽俱不遇時又失處旅之義玩象曰旅貞吉猶云旅
而能貞則吉象曰時義大矣亦謂難盡旅道之意歟

巽卦 巽下巽上

☴ 像象述曰八純卦巽兌獨在後柔道也女道也
巽兌撰離在中三女經天之事于斯而完序卦旅而

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下
巽順于陽也愚疑旅卦二陰爲內外主三陽爲旅俱
不得時而失義聖人既深惜之巽五剛中正二剛中
四陽合德可謂盛矣卦辭僅曰小亨象曰剛巽乎中
正而志行似非剛巽中正尚未能行也柔皆順乎剛
似恐有不順也其爲君子謀何其至耶巽長女也女
多疑二女同居未必易順如小民陰柔不能遽信命
令必重巽以申之二用史巫五先庚後庚愼始圖終
然後志行過則爲三之頻巽上之喪資斧此所謂剛

居巽而行中正也且初四兩陰皆成卦主初逼二四
逼五浸長之勢豈不可危聖人于姤之一陰遇五陽
夬之五陽夬一陰尚爲之防況二陰分爲卦主哉故
九卦之終三言之曰巽德之制也曰巽稱而隱曰巽
以行權然則剛巽乎中正制也隱也權也巽之道備
于此矣朱子曰巽卦是于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
申命吳叔美曰天地化物莫神于巽風聖人化民莫
神于巽命巽之爲德默移默感化物而不迕故爲伏
漸進漸深動物而不覺故爲入從容和緩化戾而无

迹故爲順論成卦則主在柔論巽德則主仍在剛諸
剛以柔而行耳重巽便有申命象既命令之又從而
申之皆柔道妙用九五剛中正巽主也而所以行之
者則兩柔分明是出命之主以中正風民而用委曲
之道以行之也初四兩柔成巽者也而所巽惟剛中
分明所行之命无非中正是以也以此申命何往不
入所以利有攸往也舉天下皆成中正之風莫不見
五之剛中正所以利見大人剛中志行非另一柔去
行其剛只是行之婉而順見其柔耳此爲剛巽中正

也何氏曰二五以陽剛居人位皆曰大人初爲民位利見九二親民之大人四近君利見九五居尊之大人巽風東南長養萬物之景風也命風象申命隨風象申命所以曉諭于行事之先行事所以踐言于申命之後重在申命上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何氏曰巽爲進退故疑其究爲躁卦故武初六內卦主也上无應欲進而從陽又欲退而安于下故疑夫民處令之初未能遽服在上者利用武人之貞以整之武則非聽其柔懦也貞則非

一於嚴酷也三令五申巽申之象龍氏曰巽下偶牀足上奇横覆牀身高子曰九二得中承五之命而布下如尊者坐牀卑者在牀下史巫紛若正諄切申命之命如是乃吉无咎也俞氏曰史指三巫指四史以人之意達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達于人三近二可達二意于五四近五可達五意於二蓋二五敵應用三四達之也折中云紛若喻申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纖悉也愚疑紛若之吉若順也以由中之情感動其民命令雖紛无有不順最得巽中者也孔子恐人錯

會特解之曰得中也惟中故誠豈有邪乎九三重剛不中居兩巽之間近四而剛柔不相得又乘剛无應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時躁時巽有頻象位雖未若上之窮而志則已窮而无可往以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故吝六四與初俱爲卦主而迥乎不同初雖順二卑弱志疑四近君大臣居四陽中有離明之德用以巽順羣剛上下助之乃順五申命行事者王介甫曰田興事之大者三品有功之盛也吳氏曰四无應承乘皆剛當有悔能上從于陽故亡四上卦之地田也

愚疑治兵講武國之大事四得巽之正爲巽主近君任重故特就申命中舉一大事言之初在下未能行事故利武而罔獲四上巽五下巽三二順三陽而有功所謂獲三品也解曰獲三狐去小人巽獲三品親君子惟四之功此巽之小亨也九五爻全重貞字剛巽乎中正貞也四剛爻獨五不言巽君尊不可過于巽也吉自悔亡无不利利有攸往也重巽以申命无初有終也庚更也未申之先有命矣民述固久驟告誠之未必信從重巽深入也三日者三爻之象卦六

爻以六日爲限取徹始徹終之意巽風順入行所无
事不必從新更始但申命而行自能有終唐氏曰无
初即初之志疑有終即四之有功先庚三日下三爻
之初命未更之先告以欲更之故也後庚三日上三
爻之申命既更後諭以從新之治也以中正而行巽
順人皆順命而寡過安得不吉貞之吉在出命之人
下之吉在聽命之人愚疑无初稱而隱有終德之制
先後三日巽以行權非位中正之大人其孰能之俞
氏曰上九巽在牀下過於巽也喪資斧下无應也巽

極當變故戒之曰貞凶巽以中正爲貴二不正而得
中故吉上不正不中又不知變故凶項氏曰君子用
巽雖稱而隱要在行權而已上處外无位極巽失權
喪其資斧正道之凶也愚疑卦曰小亨爻兩言巽在
牀下卦雖四剛而三上无用惟五中正二得中而比
于初四猶云切近災也非善用其權而隱有以制之
柔必漸長剛其危矣二用史巫紛若去柔之疑保其
中也上九辭雖同亦曰巽已在五下矣幸與五合德
而至過巽自失其正必凶之道益爲君子深惕之

兌卦 兌下兌上

䷹ 巽兌純卦反對皆陰也序卦曰巽入也入而後
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說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上何氏
曰巽兌成卦皆主于柔然巽內柔外剛其質柔也故
止小亨兌內剛外柔其用柔也故亨曰利貞者猶以
內之剛爲主耳焦弱侯曰二陰一陽則陽爲主二陽
一陰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吳叔美曰巽初一
柔是造化所以發舒陽氣之妙用故曰風以散之兌
上一柔是造化所以收歛陽氣之妙用故曰兌以說

之澤之所以說萬物者非說此一柔乃陽氣完足在
內得柔來相感相和陽氣愈充實凝結所以說是兌
全以剛主柔柔爲剛用也兌有亨道而非利貞則不
亨所以最可喜是兌說最可畏亦是兌說彖首提剛
中而柔外剛中天理主于內而柔順於外則其說也
都是天理內自然妙趣安有非道之說何貞如之去
疑云此卦重說以利貞句是以貫到底總極言貞之
妙處剛中而柔外而字宜玩不是一味外柔乃剛中
而柔外也潘讓郇曰順天應人一貞字盡之到得民

情忘勞忘死不待勸而自勸可見剛中之外非別有柔只是善用其剛耳愚疑此聖人示人體用兼至之學亦崇陽抑陰也天不能有陽而无陰聖不能有體而无用非一柔則二陽不成爲兌矣陰陽相說而二剛中五位正當初和无私繫四閑邪匡君三柔雖或來或引而三自取凶上未光此所謂說以利貞也五天位三畫卦則二爲人位二五合德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朱漢上曰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在應乎人而已澤被萬物說以先民也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以

生道殺民民忘其死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故贊之曰大兌與兌同類爲朋四剛始終相助爲友澤說萬物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要前後相麗講習相麗也麗方得流通浹洽便自然說諸家俱從以文會友觀摩益善爲辭於卦爻俱无涉試觀亨利貞剛中而柔外順天而應人蓋所講習者乃合天德王道發明所以致民說者甚大所爲說以利貞也講習而不以貞何說之有吳叔美曰兌六爻兩卦相對看方淸和與商相應二五以孚應來與引相應所難貞者兩柔能

貞之者有孚而已初九剛正處卑无應於四无欲於三无係於二初心未渝和而不同說之正也故吉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何施不行故曰行未疑任天而行者也吳云說莫妙於和利物足以和義必以義爲說經得和人說意初動多是天理所以初爲和兌更无第二念來雜曰行未疑也二五相孚二信得可說者惟中正道理故孚兌之吉信志也二比三行雖不免於疑而志則可信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三以柔處剛位既不當爲下卦主立上

下之交獨與上六同類欲來之說之不正失利貞之義矣故凶九四爻剛位柔半動半靜商象本義曰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限也又隔也馬季長云三之說我美疢也隔之使不得近言疾去而後有喜也截斷六三不使爲害則從五專而有君臣相說之喜此天下有慶也俞氏曰諸爻稱兌五獨不稱兌君道當威嚴尊重不可妄說也程傳曰五位中正盡說道之善而聖人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

戒也楊敬仲云聖人推原所以孚於剝之由吳云五居位必合一卦无不孚方見中正之極凡說中有病皆緣剛中之理未足若眞是理之至可說即是情之至可說所謂孚於剝也此其間得失間不容髮所以有厲剛中正位眞是愈剝而孚如勞民犯難似乎大妨說意而卒之民勸天下大說所以利貞之說如此或曰兌秋九月爲剝五正當剝位也亦通吳云上乃在外之說引者謂其所引動也引之則曰長終於失正所以曰未光見得非貞到底終不得光大也來與

引非說中本有皆人自生之病利貞者貞此而已初和全无染着之本心四商當機愼擇之決斷皆得於中者也三來根心當拔之私情上引末路難袪之牽係皆剝中正者也以此辨說貞不貞了然矣巽配震成始物之事兌配艮成終物之事大有曰元亨兌曰利貞大有大明終始也兌各正性命也郝好乾道完成

渙卦 坎下巽上

䷺ 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雜卦曰渙離也爲卦下坎上巽潘諫郡曰渙亦否象否則窮賴九四剛來居二二之柔得位乎四而上同五則渙其否而窮者亨吳叔美曰乾坤既闔六坎爲始蹇解震艮合坎渙節巽兌合坎坎是心體一部易始終完此心學患疑八純卦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震艮兩純卦長男少男也後以豐旋二卦終離之事巽兌兩純卦長女少女也後以渙節二卦終坎之事蓋坎離得乾坤之中也郝氏曰渙以紓患解難爲義猶蹇之有解也六爻惟初入險未能遂渙二以上皆解

散无險象所以渙也陸庸成曰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拯拯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機就五也六四渙羣奉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以全陽也愚謂巽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按先儒皆謂因渙濟渙似與風行水上自然无爲之義未合大凡陰必剝陽陽必決陰陰陽相爭其害不已非所以拯患順正也渙爲坎險之終風以散之造化所以成功也聖人欲剛柔得所往來不窮以順處險渙然解散亦救否之道

王假有廟者五以剛居尊中心无爲以守至正渙之至也上九天位廟象五王位居中象二剛中在三陰間涉大川象水遇風木則失其險履風波如平地利貞象巽風東南生氣坎北方寒凍凝結和風至則渙然融釋如人心體流通何等樂趣所以渙自然亨巽之通坎不期然而然如王者一行假廟之禮无言靡爭則人自生孝思故曰王乃在中其感其應皆在中之感也五剛中上與五同德能以剛通坎中之剛故曰上同以五之中通二者在四故特提柔字見巽風

下行惟四之力也坎險一通便是利濟天下乘木涉川无所不利故曰乘木有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或曰八卦正位乾在五巽在四故曰得位曰上同項平甫曰亨帝於郊象巽之高立廟於宮象坎之隱蓋享帝事親正風動人心之妙用也按渙自否變故有險難非三陰之爲禍也觀初吉曰順三无悔曰志在外四元吉曰光大四爲巽主全卦所賴不待言初用拯三渙躬豈小人哉吳云風水相渙坎要承受得風故內三爻以句互爲義巽要通徹得坎故外三爻以風下爲義諸爻皆言渙初不言者在坎之下始入險不爲陷陽且用拯二以出險順之至也坎爲美脊亟心馬指二言馬壯則拯之速故吉與四雖不應諭乎四之志而動者也九二无應居陰在險中宜悔然本自乾來同體同德故亡互震又爲馬有奔象机牀屬所以爲安者指巽五言去危即安渙象以臣奔走于君剛中相合自得所願此象傳所謂剛來不窮也三不中正乘坎承巽與初俱不陷陽而自治其躬故无悔六爻惟三有應於外志欲同上遠害

也四近不比二下不應初爲渙其羣爲巽主離坤之明出坎之隱得渙道而光大者故元吉馮氏曰五在四上高邱象吳云四所以風下者全以五之中正合天下之人聚而歸五之中正渙有邱也愚疑風行水上上下相通自然有功如四之散羣從五其功光大匪平常之思所可及也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所謂王假有廟者何氏曰風以散之下卦坎水汗之象巽爲命令故稱號五爲君又陽爻故稱大散人之疾而使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難而使安者號令也王者以

天下爲一身欲渙周身之汗必有大號以與天下更
始而後可如人之汗從心而液徧一身无不霑透然
尤必自王所居者而渙之王居九五中心无爲以守
至正誠意浹洽于四方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而後令出惟行无反汗之咎也上九與五
同德巽之極致亦渙之極致與三正應坎爲血卦唐
氏曰血陰類徹骨所藏之物坎之所以爲險全在于
是尤難渙者其指坎也因三渙躬舉全坎之血而盡
渙之使去而不復來逖而不復近出而不復入愚謂

至此則无遠弗屆天淸地寧轉否而爲泰矣諸家以
爲明哲遠去離害夫上五同德豈徒高蹈者哉渙六
爻須統全卦觀之初始入險即用拯馬壯奔机去險
欲速血去逖出渙險必盡而後三陽始通三陰皆有
用故聖人取之

節卦 兌下坎上

䷻ 渙節巽兌反對坎上下對序卦渙者離也物不
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雜卦傳曰節止也爲卦坎上
兌下節有泰象愚觀下經自震艮後陰陽駁雜陽氣
浸微巽兌後陽皆居二五剛俱得中陰陽和順聖人
於坎之終寓扶陽之意見六子能事悉本乾道之變
化但泰內陽外陰有平陂往復之勢今節分乾之三
居五爲坎中也分坤之五居三爲兌說說者和也說
以上行乎坎險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兌悅所謂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致中和天地
位萬物育是卽四時成不傷財不害民自然之道苦
節不可貞過中失時不知通塞者二之凶三之嗟上
之窮无節也以禮節之則和和而中節天下之達道

又何險不可行哉吳叔美曰坎剛兌柔上下分而均
平則剛不凌柔柔不蝕剛截然不相紊而剛中得正
位則截然有辨中有一定之極以爲主宰此天然之
節其道自亨蓋分而辨則節之分限明辨而得中則
節之至理確過則苦而難貞節之窮也節之妙在於
通惟通然後成節說以行險時時見得險在前自然
隄防謹嗇是節之成成于坎中九五也剛中正當位
此天理極則卽是人心自然所以節正是通節而通
則險仍是至可說處四時不有秋冬收斂必无春夏

發生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害民是聖人制節以節而通也節之所貴一中而已矣何氏曰人情易流立法以限之法亦險道矣天以五運地以六制五日爲候五候一氣六節而時成節二十有四而四時成冬後有春剛節柔也夏後有秋柔節剛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聖人觀節道以制爲長短大小之度品式備具一範于禮不傷財量入爲出也不害民時使薄歛也皆節道之有關于天下而大禮與天地

同節者也文質奢儉之衡酌之審矣來氏曰制者節民于中議者節身于中錢子曰多寡有數而不散淆隆殺有度而不敢紊內檢心而有可存之德外檢身而有可徵之行唐氏曰檢身則制度數三千三百是也檢心則議德行六德六行是也制與議君子之節也何氏曰坎爲矯鞣制之象兌爲口舌議之象愚謂六爻亦宜統看皆以九五一爻爲主知通塞則不窮知時極則不苦初无咎知時也二凶不知通也三不當位而嗟應上也四當位而安從五也中節則甘得

時極也過節則苦不知通塞也六爻各有自然之節初无位而應四險難在前不當出无咎者不失時也錢云初非有塞无通乃知行險之危而尚口之易故慎密而不出繫辭說言語慎密之道言語人之戶庭也凡爻前有奇則爲戶偶則爲門九二橫於初九前戶閉而不通之象初在下不出初之節也不出就是通故曰知通塞二剛中與五雖敵應然合德宜出以切近三之柔又坎在前而不出故凶極即中至當處也時宜出不出失其中矣何氏曰以澤節水故名節

成卦正在六三今自三爻觀之坎水自溢出于兌澤上但見兌口開而嗟此銳於節者一失便嗟猶是失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高子曰不節之嗟敏於知過又誰咎之郝氏曰四當位下應初以柔承剛以臣從君得位而上同故亨錢云中正之通在五四承上不徒以止爲功更以通行爲道故曰承上道也吳云九五中正以通甘正是中心可說處中節之和也坎行有尚甘節全是天理流行无所往不是天理用事往有尚也錢云中正以通之節節一已以節天下通

天下以爲節而无不甘者故吉何云上居坎極兩柔
相應坎水已溢澤不能鍾於此而節之流潰之性未
有所歸可謂苦矣然時當其過不得不苦故苦亦節
也雖貞凶而悔亡甘苦事若相反其道相成位不同
也甘則通苦則窮湯霍林曰制非矯俗議非强世甘
可以法天下傳後世故曰行有尚圭約曰苦繩一身
而不可及天下强一時而不可行後世故其道窮可
互相發明通塞甘苦俱從水澤取義象曰節亨五以
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邱氏曰節六爻當位爲善

初四五位當者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二三不當位故
二凶三嗟上當位而亦凶者當節之極居上之窮也
初不出无咎二不出凶二反乎初也四安三嗟三反
乎四也五甘上苦上反乎五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
精如此

中孚卦 兌下巽上

䷼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雜卦傳中孚信
也爲卦上巽下兌潘讓邨曰上經終坎離而先之以
頤大過下經終既濟未濟而先之以中孚小過蓋頤
以二陽包四陰中孚以四陽包二陰離中虛也大過
以二陰包四陽小過以四陰包二陽坎中實也程子
以中實中虛辨孚義朱子又申之曰一念間中无私
主便是虛事皆不妄便是實何氏亦曰風虛无形所
以爲風者則實澤虛能受所以爲澤者則實故取象
中孚其卦固以三四二爻爲巽兌主吳叔美曰巽者
天理中自然一段巽順兌者天理中自然一段和說
剛中一畫天體也中者人心之天也以天字明中正
指人心之天所謂誠也豚魚自應指江豚與風期而

不爽且不自知孚以天也至巽爲木外實中虛舟之
象故利涉川化邦指三四二民趙復齋曰陽有信以
及陰致陰之信者陽也按此畢竟剛得中三字尤重
天之貞觀在剛得中乃應乎天乃字當玩上下相孚
固有不悅自然所過者化此中孚之貞所以應天也
孔子於彖傳言天地自然之理大象議獄緩死盡虛
中之道庶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項氏曰中孚六爻
二五外不取外應孚在其中无待於外也楊誠齋曰
閑邪乃可存誠虞之爲言防心之法及志未變察吾

心一毫有差則惕然不安不慊不安也謂非安於中孚之道也鄭汝諧曰二无心於感物而物自感至誠之道二以剛履柔居得中且伏二陰之下靜晦无求而五自應鶴鳴子和也我五也爾謂二也二陰中隔故曰在陰二亦以中心孚五故曰中心願本義以子屬五稍未安愚玩小象但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似鶴子之說不必泥張棨巖曰風澤相激爲鼓罷爲泣歌喩其不能自安初九虞燕之反也叔美曰月將望出於東巽月也月得日而光巽之幾望以剛中而望

非四能自望所以宜上從五故曰絕類上也九五居尊至誠无私盡中孚之道與二相孚則全卦成孚攣固結不解亦有並湊聯合象位正當有天德而居天位也爻至五始稱孚盡卦義也止曰无咎旣處无過之地吉不待言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今以翰音而登於天身不高而聲高似小人之的然日亡正與在陰相反易氏曰初未中則爲虞吉二得中則謂靡爵三過中則謂得敵此兌體必以中而孚也四未中則幾望五得中則攣如上過中則貞凶此巽體亦

以中而孚也吳云小畜曰攣如曰幾望中孚再見小畜巽之始事中孚巽之終事也履曰應乾五曰位正當中孚曰應天五亦曰位正當履兌之始事中孚兌之終事也易中脈絡如此愚按中孚乃一部中庸所造端彌綸天地之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廣矣大矣伏羲畫卦象在內而剛得中天包乎地天地位也文王彖言豚魚吉不知其然而能化无知之物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也豚魚吉天命之性與鳶飛魚躍意同利貞率性之道而修道意寓其中利貞應乎天誠之

至也夫焉有所倚周公爻辭特明人心道心之辨初之无他四之絕類思誠者也三動上躁失其中正繫辭以言行釋鶴之鳴和正修道之實功中孚其四聖傳心之要乎諸家紛紛聚訟分豚魚爲二物甚至以初虞爲虞人不燕爲元鳥又謂初在下爲子又謂三四兩陰爻爲子不必與辨

小過卦 艮下震上

䷽中孚小過本卦反對兌艮震巽陰陽亦反對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爲卦上震下艮

雜卦曰小過過也程傳曰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其常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愚按上經終坎離而先之以頤大過頤上下皆一陽乾彖大過上下皆一陰坤彖中包離坎也下經終既濟未濟先之以中孚小過中孚四陽包二陰離彖小過四陰包二陽坎彖中孚巽長女兌少女中離爲中女小過震長男艮少男中坎爲中男三女三男長幼有序六子之變化畢矣中孚曰中以心言小過曰時以事言中則一定之理時當隨時合宜小過

卽是時中時當過而過時之宜乃所謂正也易道貴中正彖傳特提一時字最妙可與不可宜與不宜權衡于大小上下之間逆則凶順則吉不得已而小過以矯俗曰過而亨曰過以利貞玩而字以字有不稍過卽不能亨利貞便不合時宜之意事失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過者過乎常非過乎理也何氏曰聖人作易專以扶陽抑陰爲主當小過時君子亦自有亨道但利于貞耳周省貞云小過時內外輕重倒置因飛鳥遺音悟知難而退之理

上震動則爲陰邪所忌下艮止則可泯嘿而全身大者陽也不爲陰所厄故吉舊說以亨貞大吉俱指陰說者非蓋易不爲小人謀也飛鳥過之速身去而音留亦言過之小也五在四上乘剛逆也二在三下承陽順也上飛則犯五下飛則得二故不宜上宜下也行喪用震動象恭哀儉艮止象三者人情皆不及君子以過矯之則合動止之時朱子曰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皆是宜下之意何氏曰初下象飛鳥與中孚同以全卦立義无相應之說鳥飛不

在翼而在翰翰者翼之銳初上其翰也程敬承曰初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宜下飛則上也愚謂以用也艮靜震動用靜吉初用動故凶初凶而上加災眚焉不宜上也吳叔美曰四柔爻既有上下之分又有中不中之分二得中在下盡善在二故小過之義盡發於此爻何氏曰陽之在上者爲父尊於父者祖三爲父四爲祖五陰而尊妣象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爲妣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三四以應五五雖德爲妣位則

君也三四近君臣也二未應五而近三四有不及其君遇臣象錫山吳尊彝亦取何氏說曰以文理言之遇其臣之其指君言乃君之臣也則遇其妣之其指祖言乃祖之妣也若以其妣爲二之妣則將以臣爲二之臣可乎以象言之三以陽爻據二之上爲下卦主父象也四以陽在三上祖象五玻陰在祖上履尊居中祖所自出之妣象若以祖爲王父妣爲王母以柔乘剛以妻乘夫陵躐倒置失妣之道二何以過而遇之得无咎乎愚謂六十四卦中從未及君臣相應

祖孫妣婦之義聖人於小過卦特發明之所謂原始要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下經之歸縮也婦有親親之誼過其祖可也四則陽剛大臣不可過也所謂不可大事宜下順而吉也妣婦盡其情君臣嚴其義家國咸宜小過之時義未嘗不大也九三爲艮主以陽居剛弗過戒其弗過堅止但防之而已若不防而從

之必爲所戕戕自外來曰或初曰不可如何无可救也三曰凶如何正當救治時也九四震主以剛而動有合時行故无咎弗過戒其弗遇動但善遇之若上往則有厲而當戒胡雲峰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然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而後可九四以剛處柔爲位不當時當小過豈可爲大事居柔乃其宜也朱子曰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亦爲大者慮也六五柔居尊位不可大事且五上重陰雷動艮止

陰陽不和密雲不雨象凡雲自東北起者有雨自西南起者无雨震東互兌則爲西艮在震下故曰西郊二在艮山中穴象五欲與二合弋取於穴使二與兩陽俱上則可成雨然已過陽而上不能相和二亦守臣節而不過未得濟朱子曰大概是做不得事底意正謂此也上六陰居動之上處陰過之極弗與陽遇而且過之如鳥高飛上而不能下必離於網罟陰從陽理也三上正應當遇而弗遇陰下陽理也二陽在下不當過而過之過五則上逆天道違三則下拂人

理宜災眚並至矣華劍光曰、上六災眚而於初六卽云以凶與坤之上六龍戰而初六卽戒履霜同意程敬承曰、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過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飛鳥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於三四諄諄焉要皆不可過一言盡之矣吳叔美曰、總之兩剛貴以大用小不可爲小所用此爲弗過也過以利貞時中之道得矣

既濟卦 離下 坎上

䷾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熊氏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既濟之六爻陰陽始定位復繼以未濟之陰陽失位者所謂易不可窮也既濟一陽間一陰未濟、一陰間一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愚謂、既未濟二卦當合看乃六十四卦大結尾水火互藏其宅所謂大明終始于此見之章本清云、乾坤後屯始以坎此亦終以坎既未濟因坎取義天地間險難最多非剛中未易以濟殆有深意也蓋坎險无終窮故乾健无止法紫貞曰、既之終卽未之始未之終卽既之始既未非二時古今一未濟之局若有既而无未則造化或幾乎息矣故以未濟終者復以乾坤始嘗既濟後常有一未濟的本體在未濟一卦乃聖人歸根復命之學所以在既濟後貞下起元其所以爲終者乃其所以爲始者也乾坤自一陽至五陽皆有重陰重陽之交獨此二卦則一陰一陽交錯雜揉儼然太極未分時氣象泰否之交以兩而化既

未之交以一而神所以爲易道之終歟竊疑三百八十四爻側意總包于此兩卦內既濟用靜未濟用動其曰中、曰正、曰時、曰當位、曰相應、曰道、曰義、曰極、曰節、皆經中雜見之旨於此特結明之何元子曰、既濟六爻皆陰陽當位聖人以陰陽立義不以相應立義如徒取相應全卦无貶辭矣未濟六爻不當位而皆相應則陰得陽以爲助聖人於爻辭中只以相應取義不以當位取義如必拘當位全卦无善辭矣王或菴曰、卦義全在思患豫防以保其既濟之盛也

聖人以盛極將衰故多戒辭除上六一爻終止則亂外餘五爻无不善不可以不善目之劉氏云三陽得位能下三陰是以大亨小也項氏云既濟自泰變六五降而爲六二以六二爲主爻六二以柔爲卦主陰爲小故稱小焉二之柔所以濟泰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剛柔相濟爲利當位爲貞卦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也鄭東谷曰既濟時惟靜而不擾者爲能守之下體柔得中守之以靜是以初吉然靜不可止也上坎險剛陷於

中故終亂愚按既者皆盡之辭玩一既字可幸亦可危既濟之功不可無既濟之見必不可有故衆人以既濟爲喜聖人以既濟爲憂位當者九五六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六爻貴賤剛柔各得其常位是以亨夫水火以氣交相爲濟君子方得其相濟之用即思其相射之患程敬承曰患生於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思其終也亦卒而不及持故貴於防防其始也豫防之道不過守貞初覩上坎險遠水大故濡尾然初能曳輪雖遠可濟故濡而无咎文勢一直下離

所貴在柔中非麗剛亦不能濟故曳輪能事繫乎初大才而操以小心當既濟而恐若未濟義之所以无咎也象加一義字與道窮相反王安石曰二巽順在中婦象兩剛爲蔽茀象愚疑初應四三應上則二喪其茀矣然以中感中得其正應終必相孚況二本泰五兩爻升降未嘗他之故曰勿逐以二交五其數爲七故曰七日得象曰以中道也言兩爻雖變而皆中道也九三剛正而位不中聖人恐其躁動深警之小人即上以其爲終亂之人也近坎鬼方象離體伐象

盡坎三爻而成既濟三年克之象郭氏曰四多懼近君居險是以戒袽敝衣繻縉采勿以新縉而忘敝衣猶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繻文縉離象外繻而內袽亂伏于治坎隱象四承乘皆剛互坎雜離故疑而終日戒以既濟時坎險在外天下所以无安而不危耳吳尊彝曰漏舟而待敗絮豈防患之道乎一心錄曰伏羲八卦方位離東坎西東即下卦離西即上卦坎離牝牛故云殺牛坎有孚孚乃利用禴故云禴祭高子曰實受其福只說本爻味象詞自見蓋既濟

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受其福離文勝坎實勝二之禮有餘不如五之誠有餘禴夏祭之薄者豐不如儉言二不如五懼以獲福既濟貴不忘儉也實陽象坎滿爲實當其可之謂時吉大來即泰之大來吉也易原云時字須活看君子隨時處中全在自已爲時者其在五乎有教五挽回時勢之妙用上六陰柔未能出坎居上體之上不克持盈過涉滅頂濡首象厲危詞冀其知變而能改也錢氏曰出于五外无復撰爲離明到底終於坎險此所謂終止則亂也圭約曰處泰

以財成輔相處既濟以思患豫防既濟經幾終矣而六爻之辭危乎危无吉亨利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未濟卦　坎下離上

䷿既未濟陰陽各反對程傳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未濟則未窮有生生之義項氏曰未濟自否變六二升而爲五以六五爲主爻故亦曰柔得中既未濟皆以柔爲主既濟自六二達於上六則濟之事已終未濟自初六至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于上則其事猶未終故爲未濟何氏曰內體坎三四五又

互坎上九一陽橫亘於上不能成出險之功故名未濟有終濟之理特需時耳故亨坎爲狐稱小者五柔畫也又互卦之坎當爲小狐所以別於內卦也在前後水連接之間有濡尾象與初方濟而即濡尾者不同以明濟暗以知濟險坎暗在內无攸利也離明在外故亨彖以小狐象全卦爻以初六象小狐本義曰柔得中指六五言汔訓幾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吳叔美曰必常未也然後可常濟常濟則庶乎乾之不息矣此六

十四卦終於一未文王不已之心法也所以名爲未者坎一纔有始離九方有終坎險未歷到離明終未成濟人終身只在未字局中然此體俱足故原有亨道小狐自生疑畏所以濡尾无攸利不敢前安望有終于後謂之不續終入自不續也錢氏曰坎水下漏而功不上行則乾健息離火上炎而明不內畜則坤順乖此所以爲不續終也吳云聖人於亨中指其續終之難濟甚不易又於難中指出剛柔應濟原无難分明示人一條善濟之路不續終非難于續未濟之

終要積三百八十四爻之終未濟男之窮因坎在下
未交於離謂之窮三陽失位於義未盡辨物辨其性
居方止其所挽回未濟全在一愼辨其物性然後得
所居之方乾坤亦物也天尊地卑亦居方也地必從
天水必交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由此而生不
愼未濟終无以濟矣故君子於未濟知終身戒懼无
止法思患豫防君子不以既爲既愼辨物居方不以
未爲未二五在中環應无窮尤聖人立象以示人之
妙愼坎象辨離象初六柔暗在下以陰居陽當未濟

而濡尾將未可濟而不能自濟故吝象云濡尾全卦
象然行止分于初故爻即以初陰爲小狐極者終也
即不續終不知其終不濟也九二剛居柔而得中自
否五降而爲二此否之所以成未濟乃所以亨否故
吉能貞則濟矣以位未正故加貞字中則正未有中
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熊氏曰坎爲輪離牛曳
之既濟坎在外初與四應故離自內曳之欲其得所
止也未濟坎在內五與二應離自外曳之欲其出於
險也何氏云貞守陰位有待而進乃吉亦戒辭初與

二皆未濟獨于三言之三近外有濟之疑也離明有
下濟象而炎上就下分背不交三四兩爻上下相距
故三爲未濟卦自初至五互爲重坎六三所謂來之
坎坎入於坎窞者安得濟與尊彝曰三本多凶互離
正離之交躁而犯難故征凶愼重自持不急求濟終
于必濟涉川之道不以速濟爲利而以不輕濟爲利
與需之利涉大川同義大川指互坎言一坎又一坎
故曰位不當學易紀曰既濟之三以高宗爲戒未濟
之四以伐鬼方爲功蓋既之世利用靜未之世利用

動先言貞吉悔亡而後言伐鬼方先自治而後治人
也九四居明之始才剛陽初出于險而上比五故未
濟之責惟四獨任之馮氏曰鬼方初六也有賞六五
大君也大國本爻之位陽爲大位爲國陳友文曰既
之三離上也未之四離下也兩爻正當濟難之地故
言伐但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以剛居柔臨事而懼
故曰震震伐何其剛三年何其柔剛柔相濟則未濟
者必濟矣以陽明濟險而水火濟其志得大行也吳
氏曰六五下光于九二而九二上孚于六五故吉像

抄曰易于離皆言明五言光不惟以五位陽而爻陰且見水火互根外光必本內明之故上言貞吉始之吉下言有孚吉終之吉所謂能續終也朱漢上曰坎爲光謂九二離爲明二與五應五孚二實以爲光二飲五光以成暉吉不獨在五故曰其暉吉坎承離明離資坎潤二五爲六十四卦二五之終得當離明爲君子之光離日中坎盈缶所以吉而又吉與乾九五大人相爲終始也貞非戒辭乃六五所固有故曰无悔言自无悔與有悔而无者不同程傳上九剛明之

極明能燭理剛能制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安于義命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若耽肆過禮至濡首亦未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于有孚者失也不知節不能安其義命也鄭氏曰濡首而不知節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張雨若曰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爲之謂是易不過教人成其是而已陳思獻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吳叔美曰是即時也節中也常知是不可失節不可昧便是眞明所以君子要終只見个未乃所以成其濟也未濟彖辭危爻辭善僅初吝二貞吉三利涉四貞吉悔亡五貞吉无悔上有孚无咎皆從一未字得力吳尊彝曰三利涉凶中有吉上濡首吉中有凶皆水火相射之故圭約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堯授舜只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大義略可見矣

易卦私箋卷下

孫男和校字

〔清〕葉酉撰

易經補義十二卷
卷雜記一卷

清耕餘堂刻本

桐城葉書山著

易經補義

耕餘堂藏板

序

今夫人雖至愚未有敢以孔子之言為不足信者也乃孔子之贊蓍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為天下之至精也而今之揲筮者驗者不過什之一不驗者常什之九然則孔子之言其不足信乎蓋易自王弼以來大都皆以理言易而不以象言易矣若使易果當但以理言則聖人當日何不直作一書如中庸大

學之類據理以曉後人頋必設卦立象若是其不憚煩者何為乎故朱子亦嘗譏之頋余讀周易本義仍絕口不言象未能脫前人科臼其為言曰易象有不可曉者漢儒遂相與創為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偉其偶合其說雖詳要皆穿鑿附會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適合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精微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

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必欲得之哉嗟嗟是可謂懲噎而廢食矣易本爲揲筮而作者也不言象何以爲揲筮之書乎顧言象矣而欲以之決吉凶以明得失之報往往驗者少而不驗者

多豈果象之不必求乎殆非也蓋象有但即卦爻而取者有隨其所占之事不但即卦爻而取者如但即卦爻所取之象則爲卦爻之辭之所從出雖稽實待虛而於天下事之千變萬化究

不能無所遺惟隨其所占之事不但即卦爻所取之象斯移步換形皆如其所問以爲答於是遠近幽深雖有不驗焉者寡矣蓋嘗論之卦爻之辭作於聖卦爻之象本於天故占辭不若占

象之驗天人之別也而占有定之象又不若占無定之象之驗隨其所占之事不但即卦爻所取之象無定之象也無定則虛虛故靈靈故驗觀春秋傳所載鄢陵之戰晉人筮得復卦之象

其辭曰出入無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此與戰勝之事豈有毫髮相涉而晉史占之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彼蓋即事以求其象曰即象以斷其吉凶固有確乎其

不爽者所謂其受命也如嚮聖人豈欺我哉余讀朱子本義病其文法太簡蓋既不言理又不言象自更無可著語之處故為作補義十二卷蓋於象尤加審焉而又恐學者泥於即卦爻所

取之象遂致疑於孔子之言或有不足信者故為言古人揲筮取象之法如此雖無當於易道之大而管窺蠡測顧有所不得已者誠以易固本為揲筮而作者也桐城葉酉序

易經補義目錄

卷一

乾 坤

卷二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三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卷四

剝 復 無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五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六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卷七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卷八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九

繫辭上傳

卷十

繫辭下傳

卷十一

說卦傳

卷十二

序卦傳 雜卦傳

易經補義凡例

一河圖洛書及伏羲文王先後天諸圖先儒俱有成說其理甚精皆别有纂述茲不備載

一易之所以名周易者别於連山歸藏以爲此周之易而非夏商氏之易也今連山歸藏不行不必别其爲周矣故標題直稱易經似得古人尊經之意

一易經古本頗不便於講讀且彖辭及爻辭彖傳及爻傳往往有相備之處若截然割開旣無以見三聖人之互相發明而其辭義且多不可通者矣故安溪李文貞觀彖亦從王氏本言之甚詳不必以朱子之

復古爲疑也惟所爲彖曰象曰不甚安今加一傳字則其爲孔子之辭顯然矣說詳乾卦彖傳下

一卦變之說先儒頗有異同按王氏註于剛柔上下往來只以虛象言之不必言其自某卦而往自某卦而來也朱子只拘於比爻互換然至損益二卦當以卦變言者轉以虛象言可知其說之不可從矣今只於賁渙損益四卦依聖傳作卦變解餘悉依王註似免葛藤

一本義彖傳下有以卦象卦德卦體釋卦名卦辭等語蓋朱子旣不言理又不言象則更無可着語之處

故不得不以此等語作註朱子亦嘗自言只欲牽搭過去實則於聖傳無所發明也且聖傳每有難於分釋之處適足增後人之嘵嘵耳故不如去之爲允

桐城葉酉學

讀易雜記

按卦辭除乾坤外言元亨者凡九卦曰屯曰大有曰隨曰蠱曰臨曰無妄曰升曰革曰鼎皆本乾元坤元而來屯下震上坎與鼎之下巽上離者同屯初得乾元而能動以開草昧鼎初得坤元而大烹以養聖賢故兩卦皆曰元亨隨下震上兌與蠱之下巽上艮者同隨初得乾元而能屈己下人蠱初得坤元而能撥亂反治故兩卦亦皆曰元亨無妄下震上乾與升之下巽上坤者同無妄初得乾元而卽合乾成卦升初得坤元而卽合坤成卦故兩卦亦皆曰元亨大有以離二一陰而統五陽離

二卽坤二土居五行之中二爻又中之中獨得坤體之全故坤五上坤之二及離二二爻辭皆曰元吉與大有彖辭曰元亨其義正同臨以二陽逼臨四陰一陽初生曰復故其爻辭曰元吉二陽浸長曰臨故其彖辭曰元亨革下離上兌夏秋之閒中央土用事從土德起義故亦曰元亨觀諸卦元亨皆係在卦名下獨革之元亨係在巳日乃孚句下則從土德起義可曉然而無疑矣屯與鼎隨與蠱无妄與升六卦相錯故其彖辭皆曰元亨而大有與比臨與遯革與蒙六卦亦相錯乃比及遯蒙皆不言元亨者遯蒙不足言比雖剛中而下順從較之剛健文明者其德固不侔也元亨下兼言利貞者戒其所不足不如專言元亨之善先儒或以四德備者爲勝不知四德原非文王卦辭本意也其說似不確

又按彖言元亨爻則多言元吉其見于上下經者凡十二爻曰坤五曰訟五曰履上曰泰五曰復初曰大畜四曰離二曰損五曰益初曰益五曰井上曰渙四大都亦多從乾元坤元起義坤五泰五皆上坤之二爻離二卽坤二皆得地之中氣故三爻皆曰元吉履上與三應三互體爲巽初渙四亦巽初皆得坤元者也故兩爻皆曰元吉復初益初皆震初得乾元者也故兩爻皆曰元吉

訟五爲飛龍在天之大人益五惠足以孚民心損五德足以致天祐皆居尊位而能體元者也大畜四止初之惡於未形有不遠復之義焉井上則養道至此而大成又從土德起義故皆曰元吉至爻辭言大吉者曰家人四曰萃四曰升初曰鼎上凡四爻內家人四及升初皆巽初得坤元者也當言元吉而止云大吉者則以妻道臣道爻德猶未極其盛故與萃四鼎上同以臣道而不曰元吉也然則渙四亦臣道也何獨言元吉蓋彼能渙其羣而使天下之人心皆萃於五雖臣道而於君道有光焉較之升初之爲上所信萃四之爲下所歸與鼎上

之剛柔節者固不可以同日語矣其彖辭言元吉大吉者各一損有返本復始之義故曰元吉小過則義只取其上逆下順故曰大吉而其所以不止曰吉而必曰大吉者又有畏此罪咎之意焉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固各有所取焉爾

卦辭言元亨者除乾坤外凡九卦聖傳只於大有蠱鼎三卦仍言元亨其餘皆易之以大亨者蓋屯曰動乎險中隨曰剛來而下柔臨曰剛浸而長无妄升皆曰剛中而應革曰革而信之亦指三四五三爻而言皆以剛爻得亨陽大陰小以剛爻得亨故易之以大亨若大有蠱

鼎三卦非由剛爻得亨故仍曰元亨而不曰大亨也

卦變之說不一及朱子專以兩爻相比者言變然至損益而其說窮故尤爲後儒之所訾謷今按朱子言卦變者凡十有九卦上經曰訟曰泰曰否曰隨曰蠱曰噬嗑曰賁曰无妄曰大畜下經曰咸曰恒曰晉曰睽曰蹇曰解曰升曰鼎曰漸曰渙此十九卦中或言往來或言上下王註只以虛象言之在外卦則爲上爲往在內卦則爲下爲來不必謂其自某卦而上而往自某卦而下而來也其當以卦變言者惟賁及損益與渙四卦耳如損之損下益上謂損三爻之剛以益上爻之柔也既明指

上九六三兩爻彼此互換則當未損未益之先其本卦固內乾外坤之泰也由泰變損安得不謂之卦變耶益之損上益下義與損同其他如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明指上九六二兩爻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九二六四兩爻皆彼此互換其爲卦變皆可曉然而無疑至若訟之剛來而得中泰之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隨之剛來而下柔蠱之剛上而柔下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尚賢咸之柔上而剛下恒之剛上而柔下晉與睽之柔進而上行蹇之往得中解之往得

衆升之柔以時升鼎之得中而應乎剛漸之進得位進以正皆不指定某爻彼此互換則並無本卦變從何來故其往來上下只以虛象言之自當以王註爲正不必以朱子之說爲疑

訟彖傳云剛來而得中也不但曰以剛中也而必曰來而得中此卦變之說之所由嘵嘵也不知易言以剛中者五崇剛中只九二一爻比剛中只九五一爻坎困井三卦雖二五兩爻皆剛中而聖意原兼指兩爻故皆但言以剛中也惟訟二五兩爻皆剛中而卦辭所謂惕中者專指二使不言剛來而得中則或疑其亦兼指二五

兩爻矣此文法當然豈可因此而遂作卦變解乎

易有時有義有用彖傳贊其大者豫隨頤大過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凡十二卦項氏安世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聖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愚按項氏此說不甚的豫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隨大亨正而天下隨之姤剛遇中正而天下大行皆言聖人因時處義其所關係者甚大故贊其時義非若淺事而有深義也惟遯旅二卦乃如項氏云

云耳險難睽離之時見聖人之妙用非抱咫尺之義者所能故贊其時用義言其常用言其變也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項氏之說是已而頤亦止言時者以萬物之生與養皆以時爲大故也聖人贊易偶于此十二卦贊之非十二卦之外更無時義用之大者也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耳

凡易言貞吉只據理而言不盡以剛處陽位柔處陰位爲貞也若只據當位者爲貞則彖辭言利貞者不可通矣至貞凶貞字益不止作正字解如巽上九貞凶聖傳釋之云正乎凶也則其作決定意解聖人已明言之矣並有言雖正亦凶者有言以爲正而固守之則凶者有言決定凶者讀者各隨其文義解之可也

伊川云中實信之質中虛信之本二語理本無弊但爻有三百八十四非陰卽陽非實卽虛若但以中實中虛訓孚則何爻不可言孚乎大抵孚者兩相孚合之謂爻多從土德起義以信于五行屬土故也觀革卦三四五三爻皆言有孚其義可見

易言利涉大川有兩義有謂其所利在涉者遺大投艱不可以不涉自諉有謂其雖涉亦利者履險如夷不必更以涉爲憂學者各就其文義分別觀之可也其言利

有攸往義與此同

爻言位正當也凡四見皆係九五言其正當尊位不僅謂其以剛爻居陽位也位不當也凡十六見見於六三者九見於九四者六六五惟大壯一見而已

乾四變則爲巽巽爲進退爲不果故四有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之象

修辭立其誠卽司馬溫公所謂立誠當自不妄語始之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行兩相資自無截然分作兩事之理乃王陽明遂以惟一爲惟精之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至使後人加之以異端之名而不得辭豈不惜

哉

用九用六自是聖人示人以用易之道歐陽子說本不足據乃本義用之不知文言云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等語如何解

聖人觀象繫辭有一象則繫一辭彼此本不相聯貫即如蒙二所謂子克家者只以艮門在外內列三陰有家象互震以長子而爲主於內剛而得中有子克家之象此一句與上句本不相聯貫也今補義謂子指六五猶墮前人窠臼因聖傳剛柔際與彖傳所謂志應也其義正合則謂指六五而言似亦不爲无據

屯彖辭勿用有攸往是承利貞而言利建侯是承元亨而言

先儒謂孔子不言象直是心粗孔子无處不言象但文法簡古而平易後人遂鶻突過去耳如屯三傳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是釋所以言即鹿之故以坎有禽象（古人言禽皆兼走屬）六二志在從五有從禽之象故爻詞言即鹿也先儒好爲異說者以鹿爲山麓之麓且引春秋沙鹿崩爲証使知聖傳以從禽也爲解所以言即鹿之故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只如補義云云乃得解易之法所謂稽實待虛者正如是耳若如舊解謂六二才弱不足以相輔又有初九得民于下爲所以屯膏之故則仍落窠臼一爻只管一事易之用爲有窮矣

蒙下坎上艮自二至上上下兩剛坎爲隱伏而艮止於外中間三柔皆在艮門之內有三女共處一室之象故曰納婦曰取女皆卦象中之所自具者也先儒但以義理解之无味甚矣屯二言女子貞不字亦以二爲互坤之初爻也與蒙三義同

坎爲血卦又陷也有刑傷之象故易多於坎言刑

聖傳多從互卦起義如蒙上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蓋

合上下兩體而互成坤坤道順故曰上下順也漸九三亦云利禦寇聖傳云順相保也其不云上下順者以其非互成坤故也

師貴得師而能任師者王也故師九二爻辭曰王三錫命六五聖傳則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皆責重王者任師之意

輿衆也坤爲衆故曰輿尸程傳確不可易

師貞丈人吉无咎或謂先言吉後言无咎者戰危事以克爲重故必克而後可免於咎其說非不工然易言吉无咎者不一而足如敦臨吉无咎安溪亦作此解其實

不盡然也葢吉言其效无咎則據理言之如益初萃四
皆言大吉无咎一以動衆爲嫌一以逼五爲嫌故先言
吉而後又言无咎也豈吉而後无咎之謂哉
古今來多有戰勝而不得爲仁義之師者如春秋時齊
桓晉文摟諸侯以伐諸侯雖所當者破所敵者服適足
爲三王之罪人耳豈能免于咎哉
履三位不當也謂以柔爻居三爲兌口開處故有咥人
之凶也
泰六四爻辭翩翩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翩翩語氣甚
輕脫而不介以孚句又是善辭故先儒顧此失彼總无

是處惟玩聖傳于翩翩不富則以皆失實也釋之於不
介以孚則以中心願也釋之葢謂小人胥化而爲君子
也上下文義俱安
上六城復於隍謂泰之變而爲否也卦以內君子而外
小人爲義城所以限隔內外者也今城復於隍則內者
可以出而外者可以入此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也泰安
得不變而爲否哉
坤屬土凡城邑皆坤象上天位以坤土而居天位有崇
墉造天之象高者必危安得不傾圮而復于隍哉
否上乾下坤天地定位其中二畫雖屬人位而上下各

歸其類爲有天地而无人之象卦所以取此象者葢當
否之時凡列于朝者自卿尹以至百執事无一克盡人
道之人雖濟濟盈庭與无人等故曰否之匪人謂其名
則是而實則非也此與比三爻辭不同彼所謂匪人實
指上六此則无所指也使非有此象卽不應有此辭矣
同人初九爻辭只言同人于門傳乃釋之曰出門同人
且隨初曰出門交有功而同人獨不言出何也隨二三
兩爻皆柔門之外前無所阻故可言出同人則止二一
柔故不言出以三剛在前阻之而不得出也
同人上曰同人于郊以其爲事外之爻故取郊象與需

初言需于郊同義此郊字與彖辭野字絕不相涉先儒
往往言不能于野而于郊葛籐可笑其獘總由不識彖
辭所以取象于野之故耳若識得野字是取象不是泛
說則自无此等謬解矣
同人與大有爲上下倒換之卦大有以柔居尊非衆陽
之所敢同者故名大有同人則柔居下體其勢又不足
以有衆陽故名同人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柔爻故云不富與泰四同而其所
以言不富者其意各異泰言不富謂小人也觀翩翩二
字可見故傳以失實釋之謙言不富則著其有柔中之

德而能倚任賢臣也故諸爻皆係以謙獨六五不係以謙者以不富足以概之故

君德貴剛故謙五必以侵伐爲利上則非五比也但謙極有聞用以行師亦自无不可耳聖傳只易一可字而兩爻爻義遂判然不相混此語氣之可翫而知者也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若非繫辭傳云見幾而作則其義不可解矣爻辭之所以不言見幾而作者互艮爲止止第止而不進作則去而不畱卦无此象故爻辭不言作所謂无此象則无此辭也然上既云介于石矣則必不爲權勢之所籠絡當九四盍簪六五貞疾之時

六二有中正之德豈能鬱鬱久居其朝乎其見幾而作自不待言故下卽接云不終日貞吉周公之意固卽孔子之意也夫

豫上變則爲離離明則自不至於冥矣冥者昏冥明之反也故有成有渝之象

臨九二傳未順命也言天下之人猶有未順其命而不爲所臨者故宜用剛克此九二剛爻之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者疑於有不利而故爲決之傳正申釋此義

臨六四至臨舊解謂相臨之至親切者語意不明谿但謂臨人之道以此爲至何以處六五葢君之于民分位

甚懸施惠以及民者全在于臣若君之責則惟在於知人誠得賢才而任之則不期惠民而民自受其惠矣若不惟知人是務徒屑屑焉日取惠民之事而施行之雖勞精憊神恐亦有所不及也此知臨所以爲大君之宜歟

噬嗑下震震有行象而初九爻傳曰不行何也互卦艮爲止初在艮下故有止而不行之象

噬嗑六二爻辭噬膚滅鼻與上九爻何校滅耳皆一爻而具兩象上下本不相屬先儒乃謂噬膚而没其鼻于器中何校而校没其耳皆牽强可笑故不從

賁卦象不可不講如賁上九本自下卦乾二來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陽爲賢人自下而上如賢人之受徵聘而來自田間者故五以賁于邱園取象本義作敦本尚實解由不以象解易而但以義理解易也不可從

乾屬金白者西方金之正色也上九來自乾故其爻辭曰白賁

剝柔變剛也葢不止于摧殘剝落之而已其顯與小人敵者固立受其害卽不與小人敵其平日猶自附于清流者皆爲其凶燄所扨而改行易慮以苟圖一日之富貴于是滿朝皆小人而向之所爲君子者已忽不知何

往矣故曰柔變剛也
人心有私弟于心治之不得也惟于視聽言動間去其
非禮者而已矣謹其外正所以養其中益心无可執持
故无妄九五以勿藥有喜戒之而行則有所依據故其
上九以行有眚无攸利戒之
說卦曰震于稼也爲反生无妄下震故六二有耕穫菑
畬之象
大畜九五豶豕之牙先儒所以云去其勢者以古之宮
刑亦曰犗刑遂認豶爲犗故有去勢之解然卦中无去
勢之象既無此象卽安得有此辭王以牙爲繫豕之杙

尤屬不經彼其所以言牙者以卦自三至上有頤象頤
中連排二陰有似豶豕之牙耳豈鑿空而爲此辭哉
頤初九乃賢之能養萬民者豈有觀人朶頤之事初爲
聖人所養食則口動正與震下動之象合故朶頤者初
九觀我朶頤者乃二之所爲顛頤也中孚九二我有好
爵吾與爾靡之我乃二自謂爾謂初九其義與此同舊
解以爾我爲假設之辭似不確
六二具顛頤于邱頤兩義而聖傳只釋征凶而不釋顛
頤者以初九傳云亦不足貴已釋觀我朶頤矣故于二
爻不再釋也觀此則爾字指二益曉然而无疑矣

巽下兌上爲大過則震下艮上宜爲小過矣乃不曰小
過而曰頤者陽爲陰綱有小人受制於君子之象故不
可曰小過也艮下震下爲小過則兌下巽上宜曰大過
矣乃不曰大過而曰中孚者陰內陽外有君子在野小
人在朝之象故不可曰大過也坎離彼此相互而爲既
未濟故上經以坎離終下經以既未濟終頤大過上下
相易而爲中孚小過故上經頤大過在坎離前下經中
孚小過在既未濟前
坎九二求小得其所以云小得者陽大陰小坎陽爲陰
所陷陰之勢勝故曰小得也屯上坎曰小貞吉大貞凶

小過複坎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其義皆與此同
離九四所以云突如其來者當日昃之後正入夜昏暗
之時乃不待次日日出而炎炎赫赫者突如其來其明
幾與日等所謂焚如也其死如棄如何待言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故頤貴止而不貴動上三爻艮
止也故其占皆吉下三爻震動也故其占皆凶
咸九四不中不正所以有憧憧往來之象而占辭顧云
貞吉此不可不以象求之者也先儒只虛說幾與下文
相刺謬矣且聖傳所云未感害也何所指乎
不易之謂恒故象傳云君子以立不易方四時之所以

言變化者以四時錯行恒寒恒燠即爲咎徵恐與卦義不協故特言變化以見變易者正所以爲不易耳非謂不易不足以盡恒也先儒往往誤解學者詳之

離九四有焚死棄之象傳釋之曰无所容恒九三傳亦曰无所容不恒之獘至與焚死棄者同爲天地間无可容身之人聖人之戒人也切矣

天下有山自平地視之覺天之去山不遠及登山而仰觀之則天之去山與天之去地等耳君子之待小人其不惡也如人在平地視天之去山無幾實則凛然而不可犯亦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所謂不惡而嚴者如此

初六勿用有攸往言不可更出仕于朝也舊解謂不當遠遯似誤

遯似重畫之巽故係遯好遯皆有進退不果之象

上爻乃角位觀晉卦姤卦可見而大壯三言角者三變則爲兌兌之三爻偶畫似羊之角也

恒九二悔亡講家謂剛居陰爻宜有悔以能久于中故悔亡是已然大壯九二同一剛居陰位也何以不曰悔亡而曰貞吉葢大壯原以居陰位而善本无悔之可亡故直曰貞吉也傳曰以中也中則无不正釋爻辭貞字之義

晉初爻傳獨行正也謂聽其摧抑而獨行守正也正即貞義

晉五居尊无可進故不言晉如然得賢人而任之使天下進于隆古之治是即君之晉也大明之君在上衆允彙征雖有妬賢嫉能之大臣然不必更以失賢爲憂也同德相求有得无失以是而往自吉而无不利矣按此爻舊解謂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自吉无不利然以失得爲恤似不可作計功謀利解也但專就人君說使常人占之則此爻爲无用矣必如補義云云乃无獘

離中虛又互坎爲心病因其有恤象故以勿恤戒之

晉初六罔孚裕无咎信于五行屬土四在坤外有罔孚之象坤德寬裕故戒以裕則无咎

上九伐邑如伊川作譬喻語固不得取象之義然若拘于用師則常人占得此爻者无所用之矣故伊川說正不妨叅看

明夷初去上甚遠不飛則上不能傷之矣故不曰明夷于翼而曰明夷于飛垂其翼也

明夷上六去離體㝡遠故不明而晦初登于天二句從上晉卦來言晉之明登于天而夷之明入于地也正釋所以不明晦之故

噬嗑以頤中有物故必噬之而後嗑睽之兩女不相合亦必有間之者故六五亦取噬膚之象

睽四所以言交孚者仍從初爻勿逐自復來蓋以兩坎相遇爲交孚不止同德相遇而已坎彖曰有孚今兩坎相遇故曰交孚

睽三其人而且劓蓋五柔與二剛相易則互巽巽爲寡髮今柔不成巽是剃其髮矣二剛與五柔相易則互艮艮爲鼻今剛不成艮是劓其鼻矣而去髮去鼻皆取下兌毀折之象也

解上震下坎易例自內而外謂之往自外而內謂之來來則坎也有孚心亨雖難已解而不忘厥初所謂其來復吉也往則震也震爲雷迅雷不及掩耳故曰有攸往夙吉

易毋于離艮二卦言譽蓋離文明艮光輝正令聞廣譽施於身之象也

解九四解而拇自是指三程朱所以言指初者以易例以趾象初也不知四入震體震爲足拇在足下猶三在四下故以拇象三也程朱皆不言象只知以拇象初似不確

朱子不信互卦然繫辭傳云參伍以變遂成天地之文固明明言互體矣即如困初爻傳云幽不明也非互體而何

揲筮之法以老陽老陰占故易之取象多取變卦之象所謂爻也者言乎變者也如蹇之利西南以五變則爲坤是其例矣其他如訟之邑人三百戶取坤象蠱之考无咎取乾象尤其顯然易見者學者詳之

夬姤所以取臀象者夬四姤三變皆爲坎易凡言臀皆取坎象蓋坎爲溝瀆流惡者也聖人取象之意如此

賁及損益渙四卦皆自泰否而來者泰否二卦以天地之交不交爲義卦必交而後變也

夬彖傳云所尚乃窮也上乃窮位衆陽之所決者上也一于用武使小人窮而无所之將挺而走險无所不至矣故曰所尚乃窮也

夬五本義云程傳備矣按朱子從程傳處多而謂程傳備矣者只數處蓋伊川于文法全不留心多失于支離漫漶朱子所取數處只是理明辭簡耳

取象之巧者莫如姤初之羸豕與九五之杞蓋豕坎象杞巽象于姤之初五兩爻不合也先儒皆置而不解其解者又皆穿鑿可笑細心人自知之

六陽具足則象之爲龍一陰始生則象之爲魚不必拘

于乾之爲馬與巽之爲雞也
坤六三柔居陽位故曰含章姤九五剛居陽位亦以含
章屬之弗思耳矣
聖傳多取互體如萃三傳曰往无咎上巽也尤其彰彰
可見者
萃上六之不得萃與比上六之不得比同何以彼曰凶
而此則无咎彼爲坎而此爲兌一險一說其卦德不同
故也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六四近君之位王乃後之追稱
當其用亨之時固猶然商之方伯也

三代之後忠臣烈士兵以義舉往往有一敗塗地者此
困之所爲致命遂志也或乃于師彖言必吉而後无咎
其說始于王弼果爾則過涉滅頂者何以雖凶而无咎
乎此尤有關于名敎之大學者不可不知
困二劓刖蓋二下與初相易則爲震震象足今坎不成
震是刖其足矣二上與三相易則爲艮艮象鼻今坎不
成艮是劓其鼻矣而劓與刖又皆取坎爲血卦之象也
此與睽三爻辭可以參互得之
困初三兩爻皆陽位又各爲柔爻所掩故六三之困較
上六更甚

卦之以象名者惟井與鼎然鼎之象傳曰鼎象也井則
傳无此語者何蓋井之所以名井者只以取地中之土
而空之恰與坎巽之中无艮土之象相似故名之爲井
原非拘拘于某爻象泥某爻象泉如鼎之取象云云也
故聖傳无井象也之文先儒不解地中取土之象乃傅
會而爲之說殊穿鑿不足信
鼎九四其形渥先儒謂當作刑剭按周禮剭誅作屋字
解謂不于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爻无此象故不從只
作形狀豐潤之意解蓋安享鼎實以肥其軀正卦象之
所自具者也

他卦元亨利貞皆係在卦名下獨革之元亨利貞係在
已日乃孚句下以從土德起義故也觀此則已日已字
當作戊已之已也審矣
革下離六二爲離之主爻上兌上六爲兌之主爻由火
入金以中央土爲之樞信于五行屬土故三四五三爻
皆言有孚
艮二曰其心不快旅四曰我心不快者何也旅之不快
以巳之不得位也故曰我心艮之不快以人之未退聽
也故曰其心其者據旁觀而言之也
艮三曰厲薰心四當心位此卽指四言非以心屬三也

安溪說似不確總由不明象不言心之故耳艮其限危薰心也聖傳釋經只删去經文一句遂用以釋經者蓋有列其夤句則專就人身言去此一句則所謂艮其限者所包甚廣如君民之分上下甚懸必有爲之臣者居其間而後上下之情通艮其限則君之澤不下究而民之疾苦皆壅于上聞豈不爲心病乎于此益知限字當作分隔解不當作腰膂之名伊川之說信而有徵矣

爻象多取互體如漸言鴻爲鳥隨陽之象尤顯白可據漸三曰婦孕不育五曰三歲不孕皆指二也而有孕不孕之異者二與三比爲其所私故孕而不育二與五應而爲三所隔故不孕也

爻傳往往有以象釋辭者如豐之上六爻辭似只虛說而傳以天際翔釋豐其屋以自藏釋无人奇巧無比若出自後人則必以爲穿鑿矣

豐二爲五陰所掩故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四非爲五所蔽也乃象亦與二同者以其位不當幽不明之故雖其象與二同而其所以取此象者則各異故聖傳特釋之

位不當也言剛居陰位四所爲豐其蔀者非爲人所掩乃自巳之陽明本不足也

旅二云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三與二反只云焚其次喪其童僕而不云喪其資者三正在互巽之中爻三倍之利仍在故也

旅五不取君象固已然終以譽命命謂君命則君象從對面取亦易中取象之一例

巽二用史巫紛若乃爲民請命之實事先儒作譬喻解誤矣

史巫紛若疑有諂瀆鬼神之嫌故爻辭足之曰无咎而聖傳以得中釋之

萃于王假有廟下云利見大人大人卽指五惟王假有廟故利見大人也渙于王假有廟下不云利見大人而云利涉大川蓋王乃在中不動聲色惟用賢以拯渙彼固不自用而用人者也與萃之九五異矣故不以見爲利也

萃渙兩卦彖辭王假有廟同而聖傳釋之則各異此以象求之其義自可曉然而無疑先儒只據理而言徒見其支離耳不足信也

渙象傳風行水上爲離披解散之象固已然享帝立廟禮隆樂備誠至文生與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之象正合

似亦可備一說

剛柔分惟噬嗑及節凡兩見蓋噬嗑之剛柔分則必能斷制而又不嚴酷于折獄為尤宜節之剛柔分則必能撙節而又不至于苦此兩卦之所以特言剛柔分也

小過卦爻之辭多似不可解者然總不出宜下不宜上之義四曰弗過遇之上曰弗遇過之兩爻相對二過其祖與遇其臣對五雲自西郊與取彼在穴對其取象之奇聖傳只以有飛鳥之象焉一句檃括盡之從來无解其意者伊川至疑此語不類傳體其他又不足論矣

凡易中言位不當也皆非善辭小過九四所以言位不

當者非常之事非負剛健之材而又為權勢之所屬者不能為雖為之而不濟九四剛居陰位權勢之所不屬非常之事非所克堪惟謹守常法而已故下文接之以往厲而聖傳于弗過句下先以位不當也釋之

九四之往厲必戒只以權勢之所不屬其才固足以有為也才足以有為則雖權勢之所不屬而機會或有可乘故雖以往厲為戒而又以勿用永貞曉以與時偕行不可一于不往而已聖傳以位不當也釋弗過遇之不特見往厲之所以宜戒並終不可長意已預透矣

三年有賞于大國此爻變則合三五兩爻互成坤有國象合二三兩爻互成震有建侯象離數三故曰三年有賞于大國

遂成天地之文今講家都說成天下之文此非僅一字之誤也學者詳之

不出戶庭聖人以言語慎密釋之取兌口之象也乃猶謂孔子不言象乎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繫辭傳云隼者禽也隼之為禽何待言而聖人特釋之者以坎有禽象三居坎體故特著其為禽以見隼之指三也下文射之者人也亦以五居上卦之人位故特著其為人以見公之指五也後儒

或以公為即指上或以隼為指上皆非是細心人自辨之

弓矢者器也此器字所包者廣大而經天緯地之器小而一材一藝之長皆君子所藏于身而待用于時者也故即弓矢喻言之以起下文之意

乾為馬三男卦皆得乾之一體故震坎皆有馬象而艮獨无者行地莫如馬艮以止為義故不可以象馬也

三男卦只震言為長子三女卦則中女少女備言之以卦有二女同居之文故特著其象于此

廣象八段有卦爻中所有者有卦爻中所無者聖人蓋

欲示人以易之取象只依稀彷彿不可拘執以求之之意或乃從而訾謷之過矣

序卦乃聖人之蘊朱子之言審矣然此傳之作當別有意蓋孔子之時易之傳于世者大都皆顛倒錯亂盡失文王當日所訂先後之序孔子欲從而更訂之而不能必其後之不失也于是不得已乃據理而爲之傳使上下經六十四卦之次第一開卷而瞭如指掌雖時有牽强之弊而亦有所不計也此聖人不得已之苦衷訾儒安得而識之

序卦傳乃聖人不得已而作者先儒或詆其穿鑿以爲

非聖人之書固非確論然如伊川易傳每註一卦輒引序卦傳以冠其首似文王序卦之意果如傳所云云者則真癡人前說不得夢矣豈不可笑

雜卦序次尤不可解今據安溪先生以互體十六卦解之雖勉强可通然終無以見其必然姑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序卦傳六十四卦皆蟬聯而下雜卦則用反對聖人所以序雜卦于序卦後者正見序卦之不可爲典要也易之爲道屢遷合兩傳觀之更可見矣

雜卦終于夬一陰決盡剛長乃終與乾卦一首一尾有以陽爲陰綱之意故聖人取附十翼之後

雜卦自大過以下不用反對若非聖人用韻語爲之作傳雖朱子亦疑其錯簡而欲移置其次矣可慨也夫

桐城葉酉學

易經補義卷一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純陽三畫之卦其名爲乾因而重之健而又健根本盛大而功用不窮故其占爲元亨元大也亨通也貞正而固也利貞者戒其所不足恐其有亢龍之悔也後凡言元亨利貞者倣此其作四德解者特孔子因古有是語而推衍以盡其蘊非文王當日繫彖之本

意也

初九潛龍勿用

對終而言謂之初對下而言謂之上中四爻言二三四五而初上不言一六者一首一尾有包括中四爻之義焉八卦遠取諸物乾爲馬震爲龍此以龍象乾者龍爲純陽而能變化之物且由潛而躍而飛與陽氣之起于地中以次而極于天者其象正相似也初陽在下故曰潛而聖人戒之以勿用蓋陽性喜動或非其時而急于有爲則于潛之義不協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六畫之卦初二兩爻爲地二在初上故爲田坎再索而得男故得乾之二者坎也坎爲雨田得雨以長禾黍而育民人龍之功能表著莫大于田故九二以見龍在田取象聖人在下修身見于世雖未得位大行而教澤及人與龍之在田其象正相似故人皆利見之而此大德之人亦利見九五之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變離爲日三居下卦之終故曰終日下乾之終又接上乾之始兩乾相際故曰乾乾日入爲夕夕者日之餘也天行不息人則嚮晦入晏息乃身雖息而心不

息所謂夕惕若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有危道然能乾乾惕若則雖危无咎蓋无咎據理而言惕則无致危之理故可免于咎也二離于潛有在田之象四近于飛有躍淵之象三則于龍无象可取故言君子文當然耳曲爲之說則鑿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變則爲兌澤有淵象而四正當水口開處龍不安于淵而欲飛未飛必于此試其躍故曰或躍在淵四與初爲正應龍潛必于淵然初不言在淵而于四言之者既潛矣則杳杳冥冥益不知其在淵躍而後知

其在淵也或者不盡然之詞四變爻爲巽有進退不
果之象故聖傳曰進退无恒非一于躍也故不可言
躍龍文言九三言進德修業九四承三亦言進德修
業皆就君子而學爲聖人者言之故兩爻皆曰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六畫之卦五上兩爻爲天龍由躍而進之則爲飛故
九五以飛龍在天取象在人則爲聖人而居天子之
位者建中表正天下之人皆利見之以資其治澤如
龍之霖雨普天也訟蹇萃巽皆言利見大人然此據
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之則必如夫子之師表萬世乃

爲九二利見之大人必如堯之協和萬邦乃爲九五
利見之大人也與他卦所爲大人有別

上九亢龍有悔

剛長乃終故乾上始純而盛極則衰故陽亢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者言陽極則亢在人所以用之者得其道耳蓋
聖人欲示天下以用易之道故于乾坤二卦特增此
一爻以發其凡焉易例以初爲尾以上爲首用九而
得其道則剛柔相濟體雖純乾而自人見之並无所
爲亢龍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其吉也何待言周公爻
辭本意如此後彖傳文言天德不可爲首以及乾元
用九云云另是一意與以元亨利貞爲四德相似先
儒或以孔子之義釋文周之辭失之遠矣

彖傳曰

按易經古本經傳不連中間頗爲諸儒所亂王朱子
仍還舊觀今坊本則仍諸儒移置之次以彖象兩傳
分係于各卦經文之後取其便于講讀于理无害故
程傳亦仍之但有必不可不更正者如彖曰下朱註
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此註原
在彖傳總目之下今既割裂彖傳分係各卦彖辭之

後並不見有傳字則註所謂傳者何指乎故加一傳
字于彖字下則讀者知其爲孔子之傳而非文王所
繫之辭矣象傳亦彷此惟爻傳附象傳後本无爻傳
之名而爻又不可言彖傳也故只以一傳字易之似
較坊本爲勝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以天道明元亨之義大兼下文資始統天而贊其
大也物有氣而後有形生氣之始爲元故萬物皆資
元以爲始也亨卽生之通利卽生之遂貞卽生之藏
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由元而亨也于是資元以始

者飛潛動植各有品類其形雖載于地實皆天之氣有以貫乎其中而流見于外故曰流形流者生意昌盛不假造作之謂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以君道明元亨之義始謂元終謂貞天道之終始卽卦爻之初上惟聖人卽心卽天大明于利貞之成終皆乾元之亨始其六爻之爲潛爲見爲惕以時而成內卦爲躍爲飛爲亢以時而成外卦者莫不有以明之于是象之以布化則乘此六陽與時消息而四方之政行焉蓋君德以剛爲主然不可一于剛也故

云時乘六龍是卽聖人之元亨也御如周禮馭百官馭萬民之馭有斡旋造化之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推其本始曰乾元著其功用曰乾道變如春變爲夏夏變爲秋變而无跡之謂化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生氣之妙合爲和卽元也元之歸根其體冲然而无眹故謂之太和乾道變化萬物莫不得天之氣以成形卽莫不受天之命以成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有定分而无少虧缺而所謂太和者如果仁包裹于皮殼之中凝而愈固又將以爲發育之本是乃乾之利貞也各正句謂利保合句謂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垂拱于上而天下莫不安其性命之常而涵育于太和之內是聖人之利貞也

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彖辭爻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象傳則專釋伏羲所畫卦之上下兩象而示人以學易之要焉天行一日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象乾之健故自强象上下兩乾故不息由勉而安則純亦不已而與天爲一矣乾坤不言重天地不可有兩也乾坤不舉卦名者連下

君子爲文體乾者覆冒无所不周君子不敢言體乾也但其健則君子之所取法者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初夫子于乾坤兩初爻揭陰陽二字以示全易六十四卦凡陽皆本乾陰皆本坤所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雖猶未爲時所用而敎澤之所及者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日新又新反復其所已行之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進而不遂進所謂待時而動也復何咎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如造物之造以聖人而爲天子黎民於變時雍似重新更造一世界如天地之造萬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極則虧故亢則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六爻盡變陽極而返陰貞下又起元元爲天德之首而起于貞故云不可爲首也所謂陰陽无始動靜无

端者卽此義語意與不可爲典要相似其云不可者非戒詞猶言不可爲端始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榦也
文言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藴也元亨利貞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乾元統天于人爲仁仁之統乎義禮知猶元之統乎亨利貞也故曰善之長藴于内爲善著于外爲嘉節文度數之詳无一不極其嘉美是嘉之會卽天之亨也義似不足于和然事得其宜則彼此不相妨害而人心悉協是義之和卽天之利也人守正不移如木之有身其枝葉乃有所附前事既藉之以成終後事又藉之以成始是事之榦卽天之貞也此四句言性之德下體仁四句乃言君子盡性之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榦事
體者所存所發无一不在于仁也既以仁爲體則立人達人无一人不在所愛之中矣故足以長人禮之儀節甚繁有一端之不備卽不可以言禮能凡事皆合乎大中而有以美其所會則動容周旋无不中禮

而人事之儀則足以合乎天理之節文矣物雖萬有不齊而其分願各有所應得能因物付物使咸得其分願公天下之利而无所私則親疎遠邇之間自恩誼浹洽无所乖戾而足以和義矣智爲始條理之事事不得其正與雖正而守之不固皆由其知之不眞也能正而固則事有所藉以立知以成仁堅確者萬事之根猶貞以起元嚴凝者萬化之本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以上申言彖傳之意行此四德卽君子之自强不息也能如是則與乾合撰聖功天德一以貫之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世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世雖亂而吾之心不亂不易乎世也不求名而名轉爲實所掩不成乎名也遯世无悶何世之得易所守不見是而无悶並名之見不存矣樂則行之原不滯于隱也憂則違之決不苟于就也心无意必而又非游移兩可故曰確乎其不可拔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信者言有物謹者行有恒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而猶必閑邪以存其誠焉曰其誠所性而有之者也但爲私欲所汨則誠非其誠矣故閑邪卽所以存其誠也善被一世而无滿假之意則其得愈博積而至于能化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妙惟天下至誠足以當之雖尚未得位大行而君德已具此九二之所以爲大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以心言業以事言心戒其勿欺而无一毫苟且之意則德不期進而自進矣語戒其勿妄有以絕其浮動之端則誠不期立而自立矣二曰存誠誠存于心也三曰立誠誠立于事也德日益進所謂日知其所亡也業日益修所謂月无忘其所能也變修言居者修之而後有業之可居使修而不居雖旋得之亦旋失之矣知所至而心卽與之俱赴是知至至之也根

進德言知所終而功不廢于半途是知終終之也根居業言幾者理欲之方萌可與幾者知行兩相資德日益進則其研幾亦日益精也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至于發而曰可與存義者言身之所踐履至此而心有浹洽處也三居下卦之上德崇業廣則上下皆宜故不驕不憂而乾乾惕若之心仍无已也爻曰夕惕以夕繼日發不息之學此曰因其時而惕因危加惕明憂患之故時危而操心危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上下无常似不安于下矣而非有枉道援上之行進退无恒似不安于退矣而初无願外干進之意君子進德修業亦欲及時以有爲耳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鶴鳴而子和一雞鳴而羣雞皆鳴是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是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先之燥者乾物故火之

然就之龍興而致雲虎嘯而生風物類之相感召如此聖人之于民亦類也飛龍在上而天下有不利見者乎本乎天則上而與天親懸象于天者是也本乎地則下而與地親成形于地者是也各有其類則各有所親聖人道兼天地故萬物亦各以其所覩者親聖人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猶是聖人也而見仁見知亦各從其類而已矣此類字指本天本地者言天地爲物之所本不可以類言也與上六句不同故在聖作物覩句後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名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謂四以下上以自貴自高故賢人皆不爲之用

潛龍勿用下也

用則踰分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言不爲世所用或作去聲讀謂舍則不可爲見其說似泥修身見于世非古人之不得志者耶

終日乾乾行事也

言不但乾惕于心而已進得修業皆其所行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量可而進決之于自世有遇可爲之時而已則无具顧以輕于一往而敗者由不知自試之義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以上而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致災所以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元者天之心九者天之用有統天之德自能以天之用爲用故天下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潛而不見其形曰藏藏則氣愈厚輕出且被摧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如孔子雖不爲時所用而詩書禮樂之教傳之諸賢而聲名洋溢乎天下故曰天下文明合三爻傳觀之始曰德施溥也繼曰時舍也又曰天下文明是夫子明以見龍爲作師之聖人矣抑卽所以自況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因其時而惕故云偕行行卽行事之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凡兩卦之間乃改易之時但上下皆乾疑无所改易

也故特云乾道乃革言雖同一乾而其道則已革潛而爲躍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位正宜天德言其德與位稱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三與時偕行上與時偕極以兩爻各據上下兩體之上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德者具足于已天則者垂法于世　自龍德而隱者至此凡三申爻傳之意說者以德位時三者分屬然或躍在淵三節不言德行事自試不言位時舍且言時矣天下文明不言時乃位乎天德且言德與位矣分屬似不的徒見其支離耳所以申此三節者聖人胸中之義理无窮見一層又有一層故反復咏嘆至再至三其味淡長最宜熟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下又申彖傳之意元大也始也元雖在亨之前然非元自元而亨自亨也當其發生之始而亨之理已具蓋長茂之機卽寓于發生之中而不容已也

利貞者性情也

元亨者萬物之出機利貞者萬物之入機收斂歸藏而乾之性情乃見性是體情是用貞下起元靜中有動故兼情言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彖辭所謂利貞者蓋言其所利者正也今作四德解則利自利而貞自貞不可言其所利者正矣乾始之所利者廣故卽不言所利而贊其大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又贊乾德之大剛則不屈以體言健則不息以用言中謂其用之恰當正謂其體之不偏純則不露其剛

健之跡粹則不雜乎陰柔之私至純至粹而中有精
存焉如米之見青者是也諸德俱備惟九五足以當
之九五固乾之主爻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
發揮乾道之終始而于物理人情旁通曲盡此言六
爻之切于人用也雲行雨施言聖人之德澤如天之
雲雨蓋極贊天德爲王道之本聖人乘龍御天德澤
周徧于以致天下之平而无難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下又申爻傳之意君子之行皆以成德爲之其德
既成則日可見之行矣而所以謂之潛者以其身方
隱而未見其德雖成而行尚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三行字皆作事業解先儒以成德爲行行字指躬行
不知行道而有得于心謂之德德非行不成何又言
以成德爲行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聚之廣見聞以開其蔽問以辨之質師友以析
其裒學之矣問之矣又必涵泳從容以俟其自得
所謂寬以居之也仁本心之全德以是爲行則不惟
實踐于身而已事之實踐于身者愈備則理之虛涵
于心者愈融體仁足以長人由是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而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朱註以陽爻陽位爲重剛然位爲六虛可以陰陽分
不可以剛柔言也吳氏澄曰九三居下乾之終接上
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終當重乾上下

之際故皆謂之重剛其說似得其實下卦以二爲中
上卦以五爲中故三四皆爲不中在天則安于上在
田則安于下上下兩不在故危懼而不安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皆人位而三附于地人之正位也四又在其上
故曰中不在人在上卦之下勢不得不進而嫌于逼
五故欲進而不遽進有疑于進也惕者平時之戒警
疑者臨時之審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天地造化之體日月其精四時其迹鬼神其功用天爲主而地配之日月四時鬼神分司其職曰明曰序曰吉凶皆德之所著見也人與天一理蔽于有我則爲形牿而不相通大人无我與道爲體故生成與天地合照臨與日月合通復與四時合福善禍淫與鬼神合氣機未至心與天通理所當爲卽天之所欲爲也風會既開事與天應聖所必爲皆時之所當爲也本天治物人之不違可知以理御數鬼神且効其靈

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進退在我者也得喪存亡則時命爲之然所以致之者亦未始不在我惟聖人能知之明而處之當既不涉于趨避之私益有以協其變化之妙直與天之盈虛消息同運而不失其正此非大賢以下之所能庶幾也故潛言君子者再必君子始能安于潛亢言聖人者再必聖人始不至于亢知進退存亡不言得喪者舉存亡足以槩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純陰三畫之卦其名爲坤坤順也順謂順乾也重之爲六順而又順故亦曰元亨卽宜以順爲正而固守不變故曰利牝馬之貞說卦坤爲牛以順之體言配乾則隨乾成象而曰牝馬以順之用言君子指占者謂君子而占得此卦有攸往則如下文云云蓋著其爲戒占者之辭以爲六十四卦發凡也陰性雖順或以鬱而生躁躁則先陽陽明陰暗先而離陽則迷惟

後斯依陽有立故得主利之利訓順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謂坤道主于順承而不宜于壯往也觀彖傳云後順得常只釋後得二字不另釋主利則聖人固明以順釋利以常釋主矣人在家則爲主在他人家則爲客客无常而主有常故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也後天卦位西南陰方巽離兌三女皆坤之類故得朋東北陽方震坎艮三男非坤之類故喪朋貞吉而必曰安者貞有健意安有順意卽所謂利牝馬之貞也文王彖辭之本意如此彖傳文言大畧與乾相似

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極而更无可加之謂至故坤元以此贊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卽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卽爲坤元雖陽先而陰後實妙合而无間故曰乃順承天非離乾元而別爲坤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天無所不覆地亦無所不載故曰德合無疆含弘謂其靜翕之時端倪不露而包括甚宏光大謂其動闢之時氣象發皇而功用甚大形以氣流者乾之亨物以厚載者坤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而牝與牡對又屬陰故曰牝馬地類馬非牝不足于柔順牝非馬不能行地無疆以盡利貞之義君子攸行承上文而言君子所行利在柔順正固也朱子云此句本連下絲他要趂韻故說在此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失道不必滚看史記項羽紀至陰陵迷失道蓋從行地起義故以失道訓迷字也後順得常合釋後得主利四字東北喪朋對得言喪朋何以有慶蓋坤以

順乾爲道東北陽方往而從陽無成有終故朋雖喪
而終必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安貞乃地之所以無疆也人能安貞則與地相應矣
故吉
象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之健見之于行坤之順驗之于勢高下相因莫非
順其自然而其厚卽于此可見矣君子象下坤培德
以厚與地同其體象上坤無物不載與地同其用帝
王有帝王之厚德載物聖賢有聖賢之厚德載物敬

義立而得不孤乃君子法地之學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陰初爻故有履霜之象陰氣始凝未幾而澤腹堅
矣聖人示人以謹微之意也大全劉氏曰坤初六在
姤爲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井泉已寒其說
似不確爻原不可以節氣言既有霜可履豈得謂一
陰始生五月井泉雖寒不可謂凝必霜降而陰始凝
乃九月節氣也以霜降之月爲一陰始生則是五月
飛霜矣有是理乎
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由霜而冰致之有漸其始固不可不防然或失之于
初亦未始無補救之道不可遂諉之無可如何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生物之機不可屈撓是之謂直千形萬狀一定不移
是之謂方德合無疆大與天準此坤德之全也六二
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聖人卽以是贊之不習無
不利者言其承天時行無心成化而凡物之欲天和
者卽莫不食地德占者有是德則亦有是應矣
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坤之直方皆于其動處見之不習無不利地道于此

而有光矣乾以九五爲卦主故言天德坤以六二爲
卦主故言地道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三柔居陽位故有含章之象務實而不務名其道
自可守之而不變凡貞多以正包固可貞則以固包
正坤以承乾爲義故或出而從王之事一切皆稟君
之命而不敢自專但勤以奉職悃愊无華其後亦必
有終
傳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章有時而含亦有時而發既不急于求知亦不過于

韜晦此其所以可貞也知不光大者其器量不淺狹
有才而卽欲自見其才其視天下事若皆我之所得
而主持遂銳意直前至于亡身而隕名者多矣雖欲
其有終也得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凝結有括囊之象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旣不
可苟且以逢世又不可矯激以沽名惟退藏不出柔
順自處不露一毫圭角自无咎而亦无譽也

傳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非時致譽譽亦咎也有咎害隨之矣愼者避害以存

道非和光以希榮

六五黃裳元吉

黃本土之正色裳配衣如坤配乾陰居尊位柔順之
德充諸內而見諸外故以此取象他卦多以五爲君
以二爲臣乾坤純粹相配爲應則乾五爲君坤五爲
臣居大臣之位而有中正卑下如黃裳之德故其占
爲元吉也

傳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以黃言黃爲中央之正色外有中色由內有中德
故言文在中也傳文中字本義作內字解確不可易

不必以程傳爲疑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陽極則亢陰極則戰陰勝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
于陰故與陰俱稱血陰陽相爭兩敗俱傷故戰而至
于見血外卦故曰野　梁氏錫璵曰坤初善惡未成
陽能以道御之或陰知以順爲正則由初而進卽爲
二之直方五之黃裳極而爲牝馬之貞若陽失馭而
陰稔惡由初至三陰體已成四則重陰凝閉至上極
而戰矣蓋陰无定體從陽則淑逆陽則慝也雖然亢
之悔戰之傷因極而爲人示戒耳若天道則有亢之

位而无失之悔地道則順乾之戰而无爭之傷故乾
亢于巳至午爲姤天地遇而品物章何亢之悔午至
亥卽地之順承天而有終也何爭之傷然坤順而乾
戰何也蓋陽盛則陽氣達于外資陰助而顯諸仁陰
盛則陽氣專于內與陰戰而藏諸用戰者內戰也克
陰而化之以立命也內戰之道在人有二性之者洗
心內戰而亨屯反之者克己內戰而成復

傳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初曰其道此亦曰其道若道之固然而无足怪夫誰
司控馭而聽其至是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與用九同陰性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爲戒
傳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曰用六永貞
陰小陽大陰極變陽故爲本小而終大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乾剛坤柔乾動坤靜定體也然坤雖至柔而其動也
則應乾成化一出而莫可禦又柔而剛者也凡物之
圓者動而方者靜坤靜則不但其形體方也而其生
物一定不易其德則亦甚方剛即六二爻辭之所謂

直也單舉剛字言地于文不順故以直字代之動剛
即坤之元亨德方即利貞
後得主而有常
後即主利之利言後則得其所主也有常義見前
含萬物而化光
絜齊相見萬物之所說也皆西南之卦往而得朋故
能含物而化光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承得主有常而贊之言其時而西南者又時而東北
皆順乎天而時行故朋雖喪而終必有慶也此以上

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善不善各稱其所積以爲報大而至于弒父弒君亦
以積而成積生于漸漸當辯辯當早早辯則知其所
由來可以折其萌而拔其本矣順與馴同不知不覺
日進日深以至此極也非坤道其順之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坤德之直即人心之本體而爲正之中涵者也坤德
之方即人心之妙用而爲義之外見者也敬以直內
澄心以端其體斯正存而內直義以方外精心以達
其用斯義形而外方敬先義立則能安能慮而義可
入神義隨敬立則常應常定而敬將日躋內外夾持
而循環爲用則其德不孤而大矣　梁氏錫璵曰乾
畫奇奇實爲誠坤畫偶偶虛生敬誠之根心而發者
仁也敬之隨事而應者義也誠敬一心也仁義一德
也惟聖人純乎誠自无不敬純乎仁自无不義其次
必主敬以至于誠坤以合乾爲道也必集義以復其

仁坤以承乾爲分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代爲終之雖終而其有且爲天有則從王者可知矣不言子道者天子繼天人子繼父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運當其泰雖草木亦蕃運當其否則賢人當隱所謂儉德避難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通理釋黃字中即爻傳文在中之中言其中德在內也通則不爲私欲之所滯理則不爲私意之所淆此君子之養德于心也正位居體釋裳字正其在五之位而與其德適相稱不敢過于卑也安其在下之體而致其恭以自存不少鄰于亢也此君子之謹禮于身也惟二有敬義夾持之功故五有身心並著之美暢于四支不言而喻發于事業不見而章美孰有加于是者乎故曰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未離其類而稱血疑于陰獨傷故特著之曰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言兩敗俱傷蓋爲陽危其辭以示戒也

桐城葉酉著

上經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爲屯屯當生物之始勾萌甲拆其機一發而莫可遏所謂元亨也以人事言之有長子之才在險能動自无不亨之理然必以貞爲利蓋貞乃亨屯之本也由內而外謂之往坎在外卦往則入乎險矣故曰勿用有攸往初陽在下成震之主有侯之象故

曰利建侯

彖傳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一索而得男爲震故曰始交外卦坎爲險故曰難生險難也凡亂極將治多難必生如欲曉必驟暗將春而陡寒蓋陰陽相薄自然之理也蹇之卦名以難爲義而屯之卦名不以難爲義者蹇見險而止其意中有險屯則動而不止其意中无險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大有爲之才值可以有爲之時失時不爲轉不得其正矣故曰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之動滿盈正羣雄競起雜亂晦冥之象程傳以陰陽和洽生物乃暢釋之則似解非屯矣草昧之時必衆建諸侯相助爲理而尤不敢荒寧然後合于動乎險中之義蓋耽樂是從必不能動而有爲也不寧亦取震動象

象傳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彖傳雷雨此言雲雷者蓋雷雨之動滿盈與九五屯膏之義不協故特以雲雷二字易之雲布雷作而雨未成陰陽之氣尚未和暢所以爲屯當屯難之世正

君子有爲之時于是先引其綱次理其目以經綸天下之事而屯于是其可亨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爲下震之主爻雷在下而尚未奮出于地故有磐桓之象居謂藏器以待時如太公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所謂利居貞也而文王載以後車會以尚父卽利建侯之義抱才者利于居用才者利于建各盡其道也

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觀爻傳雖字則磐桓爲難進之貌審矣橫渠作桓石

解似誤震爲足有行象行正與居貞對言其占雖以居爲貞而其志則以行爲正也陽一君而二民君貴民賤震一陽在二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互坤民象故曰得民釋初九所以利建之義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當屯難之世雖與五爲正應而邅迴不進以爲初剛之所制故也馬指初震初爻有乾體乾爲馬故以馬象初二與初比故以乘馬取象四之馬亦指初以其與初應也上居五上其馬指五乘馬而馬班如人欲

前而馬欲却也卽爻傳乘剛之義婚媾指五易例以應爻爲婚媾故四之婚媾亦指初也二爲互坤之初爻有女子象與蒙三同匪寇婚媾言二雖爲初所廹然其視五也則以爲匪寇而實婚媾守貞不字雖遲至十年之久而不渝其志也五爲坎之主爻坎爲盜故疑于寇然因初之强以相廹故言寇在彼而不在此也易言十年多從坤起義以十爲坤之成數也此亦以互坤故言十年

傳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爲正應故以字爲反其常道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當屯難之世惟陽剛之才庶足以有爲六三柔爻居動極躁而不能自止故有卽鹿无虞之象鹿指五其不言馬而言鹿者乘馬者人在上馬在下故二四以初爲馬上以五爲馬皆以其在下也逐鹿者人在後鹿在前故三以五爲鹿以五在三之前也又三至五互艮艮爲山五在山上故象鹿卽鹿者謂三欲進而就五也虞謂虞人无應則无虞妄行取困惟入于林中而已震爲蒼莨竹故言林艮爲止故言舍三爲互艮之初爻方事之初卽舍而不往所爲幾也豫二亦

互艮之初聖傳言見幾與此義同秦時有逐鹿之語當本此爻之義蓋當草昧之時羣雄競起如秦失其鹿天下共起而逐之卒之天命不可闇干徒爲聖王之驅除耳幾不如舍此班彪王命論之所爲作歟

傳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禽坎象（凡易言禽皆兼飛走之屬）三欲進而就五有從禽之象釋所以言卽鹿之故三在下卦之上往則入險故曰窮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居四得正又與九五比宜若可以有爲但陰柔之爻與初正應其才不足以駕馭之欲進而不果故亦

有乘馬班如之象然應爻實婚媾也誠降心以相求
而往共輔五則吉而无不利矣
傳曰求而往明也
大臣之不能用賢者固由媢嫉之私亦由其心之不
明故耳明則自能爲國用賢而必不至違之俾不通
矣坎爲通有明象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爲上坎之主爻雲在上而雨未降故有屯膏之
象坎陽爲陰所陷陽大陰小故小貞吉而大貞凶卽
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小過爲重畫之坎故其卦辭

與此相似
傳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互艮光明而爲上六一陰之所掩故曰施未光卦六
爻惟二五言屯以其有亨屯之責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爻言乘馬者三二四皆指初卽爻傳所謂乘剛也上
馬指五坎中爻亦有乾象故上亦以乘馬班如取象
陰極无應進无所之泣甚而至于泣血漣如不止也
血亦取坎象
傳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何可云者有代爲籌度之意言必有亨屯之術豈可
徒憂傷而長自困乎　卦以勿用有攸往爲義故二
四上三偶爻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蓋陰柔之質當屯
難之時欲進而不果也初利于居三宜于舍五雖以
陽剛而居尊位亦止小貞吉而已六爻皆本彖義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坎下艮上爲蒙物之稚者必蒙蒙何以亨坎一陽在中則天性未漓艮一陽在上則外邪未入故蒙有亨道也艮爲少男五居尊位故爲蒙主二乃發蒙者也九二剛中故能以道自重六五柔中故能虛心任賢初筮者對下再三瀆而言謂誠懇以相求並无疑貳之念以雜之也艮篤實故取此象自二至上形似頤頤爲言之所從出者也而兌爲口其上僅一陰此連

排三陰有再三瀆之象互震爲雷雷有時而發聲故初筮告雷有時而收聲故再三瀆則不告二五剛柔皆不當位故以利貞爲戒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艮山之下而有坎水之險內險不可安外險莫能進在人則性爲物囿而又不知向學者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人有真性所以可亨互震爲行二因人可亨之性而行以時中之教蒙所以亨也當其可之謂時時未有不中者卽指下告不告而言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五與二以志相應故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九二剛中爲互震之主又故能如雷之以時發聲而告之適當其可也瀆蒙者有所問而告聽之以耳不以心于是其心愈蔽而其問愈煩至再至三徒取人厭故謂之瀆蒙言其瀆也正其所以爲蒙蒙之中又有此一類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自有良知良能本之于天不必迫而用之也養之

而已養之者不過使之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日就月將而蒙以養得其正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故曰聖功也此釋利貞之義

象傳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者泉有滔滔汩汩流而不息之義行无所阻故君子象之以果決其行流必以漸故君子象之以涵育其德一法坎之流一法艮之止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

柔居初爲下民之蒙而待發者發蒙之道必无遽用

刑之理蒙者无知之謂若不先開其蔽而遽加之刑
昇虐蒙非發蒙矣古人懸法以示民然或視爲具文
而僥倖其未必爾惟于三令五申之後脫有犯吾法
者卽刑玆无赦俾蒙知王法之决難寬貸犯是法必
服是刑庶回心嚮道而不敢更效其尤所謂懲一而
儆百也上艮土剋下坎水有用刑人之象所刑者在
彼所發者在此復何所用其桎梏哉桎梏脫則不用
刑可知蓋所刑之人乃人也非卽蒙也若所刑者卽
蒙則承上發蒙之爻只當言利用刑不當言利用刑
人矣上卦艮爲手互卦震爲足桎梏者拘禁罪人手

足之具初在艮震之下无手足之象桎梏之所不及
者也故曰用脫桎梏刑人本以發蒙若刑不足以示
懲而執此以往則可羞吝矣

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明刑所以弼教故以正法爲發蒙之要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爲卦主統治羣陰有容受之量而不過于剛故吉
以一陽爲羣陰之所歸故納婦吉二所包之蒙卽六
五之童蒙也童蒙决无目君之理故此特係以子明
其爲君之子也童蒙本柔中之姿非愚魯者比故不

但无事于擊蒙所爲利用刑人以發之者亦得[illegible]
必但涵育薰陶以成其材而蒙卽以養得其正而爲
克家之子矣此包蒙之所以吉也凡爻辭于旣斷吉
凶之後而復贅一辭者皆申明所以吉凶之故也此
三字與履三武人爲于大君句相似其不直接包蒙
吉下而必間以納婦吉者納婦爲九二之象若先言
子克家而後言納婦吉則似爲克家之子納婦矣

傳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卽彖傳所謂志應也觀傳以剛柔接釋子克
家則子卽六五之童蒙孔子固明示之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互體坤三爲坤之初爻有女象下與二比坎二自乾
來乾爲金故曰見金夫而互坤之初爻實坎之三爻
也其躬本爲坎之所有故曰不有躬以見利卽動主
不有其躬之女而取之則家道无由而興矣故其占
曰无攸利

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互坤有順德不有躬故曰不順

六四困蒙吝

與兩陽爻非比非應殆柔暗之姿而苦不得其師者

也有終于蒙焉而已故曰困蒙可吝孰甚焉

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屯言君道于剛柔辨貴賤蒙言師道于剛柔辨虛實比應皆柔故曰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彖因蒙爲稚而言童既謂之童則不可以目君也審矣歸妹六五取帝女之象與蒙六五取太子之象其義正同童蒙既爲君之子恐不安于童之分而自是其愚則其蒙无由而亨矣五本艮體篤實而有柔中之德乃天真未漓而能降心以從人者何吉如之

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互坤爲順此爻變則爲巽故曰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二之蒙指五柔中之資兌家之子也故其發之也宜用包上之蒙指三險極不中正不有躬之女也故其發之也宜用擊艮爲手有擊象必上九而始用擊則初六之不利用刑也更審矣坎爲盜上有艮以止之故不利爲寇爲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此二句另作一占不必粘定擊蒙强爲之解然亦无不可通也

傳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合上下兩體而互成坤坤道順故曰上下順也　卦以五爲蒙主二與五應故爲發蒙之師然合全卦論之則凡柔爻皆爲蒙剛爻皆發蒙者也二發蒙以師道故曰包上發蒙以君道故曰擊然不利爲寇則亦宜有包容之量而不一于用剛矣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下坎上爲需以剛遇險不急于進有需待之義在人事如聖功之循循下學而需其上達王道之優游漸漬而需其化成皆需也需以事言孚以心言坎中實故曰有孚乾陽在內由四出穴陰不得而掩之故曰光三客盍進出入自如无所阻滯故曰亨九五居中得正故曰貞吉彖多言利貞獨此及頤蹇旅三卦皆曰貞吉者彼據理而言此以其效言之所以著需道之善也坎爲水故取涉象涉水尤貴于能待故利

涉大川卦辭有利涉大川者八蠱益渙中孚皆取巽象需訟皆取坎象同人取離中虛有舟象大畜取震木行于兌澤之上先儒謂皆取乾象似不確

彖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剛健則于事有輕心而或躁于進亦惟剛健其所守乃有定力而能忍之堅剛健而不陷而孚一紐兩義俱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凡五皆天位也獨于此言之者以陽剛有爲之才而居至尊之位每有求治太急之患惟于此而能需斯尤得需道之善者矣故特著其爲天位而以正中釋之有才而不輕于一試能需而不進則神定氣完乘機赴會動不失時矣隨所往而有功豈止于利涉一事而已哉

象傳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既上升雨自徐降待陰陽之和初非有所作爲也故曰需君子象之以飲食宴樂蓋素其位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而已飲食取坎象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易凡言郊皆初上處事外之象需于郊則去險遠自不至于陷矣但恐不能持久而不變耳待時而動時未至必持之以恒心乃可以无咎也

象傳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水爲有形之險在人則凡分義所不當爲之事皆險也小人每行險以僥倖君子則爲其所當爲者而已故曰不犯難行也恒則足以守吾常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近于水二近于險剛而得中雖近險而不遽進故有需于沙之象卦互體爲兌兌爲口舌故曰小有言

二之中正卽彖之孚貞故吉
傳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下平曰衍有沙之地皆然在人則爲寬綽有餘之意人于不得意之時多憤激不平君子則坦蕩蕩止率其常而已方寸之內含畜深遠絕无憤激之意終焉難去而微嫌自消故曰衍在中蓋從沙起義言平衍之地不在彼而在此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之去水較沙更近至泥而始需則其需已晚三與坎鄰過剛不中是輕進而不能需者也故取此象坎

爲盜寇也三比四應上故曰致寇至
傳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外謂外卦與坎爲鄰故曰災在外災旣在外則非莫之致而至也可知致寇自我則弭寇亦自我故敬愼以處之可不至于敗也初遠于險而不變所守二近于險而其衍在中至三雖災難已廹猶必敬必愼而不敢自諉于无可如何此君子處險之道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坎爲血卦故曰需于血坎陷故二陰爻皆取穴象乾陽由下卦而升于五極于上四爲其所由以出之穴故曰出自穴
傳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爲互離之中爻離二卽坤二有順義坎爲耳司聽者也九五天位而四承之順乎時而聽乎天故曰順以聽也釋所以出穴之故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內體乾陽出穴上升有天德而居天位更不必多所作爲惟優游酒食俟天休命而已貞吉乃彖辭卽因以爲占戒
傳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則能包下三陽以盡需道中正與彖傳正中同押韻耳无他義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四曰出自穴此曰入于穴者陽性向上自四而出不止于四也故曰出自穴有出則有入上變則爲巽巽者入也陽自四出而極于上故曰入于穴陽自下卦來故曰客上與三應乃牽連初二兩陽而來本非上之所期也故曰不速之客來上與三處上下兩體窮極之位三敬雖寇至不敗上敬則客來有終彖傳所謂義不困窮者正指此

傳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柔居陰位當也乃曰不當位者承上不速之客而言以三陽來陰位爲不當也險非陽剛之才不濟今上六雖柔居陰位得陽來以濟之藉客之功以爲功敬之而終乃吉故曰未大失也不能无失但猶未大失耳僅可之辭　卦以剛健不陷爲義故內三爻雖有于郊于沙于泥之異然其不陷于險則一也至四上兩陰爻皆取穴象已入于險矣而四則以乾奮而能出上則以客來而有終蓋聖人示人以履險之道惟忍乃有濟而无定力以持之者鮮不至于敗事也其旨微矣哉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坎下乾上爲訟剛實爲有孚下陷爲窒有孚見窒故不得已而訟然必心存警惕而事得中乃吉若終則凶蓋坎爲心病有惕象上九健體有終訟之象故兩發其義以示戒焉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大人指九五需坎在上乾健臨之見險而不進故利涉大川訟坎在下乾健履之冒險而不顧故不利涉大川

彖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以剛制下下以險伺上或逞其詭譎之謀或恃其强悍之力皆訟之所由興也變剛言健者剛以全體言就訟一事言之則曰健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凡彖傳往來上下皆依古註以虛象言之卦變之說不可從剛來而得中者謂剛爻自上來居二而得中也剛而得中心存儆惕可以得吉矣（雜記內一條宜參閱之）

終凶訟不可成也

二爲坎之主上爲訟之成訟不可成也故終凶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中正指五互巽爲木乘木宜有功乃巽初卽坎三是木入于淵矣故不利涉大川坎陰爻象穴淵與穴類入于淵卽坎所謂入于坎窞也

象傳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坎水生于天一乃一動之後天上水下相違而行故象訟君子以之思患豫防事先謀然後作爭端自无由而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爲險始不无事矣柔居陽位故所事不永不曰訟

而曰所事者猶未成乎訟也訟從言故曰小有言不永所事故不終凶而終吉　言揚屬火故易凡取言象非兌則離此亦取互離象觀聖傳云其辨明也其義更曉然矣

傳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成固不可長亦不可健終故言成險始故言長初與四應卦自二至四互離故曰辨明謂辨說明晰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與五應兩剛不相與本欲訟者幸二居陰位自知力之不敵息訟而歸所爲不克訟也坎爲隱伏故言逋易凡言邑國皆取坤土義坤爲衆三百戶衆也二變柔爲坤完然三偶畫有邑人三百戶无眚之象此與蠱初爻考无咎取象相似彼初變則完然一乾故曰考无咎此二變則完然一坤故曰邑人三百戶无眚兩爻正可以叅互得之

傳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謂歸而潛其形也患至若掇雖欲保其三百戶也得乎反言以釋无眚之義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如食邑之食九二訟不克而始逃歸其邑是不能

食舊德矣六三爻柔承乘皆剛甘心退讓而不與人競故能保其先世之所貽正固自守雖危而終得吉也初无位故言所事三居下卦之上故言王事互離二爻得坤體故王事无成之文與坤三同不言有終者訟不可終也食德似亦取坤象所謂食地之德也坤爲離之母故曰食舊德

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退而旣有以自守則進而必不敢自專故曰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剛不中正宜訟者也然正以居陰位故不克訟與二

同卽命謂從理上乾故言命渝變也安貞坤德巽初
得坤元四變巽故有渝安貞之象卽命則无復訟之
事安貞則並无訟之心矣然則九二變坤其于渝安
貞之象尤切乃其辭不係之于二而係之于四者四
以卽命而不克訟故渝安貞之文以類及之固不可
係之二也
傳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言惕中之義四猶不失之也
九五訟元吉
聽訟特爲政之一事耳乃爻辭單舉卦名並无餘辭

而卽係之以元吉者九五陽剛中正爲訟之主且上
卦爲乾此聽訟之大人卽飛龍在天之大人所爲體
仁足以長人者也若于卦名之外別具一辭轉不足
以言元吉矣
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彖傳據見九五者言之故曰尚爻傳據九五言之故
曰以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互體爲巽巽命有錫象巽爲繩有帶象又乾爲圜鞶
帶也終訟而凶本不當有此錫非意所期故曰或變

兌爲毀折有褫象初不與四訟而四有卽命安貞之
吉三亦不與上訟而上有終朝三褫之凶聖人之示
戒也深矣
傳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非以坎之三爻互四五兩爻則不成巽命由險得故
曰以訟受服也亦不足敬言卽不見褫亦不足敬況
必褫乎爻以禍懼之傳以理愧之義更精矣　上剛
下險爲訟故卦以陰位爲善二四皆陰位故皆不克
訟上亦陰位也其所以有三褫之辱者以其終訟而
凶也初與三皆陽位幸以柔居之故皆曰終吉蓋明

著陽位之不善幸以柔居之故終可得吉耳彖辭言
利見大人者四曰訟蹇萃巽獨訟上體乾所謂大人
者乃飛龍在天之大人也故五之占曰元吉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坎下坤上爲師九二以一陽統羣陰爲用衆之象故爲師師以貞爲本窮兵黷武不足以言貞也而將尤必得其人九二爲坎主有丈人之象出師既正將又得人自有永淸者定之吉而无勞民傷財之咎矣凡言吉又言无咎者吉言其效无咎則據理而言之

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師比皆五柔坤之象爲衆獨師之卦名取衆義者比之衆在內无事安居樂而忘其衆師之衆在外有事

犯難憂而形其衆也衆不可恃能用其衆以正天下之不正則仁義之師孰得而禦之大畏小懷可以王矣可之云者決于師之出不俟其功之成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將非剛則不威剛而或過殘民以逞矣九二剛中旣得爲將之道而又與六五相應君臣一心无復掣肘之患以此順天而動雖若林之衆血流漂杵天下之被其毒者亦不少然救民于水火之中東征西怨而民无不從吉莫吉于是矣又何咎之有哉坎險爲毒坤順爲民從

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伏于地猶兵藏于民王者不區兵于民之外伏至險于至順正地中有水之象容民畜衆似于强兵无涉而不知正君子之顧畏民岩惟恐其爲坎之險而欲其爲坤之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當師出之始兩軍未交何遽至于失律其所謂不臧者謂其立法之不善也初以柔爻而居陽位柔則闇于事機居陽位則剛愎自用其所立之法大都過

于嚴刻而不顧軍心之所安謀之不臧亂是用長故其占凶而聖傳直坐以失律之罪

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而不善人不能從必至于失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在下卦之中故曰在師中謂其爲中軍帥也剛居陰位不過于剛故吉且无咎王指五風雷皆天之號令互體震故亦有命象三四兩爻皆柔王路无壅故曰王三錫命恩禮之渥總由于信任之專所謂剛中而應也上言吉又言无咎者正以大君有命閫以外

將軍主之故得展布四體而于義无可瑕疵也此句
乃申明上文吉且无咎之故
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天寵卽指錫命言任將以懷萬邦則王者用師之本
心可見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衆主也程傳確不可易三與二比而險極不中
正乃偏裨而不從令者也以此行師凶立見矣
傳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但无功而且大无功甚之之辭

六四師左次无咎
柔居陰位才弱而不能進者也知難而退軍之善物
四離險入順畧其才而取宜退之義故曰无咎
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不妄進无得无喪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凡易言禽者多在坎禽不專指飛鳥凡狐兕之屬皆
是蓋以中一陽爲禽之身初三兩陰四畫爲禽之四
足也本卦九二坎體顧于五言禽者六爻初二兩爻
居地位二在地上故言田田有禽言九二有禽也利

執言五變艮爲手有執象境內之寇不執不可命將
出師本无可咎但委任不專旣使長子帥師又使衆
人分主其事則雖正亦凶矣互體震爲長子衆視之
爲丈人自五言之則長子也弟子年少而不更事者
之稱卽指六三而言六五柔居尊位故以委任不專
爲戒
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衆主有使之衆主者若不從伊川解則聖傳使不當
也句其義不可通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順極變艮爲止有止戈之象論功行賞開國承
家亦取坤土之象君德貴剛五柔故弟子輿尸旣歸
其咎于使之不當而此復戒以小人勿用
傳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爵命所以報功小人有功而戒以勿用者蓋小人之
才只可以供驅使之用而不可膺廟堂之選也聖人
爲教之意深矣　兵凶戰危非有陽剛之才而又不
過于剛者不足以勝帥師之任故惟九二一爻爲吉
占其餘柔爻皆无當于帥師之任者也然其中居陰
位者差勝故六四雖左次然知難而退亦尚可免于

咎若以柔爻而居陽位則初三五皆有凶象雖六五柔中又下應剛中之賢亦或以使人不當十羊九牧以致僨事蓋以其居陽位故往往剛愎自用不自知其才之不足轉不若居陰位者之能任長子而告成功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坤下坎上爲比一陽居尊下四陰悉比而從之有一人首出天下歸心之象故吉原筮再三詳審之謂爲比五諸爻而設本義以原筮屬筮者似不確元者天道也永貞者地道也必審求具此德者而從之則无咎所謂臣亦擇君也不寧與屯彖傳不寧同義方來與尚書梓材篇方來同義上則不敢荒寧下則各以方至故聖傳云上下應也羣陰皆至獨上六一陰處險之極不來而後其凶可知夫指五朱子云陰是婦

陽是夫上成畫在五之後故云後夫

彖傳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朱子云疑衍文輔猶亢龍无輔之輔坤體在下故曰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剛中謂五體仁以長人而永貞不渝非剛中者不能五有是德故比之者无咎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前云下順從单據下言此云上下應則兼上言惟上有元永貞之德不敢荒寧而下乃應之而各以方至

也陰之從陽如婦之從夫上後夫而不來則比道至
此而窮矣上爻故曰窮
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之附于地猶萬國諸侯之附于王先王欲以一身
比天下惟有分土列爵而與諸侯相親諸侯自各撫
循其民人以與天子相比此封建之法所以爲王者
比天下之要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去五最遠宜有咎然方比之始于儔類猶一无所
暱惟本此誠信之心以與天下相見所謂有孚比之

也何咎之有缶瓦器坤土陰虛之象積孚而至于盈
缶則信于友者必獲乎上不但无咎而且有他吉矣
他指五吉來自五非意所料故曰有它　信于五行
屬土故易凡言孚多取坤象
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孚爲本方比之始涉世淺而天眞未漓故但舉
初六而不必更言有孚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四比五故曰外比之二在內卦不可與四同文又
不可云內比之也故曰比之自內謂自內卦而比五

以別于六四之比五也
傳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比外疑于自失傳特明君子守已之正
六三比之匪人
陰皆比陽而上獨背之三處應上之位非其所當比
之人也故曰比之匪人
傳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有悲憫之意蓋凶咎不待言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柔居坎體疑于陷下而與初不相應故外比于五二

應五四承五而比之其占皆曰貞吉蓋五居尊位比
之者尤以上交而諂爲戒也
傳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賢旣當比上亦宜從故第以貞爲吉而不必爲已甚
之行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以父母斯民爲已任生養敎誨惟盡其所以比人之
道以爲其所當爲而不問人之比不比所爲顯比也
卦下坤上坎爻互艮坎爲水艮爲山當山水交會之
地禽獸坎象衆多坤象狗艮象馬坎象駢集有王用三驅之象

三驅者三面驅禽入圍前開一面使可逸去所謂天子不合圍是也前禽象上一陰後夫故曰失邑人象下四陰坤體靜故曰不誡蓋王者顯比之公不亟亟于人之我歸而天下自不期而化所謂奏假无言時靡有爭者其氣象如此比與師皆有禽師之禽在內境內之寇也故利用執比之禽在外化外之民也故去亦不追　顯亦取互艮光明之意

傳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以不偏爲正柔承剛爲順乘剛爲逆邑人之不介

以孚由上之中德有以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易例以上爲首陰皆比陽而上獨背之故曰无首

傳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釋所以凶之故　五爲比之主爻初有孚二應四比故三爻皆吉其桀驁不馴者三與上有同罪而三不言凶者聖人所以嚴首惡之誅也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下巽上爲小畜陽大陰小以陰畜陽故謂之小畜凡剛健之人惟巽順足以擾之而使之就吾之範然其力固不足以制之也畜久必通如上九之既雨既處是已故曰亨雲自東向西恒雨自西向東則否巽爲風雲之行風使之也自我西郊正申明不雨之故我據彖象兩我字指本卦主爻而言此以一陰爲卦主我字亦當指四二三四互兌兌位正西故曰自我西郊也雲雨皆坎象此上下體无坎而言雲雨者澤

上于天而不下降水氣上騰有密雲不雨之象蓋坎與兌皆水也故取象同雲之行由于風而不取風象者風主散與畜之義不協故也

彖傳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衆剛一柔情易投居介得位勢更便上應者謂上兩爻下而同其功下應者謂下三爻上而戢其健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者畜之體巽者畜之用剛中謂九五剛卽健剛而不過卽巽也乃者難辭言四之所以能畜陽者由九五之剛中志行而畜乃有亨道耳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與上同陽尚往而不爲陰所畜其甘澤之所施尚未能霑及于民也前曰志行要其後而言之此曰施未行據其現在而言之也

象傳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陽方爲陰所畜而風以散之此密雲之所以不雨也文德如威儀文辭皆是比之道義特所畜之小者耳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性向上本不爲陰所畜初與四雖爲正應而去之甚遠且有兩陽開其前故能復其自所當行之道也

彖傳曰尚往往則不可以言復嫌其有躁進之咎故不曰往而曰復且曰何其咎蓋深著其往之正所以爲復也安得以其躁進爲咎乎故吉（何其者疑于有咎而急白其不然之辭舊解確不可易）

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不爲陰所制乃義之所當然也

九二牽復吉

二與四漸近以其剛中亦能不爲所畜與初牽連而復其所其吉可知

傳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陽爲陰所制則失其所以爲陽

九三輿脫輹夫妻反目（平庵項氏曰舊作輻非當作輹輹車軸轉也）

得坤之中爻者離也坤爲大輿此互離故亦取輿象輹在軸上載輿而行者也大壯九四以變坤之初爻爲輹此以互離之初爻爲輹其義正同三與四比剛而不中變兌爲說非正應而說之遂爲其所畜不復能尚往矣故有輿脫輹之象脫亦取兌毀折義互離又爲目三與四比而剛柔相反故曰夫妻反目

傳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反目之責究歸于夫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上卦三爻皆畜人者也六四以一陰當三陽之衝巽爲德之制彼縱受制此亦被傷而其心亦不能无所警惕也兩相合之謂孚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六四與九五合志畜陽故血可去而惕可出而其占可得无咎坎爲血卦爲心病血與惕皆坎象本卦互離離爲坎之錯卦水火相息相息則相反故云血去惕出

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中虛五中實皆有孚象故曰合志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有孚謂中實也攣固也易例剛爻爲富四切比爲鄰富以其鄰者謂其助陰畜陽使風不能散而雲得成雨此小畜之所以有亨道也彖傳所謂剛中而志行者正指此

傳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與六四合志非徒自有餘而已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九五助四畜陽至是陰陽和而既雨矣下三爻乾性向上至是陽不進而既處矣德孚也謂由四五兩爻

皆尊尙孚德久而滿積故至于此也然陽爲夫爲君子陰爲婦爲小人陰盛至能畜陽是爲婦凌其夫雖貞亦厲矣陽至爲陰所畜則君子亦宜知止若征則凶矣坎爲月上變則爲坎故有月幾望之象

傳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道之成由孚德之滿也疑卽陰疑于陽之疑月幾望故曰有所疑　小畜而亨則既雨矣下云不雨與亨義似悖不知亨原在既雨之後若當未雨之前陽固不爲陰所畜也陽不爲陰所畜雖尙往不能成雨然得陽道之正故初二兩爻皆吉三以比四乃有夫妻反目之象及四五兩爻合志血去惕出陰陽和矣而上九反以貞厲征凶爲戒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如此觀彖傳云剛中而志行乃亨乃者難之之辭則小畜之所以致亨者傳並不歸功于一柔之得位也

孔子之意其卽周公之意也與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下乾上爲履天澤懸絕如貴賤等差截然而不可紊故爲履乾剛象虎虎未有不咥人者然以兌說躡乾後則不見咥而反致亨蓋禍難之來惟禮可以已之而嘉之會卽亨也處憂患九卦以履爲首卽此義

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說而上應乎乾如遇剛暴之人而柔順以處之自不至于攖其怒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言五非以威淩下其陽剛中正德與位稱故履之不疚而且光明也禮于五行屬火故曰光明俞氏曰以剛居五不止一卦獨于履言帝位者履乃辨名位之卦也

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尊地卑乃否以閉爲義而不重上下之分者地乃天之配不可以上下言也水之瀦者爲澤尤地之最下處故以上天下澤爲履而君子象之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焉

初九素履往无咎

彖以履剛爲義爻惟三四與彖同餘皆以自履爲義素者无文之謂卦互離離有文明之象初在離下故曰素禮以質爲本也初陽在下天眞未漓率其素履以往雖椎魯少文而亦何咎之有

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人皆惡樸而喜華素非其所願也獨願而獨行之所爲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變震爲大塗履道坦坦之象歸妹九二亦互離之初

爻其占利幽人之貞與此言幽人義正同蓋離爲文明之卦而初陽爲中陰之所掩如賢人而欝結在下其英華不甚表見者故以幽人象之九二剛而得中貞以自持不以上无應而渝所守其吉可知

傳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亂由自于人何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歸妹初曰跛能履二曰眇能視而此于三爻合言之者跛眇皆取兌毀折象互離爲目互巽爲股三皆爲其主爻故也彼言跛而尚能履眇而尚能視喜之之

辭此言跛而自以爲能履眇而自以爲能視惡之之辭三不中不正寘行犯難而强其所不能故其象如此履虎不咥以履之者兌說故不咥三變乾失兌義矣又卦象兌爲口而三適當其缺故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言騁其粗暴之氣肆行于大君之前與說而應乎乾之義相反此其所以有咥人之凶也君曰大君見其威之不可犯也于此而以粗暴之氣承之未有不獲禍者矣凡爻旣斷吉凶之後而復贅一辭者正申明其所以吉凶之故也蒙二曰子克家其文義與此相似巽初爻曰利武人之貞此爻亦互巽之初

爻也故亦取武人之象蓋外有亢厲之容而非義理之勇其內實不足者武人也巽之一陰在內而兩陽在外其卦象正足以擬之大君上乾象

傳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自以爲能實則不足爻不當者四成履在三故獨言之志剛以三居陽位故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六三之履虎尾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九四之履虎尾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四處上下體交代之地三逼乾四逼五故皆以虎言之九四以剛居陰故能知所警戒而終可得吉

傳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犯難而行固有咥人之凶然亦非退縮以自全而已故曰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乾下兌上爲夬積剛以決柔也今乾上兌下五爲乾主而下承之以兌有惟其言而莫予違之意故爲夬履謂決其履也古之聖人才足以斷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人之意若拂衆違下犯難直前雖所行

者正亦危道也況未必正乎

傳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言其決行不顧者以其正當尊位也爻戒其所履傳破其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然天道遠人道邇不必考之于天也但視吾之所履何如耳旋返也謂其下與三應也三兌口出言而上與之應有言行相顧之象其吉可知三爲互巽之初爻故曰元吉

傳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所履未成天心亦尚未定元吉在上則大有慶矣

履以五剛一柔成卦剛患大過故以居陰位為善三有咥人之凶五有夬履之厲雖初在卦之下素履而往亦僅免于咎而已二貞吉四終吉上元吉蓋禮以卑遜為本過剛則與兌說之義悖故以居陰位為善也

易經補義卷三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為泰天上地下天地之定位也卦以乾陽下坤陰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象故為泰陽大陰小由內而外曰往由外而內曰來陽本在上陰本在下今陽下陰上故曰小往大來泰否皆先言往後言來者陰為內主陽无自而回陽德不失陰何由而入吉而又言亨者陽方進而未已既吉而後猶亨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與否之彖傳同文泰否有天運有人事故兼舉天地上下以天運言陰陽不能相无天地交固泰即天地不交而貞下起元其否正所以為泰也以人事言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健順剛柔皆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則剛健而難合小人則柔順而可喜也一消一長而否泰係焉惟內君子而親而近之外小人而

而跡而遠之則泰可長保且將胥天下之小人皆化而為君子矣

象傳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陽唱陰和為交故不曰地天而曰天地裁成輔相后之責故不曰君子而曰后氣化流行天之道經緯交錯地之道為之治歷以明時辨方以正位是為裁成天地之道陽温陰肅天各有所宜高燥下濕地各有所宜為之順序以奏功因勢而利導是為輔相天地之宜裁成輔相于是天下皆得遂其生而復其性所

以左右民者不外是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根相連而生拔其一而其根之相連者並起三陽在下連類而進故有拔茅茹以其彙之象衆正盈廷相助為理其吉可知大過初爻巽巽為陰木取象于茅泰初爻變亦巽也故取象同

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泰之時内君子而外小人三陽雖在内而其所以連類而進者以其志不忘在外之小人欲其胥化而為君子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居應五之位乃大臣而任保泰之責者也泰以乾合坤而成卦凡保泰之道皆于卦象中具之如天之形常包乎地之外有包荒之象則其量之足以有容也此爻變則互坎為水陽性奮發而前无所阻有馮河之象則其力之足以有為也三柔在外而内剛皆與之相應有不遐遺之象此君子之所以雖跡遜而必庸也三剛在内而外柔不得而相于有朋亡之象此小人之所以雖親暱而不貸也九二剛而得中與六五正應故曰得尚于中行

傳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于中行則自不至有因循之弊遐者自能无所遺朋亦自不為所溺矣下乾故言大變離故言光大而不光則明不能照而所行之不合乎中者多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者必陂往者必復國家每當極盛之時而蘖芽已伏于不覺此天運之所為一治一亂也保泰之道必艱危以操心貞固以幹事儆戒无虞而不遑自逸如

是庶可得无咎矣孚如大壯征凶有孚之孚言平陂往復之道雖可信其必然而不爽然勿以此爲憂也惟一于艱貞盡人事以聽天命天必且佑之而于食有福矣三爻變兌有口象故言食

傳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陰陽相接之時雖陰已欲來而陽尚未往猶可挽回之以人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羣飛貌陰虛爲不富鄰謂五上兩陰不戒以孚先儒謂小人合交以害君子果如其說則宜有凶咎

之占矣且小人合交以害君子豈可言不戒以孚耶按彖傳內君子而外小人雖堯舜之世固不能必天下之盡君子而无小人也但是運方泰小人皆安于在外不但无害于君子且其才皆有可用方將同心協力以贊太平之治此所謂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也解之六五云有孚于小人即此義豈合交以害君子之謂哉其不言吉者小人雖暫時爲君子用究難保其終之不爲害也或又謂四虛心以下賢爲大臣保泰之道其說更不足信存而不論可也

傳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陽實陰虛三爻皆陰本不與君子類故曰皆失實也不戒以孚者謂小人化而爲君子皆出于其心之誠然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柔中之德而下任九二剛中之臣以貴下賤有帝子下嫁之象稱帝乙者京氏易載帝乙歸妹之辭程傳謂至帝乙而後成婚姻之禮是也其必言歸妹者卦互體二三四爲兌三四五爲震兌下震上爲歸妹聖人取象固卦體之所自具者也以祉者以此受福也從坤土起義故曰元吉道備于二功成于五二

不敢居六五能用二也

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忘勢以下賢由其得中而行其心之所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掘土爲城其下成塹即隍也城圮而復于隍猶治道隳而泰之轉而爲否也剝象傳云山附于地其取象與此同義坤衆爲師當泰極否來之時豈可復勤民于遠上變則爲艮止故曰勿用師即夬彖之所爲不利即戎也互兌有告象在內卦故曰自邑告命即夬之所爲告自邑也聖人于一陰在上示戒猶若此況

三陰在上乎令不行于天下僅自治其私邑而已雖正亦可羞

傳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由命亂而城遂復隍告自邑處泰不遽否　初拔茅而以其彙四不富而以其鄰二五兩爻正象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也泰至三而否之機已伏泰至上而否之勢遂成上下體之相應如此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匪人二字乃卦象其說詳具雜記內

坤下乾上為否往來大小俱見前否之匪人者當泰去否來之時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所以至此極者總由于賢人在野僉壬盈廷自卿尹以至百執事无一克盡人道之人所謂否之匪人也不利君子貞連上為文言此匪人不利于君子之正道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不知君子之貞即當天地閉塞之時亦无有不利者所不利者小人耳若去此三字但曰否不利君子貞則是聖人教人以不為君子矣有是

理乎泰先言小往大來否必先言不利君子貞者以世運之否歸其咎于人謀之不臧也

彖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則曰天下无邦何也普天之下人各異心分崩離析无一人而為王臣矣故曰天下无邦不曰健順而曰剛柔者析言之健與君子類順與小人類統言之則健順皆美德也故否不曰

健順而曰剛柔

象傳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否之時祿即難之媒可得而榮之則亦可得而殺之矣君子儉德以避難難弗及祿亦弗及君子之儉正君子之貞也夫亦何所不利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三陰在下連類而進得坤之初者巽也故亦有拔茅連茹之象初位在下惡猶未彰貞則吉而亨矣泰爲君子言故止言征吉否爲小人言故必戒之以貞也泰只言吉而否兼言亨者萬物不通爲否否疑于不

亨故盡其辭以爲小人勸也

傳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初應陰僅以外體言之而曰志在外否初應陽則以乾取象故曰志在君王臣之蹇蹇匪躬可云志在君小人之不得則熱中亦可云志在君也故必以貞爲戒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而中正與九五正應蓋以承順爲志而不露其迹乃小人之猶畏清議者也當否之時而猶畏清議小人之吉道若大人則恥于容悅不與小人同

進儉德避難身雖否而道則亨也不曰君子而曰大人者陽大陰小故承彖辭大往小來之文特以大與小對舉見其一吉一否乃陰陽消息自然之理也九五言大人亦此義　朱子曰易于否泰二卦屢用包字必有取象處然不可曉不知包字不過從天地起義豈有甚深難解者哉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天之氣實貫乎地之中故天包乎地之形地亦包乎天之氣兩相包故兩相交也惟天包乎地之形故周公于乾言包曰包荒謂善惡不齊之等也其所包者實亦如天之所包者地之形也惟地包乎天之氣故

周公于坤言包曰承曰羞謂承順羞恥之意也其所包者虛亦如地之所包者天之氣也聖人取象不過如此故曰象也者像也言約畧形似不可拘執以求之也姤言包魚包瓜亦取陽包陰之義

傳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與小有陰陽之判其羣自不得而亂之也

六三包羞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羞則可進于善矣旡如小人雖有愧悔之萌而本心之明不能敵其利欲之蔽往往隱忍而卒至于旡所不爲所謂包羞也六三以柔爻

而居陽位故其象如此而聖傳以位不當釋之

傳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近乾陽愈形其醜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承上二爻而言之也蓋小人之務爲承順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總由誤以人生之富貴利達可以貪緣而得造物者皆不得而主之耳四入乾體又互艮爲止故凡事只盡其當然以聽其自然而一切計較之私智不生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如是尚何咎之有哉疇離祉者九四居大臣之位且將化天下之小人爲君子也有字着力言其意中有命也

傳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事不踰其分志則在乎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爻之三陽皆以治否惟九五中正其力足以有爲故能休息天下之否而吉也五變離中虛故有其亡其亡之心而國勢遂安固而不搖也卦互巽下坤木根著于土苞桑之象此二句申言大人所以吉之故

傳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六二之大人徒有其德九五之大人則有其位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否猶所所未盡傾否則无復留餘當其否時物情欝而未暢一旦傾之如沉疴之去體喜何如之

傳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一日不傾則泰一日不轉蓋爲休否之大人言之恐其九仞之虧于一簣也　泰三即以時之將否爲戒而否三則不言時之將泰者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故致治難而致亂易非有陽剛中正之君凜其亡其亡之懼固不能保其否之必傾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下乾上一陰居二而上下同之故爲同人同則易涉于私然以一陰而同五陽无一與巳爲類者有同人于野之象野人固不與巳同類者也至公无私而其亨可必矣離中虛有舟象乾健故利涉不曰利貞而曰利君子貞者同人宜于野而不宜于宗然苟同其所當同則古人有內舉不避親之義正不必以于宗爲嫌也惟君子能不避嫌故曰利君子貞言以通權達變爲貞非徒固守其正而巳

彖傳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位謂柔居陰位五爲乾主應乾則五剛皆同是大同也故曰同人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以自然之運言之則曰天行以剛健之德言之則曰乾行夫固各有所當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文明則能洞悉人情健則能克去巳私中正則无黨同之失二五以應爲同不以于宗爲嫌所以爲君子之正道也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正者天下之公理得其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

象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物各有族君子法乾覆之无私而于其同者類之法離照之有別而于其異者辨之審其異乃所以致其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以內則有私同人于門則无私初无應是同人于

門者也故无咎六二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陰故曰門

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言門則未辨內外也故特釋之曰出門同人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五尊位二本不敢言宗因其應巳而同之如人臣之恃夙昔見知或有潛邸舊恩者雖曰同于君而不啻同于宗矣卦之義于野則亨故于宗則吝

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言不問其中正與否但同人而一有所私卽爲吝道

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乾爲金離爲戈兵故三四五三爻皆以武事取象卦惟一陰五陽皆欲同之三尤相比而二與五爲正應三懼五之奪之也故伏戎于莽欲與五敵又升于高陵以望之終以勢不敵而止二爲互巽之初爻故象莽此爻變則合二四兩爻互艮五在艮山之上故象高陵伏戎不興亦以互巽有不果之象也離數三故曰三歲

傳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不言中正而言剛者勢以理强非三之所能敵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離外剛有墉象四亦欲同二故乘墉而欲攻之乃攻之而弗克者蓋居陰位而不過于剛故理不直而能反諸已也以理制氣故吉

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四兩爻與訟之九二九四相似九三不興以詘于勢與訟之九二同九四不攻以絀于理與訟之九四同兩四皆吉聖人許人之改過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陰柔以下同上故有于宗之吝五陽剛以上同下故直言同人先爲三四所隔故號咷後以大師克之得與二相遇故笑五變則爲互兌故有號咷及笑之象

傳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理直故忿激而號咷大師之得遇君子以其能克小人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五陽皆欲同二而上去二最遠有同人于郊之象雖

不得二而同之然身處事外下无應與故亦可免于咎也

傳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謂不得同二也　同人宜公不宜私應爻爲宗固有吝道然中正相與究不得以宗爲嫌也惟是三四兩陽亙于其中據兩象觀之二與五自有不能遽同之勢故此兩爻獨不言同人伏莽乘墉象之所具固事之所必有者也然伏莽者究不與乘墉者終弗克自古明良无終不合之理先號後笑大師克而相遇矣初上兩爻皆處事外故有于門于郊之象其

所以无咎而无悔者一則不爲族黨之所牽一則不爲燕朋之所溺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乾下離上爲大有陽大陰小小畜一柔居四衆陽究不爲其所畜故仍本一柔言之曰小畜大有一柔居五衆陽遂皆爲其所有故即舉衆剛言之曰大有離明應天盛德在火故曰元亨

彖傳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尊位指五二五皆中中而得尊位則其中爲大中德以位伸上下合而應之衆陽皆爲其所有矣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傳獨此言其德蓋大有勢極其盛而其所以元亨者在有剛健文明之德故特著之曰其德見在此而不在彼也伊川破王弼註義正如此剛健內蘊文明外照剛健而不文明則果敢而所行之不合宜者多矣乾體在下五應乎二故爲應天應天之妙用存乎時天有時而本其自然者以爲運人奉時而循其當然者以爲行先後悉當其可復何阻滯而不可通者哉同人曰應乾與天合其德也此曰應天居其位而行天道也

彖傳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所有既大品類不齊君子法離之照而善惡毋使相混法乾之健而遏揚在所必行命兼理數以理言之則有善而无惡以數言之亦惠吉而逆凶君子之順天休命亦如離之順天而時行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居卦始猶未出而應世也故言无交无交則无害而亦匪其咎也蓋无交嫌于卦義不協故特言非其咎乃其時位使然也然處富有之初雖无交无害若稍自恃其无害而不安于无交則本匪咎者或轉而

有咎故以艱則无咎警之

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爻傳獨大有初上二爻皆舉卦名者蓋世運之盛不遽盛其始必艱危以自警而不敢妄有所希冀故聖傳于初九特著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言其宜于无交正其後之所以厥孚交如也以漸而盛者斯盛不遽衰故聖傳于上九又特著之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言保其有之不易必如大有之履信思順乃能保其所有而為天之所祐也其旨微矣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當大有之時居應五之位天下之事萃于一身任大責重為大車以載之象由內而外之謂往剛而得中往應九五故可免于咎其不言吉者盛滿難居愆尤易集无咎即為吉也坤為大輿此爻變則為離離二得坤德之全地道即臣道也故以大車取象

傳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二有中德故積而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居下卦之上與離明相接是居公侯之位而近天子之光者用亨當作燕饗之饗九三變為互坎有飲食

象當大有之時君賦蓼蕭臣歌魚藻黃朱筐篚之陳玈矢彤弓之錫極一時之榮遇此豈小人之所能堪乎所謂小人弗克者言其滿而必溢德不足以稱其遇也九四剛居陰位故雖盛而弗居九三剛居陽位故用亨而弗克二爻正可以參互得之

傳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福逾其量則災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處有而以剛明乘乾又居近君之位其盛極矣彭盛貌詩云四牡彭彭承九二大車以載之文故言彭也

匪其彭則謙而不敢自居故可免于咎

傳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等威之辨人所易明四本離體故當局而不迷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爲離二得坤德之全故曰孚上以孚感下以孚應一心一德上下交矣而君臣之等威仍不失蓋五本離體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所謂德威惟畏也故吉

傳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應五雖衆陽之志而五能發之易而无備謂坦易豁達而无猜嫌防備之意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居有之極功德之盛至于格天有之極大而无以復加者也安溪李文貞曰六五虛中之君而上九在其上有尊尚賢人之風故繫傳釋此爻乃合六五而並釋之蓋六五之居中爲履信質柔爲思順尊尚上九爲尚賢以上爻終五爻之義易之如此例者極多也按安溪先生此說較本義似勝且大畜彖傳剛上而尚賢亦以尊尚上九爲尚賢也五君位其晝在上九之下以尊尚六五爲尚賢于理不順

傳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盛極必衰獨大有能保其有至上而猶吉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祐之安所往而不利哉　大有吉盛之時惟以盈滿爲慮陽位不若陰位之善故二有攸往四匪其彭皆曰无咎至上九无不利又不止于无過而已若初則必儆之以艱三則戒之以小人弗克皆以其爲陽位故也五雖陽位而柔中之德履信思順不可謂不如上九也故自天祐之之文爻辭雖係于上而不係于五而繫辭傳則合兩爻而並釋之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艮下坤上山高而屈于地謙之象故爲謙謙受益自有亨道坤大終艮成終故謙有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君子之所以長守其富貴也卽謙有終之謂

彖傳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氣下降以濟地之不足光明謂化育昭著而不可揜也地卑而氣則上行下濟卑謂謙光明上行謂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月盈則生魄而盈者虧坎盈則注下而盈者變驗災祥而鬼神之禍福可知稽從違而人情之好惡可見位尊者以禮自處而聞望愈顯位卑者敬人而人亦莫敢不敬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象傳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只取卑下蘊崇高之意或以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則坦然而平剛則崛然而起山卽地形自然之勢而非有加于地之外山形卽地形也故曰地中有山其說非不工但卦象中字乃竪說如或所云中字乃橫說矣恐不如仍舊爲妥裒其多而益其寡高者不使過高則高而不亢卑者不使過卑則卑而不偪皆稱其事之宜以平其施君子爲己治人之道剛克柔克總歸于平而已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彖爻皆言君子以其有合于君子之道也柔居下故曰謙謙互坎有川象凡言利涉大川者大都勉人不避艱險之意多謙則无此意故不曰利而曰用言用此以涉川亦吉道也

傳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言謙以養德非以涉世也

六二鳴謙貞吉

初以謙自牧二則有聞于人矣柔當位故曰貞吉互體自三至五爲震震善鳴三爲震之主爻二比三上應三故此兩爻皆曰鳴謙其三四五三爻反不言鳴者三爻皆震體謙不可以自鳴也

傳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有中正之德故其謙出于中心之誠然非特聲音笑貌而已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卦主故與彖同辭互坎爲勞卦故曰勞謙所爲

勞而不伐也亨者吉之始故彖係有終之上吉者亨之終故爻係有終之下

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一陽爲羣陰之所歸猶君子爲萬民之所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

不曰撝謙无不利而曰无不利撝謙者六四居近君之位柔而得正其无不利者乃據本爻之德而言若繫撝謙之下則似專就撝謙一事而言其无不利矣撝如發揮之揮互震爲雷有鳴象六二上六兩爻與震比故皆曰鳴謙下艮爲手有撝象六四與艮比故

曰撝謙九三勞而不伐其勞幾爲其謙所掩六四能發撝其勞而推讓之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也

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言止順乎理之所宜而已彼謙以沽名或謙以避禍皆不可以言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諸爻皆係以謙獨六五不係謙者柔中之德虛心任賢其謙自不待言也柔爻故曰不富與泰四同鄰謂九三以者倚任之意六五柔而得中故能倚任九三之賢也君德貴剛柔居五位疑不足于剛故以侵伐爲利而以謙用師亦自有受益之道也无不利與六四同虛心任賢人君治天下之道莫大于此操得其要攸往盡利故卽侵伐一事而推及其餘焉

傳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言因其不服而侵伐之起下志未得意　三爲卦主就此一爻論之故有勞謙而萬民服之象若就卦之全體論之則上下五陰而九三以一陽橫亘于中正艮之所謂列其夤也故有邑國不服之象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處謙極而有聞故亦曰鳴謙五曰侵伐周禮大司馬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主一事而言之也上曰征如禹之征有苗總其罪而言之也坤爲地爲衆言侵伐則兼地與衆言行師止言衆故必增一句曰征邑國邑者畿內之邑國者五等之國居謙之終在順之極故亦以行師爲利與六五同

傳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承六五爻傳征不服而言之也蓋君道既得當无思不服乃猶有不服之邑國而不免于用師則其志未爲得也利以事言可以理言惟謙極而用師乃適當其可耳　三爲卦主萬民无有不服者二

亦預有贊襄之勞故中心得而鳴五居尊位邑國猶有不服者上亦預有征伐之事故志未得而鳴四以人事君五虛心任賢皆以功下人不止卑以自牧而已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坤下震上為豫坤順震動九四一陽而上下應之有順動而得人和之象故為豫坤為民衆四固出震之長子故利建侯大得民矣坤為師衆四又帥師之丈人故利行師天下順之矣而建侯以代天子民行師以誅暴禁亂豫之所利仍即所以治豫之道也本錢氏說

彖傳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應謂五柔應一剛也大臣以天下之和樂為志故曰志行无違于理曰順順在動先故動足致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无他順而已矣天且弗違于建侯行師乎何有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以贊之也景長則在南陸景短則在北陸日月錯行而其度不過冬无愆陽夏无伏陰寒暑遞更而四時不忒此天地之順動也刑所當刑罰所當罰使民知所勸懲而有以協乎人心之同然此聖人之順動也天地之順動以氣聖人之順動以理其順則一

而已矣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其順動之義大也
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陽氣伏於地中鬱極而奮出地爲雷則其氣通達而
和暢豫之象也樂以和爲主雷出以鼓天地之和猶
樂作以感神人之和其義一也先王作樂以尊崇先
德其爲用至廣莫如用之于郊廟爲最盛合萬國之
歡心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惟
孝子爲能享親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于斯
初六鳴豫凶

陰柔而居豫初不中不正恃上有强援遂不勝其豫
而至于鳴其凶可知四爲震主震善鳴初與四應故
曰鳴豫
傳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舉爻以言志明非時位之窮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順體中正乘初鳴豫承三盱豫獨與四非比非應殆
不誘于權勢而能卓然自立者故曰介于石石取互
體艮象也五爲强臣所逼二固无如四何乃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所守既貞其占自吉乾九三言終日以
下卦之終爲終日也此二爻故曰不終日
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言見幾總由于中正蓋中正體而明決用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柔不中正而與四比三變互巽爲多白眼故有盱豫
之象盱上視也人上視則眼多白仰面希寵可鄙之
甚上悔以心言下悔以事言居陽猶能悔悔必須改
改必須速遲則一誤再誤而有可悔之事矣遲者不
終日之反也
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言由其不中正而與四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爲震主震動于坤順之上時之所由以豫也大有
得義見隨六三下雷出地奮凝陰盡散有開心見誠
之象故戒占者以勿疑陽奇數簪象一陽在上下五
陰之中而陽爲陰之所歸猶一簪之揷入于髮內而
髮爲簪之所聚也故曰朋盍簪此三字蓋申明上文
大有得之義
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臣以天下之豫爲志參以疑負初志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二五皆不係卦名二中正旡應不爲豫也五又處于不得豫之勢故兩爻皆不言豫五居尊而坤順在下爲九四一陽之所隔有弱君而見逼于强臣之象疾者豫之反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貞固也貞疾猶言痼疾震爲東方發生之卦有恒不死之象常人之情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以其不豫而疾故不至有驕淫之失而免于死亡然則其貞疾也乃其所以恒不死歟

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欲言其乘剛故先舉爻中未亡者言五有中德故不至于驕縱而可免于死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旡咎

陰柔而處豫終昏冥于豫者也幸居震體動極則變故爲成有渝之象三遲則有悔上渝則旡咎聖人望人改過之意切矣

傳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豫而至于冥豈可長久而不渝乎 豫以盛滿爲戒與大有同故陽位亦不如陰位之善初凶三悔五貞疾如人秉陽剛之性處豫順之時驕淫矜夸多由惡終固不若陰柔之人或猶能自歛戢也二四之吉且有得固不待言即上六冥豫宜昏然而不知所終矣乃成有渝亦尚可免于咎然則處豫之道學者可但知剛而不知柔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下兌上長男在少女之下有屈已隨人之象在人事爲能降尊屈貴而忘其賢智以下于人者也其占爲大亨而利于正以大公之道通物以至正之道守已則得隨之義而咎可无矣
彖傳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
初剛來居于二三兩柔之下四五兩剛來居于上柔之下所爲剛來而下柔也此動彼說亦隨之義隨固

大亨貞乃无咎天下隨之其效也所以言天下隨之者本卦震下兌上固爲陽隨陰互卦少男在長女之下亦爲陽隨陰且中滿之離又在中滿之坎之下離火坎水亦爲陽隨陰以震兌二卦之陽隨陰遂致中間四子皆有以陽隨陰之象故曰天下隨之以人事擬之如一家讓一國與讓此其占之所以爲元亨也隨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傳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爲澤于時爲酉澤中有雷爲酉月雷收聲之象天至秋而雷收聲人至晦而入宴息息兼止息生息二義外似止息內實生息也復閉關于至日所以養一歲出震之生機而使其動无不順隨宴息于晦時所以養一日出震之生機而使其動无不說本毘陵錢氏說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者主也初爲震之主爻故于初言主卦以陽隨陰爲義然陽尊陰卑尊不可以隨卑也故初不隨二于卦義爲變所謂官有渝也變得其正其吉可知陰畫偶有門象同人之初以二爲門隨之初以二三爲門出門則舍二三而與四交私无所係而有同德之助矣故曰有功

傳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以從陽爲得其正也四與初正應故曰不失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柔隨剛曰係初陽在下故爲小子丈夫指四二係初則四在下震三畫之外故曰失丈夫也
傳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言震艮皆三畫之卦合初成震則不能更合四成艮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係四則初在互艮三畫之外故曰失小子也凡柔

爻曰係剛爻曰隨獨六三上言係而下復言隨者以後踵前之謂隨係則不拘前後也故如二之係初上之係五皆斷不可言隨三則以後係前且以陰隨陽于唱隨之義獨得故可以兼言隨也求有得謂求四而有得也三係四故卽求四卦自三至上爲中滿之坎四五爲坎之中爻易每于坎之中爻言得豫九四坎九二及此爻皆言得其義正同蓋坎再索得男中爲乾之主爻而坎得之故每于坎一言得也四有得象故三有求卽得但求卽辰于正縱有得亦不可求

故以利貞戒之

傳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明知其失而舍之故嘉其志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謂隨五也五君位故四不言所隨有獲與三言得義同應初而交比三而係以臣隨君而遂爲天下人之所隨所謂隨有獲也不正而曰貞非正也固也蓋大臣之以道得衆與小人之植黨攬權情不同而迹相似若執以爲正而失其義則涉于植黨攬權之嫌矣故凶坎中實爲有孚以誠感人而人自无不附非有邀結之私也故曰在道卦自初至四又爲中滿之離大臣而有植黨攬權之嫌宜有咎但有孚在道且有離明之德足著其心之无他復何咎之有乎卦以剛隨柔爲義四隨五隨剛也而言隨者以臣隨君于義爲順三之係四且可兼言隨矣況四之隨五乎

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凶未必凶在處之得其道耳明功非自表白之謂蓋惟有孚在道不計功而其功乃愈以著故曰明功也功卽出門交有功之功

九五孚于嘉吉

凡係與隨皆比爻也應則不可以言隨五與二應故

曰孚初與四處相應之位亦曰交而不曰隨其義正同蓋隨必于其近者而隨之應遠故不可以言隨也五何以不隨上初且不隨二況五尊位言隨尤于文不順也陽剛中正下應中正廓然大公一无所係相孚之極嘉美者也故吉

傳曰孚于嘉吉位中正也

五中實二中虛皆孚象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上係五猶二之係初也五君位故上不言所係與九四隨有獲不言所隨義正同六三隨有求亦不言所

隨何也承上係丈夫之爻從可知故不言也說極隨終其係固結而不可解誠意專一雖以之亨于神明可也互體自二至四爲艮自三至五爲巽故既如艮手之爲拘又如巽繩之爲維也兌下有艮爲西山兌爲巫故曰王用亨于西山以人而享神亦有似陽從陰之義

傳曰拘係之上窮也

二三有所係皆有所舍其所舍者皆其所比者也上處窮位除五更无所比故不必有所舍而其係也獨誠　隨雖以陽從陰然以變而從陽爲正故无論三

之于四有求而即得四之于五雖凶而无咎即二以從初而失丈夫亦无不吉之占皆以從陽爲得其正故也二係初與上係五一也以五居尊非初之爲小子比也故二不如上　又按隨以從陽爲得其正固已而尤以專一爲貴諸爻或係或隨皆專一而弗兼與惟四既隨五又爲天下人之所隨隨不專一故其義凶然有孚在道雖爲天下人之所隨亦何咎之有乎不曰无咎而曰何咎蓋深決其不然之辭也觀繫辭傳之釋三人行則損一人至推之于化醇化生而皆歸之于致一此其義蓋可見矣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下艮上爲蠱以長女下少男有以女惑男之象故爲蠱蠱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加器雖尚完而岌岌乎已有不可終日之勢顧其占爲元亨者蓋治恒伏於亂之中消息盈虛之理有莫之致而至者故先甲後甲蠱之所由以幹者即卦之所由以成者也人事莫非天運此其占之所以爲元亨歟昔非不遺餘力而潰敗之不至極壞今非不避艱險而更張之不足開治故曰利涉大川甲位正東由正東而東南而正南而西南先天卦位屬巽由正東而東北而正北而西北先天卦位屬艮艮巽合而成蠱于是從甲正東逆

數爲艮位艮爲蠱之上卦恰當辛日所謂先甲三日也順數至巽位巽爲蠱之下卦恰當丁日所謂後甲三日也先甲三日奮發以自新後甲三日丁寧而不倦定傾扶危道无有踰于此者矣

彖傳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艮剛在上巽柔在下有上下不交之象又下巽惟迎合是務上止惟耽樂是從皆蠱之所由致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極言蠱之元亨雖馴致天下之治而无難也往有事謂不可安坐以聽之亂之終卽治之始先甲後甲人事之當然莫非天運之自然也此釋蠱所以元亨之義

象傳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在山下爲山所阻離披解散春秋傳所謂風落山也君子觀蠱之象以治民俗則如風之能動物以振起之以與民德則如山之能畜物以涵育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先天艮巽之位後天以乾坤易之故諸爻皆取父母之象承前人已壞之緒而以身任其責如木之有幹乃枝葉之所附以立者也故謂之幹蠱初陽在下有子象變剛爲乾考无咎象蓋蠱未深而幹之猶易爲力故有子而考得无咎有蠱故厲能幹故終吉

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在于承父言其非彰父之過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二獨言母者初三五皆陽位四上陰位而在外俱不可言母母陰位而又在內者也故二獨稱母母治內事而蠱常在內子爲幹之則以子男而代飭其母之婦事也此豈可以幹蠱之常道論乎故曰不可貞二剛居陰位不正而正實有不可者所爲巽以行權也

傳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言中則不以不正爲嫌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剛而不中又互體爲震之主爻幹蠱或不能泯其幹之跡故小有悔然以九居三剛而不失其正故无大咎曰无大咎則仍不免于咎視彼夔夔齋慄而論親于道者何如哉聖人之敎人子者切矣

傳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言无大咎所以體孝子之心傳言終无咎所以全孝子之道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蠱深而當改革之時六四陰柔又互體爲兌有因循而益甚其蠱之象以是而往其吝可知

傳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未得治蠱之道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曰幹父之蠱五變則爲重巽

巽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最得幹蠱之道者也故

曰用譽

傳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改其道而實承以德所以爲孝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无所承處身事外子于父母恩无所逃臣之于君義有所止故不言父母而以王侯爲文蠱爲有事餙蠱亦事不事王侯則一无所事節氣其事也高尚取艮山象頑廉懦立百世而下且有聞其風而興起者豈徒治一時之蠱而已哉

傳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人皆以事爲事上獨以志爲事此即孟子之荅王子墊所謂居仁由義之事也故曰志可則　幹蠱非陽剛之才不能但三則過剛不免于悔然亦終无咎也初雖柔爻而居陽位故得終吉五居尊又與九二剛中相應故用譽上九以剛爻而居陰位與九二同惟四爻既柔而位復陰不爲幹而爲裕此六爻中之最不善者也故曰往見吝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兌下坤上爲臨地在澤上岸高于水有以上臨下之象故曰臨陽長及中再長則開泰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至于八月有凶者臨二月陽長至遯八月陰長而陽有凶也復一陽生泰三陽長皆不言其消不久獨臨彖言至于八月有凶者卦以臨爲名故特言此以示臨人者剛長之不足恃而欲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此一句蓋申釋上文利貞之義

彖傳曰臨剛浸而長

浸漸而不驟也亦來而未艾也惟漸而不驟故來而未艾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則心和順則事當剛中則无壯往自恣之嫌應則有剛柔相濟之美有浸長之勢而復備此善此其占之所以爲元亨也大亨以正而曰天道者卦本以剛長爲義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說者不一終以朱註爲勝周正建子但云八月其爲建未之月无疑朱註從復起數者恐後人因至

于二字遂疑八月乃自本卦二陽之月起數也或乃從而皆議之過矣

象傳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不曰地中有澤而曰澤上有地者臨本據上而言之也敎思如澤之浸入于地中故曰无窮容保如地之四周于澤外故曰无疆

故九咸臨貞吉

臨以二陽遍臨四陰故二爻皆曰咸臨卦以說順爲義故陽位不若陰位之善初九陽位又以剛居之疑與卦義不協以初陽在下未當臨人之位猶未見之

于事也故從剛長起義曰貞吉

傳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爻言志以未當臨陰之任與屯初爻傳同文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卦陽位不若陰位之善而柔居陰位爲尤善二雖陰位而九二以剛居之于卦義疑有不利以未當臨人之位其時義尤以市恩爲戒又上應柔中之君以水濟水恐有過柔之獘故特言其吉无不利蓋疑于有不利而决其不然之辭傳以未順命釋之卽此義

傳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言九二爻所以云无不利者以二在下卦未當臨人之君位天下之人猶有未順其命而不爲所臨者故雖剛居陰位似于說順之卦義未協實則九二之時義固應爾也故言无不利以决之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卦以說順爲義然兑說不若坤順之善三又適當兑口開處故有甘言以取悅于衆之象以甘爲臨何利之有素問金在志爲憂兑屬金有憂象兑說雖不如坤順之善而能轉甘爲憂則尚可免于咎也

傳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柔雖協卦義而居三陽位爲不當憂則改之機故其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

臨人之道以慈惠爲本四居近君之位而以柔居陰殆能輔其君以仁育萬物者故曰至臨言居近君之位而有臨人之責者其道以此爲至也二去五遠剛則有相濟之美四與五近柔則无相逼之嫌故无咎不言吉者臨人而得其道臣雖預有其功而效必歸之于五也

傳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爻傳言位不當者凡十餘見言謂當者僅此蓋卦以說順爲義故柔爻尤以位當爲善也三言位不當四言位當一卦中兩爻對勘則陽位不若陰位之善其義尤曉然而无疑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卦以說順爲義故陽位不若陰位之善六五陽位而言吉者五變則爲坎坎爲水以五行配五德水屬知故有知臨之象知臨與說順之義不協以居尊不可過于柔也必知臨乃爲大君之宜耳因知臨與卦義不協故特言大君之宜以著明之

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舜之用其中于民夫子以大知贊之即此義

上六敦臨吉无咎

吉无咎四五兩爻分言之而上則合言之者上與四五皆坤體慈惠之德益篤不倦敦厚于臨者也故既吉而且无咎易中言吉又言无咎者不一而足此爻所以言吉无咎者卦以說順爲義敦臨恐有過柔之弊故疑于有咎而據理以斷其无也

傳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言上雖居事外而志實在內　卦以兩陽逼臨四陰而下究不可以臨上也故六爻皆以臨人爲義臨人則兌說不若坤順之善兌取悅于人順則不違乎理也初二兩爻從剛長起義故皆曰吉三則无攸利矣上三爻皆坤體而土德以積而愈厚故四曰至臨五曰知臨而上則曰敦臨臨至于敦則澤仁厚澤无疆惟休矣又何陽消不久之足慮哉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坤下巽上爲觀二陽在上四陰承之有一人首出而萬民瞻仰之象故爲觀古人門闕亦謂之觀卦似叠艮艮爲門闕蓋法象之自然巽爲絜艮爲手有盥象盥未有不薦但薦必有尊簋酒食之屬卦无坎體无尊簋酒食之象故曰不薦蓋陽剛中正有積于政令之先而不徒事其迹者如宗廟之中盥手以致其絜清而不遽將事誠意中存顒然在望而天下之人遂莫敢不敬而感孚于不自知是所謂觀也信于五行

屬土故言孚卦不取陰盛爲義者五居尊位猶足以統制羣陰也　卦辭精邃耐人深思聖傳多言乾行言天道而神道獨于此言之其義正足與卦辭相發蓋四陰方盛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非尋常之智名勇功所能補苴其萬一也惟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聖人乘時首出爲之理陰順陽潛移默運雖有乖沴之氣乃能用人事以消弭之其功化之極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妙此至誠之所以如神也是卽盥而不薦之說也蓋无所作爲而天下自觀感而化孔子之意其卽文王之意也歟

彖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大觀在上以位言巽順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也下對上而言惟在上者有所示而在下者乃有所觀其化也有鼓舞于不自知者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之運見于四時四時之行終古不忒而其所以不忒者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妙故曰神道也聖人之

仁育義正與天之四時配天有天之神道聖人有聖人之神道无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不動者也故曰天下服安溪李文貞曰此卦以三才言之兩陽在上如天之垂象以門闕之象言之古人懸象布法之處如聖人設教

象傳曰風行地下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有聲无跡遍觸萬物而鼓舞于不自知先王象之以爲巡狩之典觀民俗之所尚隨時布化而天下亦遂如風之動莫不靡然是卽所謂神道設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柔而在下有童象初去五甚遠陽剛中正之道非其所能見者故謂之童觀在小人无足咎但君子在上不能俾率土小民咸被帝光而有此童觀之象吝孰甚焉此君子卽九五觀我生之君子以小人之童觀爲君子之吝正與聖傳觀民之義合舊解似不確初六爻賤豈可以兼象君子哉

傳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舉爻以釋童義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與五爲正應然陽剛中正之道亦非其所能見者

互艮爲門二在門之下闇戸爲坤有從門隙中窺見其彷彿之象坤體中正女子之所宜者也故利女貞

傳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初吝而二亦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童與闚係觀于下以初二兩爻皆在上兩剛三晝之外皆不足與于觀之數者也三居下體之上去五漸近故係觀于上但猶與剛隔且上下異體未可遽出而圖君也且當觀我生耳艮有反身之象此爻變則爲艮故曰觀我生反求諸身之謂也九五上九爲重畫艮之上爻故亦取反求諸身之義與六三同巽爲進退爲不果三與巽鄰故卽本此象以示戒

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疑于依違兩可然未失進退之宜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易凡言國邑皆指坤四在坤上有首出一國之象互艮光明故曰觀國之光賓卽周禮賓興之賓四與五比故曰利用賓于王

傳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明君在上尊尚賢才位之于高顯之上故舉觀光之

文而以尚賓釋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正象傳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也乃周公繫辭只言无咎者蓋四陰方盛君子固不能必人定之果足以勝天也但觀我生之得失而務盡其所當爲雖未必能使天下皆觀感而化而于義可免于咎矣

傳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風之美惡皆君德之所關也故必觀民乃足盡觀我之義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爻例爲事外之爻因在五之上往往亦取君象如師上大君有命之類是也此爻與九五兩剛皆爲下之所觀者也故周公係辭與九五同但五則曰我生上則曰其生微有賓主之辨而其爲自觀則同

傳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身雖處于事外而志猶不敢自逸　九五中正以觀天下爲卦之主爻故四柔爻與之相遠者不若與之相近者之善四最近故最吉二去五雖遠而與五應有女從夫之象故曰利女貞三較初爲近究與五不同體上處事外故皆不如四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震下離上爲噬嗑卦體似頤剛間于上之下爲有物而不得合噬之所以去其間也有間故不通去其間則合而亨矣凡獄皆因兩造不合而成其中亦必有間之者故噬嗑尤利于用獄也

彖傳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下震象頤之下動間爲有物動能噬噬斯合矣故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之畫各半爲剛柔分分則剛不殘而柔不玩矣震動而離明動則能斷而明則能察矣明威相濟以爲用猶雷電相合而成章又六五柔中雖不當剛中之位然哀矜折獄柔而不過于用獄爲尤利也不曰柔上行而得中乃云柔得中而上行者押韻耳與坤文言君子攸行同義

象傳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舊作雷電其爲倒文无疑不必强爲之解罰者臨時之所用法者平日之所定象電之明而精以審之則

罰加而民知所懲象雷之威而嚴以勅之則法立而
民知所避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與上象頤噬物者也在爻則爲受刑之人九四于
卦爲頤中之物在爻則反爲用刑之主蓋卦論統體
爻則有上下貴賤之位故取象不同如此也震爲足
初居下故象趾以足受校如屨而滅其趾罪之輕者
也初惡未甚薄罪示懲所謂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傳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趾所以行釋爻言滅趾者取使其不行之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以下三畫言之二居中以中間四畫言之二在外膚
固柔而在骨月之外者也故以之取象滅鼻仍據初
九而言互艮爲鼻初在艮下鼻非其所有也故曰滅
鼻滅本是滅没之滅然既云滅矣卽作肉刑解亦可
蓋初九强悍其情雖易得而服之甚難故始而滅其
趾繼而又滅其鼻也滅鼻與噬膚二字不相屬一爻
而具兩象易中如此例者極多也先儒必欲聯貫之
謂噬膚而没其鼻于器中其說頗可笑故不從
傳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言因其剛不得已而又滅其鼻釋所以无咎之故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膚之內爲肉故三曰噬腊肉腊脯類較膚爲難噬者
也左氏傳厚味實腊毒噬腊肉故有遇毒之象互艮
爲止遇毒不无小吝然止而不過則亦何咎之有
傳曰遇毒位不當也
言毒非外致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骨又在肉之內故四曰噬乾胏胏肉之帶骨者較之
腊更難噬矣周禮有鈞金束矢之文互坎中一畫象

矢又自乾來故有得金矢之象得矢則剛而或過故
利于艱得金或貪以敗官故利于貞先儒謂九四爲
用刑之主不爲勢脅不爲利誘故以金喻其剛以矢
喻其直果爾則下文利艱貞傳何以釋之曰未光乎
傳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戒其所不足也艮以陽不爲陰所掩故光今互艮二
陰雖在下而又有離中畫之陰在上故曰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離爲乾卦四五皆離體故皆取乾象九四剛爻爲乾
胏故六五柔爻爲乾肉一帶骨一不帶骨也黃中色

變乾爲金故有得黃金之象不言矢者非坎中无矢象也四貞而先以艱五貞而加以厲君臣皆有不得巳之心焉臣以獄爲職善于其職足以長王國矣故曰吉君代天子民有獄卽非无刑之治故止曰无咎

傳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以貞厲爲得當所以申彖傳雖不當位利用獄之意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校取離象離中虛如校之鉄處以受罪人之頸者滅耳與六二滅鼻取象之法同互坎爲耳上在坎上耳非其所有也故曰滅耳滅耳只是取象上九窮凶

極惡之人正名定罪豈止于滅耳而巳哉滅耳與何校不相屬猶滅鼻與噬膚不相屬也先儒謂耳爲校所没然校加于頸无滅没其耳之理故不從

傳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罪大惡極總由于不聽善言此與初爻傳皆釋所以取象之義然則滅趾滅耳皆非實受此刑也審矣又何必拘拘于刑之輕重而曲爲之解耶　卦以去間爲義間之柔者易去剛者難去六二柔爻又居陰位故象噬膚間之最易去者也六三柔爻而居陽位則較二爲差難矣故曰噬腊肉九四一剛爲卦之主其間之去爲最難故曰噬乾胏六五較九四又差易矣故曰噬乾肉哀矜折獄柔固可免于咎然雷電合章終以剛明爲貴故六爻以九四爲吉占但以艱貞爲利耳初上皆處位外故爲受刑之人而初惡猶未甚上則罪大而不可掩矣故初无咎而上凶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離下艮上爲賁禮无質不立无文不行賁者文之飾也故亨乃又曰小利有攸往者蓋萬物相感以誠文固不如其質也

彖傳曰賁亨

亨字衍文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卦變自泰來以上爻之柔文二爻之剛于是下體本乾也而變而爲離是謂柔來而文剛以二爻之柔文上爻之剛于是上體本坤也而變而爲艮是謂剛上而文柔柔來文剛者是以剛爲主而柔來文之如剛强之人過于直遂但能文之以柔則于情理自无所碍故亨剛上文柔者是以柔爲主而剛上文之如柔弱之人過于愚樸雖能文之以剛而其才氣終有所局故小利有攸往其不但曰剛上文柔而必曰分剛者蓋謂其質本柔今雖文之以剛特分其餘者以文之耳此利有攸往之所以小也　先儒卦變之說不一至朱子專以兩爻相比者言變然至損益而其說窮故尤爲後儒之所訾謷今按凡卦必有內外兩體

有內外卽有上下往來之象在內者爲下爲來在外者爲上爲往故古註只以虛象言之不必以卦變言也惟有兩爻對舉者如損之損下卦三畫之剛以益上卦三畫之柔益之損上卦初畫之剛以益下卦初畫之柔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四卦皆兩爻互易使不謂之卦變則其義不可通矣王弼力詆卦變然其註此卦亦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剛上文柔之義是卽卦變之說而又力詆之漢上朱氏譏其終日數十而不知其爲二五誠可笑也

剛柔相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剛柔相錯四字據本義補）

卽卦爻之交錯知法象之自然三千三百燦然成章而君臣父子之倫莫不止于其所此人之所以繼天而立極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經緯纏度天之文也而星之昏中各異景之長短不同觀乎天文可以知四時寒暑之變矣尊卑秩序截然而不可紊觀乎人文使咸範圍乎大中至正之則而天下化成矣化者變而新之成則化之成也

象傳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賁爲噬嗑之反卦彼言電而此言火者山下不可以言電文當然也君子法離之明使與章法度若山上草木爲火所照皆燦然可觀以成文明之治至于折獄則必如書所云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而不敢自恃其明率意以斷其曲直所以法艮之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在下象初賁其趾是以徒步爲榮而不爲不義屈者也互坎爲車初在坎之下故曰舍車而徒

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陽剛離體故見之明而舍之決

六二賁其須

卦自三至上有頤體二在三下故取須象人血氣盛則須美衰則白由黑而白與上九白賁相似蓋二爲柔來文剛之爻上爲剛上文柔之爻故兩爻一義相貫聖人示天下以文而必返之于質也

傳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與三相比上皆无應故二附三而動猶須之附于頤也柔來文剛反附剛而動此其所以致亨之故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與二比柔來文剛三得二賁又處離明之極故有賁如濡如之象濡如者互坎爲水如水之潤澤文之盛也但又上比于四陽陷陰中雖位得其正恐有所溺而不能堅所守故戒以永貞則吉也

傳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剛何至爲柔所陵溺于情耳永貞則不溺于情矣孰得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聖傳統言文剛文柔則剛自指離之初三兩剛柔亦

指艮之四五兩柔而言无单言文五文三之理上九白賁故四之受其賁者亦白然四居艮體白而有光輝之者故曰皤如皤如必冠之以賁如者三四兩爻居卦之中皆極賁道之盛故也互震互坎皆有馬象故言馬人白故馬亦白白馬翰如者六四柔居陰位初九剛居陽位兩正相與故惟正應是求雖爲九三所隔而所乘之馬如飛之疾則意惟在于婚媾而不在于寇也互坎爲脊四正當脊之翼故曰翰如九三剛正而以爲寇者九三爲互坎之主爻坎爲盜故以九三爲寇也朱子謂婚媾指三與屯二同解似不確

傳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當位初九亦當位故兩正相與然九三亦當位故其位爲可疑始疑終合何尤之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艮爲山上在山之上故爲丘園五與上比與大有之尙賢相似有幣聘賢才之象卦本自泰來上卦爲坤坤吝嗇有戔戔束帛之象然得終吉者禮以儉爲本也五受上之賁而反以束帛賁上者五居尊位就爻言之不可言受賁于上也且上九本居二位剛上文柔如賢才之應徵聘而來自田間者故以之取象

傳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還淳返樸未及化成天下故不曰有慶而曰有喜

上九白賁无咎

上自下卦乾二來乾屬金白爲西方金之正色故曰白賁賁而曰白猶不賁矣所謂文明以止也故无咎

傳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志本尙質　剛上文柔者上也而上以白爲賁有返本復始之義故爲所賁者五則束帛不嫌其吝四則婚媾終莫之尤柔來文剛者二也而二附頤而動有以陰從陽之義故爲所賁者初惟徒步是安三以永

貞爲戒皆本文明以止之卦德而无取乎文之盛也不止則亨盡此賁之後所以即繼之以剝歟

易經補義卷四

桐城葉酉著

上經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坤下艮上爲剝陰盛陽衰小人道長君子固不利有所往矣卽小人于此亦不宜席其方張之勢以爲人莫如已何也當一陽將盡之時若更欲有所往並此根株而絕之无論其必无此理卽使君子之根株果絕而國家敗亡之禍已有不忍言者矣小人亦安能長保其富貴哉故易雖爲君子謀卽謂其並爲小人謀可也

彖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與夬相反夬曰剛決柔而剝則曰柔變剛者君子之去小人明聲其罪而與衆棄之故曰決小人之去君子則萋菲浸潤以侵蝕之如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故曰變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小人長謂五陰也順而止之承上小人長句謂止小人也蓋當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雖不利有所往矣而以順爲止正妙其轉移之機而使小人之不吾害也若貿然而有所往則顯與小人爲敵未有不受其荼毒之禍者矣凡象皆當觀此獨言觀象者易例以卦德釋卦名卦辭獨此所謂順而止之者于卦名卦辭无所取義乃君子不輕有所往之妙用非特匿跡消聲爲遠害全身之計而已者故特申之曰觀象蓋著其理原卽具于象中也消息盈虛乃天運自然之符君子觀象故尙此自然之運而不敢違天以速禍也

象傳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出于地者也而附于地傾圮剝落之象言上者對下以爲文也宅謂君之所居也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安固而不摇矣厚象地之厚安象山之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者人嚮晦入內所藉以偃息之物衽席之閒禍每中于所溺卦以陰剝陽爲義故取象于牀戒寢者之毋爲陰所剝也初故言牀足剝牀而壞其足則一陰生而一陽滅矣陽尊陰卑乃天地閒之正理貞而見蔑何凶如之

傳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言剝卽爲蔑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牀身與足相際之處爲辨

傳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與五處相應之位六二居中得正使有陽剛之君在上自當保護之使不爲小人之所剝乃由足而辨其剝之進而不已者由五亦柔爻上无應與故也蔑貞之凶自與初同

六三剝之无咎

當羣陰剝陽之時獨與上爲應雖未必能救君子之

禍而其義可无咎矣

傳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言上下四陰失其所與所以僅免于咎使得一同道合志之人相與出力以爲君子之助則豈止于无咎而已哉

六四剝牀以膚凶

初與二纔剝牀之足與辨耳人猶不知其凶也故特著之曰蔑貞至此而剝牀以膚則蔑貞不待言矣故直曰凶

傳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四與上僅隔一位剝而及膚孤陽危甚矣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宮人之進御于君亦有剝陽之象但六五柔中之德王持內政能使羣妾序進普被貫魚之寵不特不爲其所剝且无所往而不利矣　魚爲水族陰類其行以次不相攙越故曰貫魚艮爲門闕有宮象下四陰有宮人象五與上比陰陽相得有君與夫人之象

傳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陰盛而能承陽以之者可无過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艮爲果上九一陽剝尚未盡故有碩果不食之象君子爲羣情之所附微特盛世爲然卽當摧殘剝落之時而朝野之望必屬于一二老成之人所謂君子得輿也此時爲小人者或怙終不悛必欲盡善類而消蝕之則亦自剝其廬而已蓋君子旣盡而國事不可爲小人固不能自庇其身也

傳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輿與載皆坤象卦形似廬剝陽而實自剝其廬故曰終不可用言小人无時而可用也　剝大概與復反

復初二爻皆吉故剝初二爻皆凶剝之三四即復之四三故四爻頗相似獨復五曰敦復而剝五則不敢剝象者蓋小人固與君子為難然論陰陽之理則彼此原不可以相无猶夫婦之不可以偏廢也六五柔中故聖人特以后妃之逮下發其義焉剝至于上碩果僅存然民之所載者究在此而不在彼則小人亦何樂乎與君子為難哉

䷗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下坤上為復一陰初生謂之遇一陽初生謂之復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復自有亨道剝果入于地而萌芽復出衆陽亦遂以一陽為之根而進而不已出入朋來皆以人事言而其義則卦中之所自具者也占者得此出乎彼而入乎此小人不能有所傷一人登進而衆正偕來朋類亦可得无咎是所謂亨也此二句乃占辭以剛反故也下乃言剛長自一陽初生以至六陽具足其前後來復皆此一道故曰反復其道陽之以次而長其距陰之以次而長其為期皆七閱月也故曰七日來復不曰月而曰日者月陰而日陽陽復故言日也利有攸往陽德方亨自无所往而不利也

彖傳曰復亨剛反

言剝之一陽窮上反下而為復所以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陽初復而陰猶盛使動不以順則疾之者至身且不保何朋來之有震動而坤順動者行之始无疾无咎

皆要其終而言之也故曰以順行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剝之天行兼息與盈言之復之天行則不兼消與虛
亦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反方復之初剛長既復之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第至坤則藏今靜極而動其
生生不息之機端倪乃可得而見若過此而萬物蕃
變轉不足以見其心矣

象傳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奮而出于地則為豫雷動而未出乎地則為復蓋
將動未動猶藏于坤之靜也故為微陽方復之象闔
戶謂之坤故言閉關人事以動為常不能概之于月
也故特取至日以見義焉商旅于是日而不行后于
是日而不省方皆所以養方生之陽而不欲動而泄
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陽復于初故為不遠之復祇抵也悔吝皆小疵而悔

尤輕失于无心也然轉念為悔方發已消奚抵于悔
卦之成體在初不遠而復是復于元善之初也吉孰
大焉
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言內外交養踐形即所以盡性也
六二休復吉
二與初比柔順中正復之最休美者也故吉遯貴遠
遠莫遠于上九而九五比之故曰嘉遯復貴不遠初
九曰不遠復而六二比之故曰休復
傳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易三百六十四爻未嘗言仁獨此言之者仁如穀種
于初陽之象尤切也二去初不遠上无係應能從初
而復故曰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動極不中正幸居陽與初同體故頻失而頻復頻失
故厲頻復故无咎
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雖厲而許以无咎予人自新之路也
六四中行獨復
剝三處羣陰之中而獨與上應故許其无咎復四處

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故謂之獨復不言吉者陰方盛而入坤體未可遽言吉也四位而曰中行者三四皆在一卦之中故也益亦于三四言中行卽此義

傳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仁以心言比以心相喻故二曰下仁道以行言應則行相合故四曰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復以不遠爲貴六五去初甚遠而位與二應柔順得中雖不能如休復之吉而悔悟淒切殆眞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故謂之敦復敦厚也謂厚自刻責一復

而不再失也若以六五君象言之則人君耄年悔過如漢武輪臺之悔是也雖較之不遠復者有間然亦可以无悔矣不遠復者所謂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敦復者所謂志士厲行守之于爲也易言敦者凡三見敦臨敦艮皆吉而敦復僅无悔蓋必先有失而後可以言復也失而後復故雖敦厚于復亦止于无悔而已

傳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如視履考祥之考言六五柔中能返而自考其得失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辭未有凶于是者蓋卦重初陽而爻列終陰其義正相反初陽一片生機故彖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也終陰一片殺機故有行師大敗之象而傳以反君道釋之所謂君道者不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君道卽天心反君道則生機絕而殺機動此其凶之所以至此極也先儒但謂其怙過不悛故聖人盡其辭以示戒亦淺之乎測易理矣師與國皆坤象君指五因上六之凶而

累及之

傳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非君位而云反君道者連六五兩爻而並釋之五去初遠已幾于迷復之凶特以其柔中故得无悔若不能厚自刻責不爲敦而爲迷則與君道相反而其凶也必矣可不懼哉　不遠復如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休復則必待省察而後知之故初曰元吉而二止曰吉四五由初二而遞進者也初二之復在心四五之復在行三猶有復時上則迷而不返矣上下體之相應如此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下乾上爲无妄无妄者誠也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其占自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矣所利者貞則不正自不利必反覆以爲言者震動在下尤以行得其正爲貴非特心之无所期望而已故決言其匪正不利而以震行无眚之義惕之

彖傳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言剛自乾來居震之初而爲震之主也乾乃卦之外

體故云自外他卦皆不言自而此獨云自外者蓋无妄次復復爲一陽初生之卦其所生之一陽原自乾來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故云剛自外來以見此一陽之爲天德而卦之所以名无妄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震動而乾健動而健則不可屈撓五以剛中位乎上二以柔中應乎下所謂剛中而應也彖辭戒占者以人事言故曰利貞傳以天命言故曰以正无妄謂无私心正則當正理也正乃天之命不當正理自不爲天所祐若不能當正理徒恃其无私心而欲有所往也是爲无妄之往其將何以行之哉

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于天之下而震動發生達萌啟蟄无有差忒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對如對越上帝之對茂對者先王一誠之所充積至于極盛以之順天而時行也萬物即以時而育對時法雷之以時而奮育物法天之以生物爲心

初九无妄往吉

雷動在下故卦每言往初爲動主上无係應又以九

居初爲得正以是而往其吉可知

傳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謂无所往而不如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耕春作也歷三時而收曰穫菑開田也歷三歲而成曰畬震爲稼爻數三初爲耕爲菑二則非初也故有不耕不菑之象三爲穫爲畬二又非三也故有不穫不畬之象本梁氏錫璵說卦以有應爲有私心六二中正而與九五應似不能不牽于私者故以耕穫菑畬爲戒蓋耕穫菑畬其心不能无所期望有所期望即爲陰

邪之所伏而凶禍且有所緣而至故必命此而絕之
而後利有攸往也玩則字語氣可見　妄史記作望
蓋期望之望非誠妄之妄也朱子云其義亦通
傳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而无求富之心此其无所期望爲更難釋所以
利有攸往之故柔爻故曰不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與他處爻辭不同繫與上九爻辭相對乃泛言天
命之有可知有不可知而欲人之盡人事以聽之也
蓋爲善者獲福爲不善者獲禍此天命之可知者也

然必拘拘焉較善不善而禍福之銖衡寸度則天亦
不勝其勞轉无以見洪鈞自然之彰癉矣惟一氣雜
糅于盈虛消息之中分陰分陽而禍福之于善惡遂
各以其類應其事雖天主之而天本无心也惟天本
无心故善宜獲福而亦有不獲福之時不善宜獲禍
而亦有不獲禍之時惠逆影響時復有所參錯于其
間此天命之不可知者而正于此見陰陽不測之妙
君子以其不可知者付之于數而不敢妄希所難必
以其可知者決之于理而不復自疑于所行盡人事
以聽天命要不外乎誠之一字而已六三不中不正

又與上九應殆牽于私而所行不能无眚者其得禍
固宜然天下之得禍者不盡如六三之牽于私而匪
正有眚也亦有无妄之災矣卦自初至四其形似離
有牛象互巽爲繩有繫象震爲大塗有繫牛于道旁
之象于是行人得牛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禍來无
方所謂无妄之災其出于意料所不及者往往如此
周公言此蓋示人以天命之不可知正所以絕其期
望之心也其旨微矣哉 行下震足象 邑互艮土象
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言必如是而後可謂之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剛居陰位不得其正但下无繫應猶不爲私之所累
故曰可貞可者期之之辭可期以貞故无咎
傳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言下无繫應貞固其所自有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與二應疾也而陽剛中正其疾不過爲无妄之疾
使急于求愈而妄投藥劑或轉而益其疾者有之矣
故以勿藥爲戒蓋期望之心固不可有而使有意絕
其期望之心是又增一妄也其惟如坤二之敬義立

而德不孤至不疑于所行斯正氣既足微邪自消雖
若无意于疾之愈而自勿藥而有喜矣此爻變則爲
離離爲火炎上作苦有藥象五以應二爲疾而二應
五不言疾何也五君位應五不可爲疾也

傳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不可試非不必試也正釋勿字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不正有應與六三同三爻辭言災禍之來无方此言
失得之報不爽三欲人之聽其自然此欲人之盡其
當然也行有眚无攸利顯與彖辭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相應聖人之情可見矣

傳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言眚必召災上非可倖免也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
主時之方來故往必得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終
時之已去故往必有災　初九无私心而又得正故
往吉九四不正以无私心故可貞无咎六二以不耕
穫不菑畬爲戒九五以勿藥爲戒皆以其有係應故
也六三上九皆不正而有繫應故三有災而上有眚
上下體大畧相似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下乾上艮爲大畜陽大陰小以巽畜乾巽陰卦也故
爲小畜以艮畜乾艮陽卦也故爲大畜互體自二至
四爲兌自三至五爲震兌爲口有食象其缺處在外
卦故曰不家食震木行于兌澤有涉川象畜非正不
足以成其大即大反爲害故利貞所畜既大又値六
五尚賢之君自宜乘時利見食天祿以共天職而不
可以石隱自甘矣遇盤錯斯別利器大畜而涉大川
雖道濟天下可也

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體剛健艮體篤實剛者不可撓以一毫之私健者
未嘗乘以一息之怠篤以敦其體實以踐其事誠于
中必形于外艮一陽在上有光輝之象焉去其舊染
之汚而明其本明之德日新不已其所畜者大故謂
之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艮一剛居上而六五尊而尚之故曰剛上而尚賢凡
言卦德皆先內後外此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
連上剛上尚賢爲文以艮剛能止乾健見其所畜之

大也陽大陰小陽宜在上故以剛上爲大正按四五
兩爻童牛豶豕之象則能止健者二柔爲之而聖人
謂一剛之得其正者蓋委蛇以濟變剛固不可全恃
而桀驁之夫究惟禮可以馴之故止健之功聖人以
爲在此而不在彼也其旨微矣哉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畜有止意有養義尚以禮言養以祿言釋家食故言
養也三與上同德相應故三曰利有攸往上曰何天
之衢畜極而通何艱險之不可濟哉

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天在山中自是取象如此朱子謂不必實有是事也
德命于天萬物皆備前言往行皆德之所散見者也
學而識之使胸中之義理多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矣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前三爻皆受畜者後三爻皆畜物者初陽健體
其性上進而爲四所畜四近尊安能敵之進則危矣
乾初有陽氣潛藏之象故利已

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已則有災

九二輿脫輹

得乾之中爻者坎也坎有輿象故于九二言輿乾之
九二即坎之九二也互兌爲毀折九二爲五所畜止
而不行故有輿脫腹之象

傳曰輿脫輹中无尤也

可止則止得中道矣復何尤乎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爲良馬九三居健極又與上不相應故不爲所畜
而與下二爻相逐而進即連茹彙征之義所謂良馬
逐也舊解謂良馬指三與上然艮无馬象似不若指

乾體三爻爲得也過剛銳進恐其有恃心也故以利
艱貞爲戒輿取九二坎象說已見前艮一剛禦外有
衛象有馬而復有輿衛兢兢乎致遠之具周身之防
而日閑習焉艱貞如此利有攸往矣

傳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與上同德而不相畜故往无不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自三至上形似離有牛象初爲四所畜故爲童牛童
牛未角即防其觸而牿以制之如止惡于初爲力較
易有不遠復之義焉故曰元吉離中虛牿亦取其象

傳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五兩爻聖傳皆特舉爻名者蓋特著兩爻之皆爲柔爻而有喜有慶此柔之所以能制剛也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

得乾之中爻者坎也坎爲豕故以豕象九二與本爻取與象其義正同豶豕爾雅疏犍猪也乾健九二雖取坎象然究屬乾之九二也故曰豶豕舊解謂豕之去其勢者且以豕剛在牙去其勢則其性自馴牙固不足患也不知豕无噬人之事卽不去其勢亦何患

其牙之剛且豶亦无去勢之解埤雅云牙所以繫豶豕之杙也後儒多從之然以牙爲杙究无確據竊意牙自是齒牙之牙蓋豕喜突然其所恃以壞垣墻觸藩溷者皆以喙而不以牙坎之所以象豕者以其性喜突象一剛在中又喜汙穢象兩柔在外也若以牙與喙言之則中剛似牙外柔似喙九二取坎象正中剛之象牙者也豕之喙爲人害牙固只噬食物而不爲人害者也九二爲五所畜安于牢圈之中而不爲人害有豶豕之牙之象以人事言之如小人雖有爲惡之才而畜之得其道則亦相安于无事不至爲盜賊以害人何吉如之豕畜于牢亦取離中虛之象焉牛豕皆畜物故大畜備言之卦自三至上似頤頤中連排二陰有牙象

傳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則及于天下得位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爲天位艮爲徑路畜極而通如道洽政治之時天下无復有梗化之人矣故曰何天之衢何者喜而訝之之辭豁達无碍非意之所期也

傳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小畜至上而滿其德之積大畜至上而喜其道之行

小畜以陰畜陽故初二兩爻以不受畜爲善大畜以陽畜陽故初二兩爻又以受畜爲善然以艮畜乾乃就全卦以論之耳若析六爻論之則初二爲四五所畜仍爲以陰畜陽所爲易之道屢遷也三與上不相畜乾體至健畜極而通遂艮馬于天衢惟所欲之无不如志矣此與小畜之既雨既處雖同一亨象而陰陽消長之間有不可以同日語者故象傳于彼曰有所疑而于此曰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震下艮上上下兩陽中含四陰下動上止有頤之象故爲頤貞吉者朝饔夕飱人所賴之以生者本无不吉但以正爲貴耳觀頤自求口食二語當與初九爻辭叅看觀即觀我朶頤之觀養道貴正故觀人之頤養不可存一毫歆羨之心必自求口實乃得養道之正爻辭舍爾靈龜即自求之反也彖辭本意如此聖傳乃以所養自養分釋二句蓋會全卦之爻辭以立義非彖辭本意也聖傳如此類者極多學者不可不

察自求對求人而言與詩言自求多福相似謹言慎行祿在其中所爲自求也不曰天祿而云口實者取頤口之象頤中虛而有食以實之故曰口實卦形似中滿之離離爲目有觀象

彖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按卦下三爻皆資人以自養上三爻皆資賢以養人聖傳所謂觀其所養者謂觀其所養之爲萬民或爲已身也養萬民則吉自養則凶然自養之所以凶者病在資人以自養耳若能自求口食而无求于人則得其正而吉矣蓋自養亦有凶有吉故曰觀其自養也此與文王彖辭之本意不同蓋易之道屢遷後聖固不必同于前聖也乃先儒因聖傳作兩平解遂以二句分養人養身于所字文義不協又或以所養爲其所養之道雖所字較有着落而道字究屬添出聖傳恐无此義皆似不確故不從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帝出乎震而成言乎艮卦下震上艮故言天地養萬物萬民不能以一人養也必得賢以分理之而民乃可得而養五居尊位而順從在上之賢所謂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也不言義與用而单言時者養道尤宜及時也如養萬物而不以時則七八月之間旱而苗槁矣養賢而不以時則或老始見知而精力已不逮矣此聖人所以单舉其時而贊其大也

象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出于口者言語入于口者飲食慎言語所以養德節飲食所以養身此君子法頤之學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龜爲四靈之一能咽氣不食卦有離象故言龜爾謂二也我乃初自謂初乃賢人而爲聖人所養者在震

之初頤之爲物其動在下故初有朶頤之象二有中正之德不自貴重乃顛而求養于下焉所爲觀我朶頤也蓋初之朶頤乃人臣食祿天朝之正理二之觀我朶頤則常人歆羨富貴之俗情其凶也何待言

傳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爻惕以危亡之戒傳示以賤惡之辭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陽養人者也陰養于人者也六二雖中正而以陰柔居震體不能不動于欲于是下而求養于初以上求下是爲顛頤而拂乎經常之理矣又或上而求養于上則去上甚遠非道妄干有靦面目以是而往其凶可知艮爲山故言丘二與五爲正應求初求上俱非其所故曰拂經

傳曰六二貞凶行失類也

由下而上謂之征二與上非正應故曰失類傳只釋于丘頤而不釋顛頤者以初爻傳所謂亦不足貴者正指顛頤之以上求下而言之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上求養于下則曰顛三求養于上者也故不可曰顛頤求非正應則曰拂經三與上正應也又不可曰拂

經故特錯其辭曰拂頤拂頤與二之于丘頤極相似其凶可知正應故曰貞凶言雖正亦凶也二于丘頤只言征凶三更加以十年勿用无攸利之文者三與上應上爲艮之主爻艮止也爲上所止故曰勿用十年坤數蓋三居下卦之上正當由內而外之時尤易于越分妄求恐占者有僥倖之望故特盡其辭以示戒焉

傳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震行艮止兩體相悖釋所以勿用之故卦自三以下皆震體頤貴止而不貴動故下三爻皆凶而上三爻皆吉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頤四五兩爻皆養賢以及萬民者也故皆吉四居近君之位有養人之責而陰柔不能有爲與初爲正應故資于下以爲養雖與二同爲顛頤而彼資人以自養故凶此資賢以養人故吉也荀九家艮爲虎卦形似離離爲目故言視虎視下故言耽耽耽耽下而專也逐逐繼續貌言其逐逐焉以養及萬民爲頤而靡有饜足之時也耽耽逐逐就虎取象似非善辭故言頤以顛而吉雖耽耽逐逐而于義可免于咎也

傳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對初而言故曰上四入艮體故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與二爲正應五資上以養民而不資于二故曰拂經與二同二拂經以自養故凶五拂經以養人故吉上曰利涉大川五不曰不利涉大川而曰不可涉大川者蓋五以柔居尊位其才不足以濟險難能委其權于上九則上之功卽五之功若果于自用而不任人既不能虛心以養賢卽安能養及萬民哉此揆之于君人之道固有所不可而利不利又非所論矣中

孚外實內虛有舟象頤卦形似中孚故亦言涉川胡氏炳文曰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不言頤然彼貞疾而此貞吉彼乘剛而此承剛也

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互坤故曰順言不作聰明以自用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爲頤之所由成稷之飢由已飢象正相似任大責重其厲可知然居寵思危自不至于危而安且吉矣

六五陰柔故五雖君位而不可涉大川上九陽剛故上雖非君位而利涉大川而六五之所以不可涉者正以上之利涉故當委任之以責其成而不可事從中制以掣其肘也

傳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宣王德以厚民生天下賴之矣　初上兩爻皆賢而能養人者也四五兩爻皆能資乎賢以養人者也二顛頤固拂經而于丘頤則尤不可蓋聖人尤惡援上也由內而外之謂往故其占爲征凶征凶者謂往則必凶也三之拂頤與二之于丘頤相似而二中正三不中不正故三更不如二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巽下兌上四陽在中上下兩陰陽大陰小故謂之大過先天坤居北震起艮止而陰在其中於卦爲頤乾在南兌見巽伏而陽在其中於卦爲大過上經將終而列此二卦與下經將終而列中孚小過二卦之義同蓋備列六子不可獨遺乾坤也故特取其象之虛涵者以見義焉四陽橫而居中又巽爲木爲高有棟之象二陰柔而无力不足以勝上下之任又兌爲毀折有棟橈之象然遂付之无可如何无爲貴易矣天

下无不可爲之事棟橈猶將傾未傾之時故以利有攸往亨示之凡先言亨後言利往則亨自亨利自利此先言利往後言亨蓋亨由于往不往則不能亨也

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當大過之時二五兩爻皆剛而得中既无過剛之獘又能巽順和說以行之以是而往則可以救本末之弱而橈者不橈矣傳于亨上增一乃字者鼓其志以有爲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雖大過而不爲過者時爲之也故单舉其時而贊之

象傳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生于水至爲澤之所没大過之象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象木之在澤而不爲所顛仆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象澤之滋木而能使之發榮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之初其過猶小初六陰柔居巽體蓋過于慎者也小心爲大業之本故曰无咎巽爲白又陰木爲茅故以白茅取象其義則繫辭備之

傳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爲茅藉在下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過剛巳過矣不可更益其剛故中四爻只以居陰位爲吉而不必其位之當也木之近水而易生者莫如楊楊雖枯而生稊則根猶未枯而其枝葉將漸茂猶二與初比夫雖老而得其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故无不利二非老較之初則爲老矣老故象枯上六爲老婦故枯楊亦指上六先儒或以九五之枯楊亦指本爻似不確士夫豈可象枯楊乎

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男子三十而娶老夫則過時矣釋大過所以取象老夫女妻之義

九三棟橈凶

中四陽爻卦皆謂之棟析爻而論則于三四兩爻其象尤切九三過剛又居下體有棟橈之象故凶

傳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四與初應係初則有橈墜之象三與上應係上豈不爲隆起之象乎其所以不爲隆而爲橈者以剛愎自用之人不可以有輔故不虞其有他而轉以其无他

爲其棟之所由橈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九居陰位過而不過又在上體有棟隆之象故吉但四與初應其志相繫初居下四係初則爲俯而就下失隆起之義矣故以有他吝戒之卦與中孚上下互易中孚于初言有他爲應四也此于四言有他爲應初也其義正同先儒或以他指上似不確

傳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高起曰隆下墜曰橈不橈乎下則不係初可知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爲夫而六爲婦故九二九五皆爲夫而初六上六皆爲婦枯楊則不定爲夫象也但老則爲枯故九二以枯楊喻二本爻九五則以枯楊喻上客爻九二枯楊比初陰得陰以滋其根故生梯上六枯楊比五陽得陽以榮其枝故生華士夫未娶少者也九五非少較之上則爲少耳據老少爲文故曰老婦得其士夫以士夫而爲老婦之所得非士夫之咎也然已不能成生育之功矣故曰无咎无譽

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附末而生精英上洩下愈枯矣老婦不足言可醜

以責五也　下巽爲木故九二象楊上六何以亦象楊九五變則爲震震亦木也于九五爻下言上六亦可以楊象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陰柔而處大過之極其過也乃時義使然非激烈以賈禍者比故雖凶而无咎朱子云蓋殺身以成人者也涉取澤象上爻故象頂

傳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咎之則人皆避禍而求生以害仁者多矣　初與上皆柔爻故彖傳謂之本末弱然初柔爻而居陽位本

猶不甚弱故爲過愼而可免于咎上柔爻又居陰位則弱之至矣故爲過涉而有滅頂之凶三與四對二與五對陽位不若陰位之善凡陽盛之卦皆如此聖人示人以持盈保泰之道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孔疏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曰習坎呂氏大臨曰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也獨以習坎爲名更試重險乃君子之所有事也按此說極確故安溪李氏亦從之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其象爲坎在人則天命之性拘于形質之中亦爲有所陷之義坎中實故有孚有孚則心逸曰休夷險一致故亨惟其心亨以是而見于行自

无所往而不有功矣

彖傳曰習坎重險也

安溪李文貞曰言險體相重有更歷備嘗之意解習之義非以重訓習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惟有所壅遏則不流而盈溢四瀆流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自不見其盈水以就下爲信雖崇山萬叠亦勢在必行不以險而失其就下之信比水之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乃者語之轉坎陷宜不亨乃曰心亨者以剛居上下二體之中也往有功則心亨而行亦亨矣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不可升无形之險也山川邱陵有形之險也王公守國亦有无形之險懸法象魏使民不敢干亦有有形之險高城濬池使敵不敢犯險之時用大矣哉聖人所以極言而贊之也

象傳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有上流之水上坎是也有下流之水下坎是也兩

水洊至爲習坎之象德之見于行者始終不改其恒教之有其事者再三不嫌其複治已治人必如水之接續浸灌而後已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將以出坎也乃陰柔小人未能有孚徒爲一切僥倖之術自以爲習于坎矣而習之愈熟其陷亦愈深正中庸所爲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者也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入于坎窞陷而又陷其凶可知

傳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既失處險之道其習坎正所以入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爲心病九二剛中處重險之下常若有險在其意中兢兢業業而不忘戒懼所謂坎有險也求小得者心既有險必不敢妄有所希冀其所求者本小故其所得者亦小也求與得易每于坎言之說見隨三爻辭下

傳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爲坎之主爻故言未出乎險中也與未濟象傳未出中也同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三在下卦之上與上卦鄰故來則陷于下體之坎往則陷于上體之坎所爲來之坎坎也內險將盡外險未來聊且偃息焉以偷一刻之安其无出險之才審矣故有險且枕入于坎窞之象險且枕即卦名習字之義謂其習以爲常而安之也互艮爲止故言勿用初入于坎窞凶而三止戒以勿用者初處之失道三則所遇之窮也

傳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釋所以勿用之故

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以陰爻象穴于需見之矣但初三皆在下卦故可言坎窞四在上卦不可言坎窞也故以四象牖牖亦室中穴墻以透明者也至上則并不可言牖矣故以叢棘取象酒坎象尊簋缶皆取互震互艮仰盂覆椀之象蓋一尊之酒一簋之食貳用缶器可謂約矣而當艱難之時君臣相遇誠意交孚卽持此至約之禮自牖而納之于五亦可共成出險之功而終无咎也

傳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貳衍文

謂以柔正而承剛中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下卦皆係以坎坎未出也二五成卦而五尊爲卦之主故亦係以坎祗抵也蓋上流之水滔滔汩汩下有所歸自不至盈溢四岸而坎无不平矣九五陽剛中正成出險之功而只言无咎者大難雖平而修和猶未奏也

傳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滿瓶流去故不至盈溢四岸然使如滄海之納百川則更流向何處耶故曰中未大也蓋釋九五所以僅言无咎之故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變則爲巽有繩象故曰係用徽纆坎于木爲堅多心有棘象犴狴之中叢之以棘使不得踰垣而出是亦不啻入于穴也周官司圜收斂罷民上罪三歲使之思善改過三年而不改則其凶可知上六陰柔而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傳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舉爻以著其爲卦之終卦有三爻一爻一歲三歲而不改是終不改矣故曰凶三歲也　二五剛中爲成卦之主象辭所謂有孚心亨者正指此六四有柔正之德而與九五共成出險之功故終亦无咎卽六三

處多凶之位來之坎坎亦止戒之以勿用獨初上兩爻皆凶者二爲下坎之主爻五爲上坎之主爻艮山之水由上而下中間二陰无所阻遏是水之得其道者也初上在二五兩主爻之外爲水所不由之道故皆曰失道水失其道于是上則爲懷襄山陵之水初則爲冲没田廬之水其凶自不待言矣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坎外陰而內陽離外陽而內陰坎爲陽陷于陰離爲陽麗于陰皆主陽言離爲明明者陽也坎陽在內故水外暗而內明離陽在外故火外明而內暗明貴正明不以正則挾私用詐无所不至矣故利貞而始亨也離得坤中故爲牛牛性順牝牛則順之至者也坎之明在內宜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宜柔順以養之于中所謂高明柔克也故占者畜牝牛吉

彖傳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明必有所麗以爲質觀火之爲物可見矣重明謂君臣重明從二五兩爻起義五爲天位故上離有日月麗乎天之象二爲地位故下離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日月必麗乎天百穀草木必麗乎土猶君臣重明必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彖之所以言利貞也正謂柔居陰位指三畫卦而言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中正指二五兩爻五中而不正而兼言中正者正或不中中則无不正也附麗本非令德以附麗乎中正故亨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者以中正故亨以柔麗乎中正故畜牝牛吉也

象傳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作猶言明發兩作言不止于一作而已故爲重離之象彖傳言重明明相重在一時此言繼明明相繼在異時也詩言緝熙亦繼明之義明不止日此獨以明言日故特以照于四方足之著其爲日之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象日出日出而作故言履據萬物相見之時則錯然也陽性燥火炎上事紛則易誤變艮爲止有能止

其紛錯之象故曰敬之終吉

傳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言咎由錯生非敬則无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二在下卦之中日中之離也黃爲土之正色離得坤之中故曰黃離五亦得坤之中而于二獨言黃者卦以繼明爲義五有出涕沱若之象惟二與坤五同所謂黃中通理明之最盛者也故曰元吉

傳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五亦得中而二爲日中之離故傳獨言得中道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居下卦之上故爲日昃之離歌與嗟皆取互兌口象離中虛有缶象或及時行樂或大耋與嗟不于彼則于此皆不能修身以俟死者也故凶
傳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言生必有死惟當聽其自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三象日昃則四正當日入之時矣而離內暗外明四正值下離明處與日入之象不協故以火取象所謂日入而繼之以火也然玩卦象互巽爲風火炎上而

風復鼓之有燎原而不可嚮邇之勢又與尋常燈燭之火其象不協故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蓋九四居近君之位又當前後改革之際乃不中不正剛而逼上其象有如此者故聖人詳著之以示戒焉其所以言其死且棄者互兌爲澤火爲水所滅如强臣之終被行誅也
傳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剛而逼上无所容于天地之間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居尊位人君繼體之象離爲目出涕取兌澤象戚嗟取兌口象五爲强臣所逼故不以位爲樂而以危亡爲憂能憂而懼吉之道也
傳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舉爻以著其居尊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繼體之君以張皇六師爲能不墮先業離爲甲冑爲戈兵故有出征之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卽此義離火戒猛有嘉美之功所獲之以正厥辜者乃其渠魁匪其徒黨如是則可以无咎矣易例以上爲首
傳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言其非黷武也　九三爲日昃九四爲日入而繼以火之時則六五自是次日日出之時所謂繼明也明猶未盛故憂然特未盛耳俄頃卽盛矣故吉上九爲次日之日中明照四方故王用出征張皇六師正繼世而有天下者之事也六二柔順中正盡善盡美上九則以剛陽而處明極故戒以威震而刑不濫乃爲无咎則仍畜牝牛之義云爾

易經補義卷五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山澤通氣也以
少男而下少女感應之㝡切者也故曰咸无心之感
曰咸咸有皆意感未有不亨者但感必以正正則爲
无心之感而人无不應矣故利貞男女之情既通婚
姻之禮復正以是取女其吉可知恒言无咎而咸不

言者无心之感本不嫌于有咎也

彖傳曰咸感也

言咸本以感而得名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
利貞取女吉也

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艮之氣上蒸而澤不涸兌之氣
下滲而山不枯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也兌說艮止
以止爲說則无狥情縱欲之失矣艮下兌上則得女
待字而男親迎之禮矣彖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以
此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无心而成化其感也以氣聖人有心而无爲其
感也以理乾始坤成而萬物化生天地初无所容心
于其際也禮陶樂淑而天下和平聖人亦无所容心
于其間也无心而感无心而應聖人之所以感人心
而致和平之應者卽天地之所以交相感而致化生
之應也觀聖人之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總一
出于无心而已

象傳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本高澤本下山上有澤所謂山澤通氣也山惟虛
故有受澤之量心惟虛故有受人之量心何以能虛
理明則不自是不自是則心虛矣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拇足大趾也下體艮咸以止爲善況
居初尤宜安其分乃與四應志在于動故有咸其拇
之象拇雖咸而足尚未動故不言凶

傳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迹若未動而志已外馳揭其隱使知所警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脛肉也足之動以腓爲主腓動則拇與股皆隨之而動故六爻中所取人身之象惟腓與扑義最不協而二適當其位故曰凶然以爻德論之則二又最善柔中得正自不至于妄動故兩發其義以爲安靜而順理則吉而不害

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言轉凶爲吉動不動之間而已互巽得坤初故言順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在腓之上三當其位故有咸其股之象艮爲手有執象三與上應卽志在隨上堅定不移所爲執其隨也以是而往吝可知矣舊解謂三隨初二兩爻而動凡隨人者必在所隨者之後三在初二兩爻之上豈可以言隨耶且占辭曰往吝往者由下而上之謂正以三隨上爲不善故以往吝戒占者若謂三隨初二兩爻而動則往字无着落矣故不從

傳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初與二皆柔爻不處固其宜也三艮主而剛正亦然乎所執下者謂隨人固卑下之事也釋吝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當心位不言心者心與肺腸之屬皆藏在軀殼之內與拇腓股脢不同故不可以象言也人之感皆由于心故因以明感應之理三四五三爻皆剛而四居其中三五兩剛捍禦于外使四不爲陰柔所惑聖傳所謂未感害也故貞吉而悔亡悔亡者四與初應本有悔而亡之也往來卽感應憧憧煩擾之意有感則必應有往而必來本自然之理但四入說體恩邀利結朋從爾思其去大中至正之道遠矣九四不中不正故又有憧憧之象

傳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他爻皆係咸四獨不係咸者持之于未感之先也未

感而卽貞害于何有若待憧憧之後而強制之已无及矣言未光大釋所以朋從之故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脊肉與心相背而止而不動者也五應二比上若一有所係則不勝其悔矣幸陽剛中正又當脢位爲一无所係之象悔生于感无感自无所悔四曰悔亡而五曰无悔者心有覺而悔无爲也王註脢在心之上口之下陸德明釋文脢今謂之三思臺動而追飲食以咽有他思則噎按咸以人身取象皆可見者也如六所指者不可見似不如指脊肉爲確

傳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如末之也巳之末初志在外三志在隨人而五則末之志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開象口舌藏于口中輔頰居口之兩旁皆所以言者也言以達心咸道所不廢也但專持此以感人則人不爲所感矣他爻皆止取一體此獨兼及三者言出于舌但舌與上陰爻兩畫不相似故必兼言輔頰乃見取象之義

傳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言其感人不以心也　无心之感爲咸故卦不以應爲善六爻皆應惟三上爲卦之主其相感爲尤切故兩爻皆非吉占初與四應二與五應而初之感尚淺故四亦无不吉之辭二柔中正與五剛中正相應雖動而无動故二居吉而五无悔五不言吉者寂然不動固无吉之可言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少男在少女之下而男女之情通故爲咸長男在長女之上而夫婦之禮正故爲恒凡事久則必通故亨而于義亦无咎猝然而通者或未免有咎也咸亨不以正則爲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故利貞不已之謂恒故利有攸往

彖傳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安溪李文貞曰八卦之情變化无恒者莫如雷風然其相與之情終古不變觀其至无常者然後至常者可見也凡躁動則无常巽而動則有常可知矣天地寒暑之化所以有常者潛移默運故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貞以道爲衜道在人而實本于天地化機之流而不息者皆天道之恒久而不已也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前之往者旣終後之來者復始一氣循環无少間斷以人事言之如湯之日新日日新者所爲恒久而不

已也又日新者所爲終則有始也恒本无終于此而
有所往焉則有始正所以无終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
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得陽之精者爲日得陰之精者爲月日月皆得天恒
久之道所以能懸象著明而容光必照由春變夏由
秋變冬變而无迹之謂化四時之變化皆得天恒久
之道所以能生長收藏而歲功以成聖人與天地合
德者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武之丕顯丕承
而雅頌作于成康之世是其事也天地萬物之情皆

觀其所恒而可見則聖人之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者又孰有外于是者哉
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之起必有其一定之處風之來四時亦各有其方
君子法之獨立不懼雖臨以禍福利害而不易所守
彖傳之所謂久于其道者即此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卦以巽而動爲義初爲巽之主爻以一陰伏于二陽
之下有深入之象而四以震雷之威與之相應其深
入必不以漸天地之化寒暑之所以遞遷而使人不

覺者漸而不驟故也今深入而不以漸則動而不巽
正與卦義相反進之鋭者退必速安得而有常乎以
人事擬之如未信而諫必以爲謗未信而勞必以爲
厲雖正亦凶而无攸利矣
傳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謂初爻求深謂巽入始即求深則不以漸可知
九二悔亡
以九居二宜有悔者也幸剛而處中爲能因時制宜
而久于其道故悔亡
傳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舉爻即以見義蓋久于中非剛不能必九而後能久
也釋不正所以悔亡之故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居下卦之上與震爲鄰過剛不中喜動而不恒
其德者也變坎爲溝瀆爲隱伏汙穢之念伏于隱微
有羞之象或承之自外來也卦與益爲上下倒換之
卦此九三即益之上九故兩爻辭相似但益曰或擊
之此第承以羞者彼不恒于惠民此不恒于立德故
一吝一凶有不可强同者耳
傳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今日學巫不成不能容于巫之中明日學醫不成又
不能容于醫之中人皆不屑與爲伍故曰或承之羞
九四田无禽
卦形似坎坎有禽象但當雷出地奮之位安得有禽
易毋于坎言求言得此爻與初六正應初求浚而此
曰无禽言求之而一无所得也聖傳于彼言始言求
于此言久言安得兩傳緊相照應其義益曉然矣
合六爻論之則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析上
下體言之則初及四地位二及五人位三及上天位
四在初之上猶田在地之上故四亦可言田也巽六

四云田獲三品其取象正與此同
傳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始雖求浚久而不得此恒之所以利貞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九三剛而不中故曰不恒其德六五柔而得中故曰
恒其德兩爻獨言其德者恒不恒单辭不成文故也
五以柔居尊雖恒其所當恒然蒙業而安恐有拘常
守故而不能奮然有爲之獘故曰婦人吉夫子凶既
曰夫子凶則更非居尊者之所宜可知此貞之所以
必利有攸往也以爻之剛柔言則九爲夫而六爲婦

以位之陰陽言則五爲夫而二爲婦爻本具此兩象
故兩發其義以示戒焉
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卽以從爲義
上六振恒凶
居卦之終陰柔震極爲振動之至而不久于其道者
也九三居下卦之終巽爲進退故不恒其德上六居
上卦之終震爲決躁故振恒而凶振恒者變亂舊章
今日立一法明日立一法使民无所適從又不止于
不恒而已

傳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謂卦之終而震之極也　剛柔相應爲恒故卦
之上下體皆相似六爻皆不當位而初四爲卦之主
兩爻相似故傳于初言始求浚于四言久非其位皆
恒其所不當恒者也三不恒上振恒兩爻相似而上
更不善二五皆中兩爻相似二以剛故能久中五以
柔故不能制義然在士君子亦有不當專主之時則
仍未嘗不吉也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艮下乾上二陰浸長陽有不得不退之勢故爲遯遯則見機而作旣全身而遠害亦藏器以待時非一于退避而已故其占爲亨小舊解謂陰柔之小人似不確小當如小亨之小謂小事也當遯之時君子旣奉身而退大節固无虧矣而一嚬一笑之微亦不可與小人作緣也故以利貞戒之

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

身退而道亨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不曰剛中而應而曰剛當位而應者蓋五居尊位其力足以援引在下之人旣與二應宜若可以不遯然二陰浸長時實爲之君子亦與時偕行而已

小利貞浸而長也

臨彖傳曰剛浸而長此不曰柔浸而長但曰浸而長者蒙上小字爲文也陽大陰小凡小皆柔類故不必更言柔也柔浸而長故防微杜漸不可不愼此釋所以小利貞之義

遯之時義大矣哉

時必有義當遯之時明哲多失于委蛇慷慨又傷于激烈處之之道惟有奉身而退而又非置天下事于不問而已其時義豈不大哉

象傳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无所不容而有獨尊之勢山雖高欲不屈于其下而不能君子之待小人无疾言厲色以相加自使之凜然而不敢犯其嚴也君子之能屈小人也其不惡也君子之能容小人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以上爲首以初爲尾例也遯尾如君子而居下位

當陰長之時或遲遲其行雖于義尚无大害然亦危甚矣所爲厲者乃以尾爲厲非以遯爲厲也于此而有所往焉凶禍隨之矣故以勿用戒之

傳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雖危而不爲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柔順中正當遯之時蓋君子而有退心者九五與之相應方將汲引同升挽留之意持之甚堅所謂執之用黃牛之革也而六二去志已決非人之所得而轉移故曰莫之勝脫先儒或止謂六二之志在必

遯上句不切九五講則彖傳剛當位而應句无若落
矣艮爲手有執象五變則爲離有牛象離二得坤中
黃爲中央土之正色故曰黃牛互巽爲繩革皮繩也
傳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志在必遯釋莫之勝說之義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切近下二陰遯而有所係者也雖有所係而仍
遯以九三陽剛艮體非溺于私者也但不能脫然去
之不免有疾且厲耳爲小人之所係戀有畜臣妾之
象故吉

傳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之時不可大事此小事之所以利貞也觀此則彖
辭小字當作小事解審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公而係私四與初爲正應故爲有所好而遯者也
然四入乾體雖有所好而仍遯此惟君子能之若小
人則否蓋惟其爲正應且剛居陰位故又有小人否
之象
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言君子吉而小人否非小人之獨不幸也彼自不如
君子之好遯耳
九五嘉遯貞吉
二陰浸長猶爲盛德在火之時乃見機而作居寵思
危遯之極嘉美者也所守既貞其占自吉
傳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言固志五言正志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處卦外下无係應超然遠引无入而不自得所謂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无所往而不利矣
傳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有所係則疾无所疑則肥　卦以初二兩爻爲小人
爻皆以爲君子所謂易之道屢遷也然亦惟在爻言
爻乃以初二爲君子耳三四五上四爻則仍以初二
爲小人也惟以初二爲小人故三四五上四爻與初
二近者不若遠者之善好愈于係嘉愈于好肥又愈
于嘉遯非君子得意之事而六爻只有吉而无凶至
上九曰无不利且與鼎大有同辭焉聖人之情可
見矣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乾下震上四陽盛長故爲大壯陰陽有消息之理若過于自恃動不循禮則以壯往而患至若掇者比比然矣故以利貞戒之

彖傳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剛而不動則无以見其剛動而不剛則不能无所屈撓乾剛震動卦之所以名大壯者以此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壯每不足于正正則愈見其大既正且大則事皆合

理而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而塞乎兩閒推而極之天地之情亦即此而可見矣咸恒萃皆言天地萬物之情此獨言天地者萬物不能同天地之正大也

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其威甚厲故爲大壯之象克去已私非禮弗履亦如雷之奮發而陰邪之氣不得以一毫相干此君子之大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爻故象趾在下而動者也初進何遽至于凶三用壯用罔且止言厲不言凶矣豈壯于趾者其壯反甚于羸其角者乎且卦爻之凶者多矣乃于此獨言有孚蓋聖人深懲壯往之失故于初進之時即豫爲之警曰若人者雖目前尚未見躁進之失而以是而往以理決之有必至于凶而可信无疑者故曰有孚言不可僥倖其不然也

傳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則必窮其理可信

九二貞吉

以九居二疑于不正然居柔處中不過于用剛者也故吉

傳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舉爻以見其中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在下卦故言小人然在下卦之上故又言君子三變互離離爲火有用壯之象火外明內暗三正當內暗處有用罔之象罔與學而不思則罔之罔同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若以是爲正而固守之則危矣卦似夾畫之兌三變亦爲兌故取羊象羝羊剛狠而喜觸者也三欲應上而四陽之不能忍而必欲進才弱敵强如羝羊之觸藩徒羸其角而已藩

謂四也三非角位變兌則三正當角處故言角

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不顧是非而一于用壯君子則誤執已見而以非爲是其用之過當者由其心之不明也故聖傳特去一用字以釋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壯陽爻以處陰位爲善故二與四皆曰貞吉而四獨曰悔亡者蓋三陽在下剛而不中故宜于有悔而亡之也藩決不羸承三爻而言彼以四爲藩四前二陰則藩決矣不言角者四非角位也輿之行在輹震爲

大塗輹壯則以大輿行大塗四陽上進无復阻隔又豈復有壯往之悔哉大輿坤象四變則爲坤輹在軸之上載輿而行者也故以變坤下一畫之剛象之

傳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壯而尚往乘時之義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剛狠之物以六居五失其剛矣故曰喪羊于易易疆埸之埸居尊而有柔中之德故无悔　易例言埸多在上爻此于五爻言埸者卦形似重畫兌五上兩爻乃重畫之第三爻也故五亦可言埸

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言以柔居陽故止于无悔而不可以言吉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六五已喪羊矣此復以觸藩取象者以其適當角位故也然雖當角位而柔爻又與角義不協故只云觸藩而不云羸其角上與三應故三欲進而應上乃爲四所隔而不能進上欲退而應三亦爲四所阻而不能退三與上皆以四爲藩也三過剛故觸之而羸其角上柔故止于不能遂其應三之志然亦无攸利矣上以柔居陰又處動極有不終用其壯之象故言艱

則吉蓋兩發其義而欲占者之擇所從也

傳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凡過于用壯者皆不詳之故也原其故使知所警卦以壯往爲戒故二四皆曰貞吉以剛居陰位故也六五柔居陽位上六柔居陰位而上六不如六五者五以喪羊故无悔上處角位是不能喪其羊矣故觸藩而无攸利然以柔居陰較六五之以柔居陽者更勝苟艱以處之則不但无悔而且可得吉矣孰謂上六之不如六五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下坤上離爲晉屯豫言侯震也晉于坤言侯者卦以離明爲君道以坤順爲臣道易例凡言邑國皆象坤故于坤可言侯也萬物致養于地故曰康侯互坎爲馬而坎之二三兩爻即離之初二兩爻是坎之馬自離而來有天子用以錫康侯之象坤爲衆故言蕃庶晝日亦取離象三接者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也康侯功在民生勳酎王室需大賜而蒙優禮皆因晉之盛而極言之

彖傳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火在天上如日之普照故爲大有明出地上如日之方升故爲晉坤順臣道也離明君道也柔進上行謂柔進居五也彖傳言柔進上行者三曰晉曰睽曰鼎皆謂柔居五位蓋柔本應在下今進而居五故曰上行也有離明之天子而康侯以坤順附之柔惠之德上結主知是以寵錫便蕃而恩禮優渥如此也
象傳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天之精萃爲日之明人之精萃爲德之明日爲地掩德爲欲蔽自昭明德者亦去其欲之蔽如明之出于地上而已　易彖傳惟乾與晉皆言自自强不息我用我之强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之初爻始進者也始進必資援引與九四應四爲互艮之主爻艮爲手以手見止有欲進被摧之象鄙夫用事蔽主聰而阻賢路若枉道以媚竈失其貞矣故戒以守正則吉信于五行屬土四在坤外故有罔孚之象坤體寬裕故戒以裕則无咎
傳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未受祿命故裕可免咎若義當潔身不可以裕藉口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當晉時較初爲更進矣上无應援又變坎爲心病故有愁如之象摧如不過使之不進而已愁如則時慮不測之禍蓋二處應五之位非初之在下者比尤爲權臣之所忌故也然柔中與五同德以正自守久而必彰故吉王母謂五也陰居尊故言王母受茲介福即彖所謂錫馬蕃庶也
傳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居中得正

六三衆允悔亡

柔居陽位與鼫鼠鄰宜有悔因與下二爻同德皆志于進者也信友獲上而悔可亡矣

傳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則順而麗乎大明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下三陰與五同德進而上行而四以一陽橫亘于其中有閉塞賢路之象互艮爲鼠鼫鼠田鼠也下坤有田象故言鼫鼠性貪畏人互坎爲險貞固守此其危

可知不言凶者衆允彙征究不爲其所阻故也

傳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位不稱德故恐人奪之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君德貴剛六宜有悔以衆允上行而得同德之助故悔亡失得勿恤者坤彖曰先迷後得文言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離二得坤德之全下坤上離爻義之善幾于黃裳元吉矣順而麗乎大明復何失得之足慮哉西南固以類行東北亦終有慶以是而往吉无不利矣往即君子有攸往之往

傳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往即彖傳所謂上行錫馬三接何慶如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居晉之終剛而在上有角之象晉至于角无可進矣坤爲邑離爲戈兵有伐邑象（伊川謂自治其私朱子以爲不當作譬喻解）晉貴柔順以伐爲晉與卦義不協若更邀功境外失寵錫康侯之義矣故惟用以伐邑危厲以處之則吉而于理亦无咎也貞吝者當大明在上之時宜乎无思不服而猶有私邑之待伐故雖正亦可羞聖傳云道未光也正釋吝字之義

傳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處離之極非日中之時故曰道未光也　卦以柔進爲義故四柔爻皆吉而无悔九四上九皆陽性向上進而不止故其占皆有危厲之辭而九四更不如上九者四居大臣之位有阻塞賢路之象上九則居角位而與衆允不相妨礙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離下坤上爲明夷離明而爲坤暗所掩故爲明夷夷者傷也君子于此惟當艱難其心貞固其行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

彖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卦離爲內文明外卦坤爲外柔順互卦坎爲蒙大難正文王囚于羑里之象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亦晦其明者也然柔順乃臣道之常晉亦云順而麗乎大明矣必如箕子之佯狂乃足以盡艱貞之義內難爲紂之至親也晦其明而不露其迹屈其身而能正其志非特如文王之囚于羑里而已故曰箕子以之文王以卦之全體言箕子以六五一爻言

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出地之日與入地之日同一明也但入地之日其明不可見耳君子之治已也則法出地之日日昭以全其德之體君子之治人也則法入地之日用晦以善其明之用坤爲衆而南面嚮明以涖之則取諸離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離爲雉有飛象翼者飛之具飛則有上往之意而上有傷明之君欲上弗能故爲垂其翼之象行而三日不食往而主人有言皆由暗君在上以至賢者不獲進用超然遠引而所如不合其傷雖淺然亦不可爲不傷矣互坎有食象初在坎下故云不食離數三故云三日互震善鳴有言象震上六亦云婚媾有言

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如孔子去衛而絕糧于陳蓋決之義而不食非遂有

傷于行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卦取人身爲象初二爲股三四爲腹五上爲首初與三右也故二四爲左夷于左股傷其所以行者也處明夷之世惟有超然遠引以爲自拯之計今左股既傷倘遂遲遲其行其禍將至于不可救互坎有馬象馬以代足壯則拯之速禍自无由而及之矣故吉

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爻言馬壯傳言柔順中正自有得吉之道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剛正明極與上六應各處兩體之上又互震初爻弔
民伐罪責在長子故有南狩而得其大首之象離位
在南爲戈兵故言南狩大首猶言渠魁指上六也君
臣之義无所逃于天地之閒至不得已而有放伐之
事若亟亟以圖之則非順天應人之舉矣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故以不可疾貞戒之　上六傷人之明九
三旣得其大首矣顧亦曰明夷者何放伐之事非聖
人之所得已以一身爲天下請命雖恭行天罰本无
愧于厥心而義士頑民交相鼓煽卒以一身爲天下
受不韙之名而不得辭則亦暗君有以傷之也卦惟

初九九三兩陽爻周公于初九曰明夷于飛于九三
曰明夷于南狩兩爻爻辭文法正相類皆言其以不
傷爲傷而暗君之无所不傷也愈可見矣
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在除害非富天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爲腹四入坤體故曰入于左腹然與上隔位猶可
以出門庭而自獲其心意也互坎至四而出險故取
出門庭之象此與夷于左股文法正相類彼言夷而
此不言夷者得意于遠去固本无所夷也

傳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以意釋心謂得意于遠去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君位明夷不可以言君也故以帝子當之卽泰五
帝乙歸妹之義也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故利貞
傳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晦而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去離體最遠中互坎震又有雷雨之象故曰不明
晦卦與晉爲上下互易之卦晉明在坤上先登于天

也夷明在坤下後入于地也
傳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後入于地
所謂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　上六一爻居卦
之極下五爻皆爲其所傷然陰豈能傷陽故初九以
无位雖受傷而甚淺三則不但不爲其所傷且南狩
而得其大首矣此亦足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離下巽上爲家人家以男得女而成女者家之禍福之原也故利女貞二四兩陰皆得正女貞之象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下體離有墉象二柔麗內則不出女不干外事正位乎內也上體巽爲入男本有入內之義五剛在上之中則不入男不牽于私正位乎外也夫婦道之造端而察乎天地二爲地位柔居之五爲天位剛居之剛

柔各得其分所爲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固利女貞而必自尊者始母亦稱嚴君者蓋家庭帷薄之私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有母助父以整飭之則家不期而自理故亦稱嚴君言其尊嚴如一家之君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有四剛上爻也五三初皆子也六畫獨上不正然剛宜在上亦得正也故曰父父子子而兄弟亦具焉五之對四二曰夫夫婦婦天下雖大只此父子兄弟夫婦耳家道既正則立教有本興起有機故定也

象傳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炎上其氣即爲風以卦象言之互離之中爻即爲上巽之初爻是巽從離來所謂風自火出也火必有所麗言有物之象風不違乎時行有恒之象

初九閑有家悔亡

離一柔居中兩剛禦外閑有家之象也治家之始能以禮法爲閑而不以恩掩義則家道正而悔可亡矣

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及其未變而閑之則易爲力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離得坤之中爻无攸遂即坤道无成之義互坎有飲食象在中饋者言正位乎內而主飲食之事也彖所謂女貞者如此故吉

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不違巽則不亢二得坤中故曰順應五故曰巽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嚴肅意離火炎熾九三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互坎一剛居兩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家人統

言之也婦子則專指婢妾之屬嗃嗃雖悔厲而吉嘻嘻則一時雖若歡洽而終不免于咎可恥曰吝家之恥甚于禍也

傳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无過不及之謂節嗃嗃雖過然猶未失也嘻嘻則失矣

六四富家大吉

四爲近尊之位在家爲家相在女爲母蓋總持家政者也上體入巽爲近利市三倍又巽風自南長養萬物薰而阜財皆富家之象二僅在中饋以修婦職而

已此更能廣生厚殖以富其家則陰道之最盛者也吉孰大焉富對不富言則陽爲富而陰爲不富富對貴言則陽爲貴而陰爲富

傳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上位尤易涉不順巽初得坤元故曰順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其位乃王之位也王則以天下爲量非徒一家之得其正而已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王特患不能正其家耳若其父子兄弟夫婦咸格于正而无嗃嗃嘻嘻之失則與仁與讓治國平天下皆舉而措之不必憂恤而吉可必矣勿恤者豫決之辭

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自五以下陰陽皆相得故曰交相愛蓋父子兄弟皆然不止于夫婦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卦自二至四互坎此爻變亦爲坎有習坎之象習坎彖辭曰有孚故此爻辭亦曰有孚蓋上九處卦之終家道已成故人皆孚而信之也剛處陰位雖處巽極而不過于柔又不至嗃嗃之厲故曰威如身修而家

愈齊其吉可終保矣

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其非尚威嚴也　初閑五假二言嗃嗃之失上言有孚威如皆主教言二中饋四富家皆主養言陰陽之辨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兌下離上爲睽睽從目說文不相視也人兩相違異則目不相視故卦名睽睽與革俱合離兌成卦革下離上兌夏秋之交土王用事故曰元亨利貞睽則下兌上離于時序无所取義故但據二女言之曰小事吉

彖傳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炎上澤潤下澤火有相違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二女之志不同行故睽然正以不同行而反得相濟之美徒說不足以和衆說而麗乎明則有以洞乎事機之所宜而无姑息之獘是兌女上麗乎離而不專于動而下矣過剛尤足以僨事柔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則有以矯乎競緑之所偏而无乖戾之失是離女下應乎兌而不專于動而上矣剛柔相資動皆中節有吉之道其曰小事者陽大陰小據二女言之其所行本无大事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高地下睽也而知始作成其事則同男外女內睽也而夫唱婦隨其志則通萬物散殊睽也而隨其飛潛動植各有措處之道其事則類蓋天下之理本一而睽正所以爲同苟混然无別則天地之化息而人物之理亂矣故推睽之時用而極贊之

象傳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同出于坤而炎上潤下各異君子法之有和合之美而无阿比之失所謂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剛而无應悔也然居卦之初在事之外故悔可亡互

卦爲坎四不應初故言喪馬然初變亦即爲坎故言勿逐而自復也惡人指四四以初爲元夫而初則以四爲惡人者兌屬金離爲火火能尅金故初以四爲惡人也惡人不可疾之已甚兌說體上卦離互卦又離上下兩目相視有見惡人之象化異爲同尚何咎之有乎

傳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殆斯可見過甚之行反爲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正應本宜相遇以睽之時意有乖異直情徑行

難以濟矣九二以三爲門而九四以一剛塞其前五
在四外二不能出門而交安得不由巷而遇乎兌者
說也蓋巽言以悟主非枉道以殉人也故无咎
傳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于巷則疑于失道釋所以无咎之故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上各據澤火之極三至五互坎爲輿二至四互離
爲牛離與坎鄰爲牛駕輿三介二四兩剛之間故前
則曳其輿後則掣其牛蓋三欲往應上二四阻之使
不得行而與上合也見與上九見孚同皆上九疑中

之所見也上陽剛與三正應見三爲二四所阻故怒
而加刑爲天當作而去髮也劓去鼻也二四爲上所
傷故取上體被刑之象其人指曳之掣之之人一去
髮而一去鼻故言且阻其行者既被刑則初之睽者
脫弧遇雨而其終必合矣如同人之大師克相遇也
義更詳雜記內
傳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必九而後當位乃以柔處二剛之間故輿遂爲其
所曳幸而應爻遇剛故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卦以睽爲名爻獨于四上兩爻言睽者上離爲目下
兌无目象既无目象卽安得以睽爲辭此下三爻之
所以不言睽也睽孤者先儒謂四无應故果爾何以
處上九同一睽孤之文其解不應有異竊意上兩爻
所以言睽孤者蓋上離有目以視下而下兌則无目
以視上无目以視上非不相視也不相視之謂睽下
既非不相視則上兩爻之爲睽也孤矣兩爻何以言
孤人之目固有兩也初剛正又在卦初故謂之元夫
四居大臣之位而特立无助危道也然與初同德互
坎中實彼此交孚雖危不危而于義亦可无咎矣

傳曰交孚元咎志行也
非但无咎且可以行其志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不正宜有悔然得中而應乎剛何悔之有同人貴公
曰宗私之也睽貴合曰宗親之也五本應二而睽若
膚之爲間也噬嗑六二曰噬膚睽二變則爲噬嗑厥
宗正指二故亦云噬膚噬膚則間去而睽者合矣明
良相遇往必有功曰何咎者釋其疑而決其往也
傳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志蘊于己慶及于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互坎爲豕下入兌澤有豕負塗之象坎爲輿故言載又爲隱伏故言鬼上與三正應乃不信其應視之如豕之背負泥塗又積疑成妄如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至此殺機動矣尚象弧矢取之睽先張之弧疑而欲殺之也然陽德明體極而能返後脫之弧疑巳稍釋既知其匪寇而實婚媾則疑巳盡釋猜嫌化而爲同心如陰陽和而遇雨矣何吉如之雨亦取互坎象遇元夫而初四合厥宗噬膚而二五合往遇雨而

三上合而上獨言吉者要其終也

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取離火光𤎺閃爍之象火遇雨則熄故羣疑亡六三與上九各據兩體之上水光與火光相盪搖故三亦有輿曳牛掣之象兩見字緊相照應　六爻皆始睽而終合其義即具于卦象之內火上澤下睽也而說麗乎明柔應乎剛則睽而合矣故孔子先于彖傳發之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爲蹇蹇足不進也上坎又互坎重險在前止而不進故爲蹇兩剛皆爲柔所陷然五變則爲坤正西南之卦也又在上卦之中故占者利西南以其化險而爲順也艮東北之卦又在下卦之上爲窮位故不利東北以坎險而又阻于艮山也利不利皆據兩剛言之然則三變亦爲坤何獨從艮本方而言東北三多凶五多功故獨于五取平易之象也大人謂九五也不曰利貞而曰貞吉者蓋與上見大人連文

言見大人則貞且吉也若曰利貞似戒占者以貞矣聖傳曰以正邦也非歸功于大人豈可言正邦乎

彖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上下體易則爲蒙坎險在內不當止而止所以爲蒙坎險在外當止而止所以爲知知者蒙之反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由內而外謂之往九五剛往而得中故利九三處下卦之上而其道窮故不利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九五爲剛健中正之大人往而見之則有濟蹇之功也當位謂九居五位以正邦也釋所以言貞吉之義惟當位故言貞惟正邦故言吉也大中至正濟蹇之用不獨止而不進而已故言其大而贊之

象傳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彖傳言前假卦起義象傳言上立卦起義水在上必反下故行有不得當反求諸己以自修其德也諸爻皆宜來而不宜往卽反字之義

初六往蹇來譽

方蹇難之時宜止而不宜進故諸爻除二五外皆以

往爲失以不往爲得也初六陰柔无應往則蹇矣不往卽爲來獨見前識故有譽

傳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時而動釋所以來譽之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與五正應故言王臣上卦坎又互坎二爲互坎之初爻重坎故云蹇蹇犯難救時其蹇而又蹇者蓋爲君而非爲己也

傳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要終獲吉何尤之有

九三往蹇來反

剛過中而與上體鄰往卽入險反就二陰則爲下所附而得所安矣

傳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柔資剛以扞外陰故喜

六四往蹇來連

處近君之位而陰柔无才往則益入于險矣三剛正能濟蹇者也與之同心合力以濟時艱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也

傳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陽實陰虛四當位而連三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陽大陰小九五剛居陽位故曰大蹇剛與剛同德曰朋謂三也諸爻言來皆謂來而反內獨此爻言來則謂三應上而與上共趨五也

傳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柔相濟謂之節上柔比五而與三同來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往向外也上復何向不來卽爲往也陽爲大來與三

應故曰碩彖傳曰當位貞吉五爲蹇主吉本當屬五
以在險中而應又柔故未言吉至上蹇極有可濟之
理且得三之應故終五之義而言吉大人謂五也上
得三與之往見九五而三又爲上下衆陰之所附合
衆賢以輔一人可以成濟蹇之功矣安溪李文貞曰
易爻自乾之二五外未有言利見大人者獨于此爻
言之蓋凡卦大人多取九五之象二應而四承之每
多吉者其例至著不必言也獨上无從五之義而此
爻以時義往來而相從故特表而出之
傳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内謂三貴謂五　卦以見險而能止爲義故來善而
往不善然二五君臣之位皆有解難之責者也安得
而不往故二則曰匪躬五則曰朋來朋來則巳必率
之而往可知矣彖傳亦云往得中往有功者以此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坎下震上動而出乎坎險之外爲禍亂既平之象故
爲解西南陰方平易與蹇彖同但彼指五而此則指
四以四變則上卦爲坤故傳釋之曰得衆也當大難
初平之時尤宜勞徠安集萬物皆致養焉正西南之
卦也故利不言不利東北者艮巳轉而爲震无此象
故无此辭也无所往者對下有攸往而言難巳解而
一无所事也其來復者由外而内謂之來來則爲坎
言難雖解而不敢荒寧一如未解之先也故吉由内

而外之謂往往則爲震言若尚有餘孽未消則速爲
剪除如迅雷之不及掩耳及時奏功而不久淹以滋
勞擾既夙而吉仍與天下相安于无事而巳
彖傳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蹇之止翻爲解之動其畜力素矣且經險而動動必
不妄故能免乎險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
往有功也
四在外卦故曰往西南坤方坤爲衆故往則得衆也
得中指二與蹇彖傳皆指坎之中爻也而此獨增一

乃字者言蹇以往而得中此乃以來而得中也除惡務盡速則有功所爲迅雷不及掩耳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地閉塞之氣至春而解于是奮而爲雷降而爲雨百果草木皆隨氣而甲拆焉品物流形生機暢茂皆解之時爲之也故聖人極言以贊之

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有雷雨之施而百物之生機遂聖人有赦宥之典而萬民之生氣舒蓋蹇難之後衣食不足而廉讓

之道衰民之犯法者衆誅之不可勝誅也故行法外之仁以與天下更始焉

初六无咎

卦言解蹇難爻言解小人解小人正所以解蹇難也初六以陰居初力不能解小人而比二應四蓋與君子爲類而不與小人爲類者也故无咎

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泰以上下應爲交二介上下言際坎四曰剛柔際比五也此則兼比應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五爲解主二應四比皆預有解小人之責者也坎爲隱伏又有禽象狐晝伏而夜動其情狀正與小人類二在地上故言田三狐指六三也六三在二之上又在互離網罟之中有田獲三狐之象坎中畫象矢黄中色故言黄矢獲狐得矢貞而且吉九二剛中應五故其象占如此

傳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中則未有不正釋九二所以言貞吉之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坎性下故宜負坎爲輪三在坎上乘也六三陰柔不

中不正而居下體之上故爲負且乘之象坎爲盜故言寇處非所據盜思奪之矣貞固守此其吝可知

傳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已則可醜人復何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動而免乎險故于此始言解拇足大趾王註四失位而比三故三得附之爲其拇按程朱皆以拇指初似不確剛柔正應初方以應四而得无咎豈可解而去之耶當以王註爲正四交震體震爲足三居四下猶拇居足下蓋親昵而難割者也四與二同德故曰朋

四不解三則二必不至雖至不孚故必用其剛德割其所附陽不爲陰所累斯小人去而君子之朋其至可必矣

傳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成解之爻而涉不正三遂得緣以相附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柔居尊位或不能不爲嗜欲攻取之所中故特示之曰君子維有解言君子澄源端本之功亦惟有解之一法耳蓋以放流爲解者其解在天下以克治爲解者其解在吾心誠使方寸之間粹然而无一毫私欲

之累則所爲以克治爲解者既足盡乎解之義由是正身以正朝廷而百官萬民遠近莫敢不一于正雖不必亟亟以解小人而小人且回心嚮道胥化而爲君子矣豈特放流之使小人不得立于其朝而已哉

傳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心爲賢奸消長之關故此有解而彼自退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謂五也惟射之者五故特著其爲公若射之者本爻則不當用公字矣如九二之田獲三狐是其例也狐與隼皆坎象小人而在下擬其邪媚故曰狐小人而在上狀其鷙悍故曰隼其實一而已矣當其爲狐剛中之大臣能除之及其爲隼則憑權藉寵非君子之有解者不能射而獲之矣无不利者言渠魁既得天下從此遂不復有蹇難之事也（雜記中一條解繫辭傳頗明析宜參閱之）

傳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在高墉之上有凌逼之形故曰悖　六五柔中居尊二爲應而四爲比故與二同言吉而與四同言孚三與上皆小人之當解者當其負也則爲狐及其乘也則爲隼然其爲小人則一而已矣二獲狐四解拇

五又射隼于高墉之上除惡務盡君臣有同心焉從此小人无復有乘間投隙以害善治者矣尚何不利之有哉　上變則爲離有墉象居卦之最上故曰高墉也

易經補義卷六

桐城葉酉著

下經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變之說不足據惟損益渙賁四卦聖傳皆兩爻對舉不謂之卦變則其義不可通矣其說詳具賁彖傳下損自泰來損下卦三畫之剛以益上卦三畫之柔是爲損下而益上剝民奉君故爲損卦形似中孚去奢崇儉損而出于中心之誠然蓋有返本復始之義焉故曰元吉而且无咎要其後而言之則行之可常就其時而言之則往无不利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禮與奢寧儉享以祀明神豈可損者然苟將之以誠敬之心雖二簋不嫌其薄若誠敬不足徒多儀備物神其吐之矣二簋兩少之象兌爲巫故易每于兌言享

彖傳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益皆據下而得名故云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但增一而字則元吉以下四者皆有孚有以致之其義顯然矣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二簋惟損之時可用萃則用大牲吉矣孚以立其本時以善其用豈特二簋有時損剛益柔亦有時也損而不已必虛盈而不已必盈盈者又損虛者又益莫非與時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

象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在上而澤在下澤氣通而山之草木潤有損下益上之象陽惡莫如忿以內卦本乾言上六下而成兌說則其忿消而不熾所謂懲也陰惡莫如慾以外卦本坤言九三上而成艮止則其慾遏而不流所謂窒也君子用損之道如此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卦有三爻三甫終卦乃遄往而與上相易有已事遄往之象所以係于初下者三之往而益上雖爻義實卦義也初九與九三皆以剛居陽三既往而益上則初自當往而益四故即以三之卦義爲初之爻義也損有餘以益不足所謂酌也故其占曰无咎而因以

酌損之戒占者不酌則有咎矣
傳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合志而後往則酌損之義在其中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以剛而居陰又說體故利貞互震爲動故戒其征初宜往而二不宜往者初以九居陽剛過宜損二以九居陰剛不過故不宜損彖傳所謂損剛益柔有時者正指此守正不阿以道自重待其君屈已下賢而後應之則不勞而王其弗損正所以益之也
傳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自无不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成卦在三故于三言損道之善損三爻之剛以益上爻之柔三損其一而初與二比四與五比上與三應六爻皆得兩相與所爲得其友也以人事擬之如君虛心以下賢臣盡心以奉上若中有小人間之則不成明良之合矣損一人者損此小人之爲間者也即千百人无不可以一人槩之
傳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則疑故以損爲善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凡陰陽之偏者皆爲疾六四以柔居陰有陰柔之疾者必初九以陽剛之道益之而其疾乃可得而損初遄往四即虛心以受其益則功雖歸初而使之遄有喜者四也尚何咎之有哉坎中實爲心病離與坎相反此爻變則爲離離中虛故疾損而有喜也无妄九五有喜義與此同
傳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有疾而損之其與本无疾者有間矣故曰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卦體似離故言龜十朋之龜乃龜實四品中之最上者也見漢書食貨志或益之者卦本无離體必損下益上而離體乃見故曰或益之也或者意所不料之辭益二曰永貞吉而此曰元吉者蓋二乃臣道而此則君道也
傳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龜本天生之神物而益之以此故曰自上祐也既曰祐則上字指天无疑然不曰天祐而必曰上祐者上本天位言上則其爲天祐可推而知若曰天祐則所爲或益之者无由而知其爲上矣以益爲祐釋六五

所以言元吉之故蓋從乾元起義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以損下益上爲義此爻乃受益者也上受下之益使必有損于下則剝民奉君名爲益而損莫大矣故周公繫爻乃即卦義而正言之乾三過剛損其有餘雖損猶弗損也而上固巳受其益矣故曰弗損益之如人君什一而賦于下初无所損也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取給于惟正之供而有餘如是自不至有剝民奉君之咎且剛柔相濟得正而吉復何所往而不利乎艮門在外互震以長子而爲主于內次列三陰有家象互坤爲衆有合天下爲一家之象所謂得臣无家者謂四海之內悉王悉臣以天下爲家而无一巳之私家也三曰得友以內對外也上曰得臣以上對下也各據爻位言

傳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合天下爲一家其爲益也公而普故曰大得志也

初以遄往爲益四受其益而遄有喜二以弗損爲益五受其益而弗克違六三受損者也故爻辭極言損之精義上九受益者也故爻辭極言益之成效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自否來損四爻之剛以益初爻之柔是謂損上以益下下有民象民爲邦本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故爲益他卦言利往不言利涉此獨兼言之者蓋其辭以見損上益下之善觀聖傳分釋二句即係民悅无疆其道大光之下其義可見矣

彖傳曰益損上益下民悅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之剛益下之柔如損四海之奉而施惠以及下也而民悅无疆則益又在上矣自上乾之下爻下爲下坤之下爻如降天子之尊而隆禮以下賢也而其道大光則益又在上矣上下皆益此卦之所以名益而有攸往涉大川之所以无不利也互坤爲民无疆亦坤象互艮有光明象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君臣異心則上恩不下究而下情不上達二五中正君臣各當其位何往不利而慶流天下矣震巽皆木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故曰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內震外巽動而不凌其節其德自日進于无疆矣天施地生萬物各正其性命其益遂普及于无方矣當損當益各有其時雖聖人之進德天地之施生未有能違乎時者也故曰與時偕行天施地生取損上乾以益下坤之象

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有交相爲益之勢故爲益成震在陽陽善也故法雷之動而見善則遷成巽在陰陰慝也故法風之散而有過則改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先儒以初九爲上所任用之臣似不確按損以上受下之益者上也益以下受上之益者初也損上得九而成艮艮止以无事爲義故曰弗損益之益初得九而成震震動以有事爲功故曰利用爲大作初在下民也繫辭傳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大作指農事无疑震位在東東作方與十千維耦上有惠心之王下安耕鑿之天益下之事孰有大于是者乎用者謂上用之以大作也敦本勸農周家八百年之基實肇于此故曰元吉而于義亦无咎也本查初白先生說

傳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言下不以厚生爲事也釋利用所以元吉无咎之故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卦本无離體必損上益下而離體乃見故曰或益之與損五同損以上爻之剛自三爻往而成離體所謂或益之者指上益以初爻之剛自四爻來而成離體所謂或益之者指初觀此則先儒謂聖傳外字指外卦其誤不待辨而自明矣然此特就卦體而言之耳若以爻義言之則損五之龜益之者九二益二之龜益之者九五蓋易之爲道屢遷固不可執一以求之也居當其位本貞也但永則吉乾上下下有天神降

格之象變兌爲巫故享帝之占不係之于五而係之于二

傳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外謂意外與上九爻傳同言非意之所期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合震巽成卦震巽皆屬木而二三四三爻互坤屬土三爲互坤之主爻而土爲木所尅故有用凶事之象凶事何以言益納之于憂患之地而德慧術智由之以生所謂益之用凶事也困心衡慮可免于咎矣信于五行屬土互坤故言孚三四皆居一卦之中故

皆言中行三與上卦鄰圭所以通鄰國之好者荀九
家易震爲圭故曰告公用圭
傳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言卦中固有凶事之象勿謂所遭之不幸也卦以益
下爲義三在下卦受益者也但在下卦之上爲互坤
之主爻交鄰尤貴于信故又取告公用圭之象然非
爻義之所重者也故傳只釋益用凶事而于下句則
畧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四居近君之位而與初應所謂損上益下者正在此

爻又爲巽主巽入也三雖告公用圭而不能必其從
也惟四居近君之位以益下之事告公有以入乎君
之心故言而无不聽從也互坤爲國益以初四兩爻
相易而成卦剛自四而移居初位有遷國之象盤庚
遷殷胥動浮言由乃在位而六四居柔巽體必不傲
從康以沮大計故利用爲依遷國遷國人君之事四
大臣乃君之所倚毗而以身任其事者宜上德以播
民和俾蕩析離居之衆得无永嘆而胥匡以生益下
之事莫有大于此者矣
傳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上下皆以益民爲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四當心位乃剛而受損以益下之柔者也心必有所
屬五居尊心自當屬五故曰有孚惠心人君而誠心
惠下所謂體仁以長人者不問而元吉可知矣勿問
者豫決之辭有孚惠我德正申釋元吉二字之義君
民之間誠意交孚上感下以心下應上以德民無淫
朋而錫汝保極吉孰有大于是者乎
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惠心君固以惠下爲志也惠我德則下實受其

惠矣故曰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與損對損以內卦三畫之剛益外卦三畫之柔益
之上畫則本剛非自內卦來者也故曰莫益之然以
四畫之剛與初畫之柔相易而成巽則互艮爲手與
上切比有擊象故曰或擊之此與恒三不恒之象同
而此獨言立心者承九五有孚惠心而言之也蓋四
當心位乃以剛易柔故曰立心勿恒此句乃申言所
以或擊之故惟立心勿恒故不益下而反有求于下
以致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其凶何待言

傳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者謂言擊則不止于莫益而已其言莫益者乃就求益之一偏言之如云緣木求魚雖不得魚无後災也外謂意料之外與六二爻傳同　二之益以寶龜誥誡以開其愚也三之益用凶事刑威以懲其惡也合初爻觀之厚生正德益下之事備矣用圭遷國尤其事之大者故皆以告公爲文互坤无成有終之義也益之九五益下與損之上九同故爻傳皆云大得志益之上九損下與損之上九反故損上吉而益上凶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乾下兌上爲夬去小人必稟君命故大壯不取決陰之義以五位猶陰也夬則以九五一陽爲之主而羣陽附之以決去上六一陰其勢爲尤順故曰夬揚號告皆取兌口象王庭與自邑對兌下二畫即互乾之上二畫故曰揚于王庭剛與剛同德孚也大聲疾呼與衆共棄未嘗不名正言順然其心則猶不敢自恃也故曰有厲上與三應三在內卦有邑象丁寧誥誡惟恐內治之不密而使小人有可乘之隙也下乾又

重乾恐有過剛之弊故以即戎爲戒然決而和又慮除惡之不盡也故示之以利有攸往焉既明正厥辠復陰爲之備而不徒以誅戮爲事剛柔相濟要必絕其根株而後已如是則小人盡去而夬且進而爲純乾矣

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內健則不傷柔以養奸外說則不激烈以生變如是以爲決斯中節而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進至五柔猶乘其上安得不揚庭以明正其罪有厲疑于不光然君子處必勝之勢而不忘戒備其危乃所以爲光也卽戎則尚戎兌屬金有戎象柔晝爲兌之主爻而處上窮位故曰所尚乃窮卽武不可究之義利有攸往非過爲已甚之事也必剛長乃復乾之全體耳若稍留餘力則功虧一簣而大業不終矣

象傳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有必決之勢決于上則注于下故君子法之而施祿以及下焉居德則忌玩則字語氣抑揚言施祿則象澤之決居德則又忌其決也蓋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皆有必潰之勢故君子之居德也惟以決爲忌而恭儉以持之如防川之潰而已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壯進爲夬故下體仍言壯壯初但言趾而此言前趾者志在決上有前往而不可遏之勢故言前趾也上豈初所能決輕發致敗徒張小人之威耳故曰往不勝爲咎

傳曰不勝而往咎也

卽爻辭而倒出之言本不當往不待至不勝而後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乾三言夕惕若此下體乾故亦言惕號卽彖辭孚號之號五爲夬主號當屬五蓋九二剛居陰位因五之號遂惕然戒懼先事豫防故雖暮夜有戎而亦不足恤也戎卽指上兌西于日爲莫上居極故有夜象

傳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不過剛故不卽戎而得中道則亦无憂于戎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過剛不中故決小人而忿嫉之色至見于面所謂壯于頄也初象趾故三象頄機未發而先露有凶之道

有凶不必凶也三五皆剛居陽故皆言夬夬三變兌爲重兌不形其健而能決其夬蓋深謀秘計以求事之有濟非壯于頄者比也故特起其文曰君子當衆陽決陰之時三獨與上應故曰獨行上窮而反求說于陽有澤上于天而下爲雨之象陰陽和則雨君子豈與小人和但三既與上應則似不期而與雨相遇雖其跡若濡至爲衆人之所慍而不恤然終能佐五以成夬之功蓋其夬原不以跡而以心也心存乎夬斯于義可以无咎矣

傳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與上應疑于有咎惟夬夬故終可免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上卦之下故象臀臀以坐爲用无膚則坐不安如四之爲下所迫不能安坐而不進也而上與五比如城狐社鼠乃小人而爲君之所暱者也故四雖欲決上而爲五所阻欲進而不果于進故又有其行次且之象兌爲羊羊性剛狠壯三爲四所阻而銳于進且如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矣況五尊更非壯四之可比乎若于此而逞其剛狠之性將有不勝其悔者惟牽制之使止而不進庶其悔可亡耳言卽牽羊之言四爲

下所迫爲上所阻不得遂其進決之志而心愈急雖聞言其如不信何言取兌象坎兌合爲困其彖曰有言不信此爻變亦坎兌合故亦曰聞言不信蓋坎爲耳兌毁折故耳不能聽也傳曰聰不明也正指此象
傳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以九居四故不果于行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與上比其左右前後皆如莧陸之感陰氣而生惟不能決之爲患非過于決之爲患也故必決其夬乃合乎中行而无咎蓋肘腋之奸君心尤易爲其所蠱若稍涉游移則反失于不及而其害不可勝言矣舊解謂不可失于過剛似于聖傳所謂中未光也之義未協
傳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三夬夬而曰終无咎者以其爲乾體也故畧迹而原其心五夬夬而曰中未光者以其爲說體也故卽事而責其意惟中未光故必夬夬而後合乎中行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通卦之全體而論則上六爲受決之小人就上六一爻而論則亦決小人者也如遯之初二兩爻皆以君

子避小人爲辭是其例矣號卽彖辭孚號之號除小人惟陽剛之君子能之上六柔居陰位又本說體必不能號呼以警衆除惡不盡彼將乘間投隙以肆其毒而終之有凶也必矣
傳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將終而復長不爲乾之純而且爲姤之遇矣　卦以陽決陰爲義故初言往三五皆言夬夬以其皆爲陽爻故也二剛中雖與四之爲羊性剛狠者不同然二惕號四行次且皆以陰爻故皆不取夬義至上六則无號而終有凶矣此決小人者所以必責之于君子

歟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下乾上爲姤以一陰而遇五陽有人盡夫也之意故謂之女壯從一而終婦人之義不貞如此取以自配可乎故以勿用取女戒之

彖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夬之一陰向消故以陽爲主曰剛決柔姤之一陰漸長故以柔爲主曰柔遇剛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不貞之女則家道敗而不可以永厥終矣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之陽亢于巳至午而地之微陰與之遇則陰陽相濟形形色色燦然章美所謂萬物相見乎離也九五陽剛中正德與位遇居尊臨下而其道大行乃一日二日萬幾禍患常伏于不及料之地聖人謹其幾參贊之功出焉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傳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者天之號令起則不崇朝而遍四方无一物不與風遇故曰姤天至尊也遇物以風后至尊也遇物以

命修其播告至再至三鼓舞而振興之而聞者莫不
靡然向化此聖人之所以風動天下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初生其端甚微然馴致其道雖至堅氷而无難
遇之者惟在有以制之柅所以止車乾為金故曰金
柅不曰止于金柅而曰繫于金柅者巽為繩有繫象
且一陰甫生卽制之使安處于下本未嘗有所往也
故不曰止而曰繫繫則陰得其分故貞且吉若縱之
使有所往則其凶立見矣豕坎象羸豕而蹢躅則與
巽之進退相似蓋豕四足繩繫其二故不良于行而

有蹢躅之象也然形雖暫係而其欲動之心則甚誠
豈能久為所繫哉戒占者當隨時加謹不可須臾之
稍縱也

傳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言其有所牽制而不得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類初與四為正應然在姤以人盡夫也之女則
惟其近者得而遇之故初遂為二所包而有之也有
魚何以无咎如人家婢妾豈必盡貞潔之女所謂有
之者正非徒有之而已必馭得其道而不溺于情欲
之私以致于嫡庶之分惟有以制之乃得而有之耳
若使其恃寵而驕則家道不立彼且不為我所有矣
卽何能免于咎哉魚以供賓客宴享之用從魚起義
故曰不利賓謂不可顯之于衆也卽內言不出于閫
之義

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及賓勿論不利義固有所不可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三過剛不中志在遇初而初比二應四三介二四之
間无緣得與初遇故有居不安行不進之象蓋心有

所歆故居不安而勢有所阻故行不進也居不安故
厲行不進故无大咎夬四為臀據上卦取象也上卦
兌為口臀在口之下故以四象之姤三為臀據下卦
取象也下卦巽為股臀在股之上故以三象之至困
初之臀則又以其在卦下故

傳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不能自牽制使不行故不免于咎但无大咎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

巽有魚象二在巽體之中故包有魚四在巽體之外
故包无魚魚旣不為四之所有則如虎兕縱其出柙

而无以相制他日小人得志流毒无窮其禍之溢于
家國者皆四有以基之也故曰起凶
傳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陰陽以男女言之則初以人盡夫也之女无之不可
爲凶以君民言之則撫我后而虐我仇固其所也九
四居近君之位乃不爲小民之所歸其凶也必矣故
傳以遠民釋之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木之高大而堅實者巽爲木上與乾接有聳榦凌
霄之象故以五擬杞瓜蔓生之物嘗附杞而縈繞之

者猶是一陰也二包之則爲魚五包之則爲瓜者上
言杞下自不得言魚文當然也含章坤德舊說謂九
五含晦章美似不確九五居得爲之位豈无成而代
有終者哉坤三以柔居陽故曰含章姤初亦以柔居
陽故取象與坤三同蓋謂九五陽剛中正修身齊家
其刑于之化如以杞包瓜蔭庇之下能使后夫人之
屬皆含晦章美而克盡婦道也夬一陰爲衆陽所決
盡于上而生于下以夬之上爲姤之初所謂有隕自
天也以人事擬之如詩咏太姒歸本于天作之合卽
此義剝以五陰剝一陽至五則不言剝陽而言后妃

之逮下姤以一陰遇五陽至五則不言遇陽而言君
之型家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傳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釋九五所以能型家之故命謂天命言夬之五
陽志在純乾必欲決去一陰以復天命之本然故夬
之上遂隕而爲姤之初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而在上故上九象之晉之上九曰晉其角卽此
義高亢无位求遇不獲固可羞吝然不與小人遇故
亦可无咎也上或言首或言角者柔則言首剛則言

角也
傳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惟窮故吝　陰陽不能相无一陰初生惟近者得而
遇之故二曰包有魚三與四皆不得而有之也乃三
曰厲而四則起凶者四與初爲正應當有者而无之
所謂后非民罔與守邦也凶自不待言矣五陽剛中
正又與二處相應之位二之所有者五皆得而有之
故有以杞包瓜之象上九爲无位之爻雖求遇不得
而不嫌于遠民故止可羞吝而无咎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下兌上四五皆陽有三有輔而羣陰歸之故爲萃亨字衍文祭必于廟四以下互艮爲門闕象廟而九五臨于其上故曰王假有廟齊明盛服聚一巳之精神以祀其先人而先人巳散之氣于是而一聚焉萃之義莫大于是坤爲衆衆聚若散而无所統則亂矣安得亨故必利見大人二五皆得正故利貞貞尤萃之本也坤又爲牛故言大牲當損之時則二簋不爲儉當萃之時則大牲不爲豐故吉利有攸往謂往而

從陽也初三兩爻皆言往无咎與彖同義

彖傳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事順乎理而民无不說則合朝野爲一心剛得其中而與六二應則聯堂陛爲一體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大人未有不正者也見大人則聚以正矣用大牲吉二句彖分言之傳合釋之者大牲或疑于過豐求萃或嫌于壯往故特釋之曰順天命也言當陽德方亨之時其豐非好大往非喜功皆順天之命而與時偕行而巳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于咸見其通于恒見其久至于萃而會萬歸一也則見其同故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傳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止水謂之澤其地勢必低衆水皆滙于其處而上之故爲萃地大物衆或有寇賊奸宄蘖芽其間而爲意料之所不及君子于以簡除戎器而備戒不虞如澤之有隄以防其潰決奔突之患也兌屬金有戎器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爲正應故始有孚于四而溺于二陰不終其應四之志舍正應而溺于其類乃亂其萃矣號取兌口象互艮爲手四爲說始有一握爲笑之象皆主四言蓋初位在下援上非其所宜若九四號而致之相見握手歡若平生則不必更以不得萃于五爲恤而于義亦可无咎矣

傳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欲治其亂當先定其志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爲正應然居于羣陰之間非可但如初之自

往從四而已必牽引初三兩陰共萃于五乃得同升諸公之義而吉且无咎也互艮爲手故取引象初應四三比四于五皆不可言孚惟二與五應其孚也獨得乎名義之正以此卜祭而百神享之矣二變則爲坎有尊酒貳缶之象故言禴乃若語之轉以二而孚五其誠心尤爲天之所祐故不必用大牲而轉以禴爲利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

傳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言未爲羣陰所變未之云者善其中危其柔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初應四二應五三獨无應求萃不獲故嗟如而无攸利也往无咎謂往而從四與初六同但不免小吝耳蓋三與四比不若初之與四應也

傳曰往无咎上巽也

四與五同體而巽以接下故三往而无咎互體巽三爲巽之主爻故曰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下與初六應而二三兩陰亦皆附之大臣而爲衆所附易于生咎然上承九五君臣同德率羣柔以統于一尊君之澤得四以下于民民之順得四以達于上故其占大吉而于義亦可无咎也

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未當九五之尊位而爲羣陰之所萃故言无咎以其宜干有咎而无之也此與大壯六五言位不當之義同彼宜于有悔而此宜于有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二陽爲四陰之所歸而九五居尊當天下之萃尤得其分之所宜故无咎但四疑于五初與三以近從四有匪孚之象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已惟懋長人之德永貞而不渝則四且益爲同德之助而匪孚者其

終將无不孚而悔可亡矣卦與比相似比天下之道即所以萃人心者也故元永貞之文比係于彖而此係于爻

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必萬邦作孚而其志乃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者聚也下三陰以類相聚獨上六一陰孤懸于四五兩陽之外故无一笑之歡而有齎咨之戚然求萃不獲非比之无首比也故无咎齎咨涕洟取兌象

傳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能安處于上釋所以齎咨涕洟之故　柔進而上
行每苦過剛而阻獨萃以順而說剛中而應下三爻
皆不爲剛所阻此卦之所以得成爲萃也四五兩陽
皆爲羣陰之所附而元永貞之文獨係于五而不係
于四者以五居尊位故也卦未有六爻皆无咎者獨
于萃一見之蓋陰附于陽于義爲順而四五同德非
豫之君弱臣强者比也故皆得无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下坤上爲升進而上也得乾元者震得坤元者巽
以得乾元之震而與乾合爲无妄以得坤元之巽而
與坤合爲升故兩卦皆曰元亨後天卦位坤巽之中
有離離居乾位大人之象訟蹇萃巽之彖皆曰利見
大人此獨曰用見者四卦之大人皆以九五當之言
有大人于此而利見之也升无九五只據升者言之
故曰用見言用此巽順之道以見大人則不必憂其
不得升也南征正指離象

彖傳曰柔以時升

坤居外體而巽之一陰爲主于內自下升上如地中
生木正當萬物潔齊之時而生故謂之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外順則无躁進之失剛中而應則无孤立之虞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人兼德位而言或謂六五下見九二似不確志行
謂得志行道惟其志得行故慶及天下

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不曰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言生則由萌芽以

土而拱把而干霄有升之象若曰地中有木則卦義
无由見矣君子法坤之順而謹小愼微以漸而進遂
日底于高大而不知
初六允升大吉
安溪李文貞曰巽一陰生于下象以地中生木則初
乃木之根也其義最善故其占爲大吉允升者爲上
所信而升也按先儒皆以初爲二二陽所信安溪謂爲
上三陰所信其說較勝信于五行屬土故晉三曰衆
允亦謂其爲下二陰之所信也
傳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晉三衆允信之者下二陰故僅悔亡升初允升信之
者上三陰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此以中實爲孚而
與六五應上下相與以誠文飾所不事也故其占與
萃二同升多言祭享者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
之義也
傳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言有升進之喜不止无咎而已
九三升虛邑

邑坤象陽實陰虛九三陽剛進臨坤體故有升虛邑
之象而占即在其中矣
傳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即陰疑于陽之疑言其前三爻皆陰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互兌爲巫故言享四居近君之位本其柔順之德至
誠感神于以奉馨香而邀眷命是亦有升義焉文王
當日嘗用斯道以享于岐山矣三分有二吉何待言
以服事殷故咎可免隨言西山而此言岐山者岐爲
周家興王之地西山則渾言之不足見升進之義也

傳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位無可升以順爲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柔中之德下應九二剛中之賢君臣一心相
助爲理貞固守此其吉可知階者人之所由以升高
者也賢者君之所由以致治者也既任賢勿貳則致
治有階雖復斯世于唐虞之盛亦由是而之焉耳此
二字乃申言所以吉之故
傳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大行之願于斯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處升極知進而不知退故謂之冥與豫上六同柔爻居陰位故言貞然必曰利于不息之貞者蓋時義所値或處于萬難息肩之地如周公之留召公必欲其永念以固命則不息正所以爲貞也豈徒以知足知止爲正也哉

傳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于上息極必消乃以柔爻處之故知進而不知退也　卦以柔升爲義故初四五三柔爻皆吉九二孚于五而利用禴其不汲汲于升審矣而占僅无咎

九三前皆遇柔故无阻其升者然不言吉皆以其爲剛爻故耳上六柔爻故雖居升之終冥升不已然固守其正久而不息則亦无所不利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下兌上爲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謂也天能困我之身而不能困我之心也故亨然必要于守正心亨而事不失正故其占吉而于義亦可无咎也吉而必曰大人吉者其義具彖傳下兌爲口言彖默足以容處困之道也若不平而鳴則无益于身之困而已失其心之亨矣

彖傳曰困剛掩也

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初三兩陰所掩四五爲上

六一陰所掩故曰剛掩也不曰柔掩剛而以剛自掩爲文者易爲君子設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坎之亨主言心此曰其所亨亦以心言也心超困外自有其所亨不以困而或失惟君子能之明非陰柔之小人所可當也剛中謂二五剛則有濟困之才中則得處困之道一貞不足以盡其義也故連大人爲文而釋之以爲如是故吉也體兌之德于心則亨效兌之用于口則窮兌口開處適當上六之位故曰窮也

象傳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止水坎流水水流必就下今兌澤在上坎水在下則坎流不及澤而澤无水矣故爲困君子當患難死生之際惟委致其命而不奪其志之所守是以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致命坎陷之象遂志兌說之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合一卦言之則剛爲柔所掩析六爻言之則柔爲剛所困故六三曰石曰蒺藜上六曰臲卼皆謂其爲剛所困也初在下象臀九二陽畫奇象株木臀困于株木者謂初爲九二之所阻而不得出而從四也坎險

而初居最下有幽谷之象三歲不覿與豐上六爻辭同彼云不覿謂不覿三此云不覿謂不覿四隔三爻故曰三歲其象又與坎初入于坎窞同不言凶者徐徐有終猶有待于其後也

傳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卦自二至四互離初在其下故曰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之德本无致困之道然爲柔所掩如以醉飽生疾亦不可不謂之困也下坎有酒食象在困爲困于酒食猶在需爲需于酒食也朱紱謂五五與二同德于二言亦故于五言朱也方來謂就已以求相輔佐也上兌有祭享象故五言祭而二亦言享者取下坎酒食象故二亦可言享也處困之道靜鎮爲先朱紱雖來猶必待時而動征則必凶然急于救困往應九五非于已有所私也故无咎

傳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由九二剛中之德故有朱紱方來之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柔不中正又處險極而不安于困所謂行險以僥倖者于是進則四剛在上如石之堅而不可犯退

則二剛在下又如蒺藜之刺而不可憑四變則互艮艮爲石故以石象四坎上亦言叢棘故以蒺藜象二也互卦巽巽者入也三爲互巽之初爻入其宮者即謂入此巽宮也三與上皆柔爻而三陽位上陰位故三以上爲妻上在互巽三爻之外故曰不見其妻

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本危不知其危而以爲可據則其危更甚矣不祥者不善之徵不釋困于石者剛爻石象不待言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金車謂九二坎爲輪又中陽本乾故有金車之象四

與初爲正應初欲上應四乃爲九二所隔其來徐徐
而不得遽合所謂困于金車也正應而不遽合故吝
然必无終不合之理雖三歲不覿久之必相與出矣
而共成其濟困之功矣同一坎二象而于初則言株
木于三則言蒺藜于四則言金車者初入于幽谷株
木固幽谷中之所有者故言株木四來徐徐來必以
車故言金車至三之蒺藜則又以其剛而多刺爲不
可據之物也

傳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下謂初也初幽故不能覿四而四之志則足以來初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去鼻曰劓去足曰刖二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上爲
六三之所傷下爲初六之所傷坎爲血卦故有受刑
之象赤紱蔽膝即芾也詩赤芾在股互卦巽有股象
故言紱亦取行義赤紱何至于困人蓋二之上下皆
受傷不能往就九五遂若爲赤紱之所困者然也諸
侯亦可言朱紱以九二坎體坎爲赤故言赤亦欲別
于九五也剛中相遇其終必合故曰乃徐有說上體
兌兌者說也言二徐徐出險而入于說也五曰祭祀
二曰享祀者天神曰祭人鬼曰享天子諸侯之別也

傳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

剛掩故志未得中直即中正協韻耳與同人九五同
義二亦言享祀而五獨言受福者二之用本爲五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附物而縈繞之者也上與初相爲首尾而又與
三應爲羣陰之所縈繞故言困于葛藟其位又最高
高則危故言于臲卼動悔有悔上悔屬事下悔屬心
曰助辭承上臲卼之文申言其不安之至而動輒有
悔也然困極必亨苟大悔于厥心而一變其前此之

所爲以是而征且可得吉矣

傳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爲物所牽處困之道未當也行乃得吉不徒悔之于
心而已　卦以剛掩爲義而九二有慶九四有終九
五徐有說陰固不得而傷之也至諸柔爻初則三歲
不覿三則死期將至上六則葛藟臲卼動輒有悔小
人不能傷君子而適以自傷則亦何樂乎爲小人哉
聖人詳著其象所以扶陽而抑陰者其旨微矣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下坎上爲井先儒謂初柔爲泥在井下二三兩剛爲泉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之已汲而將出井者也上柔爲井口故以象名之曰井其說相沿已久細按之實不然也卦之所以名井者井必取出地中之土而空之以通其水泉之滋故卦卽取此象蓋文王後天卦位圖由北而東之交于東北隅必問之以艮土今以巽合坎成卦而中无艮土與地中出土而

空之其象相似故名之爲井豈某爻爲泥某爻爲泉之謂哉易凡言國邑皆據土取象艮土居水木之交乃後天圖之卦位也改而去之故謂之改邑而巽與坎合以巽木爲井幹以坎水爲井泉井之中本无土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東北隅有艮土則木尅土土尅水今无艮則木无所尅而水又不受尅故曰无喪水雖生木必有土居其間而木之根乃有所附以立今无艮則水固不能獨生木也故曰无得易例凡由下而上爲往由上而下爲來往來井井者謂坎自圖之下而往居卦上巽自圖之上而來居卦下一往一來而中无艮土乃井之所以爲井也此上言井之義下乃言汲井之道汔幾也巽爲繩故言繘亦未繘井者水幾及井口究尙未爲人用與繘未入井時同也瓶汲器合土以爲之者也以卦位言之坎非艮无以成生木之功以汲井言之水非瓶无以普養人之惠乃兩體无土互兌爲毀折有羸其瓶之象水尙未爲人用而遽羸其瓶則功敗于垂成而天一所生以養人者胥不得其養矣何凶如之五爻爲將出井之水而四之陰畫偶則瓶漏矣故曰羸其瓶

彖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者入也以瓶入乎水而引而上之也井井相續養以不窮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居其所而不隨邑遷如人之閱歷萬變而不易所守非剛中者不能此與卦辭之本意不同卦辭本意以水木之交无艮土故以改邑不改井取象聖傳以二五有剛中之德釋其義故特增一乃字以著明之乃者語之轉也其不釋无喪无得二句者无喪无得二句只分別卦與圖不同之處以申明首句改字之意

不可作譬喻語而强通之以人事也故畧之
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卦象如此或以木根着土其所引而上之以爲津液者爲水其說似鑿故不從授之田而使之耕毋敢惰農以自逸勸之分以相爲助毋或封殖以自私井養而不窮君子之所以養人者亦无窮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上出爲功以陽剛爲泉初柔在下去坎最遠故象泥舊井雖禽鳥不至况人乎坎有禽象在外卦故初无禽

傳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時舍則不止于不食而已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二變則爲艮艮爲山故言谷水始出谷甘泉也但九二下比初六而上无正應故以井言則其水射鮒而不上行以汲井言則其甕又敝壞而水下漏皆无養人之功者也巽有魚象鮒魚最在水底故以鮒指初象辭瓶羸指六四此又甕漏指初六皆以陰畫偶也
傳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謂上无應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以剛居陽其水潔清汲之可供烹飪之用但居下體之上有才而未見用于世如井渫而不爲人所食也坎有飲食象在外卦故初三兩爻皆曰不食我九三自我也坎爲心病爲加憂三與坎鄰故曰爲我心惻言非特自傷不遇而已卽行路之人亦代爲我心惻也卦體互離南嚮而治者王也而火內暗外明三正當其外明處故曰王明井泉有養人之功乃瓶羸則无汲之之器猶賢才有濟世之具非王明則无用之之人惟得賢君在上擧而與之共天位則挹彼注茲

得人之慶賴及子孫矣豈特可用汲者一人之幸哉卦惟三與上應故有王明受福之象
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王明而曰求有想望而不可必得之意
六四井甃无咎
甃亦取土象卦以缺艮土爲義故瓶羸甕漏獨此言甃者以離二得坤土也四陰柔居上體之下无及物之功但能以磚甓修治其井而已井甃則上有以杜其汙穢之入下有以通其水泉之滋較彼舊井之无禽者有間矣故亦可免于咎下巽爲潔離亦有更新

之象

傳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天下事不修則廢釋所以无咎之故

九五井冽寒泉食

三井渫不言寒泉至五而始言寒泉者泉必食之而後知其寒也九五陽剛中正利澤及人故以此象之不言吉者通兩爻以為文上曰元吉則五之吉也可知已

傳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坎中得乾陽金能生水故井冽而寒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幕覆蔽也偶畫兩開在上勿幕之象井上為平地有土之處故言有孚以信于五行屬土故也從土德起義故曰元吉

傳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成言乎艮由五而更進之故曰大成　井必為人所汲而後為人所食內三爻皆下而不上雖初之井泥較二之井谷有間而三之不食仍與初之不食相等懷才而不見用徒惻行人之心而已四與初對五上與二三對上乃窮位而井收勿幕養人之功施及子孫矣象傳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指此　或疑聖人于巽合坎之卦取艮土義似不若于震合坎之卦取此義為更切不知巽為木震雖位在東而究无木象且震合坎為屯繼乾坤之後自當取生物滿盈之義況井與革兩卦相次一取艮土一取坤土其義不更明白而顯著乎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下離爲夏上兌爲秋由夏而秋變更之象故爲革四時之序皆以相生者相代獨火尅金相尅者不可以相代也故火盛則金伏其間夜接之處以中央土爲之樞蓋火生土火衰土旺而金始出此後天卦位所以離兌之交必間之以坤土也已爲戊己之己已陰土又離納己已日乃孚者言革不可遽也須如金之革火必至于己日而後革之而人乃孚而信之也已日當中央土用事之時故曰元亨他卦元亨皆係在卦名下此獨係在

已日乃孚句下蓋從土德起義也坤五及離二爻辭皆曰元吉與此義同然必利于正而悔乃可亡革而不正以亂易亂矣彖未有言悔亡者獨革言之蓋悔于革義尤切也

彖傳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相息者必不相得二女之志如水火然此革之所由以名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文明則必能盡乎事理而无少差和說則必能協乎人情而无少拂大亨而守之以正正則當矣其悔乃亡承乃孚爲義雖之之辭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一物之屈伸皆革惟天地之革有以極寒暑之變而歲功以成一事之張弛皆革惟湯武之革有以驗天人之合而王業以就要皆其時爲之也時之未至不能先時而遽革時之既至不能後時而不革革之時不其大哉

象傳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水決則火爲之熄火炎則水爲之涸有革

之象而革之大者莫如四時火代木而春革而爲夏矣水代金而秋革而爲冬矣四時之序必治歷以明之而分至啟閉之節作訛成易之期乃得有所循而不亂此聖人所爲兢兢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爻處下上无應援事權不屬革何可輕牛順物離象黃中央土之色牛屬土故言黃牛離外剛故初如牛之革牛革堅韌之物言固執其中順之志如用黃牛之革以束物極其鞏固而不輕發以取敗斯善用其革者矣自二至四互巽故言革謂皮繩也與遯二同

傳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惟不可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彖言巳日乃孚蓋連上卦名爲文此曰巳日乃革之言必至巳日而後革之也二柔順中正而有應可以革矣猶必遲遲以從事以是往而從五革所當革其吉可知而于義亦可无咎矣
傳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而居下體在下位而躁動于革者也不待巳日而遽有所往其凶可知惟守之以貞惕之以厲熟計而審處之如盤庚之遷殷修其播告至再至三則不嫌于躁動而人皆孚而信之矣三與上應上適當兌口開處故取言象離數三故曰三就三四五三爻所以皆言有孚者信屬土三爻居火與金之交正當中央土之位故也觀此則彖言巳日之爲巳土之日也益曉然而无疑矣
傳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更无審慎處也
九四有孚悔亡改命吉
以九居四宜有悔矣然居近君之位當水火之交剛而濟之以柔革未有不當者也革而當故悔可亡悔生于巳孚驗之人人既无不孚巳自无所悔矣五巽有命象凡條教號令之屬相其時勢而更張之无有咈民以從欲者故吉
傳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志在便民人所共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兌西方之卦故言虎于時爲秋鳥獸毛毨故言變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當順天應人之時故有此象乾九五之大人曰龍飛以德言之也革九五之大人曰虎變以業言之也未占有孚者孚在未占之先言不必占其孚于人而早決其孚于巳也
傳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猛獸故革命之大人象之而其文炳然而可觀則湯武之不徒以武競可知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豹變之君子舊說謂伊呂之佐非也六二乃伊呂之

佐耳造攻自亳惟尹躬暨湯尚父膺揚武以耆定故巳日乃革之文獨係于六二以其主乎革之事也所爲君子豹變者不過指辛受舊臣皆洒濯其心翼戴新主有去故之象故與革面之小人同列于上六事外之爻其非伊呂之佐審矣且九五所以謂之變者以其由諸侯變而爲天子也若伊呂之佐則猶是人臣矣又非由夏商而改事殷周者也安得謂之變乎面對背而言謂革其舊染汚俗背惡而面善也革道至是爲已成若再有所往則是商奄之頑民徙自速厥辜而已故曰征凶居貞吉

傳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有隱而淺之意不及虎文之炳著矣金曰從革兌屬金故曰順以從君也革面先儒皆以面對心謂心不可知而面則已善果爾則是舉天下之人皆免而无恥相率而爲僞者也豈純王之治哉　革易于悔而貴于孚三四五三剛爻故皆言孚剛實信之質也初九鞏弗輕革自不可以言孚六二上六兩柔爻一應五一比五其孚又不待言矣

☲☴ 巽下離上

鼎元亨

以象名卦者上經頤下經井與鼎皆養道也養道莫切于水火故井以水鼎以火先井後鼎者天一生水水原先于火也卦辭元亨利貞之占除乾坤外凡九卦單言元亨者凡四而元亨外无餘辭則惟鼎與大有或謂大有之義似比然比五陰所有者民也大有五陽則所有者賢鼎之義似井然井在邑里之間所養者民也鼎爲朝廟貴器則所養者賢易之義至于養賢則美无以加故其辭皆直曰元亨按此說不甚

確兩卦單言元亨自以其德之盛觀彖傳可見若謂其以養賢之故則大畜亦言尚賢頤亦言養賢矣何盍不言元亨耶

彖傳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子夏傳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然聖人制器非自奉其口體而已定鼎者聖人挈鼎以付之聖人者帝也輔聖人以保鼎者聖賢也故鼎之用主此享神道也物皆帝所生无物報其德享用

犢犢尚未有牝牡之情取其純而潔也養人道也故
備物而爲大亨尊之至不假物之備禮之隆總由好
之誠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離爲目兼言耳者取六五鼎耳之象也內有巽順之
德外有聰明之用柔進居五而下與九二應文明得
位而虛心任賢以此凝天下之重器協于上下无彊
維休矣故曰元亨
象傳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火附于木而成烹飪之功故爲鼎君子象

之臨朝淵默而凝績凝旒一如鼎之厚重而不可搖
動離之所爲南面而聽天下也位本天之所命正位
卽所以凝命天人无二理也命亦取巽象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柔爻偶畫鼎趾之象應九四向上故顚然在鼎之
初其中尙无實也翻藉以出其前日否惡之積故利
巽顚則爲兌兌爲妾故曰得妾初柔而在下象子惟
初上而爲三而巽乃顚而成兌故曰得妾以其子謂
因其子而得妾也以人事言之如子爲爻買妾何咎
之有

傳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應上于理未悖從貴兼釋得妾義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九二剛中在鼎之腹有實之象仇謂初疾卽初之所
謂否也二與初同巽體仇有疾何以能不我卽蓋巽
爲絜二變亦互巽其絜體原不藉初而成故能不爲
初之否所污也變體仍潔故聖傳以愼所之釋之
傳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變卦亦謂之之卦言由正而之變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之行以耳五之象三以巽接離火性炎上鼓之以
風則鼎耳爲火所熾而變其常不可移動而其行塞
矣九三變則合二四兩爻爲離有雉象又合四五兩
爻爲坎有膏象雉膏卽鼎中之實互兌其口在外卦
有不食象蓋九三過剛不中身不見用故雖有美實
而人亦不之食也與井三不食同義互卦三四五爲
兌二三四爲乾澤上于天而夬決爲雨離火爲雨所
滅故曰方雨虧悔與睽上往遇雨則吉義同虧悔者
言三雖有過剛不中之悔方爲雨所虧而終且吉矣
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有革象失鼎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居大臣之位任大責重而與最下之柔爻相應有鼎折足之象足謂初即趾也四近君其鼎中之實公餗也足折則覆公餗矣渥豐厚潤澤之意大臣而至于覆公餗乃猶不知自愧而徒以富貴爲榮安舒自得亦若心廣體胖者然所謂其形渥也其凶可知先爲澤有渥象

傳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爻惕之以凶傳愧之以信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于象正當耳位黃中色故爲黃耳五變則爲乾金與玉皆乾象鉉與耳連故鉉雖象上而五亦可言鉉五陽位故其鉉爲金上陰位故其鉉爲玉柔中之君必能用剛直之臣故有黃耳金鉉之象然必以貞爲利五以柔居陽于正不足也不曰貞吉而曰利貞者合兩爻以爲文六五之吉以上九之大吉概之

傳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言鼎有實此以中爲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猶是鉉也而五爲金鉉上爲玉鉉者輔柔中之君以剛直爲貴居尊位之上又以不過剛爲貴也鼎行以耳貫耳者鉉能金而又能玉剛柔不偏而養道上行鼎之功于是乎成矣故曰大吉无不利

傳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陰節也五柔上剛亦節也傳兼二義言二三四互乾火在天上爲大有故象辭及上九爻辭兩卦皆同天下有風爲姤故初皆取一陰爲義姤之二所爲包有魚指初陰鼎之二所爲仇有疾亦指初陰也先儒或謂指三四似不確

[seals]

下經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在下二陰在上陰氣凝聚陽氣鬱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爲雷故其卦爲震雷震而萬物發生故震有亨道由隙見虎曰虩虩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貌震形似兌兌上一陰爲口有笑言象震上二陰故云笑言啞啞長子主宗廟社稷之祭故言匕鬯匕以棘爲之祭祀時出鼎肉而升之俎者也鬯卽書之所謂秬

鬯互坎有尊酒象互艮爲手在坎下有奉獻象故曰不喪匕鬯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虩虩言震百里言震之遠惟洊雷故驚遠也二爻喪而復得卽彖先虩虩而後啞啞之義五爻无喪卽彖不喪匕鬯之義

彖傳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此下脫不喪匕鬯四字）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恐則其心不敢肆其于事自不敢輕故足以致福有則謂致福之後雖笑言啞啞而仍不失其常則也驚者猝然遇之而動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中遠邇之別也不喪匕鬯則不驚不懼以誠敬存心以威重爲質雖以之負荷天下之重可矣守宗廟社稷而言出者由長子而出爲大君也

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卽習坎水洊至之洊人未有聞雷而不震動者況洊雷則尤可畏故爲震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之恐懼而不修省不足以盡畏天之實矣恐懼內震之象修省外震之象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爲卦主故爻辭與彖同增一後字著其非虩虩无以致啞啞也優游暇豫由戰兢惕厲以致之故吉

傳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與彖傳同爻辭有後字傳去之者嫌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初爲震主二切比之故曰震來厲噬嗑彖云聚天下之貨以互坎爲水互艮爲山皆貨之所從出者也此互體亦有坎艮而坎又爲盜二在其下故有億喪貝之象震足爲行故曰躋艮山爲陵自二而歷三四兩爻爲數九故曰九陵互坎在互艮之上有盜躋于

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者喪而復得取七日來復之
義其必言勿逐者九陵卽聯二爻在內未出艮門故
只當聽其自復而不必追逐以求之也　震一索而
得男剛其本體也初爲卦主接以二陰失剛體矣故
有喪貝之象至四又爲下震之主爻故有喪而復得
之象

傳曰震來厲乘剛也

爻傳言乘剛者五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
及此惟困三乘坎之中爻餘皆乘震之初也皆不以
吉稱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緩散貌先儒謂更生曰蘇似不確以陰柔之質
當驚懼之餘其精神嘗爲之緩散而不振然不可苟
以偷一息之安也惟奮然有爲如彖所云恐以致福
者則无緩散之失而可免于眚矣蘇蘇與索索相似
而索索更甚以洊雷之威更猛也

傳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宜行

九四震遂泥

上震之始宜有震動之意然以剛居陰不中不正互
卦爲坎四又陷重陰之間故有震遂泥之象泥亦取
坎象與需于泥義同

傳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德而陷于重陰故曰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二居初陽之上故只曰來厲此居四陽之上前震
往而後震來矣故曰往來厲自二至上爲下艮上震
與豫卦上五畫同六五雖在艮門之外而周廬擊柝
有豫防暴客之象故无喪无喪則恐其怠于修省故
特著其有事示占者使知所驚焉

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而能行所謂有事也爻言億无喪傳以大字代之
先儒或作逆億之億似不確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居震之終變離爲目有視象神氣消索而瞻視不遑
所謂索索矍矍也以是而征其凶必矣上比五而應
三易例以比爲鄰以應爲婚媾五震往來厲是震不
于其躬而于其鄰也无咎承征凶而言震已及鄰矣
去躬不遠坐待其及亦非計也故征凶而于義亦可

无咎三與上各處上下兩震之終三蘇蘇而行則无眚上索索征雖凶而无咎皆勉人修省之意也婚媾有言者三與上皆處善鳴之極如婚媾之以言相責讓也此一句另是一占若粘定上句解則不可通矣

傳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言未能安靜自得也畏鄰戒而征固有所不得已耳　初號號三蘇蘇上索索所爲驚遠而懼邇也二五兩爻廹近初四故二曰來厲五曰往來厲四爲互艮之主爻陽不爲陰所掩故易每于艮言光明今四陷于重陰之中互體爲坎震者不震而光明者

不光明矣故爻辭曰遂泥而傳曰未光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一陽止于二陰之上爲艮艮者止也重艮故不一止而巳人一身皆動惟背不動動以靜爲本而靜非致虛守寂之謂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天下之大本在是焉艮其背則能立天下之大本矣如是靜則粹然至善而无一毫憧擾之私內而不見有巳也動則廓然大公而无一毫彼此之見外而不見有人也動亦定靜亦定動靜皆止于其所尙何咎之有哉艮爲門闕有庭象互震故言行　凡東向陽爲面西向陰爲

背艮字形向西故曰艮其背艮爲萬物之所成終當戰乾勞坎之後斂藏之內雖即寓發生之機然其功用不可得見故曰不獲其身艮又爲萬物之所成始當貞下起元之會雖天地生物之心于此可見然品物尙未流形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上止兼動靜時止之止乃與行爲對行止皆視乎其時時當止則止斂感于寂有以存其未發時之體時當行則行通寂于感有以善其巳發時之用即彖所

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先儒以孔子之仕止久速當之則于動靜二字之義不可通矣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而不爲陰之所掩故言光明大畜于艮亦言光輝卽此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

以止字代背字卽以所字釋之傳文之直截明白如此後儒猶嘵嘵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八純卦皆不相與獨于艮言之者以其于止之義尤

切也咸應曰相與取其情之通敵應曰不相與恐其欲之動內欲亦由外誘外欲亦由內馳內外不相牽引則人我兩忘有以全其人生而靜之始矣

象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一卦而兼兩山山有止象山不一山故止不一止君子象之而動靜交養動亦定靜亦定內外之間人我兩忘亦如兩山之各安于所止而已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初最下故象趾事止于初故可无咎但陰性恐不能持久故以永貞爲戒

傳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位不當似失正以止于初故猶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股在腓之上故咸三取股象而艮三不取股象者以腰胯于分隔之象尤切也以後踵前之謂隨其隨謂三也二柔順中正故能止于其所三與二同艮體二能止三卽亦應止但互震爲動三爲互震之主爻二于三雖欲拯其隨人之志其如三之動而不靜何哉互坎爲心病爲加憂故曰其心不快腓易動而艮其腓絕不爲其私之所縈內而不見有己也不拯其隨

而心卽不快若爲己所缺陷之事外而不見有人也艮之全德于六二一爻備之而不言吉者其心不快固不可以言吉也

傳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互坎爲耳三爲互坎之主爻而二在其下故曰未退聽也傳所以單釋此句者見不拯其隨乃卦象中之所自具周公原未嘗鑿空而虛設此一辭也大四傳云聰不明也與此義同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程傳云分隔也本義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王

詮夾脊肉本義膂也按限似當從伊川作界限之限
非腰胯之名夤乃腰胯耳九三在下卦之上過剛不
中凡事皆止其所不當止固執不通如人之一身上
下分隔腰胯列而爲二周身血脈不相流貫其心之
不安可知矣故曰厲熏心以卦象求之上下四陰九
三以一陽橫亘于中所謂艮其限列其夤也若專以
理言則繫辭不必觀象矣豈聖人作易以前民用之
旨哉

傳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限在下危及上互坎爲心病也義詳雜記內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當心位不曰艮其心者義見咸四下三以剛居陽
位而心危四以柔居陰位而身安身安所止則心亦
安所止矣故无咎

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踐形所以盡性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咸言輔頰舌此止言輔而不及頰舌者由背言之止
見其輔而不見頰舌也五居尊位言出乎身而加乎
民一有不愼與戎惟口矣然臣下禀令豈能不言五
變爲巽言不妄發發必順理故曰言有序也以柔居
五宜有悔以中故悔可亡咸五取脢象茲不然者咸
五陽畫奇有背象艮五陰畫偶有輔象也

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與躬叶正字衍文

上九敦艮吉

處艮之極爲艮之主艮于五行亦屬土土以厚爲德
敦厚于艮乃地之所以載物者也故吉

傳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初易勵末難持終而加厚焉則眞能止矣釋所以吉

之故　止兼動靜然動實基于靜陰靜陽動故四柔
爻皆與卦義協三與上皆剛爻也然三以剛爻而居
陽位又在一卦之中故有列夤之象上以剛爻而居
陰位又在一卦之末故爻辭曰敦艮吉而傳釋之以
厚終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艮下巽上爲漸漸與晉皆有進義但漸內艮爲止與坤有間矣外巽爲進退爲不果與離有間矣故爲漸艮男巽女亦有男下女之象所以與咸不同者彼上爲兌有感而卽通之義此上爲巽有進而不廹之義也婚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故聖人以女歸係漸而以爲如是則吉也進必以漸其貞可知故因以戒占者士君子于出處之際有如女子之適人惟以禮義爲之防一出于正而

无枉已徇人之失則朝廷得正士之用而天下國家胥賴之矣
彖傳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之字當作漸言以漸而進也女歸非漸則奔漸斯吉也進得位謂九進居五也五尊位又以剛居陽爲得正得位得正必分言之者位以勢言正以理言也枉已不能直人進以正可以正邦矣
其位剛得中也
上言進得位進以正此復言得中者剛非卦義所善剛得中則无躁進之嫌矣故特著之且以起下文巽止之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則不躁進巽則不與人競進以是而動何窮之有蓋豫釋上九所以吉之故
象傳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居德而以漸則由士希賢由賢希聖矣善俗而以漸則朞月而可三年有成矣居德如山之止取艮象善俗如風之動取巽象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隨陽鳥也卦自二至四互坎有禽象自三至五互離象日坎在日下有鳥隨陽之象故爲鴻干水湄也初象小子年少新進如鴻之始離于水而上又无應故危厲而沮傷之者多然柔居漸始非有壯往之失也雖不免于人言何咎之有厲亦取坎象以初臨險地故危言亦取離象言揚爲火也
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所謂心苟无愆何恤乎人言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艮為石故言磐磐去水較干為差遠故二以此取象互坎有飲食象六二柔順中正與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相應享以示恭儉宴以示慈惠君臣和樂進无危厲其吉可知

傳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无功而食則心不安而不得衎衎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較磐去水為更遠然與下二爻皆在平地以其為下卦也至上卦則由木而陵而逵皆在地上矣九三處下卦之上過剛不中知進而不知退上无應援壯

往不止入巽體矣故曰不復又與二比以私相從女歸不以漸故雖孕而不育婦指二二于五為婦又為三之婦者二比三而應五故皆可以婦言但于三為失行已歸之婦故下言孕于五為守貞未歸之婦故下言不孕比私而應公二不育一不孕皆取互離為大腹而二在其下之象所謂易之為道屢遷也其占凶而以之禦寇則利互坎為盜艮以止之蓋一陽居二陰之上與上體鄰護內禦外故不以過剛為嫌也

傳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征則入于上巽而非同體故曰離羣醜也失道謂其以私相從三變則為坤順故曰順以相保言非徒恃其剛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入巽體為木故有鴻漸于木之象而艮為門闕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則門闕之上必有榱桷之屬桷以木為之者也四在艮上故又有得其桷之象鴻趾連而不能握枝木非其所安也得其桷則安矣或者意所不料之辭无心而得之非擇而取之也故无咎

傳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巽順而不與人競進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尊位故言陵陽剛中正與六二相應有夫婦之象但為九三所隔二柔中故遲遲其行蓋女歸之以漸者互離為大腹二在離外故不孕婦人不見答于夫與臣之不見信于君一也讒邪之所中久而必明故雖歷三年之久而終莫之勝也其吉可知

傳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所願于三年之後何取乎小丈夫之悻悻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逵雲路風在山上其負翼也有力鴻乘之而上故有

漸逵之象漸逵則不爲世用而旌旄之飾有取焉所謂无用之用也故吉

傳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漸至于上疑于窮矣然其進而有序故可爲世法不窮于上而且可得吉也　卦以漸進爲義除二五兩爻中正相應之外惟九三過剛不中與卦義悖故其占凶初以柔居初四以柔居四皆不急于進故皆得无咎上則超然物表然又與肥遯者不同殆居賓師之位而以道自重者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少女故爲妹婦人謂嫁曰歸漸女在外將歸之女也此女在內旣歸之女也故爲歸妹彖辭惟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然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獨歸妹兼之者婚姻之禮人道之始王化之本也乃以說而動恣情縱欲釁生于衽席之間禍將溢于家國之際故六十四卦中彖辭之不善未有甚于此者聖人示人之意切矣凶言其征之時也无攸利究其所終極

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天地一大夫婦也故曰天地之大義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不交萬物无由而發生男女不交子姓无由而蕃衍故歸妹爲女之終而生育又人之始也欲明卦義之不善而先以此發之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上言歸妹天地之大義而爲人之終始本无不善但說而動者乃所歸之妹不待禮而歸故不善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不正而動何往不凶三五皆乘剛失男女尊卑之序故无攸利

象傳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中有雷雷收聲也澤上有雷聲未收有交感之義故為歸妹夫婦以正合不以色衰而愛弛所為永其終也始不以正則其終必敝知其終之敝自无恣情縱欲之失矣永終者持之于後知敝者慎之于先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无應則无所歸故為娣初處下有足象兌毀折故

為跛初有剛正之德而為娣之賤雖于其夫不能大有所助然亦不无小補所為跛能履也故其占征吉

傳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位最下而歸以娣為得事理之恒恒與六三反字正相對彼處下卦之上故不宜為娣此處下卦之下故宜為娣也初承四四承五如娣承嫡嫡承夫以剛正之德相承故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互離為目兌毀折故為眇足與目皆有兩有夫婦相配之象初為娣二守貞皆妹而不得夫以為之配者也故曰跛曰眇一足曰跛一目曰眇以兩爻皆剛故能視能履若三則跛而不能履眇而不能視矣故不以此取象六爻獨此爻不言歸妹者蓋剛非婦德之所尚初在下无應故為娣女而為娣尤易于失身故剛有取焉九四亦无應非剛不足以自守故曰愆期正以其剛故能愆期也二則與五應有應則无取于剛故獨不言歸妹其象殆女子有故不嫁而以貞自守者歟女子之以貞自守與賢人之以貞自守一也故曰利幽人之貞履下兌九二亦曰幽人貞吉與此義同皆取互離初爻之象

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仕所以行義也守貞不仕雖變而不失其常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无應歸妹无應之爻利于剛而六三柔居陽位又為說主殆不得所歸而急于從人者也故曰歸妹以須須如相須之須有資藉意與待字義別須之般而卒不得其所歸雖以貴女充妾媵而不恤女子之辱身賤行无踰于此者矣

傳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言不為嫡而為娣于位為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无應故愆期而以剛處四有賢明之德能自守而不妄動故雖愆期不過遲遲其行耳終有時而歸也

傳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言其志有待非急于行者也行取震象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以妹自歸爲不善故男必先女獨帝女則人不敢先不得不以女先男六五正當其位而柔順居中下與九二應蓋有下賢之美而不以自歸爲嫌者也娣卽指初三兩爻皆屬兌澤有華餙之象故曰其君

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互坎爲月月幾望言女德之盛不曰既望而曰幾望者月盈則虧幾望則猶未艾也故吉　帝乙歸妹與泰六五同文蓋當時實有是事也故周公屢取其象

傳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言帝女不尚華餙由其位在中故能以貴而躬卑約之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處歸妹之終不成其歸者也筐必實之以幣承者男納幣而女承之徒有筐而无實則如弗承矣羊所以成禮刲羊而无血則如弗刲矣彖辭无攸利此爻當之　上與三居相應之位女指上以柔居陰也上指三以柔居陽也震仰盂筐象陰虛故曰女承筐无實兌爲羊互離爲戈兵有刲象離與坎相反坎爲血卦故于離言无血也小畜六四言血去惕出卽此義

傳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陰虛故筐亦虛傳只釋承筐句者以女指本爻也　卦只二五相應歸妹无應之爻以剛爲善初與四皆剛故初相承而四有待皆善辭也三與上皆柔

故三以貴女而爲娣上承筐而无實皆非吉占二有應而剛幾于牝雞之晨矣以其居中自不失婦道故以貞女取象五居尊故以帝女取象而帝女下嫁又有人君下賢之象所爲易之道屢遷也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下震上爲豐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雷電合章而六服震動世運極盛之時也故其占曰亨假至也王者至此自當以盈滿爲戒但憂則氣餒或過于纖悉而无當于覲光揚烈之大則亦非保豐之道也互兌爲金素問金在志爲憂故戒以勿憂觀聖傳云尚大也其義可見豐盛之世下情每不能上達故曰宜日中言必如日之方中无物之不照也日中以明言與爻辭日中同義彖傳日中則昃之日中則主

盛言

彖傳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非明則无以燭事之幾非動則无以赴事之會明動相資豐所由致

王假之尚大也

其所尚者保豐之大計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豐盛之世下情每不上達明目達聰決天下之壅蔽此王者保豐之大計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天地盈虛即承上日月舉其全體而言鬼神造化之迹如雨暘寒燠之類是也　卦義極善而三上兩爻相應反不吉而且凶者以兩爻處兩體之上故也盛極必衰豐難長保故聖傳先于彖辭下發其義焉

象傳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陰陽之氣相薄其聲爲雷其光爲電若久而後雷雷不甚振故以皆至爲豐之象不明則不能折獄不斷則不能致刑先折之以理使其心服而刑乃加焉此電之所以必先于雷也噬嗑言先王此言君子者

明罰勅法王者之事折獄致刑有司之事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五不言豐者初猶未及豐之時五則陰虛方汲汲于求賢自助不知有豐也配主謂四十日爲旬盈數也當豐盛之時惟晏安鴆毒之爲患使徒知之而不能行雖明何益故明尤資于動震本能動而爻尤利于剛蓋剛則能動而柔不能動也初與四皆剛也以易例言之兩剛爲不相應豐則正取其不相應者以其剛而能動也故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言遇其不相應者以爲之配則力足以赴其所見而明動相

資雖處盈滿自不至有宴安鴆毒之咎也初曰往有尚而二則往得疑疾三且折其右肱者二三與五上相應爻利于剛而五上皆柔其明動不足以相資故也觀聖傳于九四遇其夷主吉而釋之曰行也其義愈曉然矣六爻相應凡卦類然此獨以四爲配主者以凡卦皆取其相應者爲配此獨以不相應者爲配也九四以夷主指初卽此義

傳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未滿而防溢其上也滿而有以持之亦猶可免于咎若過旬則災雖悔之无及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合雷電成卦陰氣凝結而陽不得出所以有雷電故聖人卽取其象三四兩爻在卦之中二雖柔爻而居離體又居下卦之中故皆曰日中其云見斗見沬者以其爲五上兩陰所掩也蔀障蔽也二本明體而日中見斗障蔽之使見斗也既爲其所障蔽處至暗之地而不爲五所知則雖欲往而拯之如其疑疾何疑疾者孚之反離二得坤中從土德起義故曰有孚發取雷震之象二與五同德未有不可以誠感者也故其占吉

傳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之志惟信可以發之志發則足以帥氣雖五柔不爲病此大人格心之事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當作旆旛縵也沬小星也旆則不止于蔀見沬又不止于見斗而已上處卦終去明體最遠其暗更甚故三爲其所掩亦更甚乃並右肱而折之蓋疾之不已又加之以刑戮也然剛德明體上自不見用耳于義何咎之有乎互巽爲股三在二上肱也互兌爲毀折陰左陽右故曰折其右肱

傳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大事卽彖所尚之大事也君德昏故不可大事而必欲赴之則有折肱之傷亦終于罔濟而已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與五比故其象與二同但同爲五所掩而二在下卦離體之內其爲陰所掩者乃掩之而使彼不爲人所知也四在上卦離體之外其爲陰所掩者乃掩之而使彼不能知人也夷主指初夷等也謂兩爻之剛相等也正申明初九爻辭中配字之義四居近君之位雖在離體之外而與初同德不期而遇遂能不爲

物所障蔽汲引同升保豐之功莫大于是矣故吉

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與二同一豐蔀見斗之象而孔子獨于此釋其義者以四之暗在不能知人也剛居陰位爲不當離體之外爲幽不明震爲足故曰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章明也六五柔中虚已來二而初與三皆與二同明者莫不感之感于于焉而來矣合天下之明以爲明海宇被无疆之休君身亦有无窮之聞吉孰如之二

與五不相應而有來章之慶者處豐盛之時君臣皆有柔中之德其孚足相感也

傳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以天下之慶爲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處卦之終陰暗之極非爲人之所掩乃自豐其屋而蔀其家者也易例震上二爻兌上一爻皆取門象以雙者爲門故象偶也若單者則爲戸象奇戸在內門在外此所謂戸者指九四震之初爻也三在戸內與上正應乃折其右肱故有窺其戸闃其无人之象與離體隔故曰不覿三爻故曰三歲棄賢不用且視之若无覿焉故曰凶

傳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居天位離爲雉上與三應如翚斯飛正豐其屋之象无人本指三三居離體其无人卽爲離雉之所掩故曰自藏也　國家之患莫大乎壅蔽但使賢者在位自不至讒諂蔽明五與二有來章之慶四與初有相遇之美惟上六以暗極有一九三而不能用孤立无與號爲獨夫此揚子雲所爲炎炎者滅而隆隆者絶也豐其可長恃哉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艮下離上為旅艮為門離為火火性上有去義出門而去故為旅旅有常有變以事而出者為常不得已而出者為變變固失其常常亦離其居總之皆親寡也豐大旅小故曰小亨貞而必曰旅貞者人正則必剛旅以柔順為主問俗問禁毋瑣瑣以取災是為旅之貞占者如是則吉也

彖傳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一柔居外而承乘皆剛內又无應極旅況之艱苟非善處卑則取辱亢則招尤鮮不及矣幸得中而順乎剛如羈旅之人而得強有力者為之主則旅之勢不孤又能安分守已而心无妄求審時度勢而事不妄動所謂止而麗乎明也如是則亨雖小而時義甚大豈特為處旅之善道哉

象傳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止而不遷象旅舍火炎而不處象旅人明以用刑則不致誤用而輕重必當其情慎以用刑則不敢濫用而喜怒不任其意旅人以時去來而不稽其程獄囚以時開釋而不淹其禁亦莫不有山與火之象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卑鄙之狀艮為手有取象柔暗小人當羈旅之際資生无策于人不能无所取而又居陽位不甘俯面以求人也艮為鼠為狗于是鼠竊狗偷之事无所不為災禍之來必不能免故曰斯其所取災言其所取者如是而已

傳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爻賤其行傳鄙其志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三皆在艮門之內故為次互巽為入即次之象近利市三倍故曰懷其資艮少男象童初在下其僕也六二柔順中正當羈旅之時居止既安財用又裕而童僕又貞信不欺足以供其任使此皆旅人中之所最難得者也而不言吉者旅之時小亨則有之不可以言吉也

傳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於二事而特釋之舉其最難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三過剛不中失柔順之義故其象皆與二反近離故

焚去初遠故喪剛居陽位爲得正然陽剛之貞非旅貞也故雖貞亦厲

傳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過剛而不恤下致童僕背而去之主僕皆失其義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出艮入離火性上行不即次而野處之象離爲戈兵互卦自二至四爲巽自三至五爲兌巽木爲兌金之柄齊斧也資當作齊四以剛居陰在上體之下不過于剛能順承于五得其齊斧如孟子在薛有戒心而得兵餽之類野處而有兵爲衛旅非不善然君子轍

環以行道爲心茲非其所願者也變柔互坎爲心病故曰我心不快義具雜記內

傳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雖近君然旅五不取君象則四未得位也未得位无以行其道豈以資斧爲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六五柔中而爲離主有文明之象以是處旅不止于二之即次懷資得童僕貞而已信于友而有譽獲乎上而有命如射雉而得之只亡其一矢耳蓋終有譽命則其始固不能无失也但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旅況之善无踰于此者矣離爲雉又爲戈兵矢象互兌爲毀折亡矢象又易言矢多取坎中畫象離與坎相反坎中畫陽實象矢離中虛故云一矢亡

傳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謂譽聞于上而受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科上槁有巢象三近離故焚次上處離極故焚巢上九剛而不中始巢未焚猶趾高氣揚而笑既焚乃號咷蓋至是始成其爲旅人矣互兌口有笑及號

咷象外卦象場離象牛牛性順上九以剛居上爲失其順故曰喪牛羊狠可喪牛順不可喪也故凶

傳曰以旅與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童僕之喪孰不曰人之无良而曰其義喪不必尤人也巢之焚孰不曰數之適然而曰其義焚不必怨天也此皆聖人反身之學旅本親寡而又失順雖有凶其誰告之坎爲耳司聽離與坎相反故曰終莫之聞也與六五一矢亡取象同義　旅有爲人役而衣食于奔走者初爻象之有爲商賈而營營于貨財者二爻象之有爲仕宦而役役于名譽者五爻象之九三

在下卦乃爲貨財而與二相反者九四在上卦乃爲名譽而與五相反者皆以柔爲善以剛爲不善彖所謂旅貞是其義也初處卦下過于柔其災由自取上居卦終過于剛其凶尤不待言矣

易經補義卷八

桐城葉酉著

下經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經巽體初見卦曰小畜以巽之一陰而小也下經重巽見係以小亨亦以巽之一陰而小也蓋陽大陰小旅以六五一陰柔得中而應乎剛爲小亨卽此義陰在下往而從陽故利有攸往大人謂九五小心以承之以其中正爲之型則巽而不過故利見大人陰

性易流故三女卦如離與兌皆言利貞而巽獨不言者以九五爲中正之大人利見之則其貞不待言也

彖傳曰重巽以申命

巽爲風風者天之號令也故巽象命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反覆以誥誡之則入人者浹而事无不集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乎中正謂二五兩爻柔順乎剛謂初四兩爻柔順乎剛或不免阿比之獘惟順乎中正之剛則有得

而无失矣傳故先言剛順乎中正以釋其亨利之義
而彖于三女卦皆言利貞獨于巽不言其義亦即此
而可見矣
象傳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不隨无以滲入乎物命不申无以滲入乎民先事
而為命丁寧反覆使閭之者咸曉然于其故而不疑
于所行如盤庚之遷殷所為告誡之至于再至于三
者是其事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柔處下過于卑巽進退不果故以武人之貞為利

武人有進无退者也其義具履三下
傳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以帥氣治志更當先去其疑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无應下比故有巽在牀下之象用史巫紛若所以著
其巽在牀下之實也古者有大事則謀之于神史職
卜筮巫職禱祀用之以占其吉凶而除其菑害非徒
播告之修而已周禮有太祝大卜之官人謀鬼謀无
非屈巳為民之意故其占吉而于義亦无咎牀取巽
木象上奇為牀身下偶為牀足史巫互兌象

傳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盡心于民事巽而得中者也
九三頻巽吝
過剛不中非能巽者也勉强為之故頻巽頻失然下
巽既終上巽復始故頻失而又頻巽雖无凶咎可吝
孰甚焉
傳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下巽之終故曰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柔居陰疑過巽以當巽之時又入上體得申命之義

故悔亡三四五互離為網罟故曰田三品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充君之庖巽利市三倍故田獲三品初
利武四則用武有獲惟順剛故能用武也巽豈一于
柔懦者哉 巽下一陰震下一陽皆成卦之主重震
初吉而四遂泥重巽初疑而四有功何也先儒某氏
曰剛得初柔得四皆正也陽在下其出壯重出則力
衰陰在下其入深再入則謀審
傳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而濟之以剛不但无悔而且有功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九五變則爲蠱是事之將壞未壞宜有所變更之時也九五陽剛而居巽體恐過剛未免有悔以居中得正故貞吉而悔亡凡有所變更无不利也初惟其不善故宜變更既變更則无弗善矣所謂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爲丁後庚三日爲癸丁寧反覆以申命揆度審量以行事申命既詳行事又審以此而布維新之化又不止固守其正而已故吉　先甲後甲文王卦辭取先天卦位先庚後庚周公爻辭取後天卦位也庚位正西由正西而西南而正南而東南是謂先

庚三日恰當後天巽位由正西而西北而正北而東北是謂後庚三日恰當後天艮位巽體本无艮九五變則爲下巽上艮之蠱故先後三日之文彼係之于彖而此係之于爻

傳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舉爻以言吉謂其得位而志行故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九二上九皆剛居陰位故皆有巽在牀下之象蓋巽爲木合三畫而論之則上兩陽爻爲牀身下一陰爻爲牀足折一爻而論之則剛爻爲牀身陰位爲牀足也二與初比其巽在牀下巽初也初在下而柔巽而下之是爲不侮鰥寡故吉上與五比其巽在牀下巽五也五陽剛居尊巽而下之是爲巽强禦矣多疑少斷事事逢迎剛爻至是而失其剛矣故曰喪其資斧其凶可知資當作齊見旅四其變得言喪者互離爲戈兵在上爻之下非如旅四之正當離位也故彼曰得而此曰喪

傳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卦終故曰上窮剛居陰不正故言正乎凶明貞字不作邪正之正解也　二五兩爻所謂剛順乎中正而

志行者也故其占皆吉初四兩爻所謂柔順乎剛者也故初利用武四則用武有獲皆從順剛起義三不能巽故頻巽頻失上又巽所不當巽蓋卦以巽順爲義此二爻一居內卦之上一居外卦之上與卦義悖故曰吝曰凶而聖傳皆釋之以窮也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爲兌兌自足以致亨但恐失于不正故以利貞戒之易于三女之卦皆以貞爲戒三男之卦則不言貞蓋陰之[illegible]易[illegible]而陽剛之體爲能有立也

彖傳曰兌說也

兌之爲說猶咸之爲感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外柔故說剛中則說之所以利貞也說而一出于貞則揆之天理而當順乎天也即之人心而安應乎人也以是使民服勞身以先之而民忘其勞矣使民犯難敵王所愾而民忘其死矣其所以忘勞忘死者由人心之說知勞之正所以逸之死之正所以生之也說本无心于勸民而民乃自爲勸也如是哉

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不必挹彼以注茲自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友會友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反覆紬繹以習之于後則彼此相滋益亦如兩澤之相麗矣兌爲口故象講重兌故象習

初九和兌吉

初居說體在卦之下卑以自牧與物无忤可謂和矣而陽剛之德不比陰柔殆和而不同者也故吉

傳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與三尚隔一位故不疑其行之私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兩相合之謂孚三上兩陰皆下而求說于陽而二五兩陽遂以誠信相與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此兩爻

之所以皆言孚也九二與六三比宜有悔者也然以剛中之德孚于內而致說于外雖日與小人接而不涉于私故吉而悔可亡

傳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此心无他故小人亦相信

六三來兌凶

易例由下而上爲往由上而下爲來六三柔不中正爲說之主上无應而與九二比殆枉已徇人悅之不以道者也其凶可知

傳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卦以柔爲小人三不當位故甘于媚悅而不能以正自持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處兩卦之間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天理人欲交戰而未有所決所謂商兌也以有剛德故能知其柔邪而決然去之兩間謂之介介疾有喜勿藥而愈矣有喜義見損四下

傳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舉爻以著其居大臣之位不惟有喜慶且及于天下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陽剛中正盡說之道然不幸而與上比是陰之能剝陽者也九五尊位一爲所溺則君心先受其蠱无以爲立政用人之本矣故曰有厲

傳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惟其居尊故尤以近小人爲戒

上六引兌

上與三皆成兌之爻但三以我說人上則引人使來說我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其術爲更巧矣不言凶者爲所引者之凶固有甚于引者也故本爻不言凶而于五惕之以厲引非牽引之引乃引誘之引故不取艮象引人者必以言故于兌之上爻言引以其爲開口處也

傳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潛移默奪其跡未顯傳蓋戒爲所引者當察之于微也　二陰爻爲容悅之小人而三居陽其奸猶易察上居陰其奸則難窺故三爲來而上爲引也初與三遠又剛居陽位四與三近又剛居陰位故四不如初三爲陽惡之小人而二與之比上爲陰惡之小人而五與之比故五不如二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下巽上爲渙渙與萃相反皆互艮艮爲門闕故皆取廟象然萃之取象自四以下爲廟而九五臨于其上渙之取象自五以下爲廟又卽以九五爲王故彼彖傳云致孝享此彖傳云王乃在中言九五一畫卽在所取廟象之中也巽木坎水故利涉大川然必以貞爲利蓋當人心渙散之時非不避艱險而又一出于正不足以聯其情而集其勢也

彖傳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卦變自否來剛自四而來居二柔自二而上居四不窮者謂不窮于下也得位上同謂得巽之正位而上同于五也二爲坎主四爲巽主剛得中而柔得位故亨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王乃在中言九五一畫卽在所取廟象之中也以人事言之王在中有不出廟堂而四方向化之義蓋王以任賢爲本二四爲成卦之主王第推心而大委任之則不必他有所作爲而濟渙之道固不越乎是矣乘木有功言其任四而有功也　易于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取木象而此所爲利涉大川者言其任四有功又與他處不避艱險之義有别學者審之

彖傳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風起則水湧有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先王享帝于郊而立廟以祀其先人皆所以萃人心之渙使將其誠意以與神明交也彖所謂王假有廟卽此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

當人心離散之初拯之猶易爲力但初六柔弱其力不足以自拯必得九二之剛中以助之庶渙者可以

復萃坎之于馬爲美脊二一剛故壯壯馬用拯庶不濟矣故吉

傳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能順九二剛中之賢雖才弱亦足以濟也下卦本坤故言順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卽彖傳所謂剛來而不窮也奔從馬壯起義机人之所憑以爲安者也初柔偶畫象机足二剛奇畫象机身人心離散則上之人不得安九二剛自四而來奔二爲坎之主以其剛中之才而助初用拯則渙者言

以復聚而轉危爲安不難矣故曰渙奔其杌尙何悔之不亡乎剛居陰位故宜有悔　渙以上下二體各離其羣爲義觀爻辭渙羣奔杌之文可見然六四爻辭明言渙其羣而九二則不言者陽爲君子故不以渙其羣爲善也

傳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濟渙本心之所願轉危爲安則願得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柔不中正无拯渙之才幸居得陽位又與巽體鄰風以散爲用如聲色貨利之好一切屏除以自立其

身于无過之地所爲渙其躬也尙何悔之有哉

傳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爻惟三與上應故曰志在外謂其公爾忘私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卽彖傳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柔與柔爲羣二離初三兩爻而上居于四故曰渙其羣四居近君之位渙其羣則廓然大公无偏无黨不但吉而且元吉矣互艮爲山有丘象當未渙羣之先上三爻皆剛下三爻皆柔亦互艮但以二三四三爻互艮及渙羣之後則以三四五三爻互艮雖同一丘象而所以爲丘者不同一以四爲主爻一以五爲主爻也惟渙羣互艮乃以五爲主爻則五之能萃天下之人心者非渙羣之故不及此盆非五之意所及料者矣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蓋極言其效之大以著渙羣之所以爲元吉也四居心位故言思

傳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无私則光有丘則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巽有命令之象九五陽剛中正將以萃天下之渙故必修其播告引咎責躬使聞之者咸感激奮發如汗

之由中出浹于四肢而鬱積盡散也居如有邪其居之居宮廷之內暬御之閒凡可以蕩心而蠱志者皆風以散之于是方寸之地光明澄澈无一念不可與天下相見所爲渙王居也端本澄源可无咎矣

傳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位得其正有王居无咎之象先儒于爻辭作散其居積解則聖傳删去渙字其義不可通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逖當作惕與小畜同

坎爲血卦又爲加憂上居卦終去坎最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當人心離散之時身居事外者以遠害全

身爲貴上九剛而不過能超然遠引而爲禍患之所
不及身既安而心復泰渙得巽順處險之道矣故无
咎

傳曰渙其血遠害也

傳以三字成文且上有渙字則去字自可删伊川謂
脫文誤矣　初待拯于二上超然物外皆无預于濟
渙之責者也國家當潰散之時尤惟賢臣是賴二四
皆成卦之主而二強力有爲四虛衷无黨小臣以才
見大臣以德見也故二曰悔亡而四曰元吉三僅能
自守然亦可免于悔五居尊位既已任四有功不必

別有所作爲也渙大號渙王居而人心之渙者即可
復萃于以轉危爲安不難矣彖傳所謂王乃在中者
義正如此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兌下坎上爲節節自有亨道但節原所以制其過若
節而又過以至于苦則拂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情
之所安矣故曰不可貞

彖傳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謂剛柔之爻各半也剛得中謂二五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律身以節而至于苦則矯以立名而不可常守治人
以節而至于苦則愎以違衆而不可通行其道皆窮

而无所入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下兌爲說上坎爲行險當位中正皆指五當位則有
節之權中正則得節之道坎爲通節得其道則通而
不窮矣梁氏錫璵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當在中
正以通下疑錯簡信然通即亨窮者通之反一移其
次上下文俱順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運有節生長收藏分至啟閉四時不差而
歲功以成聖人以制度爲節食時用禮量入爲出三

十年之通而王道以儲財者民之所賴以生者也既不傷財自不害民蓋節之功效如此

象傳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所受有限故爲節數度有隆殺多寡之殊制之則有以防民而善俗德行有剛克柔克之異議之則有以酌盈而劑虛皆君子用節之道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陽剛有應宜可以出而在下无位又前有剛爻以阻塞之乃不可出之時也藏器待時可以无咎矣門與戶渾言之則相通析言之則單者爲戶雙者爲門觀

字形可見戶在內門在外戶象奇門象偶兌三柔爻象門二剛爻象戶故初曰不出戶庭二曰不出門庭戶指二門指三也豐上窺其戶亦以震之初爻爲戶與此義同 初二兩爻皆在互艮之下艮爲止故兩爻皆曰不出

傳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知塞而塞通之理寓焉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當出而不出亦似恬退而淡于榮利者何遽至于凶二當得言之位而緘默取容凡君德之純疵民情之休戚皆視之如秦越人之肥瘠若舉朝皆然覆亡之禍可立而俟矣凶何待言蓋依繫辭傳從兌口取象自有凶理不必以隱淪之流爲疑

傳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居其位而曠厥官機會一失時不再來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居說體之極不能節者也然互艮爲止故不節則嗟有不勝其憂懼之意于義猶可无咎也兌爲口三適當兌口開處故有嗟若之象无咎與凡言无咎者義同此爻不得獨說壞玩則字語氣可見

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按象傳又誰咎也凡三見惟解之六三爻辭本无无咎之文自當作无所歸咎解此與同人初九爻辭皆曰无咎恐均不可作无所歸咎解也爻所以言无咎者如世家之子處積豐之後事勢所廹或不能守其先世之儉約乃能常存兢惕之心而以稼穡艱難爲慮一有不節則嗟嘆之聲發于其口其非好爲侈大審矣雖以此虧其先業又孰得而咎之哉

六四安節亨

四居近君之位最先受節者也柔而得正又下與初應制節謹度不待勉强其下亦遂化之而其道大行

矣故亨

傳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道與上同非止安下之分而已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據一人言之曰安節據天下言之曰甘節九五乃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以是節已則順而祥以是節人則天下皆甘之而不以爲苦故其占吉而往則有尚

傳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中央土稼穡作甘故以居位中釋甘節之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苦則宜有悔以貞而悔可亡然不免于凶者人必途窮而節乃見如忠臣之盡節于其君烈婦之盡節于其夫殺身成仁其凶也正其悔之所以亡也

傳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此與彖所謂苦節有間彼不過陳仲子一流耳故曰不可貞然亦不至于凶此則殺身成仁者故雖凶而悔亡若避兄離母之儔天良不能盡泯安得而无悔哉然其爲道之窮則一也故皆謂之苦節　下卦說體而坎險在前操心慮患自无不節之失但有當節不當節耳三不節則嗟非肆行不顧者比故亦可免于咎四居近君之位五有居尊之象剛柔皆得其正蓋以節自處能正已以率天下者也故四曰亨而五曰吉惟其亨所以吉也上在卦之終又處險之極途窮節見如疾風勁草節雖苦而義自正故悔亡此與困爲坎兑上下互易之卦彼彖傳所謂致命遂志者殆卽此苦節之謂歟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兌下巽上內柔而上下四剛體似複離中虛旣爲信之本而二五皆剛又有中實之象故爲中孚豚魚吉連卦名爲文如履虎尾之類豚魚无知之物然飼之者信則應期而集人之以誠感人能如是則吉也忠信可以涉險故利涉大川然必以貞爲利信不以正則如不好學之信其蔽也賊矣豚兌象坎爲豕以其好汚穢也故兌亦象之魚巽象觀姤卦可見

彖傳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爲中虛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剛得中爲中實渾然天理也兌說而三以柔而上係于四下之孚乎上也巽入而四以柔而下係于三上之孚乎下也上下交孚邦乃以化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豚魚或謂江豬誤觀聖傳信及二字可見

彖以豚魚聯卦名爲文今旣離而釋之則豚魚吉之意不明故申之曰信及豚魚也木在澤上爲乘木卦體外實內虛又爲舟虛貞者正而固也中孚固則有之正則未也必利貞乃與乾彖所爲事之幹者合德而非不好學之信矣故曰應乎天也

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止水也止水而上之以風則虛而順成有相信從之象故爲中孚獄未成則議之而惟恐其不生獄旣成猶緩之而不忍其遽死此君子之中孚也兌居秋有肅殺之義巽不果故議而又緩　文王惟于噬嗑取獄象孔子則于賁豐旅中孚四卦盡其義皆取象于雷火本卦彖重畫之離中爻互震故亦以獄言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爻居中孚之初故示以謹始之道虞度也虞度其可

信而信之謂二也二五皆中孚主爻但初去五遠而與二近无舍近而孚遠之理九二同體同德以誠相感其吉可知有他謂應四中孚以无應爲善无妄亦然蓋有應則係于私私則憧憧往來而心不得其所安矣故曰有他不燕四言馬匹亡无咎卽此義

傳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念最純有他則雜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初旣孚二則二必孚初舊說謂二與五孚是以五爲子矣恐不安蓋初有子象不可以指五也二與初同

德同體不介而孚有鶴鳴子和之象兌正秋鶴警露
故言鶴鳴二陰爻在兌澤之中故言在陰曰我曰吾
皆九二自我自吾也巽命有爵象中二柔聯合于上
下四陽之閒有縻係之象二應五初亦應四皆巽體
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與縻同爾謂初也
傳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秉彝所同有孚于未鳴之先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不以應爲善初與四應四柔正而初剛正尚云
有他不燕況上居卦之極剛不中正而三與之應又

柔不中正其不可以言孚也審矣應而不孚故云得
敵卽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之意風水相激故取鼓象
離日出水泣象兌口說體歌象三柔而上剛得敵卽
若爲其所脅制而其胸中遂漫无所主故時而鼓且
歌者時而又罷且泣其似虛而非虛者固不足以爲
信之本乃若其所爲敵者又執滯而偏有所主故不
能變通以隨時其似實而非實者又豈足爲信之質
乎
傳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絕其私之所係非剛健者不能故初不應四而三則
應上者以柔不當位故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大臣之位柔得其正上與剛中正之君同心以濟
國事得所孚矣故有月幾望之象互震爲馬而初在
其下故曰馬匹亡孚貴一既比五又應初如事君而
植黨故疑于有咎而无之也劉氏斯組曰卦內體兌
兌位西月生于西兌上缺月缺半之象以巽反合之
則圓六四正合圓之處故曰月幾望按此說似鑿然
易中取象如小過飛鳥之類亦往往有似此者姑存
以備一說可也

傳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言絕其類而專上孚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爻中實四爻中虛兩爻相比而五既不與二應四
又絕類而上君臣一心孚之至矣攣如者固結而不
可解之意故无咎
傳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當謂中實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鳴先振翼故曰翰音巽象也上居卦之極在五之

上故曰登于天不曰雞而曰翰音者雞以鳴爲職也雞職鳴以辨昏曉特信之小者耳栖于塒桀間可矣今乃登于天以人事擬之如上九剛不中正居高位而泥于小信雖正亦凶矣此連九五有孚攣如爲文言人君雖以信爲貴而消息盈虛不可不變通以隨時也

傳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執小信以居高位何可長久而不變乎　中孚不以應爲善初與四應三與上應均非卦義所善而初剛正四柔正故能孚二與五而自絕其類惟三與上

不中不正乃不相孚而相應故其爻辭皆險一則係于私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一則過于執而高位尤非其所宜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艮下震上四陰在外二陽在中陰過乎陽故爲小過權時之宜而小有所過故自有亨道但必以貞爲利貞則雖過而不過矣陽大陰小陰之才弱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卦外四陰如鳥之翼中二陽如鳥之身而陰之數倍于陽其翼張矣故傳曰有飛鳥之象焉卦自三至五爲兌自二至四爲巽鳥口在上風傳其音而聞于下故曰飛鳥遺之音鳥遺音則風在下可

知故其占宜下而不宜上也吉而必曰大者憂患之來惟下可免故極言其吉之大欲人之安于下也可小不可大申小過之義宜下不宜上申利貞之義

彖傳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當過則過惟其時而已聖人因九四有勿用永貞之文故先于彖傳發其義言時當過卽以過爲貞不必固守其弗過以爲貞也柔不取得位而貴得中使不得中雖小事亦未必吉矣剛不徒曰不中而尤惡失位失位謂不得居五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震艮之象于飛鳥无所取易者象也无此象卽不應有此辭故傳特言有飛鳥之象焉蓋謂彖之所以言飛鳥者乃從六畫卦取象非從三畫卦取象也巽風在下鳥飛上則逆風下則順風故宜下不宜上以人事言之如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所謂宜下不宜上也卒之天與人歸一戎底定吉孰大于是乎

象傳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聲自高而下亦如飛鳥之音自上而下也故爲小過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過而近于本者彖傳宜下之義也行喪用皆見于動震之象恭哀儉皆止于節艮之象

初六飛鳥以凶

大過剛過乎中三四又全體之中屋之極也故彖之棟于三四言之小過柔過乎外初上又全體之外翼之翰也故彖之飛于初上言之初位最下又艮爲止以上應九四故飛當止而飛失宜下之義矣故凶

傳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以飛而凶人不能止其飛卽如其凶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指四卦上震下艮震屬木木生火火生土艮土也故艮以震爲祖震初爻剛爲祖故二爻柔爲妣舊解以三爲父四爲祖殊杜撰可笑所謂過其祖遇其妣云云者以卦形似飛鳥故卽從飛鳥之象起義蓋鳥飛在天兩翼俱張象之者四陰雖分屬震上艮下而鳥翼在天人自平地視之並无所爲上下也但有左右耳故以艮爲下則二欲上從五必先過四而乃得與五遇所爲過其祖遇其妣也過其妣則孫婦有祔

于祖姑之禮雖過猶不過矣其必言過其祖者著其以艮爲下也若以震爲下則二之從五者倒視之卽謂五從二亦可易例以五爲君二爲臣今二不從五而五翻從二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二不從五是不過其君矣因君尊不可言過故特變其文曰不及聖傳云臣不可過也卽此義以人事言之過其祖遇其妣是事之可過者雖過而不失其中若斷斷不可過者必不及而後爲中也故无咎

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釋所以言不及其君之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彖傳所謂剛失位而不中者正指三四兩爻下卦艮三爲艮之主爻有防禦之義故言防卦似重畫之坎坎爲盜又爲血卦故言戕如盜殺鄭公子之類九三剛居陽位自恃過甚弗過防之必有從而戕之者矣故凶

傳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與初傳不可如何同義

九四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上從下爲遇下從上爲過四爻曰弗過遇之與上六

曰弗遇過之兩爻緊相對四爻以艮爲下順數之爲四來而與初應來應初則爲遇故曰弗過遇之上六以震爲下逆數之爲上往而與三應往應三則爲過故曰弗遇過之同一上下相應乃四則順數而上則逆數者各據其本爻而言之也四下與初遇本不過五何有于厲然必以往厲爲戒蓋四居大臣之位上事柔君凌逼之嫌尤所當惕之于未然者也勿用永貞者四入震體震主動此時雖不宜往未必終不可往也彖傳所謂與時行也正因此爻之義而先爲發之

傳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九居四剛居陰位故以弗過爲善然時已過中往厲之戒豈可長久而不變乎義詳雜紀內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與六二爻緊相對以艮爲下則五在二之上五在上故以密雲不雨取象以震爲下則五在二之下五在下故以弋彼在穴取象皆宜下不宜上之義也小畜上巽互兌巽爲風兌西方之卦風自西來故雲升而雨不降此自二至四互巽自三至五互兌與小畜同故密雲不雨之文彼係之于彖而此係之于爻二

在艮山之中故云在穴弋所以取鳥今不以取鳥而弋彼在穴者以逆視之則五在二之下故也其必云在穴者對鳥之巢居者言之亦以著其爲艮體也

傳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升而雨不降則膏澤不下逮故曰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離如鴻則離之之離上變則爲離有網罟之象蓋當宜下而不宜上之時乃務爲雄飛而不甘雌伏如飛鳥自投于網罟鮮有能自解免者矣故其占與初六同是謂災眚者言災眚每因陽亢而生今弗遇過之

其亢已甚沴氣相乘理可預決豈必別有所謂災眚乎

傳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謂上之極而不能下昔人所以擬其勢于騎虎也卦以宜下不宜上爲義過則上矣故爻不以過爲善然聖人于四陰爻則戒其過于三四兩陽爻則以從或戕之者示三之宜防以勿用永貞者示四之宜往皆扶陽抑陰之義也其吉微矣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天地之大用故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未濟既未濟者水火之合也天地合而內陽外陰爲泰坎離合而內陽外陰爲既濟既濟自有亨道然時已過中其所謂亨者如火欲熄之時已无復炎炎之勢但餘燄猶熾用以燥物時復有功不至如死灰之不復然耳小者亨則大者不盡亨可知此亂之所由萌也故必以貞爲利蓋治亂循環雖消息一定之理要不可不盡人事以持之也濟之初日向濟而吉濟終

則亂蓋亨小其現在吉其既往亂其將來也旅巽皆言小亨此獨言亨小者旅者羈旅巽者卑巽卦義皆小故先言小後言亨既濟則自有亨道但其所亨者小耳故先言亨後言小皆承上卦名以爲文也小亨義止一層亨小則義有兩層聖傳云既濟亨小者亨也正發明此義先儒謂亨小當作小亨既于文義不協且云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過故只云小亨尤不得聖人儆戒之意故不從

彖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先儒謂既濟下脫小字誤陽大陰小卦皆柔乘剛故

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坎上離下爲剛柔正剛居陽位柔居陰位爲位當上二兩柔而二柔得中而居離體故有吉道上則止而亂矣止者謂其更无上處也乾坤闔闢以動故不息止則不能通其變于不窮此上止下巽之所以爲蠱也不亂何待

象傳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以人事言之卽道家龍虎之說也故曰既

濟然水火雖有相濟之功而實相尅之物君子于其相濟之時思其相尅之患凡事必先時而豫爲之防斯有備无患可保其初吉而終不至于亂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二至四互坎坎爲輪初在其下變艮爲手輪在前而以手挽之有曳其輪之象易例以上爲首以初爲尾此與上六之濡其首相對與未濟彖辭之濡其尾不同彼言狐之尾此言卦之尾也初剛居陽或不能不輕于進進則有咎乃曳輪而僅濡其尾猶不至于溺也故无咎

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義在曳其輪故特釋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陰爻故爲婦茀婦車之蔽初爲輪茀在輪之上故二象茀離爲雉所爲翟茀也二爲互坎之初爻坎爲盜故有婦喪其茀之象然自三至五又互離故有喪而復得之象七日者取來復之義睽初不言七日者睽不應初而初變爲坎旋喪旋得不離本爻故不可言七日也

傳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故喪而復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不應取君象所以舉高宗者九三以剛爻而居陽位又據離體之上火德極盛與高宗之嚮明而治德位並隆者其象正相似也詩殷武言高宗撻伐荆楚此不言蠻方而言鬼方者荆楚俗好巫尚鬼三爲互坎之主爻取坎爲隱伏之象故曰鬼方與睽上言載鬼一車之義同坎水能克離火而火亦有時能克水者火在下水在上火氣上騰而水爲之涸故火亦有能克水之時高宗之伐鬼方所以能克之者以其

德位金隆如火勢之極其盛故也然必三年而後克之則其役爲已勞矣彼小人者幸值國運方昌之日往往邀功境外以致兵連禍結悔不可追故爻辭特戒之曰小人勿用蓋思患而豫防之周公示人以保濟之道如此

傳曰三年克之憊也

言憊見用兵之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

濡從卦名起義初曰濡其尾以其在卦之下也上曰濡其首以其在卦之上也四在卦中以咸艮兩卦例

之當曰濡其股或曰濡其脅矣然互體離中虛有舟象人在舟中不可云濡其股濡其脅也故單舉一濡字以見舟有微罅而以有衣袽取象蓋一柔處兩剛之中似衣袽之塞舟罅也下離爲日四已入上坎矣故曰終日言揚屬火四正當互離中爻故曰戒舟雖濡而未至大壞即有衣袽以塞之又終日告戒以防覆溺之患蓋六四柔居陰位敬慎之至故能思患而豫防之如此

傳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其患之將至也與睽上爻傳疑字皆取離火光燄閃爍之象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按朱子此語本鄭康成坊記注東鄰謂紂國中西鄰謂文王國中然九五陽剛中正爲成濟主爻安可比之爲紂耶據易爻辭屢稱帝乙考帝乙立七祀而文王立文王立三十年而帝乙崩是帝乙正當文王之世故周公繫爻屢據文考時王取象玆之所謂東鄰者其指帝乙乎帝乙明德愼罰見稱于周其時商

道未衰郊用特牲居然帝制而文王處西岐百里之地小心昭事克享天心迨一傳而後遂易商爲周其隆替之機早決于爲東西鄰之日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康成謂東西鄰指商周其說未嘗不是故朱子從之但以東鄰指紂則不可耳 以上本初白先生說 至以西鄰爲指六二則尤屬不安易例于五爻類多善辭未有言其不如應爻者玩爻傳云實受其福吉大來也自指九五而言安有舍本爻而專贊六二之理然其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東鄰旣指九五則西鄰不得不指六二耳不知東西鄰皆取九五君象周

公原不專以東鄰屬九五也蓋帝乙與文王自周公
視之皆尊也但東西鄰耳（公羊傳祖有尊卑自我一言之則一也即此義）
爻中彼此兩發其義如婦人吉夫子凶之類易中往
往有之蓋周公示人以保濟之道言祈天永命在此
而不在彼也卦自三至五互離離為牛又為戈兵故
言殺牛坎中實又取尊簋貳缶象故言禴祭先天圖
離東坎西

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離體西鄰坎體五為上坎之主爻故曰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卦終險極以陰柔之才處之載胥及溺向之濡其尾
者至是而濡其首矣故厲

傳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言當急拯稍緩无及矣　既濟與泰不同泰方盛之
時既濟則盛極將衰之時也故泰初主進既濟初則
主退二柔中正與剛中正之五相應而二勿喪茀而
聽其自復五則殺牛不如其禴祭三著其德而四有
所疑皆思患豫防之道至上六輕于一試則有濡首
之厲矣不言凶者滅頂則凶濡猶未至于滅也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坎下離上為未濟未濟非不濟也終有必濟之理故
亨坎有禽象而狐性善媚擬于陰之陷陽尤切故解
三亦以狐象坎小狐指三陽大陰小三柔爻故為小
狐汔幾也與上卦鄰故曰汔濟尾狐之尾也坎在下
故為濡其尾幾濟而濡其尾則猶未濟矣故其占无
攸利三爻之所謂征凶者正與彖義同

彖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六五柔居中位柔則不剛愎以僨事中則不怯懦以

失機以此而宏濟艱難自无窒碍而不行者矣故亨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坎象狐而三以陰乘陽擬于狐之祟人尤切故解亦
以坎三象狐未出中謂未出險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始雖能涉不能繼續以終其事此卦之所以為未濟
也不當位謂六居三剛柔應謂三應上聖傳專因六
三爻辭既云征凶又云利涉故于此先發其義

象傳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如人之心腎不交也故為未濟愼辨物使

物以羣分慎居方使方以類聚如賢不肖之必不可
混淆君子必一一有以辨之而使之各居于其所天
下之所以由未濟而終于濟者其道无出于此矣
初六濡其尾吝
與既濟初爻同非彖辭之所爲濡其尾也尾濡雖猶
不至于溺然才既不足以濟而輕于一試可吝孰甚
焉
傳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朱子云極當作敬
九二曳其輪貞吉

與既濟初爻同彼自二至四互坎此自三至五互坎
故曳其輪之文彼係之于初而此係之于二彼下接
云濡其尾故僅得无咎此單言曳其輪故不止无咎
而且貞吉也居陰得中能揣時度力而不輕于一試
得出處之正道矣何吉如之
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則未有不正故特釋之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既未濟諸爻无舉卦名者惟此爻言未濟蓋三居下
卦之上坎險已終其時宜若可濟矣而柔不中正其

才不足以有爲故特舉卦名言其時雖宜若可濟實
則尚未濟也以才之不足以有爲如六三者而輕于
一試則凶矣利涉大川者蓋六三雖无出險之才而
下坎已終互坎亦終于五三涉兩坎而與上應同心
濟險上之有孚飲酒三亦預有力焉所爲利涉大川
也前彖傳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因此爻有利涉
大川之文故先于彖傳發其義觀此爻傳曰位不當
也顯與彖傳雖不當位之文相應其義更曉然矣
傳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六爻皆不當位而于三特言之者以著其才之
不足有爲也不釋利涉大川者以剛柔相應已于彖

傳言之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似不正宜有悔矣然不過于剛得臣道之
正故吉而悔亡既濟九三伐鬼方言高宗此不言者
彼以剛居陽位此以剛居陰位故不可言高宗也既
濟火勢極盛故能克水此火勢不甚盛而亦能克水
者以此爻變則互坤爲土土固能克水也惟此爻變
則互坤爲土土有國象故下卽接云三年有賞于大
國蓋大其伐之之功以見未濟之時至此而已轉爲

既濟也震高宗臣名卽大妊之爻觀下文論功行賞
則實有其人可知矣
傳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傳于既濟曰德于此曰志行則此爻之言伐鬼方與
既濟之辭同而義異也審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亦不正然文明之君虛中以下九二之賢
得君道之正吉且无悔矣君子指九二蓋剛中之賢
在側微之際誠中形外其光自發越而不可掩而六
五與之剛柔相濟誠意交孚撥亂返治之功非獨君

一人之力也故再言吉
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釋下吉字兼九二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卽承六五有孚而言君臣一心亨屯濟險天下
已治已安更復何所作爲雖愷樂飲酒于義亦可无
咎也但安不忘危若飲酒而至于濡首且君臣之間
未嘗不相得歡甚然孚其所孚向之所謂有孚者至
是而失其義矣飲酒坎象而于離言之者蓋水泉必
香火齊必得者酒也水非火不能成酒坎與離合則

水而爲酒矣故既濟之濡首水濡其首也取坎象未
濟之濡首酒濡其首也取離象所謂易之爲道屢遷
也
傳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謂荒耽于酒不知以禮節之也　既濟爲盛極將衰
之時未濟爲將盛而猶未離乎衰之時故兩卦皆以
不輕濟爲善濡尾曳輪既濟于初九一爻合而言之
未濟則于初二兩爻分而言之者初柔二剛二能待
而初不能待此需之不陷所以必歸之剛健也三才
柔故征凶而時已可濟故利涉大川震用伐鬼方則

奮然直前用大師而賞大國未濟遂轉而爲既濟矣
六五以文明之主當內安外寧之時君臣一心无爲
而治可也但不可過于沈溺耳

易經補義卷九

繫辭上傳

按繫辭分章諸儒互異上傳馬融荀爽等分十三章虞翻分十一章惟註疏分十二章與朱子章數同而段落自第三章後又與朱子異下傳周氏莊氏分九章註疏依之惟劉瓛分十二章歐陽石經亦然與朱子同至安溪李氏又以上傳分七段下傳分八段今悉以朱子爲定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明畫前有易也以其分之默定者言之則曰尊卑以其位之顯陳者言之則曰卑高天在上而尊地在下而卑是卽乾坤二卦之所由定也天高矣而天之下又有如邱陵之高地卑矣而地之中又有如川澤之卑是卽六爻之貴賤所由位也陰陽互根動極則靜而靜者陰之常靜極復動而動者陽之常是卽六爻之剛柔所由斷也物之善惡各有其方同者其類不得不聚異者其羣不得不分而占辭之吉凶于是而生矣在天則有日月星辰在地則有飛潛動植成形成象萬有不齊而卦爻之剛柔相推其變化于是而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摩如磨之磨物上動而下不動盪如兩物相推激彼此皆動兩儀生四象是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其前所畫之一奇一偶不動也四象生八卦亦然故曰剛柔相摩旣成八卦之後互相承乘變而爲六十四卦上下皆動故曰八卦相盪觀此則朱子所謂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者又是一理非聖

人本來之次第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言天地間之雷霆風雨日月皆易中之所有也雷霆以鼓生物之機震與離之象風雨以天潤物之用巽與坎之象離又象日坎又象月日行由婁至牛月行由白道入黑道則其時由秋而冬爲寒日行由角至井月行由青道入赤道則其時由春而夏爲暑故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在人爲男女在物爲雌雄牝牡莫非乾道坤道之所

成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坤之道雖分著于男女而乾坤之體則固兼男女而爲之父母者也知猶主也如知州事知縣事之知乾知大始不言始物者猶未成乎物也坤作成物乃品物流形之時有作爲之迹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事莫難于創始而乾則健故氣至即始以易知也作則疑于多故而坤則順故質隨氣立以簡能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上言乾坤之德此言人法乾坤之道人能如乾之易則心坦白而无險巇之私故易知人能如坤之簡則事切要而无煩碎之擾故易從易知則人皆輸誠而有親矣易從則人皆効力而有功矣一時之輸誠亦親也而以心証心其親自可久一事之効力亦功也而以力協力其功自可大心易知而至于可久則賢人之德矣事易從而至于可大則賢人之業矣言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純乎易則即心即理純乎簡則即身即理始而法天地者繼且參天地矣蓋本一氣而岐分者三才也通三才而无間者一理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一節言庖犧畫卦文王繫彖之事庖犧畫卦已隱示人以吉凶之理矣而文王以有畫无辭猶不足以前民用因觀其象而繫之辭焉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爻有剛柔剛進之極柔推而化柔退之極剛推而變

剛柔相推于是卦之吉者而爻或化而爲凶卦之凶者而爻或變而爲吉此周公繫爻之所以不容已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辭之吉即人事順理而得之象辭之凶即人事逆理而失之象悔由凶而之吉吝由吉而之凶吝則必憂憂者憂其禍之必及也悔則必虞虞者防其禍之將至也此以象之著于人事者言之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陰變陽進之象陽化陰退之象變化之極復爲剛柔

剛則爲晝之象柔則爲夜之象此以象之著于天道者言之動即變化三極者天地人得失憂虞者人事進退晝夜者天道地該于天故曰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序次序也自卦言之否泰剥復之類自爻言之潛見飛躍之類其序有定能絶人躁妄之思故君子居而安之辭聖人之所繫其理无窮有耐人尋繹之味故君子樂而玩之不言彖者旁通情者爻故舉爻以見彖後凡言爻者倣此

易經補義　卷九上傳　五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居字如寛以居之之居此則對動言也未筮之前爲象爲辭既筮爲變爲占居則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則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値之吉凶善而吉則行否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辭總言一卦之象爻辭析言六爻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悔吝猶未至有顯然之失但問之于心而不安耳故曰小疵有過則有咎補之則无咎矣故聖人善之此卦爻辭之通例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位上者貴位下者賤齊猶定也陽大陰小如泰卦爲大否卦爲小之類吉凶隱于卦爻而辭顯之得則吉失則凶其辨悉矣

易經補義　卷九上傳　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如界限之界善惡初萌之時也于此而憂之自不至于悔吝矣咎不可有而欲其奮然震動以底于无咎則惟在于悔悔之所以一轉而爲吉也此一節乃聖人示人以謹幾補過之方所爲吃緊爲人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辭分頂上節齊小大辨吉凶二句所謂辭有險易者謂吉辭易而凶辭險也先儒作一串解謂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則推之多不可通矣不言爻者貴賤之位即指爻言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猶平也易以道陰陽凡天地之所有者易皆有之故與天地準天地之道大而无所不包易則有以彌之而使其罅漏之胥泯細而无所不入易則有以綸之而使其脉絡之不淆所謂與天地準者如此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據先天圖而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乾位南在

上天文也天文故明坤位北在下地理也地理故幽察者觀之詳也故者幽明之所以然也震位東北由震一陽而二陽而三陽氣之伸者爲人之所以生巽位西南由巽一陰而二陰而三陰氣之屈者爲人之所以死終始就人言之生爲始死爲終安溪李文貞曰始終者泛言事物之始終死生者切指吾身之生死言推原反覆于事物之始終則知吾身死生之說也精氣游魂皆以在人者言之筋骨血肉精之爲也呼吸榮衛氣之爲也二者合而成物物之體也精之靈曰魄氣之靈曰魂魄主靜故常居魂主動故曰游游者或聚或散之稱也其聚也乘于氣而思慮動作與焉其散也藏于魄而思慮動作泯焉是故精之魄爲鬼氣之魂爲神游魂之聚而乘于氣者爲神其散而藏于魄者又爲鬼精氣魂魄常在鬼神之長流而不息者也游魂之變无方鬼神之旋伸而旋屈者也以造化言之則天氣地質猶吾身之精氣天神地靈猶吾身之魂魄也游氣紛擾猶吾身之游魂感通聚散以爲萬物之終始死生猶吾身游魂之變也經所謂鬼神通造化而言者也造化之鬼神不可知故以人身之鬼神知之蓋由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極而爲

鬼神之情狀皆一以貫之而聖人窮理之能事畢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據後天圖而言聖人盡性之事也盡性則廓然大公德合天地而與之相似故先後天而弗違此一句是綱下乃詳其目知周萬物即上文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知極其精而能普濟萬物有實惠以及民則其知不過矣此言與離坎相似也離屬火火明故言知坎屬水水能潤物故言道濟盡性則能立天下之大本故千變萬化前无所阻而不悖乎經常之

理此言與震巽相似也震有行義巽爲德之制故曰旁行而不流天卽吾性中自具之天故盡性卽樂天在人謂之性者在天謂之命故盡性卽知命樂天知命自无所入而不自得矣此言與乾兌相似也乾本象天兌說也故言不憂性无所不備而其德莫大于仁盡性則隨遇而安敦厚乎仁而不失乎天地生物之心故能愛此言與坤艮相似也坤艮皆屬土故曰安土敦乎仁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據先後天兩圖而言聖人至命之事也雷動風撓火燥澤說雨潤艮成此天地之化也卽萬物之所由以成氣機流行渾无涯際必聖人有以範圍之如一爐金汁鎔鑄成器而天地之化乃有所節而不過也于是萬物之生于天地間者得聖人爲之立敎定制撙節愛養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飛潛動植无有一之或遺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一句當與妙萬物而爲言節叅看彼所謂雷動風撓火燥澤說雨潤艮成爲萬物之所由成者乃天地之以兩而化也而其以一而神者則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是也晝夜之道卽指兩化一神者而言蓋震坎艮三卦屬陽晝也巽離兌三卦屬陰夜也六子以離坎爲主故曰晝夜以離爲日而坎爲月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能貫天地之始終于一心總萬物之消息于一氣而陰陽動靜之无始无端者聖人直與之脗合而无間至命之事如是而已故下卽以无方无體贊之神无方者卽以一而神之謂兼言易无體者聖人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皆易有以啟之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者氣也今曰一陰一陽則對待交易循環不已之妙俱見故謂之道靜極不能不動方動之始而未具于物一片生機流動充滿是爲繼之者善元亨所以爲誠之通也迨品物流形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在天謂之命者在人則謂之性利貞所以爲誠之復也成卽繼之者之所成故性无不善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性无不同而氣稟有異仁者偏于陽則見其動而及物之機而以仁爲道知者偏于陰則見其復而幹事

之體而以知爲道至百姓无日囿于道之中而无與于道之數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四時行百物生仁也而形形色色莫非道之所見端故曰顯諸仁方其欲顯未顯之時生物之機躍然欲動用也而用不離體莫非道之所隱寓故曰藏諸用萬物之鼓動一任氣機之自然天地无心也故曰不與聖人同憂藏者德之存于中顯者業之發于外仁

知之所見者見此而已故極言其盛大而贊之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號物之數有萬莫非天地之所有也所以謂之大業生物之機日新而不已所以謂之盛德盛德以大業而見日新者常如此其富有也故富有言在前日新言在後

生生之謂易

陰陽以交而生其數莫紀陰陽以變而生其運莫窮天地然易書亦然也生生卽上文日新之謂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朕兆初萌而可見曰象形體既備而有條曰法資始者氣成象也是之謂乾資生者形效法也是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有象斯有數數卽七八九六之數也極其數可以知將來之吉凶是之謂占因卦有九六之變而通之以善其趨避之方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氣有動靜神則无動无靜而无不周形有彼此神則无彼无此而无不在其體也不可窺見其用也不可端倪故曰无方知神之无方而易之无體槩之矣故

曰生生之謂易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大分屬天地一以質言一以量言也天包乎地之外而无所不極是之謂大天之氣貫乎地之中而地无所不容是之謂廣易與天地準故亦以是贊之以言乎遠則推之而皆通无少阻滯也以言乎邇則返之而各足无少欠缺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事事物物无所不具易之理如是易之書亦如是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純陽如剛強之人卽靜時亦有作爲之意所謂專也其動則直而无所阻撓坤純陰如柔弱之人其靜時惟是收斂而已所謂翕也其動則闢而无所壅遏

上文言廣大此言大生廣生者據天地而言之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惟乾之直而无所阻撓也是以大生焉承乾布化品物咸亨惟坤之闢而无所壅遏也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文乾坤指二卦言動靜廣大皆借天地以形乾坤之德也故云廣大配天地陽變而通乎陰陰變而通乎陽猶天地之有四時也故云變通配四時變通之中有綱維是者則陰陽之義猶天地之有日月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而要其原則易簡而已乾以一運故易易則所以大也坤以偶承故簡簡則所以廣也陰陽言義各有所宜之意易簡言善純粹以精之意而天地之至德卽不外是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言廣大而要于易簡由博而返之約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至者易簡而理得雖聖人亦不外是也具于心曰德體諸身曰業德敬于知知有不至則心必有蔽而德无由而崇矣業基于禮禮有未實則事必有缺而業无由而廣矣知至于崇高禮至于卑順崇高莫如天聖人以知效之卑順莫如地聖人以禮法之梁氏錫璵曰一六成水水知也雖在下而水爲天數之始故知涵于心淸虛而无形象天二七成火火禮也雖在上而火爲地數之始故禮行于身著實而有跡象地知從天禮從地坎離交濟之意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兩儀判而天地位陰闔陽闢而生生之易卽行乎其中聖人于成性而以知禮之功存之又存一如天地之設位焉于是率之而爲道宜之而爲義若闢其門而利用出入之无窮矣道義卽在人之易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天地之間陰陽雜亂聖人于其雜亂之中見有不雜亂之理然不可以明民也于是以六十四卦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其字指陰陽而言如擬純陽之形容爲三奇而象之以馬擬純陰之形容爲三偶而象之以牛之類此所以謂之象也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事機之動必有其湊集之處所謂會也會則彼此不免有相碍之形而彼此究无不可通之理如庖

丁解牛批隙導窾而芒刃不頓者以其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卽此通字之義典禮猶言常理此禮字所包者廣蓋于衆理之所會擇其通者而行之大而如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皆行其典禮中之一事也行之而當則吉行之而不當則凶聖人止問當否不問吉凶而欲以此明民則斷其吉凶使知所趨避焉正所以使之去惡而從善也是以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紛賾而不得其緒則似可憎厭乃象其物宜故雖至賾而不可惡變動而不拘于常則易相混淆乃行其典禮故雖至動而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象爻具變化出矣而實體于身惟在言動比而度之之謂擬議者擬之詳也玩其辭以虛論其理考其占以實履其事則言動合宜不拘一轍而變化成于吾身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居室猶在陰也言猶鳴也應猶和也言行之在一身如戶之樞弩之機開闔由是中否由是榮辱由是應違之情著于榮辱榮辱之事蒸爲慶殃蓋天地且鑒之矣可不愼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與語五之象處與默二之象道以位異而心則同雖金之堅其利可斷言而有信其臭如蘭同心之契

如此此所以雖用大師而必欲克之以相遇也乾爲金五變則奇斷而爲偶故曰斷金五變爲離有言象重離故曰同心之言互巽有臭象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諸卦皆不舉爻此獨云初六者稽其爲地位以爲錯諸地何張本也術猶道也斯術卽用茅之術天下事過則有咎過于愼何咎之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厚能載物雖勞而有功彼且不自知其勞而有功也何伐與德之有惟德盛故禮恭致恭則人自不疑不忌而位可長保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者愼與謙之反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中孚則其言必善足以致千里之應亢滿則必不愼密足以致一身之災節下卦兌爲口故聖人以愼言釋不出戶庭之義初爻之不出戶庭旣以不出言釋之則二爻之不出門庭亦當釋之以不出言矣二居應五之位如人之有言責者乃賢君在上而緘默取容所謂尸厥位而曠厥官者必是人矣故爻辭斷之以凶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思奪之矣上謾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亂以有階而生盜以有招而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如市井小人偶以居積致富遂乘堅策肥僭非其分慢其上而暴其下以致人皆怨惡因而啟盜心者也所恒有所謂慢藏誨盜也奪者奪其財伐則更聲其罪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中言前四節中孚謙愼之義而極言其效以上八節皆聖人示人以擬言議動之例欲學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知用易之道當如是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河圖之數也一二三四五者生數也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也中央及四旁爲五位相得者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如十干甲乙木丙丁火之類是也各有合者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如十干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之類是也由是陰陽相交生而莫紀消息遞禪運而不窮變也化也究其所以變化終莫可端倪所爲鬼神也皆不能逃乎數之外此聖人則之以作易所以天下之事亦莫能逃乎其外也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地之數是造化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聖人推衍之數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蓋天地之數圖數也所以生卦者也大衍之數卦數也所以生蓍者也庖犧則圖衍卦恰有此數故揲蓍求卦卽用此數也云天衍者合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總衍之故謂之大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太極无形故置之而不用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策信手平分之置左右也兩謂天地也未分象混沌之天地既分象開闢之天地也掛一者于右取一策掛于左手小指无名指之間也取之右者人以右手爲用故取之右而掛之左便于取而不碍其揲也三謂三才也揲閒數之也河圖五位而土寄旺焉故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者扐于左手中指无名指之間也閏者積餘日而成月也歲有氣盈有朔虛掛象氣盈扐象朔虛氣盈則攬歲之全數而可知故分二之後卽取一而掛之也朔虛必計每月之空分而始得故遂揲之

後乃存其餘而扐之也一歲之中合氣盈朔虛餘十一日有奇積之三歲已餘三十有五日有奇必有有節氣无中氣之月而置閏焉尚餘五日有奇復加二歲又餘二十有三日有奇併前所餘復有有節氣无中氣之月而置閏焉掛一揲左歸奇象三歲一閏也又揲右歸奇象五歲再閏也是爲一變再扐而後掛者初揲初扐之後不掛必再扐而後掛也獨言再扐者揲在扐前言扐足以概之故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也

分象兩掛象三兩生三也揲象時扐象閏時生閏也分與揲母數也卦與扐子數也易以知來故除整用零取子數也子生于母故舉母數也三變而過揲之策九其四而爲三十有六則子數皆奇而爲老陽如是者十有八變積之爲二百一十有六如過乾而畫皆老陽者此數也三變而過揲之策六其四而爲二十有四則子數皆偶而爲老陰如是者十有八變積之爲百四十有四如過坤而畫皆老陰者此數也合二卦之策凡三百有六十期周一歲也歲之氣盈三百六十有六日朔虛三百五十有四日此舉其中數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百九十有二其過揲之策每爻三十有六積之爲六千九百一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其過揲之策每爻二十有四積之爲四千六百有八合之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物言萬舉成數也如遇少陽少陰之數且未必皆老未必皆少總以老陽老陰槩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營經營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此時奇偶

始分而老少未定故曰易易變也三變斯老少定而成畫十有八變斯內外備而成卦然外以內爲基九變之八卦是爲小成以手開弓曰引由小成而大成則引而伸之也以此抵彼曰觸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則觸類而長之也而聖人成能百姓與能其事畢具于此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體甚微而卦辭有以顯之德具于行而卦辭有以神之因筮而定吉凶可以酬應事變而鬼神福善禍淫之功亦因之而得所助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天地間陰變爲陽陽化爲陰是神之所爲也知數法之變化者其有以知之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明得失者易之辭以言者尙之則言必有法象進退者易之變以動者尙之則動惟厥時擬諸形容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尙之則有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尙之則有以得前民之宜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爲爲于身行行于世問焉而以言卽命筮之言也人與人相通以言乃筮亦可以言命之而如響斯應遠近兼時地言幽者隱而未形深者伏而莫測來者將來之吉凶也辭懸于先事應于後非天道民故究其極而通其微者能之乎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爻言錯綜以卦言三而參之五而伍之單舉三五者三爲小成之卦而爻之變止于五也取三爻而參之或三陽或三陰或兩陽一陰或兩陰一陽三爻變而爲八卦此參以變也又取五爻而伍之于三畫卦之上或加二陽或加二陰或加一陽一陰或加一陰一陽五爻變而爲不成卦之卦三十有二此伍以變也朱子遞加之法本此錯綜者一爻變而雜居其位謂之錯錯者雜也如乾一爻變爲姤一爻變爲同人三爻變爲履之類是也衆爻變而總計其數謂

之綜綜者總也如乾一爻變爲姤二爻變爲遯三爻變爲否之類是也朱子卦變之法本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者陰陽相雜之謂文乾及三男之卦天文也坤及三女之卦地文也陰陽各四苟參而不伍則文无由成惟于三畫卦之上如以離爲本卦加一陽于其上則互爲巽或加一陰于其上則互爲坎于是又加一陽于四畫互巽之上則互爲乾或加一陰于四畫互巽之上則互爲兌又加一陽于四畫互坎之上則互爲重離或加一陰于四畫互坎之上則互爲震坎及乾及震爲三陽卦巽及兌及重離爲三陰卦

陰陽相雜而天地之文遂于以成矣通卽互字之義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八卦已具風雷水火山澤之象而不足以盡天下之象惟極錯綜之數八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于是遂卦取象如耒耨之利則取象于益日中爲市則取象于噬嗑之類而天下之象遂于以定矣文者象之未成象者文之已定文與象皆非變无以致之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節言卦爻之變成天地之文以言者尚之定天下之象以制器者尚之天下之至變以動者尚之前節與後節皆言揲筮求卦之事所謂占也則以卜筮

者尚之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上文所謂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而此謂之神者言其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疑于一物而已而能妙乎天下之物一有所感而卽无不通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理藴于至深聖人則以至精者極之理雖深而无不潛幾動于至微聖人則以至變者研之幾雖微而无

不剖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象藏理之深斷吉凶以揭其情僞故天下之志无不通變占顯幾之微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故天下之務无不成无思而无不思卽感卽應一念不逾時豈假疾而後速无爲而无不爲萬感萬應乎武不出戶何待行而後至蓋聖人聚天地之神于心撰一心之神于易故辭非煩也變非幻也象非迹也占非數也

故曰有聖人之道四也學者誠存吾心之神而不以思爲汨之則至精至變出焉矣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古之時風氣未開民淳俗樸于吉凶之理茫无知識聖人示以得失之報以開其蒙蔽遂莫不知所趨避而酧應庶務咸得其經理之宜所謂開物成務也天下之道千緒萬端莫可紀極卦爻既設乃一一包括

之而靡所遺此三句泛言易理下乃言聖人之用易開物故能通天下之志成務故能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故能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變化无方而其機莫測此蓍之德所爲圓而神也失得有報而其理不疑此卦之德所爲方以知也至六爻之義則隨其所之而更易其辭以相示所謂易以

貢也德以全體言義以一節言聖人具蓍卦爻之理于一心方其寂然不動之時若以此洗濯其心而无一毫私欲之累退藏于密而无幾微發見之端及其有感而發則與民同其憂患如易之繫辭以斷其吉凶焉以言其神則如蓍之德而于未來者洞悉之靡遺以言其知則如卦之德而于既往者包涵之靡盡使非聰明睿知本于天授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于此哉知來藏往故言聰明睿知與民同患故言神武其言不殺者謂其體立而用自行也蓋聰明睿知兼體用言神武則專以用言故必言不殺而所謂洗

心退藏于密之義乃見此節言易之理裕于聖人之心者如此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言教民卜筮之事天之道謂盈虛消息之道民之故謂吉凶禍福之所以然者道本自然故曰明故有萬變故曰察與筮以詔民使先事而知吉凶以導其用即所謂開物成務也其德謂神知之德聖人之心本无不敬尤以此齊戒使其心純然而毫无所雜惕然而若有所警于是愈虛愈靈而于禎祥妖孽之

見于未然者遂一一有以前知其故聖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者何莫非筮有以致之哉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坤乾皆卦名氣機有時靜藏如戶之闔即易之所謂坤也有時動顯如戶之闢即易之所謂乾也由闔而闢時運遞嬗謂之變闔闢往來流轉无端謂之通由是生物氣方聚猶虛而无形謂之象迫形既成則實而有跡謂之器制而用之者如人則制爲播種學校

之法而用其良知良能物則制爲絡首穿鼻之法而用之使耕使駕所謂修道之教也一出一入莫不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日用焉而不自知凡聖人之所制者皆愚夫婦之所共由者也此所以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上節言造化之理由闔闢而成象成形此言易之理由兩儀而四象八卦皆有生生自然之次第以見聖人法天之學也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內蓋陰陽往來交錯于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

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各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生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法謂法其理象謂象其形凡物皆有方圓奇偶可法可象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凡成象者星辰雲漢皆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者爲最大知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乎聖人賾者紛雜隱卽隱于紛雜之中者也探以索之而隱者見矣深者鉤之而鬼神不外于倫理遠者致之而千里如在于目前如是以定吉凶而失得之報明以赴事功而奮往之機決所謂吉凶生大業有以成天下之亹亹矣此承上二節極言蓍龜功用之大如此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謂蓍龜蓍爲植物之神用之以筮而成陰陽老少之畫龜爲潛物之神用之以卜而得雨霽蒙驛克之兆則者因天以爲法也變化謂陰陽陰極則變而爲陽陽極則化而爲陰也垂象如日月星辰之類循度則吉而失度則凶也陰陽无形故曰效日月星辰有象故曰象龍馬負圖而出于河伏羲因之而畫卦神龜載書而出于洛大禹因之而叙疇而皆以爲聖人作易之本者方圓相爲體用其理固不可歧而二之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言聖人作易其爲民之意至切也陰陽老少所以示人以天道之運繫辭焉所以告人以人事之宜定之以吉凶所以斷天下一二三之見而使之趨吉而避凶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限于簡策故不能盡无方之言言宣于口舌故不能盡无方之意聖人立爲奇偶之畫象之所示義无不該而意乃盡矣人有情必有僞猶卦之有陰陽淑慝也即以象而摩盪之設爲六十四卦而天下之情僞以盡矣彖有彖辭爻有爻辭皆因象而以辭繫之象爲虛傚之象故辭亦爲假設之辭而聖人之言以盡矣變通以筮言凡遇老陰老陽則本卦變而以之卦通之隨其所值使民知所趨避而不迷于所之故足以盡利當其未占則人心疑惑猶有且前且却之意既占則奮然興起若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故足以盡神書不盡言二句蓋古有此語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凡奇畫皆乾偶畫皆坤易之妙盡藏于此猶衣之緼也奇偶既畫而成列雖變化未生而變化之體已立也倘乾坤毁則並奇偶而无之矣又何從而見其變化耶變化既不可見則奇自爲奇而獨陽不生偶自爲偶而獨陰不成乾坤之功用亦幾乎息矣易主變化言蓋變易之謂易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陰陽器也其所以然者爲道道與器本不相離但形而上者則謂之道形而下者則謂之器固不可指器爲道亦不可別索之于杳冥之域而以道爲无形也易有易之變通聖人之用易亦有變通因天地自然之化而裁之使盈虛消息界限截然而一歲之運遂有春夏秋冬之不同故謂之變推此所裁之化而見之于行如冬則裘而夏則葛日出則作而嚮晦則息之類皆因時制宜惟變所適而不窮于所往故謂之通由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開物成務而聖人之事

業卽不外乎是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謂之象指卦而言卦與爻皆所以明象也故以象發其端朱子曰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卽象辭卽爻聖人見賾而立象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聖人見動而繫辭故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卽首節鼓之舞之之意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言謂之變謂之通者言聖人之化裁推行是卽聖人之變通也此言存乎變存乎通者言聖人之化裁推行仍不外乎易之變通也神而明之者謂知象于言表得意于象先不假言語文字而自以心相默契則存乎其人焉其人卽有德行之謂也朱子曰自形而上者謂之道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向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自至粗處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更微矣

右第十二章

易經補義卷十

桐城葉酉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始畫八卦則物象已具因而重之乃卦有六爻剛柔交錯而極則必變故曰變在其中矣繫辭焉以命其吉凶足以鼓天下之動故曰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動而當則吉動而不當則凶悔由凶而趨吉吝由吉

而趨凶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者陰陽之質而不易之定體故曰立本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乃變通之用各隨其時之所值故曰趨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正猶正乎凶也之正天下之事不吉則凶不凶則吉常相勝而一定不移故曰貞勝言其无中立之勢動之所以不可不愼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示也即下文示人以易示人以簡之謂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也而常如此其觀日月之道晦朔中仄至變也而常如此其明天下之動吉凶雖貞勝然惠則吉而逆則凶其理亦貞夫一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天也以健而運確然示人以易為坤地也以順而承隤然示人以簡焉爻效此象像此易之所以與天地準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由揲筮而得故曰動乎內吉凶由人事而生故曰見乎外爻象之動即變也吉凶生大業故曰功業見乎變繫辭以斷其吉凶无非欲人之趨吉而避凶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常作人

乾確然于上坤隤然于下一无所為惟以生物為事此天地之大德也聖人體天地之大德吉凶與民同

患其情雖見乎辭而非履至尊之位則其勢或有所不能行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守位曰人所謂后非民罔與守邦也財者人之命故聚人以財正辭朱子云是非分明之謂理財以養之正辭以教之禁其爲非以防之皆惟義是尚不止厚民之生而已上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此節聖人謂用易之聖人卽以引起下文庖犧諸聖人也（此節當屬下章）

右第一章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文謂之象地理謂之法鳥獸之文龍圖馬書之類地之宜草木之植各有其土性之所宜也身首腹手足之類物山澤水火之類此皆兩間自然之易也乾健坤順神明之德也幽而難測故曰通馬健牛順萬物之情也雜而難辨故曰類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下皆制器尚象之事教民鮮食自庖犧始離取中虛而物麗之象互體爲巽有繩象

庖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粒食自神農始益上巽下震斲木使之銳爲耜耒首也揉木使之曲爲耒耜柄也耜象巽耒象震巽入也故耜入土震動也故人用力在耒又取卦名益下莫先于教稼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上離下震日中離象致民聚貨皆動象互卦坎水艮山又百貨之所出也六五爲上離之主爻初九爲下震之主爻兩爻相易爲上乾下坤天尊地卑各

得其所之象

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渾噩而爲文明者自黃帝堯舜始蓋時爲之也時當變則變因其自然而竝泯其化之之迹故方變而民不倦既變而民宜之也窮則變而通則久易之理固如是不特人宜之而天亦祐之矣上衣下裳之制變通之一端无爲而治乾坤易簡之象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渙致遠以利天下朱子云疑衍文
刳木使中虛爲舟剡木使末銳爲楫楫所以進舟也
渙上巽下坎木在水上舟楫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上兌下震牛馬皆惟人所使而動于下有隨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上震下坤互艮爲門艮下二陰今三陰故象重門
雷奮于外象擊柝互坎爲盜象暴客朱子只取豫備
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上震下艮震動艮止杵臼之象人欲无極小過
所以通其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上離下兌兌屬金離爲戈兵又互坎爲弓坎中一
畫象矢朱子只取威服乖睽之意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上震下乾一陽在上卦之下象上棟乾陽在下
而相比象下宇朱子只取壯固之意　此下三節皆
因其舊而又加善焉故推本于古對後世聖人而言
之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上兌下巽中四陽爲二陰所掩有棺槨之象朱
子只取送死過厚之意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夬上兌下乾乾兌皆金取决斷之意書契以儆官邪
而防民僞也故取其象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皆萬物之象承上章而總言之像者約畧形似之
謂言不可拘執以求之也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彖總言一卦之材爻則極人事之變動而无所不效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生乎動而爲悔吝之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震坎艮陽卦也陽數奇故多陰而奇數五巽離兌陰

卦也陰數偶故多陽而其數四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貴故爲君陰賤故爲民一君則民有所統二則无所適從矣故分君子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思者心之用也臨事而用其心謂之慮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鑑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

感而遂通何慮之有蓋天下之理本同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途遂不得不殊天下之理本一但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遂不得不百苟得其同而一者則因物付物立少觀多靜亦定而動亦定矣何以憧憧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月寒暑有往則有來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來者之信又感往者之屈屈信相感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自然之往來也但憧憧則不可耳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尺蠖若不屈雖欲其身之信而不能龍蛇若不蟄雖欲其身之存而不得此屈信相感之見于物類者然也乃聖學亦有之精研義理至于入神所爲事豫吾內也而心與理一卽所以致其外之用素位而行居易以俟所爲素利吾外也而身與理一卽所以崇其內之德聖學之屈信相感如此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利用下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上達矣神者天之宰一故神也化者天之用兩故化也窮神知化皆盛德之所自致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豈思慮之所能及哉此夫子釋咸之九四爻義蓋示人以玩辭之方也下倣此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進有所阻人必譏其不自量矣故曰名必辱退无可憑身必不能一日安矣故曰身必危死期將至皆由

妄行以取困此以信而感屈者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下坎有禽象又有弓矢象五在上卦居人位故言射之者人也九二得黃矢而五與二應故言藏器于身五之時不射必隼在高墉而後射之故言待時而動藏器待時則動而不括出而有獲矣動取上震象此以屈而感伸者也釋解之上六爻義與困之六三

相對雜記中一條宜參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懲其小以誡其大威之正所以福之亦以屈而感伸者也釋噬嗑之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惡皆以積而成惡積而至于滅身亦以伸而感屈者也釋噬嗑之上九爻義與初九爻相對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亦以屈而感信者也釋否之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居尊而不勝任必及于禍亦以伸而感屈者也釋鼎之九四爻義與否之五爻相對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吉下當有凶字

知幾者知之于平時見幾者見之于臨事上交易諂以見其禮之恭下交易瀆以表其情之厚而交之所以不終者恒必由此君子則不諂不瀆非知幾者不能知幾則先事而知吉凶故諂瀆有所不爲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去就言如孔子之不脫冕而行是也理有微有彰剛柔亦各有時變之所宜君子知之故隨時應變皆順其自然而无所容心此明乎吉凶

之幾者要不外乎感通之理而已釋豫之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欲屈則理伸顏子之不遠而復即君子之見幾而作也釋復之初九爻義與豫二爻相似故類及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釋損之六三爻義天地男女之交只陰陽二氣猶君臣之合只上下二人若有讒諂間之雖明良不合矣故損一人而得其友蓋以損爲益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釋益之上九爻義安其身而後動必置其身于萬无一虞之地而後可動而有爲若本根不固先不能安其身則危以動而民不與也易其心而後語平心和氣反覆開諭而後惟予言而莫予違使徒懼之以威則民弗應也定其交而後求情孚意合而後有求必應若无交而求則非惟莫之與而傷之者且至矣上以損爲益屈而伸也此欲益反損伸而屈也兩爻亦正相似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奇坤偶六十四卦皆由是而出故曰易之門乾陽坤陰往來交錯而相得有合卦爻之體遂于以成天地之撰陰陽施生之跡也顯而有象故曰體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理也微而難窺故曰通皆以易書言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名卦名也雜而多端要不越乎體撰通德之外類謂凡事物之類衰世之意謂衰世之聖人以其身所親歷者繫辭以示人非淳古之世所宜有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往陰陽消息之已然者來吉凶禍福之未然者顯者微之即事而原其理幽者闡之即理而徵諸事即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下朱子云有鈌文命之名而必當如王母長子之類取諸物而必辨如碩果莧陸之

類陽則正其爲君子陰則正其爲小人君子則斷其必吉小人則斷其必凶易不過示人趨避之方至于正言斷辭則其理已備更无有出其外者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稱名雜故小不越故其取類也大其旨皆陰陽剝復之關其辭極經緯錯綜之妙惟其辭文故言雖繁委而曲而能中乎理之所宜惟其旨遠故事雖泛陳而肆而不露其旨之所在易之爲書如此要其歸不過因民心疑貳昧于所趨故爲之明示失得之報以見

吉非可以倖邀而凶亦難以倖免而已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古謂文王之時憂患謂居羑里時所爲衰世之意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言九卦皆修德之要履者禮也動必以禮則踐履篤實而進德有其基矣故曰德之基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尤人之所當執持者也故曰德之柄復爲陽生之卦所謂心不外而善端存如木之有根千枝萬葉皆由此出故曰德之本此上經三卦也恒則常久不變由不遠復而至于敦復德性堅定而不搖矣故曰德之固然持守雖固而私意尚恐未淨宜損也克治雖嚴而天理尚恐未純宜益也損則懲忿窒欲以去其所本无故爲德之修益則遷善改過以還其所固有故爲德之裕逵窮而節乃見人當困厄之時最足驗其所守故爲德之辨井不隨邑改如人歷艱難險阻而不易其操故爲德之地順而能入之謂巽入理深而處事當故爲德之制此下經六卦也九卦

錯舉說者不一大抵皆以義理穿鑿細繹之實不然也六十四卦皆有衰世之意皆文王在羑里憂患中之所作者也所以特拈此九卦者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亦九卦上經自履至謙五卦下經自益至困亦五卦上經自謙至復又九卦下經自井至巽亦九卦上經自復後八卦而爲下經之咸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而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凡十卦其所以故爲此排比整齊之文者不過就六十四卦中擇其相去疎密之不甚相遠而其次第之適相當者而撮舉之以例其餘耳豈止以此九卦爲足

盡處憂患之道哉知然者以上經履及謙僅舉二卦而下經則損益困井四卦僉舉而知之也蓋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亦九卦然使損下不僉舉益則上經自履至謙五卦而下經自損至困則六卦矣使困下不僉舉井則上經自謙至復九卦而下經自困至巽則十卦矣上下經卦配不勻恐人无由而知其從卦數起義也故損益困井四卦必反正僉列而後卦數勻而攝舉以例其餘之意乃見此與春秋桓公編正月不書王獨振二年及十年十八年三年之正月仍書王以例其餘其義一也對待凡十卦

獨首去乾者乘龍御天固不可以憂患言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節言九卦之德履下兌和也而順乎人情者實合乎天理故曰和而至謙以禮自處而聞望愈隆故曰尊而光復一陽甫生而不爲羣陰之所亂朱子所謂黑暗中一點白是也故曰小而辨于物人生酬酢萬變至雜也恒則貞夫一能以至簡御至煩故雜而不厭損懲忿窒慾至難也而損之又損以至于无可損故後易益長進寬裕而幾非在我如長日之加益而人不知故曰長裕而不設困剛揜窮也然操心危而慮患深德慧術知恒由此生故曰窮而通凡物之居其所者不遷井則居其所而出汲以養人故曰居其所而遷巽制事而不違其分稱也而因乎自然无一毫作爲之跡故曰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一節乃言以九卦處憂患之事動必由禮則行自不至于乖戾故可以和行謙以下人則禮自不至于

僞爲故可以制禮保其虛靈之體而惺然者不使之少昏故曰復以自知心无恒則二三其德恒則純其心而不雜故可以一德莫不欲遠害損以去私有以絕凶咎之源而害无不遠莫不欲興利益則長善足以致信順之助而利无不興知命安分身雖困而道自亨何有于怨隨事而各有其宜者義也井則條理不紊而不惑于他岐故可以辨義隨時而能適其宜者權也巽則因應无方而不膠于故轍故可以行權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易之爲書兼書與辭言之道卽書所載之道也居滯也陰陽已定則謂之六爻未定則謂之六虛待陰陽以實之也或陽在上而陰在下或陰在上而陽在下上下无常也乾索坤而得柔坤索乾而得剛剛柔相易也典要卽下典常言不可執以爲典要惟隨其道之遷變而剛柔上下各適其所適耳此節言易之无定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爻在上者爲出爲外在下者爲入爲內言其道雖屢遷而出入外內要皆示人以法度而使之知所懼又明于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其示人以趨吉避凶之道雖无師保而如臨父母蓋師保猶有時而疎父母則无時而或疎也此節言易之有定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卽度也言始循其辭而測其方旣有典常矣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有典常而終不可爲典要也變典要言典常者押韻耳此節總束上兩節

右節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統一卦之始終以定其體隨六爻之時物以著其用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如木之本卦之體猶未成其所繫之辭但擬其端而已故難知上如木之末卦之質則已定凡初所擬之辭終乃卒而成之故易知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物不一物而有純駁德不一德而有淑慝雜以陳之撰而述之非中爻而是非不可得而辨也然要而言之存亡吉凶不外乎理之是非是非旣辨則存亡吉凶不待占而可知彖辭原始要終是非之理已具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言彖可以該爻也前由彖而放之于六爻後由六爻而要之于彖故以嘆辭發之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二與四皆陰位故謂之同功二多譽

四多懼皆兼剛柔言二與五應故多譽四與五比故多懼專言四近則二遠可知省文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以六二言不利遠猶无咎而多譽者以其柔而得中也柔中尚无咎則剛中之多譽不待言矣多不盡然也大畧之辭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三與五陽位故亦言同功三多凶五多功亦兼剛柔言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吉者譽與懼皆可言善凶則不可以言善也三居下卦之上而賤故多凶五

居上卦之中而貴故多功然三固多凶矣而六三才中又不正故尤危于九三五固多功矣而九五中而且正故更勝于六五也其柔危其剛勝耶亦大畧之辭不盡然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廣大以統體言悉備言其纖悉畢具也三極以理言三才以用言兼三才而爲三畫之卦兩者兩所兼而爲六畫之卦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天道有寒暑晝夜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動靜善惡之變爻以效此三者之變故謂之爻等謂初二三四五上之等物謂陰陽二物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也奇偶相間雜而成文或剛居陰位或柔居陽位是謂文不當又各有時義之不同而吉凶于是乎生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

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非末世則民僞不滋盛德尤與昏暴相齟齬此其辭之所以危也危者以謙而受益易者以滿而招損使平使傾孰使之乃易之道有以使之也故曰其道甚大福善禍淫之理无所不包卽百物不廢之謂存戒懼之心以慎終如始而其要則在于无咎蓋吉凶非可以逆覩但求无愧于此心而已聖人蓋欲人之以理馭數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德行言體乾坤之德而見之于行也柔陷剛爲險健則有堅忍之力能不爲其所陷止而待其坎之平剛困柔爲阻順則无矯拂之行能不爲其所困退而避其藩之觸恒者約畧之辭此言易簡之理如此下乃言聖人裕蓍卦之德于一心惟知險阻故能定吉凶也

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

事理與心相會而不勝其浹洽之致事幾非慮不研而不使有毫釐之差定吉凶成亹亹前指蓍龜言此指體乾坤之德者言本義分屬乾坤蓋以未事屬陽既事屬陰也似不必泥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以陰陽言云爲以人事言吉事有祥言吉則凶可知祥有見于陰陽者如日月不過寒暑不忒之類有見于人事者如家有慈孝之行里有敦厚之俗之類器卽形而下者之謂朱子曰凡見于實事者皆爲器言象其吉祥之事而知其已形之得失占其吉祥之事而知其未來之吉凶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制爲卜筮之法以成天地之能百姓用聖人卜筮之法而亦可以預能象事知器以考其得失人謀也占事知來以斷其吉凶鬼謀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告人以奇偶之象爻彖示人以淑慝之情剛柔雜居有當位不當位之異而吉凶可見矣上文渾言卜筮之事此乃析卦象爻彖而詳言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

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剛柔有變動則有趨時之利易之所以開物成務也其有吉有凶者則以情有淑慝故其占有吉凶耳下遂言情遷之目有三愛惡之發于外者顯故相攻而生吉凶情僞之積于中者深故相感而生利害遠近以地言相取猶无所爲愛憎情僞也而其迹易于相戾故生悔吝利害者吉凶之未成者也悔由凶而之吉吝由吉而之凶吉凶悔吝利害之三古分屬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于相得之一情蓋愛惡

情僞皆由遠近而生以人之情言之人與人相遠則鮮以情相感而或至于相惡近則反是易之情亦猶是也近必期于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凶且害不止于生悔吝而已言不相得則相得者可知言近而不相得則遠者亦不待言矣　愛惡相攻三句以人情言卦爻不可言愛惡情僞也故下文特以遠近著其爲易之情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將叛者迹雖未彰而其心有歉故其辭慙中心疑者

胸无定見不敢執一故其辭枝吉人則言必由衷故辭寡躁人第取給于口故辭多誣善之人每遷變其說而終屬无據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勦襲以禦人詰問則窮故其辭屈此承上變動云爲句而推言之蓋吉凶之徵兆見于事爲者猶人之所易知見于言辭者人之所不及察故特列此六辭以見吉凶之徵兆見于言辭者如此固不待占事而其來可知此鬼謀之所以不先于人謀歟

右第十二章

易經補義卷十一

桐城葉酉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人道明天道幽爲神明之所贊故曰幽贊蓍莖長丈一叢百莖感和氣而生故謂之神物先儒謂創立用蓍之法不知蓍草名也故曰生若作用蓍之法聖人只著一蓍字恐无此文理

參天兩地而倚數

數謂揲筮三變其餘六九七八之數也天圓地方圓

者徑一而圍三陽用其全故參天而爲三方者徑一而圍四陰用其半故兩地而爲二三爲奇二爲偶于是三奇則爲九三偶則爲六兩奇一偶則爲八兩偶一奇則爲七其數皆倚之而起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三陽爲乾三陰爲坤兩陰一陽爲震坎艮兩陽一陰爲巽離兌皆陰陽之變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卦畫有質故從地之稱曰剛柔有卦則有爻而其中剛柔之畫統觀之其義不可得而見也如乾爲六畫純陽之卦必周公發揮之乃有潛見

飛躍之不同故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道以統體言德者人所得于天之理也事各有所宜謂之義和則不乖順則不逆蓋形而上者卽寓于形而下者之中消息盈虛无所乖逆是易之和順于道德也因時制宜有條不紊是易之理于義也處物爲義在物爲理理于義則能窮理矣德卽性之所自具和順于德則能踐性而无不盡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和順于道則有以會性理于一而于天之命亦无不至矣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順性命之理卽前章和順于道德之意陰陽以氣言柔剛以質言仁義則所命于天之理以爲性者也六畫成卦天地人之道各兩于是就其中而細分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各半所謂分陰分陽也柔謂六剛謂九位分陰陽而剛柔錯居于其位所謂迭用柔剛也分以經之迭以緯之經緯相雜故曰成章成卦所以順性命之理而舉其大成章所以攄性命之理而析其精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通氣言其互相灌輸相薄言其互相衝擊水火必相上下乃相射今一東一西則離火上炎自不與西坎相射坎水下潤自不與東離相射也先儒作不相害解似不確蓋伏羲先天圖之卦位如此八卦相錯又總上文言之兩卦而奇偶互換謂之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自震一陽至乾三陽皆數已生之卦所謂數往者順也自巽一陰至坤三陰皆推未生之卦所謂知來者逆也然以八卦相生之序言之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如圓圖之左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雷風雨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兌乾坤取卦義多

故以卦言動則物萌散則物舒潤則物滋晅則物堅止以成其質說以遂其性君則物有所宰藏則物有所歸上章言八卦之位次相錯此言其與天地之化育有同用也上章山澤在雷風上此在雨日下者彼以去乾坤之遠近爲次此以六子之少長爲次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文王八卦之位次也帝者天之主宰出者發露之意震進自卯于時爲春乾戸闢矣故曰帝出乎震齊

者畢達之意巽次于震震爲反生木之根也巽爲長爲高木之榦也于時爲春夏之交故曰齊乎巽離于時爲夏品物咸亨氣象發皇故曰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者秋金爲夏火所尅其體无由而成幸坤陰生于午歷未申而坤乘王于是尅之中而生寓焉火生土土生金金順以相生而金始不爲火所尅乾毓于金故曰致役乎坤謂其爲帝之役也兌于時爲秋萬物至此充足而說故曰說言乎兌乾居西北于時爲秋冬之交陽消將盡陰疑而戰也故曰戰乎乾坎居正北于時爲冬陽歸于根有慰勞休息之意故曰勞乎坎

成言乎艮者離納己土坎納戊土己土卽坤戊土卽艮也坎爲水水生木使无土則木无所依以植其根有艮則生之中而尅寓焉木尅土土尅水旋以相尅而木之根乃有所依以植蓋相尅者正所以厚其生之力也故曰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

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時行則物生故帝出而萬物出絜謂新而潔鮮也八卦皆有德獨于離言明聖人于八卦皆有所取獨于離言所取者蓋嚮明而治其義爲尤大也坤言其爲地者著其爲天之配以大其養萬物之功也對帝曰致役臣道也妻道也對物曰致養母道也母終父道致養卽以致役也兌不言方而言正秋者萬物之成時爲大也乾獨不言萬物者陰盛而物消也坎言其

爲水者萬物皆以水爲根故特舉其象與坤同兌坎皆言正者時爲秋冬有各正之義也凡物蓄之不固則其氣洩而其發生无力艮之成終卽所以成始貞之下所以起元也上章疑文王八卦圖舊說夫子引之而釋其義觀故曰字義可見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

物也

上言八卦之功用此言六子之功用皆本乎乾坤也六子之陰陽各主于一偏神則陰陽不測妙于物而不物于物所以六子之功用皆其功用也動萬物以下言六子之功用其盛如此然動萬物者不能撓萬物燥萬物者不能說萬物雖艮之成終而潤萬物亦不能如水蓋以其各主于一偏也陰陽以兩而化以一而神水火雷風山澤所謂兩而化也相逮不相悖通氣所謂一而神也陰陽相濟以爲功其所以能變化而成萬物者非神爲之而誰爲之哉前叚用文王八卦之次後用伏羲八卦之次非歸重伏羲也不過覆述前說合兩爲一以見神之妙萬物耳聖人何嘗有意用伏羲卦次哉澤亦水也獨言說萬物者澤乃澆灌之水故但取悅于一時若潤其根荄而使之發榮滋長則非雨露之養不能何以不言雨以下與火連文故不言雨而言水也艮不言象者終萬物始萬物于山義无取也 前叚引文王卦次以日與澤對坎與艮對合之于文法不順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

兌說也

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陽在下爲陰所壓故動而欲出巽陰在下爲陽所壓故入而愈下坎陽在中而爲陰所陷離陰在中而爲陽所麗艮陽在上而陰爲所止兌陰在上而爲陽所說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馬健而能行牛順而能載龍乘陽壯而奮雞隨時躁而伏豕好汙穢雉外文明狗剛能守戶羊柔而悅草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尊而在上腹廣而有容足者動于下股爲陰所伏耳內陷而實目外射而虛手能握固口能出好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坤索乾而爲震坎艮各分乾之一體乾索坤而爲巽離兌各分坤之一體本義作揲筮求爻朱子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矣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水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積陽爲天天形圜无不統爲君資始爲父其德純粹而剛健故爲玉爲金乾西北之卦故爲寒爲水先天乾居南南方之色赤別于坎故爲大赤乾爲馬純陽故爲良馬爲駁馬良有德而駁有力也老陽故爲老馬爲瘠馬老則少肉而多骨也形圜而色赤故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坤積陰爲地資生爲母布者錢布之布乾爲玉爲金故坤爲布釜虛而容吝嗇者靜翕之性均者動闢之情取諸身象腹取諸物故象子母牛坎亦有輿象故別之爲大輿奇實爲質偶虛爲文偶數多故爲衆柄者中央之象先天坤居北北方之色黑故其于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元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决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下陽爲陰所壓故奮于地爲雷爲龍見前剛柔始交故兼天地之色爲元黃陽氣始施故爲旉萬物畢出故爲大塗易男曰子同體于父也陽生于下而上進以决陰躁者决之過也元黃合而成蒼筤竹之美者也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故爲蒼筤竹爲萑葦三男分乾體故震坎皆象馬震爲雷故善鳴馬絆一足曰馵足絆兩足曰作足皆取决躁之意顙最在

上故巽亦言顙以其爲長男長女也的顙卽白顛不
言白者震于白義无取也震應春作故言其于稼震
剛反故爲反生蓋其生意從穀種中出而下着地爲
根然後上出爲萌也陽長而不已則爲乾之健三爻
俱變則爲巽之蕃鮮蕃鮮卽潔齊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
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
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木下入而上升故爲木風无所不入故爲風得坤初
故爲長女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

木者巽爲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陰始生柔弱而色
白風行爲長木升爲高下畫偶故持疑兩端爲進退
爲不果震陽內蘊故爲聲巽陰下蘊故爲臭陰少而
血不升故爲寡髮顙最在上巽上二陽故爲廣顙離
爲目中陰爲黑二下居初故爲多白眼離震合而爲
噬嗑日中爲市之象後天卦位離南震東而巽居其
間本小末大故爲近利市三倍變震則爲躁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
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
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
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水外暗內明溝瀆取陷象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爲隱
伏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水流曲
直故爲矯輮弓輪矯輮所成弓發矢取直象輪運車
取曲象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
故爲加憂憂在心故爲心病坎爲耳而中實故爲耳
痛水行地中在人身則爲血血色赤又乾爲大赤坎
得乾之中爻故亦爲赤也脊者外體之中中剛外見
爲美心者內體之中中剛內蘊爲亟前畫柔故爲下
首下畫柔故爲薄蹄而行且曳馬駕輿馬曳故于輿

爲多眚水流必達故爲通離爲日故坎爲月隱伏而
行險故爲盜木堅多心亦取剛中象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
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
上槁

火日電皆取明象得坤中陰故爲中女剛在外故爲
甲胄爲戈兵離爲文明而有甲胄戈兵之象金伏于
夏也中虛故于人爲大腹火燥故爲乾卦鱉蟹蠃蚌
龜皆甲重取外剛象木中虛其上必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艮陽在上故爲山震艮皆本坤震陽始出闢于地之卑而爲大塗艮陽上窮窘于地之高而爲徑路巨爲山微爲小石下二偶雙峙故爲門闕植生之子爲果象上一剛蔓生之子爲蓏象下二柔閽守門寺守巷皆取止意手之止物其用在指狗噬以牙鼠嚙以齒鳥喙以喙皆剛在上黔雜青黑東北之間色也坎中陽于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坎下塞故爲澤得坤之末故爲少女兌說故爲巫上偶象口下奇象口中有舌金氣始殺條枯則毀折如稾稈之類實落則附決如果蓏之類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出金兌之本體也鹵出鹽兌之化氣也女居少故爲妾外柔內狠故爲羊　朱子曰易象自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牽合傅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得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按朱子此語不甚確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所謂像者謂約畧形似不可拘執以求之也約畧形似則其旡甚深義審矣孔子方謂其旡甚深義而後儒必欲以深義求之可乎且易本卜筮之書遺象而言理王弼魏晉間人祖尚元虛固其所也今又謂聖人之取象必得其大原將許多名物皆貫通在內則其論較王氏更精而其失亦更遠矣

右第十一章

易經補義卷十二

桐城葉酉著

序卦傳

六十四卦之名或謂伏羲所命或謂文王所命俱不可知惟其序則爲文王所定斷无可疑觀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則知今易之首乾其爲文王所定審矣孔子因其名而釋其義朱子嘗引濂溪語以爲此聖經之蘊非其精之所存然孔子非故遺其精也六十四卦之序本无義理之可言若以義理强爲穿鑿即如伊川上下篇義推之且往往不可通其他則又何說故今只以二體求之不費安排而條理明晰似得文王當日序卦之意謹詳其說于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言其氣之充塞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孔疏此開說下物生必蒙只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不養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材皆然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衆必有所親附以統一）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來而日積）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上經以乾坤坎離四正卦爲經以震巽艮兌四隅卦爲緯故上經四正卦凡三十八四隅卦僅二十二共六十卦合成三十卦上經分三段第一段首乾坤二段首泰否三段首剝復以其爲陰陽消息之關也萬物皆以水爲根坎爲水故一段乾坤之後即以屯蒙繼之屯（下震上坎）蒙（下坎上艮）皆坎而配以震艮又以需訟次之需（下乾上坎）訟（下坎上乾）皆坎而配之以乾又有師比次之師（下坎上坤）比（下坤上坎）皆坎而配之以坤連次六坎重坎也于是次之以小畜履小畜（下乾上巽）履（下兌上乾）皆乾而配以巽兌自乾至履凡十卦屯蒙以坎配震艮始小畜履以乾配巽兌終四卦相對中間需訟乾配坎師比坤配坎四卦相對是爲第一段

履而泰然後安（疑字有誤當作履而安然後泰）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非一人之所能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隨人者必悅其人）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喜上承豫而言之也佞諛之事所以致蠱而飭蠱亦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二陽方長而盛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德業大而聞望自隆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上无可觀則下皆引而去之矣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第二段首泰否泰乾下坤上否坤下乾上乃乾坤上下體互易之卦故爲二段之首于是以同人大有次之同人離下乾上大有乾下離上皆乾而配之以離于是以謙豫次之謙艮下坤上豫坤下震上皆坤而配之以艮震于是以隨蠱次之隨震下兌上蠱巽下艮上四隅卦自相配于是以臨觀次之臨兌下坤上觀坤下巽上皆坤而配以兌巽于是以噬嗑賁次之噬嗑震下離上賁離下艮上皆離而配以震艮自泰至賁凡十二

卦同人大有以乾配離始噬嗑賁以震艮配離終四卦相對中間謙豫坤配艮震臨觀坤配兌巽四卦相對隨蠱二卦乃震艮巽兌四隅卦合自相對是爲第二段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致極也賁以飾合極致其飾則太過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一陽剝于上一陽生于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无妄次復不妄而後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誠立而道自宏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靜養畜積盛乃充養有資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有素然後可動而當大事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事大過則難生所謂大過顛也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第三段首剝復剝坤下艮上復震下坤上皆坤而配以艮震于是以无妄大畜次之无妄震下乾上大畜乾下艮上皆乾而配以震艮于是以頤大過次之頤震下艮上大過巽下兌上四隅卦自相配而頤爲中滿之離大過爲中滿之坎故遂以坎離終焉凡八卦剝復以坤配艮震无妄大畜以乾配震艮四卦相對頤大過乃震艮巽兌四隅卦合自相對坎離亦自相對是爲第三段

右上經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泛論物理非承夫婦之道也故特以物字別之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陰長則陽衰故遯既衰則必盛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返其家所謂以天屬者殆窮禍患害相收也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下經以震巽艮兌四隅卦爲經以乾坤坎離四正卦爲緯故下經四正卦二十六四隅卦四十二共六十八卦合成三十四卦下經亦分三段第一段首咸恒猶上經之首乾坤也咸(下艮上兌)恒(下巽上震)合艮兌巽震而成坎象于是以遯大壯次之遯(下艮上乾)大壯(下乾上震)皆乾而配以艮震于是以晉明夷次之晉(下坤上離)明夷(下離上坤)皆坤而配之以離于是以家人睽次之家人(下離上巽)睽(下兌上離)皆離而配以巽兌于是以蹇解次之蹇(下艮上坎)解(下坎上震)合艮震而仍歸于坎凡十卦咸恒合四隅卦成坎象與二段損益合四隅卦成離象四卦相對遯大壯以乾配艮震與二段夬姤以乾配兌巽四卦相對晉明夷以坤配離與二段萃升以坤配兌巽四卦相對家人睽以離配巽兌與二段困井以坎配兌巽四卦相對蹇解合艮震而仍歸于坎與二段革鼎合兌巽而仍歸于離四卦相對是爲第一段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決去小人必遇君子)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上承升而言高爵厚祿一敗而處匹夫卑賤之地)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井舊則浚之使新)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二段首損益蓋咸恒上下二體互易之卦亦猶上經二段之首泰否也損(下兌上艮)益(下震上巽)合兌艮震巽而成離象與第一段咸恒對于是以夬姤次之夬(下乾上兌)姤(下巽上乾)皆乾而配以兌巽與第一段遯大壯對于是以萃升次之萃(下坤上兌)升(下巽上坤)皆坤而配以兌巽與第一段晉明夷對于是以困井次之困(下坎上兌)井(下巽上坎)皆坎而配以兌巽與第一段家人睽對于是以革鼎次之革(下離上兌)鼎(下巽上離)合兌巽而仍歸于離與第一段蹇解對凡十卦是爲第二段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晉之進則有所傷此則有所歸者以其進而有漸也)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即前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之義)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順處旅之道)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物相入則相說)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制節謹度必信而守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也)

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大過則陷小過則可以濟事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三段中又分兩小段一段首震艮兩純卦于是以漸歸妹豐旅四卦次之漸下艮上巽歸妹下兌上震豐下離上震旅下艮上離皆體有艮震凡六卦二段首巽兌兩純卦于是以渙節中孚小過次之渙下坎上巽節下兌上坎中孚下兌上巽小過中互巽兌皆體有巽兌凡六卦而中孚小過則又重畫之坎離也故遂以既未濟終焉漸歸妹豐旅四卦中兩震艮與渙節中孚小過四卦中兩巽兌對漸歸妹豐旅四卦中一兌一巽二離又與渙節中孚小過四卦

中一艮一震二坎對是爲第三段

右下經

雜卦傳

雜卦者取六十四卦而淆亂之故謂之雜孔子又從而爲之傳其次第亦多不可解安溪李文貞取中四爻互體釋之亦无以信其必然姑存以備一說可也

雜者何也交互之謂也卦之上下分爲一體不相雜也以中四爻交而互之則雜矣凡六十四卦互乾坤者八乾坤剝復大過頤夬姤互既未濟者八解蹇睽家人漸歸妹既未濟互剝復者八比師臨觀屯蒙損益互夬姤者八咸恒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互漸歸

妹者八大畜无妄萃升隨蠱否泰互頤大過者八渙節小過中孚豐旅離坎互蹇解者八震艮謙豫噬嗑賁晉明夷互家人睽者八兌巽井困小畜履需訟蓋以六十四卦互之得乾坤既未濟剝復夬姤漸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睽共十六卦此十六卦以乾坤既未濟爲綱餘十二卦爲用十二卦者有天道之消息盈虛有人事之當否善惡然其定理則歸于乾坤其變動則歸于既未濟而已剝復陰極陽生陽之始也夬姤陽極陰生陰之始也漸歸妹陰陽卦合合者交泰之象陽之中也頤大過陰陽卦判判者不交之象

陰之中也蹇解三男之卦陽之終也家人睽三女之卦陰之終也陽六卦皆主震艮始則交于坤母孕男也中交于巽兌求其偶也終交于坎從其類也陰六卦皆主巽兌始則交于乾父生女也中交于震艮求其偶也終交于離從其類也此十六卦之次第也其六十四卦之次第即以十六卦之次第爲次第故曰雜也陰陽之卦皆有正有變中四爻陰陽純者爲正陰陽雜者爲變也陽正卦之序統以乾坤故首乾坤始于剝復故比師臨觀屯蒙損益皆互剝復者也剝復象艮震故序艮震以其在下經也故序于比師臨

觀屯蒙之後損益之前也中于漸歸妹故大畜无妄萃升皆互漸歸妹者也終于蹇解故謙豫噬嗑賁皆互蹇解者也陽變卦始于漸歸妹故隨蠱互漸歸妹者也中于剝復故次剝復也終于蹇解故晉明夷互蹇解者也變卦首以兌巽者變卦陽中之陰而巽兌爲陰生也凡陽卦二十八先正而後變陰變卦始于家人睽故井困互家人睽者也中于夬姤故咸恒互夬姤者也終于頤大過故渙節互頤大過者也統以既未濟故蹇解睽家人皆互既未濟而既未濟又象否泰故次否泰也陰正卦始于夬姤故大壯遯大有

同人革鼎皆互夬姤者也中于頤大過故小過中孚豐旅坎離皆互頤大過者也終于家人睽故小畜履需訟皆互家人睽者也凡陰卦亦二十八先變而後正其陽則先正後變陰則先變後正者何也剝復夬姤者天也漸歸妹家人睽者人也天先而人後之爲正人先而天後之爲變正屬陽故陽卦先正而後變變屬陰故陰卦先變而後正也其否泰既未濟艮震兌巽剝復夬姤十二卦不取互體者否泰乾坤之變爲易之本既未濟坎離之交爲易之用艮震兌巽三畫之消息剝復夬姤六畫之消息故十二卦皆不取

互體而仍其本義又所以綱紀乎諸卦也其自大過下八卦不對者又有循環交互之法一卦變爲六卦不止中四爻互而已如大過則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自二至五≡復爲乾其法自初却行互之以終于中四爻凡卦皆然獨舉大過者大過中四爻互乾其位爲鼤得也循環互之以大過爲之主姤漸頤歸妹夬皆其所互之卦也既未濟則以義附之爲雜卦終篇同乎序卦者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六爻皆剛坤六爻皆柔比下皆順從故樂師動衆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二陽之卦臨陽長觀陽消有餘則與不足則求言臨有餘而觀不足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物之始生故見而初利居貞則見而未見也物之蒙者雜然而生而二治之使著則雜而不雜也

震起也艮止也

陽下起是靜極而動萬物發生之機陽上止是動極

而靜萬物歸宿之處屯下震蒙上艮故以震艮繼之言陽本爲陰之綱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三陽三陰之卦陰陽適均不見盛衰然盛衰實由之而始雜卦于他卦皆分舉而損益否泰四卦獨合舉者以其爲陰陽消息之關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大畜以能畜爲得時无妄以匪正而有災萃陰在下而不上升陰往上而不來謙心虛而輕豫意盈而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之而嗑則食乃所以養生反于无色則文不至于喪質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在外故曰見巽陰在內故曰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故與新對言隨能舍舊以從人蠱必興事以救敗

剝爛也復反也

五陰潰于內故曰爛一陽生于下故曰反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故爲晉之晝明入地中則爲明之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不窮故曰通困相遇言剛遇柔而爲其所掩也

咸速也恒久也

男女之情通故其感甚速夫婦之禮正故其道可久

按本義咸速恒久只删去二也字以爲註者蓋恒可以訓久咸不可以訓速也故删去二也字見經原以卦義言非訓字義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風散水故離澤豬水故止解則險巳出故緩蹇則險在前故難睽志不同行王于在外者言之家人位皆

得正主于在內者言之

否泰反其類也

謂彼此相反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往不可以不戒故止知幾不可以不早故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有能合上下故衆同能合彼此故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革以火鎔金爲去故鼎以木巽火爲取新行有時而或過心无時而不實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親旅二字疑倒當云旅寡親也）

故與親對遇夷遇配故多故處次處野故寡親火炎上故離上水潤下故坎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一陰畜乎衆陽故寡而爲力也微兌說履乎乾剛故危而不敢寧處勢有所阻故需情有所乖故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言陽大過則又顛故必濟之以柔但枉巳狥人則不可女之必待男先而後行猶士之必待君求而後應也頤震下艮上與前震起艮止相應陽爲陰綱乃得陰陽之正故曰頤養正也既濟陰陽皆得位故曰定惟正故定也歸妹女之終見女之不可自歸未濟男之窮見陽之不可失位蓋治小人莫先于自治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憂夬陽既盛一變而爲純乾之剛惟在除惡之務盡耳究何否之不可傾而泰之不可以長保哉　雜卦大都皆扶陽抑陰之義上經以損益句爲紐下經以否泰句爲紐觀大過後不對八卦其義尤顯然可見或乃以爲錯簡而欲移置之謬矣

〔清〕蔡首乾撰

周易闡象五卷

清嘉慶五年刻本

嘉慶庚申春鐫

温陵蠡子蔡首乾遜含述解

周易闡象

本衙藏板翻刻必究

周易闡象敘

易之為書有理有象有數漢唐以來王輔嗣談理而或流於老莊陸德明尚數而兼采夫京房沿及有宋伊川之理康節之象數遂為歸然獨出至朱子本義出參程邵而得其中蓋以卜筮還易又專主象占而理傳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於是書尤信昔王厚齋謂朱子詩傳叅攷三家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

余於本義亦云朱子之後譚易者莫能出其範圍而外此猶有歧盩殊軌者葢亦荀爽九家之流見深見淺聽其自為亦說經者所不廢也溫陵學子首乾余宗侄也嘗裒其所撰周易闡象五卷閒敘於余予取而讀之其言易象有互卦有正對有反對有總互有移置上下之象夫互卦之說先儒罕言而解者自在通人程伊川取胡翼之易傳為不立互體不知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偹互體不可廢也朱子發漢上集傳易圖和會程邵鄭王為一朱子謂其互體所推不合者亦多則朱子固未嘗言互卦之非也特引而不發以俟後人耳首乾是書多主吾家無能先生易蔡之說閒亦附以己意發其未發其言曰師卦無震而言長子大壯無兑而言羝羊互卦象也泰卦六五言帝乙歸妹總互雷澤歸妹也以此推之大畧可見葢其

涵泳嚅嚌於六十四卦能得其會通故其言有據至於繫傳一書窮源探本最為明澈可謂善易者矣獨惜白首窮經猶困於遇豈所學者近於探根躡窟而踈於發策決科耶抑藏山傳人意實有在如元經之默守以待桓譚耶或謂首乾之書以象為主其立意頗盭於本義夫朱子之書理象數兼該固衆說之郛也首乾闡象明理數在其中四聖異其代而不異其

旨理象占數無一或遺且入其郛矣何盭乎遂書其
梗概以歸之
嘉慶二年初秋　九十一叟愚叔葛山序

周易闡象自敘

先祖惕園先生深通易理解組之後更加研究朝夕
皇皇作應　制文千有餘篇嘗曰清吏無以遺子孫
此其金也孫曹輩朝坡質鈍而心靈可授以經因改
余朝坡名為首乾欲予頤名思義毋忘周易也又嘗
誨曰易為卜筮之書言理言數乘承比應先賢解之
詳矣房伯祖無能易蔡見理融通取象根據卦有正

對有反對又有互上下之義互卦先儒罕言恐非舉
業家所尚成名後方取泰觀首乾拙於文藝年老不
能上進嘗應經解場　朱吳陸三文宗俱有取錄以
為解先儒所未解闡省理學未墜是知大義昭然不
以先儒罕言而或廢也於是參互考訂脩明大道作
闡象五卷辭存易蔡十之一意則本互卦十之三易
蔡義例經則義文周孔遞列傳則先大彖繼象傳小

象體有似乎古今闡象仍舊文以便後學揣摩六十四卦各有卦解兩卦之中有正對反對解以見文王之序卦有深意也夫易者像也象也者象此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象也八卦者掛其象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上卦象下卦象全卦象互卦象而非陰陽老少之象也陰陽老少之象繫何辭定何吉凶先賢解易主理主數或理數兼不

序五

如主象也象包理數在其中也聖人設卦以觀象一卦有一卦之名一卦有一卦之象六十四卦各有六十四卦之象以命名六十四卦又各有上互下互之象如師卦無震而言長子大壯卦無兌而言羝羊互卦象也泰卦六五言帝乙歸妹總互雷澤歸妹也漸卦九三言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總互水火未濟離婦而坎夫也周公之言互卦有可見也若夫雜物撰德

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中四爻也除初上本末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何非互卦如乾馬坤牛震龍巽雞物也雜之則百物不廢離麗坎陷震動巽入德也撰之則懼以終始孔子之旨互卦有可見也且即羲文而廣之六畫成卦六位成章兼三才而兩之已立互卦之體矣天道地道中互人道也乾之履為不咥人乾之小畜為自我西郊履反為

序六

畜畜反為履履畜人我之往來也坤之謙為君子有終坤之豫為建侯行師謙反為豫豫反為謙謙豫君子建侯之交會也乾之履柔履剛也乾剛而威虎也兌柔而垂尾也乾首互巽股履虎尾象也兌口互離目眈眈欲咥人也口而伏於股下索索不咥人也其曰咥人者人位居首口之交也乾之小畜陰畜陽也乾天互兌澤畜行雲施雨象馬風交為密雲互離為

乾卦不雨也乾郊而兑西西郊也自者風之自也自我反啞人言也亦文王自道其事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知文王之彖詞本乎伏羲之卦義而發也其言之卦言互卦言正對反對亦昭然見矣雜卦一傳有正對有反對皆中十六互之卦也大過以下不正對亦不反對皆上下順逆不窮之互也明乎其互不但中四爻也邵子皇極經世以二與四為互卦三

與五為約象其實約象亦互卦也秦漢以來易畫不明易道晦爻之往来進退茫然不曉既不知有卦象又安知有互象遂疑大易一經為圖龍說鳳之書事物紛紜之理聖人偶舉以示人是不知卦中之確有是象實有是事也無能先生有云漢晉之易有針無線宋明之易有線無針八八六十四卦卦卦相對三百八十四爻爻爻相因穿針引線一以貫之萬殊歸於一本矣首乾之易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何敢侈言彌綸天地標異前賢特以明夫立象盡意設卦盡言也云爾

乾隆六十年重陽温陵蠡子蔡首乾遜舍叙

原卦

原卦之所由設本於太極太者大也天高地下尊卑合一大之極也左陽右陰陽極於午中陰極於子中太極其在南極北極中乎易法象乎天地變通乎四時无定迹亦无方隅隨時布置因時制宜无極而有極也易之有太極猶書之有皇極也儀者義也陽宜健陰宜順各有所宜也兩者一之分也一而神兩而化一為奇兩為偶奇偶者太極之神化也四象象四時象四方象四德象四炁陽老而少陰少而老无象而有象也卦者掛其

象也八卦於天則為八節於地則為八風自乾一至坤八次序不紊其掛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乎布為先天布為後天皆一陰一陽之為道也顯仁藏用鼓物无心神乎其不測矣八加兩為十六十六何有卦二與四互也十六加兩為三十二三十二亦何有卦三與五互也三十二加兩為六十四六十四不用互而互藏其中八卦相錯六爻相雜陽奇陰偶各各相對本天道之自然而非人力可能及畫卦自下而上數卦自上而下數已往之卦者順畫將來之爻者逆上逆而下順也圓圖象天方圖象地圓圖卦分內外方圖卦合上下圓圖徑一圍三方圖徑一圍四因圓截方三分損一為二因方圍圓二分益一為三參天兩地合而成五為數之倚實為太極之根太極生八卦八卦復為太極一卦具一極卦卦分三極一卦統一象卦卦備四象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前之聖人設卦觀象以明體後之聖人繫詞明吉凶以達用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易首乾乾以君之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也連山首艮艮以止之也隨時代而致其用周易首乾乾天也日月星辰運於天故尚文歸藏首

坤坤地也山川土石附於地故尚質連山首艮艮為山夏正建始於寅成終於丑萬物成始而成終皆連於山故為連山一代之功德亦莫不由卦而轉也八卦取法於河圖河圖五十五之數為八卦三十六宮之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先天對待之易也坎北離南震東兌西後天流行之易也河圖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二七居南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可為先天可為後天可為先天之對待可為後天之流行可為先天之立體可為後天之致用河圖十五居中不動洛書則縱橫十

五在其中。河圖為體。洛書為用。河圖以五居中為太極。洛書以五居中為皇極。體用一原。二極歸於一極。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二數相合。完而成百。陰陽各分五十。氣數之太極也。古来治歷明時。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十九年數總圖書之宮數也。一章一太極也。十九縱橫三百六十。天圓地方。各會其極。七七相乘。四十有九。陰陽動静。歸其有極。乾策坤策三百六十。亦當夫奇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維皇建中立極。位居九五。雖謂乾之九五。飛龍在天。聖人作。萬物覩而寔體夫九疇之五位。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也。河圖可以演易。亦可以叙疇。洛書可以敘疇。亦可以演易。易有太極。書有皇極。異其體而不異其用。異其用而不異其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其理。則其數。而亦則其象也。已畫之卦。人易知。未畫之卦。人難明。處處有卦。處處无卦。處處有極。處處无極。太極在天地。太極歸吾心。其理精微。其道無窮。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无象而有象。无極而有極。

上經首卷

周易闡象

山蔡首乾遜合述解

族弟　加松增茂　吉雲景鄉　純海爾臨

外甥　許士極旭明

姪孫　祥嶠祖器

愚壻　施光渠宣業

仝校

[library stamps]

乾 ☰☰ 乾下乾上　互乾互乾　正對坤反對不變總互乾移置上下亦乾

易者三才之道也。六位而成章。乾雖為天。而實具三才之道。上二爻天也。故言飛龍在天。下二爻地也。故言見龍在田。中二爻人也。故言君子。君子人也。田地也。具三才之道也。元亨利貞。於人事則為仁禮義智。於天時則為春夏秋冬。於地利則為東西南北。春為東。夏為南。秋為西。冬為北。本卦雖不明言。而坤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何非發天之用。天覆地載。四時行。百物生。而人道立。君臣父子夫婦五倫具在其中。仰觀俯察。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大哉乾乎。○凡卦名。伏羲之所號也。乾元天體也。乾用也。健行不已。無時或息。故伏羲擬其象於乾元亨利貞。文王之所象也。言占而遇此卦。大亨而利於正也。及孔子則分為四德。仁禮義智。配四時春夏秋冬。乾陽物也。周公擬其象於龍。乘六龍以御天也。三四雖不明言。而惕躍非龍而何。故周公復言曰。乾卦六爻皆用九。羣龍无首也。

乾。元亨利貞。

六十四卦。伏羲仰觀俯察以名也。而其詞則文王之所象也。乾以天言。春夏秋冬包其中。德以健言。仁禮義智在其中。上古不言之易也。大亨利於正。本大。本亨。本貞。本無不利。文王為占者而言。不用戒詞。非他卦之所可比也。

初九。潛龍勿用。

六十四卦。各有爻象。而其詞皆周公之所繫也。乾卦六爻占

五陽一陰所之也六其體九其用也故周公於六爻之後復言之曰用九初地下九陽數龍陽氣姤初蹢躅之豕動變爲潛藏之龍陰變陽也豕陰類龍陽物言其象也蹢躅動進柔道上牽潛藏靜隱未施於用姤初巽下伏也入也故言潛乾陽物也六爻一氣純陽故取象於龍六十二卦不言以龍不卅出無以前民用惟坤之上六言之亦以陰極變陽也至變莫如天故唯乾可以稱龍任運莫如聖人亦唯君子可以稱龍德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地上也同人于野六所之也田亦野也大人從田中而來也見與潛反也學知之大人也爲占者所利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人位也故稱君子爻自天澤履之所之也兌夕也西也虎也二與四互離日也履之乾則日終而上下皆乾終日乾乾

也履虎尾故惕若厲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在人之上進則飛天退則墮淵天與淵陽也躍者小畜其勢爻自彼而來也巽爲股爲進退爲不果故或躍也學問事功自恃則多敗能疑則有成故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天位大有之六五偶開象兩翼變而純陽故飛龍在天也乾之二五皆從離變離也者明也故曰利見得時得位雲龍風虎親上親下各從其類生知之大人也二五剛健中正在上在下之大人所利見也

上九亢龍有悔

初地下上天上龍而在天之上高亢位矣所以亢也事極必亢動而有悔也爻自夬上而來夬者決也進退存亡不能剛決窮之災也悔云乎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凡卦陽爻皆用九六其體九其用也羣龍乾六龍也以全卦觀之天包乎地循環無端動靜無始乾健不已何所爲首見者天垂其象有可見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凡彖曰者孔子解彖之義所謂彖傳是也統天者乾統乎天道範圍不過曲成不遺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仁爲元善之長於時爲春品物從帝出震以流形也興雲降雨氣以成形於時爲春於德爲元萬物資始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離也者明也萬物相見乎離皆潔齊流形以時而成也於時爲夏於德爲亨也大明終始者六龍乘六位无不明其所由始所由終也龍亦品物之流形也潛見惕躍飛亢以統天道也時成者品物流形因天時而成也時乘者六龍御天隨時位而乘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元亨爲陽利貞爲陰變化者元亨變化而爲利貞各正者分也保合者合也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謂也貞之中具太和之氣貞下起元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以德位之所統言則爲庶物以功化之所感言則爲萬國首出者乾爲庶物之首開天立極以咸寧萬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大象孔子解伏羲之卦也乾坤不言重者別於六子也不言卦名者尊之也君子體其象以天行事以健居心終日乾乾自彊不息也自者天之所命如大有自天佑之也不息形其彊也惟天故健惟健故彊惟彊故不息皆乾之用也或曰天行健周公卦象詞也君子自彊不息孔子卦象傳也古易大象傳貫小象傳故爻象傳无另起一象曰也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以爲周公所繫之詞必有所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凡小象者孔子解周公之爻詞也陽即龍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在下在地之下未施於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龍而在田隱已見行已成也普者普天之下莫非乾德周徧之所施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者日終則夕夕終則日皆反覆此乾乾不已之道下乾已終上乾復來終日乾乾也履之三五離日也變而爲乾三則終日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在淵則進而飛天可以无咎淵對天言躍對飛言小畜其勢也可上可下可進可退故或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者開翼之象六龍无首變化無端至五開翼而在天則是天之所造也天之所造即大人之所造即大人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禮與樂作創制顯庸耳目一新天之所造即大人之所造也大人天之繼體也龍而在天變化无窮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滿則盈盈則亢天理之自然也故不可久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九天數健天德靜動無端循環無始何所爲首自初至上本於五陽一陰而來六其體九其用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亦孔子之言也乾坤有文言別於六十二卦也乾坤其易之蘊邪古文乾坤文言與繫詞傳皆在十翼之中今文則接於乾坤象爻傳後故不知者以爲文有重疊也此一節言乾道也元爲春發育萬物出震齊巽故爲善之長亨爲夏嘉者萬物潔齊會者萬物相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故言

嘉會利爲秋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道也者義也故爲義之和貞爲冬黃鍾爲萬事之本萬物之所歸也運於艮萬物成終而成始故爲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仁者生物之心元善之長君子體乾元之德以長人會者衆美之所歸履錯莫從君子體亨之德以合禮利者事之宜小德川流一本散爲萬殊君子體其義以和物貞正而固萬物所歸根萬殊歸於一本君子體其德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上節君子體仁明君子體天德以行王道此節明君子行王道以歸天德故元亨利貞而冠以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世不成名沈淵沒世待時之清東海北海身隱名立守先待後樂天知命遯世无悶不見是亦无悶樂行憂違用舍安於所遇寧爲龍之屈無爲蛇之伸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初二地位而其學問皆龍德初隱居以求志二行義以達道

庸言之信言顧行也庸行之謹行顧言也閑邪存誠去欲存理也善世不伐不矜不爭也子愍乃德蕩蕩難名至誠感神化斯普矣見龍在田何非君德又曰乾龍象有隱有見德君德有生知有學知龍德正中中則正正則中與上下無常反也閑邪存誠德博而化學知之大人也雲龍風虎聖人作萬物覩生知之大人也龍隨時變化德隨時發用何必執二爲禹皋伊周五爲黃帝堯舜故文言重言君德以明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人位故言君子進德脩業欲盡人以合天也忠信庸行之謹也脩詞庸言之信也知至至之誠以格天也知終終之德以合義也上位不驕樂則行之也下位不憂憂則違之也終日乾乾無非進德脩業之事龍德之君子何危而何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无常也進則飛天退則墜淵无恒也爲邪即無常離羣即中不在人時位使然也進德脩業盡人合天也及時乘其未及上治之時也德業本具於天故不言建造而言進脩三四時位不中不正皆言進德脩業知至知終无常无恒因時而惕因時而躍是因知勉行之君子也其何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開天立極氣會一新雲龍風虎各從其類流濕就燥本天本地聲應氣求順其自然天實爲之非人力所可幾及也舜五臣武十亂應運而興從龍從虎也其飛龍在天之大人所造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无位天命去矣高无民人心去矣賢人无輔豪傑去矣此極言亢之失也能免於悔乎知幾者其唯潛乎文言元亨利貞分四時配四德爲乾元之發用乾陽物也龍陽氣也故其德爲龍德初二龍德而隱龍德而正中已明言之矣三四進

德脩業忠信進德應惕而惕應躍而躍何非龍德五上飛龍
在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无聲无臭至矣氣臭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德爲龍德龍爲神龍過此以往歸於虛無龍貴无
位德高无民知進退存亡之道者其唯聖乎潛則龍德而隱
者也此承上文元亨利貞配四德爲天德六龍御天不見首
爲龍德其潛其見其惕其躍其飛其亢皆龍之德也而亦皆
大人君子之德也

潛龍勿用下也

龍潛未施於用時位在地之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位也舍居也龍而見于田可居之地矣風雲會遇一躍而
飛天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即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事也終日乾乾於天則爲天
時於人則爲人事於元亨利貞則行此四德於六爻發揮則
行此龍德乾坤天地立體而致用則在於人事三人位也故
行事歸於九三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之爲言汝自試也未及聲應氣求之時也欲飛于天自試
于淵也亦從小畜之自我言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致治也聖人出萬物覩雲龍風虎本天本地各從其類
試自試于已治上治於人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位極无變而不知反則必敗
災悔自我悔災則自天來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之數起自九萬物萬事本乎天天之所助者順也天下治
者自天而下治天氣下降也此總言六龍之體象時位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從天風姤變也巽入也入則潛出則見潛藏以待見用明
其時位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也文明者因見而明因明而文也
天火同人離在天之下也在田卽同人于野也天下文明者
離之明在上天之下也此從本卦而之卦言也以明其時可
居之位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時位也亦天之時也朝乾夕惕無時或息人偕天以行事
德進而業脩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革變革也三下乾之上四上乾之下乾道至此而變革不躍
于淵其何能以飛天天與淵革也明其當自試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卽與天地合其德也卽合明合序合吉凶之德也位亦
時也乘時得位可以繼天而下治也爻自大有之卦來也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極窮也亢也時位到此已極動而有悔悔者悔其多災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則法則也元首也六龍无首隨用以見首皆天之法則六龍有其德性而亦有其時位潛見惕躍飛亢時也而本於位故此上下文合言六龍之時位本天而動有其德亦有其位有其位而亦有其時在淵在天位也待時而動偕行偕極時也素位而行故言時言位而未及利見无咎悔厲之占詞上文居其體下文發其用上文言六龍之德象下文言六龍之理氣上文申明其學之所當然下文覆解其理之所以然言德言象皆自本卦而之卦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為首元也始也無非亨通之道也亨在始中不出始外也四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元亨為陽利貞為陰乾陽也元也而亨在其中矣乾含元亨之道也

利貞者性情也

無論亨為乾元之用而利貞亦為乾元之德其即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是也是知元亨為乾之功用利貞亦為乾之性情也蘊而為性發而為情性情亦包在乾元中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不言亨而亦不言利天下之物之事皆其美利也不言美利於何物何事利之所以大也坤乾之配也猶言利西南利牝馬何論其他是知利為乾元之美德非功利之利也亨在元中貞在利中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健中正純粹性也皆六爻發揮其精大者擬議无盡難以一二贊美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潛見惕躍飛亢時也皆六爻旁通其情剛健中正純粹為乾之德潛見惕躍飛亢有龍之象故乾之六爻皆為龍德六爻即六龍也剛健中正純粹雖為乾之德而實歸之於五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時位也乘者六位皆六龍所乘也御天御乾也乾流天道也位有定陰陽之乘無定龍陽物也六爻皆陽即六爻皆龍也是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六龍之變化也天下平其即品物流形不害不悖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者成此剛健中正純粹之德為行者行此潛見惕躍飛亢之行日可見之行其即君子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也變龍德而言君子者為占者而言也德立行成然後見田飛天若其潛也則亦蠖之屈蛇之蟄无以見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君子從學問中出也而其德則為君德學知之大人也聚者聚此剛健中正純粹之德也居行者居行此潛見惕躍飛亢之情也此學知利行之大人為占者所利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畫之卦三為中六畫之卦三四為中重剛者三四皆剛也不中者如益三四柔中皆言中行中孚三四柔中而為卦名在天者飛龍在天也在田者見龍在田也三下乾之上四上乾之下上下交際乾乾也因其時者因其朝乾夕惕之時也

危厲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居中為人之位四則在人之上矣學問事功咎在於自恃能疑則黽勉從事不敢畏勞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生知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大人天之繼體也大人之動作天之命令也天地之德皆其德日月之明皆其明四時之序皆其序鬼神之吉凶皆其吉凶先天下而開物成務後天下而欽若昊天天且不能違其節度況人之心思材力鬼神之聰明正直豈能違乎此生知安行之大人也占者而遇此爻雲龍風虎各有所從豈但利見哉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窮上者必反下反者其唯滑乎不知進退存亡得失極言其亢也不言悔而悔在其中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夏大人言聖人者大而化之也聖人之時也因時制宜可進而進可退而退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重稱聖人贊聖人為聖之不可知也上文覆解六爻之詞象是明六龍之德性六龍之時位自君子成德而下則皆為占者而言君子弗用危无咎疑无咎則知進退存亡而不致於悔矣大人為君德人與天合德生知學知在上在下皆為占者所利見也初二三四五上言大人言聖人皆明占而非明象也三四不言君子五上言

者以三四人位无庸言也聖人之詞各有所之也

正 對

䷀ 乾

䷁ 坤

正對

物無獨必對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故卦有正對有反對正對相聯反對亦相聯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大生動靜天地也乾坤其體天地之德乎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廣大配天地有是象而實有是體有是體而實有是用體用一原地本乎天天本乎地天地合其德也乾主乎誠坤主乎敬誠敬一心也乾為龍坤為馬龍御天之物馬行地之物取其用以為象也乾爻言龍而乾象不言坤象言馬而坤爻不言爻申象之德象具爻之情古人河出圖洛出書龍馬負圖之說彼有取爾也周文作易乾言龍坤言馬其兩儀之義其本太極之實象乎拆擬其德以為象乎抑後人讀易因乾坤言龍馬而造龍馬負圖之說以為古人之象乎太極分兩儀兩儀合太極乾坤其本太極之實埋乎誠之不可掩如此乎

坤

䷁ 坤 ䷁ 互坤 正對乾反對不變總互坤移置上下亦坤

坤也者地也地也諸水所流故中虛以三畫卦言之初變震震動也是地雖靜承氣浮沈未嘗不動二變坎坎水泉湧出於地三變艮艮山嶽峻峙於地以六畫卦言之初變復周公所謂履霜堅冰二變師周公所謂直方大三則謙也周公所謂含章可貞四則豫也周公所謂括囊无咎五則比也周公以為黃裳元吉六則剝也周公以為龍戰于野或曰今之文坤之為義地也土也地之為字從土坤之為字亦從土水土長生於申故坤之為字土傍申也坤居西南申亦居西南與類行得朋也因其生而從之利西南也東北陽方與坤後天對待非其類也失其朋也以順為正者坤道也故安於貞正而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六爻皆偶為江淮河漢諸水所流六斷分為十有二州其象為地亦伏羲之所名也與乾對待乾大亨而利於正固坤大亨而利於正順文王恐其混而無別故加利牝馬之貞以別之牝馬順也又行地之物與地類也然乾坤體也而其致用則在人三人位也君子終日乾乾體天行事故上下之乾盡歸之君子坤二為地道之正坤三則人而君子矣有攸往則下卦變坤為艮而成謙矣爻從王事无成有終何非君子之攸往坤為暗為迷無所主得君子攸往以為主也西南陰方坤後天之本位利也朋也變而為艮則為東北陽方不與類行也喪朋也三含章可貞故安貞而吉也謙尊而光卑不可踰從君子攸往言也三之爻不與乾言君子者以象既言之矣要之體天行地皆以君子為主用也乾元亨利貞包君子而言坤利牝馬之貞着君子而言謙謙君子其體坤之道卑以自牧乎乾坤立體而致用則在人故乾之履言不陘人亨坤之謙言君子有終言三人位也君子亦人也文王皆於卦彖發之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萬物資生者天施地生資萬物以生承天而時行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始即氣也生即形也氣以成形有是氣而即有是理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載物載萬物以資生也德合无疆合天地悠久之无疆也弘寬也光亦大也品物各遂其生長養發育以咸亨咸即含也含弘即光大也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俞氏琰曰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十地數馬行地之物故曰牝馬地類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主而有常柔順利貞象利牝馬之貞也君子攸行象君子有攸往也君子人也從坤三往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坤為暗為迷失道失其柔順之常道也西南坤也陰也朋也東北艮也陽也失朋也坤而艮則為謙乃終有慶其即勞謙君子有終萬民服也謙從坤三以主周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以君之所主在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彖言利牝馬之貞彖傳又曰柔順利貞安貞之吉言君子攸行能柔順安貞可以應地而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地對待陰陽合德坤降而稱卦名者尊卑貴賤之分定也地道有崎嶇高下而其勢則順華嶽不重河海不洩萬物載馬天高覆地地厚載天天亦同一物耳而為地所載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爻不從復初陽始言而從姤初陰始言也一陽初反而變為陰則嫌於无陽矣故擬坤全卦言之也在天為霜在地為冰上天露結為霜則地下水堅為冰矣至極也自姤初陰始漸致其道至於陰極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馴漸也至極也即漸致其道至於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地之道氣至則生直也賦形有定方也无小无大无近无遠大也二以柔居柔得中得正利坤道之貞故不待習而自无不利二動則變師下卦習坎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夫乾其動也直二為坤道之𢘈承天而時行直用之於方也
以用也坤為乾用也含萬物而化光何待習而利言動則直
不動則亦大也光卽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含者章美內含也章者柔順之德也可貞者用六利永貞也
從王事者君子有攸往也无成者艮萬物成始而成終三而
變為坤則无成也有終者乾知大始知坤之有終也卽傳之
乃終有慶也亦從勞謙君子有終言也君子人也三人位為
乾坤之主用故傳企卦之義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知用也含章可貞藏諸仁也故以時而發或從王事顯諸用
也故其知光大體用合一為坤道之德象而亦本於謙之天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為重囊豫四一變則為坤四二與四互艮止也是囊之括
也豫初自鳴得譽凶也當坤迷之時不掩跡韜光咎所不免
欲无咎必先无譽慎不害之旨有所解也此合之卦而言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天下禍害之來起於不慎坤為重囊囊口既括則咎責不至
其何害漢季范李諸生其有三復斯旨乎

六五黃裳元吉

無為而治恭已南面蓋取諸此也黃裳元吉非以五為黃裳
也用黃裳以元吉也不自用而取諸人以為用柔嘉之君也
一變則為顯比之主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
已明言之矣不然裳下衣黃
地色五居上位何言黃裳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用三驅顯於用黃裳元吉不自用文在中自位正中來也
英武之君變為文明之主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野地之盡也陰極陽生龍陽氣也不曰龍生于野而曰戰于
野因戰乎乾陰陽相搏有戰象也血陰類也元黃者天地之
合色亦天地之雜色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乾上曰窮災坤上曰道窮同一發明然乾上曰窮災憂龍之
亢坤上曰道窮喜龍之來窮極也龍陽物也聖人尊陽之意
微矣

用六利永貞

地之貞靜亘萬古而不變永貞卽其利也用者九其體六其
用也乾用九羣龍无首周流六虛動變也坤用六利於永貞
鎮重不遷守常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守其貞則有常亦乾健之道也用六永貞以乾而終坤之用
也大終陰小陽大也用九用六之傳雖簡亦備十翼之一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雖柔而動則變剛剛剛直也至靜而其德則方大其六二
之動直以方乎直方大二其具坤之德性乎

後得主而有常

坤迷而無土得乾以為主其坤之常道乎

含萬物而化光

靜翕動闢而大生含萬物而化光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氣至而生順也春夏秋冬時也長養收藏承天而時行順以從乾地道大光其至順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至極也積漸而至極也臣弑君子弑父逆理已極由漸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喻一陰來遇積而至堅冰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由辯之不早辯也順亦慎也言凡事當謹之於始也天降霜地則堅冰矣不必履而後見也爻不從復初言而從姤初言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從內出義從外入以乾而終坤之用故其德不孤二動變爲習坎不動亦無不利地道之光也冲主敬君子體其道內外方正而德不孤何疑其所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者坤地之道也美者柔順之德也含之蘊蓄於中也從王事則暢發於外矣弗敢成者柔順得常无敢事制也乾爲天爲君爲夫而知大始坤爲地爲臣爲妻而作成物扐之成也承天而時行也乾无始則坤无成陽爲君子陰爲臣民易之凡例也乾坤立體而致用則在人三人位也陰變陽則爲劳

謙之君子有終吉陽變陰則爲從王事无成而有終文言之言无成而代有終爲坤言之亦本於謙言之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有始而有終地道卑而上行妻道臣道无成而代君子以有終。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雷地爲豫震其於木也爲反生爲蕃鮮故天地變化草木蕃也天地阻塞愚人罔知唯賢人氣與之通故隱稱賢人括囊者斂跡韜光隱之實用也无譽者聲聞藏掩隱之學問也欲免於咎者唯謹於括囊无譽斯言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色理事業之理也黃中者黃居中道爲坤德之正含弘光大應地无疆柔嘉之元后溫而理也通者貫而通之爲一卦之主用也

正位居體。

正位居五中正之位也居體養其大體也位大人之位體大人之體所謂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即文在其中也四支從大體以暢發也四支股肱臣庶也事業治水教稼之功業也美之至贊其巍巍成功煥乎文章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戰者戰乎乾也无陽陰極也陰極而陽來也陽乾也龍也天也玄也言象言德言色無非陽之用也。

太極分而奇偶布奇偶布而兩儀立乾坤者兩儀之奇偶也奇爲天偶爲地不必拘於六畫也積而至三則爲內卦卦之體也因而重之則爲外卦卦之用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包體用於其中矣太極者天高地下尊卑各一大之極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六畫成卦六位成章惟此乾坤二畫而已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合而言之乾爲陽物坤爲陰物乾爲健德坤爲順德乾坤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坤各分一太極也曰立曰道者因時制宜以爲極也天陽而有陰地柔而有剛乾坤各具有一極物物亦各具有一極是无極而有極也无極者无定極隨時取中皇建其有極也九章以五居中爲皇極君子時中之道也乾坤非天地而亦无非天地天地爲體乾坤爲用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坤之大象曰地勢坤曰天地者立體也曰行健曰勢坤者致用也乾坤不一物而亦不一象何必執乾爲飛龍坤爲行馬也天數九地數六凡九六者皆氣之極數也極則必變變者自此卦變彼卦自此爻變彼爻也乾之見

羣龍无首者六龍不變无以見首純乎元亨利貞也坤之用六利永貞者地道有常安乎靜正利於牝馬之貞也言天地定位亘萬古不移非如他卦之所可比也乾坤之有用九六者包於六十二卦而言也乾坤之有文言者別於六十二卦而言也乾之文詳於坤者陽統乎陰君統乎臣也

䷂ 震下坎上 互坤互艮 正對鼎反對蒙總互剝移置上下則爲解

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愚謂屯難在坎蒙幼在艮出坎以震覺艮以坎乾坤父母之道坎艮兄弟之道艮少男有幼穉之義震長男有先知先覺之義五爻互坤坤順也衆也有順而聽從之義水氣始行於內草木萌芽於坤土之上其體蒙昧而屯難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初蒙主在二長子代父長弟火兄艮少男有待開啓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蒙求我有師道乾坤定位而君師立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之爲卦象草木萌芽於水土之下而未出地者也鬱勃之氣初發雖秉乾坤之四德而未施於用故勿用有攸往也天造草昧下民昏迷故宜建侯以統之震在下而動有侯象焉建侯而往所以利也其說本義已備詳之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復萬物未生靜中含動屯萬物始生靜中發動故難生剛柔始交上下震坎二卦皆地交天天交地者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彖秉乾坤之四德傳不言利者以動乎險中未出坎外未可言利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動而雲生雲生則雨沛草昧滿盈皆雲雷屯之象也不建侯以統之何以開其草昧而出險中乎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爲水而曰雲者以陰陽始交而氣混沌未成雨也雷石氣雲山氣氣難分上下故曰雲雷也雷水爲解而曰雷雨作者以水在下密雲作雨也地逢雷處見天根水逢雷時見天造天根物之未生也天造物之始生也混沌初開形氣不明何別於雷何別於水故不言水在雷上雷在水下而曰雲雷雲雷者天地之雜也始交之氣未分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君子體其象以經綸原其故屯與鼎正對鼎居午會之中屯居子會之正鼎向明而治正位凝命坐明堂出治經綸天下先天之圖元會運世其時其位可徵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本義以爲難進之貌亦合草昧不寧之旨而先儒以爲磐石也桓柱也喻碩大之才在下震動也屯一陽在初得位大居正也豫一陽在四不得位居偏位故言建侯而不言居

貞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莽操非無才志。行不正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貴而陰賤也。一陽在下。而衆陰順之。大得民也。或曰。屯之為卦。自晉六爻進也。晉言康侯。屯則言建侯。晉彖言錫馬。屯爻則言乘馬蕃庶。即班如也。晉象晝日三接。屯爻乘馬。亦三接也。柔進上行。晝日變為草昧。亦天道之必然也。晉之上。晉其角。角位之盡也。維用伐邑。邑本乎坤之象。而亦民也。上貴下賤。陽貴陰賤。易之凡例也。晉以進為義。六爻之進。高而无位。窮上必反下。是以貴下賤也。初為屯之主。卦所以利建侯。志行正。而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邅。國家之多難也。乘初。磐桓言也。震其於馬也。為善鳴。為大塗。為專。坎其於馬也。為美脊。故皆稱乘馬班如。坎為盜寇

也。二應之匪寇。實我之婚媾也。四言往。故不言女子。二不言往。亦不言求。故但守貞。字者。欲往而字也。十。坤數也。十年乃字。坤道已成。明其字以往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屯邅也。乘剛。乘初陽剛。震動不安也。反常。反其常道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人。掌山林者也。屯三即蒙四。昏迷遠實。指馬為鹿。無虞人引導。致陷入林中。君子明決自雄。見幾而作。舍其昏迷。遠其陷害。知其往必致窮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或曰。鹿。山麓也。林之上。山之下。林麓也。即鹿無虞。何以從禽。郭京親見王輔嗣寫本。往吝者。誘入于陷阱中。窮而致災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二求五。女子守貞待時而動。尚未往也。四求初。桃夭屆期。之子于歸。及時以往。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不求而往。奔也。暗也。失身也。棄明投暗也。求而往。明也。順也。婚姻正也。棄暗而之明也。初四剛柔得位。順而動。相應而相求。故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木上之水。膏也。地雷與雲。山川出雲。天造草昧。密雲不雨。澤未下施。屯其膏也。建侯不寧。无以光大四方。小貞則吉。大貞則凶。彖之所以勿用有攸往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互艮篤實光輝。而在險中。施所以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既有馬可乘。何故泣。泣者。泣其無正應之婚媾可求也。二求五陽剛為婚媾。四亦求初陽剛為婚媾。上求三非陽剛。則失其婚媾矣。乘馬與我班聯。而我獨無家室配偶。能無傷心而泣血乎。漣如。坎象。坎為血卦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泣者淚也。變淚為血。傷之至也。其情景何可長也。〇屯三言乘馬班如。二求五為婚媾。而言匪寇者。以坎為盜也。四求初。長子非寇也。六雖乘馬。而無陽剛之婚媾可求。屯二屯四。女求男者也。蒙二蒙三。男擇女者也。乾坤開闢後。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於二卦先發之

反對 屯䷂ 蒙

反傳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此卦之所以反對。易偉曰。卦者掛也。懸其象以示人也。故一正而一反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剛大之才而根本立見也木得水所資以養不失其居也坎一陽雜於二陰之中陰陽之氣抑而未伸雜也泉出於山涓涓之流終爲江河著也乾坤之後繼以屯蒙雲雷見天地之氣山水見天地之情

蒙䷃

坎下 艮上 互震 互坤 正對革反對屯總互復移置上下則爲蹇

蒙者物之穉非物之昧也乾坤初闢天覆地載惟見山水之情形山峙於上水流於下山下出泉也青山不老綠水長流果行育德也艮少男篤實輝光赤子之心未雕未琢童而蒙也坎中男時中養正无偏无陂作聖有基童蒙求我也屯建侯蒙求師天地定位而君師立焉所以開萬世之蒙也雲雷者氣也山水者形也氣以成形故蒙次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幼穉之稱非闇昧之謂也山峙於上水流於下雲雷見天地之氣山水見天地之情山明水秀氣象一新如童蒙天

機流暢發於事業也艮爲少男童而蒙也穉也坎爲中男兄也又互震爲長子師也丈人也代中男以理化也非我求童蒙以授教童蒙志應以受我之教也初筮誠也告者我以天德王道告之也再三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困蒙也誠以求我則告不誠無求我則不告利貞者言利于正无貶道以就人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象也險德也亦如大象不言山下有水而言山下出泉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亨在童蒙求我以亨而行無過不及時中之君子可爲型法也童蒙求我志應即發蒙用說也一陽居中誠以求我我應之也再三瀆即困蒙遠實也既遠實則不誠矣何以告

爲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蒙而能正聖功之大人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不言山下有水而言山下出泉者以開闢之初未爲天一所生未爲地六所成泉竟從山下出也涓涓不息長流江淮果行也巖巖承貸厚重不遷育德也山上有水則反身脩德山下出泉則果行育德德者身之所脩也行者德之所育也一理相貫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音悅用說截句

發啟發也刑典型也刑于寡妻刑于家邦之刑也亦即知先覺正法之人也說者童蒙求我志應如七十子之說孔子也孔子時中之發蒙以亨而行也桎梏者荀九家坎有爲桎梏過於用嚴束縛其手足使之不得亨困蒙是也與師出以律失律凶一反一正同一發明也再三瀆瀆則不告桎梏以往吝瀆蒙也者先知先覺欲啟廸幼穉而即董之以威創懲

其失則學者窮而自廢豈誘掖獎勸之理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用也正法先知先覺可爲型法之正人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一陽居中爲時中之聖有師道焉中互坤順上一陽艮止有天包乎地之象故言包蒙童蒙因蒙包其中有教無類也五爲互坤之終與二應故言納婦二與四互震長子爲家之督故言克家一爻而有三事之象焉易所以無定象而有定理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互震爲長子代父以理教坤母巽順保幼以從理家在其中理學亦在其中兄道而兼師道寬嚴並濟是剛柔之相接也以象言之則二之剛中接坤之柔順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婦之初也五成坤爲婦三則坤之初女也二剛中金夫也水動而下不與上應故不有躬躬艮也艮其躬也納則爲婦奔則爲女失身罪大故勿用娶如歸妹征凶无攸利也歸妹承筐无實終於女不成婦故无攸利亦與此同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坤順也互震行也不順者不與正應也與順以巽反也故勿用取與納婦吉亦反也蒙之擇配在男皆以二剛中爲主用

六四困蒙吝

四居坤之中無近陽剛之實迷而晴蒙而困也象所謂瀆則不告瀆蒙是也吝者應乎初之桎梏以往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三五皆近陽剛之實而此獨遠之下愚不移雖无桎梏以往終無解於吝也四居坤之中迷而晴也獨者獨无應乎實也

六五童蒙吉

易例初爲小子童也如觀之初六童觀是也蒙之六五何言童蒙上艮爲少男赤子之心天真未漓童而蒙也象謂童蒙求我者此也二包而教之我求而應之皆吉道也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是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巽入也我順以求教无入而不自得所養者正作聖有功吉孰如之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擊者下有師象焉寇者與我爲敵也我時中養正以包蒙彼邪說暴行與我而並立豈可聽其簧鼓乎上一變則成長子帥師所以言擊也寇盜也下坎爲盜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止也艮爲止也寇而禦則上與下皆順矣

需 ䷄

乾下坎上 互兌互離 正對晉反對訟總互睽移置上下則仍爲訟

乾坤屯蒙而後三與五互離爲日日上於天光被四表而水氣初行浮雲蔽焉君子飲食宴樂直少需耳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納婦娶女乘馬求婚其間禮讓相將酒食相慶生人之大欲存焉食色天性也故需次屯蒙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飲食之道也大象曰飲食宴樂五爻曰需于酒食坎有酒食象也需者水爲天一之所生必需地六之所成也需有相需之義天上雲需而爲地上水也相需者禮也禮主於敬故上之爻曰敬之終吉有孚者四五陰陽相孚也光亨貞吉

三與五互離有文明象得位正而吉也大川坎象也利涉者相需於酒食正而吉也或曰需中互離兌天日之光方出而雨澤之氣初發游雲蔽焉光而亨直少需耳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者取其相須之義險在前當須待也坎陷也險也下卦乾剛須待而不陷於坎險致困窮也此以二卦之德象言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五在火之上光而亨正而吉也有孚者四五陰陽得位二氣感應相孚也往有功卽酒食相需禮讓相敬而獲吉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山川與雲降雨雲上於地也天者氣也空洞無質離地卽天也雲上於天假象言之也坎爲水不言水而言雲者以天地初闢鬱勃之氣未成水也亦如水雷屯言雲雷也上坎互離

下乾互兌有水火首口之象焉況坎豕離雉乾馬兌羊離黍坎酒飲食之物具焉君子體其象何不可以宴樂焉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以此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凡稱郊上下多乾象也古人郊天有取爾也需待也禮讓之慇勤也恒久也郎敬之終吉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不犯難行郎不陷于坎險也恒常也能用恒則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泥之中而近郊也言者茍九家乾有爲言其言正言也非如兌之利口說人故與訟初小有言皆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寬衍居中未廹於坎陷義不至困窮雖小有言亦理之正吉人之詞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者沙之上水之下廹於坎險切近災也寇者坎爲盜寇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陷之災在外而至三與之廹近能敬慎則亦不至於敗也天一生水我水之穴故曰寇自我致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坎爲血卦也穴者水之所從出也天一生水上應三入于穴四則出自穴者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者六居四位柔得正也聽者坎爲耳有聽受之義也身入坎陷時位之造聽其自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需飲食之道也五居中得正爲飲食之主坎又有酒食象也君子飲食宴樂非自養也宴嘉賓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郎家傳之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入者三與上應也不速者相需不進遲遲吾行也三人者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之三人也來自內來也敬之者禮儀卒度不失賓主之禮也故終而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與三應故三之象傳曰敬慎不敗上之象傳曰敬之終吉

主客一於敬也位雖非居五之中正亦無大失禮也五倫酒食以相需者也

坎對 需

䷄ [illegible]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雲上於天烝極而雨天日蒙昧其勢豈可遽進天上水下往東往西相悖而行其勢豈可相親以健遇險則不進進則及于險矣以險遇健則不親不親則致爭矣飲食宴樂不進之義作事謀始不親之義

訟

䷅ 坎下乾上 互離互巽 正對明夷反對需總互家人移置上下則仍爲需

乾餱以愆家酒生禍訟之次需是也可見自有男女飲食而後角智力爭之徒已不可相安於無事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不相服之事也大象曰天與水違行又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言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天本生水而水下漏上下不相親矣訟者爭也爭則奪矣訟之終朝三褫是也有孚三從

上吉而孚也。窒，窒礙不通也。于險我健，相持不下，則終凶也。食舊德，變安貞，惕中而吉也。大人者，訟元吉之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訟則終凶，墜入深淵也。與需反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卦象名其所以為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有孚，初與二三與四剛柔應而相孚也。坎為水，為通，因下流訟上，而窒也。惕中者，剛來得中，能戰兢惕厲也。淵對天而言。入于淵則終凶矣。淵，坎象，深陷無涯也。入者，三與五互巽入也。大人者，乾五在上，中正元吉之大人也。訟不可成，即終朝三褫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西往，水東注，是天與水違行也。內卦坎，二三四互離，是水與火爭矣。外卦乾，五三四互巽，是金與木爭矣。乾，天也。水，月也。天左旋，月右轉，亦爭象。木黨于火，以乾水金輔于水以滅火，朋黨相讐，必訟之道也。均為天一之所生，水在天下而爭，水在天上而需。故君子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永，長也。所事，爭訟之事也。小有言，荀九家乾有為言也。五在乾中，居中得正，以非理責之也。終吉，對彖之終凶言也。亦反乎上之終朝三褫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乾天之言，正理之言也。辯明，訟之曲直明也。五聽訟之主，而歸之於初六者，初詞擬一卦之事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不克者，知其辭屈卑，不敵尊勢，不敵理，無以容其身也。因上有言辯明也。逋，逃也。邑人，耕田鑿井之人也。三離數，二與四互離也。三百戶无眚，諺所謂一夫好訟，百夫受累是也。二為致訟之主，既歸而逋，則邑人亦安居無事也。邑人，坤象也。坎之中逋竄則成坤矣，而无坎陷之災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竄之遠方，非歸其邑也。掇，本義以為自取也。禍患之來，自作孽也。不安於卑賤也。二為坎險之主，下流訟上，致災患之至，皆其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者，坎象。水生於天，與天同德。險而健，夫其舊矣。貞厲，終吉，即象之惕中吉也。從王事，如夬之揚于王庭也。或從王事，與

或錫鞶帶，應也。无成，即終朝三褫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從天一。舊德，乾上也。訟則終凶，言吉以欣動之也。三四雖不當位，而上騰下降，剛柔應而相孚，故從上吉也。象之有孚指此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之不克訟，知其理之不可訟也。命，天命。乾，天也。水天之所一生，因下流致訟，反而歸之於命，則變安正而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者，不失天命之正理也。而亦不失上下之有孚也。

九五：訟，元吉。

五剛中而正，徇天理，不徇人欲，為聽訟之主，所以元吉獨歸

之象之利見大人其指此也

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不中不正致訟之由也二與五應既歸而逋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能使民无訟所以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從王之服也苟九家乾有爲衣也或者疑之也或錫之鞶帶與或從王事相應也三四互巽有疑象也三褫三百戶中互離三數離者也日也朝也因訟而爭爭而奪也應三從王事无成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之不足敬與需敬之終吉反對見需之禮讓相將可敬訟之險健受服不足敬終吉終凶皆於上見之也

師 ☷☵ 坎下坤上 互震互坤 正對同人反對比總互復移置上下則仍爲比

飲食知覺而後不能無爭便不能廢兵故序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衆也師之興由於有爭故師次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內坎險也外坤順也險而順行師之象坤而順正也坎爲陷奇也四偶居前八陣圖也一奇居中九宮也初偶處後游騎也一陽居內之中大將主旗鼓號令也觀於師之象而握奇之陣奇正之法已瞭然矣師不可不正出師又不可不擇人貞丈人吉无咎只六字而用師之道盡在此矣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後懷邦亂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之一卦而行又其最險者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應者應六五柔嘉之君也行險而順伏至險於大順之中也毒勞也毒天下而民從如伐崇伐密民歡樂而无怨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隱伏之水也雖天一之所生實地六之所成先天之地位後天之水位也訟天一之所生而與之違行師地六之所成而與之合一君子體其象寓兵於農其民皆農民即兵皆精兵即地即水即民即兵師以衛民民以畜師征不享讓不貢爲天下除害所以廣土衆民皆於師之象得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者坎爲律命令節度之謂行師之始有制則吉無制則凶有律則臧而吉無律則否而凶否者不臧而失律也程子曰律有二義有興師不以義舉者有行師而無節度者皆失律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象爲丈人爻互震爲長子象傳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指此也老成謀事相時而動吉又何咎王三錫命蓋曰閫以外吾子制之也有斯才宜有斯寵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者大君也大君承天命以撫柔萬邦而命長子以帥師長子應大君之命不特承大君之寵亦承天之寵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或者疑之也疑人少斷疑事无成坎其於輿也爲多眚師徒

撓敗輿尸以歸其凶甚矣或曰坤爲輿衆也尸主也師旅不決在於衆主發言盈庭其誰之咎无功而致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无功而言大者進不能戰退不能守不遵大君之命令受長子以節制致師徒以撓敗上之小人勿用必亂邦其指三歟三其應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三爲師右四爲師左用兵先於右也次三宿也三進退不決致師之敗四決於退故全師以歸而无咎也八陣圖大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未失行師之常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田地上也有禽害人之禽也坎爲豕爲狐互震爲鹿禽象也在師爲長子在田則爲有禽易無定象也言大君之命也命長子以帥師也弟子堅執與之爭亂其所主以致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在師之中互震有行象中行也弟子大君命以輔長子而與之爭權是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有命命於功成凱奏之後也長子未出師則爲大夫之家因而致王民從則化家爲國開國承家也小人勿用不唯輿尸無功之人不當用即僉壬諂媚歌太平以蕩王心亦所當擯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懷邦與亂邦反也正功又反乎大无功也丈人與小人功罪終難掩也

反對師 ䷆

雜卦傳曰比樂師憂東坡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愚曰水在上而得衆則樂在下而興師則憂地上之水水得安流地下之水小入坎陷故師興兵動不能無憂建萬國親諸侯故樂比五居中萬國之主也師中一陽居二闕外之帥也師反則比比反則師以二五爲主用也師之五不得已而用師柔中也比之五以顯比爲得吉剛中也

比

䷇ 坤下 互坤 坎上 互艮 正對大有反對師總互剝移置上下則仍爲師一陽居下之中五陰受其指使而爲師一陽居上之中五陰環而拱輔而爲比師言闕外之將比言闕內之君君將必擇坎以居何也建國非設險無以禦暴行師非設險無以制敵地利之不可不講如此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子夏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爲比比有闢地之象從坤之六五變也原筮元永貞本乎坤之用六永貞也吉者有所輔也元永貞故无咎不寧方來初非與五應亦來比也所謂有孚盈缶終來吉也後夫凶者即无首之匪人無所終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也何所吉比有所輔也何所輔下順從也下坤順相從以比五也坤用六永貞柔中變爲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五陰皆應於一陽也後夫凶者比之无首無所終至上而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爲地六之所成而聚於上有開封闢疆之象一人首出萬國咸寧皇古之世也國而言萬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諸侯而言親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有孚者也比之何咎然初遠於五不與五應必有孚之盈缶終來與之比而獲他吉也如大有初九无交五之爲害也終來有他吉亦與艱則无咎同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與四陰與陰相應无可言吉有孚而盈缶與四以從上而獲他吉也有他者終來之會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自內比之自內卦也二與五應比之而吉不待終來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不自失其正應也自從初之他吉言也

六三比之匪人

匪人者无首之人也五顯比爲正人上无首爲匪人三與之應比之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者傷其相應之非正人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在外應初比之吉也而比五以五賢者也從上之道也亦正而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賢從匪言也无首无所終爲後夫亦爲匪人顯比位正中爲聖王亦爲賢人四五剛柔相比而相孚率初之有孚盈缶以從上正而吉也外比者四居外卦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大有之五開天比之五闢地顯比者一人首出顯與爲比也比者比於下不比於上也水就下下順從也比上則逆矣邑人坤象也不誡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耕不止芸不變然天子合圍開一面之綱氣象也前禽上无首之人也以時位言之則爲前爲首以向化言之則爲後爲匪荒僻之地置之度外王者包天之量也五爲成卦之主又爲主卦之主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顯比者一人闢地居五位之中正有首而有終也坎水下流宜下不宜上上逆而下順舍逆取順雖然王者度量而實本於坎水之德性也邑坤象衆也民也邑人不誡者上用其中於民也後天之坎位本於先天之坤位上使中實從爻在其中來也坤用六利永貞比象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易例上爲首初爲尾上匪人也度外之小人也陰柔不中正難以爲首故无首也五亙艮爲止中土之界限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其首也有所終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與五亙艮萬物成始而成終水逆行而在山之上失其相比之義所以无首无所終也

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之一義何也乾坤本於太極太極之形象如鷄子輕清而白者爲天重濁而黃者爲地天包乎地白包乎黃白天地之色也天无極遠而視之則

元也天元而地黄也兩儀對待皆水氣之運化如鷄子輕清重濁從水氣以胚胎也自乾至履十卦羲皇之天下如未出㲉之鷄鳥天真未漓不見天日故天地定位六子致用多遇坎陷而不見離明也陰陽初分剛柔始交而難生水氣初行沌沌濛濛屯未成雨而爲雲蒙未成水而爲泉坎水實天地之大元氣造物亦隨之以運行故需訟二卦爲天一之所生師比二卦爲地六之所成河圖一六居北而各有合天下之萬物萬事皆起於數數爲理氣之本也周易首乾乾天也亦水也天元水亦元也故水爲元武天爲元天也其色其象元不本乎天也在天爲河漢在地爲江海黄河通天大海旋地水之安瀾應乎星宿故說卦傳坎爲水爲通爲月也月當中則海水盈月傍行則海水虛一潮一汐元不由月轉也自子至亥十二辰晝夜各一潮一汐三時潮三時汐海濱之愚夫小子皆能以月測水此乾元示人以易知也天下之海水皆同而獨粵之海南有異此又不可知者也水雖天一之所生而從月不從日順乎地不順乎天需不進訟不親而與水違行

也坎居北方先天之坤位而與後天離南水火相射也先天定位水火不相射者立體也後天流行水火相射者致用也文王之卦序立體而兼以致用也故地得水而柔爲比水得地而流爲師比有所輔師有所從先王體其象建萬國親諸侯容民而畜衆

小畜

䷈ 乾下巽上　互兌互離　**正對豫反對履總互睽移置上下則爲姤**

小畜之卦自乾九四變也巽爲股故言躍巽多疑故言或淵與天隔互兌之象也大象言風不言雲者就本來之真言也彖詞言雲不言風者就後起之緣言也密雲則雨其不雨者小畜其勢以待時也大畜者四陽畜二陰大畜小也小畜者一陰畜五陽小畜大也就其上下卦言之大畜一卷之多畜天之大小畜大也小畜者天包乎萬象而畜風之小大畜小也小畜之亨亦從巽小亨言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與需其義相同需者小需其時小畜者小畜其勢需者上坎下乾中互離兌雨澤之氣初行於天而爲雲故大象曰雲上於天小畜者上巽下乾中互離兌風澤相交於天而爲密雲故彖曰密雲不雨不雨者互離爲乾卦也需之四日需于血小畜之四日有孚血去陽爲氣陰爲血四以陰居陰其血又同也下乾氣也氣載血以上行也故曰血去自我者爻玉自道與履之眂尺卦對也凡乾多稱郊互兌西郊也需之初九需于郊是也小畜一變而爲乾四之或躍在淵欲飛天必先躍淵小畜其勢也巽爲進退不果疑之也躍者先動其股也淵者兌澤也巽風兌口噓氣成雲雲從龍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翼翼小心自求多福小畜之所以亨也乾五乘龍御天得時得位雲行雨施四躍在淵時位未得雲雖上往而未下施亦自乾本來之爻言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得位者四以柔居柔得位也上下五陽應之小畜大也故卦名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而巽合二卦之德言之也剛中志行以九五有孚攣如當鄰言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不雨者陽氣上往澤未下施也施未行者澤在西郊未沛於下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畜象大地須彌山日月星辰運行其間天在山中也小畜風氣發於天上而爲雲爲雨中互離爲乾卦故不雨風在天上以風爲用陰畜陽也以六四一陰畜五陽小畜大也是下乾剛健之德而文以上巽懿美之行也文者互離文明象也

大畜曰畜其德小畜曰懿文德皆於天爲用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地雷之言復者以陽自外而反也小畜之言復者以氣自上而降也自上而降自然之道也故无咎而其義吉或曰復自道應乎巽爲風風之自也巽入也天氣下降復自道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其義即自道也吉即亨也吉在无咎之中也初本乎巽利武人之貞風有所自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牽復者與初相牽而復也亦如復之休復也休復者中不自有與下相休也牽復者中自有與下相牽而復也剛中與柔中異也復者五陰復一陽也小畜則五陽畜一陰也不言畜而言復者與下相牽不失所自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自失者不自失其小畜所亨之道也初二之言自者本乎象之自我西郊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三夫在下而四妻在上位序相反失夫婦之正道巽多白眼互離爲目夫妻反目也說輻者不進之象巽進退不果也互離爲車輪而以巽入亦說輻不進之象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家人三五夫夫二四婦婦而家道正此則夫婦失位有反目之象是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五言有孚者以四陰地氣上騰五陽天氣下降有相孚之情也四與三則反其類不相孚而爲夫妻之反目血陰類也去則上騰而爲氣矣惕出戰兢惕厲也從巽入反言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巽者入也而言惕出相孚之情與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爲繩直互離爲網罟有攣如之象有孚無可象而言攣如者象無象於有象也富者陽實爲富陰虛爲不富鄰者四爲五之鄰也有孚而既攣如則四變陰虛而爲陽實矣富鄰之象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者不獨五之富也富以其鄰在言內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不雨履不處上則履畜二卦之交故既雨而又既處也畜極而化皆上之德所載也婦者五之配也六居四位正而厲也三以之爲妻則反目五與之爲婦則有孚居三五之中故惕出而厲也月者部子乾遇巽時爲月窟爲姤言之亦爲小畜言之也幾望者中互離兌月生西而含日之光也三與脫輻上與之應則征凶也上之一爻結全卦言之併亦合來卦言之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巽進退不果不夬於履故征往而有所疑

雜卦傳曰小畜寡也履不處也一陰而畜五陽寡畜多

反對 小畜 ☰☴ 履

也人位而值虎口之中豈可安居不處也竊言之風行天上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卦二三四互兌澤也五三四互離日也內體乾天外體巽風澤氣上行于天風交之而成密雲離明爲之小畜矣又畜聚也巽離兌聚於一卦之中弁於一爻之位是小者畜而聚也卦反對爲履履者履乾畜則畜

乾是小畜與履以巽兌爲主卦者也履有二義以後履前亦以上履下卦巽離兌三陰履前陽之後後履前也乾老陽蹈藉於三陰之上上履下也二體上天下澤澤之勢上接乎天尾之也天之體下交於澤履之也互體天風披拂於澤上川日湧起於天上皆有相履相尾之象故以履稱焉

履 ☰☱ 兌下乾上 互離互巽 正對謙反對小畜總互家人移置上下則爲夬

履者禮也禮主於敬翼翼小心戰兢惕厲履虎尾象也履亦五陽一陰何不言小畜以天在上澤在下其位定故不言畜澤亦淵也履上則登天履下則入淵登天則履帝位而不疚入淵則履虎尾咥人凶也上之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疚有禮也三之履虎尾咥人凶覆昏暴也四之愬愬終吉其卽象之不咥人亨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之爲卦自乾三來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履虎尾象也履

有二義履上虎也履下亦虎也乾剛而威虎也兌西而肅亦虎也乾以兌之上畫偶開爲尾兌以乾之下畫橫垂爲尾也相爲履亦相爲尾也柔履剛後履前也剛中正履帝位上履下也乾以兌爲虎兌亦以乾爲虎也乾以六陽皆可爲龍履以二卦皆可爲虎天德无首故六龍御天不見首地道有終故兩虎相履而交尾乾位序卦數居經首奇也陽也龍也首也天德也履位序卦數居經十偶也陰也虎也尾也地道也自乾至履十卦皇古之易也天地初闢之象也故孔子序卦傳自爲一段也周公視履考祥爲本卦言也亦不專爲本卦言也卦視兩儀之全數爻視六甲之成數以考其祥也不咥人者兌爲口互巽爲股口伏於股下也象言不咥人者以德象言也爻言咥人者以時位言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

柔履剛兌柔履乾剛下履上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二帝相傳天下履帝位而不疚其體履虎尾之象乎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其本此也履位不疚卽不咥人亨也剛中正乾剛履兌柔上履下也光明者二與四互離普照天下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卽上天下澤也乾兌四象之太陽也天在上澤通於下有尊卑貴賤之象焉履者禮也禮別尊卑明貴賤君子體其象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不履險蹈危陷入虎口何咎之有安於素則不同於武人之履險蹈危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與四應初行願四志行願亦志也同一行也而初爲獨之君子四爲躬行之君子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坦坦平直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也二地上道也幽人對光明言也二四互離故五在火上而光明二在火下而幽暗也二之幽人亦對五帝言也故歸妹五言帝乙二亦言幽人也歸妹上震互坎爲夜爲迷故不言日之光明而言月之幾望也泰之五言帝乙而二何不言幽人以中无離上失其明下不言幽也履道坦坦對履虎尾言也幽人貞吉對武人于大君言也易之言象一絲不走人未詳耳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本眇也以爲能視本跛也以爲能履中自亂者也幽人安閒

貞靜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中互離巽離爲目巽多白眼眇也巽爲股値兌毀折跛也武人志躁自恃其能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輕陷虎口致咥人之凶大君剛健中正帝位決於履者也進退不果武人之利也而決於敢履是其凶也互巽躁卦武人之象也成卦之主多吉詞而履獨繫以凶辭者何也虎戒其開口也兌爲口爲成卦之主三値其中故凶也利口覆邦家亦聖人之所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或曰于干之誤也大君夬于履貞而厲大君即帝也其道光明武人眇不能視跛不能行輕陷虎口是志躁而于大君之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雖脫離虎口而亦迫近於虎尾故亦言履虎尾愬愬翼翼小心敬慎自矢非志剛自恃其能明能行者比也故終而吉象不咥人實指此也四亦人位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之愬愬即初之素履也四之志行應初之獨行也四之終吉反三之咥人凶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履帝位而光明故決於履也貞厲者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戰戰兢兢惕厲也澤天爲夬天澤爲履夬之五爲于庭履之五爲帝位夬履貞厲其即夬之夬夬中行无咎也故履之五言夬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之位正當又與咥人之凶位不當反也貞正也厲居高嚴厲也位正當即象傳剛中正履帝位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者中有離象爲目也祥者履帝位不疚也旋者上與三應旋凶爲吉也或曰履之爲卦自兌之上六旋也兌與履詞意時位大略相同兌之來兌凶履之咥人凶其凶同也兌五孚于剝有厲履五則夬履貞厲其厲又同也履之象傳曰位正當兌之象傳亦曰位正當其傳又同也獨上六引兌凶變而爲其旋元吉其辭不同意者視履考祥在於引兌之一旋乎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有慶者慶其履帝位之光明也

泰

䷊ 乾下坤上 互兌互震 正對否反對亦否總互歸妹移置上下則仍否

乾坤天地對待至否泰而天地交合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乾坤之用也否泰雖關於大運而亦由於人事三四人位三才之道也泰三四易位而爲歸妹歸妹者歸於昏昧致否之漸也否之三四易位而爲漸漸者漸致其道致泰之本也泰之拔茅茹舜之五臣唐之姚宋張韓也否之拔茅茹武之十亂唐之狄張袁桓也然泰之拔茅茹守經也否之拔茅茹行權也故泰之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大往小來不利君子貞也經權常變之道在人事之維持吾願致泰之君子毋忘久安長治之天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者大也陽上至三而大也小大者陽爲大陰爲小也往來者自一陽來復陰漸往也吉亨者中互雷澤天地交而雷雨作萬物通正月之卦也中天堯舜之易也故孔子序卦傳另提一首焉天在上而交於下地在下而交於上泰者交也交者通也通則亨也吉在亨之內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凡易之例大爲陽小爲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上卦爲外下卦爲內在外爲往在內爲來陽健而陰順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泰但言陽健不言陰柔者以泰爲天行健用在乾健也陽道自此大而壯陰道自此消而息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定位也天在下地在上天地交泰也否正其位天地不交泰反其位天地交交者交其氣以爲用而非交其體以爲用也一陽來復而后不省方一陰來遇而后誥四方泰之言后者從復言亦從本卦之帝乙言也要之財

成輔相佐佑天之主宰者后也其即配地德合無彊乎財成天地之道者天地交也輔相天地之宜者陰陽均也以左右民者萬物通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亦在其中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彙征以致泰唐虞之世五臣之連茹也連茹以其彙言征進之象多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志同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志在外卦之五也五居中元吉也或曰茅蓍茅也叢生百莖拔其茹而彙從焉上經乾坤十卦而後至否泰天地合而其初皆言拔茅連茹下經咸恒十卦而後至損益天包地而二五皆言十朋之龜龜而言朋言十亦如茅之言茹言彙也朋彙也十數之衆多也亦拔茅連彙意也易之取象奇而法也大過地包天者也頤天包地者也而初之爻一言白茅一言靈龜相對至誠之道見乎蓍龜也否泰反其類而拔茅連茹則合其類易之爲道理數合而卦象亦無不合竪而見微而顯不示人以易知亦不阻人以難知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者取天包乎地之義也地在中上下皆天也否之言包者天在上包下也泰之言包者天在下包上也天在下包地則无遠弗屆雖荒僻之處亦包也天無極包亦無極也用馮河者用馮河之才以濟大川也如用汝作舟楫是也天地交萬物通豈有遠而或遺朋者拔茹彙征之朋也亡往也往上于中五以行即中以行願也二以剛中馮河之才涉川以受五之多福也既濟之實受其福吉從大來也大者泰也馮河不遐遺既濟象也得尚于中行得上于既濟之中五以行也既濟者參錯之泰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爲地位地道本光大天而包之地无涯元亦无涯是以天

而終地之用也中行者天氣從地中而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天地自然之理乾坤分否泰合泰合而交否合而不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不相孚也然天地交際氣不相孚而象則相孚所以勿恤其孚也于往也食二與四互兌爲口食也福祉也往五食其福祉也或曰三人位也于往而上也即損之三人行也艱貞无咎損之无咎可貞也于食有福損之二簋可用享也勿恤其孚損而有孚也損元吉亦從于食有福來也上之得臣无家即一人行得其友也泰三一行而爲損之上上爲損之主卦故備損全家之詞也損而泰泰而損天地人事平陂往復之理得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際是天地交際上下交而志同何往而不復或曰泰之爲卦下三陽上三陰平也三往上復而爲山澤通氣平而陂

也書曰九澤既陂是也乾而兌坤而艮是四象之太陽大陰際也損之象傳曰損上益下其道上行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開翼下飛貌不富者三陰偶開中虛無實也以用也用其鄰以為實也鄰易為我用與我相孚者也何待戒令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四天地交際之中故三日勿恤其孚四日不戒以孚也象日中心願以交際之中相孚者皆中之所願也孚從心相感應願亦從心以發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帝乙非商帝乙帝出乎震也中互雷澤歸妹故言帝乙歸妹然此帝乙以歸妹於人非人以妹歸帝乙也祉福也其卽三之于食有福也三不言吉而元吉歸之於五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孚為福之基三四相孚不獲福以為吉而元吉獨歸之於五者以五居中自行其所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之為卦天圓地方有城象焉一基而布八門合乾一坤八之數焉隍者水草沛澤之處中互震兌也用師者上坤互震有長子師師象焉勿用者如復上六用行師將有大敗也邑坤象也命天命也自者坤之自也告者二與四互兌有言語象也告命者告以平陂往復盛極必衰天道無常泰必以否終也貞者堅執於泰通不知否塞以致吝也言泰將反否也或曰邑國邑也命天命也師徒衆也城復于隍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地利失矣勿用師者卒伍不能背城一戰人心離矣自邑告命告以天道惡盈滿招損天時去矣此甚言泰極變否天地不交天下无邦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无城郭之可守安危治亂之交際也天命人心去矣反治為亂故命亂

反正相對

䷊泰 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泰大來小往內陽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大往小來內陰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故曰反其類竊言之天地交則君子柄小人退世道歸於陽明天地不交則小人柄君子退世道歸於陰晦陰陽治亂其類相反觀類可知世觀世可知類君子保泰之道務去非類慎去戾氣則來可無往乎可無陂而悅情以動之歸妹斷所當戒濟否之貞隱德於羞辱避難於順承則命自我改祉自我離而沈重起機為其要術尼山以後學易不明治日少亂日多泰通之君子多歸妹而否隔之君子無漸術不無於否泰之往復而三致意閒嘗反覆泰否二象乾父為主承以震器麗澤長流四方順治泰可知也坤毋為主加以艮冲强臣在外巽命倒行否可知也

䷋否

否 ䷋ 坤下乾上 互艮互巽 正對泰反對亦泰總互漸移置上下則仍泰

否者否塞不享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所之皆匪人也三人位陰柔不正自此而往皆匪人也所賴濟否之君子隱德於羞承以包之卦上天互巽巽而順是有命也濟否之君子其當行權回天明斯彖斯爻之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七月之卦也天在上地在下雖乾坤定位而其氣則天收歛地閉藏陽消陰長之機也匪人者陰邪不正之人也之者自初而至三三人位也君子有志於濟否當行權以待時不利固執不通致天下无邦也大往小來陰柔內來陽剛外往也不利君子貞者但知守常而不知達變不能委曲行權待運會之通以行其志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而補言剛柔者立三才之道也天時人事之否
塞皆由地道之上往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不交運會使然君子雖以廻天當收斂其剛健之德以
避患難不可貪榮懷祿致患難及身然君子當姤遇之時見
機隱遯何至天地不交而懼難辭祿也象言君子之處否非
言君子之濟否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拔茅連茹以濟否商周之際十亂之撥亂為治以救世皆連
彙以征進也天地不交天下无邦有志之士扶危救傾濟濟

蹌蹌同升共濟視天下飢為己飢天下溺為己溺安危治亂
在於此時貞正而獲吉也亨者應四疇彙麗祉也泰之征吉
言朝野一心進可獲吉也否之貞吉亨言朶號同志維持所
會乃處否之正道亦可以獲吉而亨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者忠君愛國之誠貞正而獲吉予嘅我佩同升諸公
為天下非為一身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小人截句
包承小人雖非正道行權也唐狄婁諸公其三復斯旨乎大
人否亨者言大人之處否而亨也易二五之稱大人乾與否
耳乾二為君德可在上亦可在下否二至貞正為臣道可以
守經亦可以行權故與五皆稱大人象之不利君子貞于此
見矣若悻悻之氣激濁揚清天下大勢去矣併無以容其
身其誰濟否哉包承小人當讀為一句不然易為君子謀不
為小人謀焉有小人吉大人否之理乎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雖包容小人而亦不入小人之羣所以處否而亨也處否而
亨即用晦而明之道也
六三包羞
三與五互巽巽入也陰邪之氣入於下是極天下不堪之事
不堪之人而包之也此真可與權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時位未當應包而包待時而動勢使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命天命有命无咎者言天命已轉可免于咎也疇彙也離麗
也祉福也四應初言拔茅之疇類皆獲于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命既集志在君者可以展其經綸而无咎是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剛中大人再造之天下也行權濟否可以休息矣然今
日天下之安治又當存念昔日之危亡如繫于苞桑苞叢也
詩曰苞有三蘗是也如一髮引千斤之危也繫辭備詳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五有大人之德得時得位可以濟否而致泰矣五之位正當
反乎三之位不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泰來羞變為喜傾則盡去天地必然之理也泰之上城
復于隍其命亂否之上先否後喜其命治否而傾天地交萬

物通上下交而志同拔茅連茹拜首颺言賡歌喜起無庸包承包羞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理無久亨亦無長否亂極當治也何可長言不可長處於否所賴拔茅彙征之君子以濟之也

同人

☲☰ 離下乾上　互巽互乾　正對師反對大有總互姤移置上下則仍大有

同人之卦自乾九二見龍在田所之者也其德君子學聚問辨寬居仁行與人同者也其象則天之下初出一日和煦溫煥令人以可親故曰同人親也若以天在上火炎上其性同是同天而非同人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乾九二見龍在田動變則爲同人于野野亦田也地之盡而聯於郊也二地位言野上天位言郊天包乎地郊包乎野同

人者乾九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庸德庸言與人同也彖詞聯卦名者與否之匪人履虎尾艮其背例也言能同人于野則亨不能同人于野則吝也與大有反對大有自天佑同人則與人同也象天之下忽見一日於時爲春於日爲初出和煦育萬物光輝達寰區天所同於人也離明也天誠也君子學聚問辨德博而化由明而誠自誠而明亦同人之義也皆亨通之道也利涉大川者如見乎田飛乎天也柔得位得中貞而正也與否之不利君子貞反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

上節言卦體卦位終之曰同人明卦之所由名也下節言卦德卦用首以同人曰者明文王象所以然之詞也似非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乾行乾二之所行也自乾二行則下離文明而用於乾健矣以柔居二則中正而應乎天有大同氣象故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辨物言同人之明也天則大而无外離則鑑而不昏斯人君與人同之道歟族者與我同也物者與我異也與我同者吾則類之與我異者吾則辨之同而異異而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二偶開有門象又爲卦主初與之近比而同之可免於咎凡稱門戶者皆初與二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三與四乘墉伏戎不與人同有所咎初出門而與人同其誰

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黨也主也五二之應也二爲成卦之主同人所由名也而无大同氣象僅同于五吝之道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既爲成卦之主則必有包天地之量合郊野於一心彖同人于野所以亨爻同人于郊所以无悔而失大同志向僅同于宗所以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離爲甲冑爲戎兵戎也巽爲草莽入而伏也故伏戎于莽升自下而上也上其應也互巽爲高又爲股升其高陵也三離數也不興不行也登高窺伺挾私懷詐無大同志向故與四不言同人卦義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敵五也三以剛居剛五亦以剛居剛是其敵也不興不行也勢不勝理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門墻也初同于門四與之應而居其上乘其墉矣攻攻初與二之阿附懷私忘我正應也其弗克者自知其非義而失同人之則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无大同氣象无論勢不敵而弗克卽其義亦弗克也相攻非吉利其吉者因困而反其大同義理之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咷者號咷正應爲三四所隔也笑者笑正應與我相遇也

大師則理直義正鳴鼓而攻聲罪致討也伏莽乘墉懷詐挾私非其所敵故四弗克五則相克也旅人先笑後號咷者悲其不遇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喜其相遇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乾之二也乾二用中而直也以中直遇中直克去非類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野地之盡處也郊天之四垂也郊與野相聯天包乎地見大同氣象也所以无悔也彖言于野以二地道成卦之主也爻言乎郊以上天位盡天之道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六爻之義初難知上易知本末也卒成之終卒亦未也同人于郊包乎野言也言亨之道王未而得也志未得之未乃未字之誤也

䷍大有

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同人移上下則爲大有因親故衆大有移上下則爲同人衆焉不可不親以不親則伏莽乘墉矣不與人同則恃其彭而交害矣要皆以離中爻爲主用也在上則人歸于我而衆在下則我同於人而親衆則人無不容親則於衆有所擇蔡氏攸曰日在天上所及者遠故衆日在天下所接者近故親親者其情洽衆者其勢盛

䷍ 乾下離上 互乾互兌 正對比反對同人總互夬移置上下則仍同人

乾之九五其位在天純陽爲龍變爲大有兩翼偶開故曰飛龍飛龍者從大有言之也其象則日在天之上大明普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時爲夏萬物相見乎離故曰大有大有者謂天下莫不有也其德則天子當陽文明日啟巍巍乎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堯舜之治天下也威而不猛信以發志履信思順无非天之所佑也

大有元亨

大有與比正對比闢地之象大有開天之象又與同人反對同人爲春之日大有則爲夏之日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離爲天下無不有故名卦爲大有乾卦四時配四德春夏爲陽元亨秋冬爲陰爲利貞大有春夏之陽萬物大通亨之會也故約言元亨包萬象而爲言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一柔居乾之四爲小畜一柔居乾之五爲大有四陰位柔居之柔得位也五君位柔居之柔得尊位也大中者陰大居陽中也上下應陽應陰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健乾德文明離德應乎乾天之春夏時行也此釋元亨之義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光輝萬象無微不照善惡分明君子於惡則遏之於善則揚之順休美於天也命天命也休者元亨之德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天下無人無物不爲其所有也交則无害无交則害也匪初之咎去五遠非其應失其交也歷二三四之艱與之交則无咎也與比之初有孚盈缶同一發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隨初應四交有功大有何言无交而害因四匪其彭所以无交而致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居地位天覆地載任重致遠往有何咎乾剛運以離明中實能載中虛能受亦大車以載象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車之敗皆由於上盛下虛大有則下實而上虛二剛中而應故積中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與上應天子者天之所祐也公而享于天子順天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天亦助公以享也以剛居剛在下卦之上公侯象也三與五互兌爲口爲澤而離火當中大烹以享也兌見離明揚于王庭享天子也天子當陽居尊誰與敵愾上公也上公非天子之叔父則亦天子之伯舅可以克承嘉會而不嫌僭小人位卑祿薄不順不信弗克勝任胥侯納王卜偃筮之其有合於斯爻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害者弗克勝是任而致害也天子天之所祐也三應上順天意以享也小人不順不信又不能尙賢其何能享

九四匪其彭无咎

四陽並進迫近宮闈威震其主柔之爲道不利遠是剛之爲道不利近矣能匪其彭則童牛之牿而元吉矣夫何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明辨晳者離明兌見幾微之徵細末之謬亦能辨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乾九五剛健之君變而爲大有六五柔嘉之主孚信也與上交信也其即有孚攣如之謂也威如吉者有威可畏也厥孚交如者有儀可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大有六五其本剛健中正純粹之德乎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交者天順我信與天交孚也發者自下發上發我之志意也易脩治也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威如之吉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有意自備其嚴肅之氣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助也五信天天亦助五也繫辭備言之矣事本乎天理之順則吉无不利也

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五上二爻三才之天位陰陽二氣相孚天祐者天祐五也五信天自能爲天所祐也也自乾至履十卦分上下爲二十卦不見離明天造草昧文明未啟其閒男女居室飮食教誨兵農禮樂皆尙敦素此上古之易三皇氏之天下也雖需訟履小畜互有離火是水中之火爲天之運氣言同天未可言同

人也。百泰否交合後，天上天下，各見有日，大明普照，萬物光昭，天下无不有也。和煦溫煖，庶類彰著，天所同於人也。同人春之日，大有夏之日，萬物隨帝出震而相見乎離，故日大有其時萬物通上下之志，同君子小人，內外各有分別，陰陽剛柔健順迭為消長，是天與人同也。故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君子人也，天之休命，祈於人也，亦同人之意義也。此中古之易，黃帝堯舜之天下也。

周易闡象上經首卷終

周易闡象 溫陵蔡山 研經室藏書

上經次卷

溫陵山蔡首乾遜含述解

族弟 如松增茂 吉雲景卿 純海爾臨

外甥 許士極迪明 姪孫 祥崛祖嶔 愚壻 施光渠宜業 仝校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圖書館藏

謙 ☷☶ 艮下坤上 互坎互震 正對履反對豫總互解移置上下則為剝

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大有火之用，謙則土之用。火極而氣從於土，萬物皆致養焉。滿則損，盈而槩，天地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故曰有大者不可以盈也。德至盛功至高，不矜不伐，卑以自牧，此人事之謙也。天地鬼神福之。此謙之所以有終而亨也。

謙亨。君子有終。

卦之為象，處山之高，蓋地之卑。陟彼崔巍，轉而為履道坦坦。謙之所由名也。維石巖巖，變而為王道平平。謙而亨也。一陽居三之人位，而為卦主，故稱君子也。卦自坤六三從王事無成有終來也。故言君子有終。又艮下為用，萬物成始而成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在上尊，而一陽下濟于地之下，而成艮之光明。地在下卑，而三陰居於山之上，蕩蕩而難名。此釋卦體而兼卦德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地與人，其道一也。鬼神者，陰陽之靈，道所從出也。故鬼神

不言道天地若盡盈而無謙則天盡日月星辰地盡水火土
石藏塞不靈鬼神何所施其用於人人何處戴天天亦何處
覆物是知天下之理唯虛故靈也虧之變之惡之所以行鬼
神而成變化也謙之爲卦四象之大陰也天尊地卑天地定
位也而山蔭于上以通于天是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此極
贊亨而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上起山則崔巍險阻其勢赫赫難平山隱地中則維石巖
巖變爲王道蕩蕩裒多即虧盈變盈害盈也益寡即益謙流
謙福謙也稱物平施損太過補不足也皆從大有有大不可
以盈言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山在地下不恃巳尊不恃巳高謙也初處於山之下謙而又
謙也所以言謙謙君子也用涉大川對五上利用侵伐利用

行師言也初亦擬全卦之義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以自牧卑以自御其謙謙之道也

六二鳴謙貞吉

二之鳴謙謙道聞于下也上之鳴謙謙道聞于上也三與五
互震爲善鳴故與豫初皆取鳴義名實相副根心生色必聞
必達得正而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由中達外名不虛集譽不虛至由中而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互坎爲勞卦故曰勞謙三成卦之主故亦言君子有終吉者
亨通也繫詞言之詳矣致恭存位即君子有終吉也存位存

君子有終之位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不伐功不德德盛禮恭萬民所服謙主退遜而爲禮禮言
恭也豫主進進而爲樂先王作樂也德盛而禮恭作樂以崇
德禮樂皆本於德無德而服民難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以柔居柔互震爲勇爲大塗震動其謙光之德何所不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不違則不違其勞謙君子有終之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之不富以其鄰者上下之鄰皆虛中不實也上坤互震有
長子帥師之象故利用侵伐而无不利也泰之不富以其鄰

失實也謙之不富以其鄰謙道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勞謙君子爲萬民所服其有不服者梗吾化也當動而帥師以
征之謙謙之君子變而爲桓桓之良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於五上見之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邑國亦遠方諸侯也上之鳴謙謙之達乎遠者也故可用行
師以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之未仍末字之誤也利涉大川初詞擬之也至征邑
國則謙德廣被无遠弗届至末而得也
豫震下坤上有長子帥師之象彖言之而爻不言者以長子
在前師在後非行師之法也復震下坤上亦有長子帥師之

彖而出入无疾用行師將有大敗一陽伏下先行師之氣師卦无長子而言長子者以二與四互震爲長子行險而順故六爻言帥師之始末成敗也謙坤上互震亦有長子帥師之象一陽前進剛居剛位主帥英武攻必克戰必勝故五上利用侵伐利用行師无不利也泰坤上互震亦有長子帥師之象而城復于隍勿用師者亦以三陽並進師無專主其命亂也明夷坤上互震亦有帥師之象一陽居三得位二陰偶開殿後初陽沈下無氣不能與我爭鋒故南狩得其大首而大得志也至于升與臨二卦坤上互震長子帥師而彖爻不言行師者以二陽相繼並進師或輿尸大无功命不歸主將也至于同人無坤互震而言大師克相遇者以同人與人同衆也同於大有也因卦名而取義也

䷎

雜卦傳曰謙輕而豫怠也下卦繫傳曰謙德之柄也又彖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謙一陽在下卦之上爲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在上卦之下爲自樂之主而志滿意足故自肆而怠或曰謙以自牧故通而多功豫以適己故窮而多凶謙者自卑尊人故輕豫者以人樂己故怠謙以九三爲卦主下濟光明卑而上行象周公輔成王所以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豫以九四爲卦主剛應志行刑清民服象伊尹相太甲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也伊周有其德有其志無非體謙三豫四之象乎師衆也坤地之所主也故師比謙豫因坤地而言行師師比以中子爲用謙以少子爲用師中子而兼長子之用也比則中子而兼少子之用也謙豫則一子而兼三子之用也曰長子曰丈人曰弟子曰君子皆爲坤母言之也師必得地而據險師比本在險中者也而謙豫亦互坎險也要皆得坤道而成焉或曰比不言行師而王用三驅邑人不誡何非師之用焉

䷏ 坤下震上 互艮 互坎 正對小畜反對謙總互蹇移置上下則爲復

豫和樂也雷出地奮鬱者暢結者解昭蘇萌動豫者之景象也沖於德爲順震於德爲動順以動而天地如豫者之義理也震爲長男坤爲老母母老子長家事有督豫者之時事也

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地上發聲之雷也草木萌動萬物暢遂故以豫名上震長子主匕鬯建侯也下坤順從有帥師象行師也坤下順從建侯得衆震爲大塗行師无阻亦豫之一義也屯建侯不言行師師行師不言建侯豫則合二卦之美焉一陽在外卦之中而爲比之建國四臣位也則言建侯一陽居內卦之中而爲師之師衆四偏將也故六爻不言行師之成敗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順以動卦德也剛應者柔皆應乎剛也志行者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帝出乎震震一動而萬物皆動故天地如之豫一陽在地之上而言天地如之亦如姤一陰在天之下而言天地相遇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大象言作樂彖傳言刑罰作樂和悅也刑罰威武也功用不同也不知天地有日月則有晦朔有四時則有寒暑不如是不足以爲和也帝王有禮樂則有殷薦有兵刑則有畏威作樂刑罰並行而不相悖不如是不足以言豫也中互坎爲桎梏刑具也有震無離威而不明恐其用刑過濫故以刑清民服欣動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震動也雷出地奮聲之四達者也先王以之作樂鼓萬物者莫如雷通神明者莫如樂故作樂以崇德報功上帝雖天之

主宰而亦本之帝出乎震也上震互坎動而有水源木本之思焉故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也雷在地中爲復先王閉關不行雷在地上爲豫先王作樂殷薦昜也天也帝王也皆因時制宜也

初六鳴豫凶

志初而佚豫聞于人自鳴得意其凶不待言謙謙巳之有而反自降居豫恃人之有而自鳴得意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初應四震爲善鳴故與謙互震同取鳴義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四大有得不自鳴其豫故志大行初與之應恃人之有自鳴其得意故志窮而凶豫初之自鳴其豫反乎謙初之卑以自牧故其吉凶亦相反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者介于遲速之閒也雷水爲解解者緩也雷地爲豫豫者遲也三之盱豫遲也二之不終日速也二三遲速之介也石者三與五互坎爲石二與四互艮爲小石所以介于石也石貞難轉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不終日而改轉見機之明速也二居中得正又互艮光明故見機明決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之爻自解變也得黃矢變爲介于石也解之二與四互離日也變爲豫則日不終矣故解二言貞吉豫二亦言貞吉解之二得中道豫之二得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沈溺汚下之人甘居下流懷於晏安酖毒也京房以爲三位在坎下汚匿也遲者不能見機明決致有悔也上悔以艮心自悔也下悔以咎責致悔也遲對速言也不終日言其速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言其遲也有悔我悔人亦爲我悔也二中正當位三不中正不當位故貞吉與有悔異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一卦由此爻而致豫如由頤是也九四一陽居宰輔之位有伊尹周公之任天與人歸成其大業大有得也然伊尹放逐周公負扆皆有嫌疑之際而同僚協恭和衷朋盍簪也神禹遺簪不顧盍五臣以平水土由豫大有得也盍者合也簪以束髮喻朋之聚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有得由功業致遠言也由豫者成卦之主又主卦之主故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貞堅確也乘剛貞不可轉是其疾也恆不死者震有反生之機也乘石之剛勢難悔轉心明而力不逮故恆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乘石也二介于石可轉五乘于石不可轉因貞致疾也疾則死恆不死者居中得正身死而心不死也況震反生木得土以培根欣欣向榮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者居豫之極而應三之盱豫也坤道昏迷上以柔應之故冥也昏迷長豫咎所不免渝變也上居豫之成艮心發見冀其有悔而變也无咎者責其成於有變也初之鳴鳴乎人之豫務乎外也上之冥冥乎巳之豫迷乎內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天下冥樂極生悲冥豫不能悔改成乎初之志窮矣初之志窮凶爲上言之也何可長言其不可窮而至於極也能悔改則不致於咎忠厚之言也冀其良心之發見也

豫之象言建侯行師爻不言建侯亦不言行師者何也有建侯行師之象而失建侯行師之則屯之利建侯者以侯在下民在上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磐桓而志行正故初之爻俾言建侯之情形豫則震上而民下矜貴鳴豫志窮而凶所不清民不服大失建侯之義理師則長于帥師以中而直行險而順容民畜衆師出有律故六爻言行師之始末豫則以侯加民矜功恃寵主將驕敵中軍无主師徒僨敗失律而凶故六爻不言行師之成敗豫反爲謙建侯利行師亦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師反爲比建國利出師无不利王三驅失前禽也此皆彖不言而爻言之也爻伸彖之象彖含爻之情也

隨 ䷐ 震下兌上 互艮互巽 正對蠱反對亦蠱總互漸移置上下則爲歸妹

長男配長女震出巽入雷風相與而爲益長男配少女震起兌喜悅動相從而爲隨益移上下爲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隨移上下爲歸妹天地之道終歸於昏昧也兌正秋也雷而動其下收聲入地之雷也君子隨時之義所以嚮晦而入宴息序卦傳曰豫必有隨以喜隨人必有事豫悅也喜亦悅也事者隨極而致蠱之事也言蠱始於隨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蠱二卦正對而兼以反對始也少女悅長男終也長女惑少男蠱移否之初上交變者也彖傳剛來而下柔明徵之矣蠱自泰之初上交變者也彖傳曰剛上而柔下亦明言之矣長兄配少女動說相隨有所係則係之隨有求而得隨有求而獲不從正應不明有功得此失彼不中不正于隨爲甚元亨利貞而後免咎戒之也非贊之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否上之剛而來下於初之柔明卦之所由成也長兄動而少女說此女隨男者也合卦德卦義言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四德配四時乾道乃然苟動悅而相隨則無春無夏無秋無冬不明消息盈虛勢必至拘係而從維難免於咎安得言天下隨時下文嘆其義大者藏戒于贊至哉聖人之言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元亨利貞之義配春夏秋冬之時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收聲入地之雷也於時爲正秋於日爲嚮晦動悅相隨天下將歸冥晦君子見機而作寧宴息以待天下之清又曰澤靜而雷動澤上而雷下不曰澤下有雷雷上有澤而曰澤中有雷者著其說動相隨在少女情中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心之官也官有渝承乎豫上之成有渝言也豫必有隨故官有渝成有渝亦相隨也有渝變其動悅相隨也變則貞而吉不變則不貞而凶出門者二三偶開出門象也交交四正應也有功四與我相孚也四交我爲在道我交四爲出門四有孚我有功也貞吉者剛來而下柔動而主於內以剛居剛從正而獲吉也初爲卦之主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正從四之正應也不失者不失四正應之有功也或曰否之爲卦初上剛柔失位不從正者也變而爲隨剛來下柔爲

動悅之主。從正而吉也。係者不擇而係。係小子失丈夫。係丈夫失小子。失所係也。交則擇而交。有功者我則交之。無功者我則不交。不失所交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係。依倚也。小子。初也。丈夫五。正應也。隨之為義。女悅男也。故六二六三陰爻皆言係也。初剛在下。血氣未定之小子也。與我相比。我則依戀而不舍。致失剛中丈夫正應也。極言隨有求而得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應五。彼感我應。以相與而係初之小子。則弗能以兼與矣。非心弗悅。勢弗能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利居貞。

此之丈夫。非正應四也。四剛與我親近。依係以為丈夫也。隨

有求而得。不居正也。利居貞。戒之也。非有求得以為正也。或曰。隨之義。以喜隨人者也。兌少女。悅也。悅喜意也。以喜隨人者。女隨男。非男隨女也。卦三陰柔。俱言係者。明乎女隨男也。係此失彼。辱身賤行。罪乎。女也。三為悅動之交際。不居正。不明功。隨有而求。隨有而得。貞乎。凶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即初也。志舍初之小子。亦事勢之弗能兼與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有獲。二三也。無計得失。人盡夫也。近則係之。即隨有而隨得也。貞凶者。堅情于悅動致凶也。有孚者。初與四正應相孚也。在道者。震為大塗道路也。以明。明明其交有功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失相應相隨之義。所以凶也。明功。明其在道之交有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嘉者。元亨利貞。隨之四德也。孚。信也。五居中得正。能全彖義。庶免于咎。而獲吉也。四五皆言有孚者。以二三陰爻。地氣上騰。與我相孚也。合全卦言之。雷動而上。澤動而下。亦有交孚之義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三四剛柔失位。係此失彼。隨有求而得。隨有求而獲。仁義禮智之德。何在。五居中得正。不計功利。自孚于善。全乎大亨貞无咎之理。不言隨。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隨至上而極。係者相依倚。可以係此。亦可以係彼。至拘。則以繩。束縛。如不得舍放也。又從而維之。則如膠。如漆。厥宗噬膚

形骸。相忘。彼。此。不知也。拘係之。尚可寬緩。從而維之。則不可解免。古人望夫化石。情或有之。此極形悅動相隨之精誠也。王者用此精誠。以享于西山。神亦無不欣其享也。西山者。兌西互艮為山也。拘係之從維之。互巽為繩索。互艮為手之象也。情之至者。歸于性。聖王亦不能禁人以無情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悅動至上而極情。而歸於誠也。

反正相對

䷐隨 雜卦傳曰。隨無故也。蠱則飭也。竊言之。隨以隨時為

䷑蠱 義。蠱以治蠱為事。无故者。无有事故也。澤動而下。雷

動而上。合時合義。无有事故。蠱者。壞也。壞者必有事於飭新。蠱者事也。事者幹蠱之事也。枯楊生稊老夫女妻隨時之義也。枯楊生華老婦士夫。致蠱之由也。否塞之秋。剛來下柔漸漸悅動相隨。此隨互漸之義也。太平之世。剛上柔下。蠱壞風俗。此蠱互歸妹之義也。蠱移初上爻仍為泰。隨移初上爻仍為否。蠱移上下卦。而為漸。漸則漸至於泰也。隨移上下卦。而

爲歸妹。歸則仍歸于否矣。隨剛來下柔從正而吉。故言貞吉。蠱剛上柔下。高尚其事。而元亨也。故隨以初爲主。蠱以上爲主。觀易之象而吉凶悔吝進退存亡之理得矣。尼山以後。易義不明。皆由不能觀象故也。

蠱

☶☴ 巽下 艮上 互兌 互震 正對隨。反對亦隨。總互歸妹。移置上下則爲漸。

卦內巽外艮。互有震兌。長女下少男。其中動悅相隨。爲男女之。蠱山下有風。兼之雷上澤下。爲造化之蠱。泰初上之爻變不艮變巽。而爲風。族質因風化。爲萬物之蠱。巽極而止。蓄縮不振。爲人事之蠱。序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壞既極則不能無所事。春秋傳曰。女惑男。風落山。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屈萬物皆撓亂。是有所事。故曰蠱者事也。亂而治之。亦事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幹蠱之事。亦事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事也。事在蠱中。而元亨。又在治蠱之內。利涉大川。往以治蠱也。蠱而不治。何以元亨。甲起也。始也。三日三爻也。先後上下卦也。奇數爲日。偶數爲月。如復之言七日。臨之言八月是也。幽風則以冬至陽爲日。夏至陰爲月。有異也。隨變蠱而爲蠱。蠱從隨始也。隨少女悅長男。蠱則長女惑少男。象相反而事則相因也。動悅相隨。喜矣。序卦傳曰。以喜隨人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即治蠱之事也。言事皆始於隨也。先甲後甲之義明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泰上之柔下於初。泰初之剛上于上。剛上。而柔下也。上坤變爲艮。下乾變爲巽。巽而止。以成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之元亨是天之下高尚其事以治蠱也。尚上也。剛上柔下往有事。即彖之利涉大川也。泰之中。互歸妹。動悅相隨以致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原蠱之所由起也。歸妹人之終始。終則有始。是也。動悅相隨。雖屬人事。而實天行也。蠱艮上萬物成始而成終。又互震起也。本義以爲丁寧辛戒。此亦千古特識。而與天行不洽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育德山也。振民風也。艮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巽申命行事以誥四方。君子體其象。振民以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卦起自乾父坤母。蠱之初至五。言父母者。本於泰也。下五爻言幹蠱。而上一爻不言者。以元亨之事。主自上也。子對父言亦初也。考從子言。即上也。考其成。以高尚其事也。初詞擬一卦之事。上成之終也。天爲幹。地爲枝。甲者幹之始也。文王言甲。周公言幹。意亦承考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事雖蠱壞而意未嘗无悔。改幹父之蠱。承考之意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不言父而言母者。以二爲地道。乾父坤母也。庭闈之過。幹而過激。則賊恩。凱風自怨自艾可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乾坤爲人之父母。泰而變蠱。父母壞矣。不可貞者。婉。容。巽。順。周旋庭闈。无固執賊恩以害天性。尤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幹而中。規中矩。是中道之得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當三位以剛居剛幹蠱不無過烈退而自思不免有悔然子職無虧不陷親於不義故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幹蠱能竭其力不辭況瘁不唯一時旡大咎而至終亦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幹者中流之砥柱也優柔不決何以成事四以柔居柔巽懦不堪根柢毁敗其誰培植故往而見吝蠱者壞也幹則重新建始矣袖手旁觀任其自然是有終而無始何以言幹蠱故六爻獨四繫之以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未得者往未得幹蠱之志意也父母有過談笑而道是疏之也故不言幹而言裕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用譽者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大下稱其大孝至誠感神瞍亦允若而天下化其馯用譽之德乎蠱元亨而天下治非五不足以當之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者上艮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故大象言育德也承者子承父意承考者意之堅即德之承也考雖蠱壞未嘗無德不言事者事已壞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不事王侯非隱不仕也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高尚其幹蠱之事所謂父母老不許人以役是也蠱者事也事者幹也高尚其事之幹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以事爲事所濟在一時以志爲事取則於後世抱志養德守先待後其志不亦可則乎或曰蠱之爲卦自泰之初上往來而成也初之拔茅彙征志在外其即志在外之王侯也自初歷五上是高而尚矣如解之射準于高墉之上也解待時而動蠱因時而止卦德震艮動靜起止之殊也不事者不以王之事爲事也高尚其事者高尚其幹蠱之事也運會盛治則同升共濟進而爲艮臣世道昏迷則斂跡韜光止而爲孝子志可則本志在外求也

臨 ䷒

互震 互坤 正對遯反對觀總互復移置上下則爲萃

天在上澤在下謂之履履者有相履之勢地在上澤在下謂之臨臨者有相臨之道也臨者大也二陽在內四陰在外以貴臨賤也二陽在下四陰俟其進以下臨上也臨次蠱物壞而治而後事成事成而後剛大此八事相因之理也世非亂不治物非壞不新造物必然之勢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者二陽臨於地上也浸而長之則純乾矣故言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此蓋其將來之勢也八月者臨之反對於卦爲觀於時爲秋陰長陽消之候也有凶者剛消將盡憂其將來之會也元亨利貞欣之也八月有凶戒之也聖人尊陽抑陰之意見矣或曰臨之全象爲震澤下於地秋金得令滅木之機也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甘者稼穡作甘土氣上行草木零落之秋也亦八月有凶之一証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

自復而臨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說而順以臨上下卦之德言剛中而應以臨二五剛柔相應言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大亨卽元亨也以正卽利貞也莫非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爲陽長觀爲陽消九月爲剝八月爲觀一開耳剝則窮上反下消不久也彖恐人之知盈而不知虛知長而不知消言八月有凶者戒之也傳恐人之安於氣數而不與於脩省言消不久者慰之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澤爲臨不言地下有澤而言澤上於地者何也蓋陽氣上升自此而泰自此而大壯皆自澤而上也臨全卦爲震仰盂象也又爲大塗又爲善鳴木鐸巡於道路也敎思寓其中保民亦寓其中況兌爲朋友講習坤爲容民畜衆君子體其象於無窮無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

男下女故下經之首卦言咸陽下陰故初二之爻亦言咸皆二氣感應以相與也陽剛自下而上正而吉本於復之无祇悔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與二皆言咸臨者以上下內外之志相感而相臨也初之志行正卽上之志在內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乾剛下臨自二而上天之命也元亨利貞從此進也故吉而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順命者順天命吉未不利也言自二至末皆相感相臨順天之命也未亦未之誤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兌口也甘臨利口也以心相臨則爲咸以口相臨則爲甘咸則无不利甘則无攸利時位然也況兌爲不言之說而出諸口非大亨以正之道也或曰兌爲澤稼穡作甘坤土之發用也秋金得令而土氣行焉臨而言甘者亦有取於地澤之一義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柔居剛不當位說則甘不說則憂甘則无攸利憂則咎不長學問功業皆從憂中來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極也初四陰陽得位彼往我應臨之至也從復之中行獨復起也獨復與至臨同一意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以陰居陽不得位故无攸利四以陰居陰臨而得位故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臨者不以賢知先人不自用而取於人以爲用如舜之大知然也二剛中而應五大亨以正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合於大君之所宜也五爲柔嘉之君二則稷契禹皐諸臣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行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溫而厲威而不猛也五雖君位

非行中無以稱大師。剛中而應。曰大君有命。臨剛中而應曰大君之宜。皆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厚相臨。悅而順也。敦者地道。臨而在上。則順天休命。爲乾道之純。而有元亨利貞之德也。故吉而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與內卦相臨。全天之道也。

反對臨

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二卦言之。觀二陽在上。與四陰以可觀。臨二陽在下。與四陰以可求。或與或求。猶言一與一求也。以一卦言之。觀爲與。臨爲求也。合全卦言之。臨初二爲與。而上四陰求之。陰求陽也。陽與陰以可求也。觀五上爲與。而下四陰爲求。陽與陰也。陰求陽以可與也。二卦反對。一與而一求。亦各自爲與。各自爲求。或者疑之也。皆無定之詞也。

觀

坤下巽上　互坤互艮　正對大壯。反對臨。總互剝。移置上下則爲升。

觀者八月正秋之時也。自姤至觀。四陽消息。二陽在上。生生不已。與人以可觀也。反而爲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觀亦稱大觀。剝一陽在上。碩果不食。有生生之機。故觀二陽在上。日我生。日其生者。尊君子以長存也。故皆言无咎。觀之全體象艮。篤實輝光。爲少男。爲門闕閽寺。爻言童言闚言國之光。本其象也。至於三之言我生進退。因乎上巽之不果進退也。陽无終窮。窮上反下。消不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宮廟寺觀之觀也。卦全體艮象也。艮爲門闕。爲閽寺也。故萃渙互艮。皆言王格有廟。盥者盥手以潔齊也。上巽齊也。互艮手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不薦者無王在中以致孝享也。大觀在上。以觀示天下。非如萃渙王假有廟也。有孚者上二陽天氣下降。下四陰地氣上騰。有相孚也。顒若高尚貌。

巽爲長爲高。又居卦上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在上。總言一卦之象也。巽而順。分言上下卦之德也。中正以觀天下。合言全卦之德象功效也。四陽盛長。二陰在上。曰大壯。四陰貫盈。二陽將藏。傳何補之曰大觀。蓋以五上三才之天位。二陽以大居大。補之曰大觀者。尊陽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中正以觀上。二陽中正。爲下四陰觀示也。下觀而化。下四陰有孚觀上。顒若而德化也。盥而不薦。則无勞瀆之形。擾其精神。故有孚而顒若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不言地。而言天者。以上二陽天位也。神從天發也。四時不忒。言臨至觀。自冬徂秋。歷四時不差忒也。況全象艮。成始而成終也。四時在其中也。長養收藏。天之神道。亦聖人之設教也。天下服。即下觀而化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無處不受其披拂。先王因天之四時。巡狩四方。觀奢儉貞淫之俗。教盈虛消長之理。以合神道。以欽天時。小民無知。誰不向風而化。天下有風。后施命誥四方。地上有風。先王觀民省方。風在天下爲后。風在地上爲先王。皆以巽爲主用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幼稚精氣未充。只可近觀。不能遠視。小民純樸守拙。只知耕鑿。不明觀光。易義初爲小子。艮爲少男。以觀論之。則童也。小人守常。占之則无咎。君子有爲。占之則致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爲小人之道則非君子之道明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陰位六居之女也。觀有門闚象。闚觀也。婦人義不出閫門。從內而觀女之貞正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亦可醜爲丈夫言之。非爲女貞言也。本義補出丈夫。正也。亦如初之小人道明其非君子之道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民者君之所生也。我生卽生我倒裝其詞也。進退者。上巽爲進退爲不果也。我亦觀其生以進退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未失道者。未失下觀之正道也。下坤爲衆爲民三在下卦之

周易闡象 上經次卷 二十

上進則爲賓。退則爲民。觀我生以進退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五陰陽交際。上體下降。二氣相孚。象之有孚顒若也。國。國邑。坤象也。艮篤實輝光。觀國之光也。用賓于王。如三恪作賓于王。家巽姓之諸侯也。五上陽。四陰爻而陰位。天子之伯舅元老也。觀國之光。上觀下也。國之光寵寓焉。如大有之自天祐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賓。辟公也。譽髦也。進而上之以爲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君非民罔戴民者君之我生也。此五之觀我生也。民非君不養君者民之我生也。此三之觀我生也。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君子何所歸咎。大觀八月之卦也。八月有凶者陰消陽也。消則死。不消則生。陽生而陰死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二陽在上。顒若以觀天下。是君子不爲小人消剝。其何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從欲係於君。觀君卽以觀民。觀民亦卽以觀君。君子之德風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其生。觀其自治以爲生也。三與我應。其卽觀我之所生以進退也。二陽在上。生生不已。故五曰我生。上曰其生。自否而觀生機將息。曰我生曰其生存。陽也。亦剝上之碩果不食。意也。君子无咎者。內則齊莊中正。外則盥手潔齊。無瑕疵之可咎也。亦祝君子以長存。如岡如陵。无病咎也。不從全象觀之何以得此。二爻之意義也。或曰盥不薦則會精聚神。無勞疥之煩擾。陰氣不能入。靜以養陽。故五上皆言君子无咎也。

周易闡象 上經次卷 廿一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生機不息。消剝不至。優游自適。志至未而平也。未亦末之誤。

☲☳ 震下離上 互艮 互坎 正對升 反對賁 總互蹇 移置上下則爲豐

卦有頤象。九四一畫橫中。日有物。九居柔位。噬之必嗑。不噬則不嗑。嗑者合也。故以之名卦。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有所嗑也。噬與市同音。噬嗑者市合也。繫詞言之詳矣。卦又自否五初交易也。上霆下雷。詩曰如雷如霆。鑾荆震威明決自雄。片言折獄。或曰賁亦頤中有物。何不噬而合之。不知噬者必上止而下動。賁無震下。不動噬不得合也。

噬嗑亨利用獄。

卦之德象。威明並著。足以摘伏發奸。忠信明決。爲天下服卦以九四爲梗化之物。爻以九四爲執法之臣。噬以求嗑者爲九四也。利於用獄者。亦爲九四也。九四去則動可以止。九四

不去則動必求明亨在噬嗑中亦在用獄中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明噬嗑之卦義頤中有物指九四也因其有物故其噬之必使合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而亨以噬得嗑而後亨也剛柔分以否卦分剛于初分柔于五也雷電合而章者震雷離電合而章明也爻分而卦合本上天下地之自然也柔得中而上行指五自初而上行也不當位利用獄指四陽居陰位不當而利為用獄之臣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風恆風雷益不言先後上下者以氣雖有陰陽難分上下

先後也噬嗑何言雷電噬嗑蓋以電從雷發非有二物二氣也天下或有雷而無雨斷無有雷而無電也明象電光勑象雷威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也勑法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畏也民不致於訟獄皆先王忠厚之道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震為足五艮為止趾之為義止足也滅趾而但言无咎者以罪未大惡未積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也繫詞言之詳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足所以行滅趾則不能行不行者懲之使不敢為罪惡之事賁之初言賁其趾噬之初言屨校滅趾雖本於震足之象而亦以陽剛在下貞固足以幹事也如大壯之壯于趾夬之壯于前趾是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與四互艮艮其身也自初至四有頤象亦噬之義也膚者身之外皮也剝艮上剝床以膚亦其意也艮荀九家又為鼻二乘初剛動速噬膚併其鼻亦滅矣賁言鬚言髮噬言耳言鼻皆因其有頤象而連類及之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乘初也震為躁卦動而速也噬膚併其鼻亦滅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附骨之肉也本義以為獸腊全體之骨必有所見也二三陰柔自膚而肉四剛梗則骨也三而附之遇毒也雖小吝而亦無所咎也又五行誌味之厚者為腊毒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以柔居剛處不當位二乘剛三則遇四之剛遇剛即遇毒也毒即剛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本義以為肉之帶骨者乾胏乾肉皆本上離為乾卦也金矢言其實而直也四大臣之位如皐陶執法之實直也周禮鈞金束矢以聽訟本此義也噬乾胏噬之堅決也得金矢之正直也利艱貞者執法不敢阿徇謹守臣職以無虧也火風為鼎鼎覆公餗火雷為噬嗑噬嗑得金矢四居大之位同而其吉凶失得之情異者應乎巽懦與剛動不同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互坎暗未上於明中故未光況火上明下暗得金矢只謹守臣職未光大照四方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肉柔物也乾肉則柔變剛矣喻六居五位也黃金者溫潤精粟有輝光之氣如黃離元吉溫而厲也五為聽訟之君貞正

而嚴厲其何所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居三遇毒不當位六居五厲而无咎位亦不當四以剛居柔故艱貞而得吉五以柔居剛故貞厲而得无咎爻傳不言象而言占者明乎四五之行權非守經也貞厲而但言无咎者是得當其理而非得當其位其道均之未光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六爻多言无咎而上獨言凶者以惡積罪大不可解掩也滅耳者上離互坎為耳也下震互艮膚肉鼻趾止諸躬也噬者上止下動為噬之用故中四爻為其所噬也屨校何校刑具也滅趾滅耳用刑也於初上發之明噬嗑之亨用刑之利本乎初上之起止威明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耳思聰何校既滅耳則聰不明矣滅趾滅耳繫傳嚴詞專責罪惡之小人不明不行爻傳言外則衆戒用刑之君子

反對 噬嗑 ䷔

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食者去其閒之謂也无色反其本之謂食色者人情所不免也動而明无惡於食明以止无惡於色食則喜其有色則喜其无君子處此有善量焉易之剛柔皆本於乾坤之陰陽否之五下於初而為噬嗑剛柔分是也泰之二上於上分剛上而文柔是也可見食色人也而天也性也有命焉噬嗑天地之明威賁乃天地之文章一陽在頤之四為噬嗑一陽在頤之三為賁噬嗑食也賁色也色在食之下也食色二者聖人所自養亦聖人所以養人食則合之以致美色則賁之以為昭皆生民之自有者也故曰食色性也

賁 ䷕

離下 艮上 互坎 互震 正對困反對噬嗑總互解移置上下則為旅

賁无色也无色則安於素矣白者賁之本色也彰施五采繪畫於素非白无以為飾也象傳之言天文言人文皆從賁中出也艮含章離文明賁者卦之交章也物之合者必有交分者則有章分剛分柔六位成章序卦傳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亨小截句

賁之為卦艮含章離文明无色以為飾也火山為旅曰小亨山火為賁曰亨小既濟未濟亦曰亨小小者亨也賁則亨自為亨小自為小小者亦亨也大象明庶政無敢折獄亨小也五有位不能創業鴻猷而徒賁于丘園不能黼黻文章而徒束帛戔戔亦亨小之一証也賁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利有攸往无妄不利有攸往上下四卦一反一正所謂易奇而法也

彖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亨上句 故小句

賁之為卦從泰之內剛外柔吉亨來也外柔之上而文內剛之中以剛為用故亨內剛之中而文外柔之上以柔為用故小剛大而柔小也大亨小亦亨也以卦體而言日月星辰聚於一卦之中下離日也而互坎則月矣上艮星也而互震則辰矣周流無滯運行不息利有攸往皆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以卦德而言離也者明也照臨四方艮也者止也含章可貞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文明以止無非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卦象則為天文以卦德則為人文天文隨時變化人文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獄之成也曰文致其罪罪之他也曰身人文網文者獄之深

巳也質用之以文曰文質彬彬獄而用之以文則事皆虛假無實噬嗑利用獄賁無敢折獄其事相反者何也噬嗑之用在質賁之用在文也山上有火光被四表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其車而徒

初在下趾也與四正應匹不曰乘馬翰如而曰白馬翰如以初舍車徒行求為婚媾以俟其乘也初為細民安分尚質無慕四之白馬故舍車而徒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乘車非細民之義卦尚文而爻尚質也

六二賁其須

三至上有頤象須其下也賁无色須以為飾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三與五互震震動也二偶開為鬚頤動而鬚與之俱動也或曰須待也上艮止三互震起上下動靜起止待上以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互坎有濡義如既未濟濡首濡尾是也詩曰六轡如濡謂飾之文采鮮澤也或曰濡汙濁也震妄動沾汙其須故戒以永正而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賤也辱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永貞之吉則人終莫之敢賤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髮也下鬚上髮也中互坎有飛象其於馬也為美脊故白馬翰如屯言乘馬賁不言者以初尚質義弗乘求婚媾以俟其乘也屯之婚媾指巳匪寇指五賁則婚媾指初匪媾指巳也言我非為寇實求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疑者疑皤如翰如以為寇也六居四當其位何所疑也既知匪寇求初為婚媾終何所怨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山下之地帛者白也賁之本質也五王公大人之位而徒賁于丘園稼圃之事而垂裳之休而為戔戔束帛之嗇其吝已甚然禮與其奢寧儉與其不孫寧固故終而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疑則有憂无疑則有喜有喜亦從无尤見也邱園束帛農桑尚質終而獲吉何有所疑

上九白賁无咎

頤上曰由頤賁上曰白賁皆一卦之主同功亦同位也白无色何以為功其實五色之色皆自白飾也即碧綠紅紫間色皆其點染也故頤至上而有慶賁至上而得志也是知卦見天地之文章爻見帝王之節儉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賁者无色之色文明以止也上得志化成天下也皆亨小之志意也

䷖ 坤下 互坤
艮上 互坤 **正對夬反對復總互亦坤移置上下則為謙**

夬與剝正對夬則五陽決一陰剝則五陰剝一陽夬之五為王庭剝之五為宮人剝則柔變剛夬則剛決柔陽无終窮窮則戰于野矣陽為龍陰為魚五之貫魚實從龍戰也雲從龍魚亦從龍也艮為果蓏而在坤之上則為碩果盈虛消息雖

本六天行而實在君子之得輿

剝不利有攸往

剝者五陰剝一陽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凡例也小人長君子消之時也然君子無終剝之理窮上必反下故剝反而為復往則剝廬不往則安宅往則剝牀而凶不往則宮人而寵故復利有攸往剝則不利有攸往君子小人消息盈虛之理皆本於天行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觀象非觀察觀視之觀直宗廟寺觀之觀也艮有閽寺門闕象也即大象之厚下安宅是也君為觀察觀視之觀則何卦不觀察觀視何必於順而止始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峙於地亘古不變而氣機則有時而變剝反復復反剝復其道天行也厚下坤道也安宅艮道也不言山而言宅者以艮為止為門闕為閽寺止於其所止牀剝而宅不剝也厚下則厚德載物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也安宅則以宮人而寵為君子之得輿不為小人之剝廬也不言君子而言上者以上一陽為卦之主用包君子於其中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安居之處也姤之遇也繫金柅剝之往也滅牀足剝從姤往也柔變剛也有攸往見凶也足牀之下膚牀之上初應四故上下皆失皆言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足雖牀之下而亦取義於行也先以蔑下則亦失足矣取義於牀者以牀為安息之處貞靜无所往也往而至於五則為剝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之中限足進而上也臨初二言咸貞吉剝初二言蔑貞凶易扶陽抑陰之意微矣貞者正而固不當蔑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三與上應有相與故剝之而无咎二與上无相應未有相與故剝牀以辨貞而見凶也

六三剝之无咎

三應上碩果不食故剝而无咎反之則為中行獨復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者上下之爻皆凶而三獨无咎也復之中行獨復可以從道而此僅言无咎者剝復陰陽消長時勢異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艮其身止諸躬膚身之外皮也人偃息則膚近牀剝牀以膚禍及身矣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而入膚禍及身矣剝牀以足以滅下剝牀以膚則滅上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貫魚者從姤之包有魚包无魚而直貫之也宮宮廟寺觀之宮順而止之觀象也大象之厚下安宅上下爻之剝廬剝牀亦此義也宮人者安居而無所往也寵者五上二氣感應以相與如大有之厥孚交如吉自天祐也往則不動无所往則

无不利順而能止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无尤无所尤於人也順而能止不怨天不尤人終无尤終无剝陽之可尤故獨五不言剝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果大果也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是也食如日月之食也不食則爲大果食則爲豕爲魚爲瓜而非果矣君子陽也輿衆也亦車輿也一陽在上得坤輿也小人陰也廬宅廬也一陰變上則厚下而宅不安矣剝廬也君子小人雖爲占者而言而亦實有是象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坤爲輿爲民民所載即地所載也厚下而安宅也剝廬則宅不安不利有攸往也故終不可用

反對剝
䷖ 雜卦傳曰剝爛也復反也下卦傳曰復德之本也又曰復小而辨於物又曰復以自知剝以艮一陽而爲主於外是拗既爛而剛不沒復以震一陽而爲主於下是氣初反而形未壯剝之厚下所以安夫上之宅安宅安陽也復之閉關以閉天下之行閉陽之行靜以養陽也二卦皆以陽爲主用也剝者既剝即生故復初言不遠也復者既生漸大故剝上言碩果也碩大也

復

䷗ 震下坤上 互坤互坤 正對姤反對剝總互坤移置上下則爲豫
復反也從剝而反也碩果在天之上反而在地之下邵子云木之神不貳其本此也震爲動爲木坤爲地爲順動而以順行是出地之心而造天之根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至千歲可致其在此復之一反乎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來復也冬至一陽來復爲陽剛之始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出入无疾靜以養陽也朋來无咎虛以求助也一陽剝於上反而一陽復於下反復其道也一陰相遇爲姤一陽來反爲復乾遇風至地逢雷七日來復也七日七爻也陽爲日陰爲月七爲陽數來復者來其所固有之善也聖人尊陽之義見矣自臨而泰以至於純乾利有攸往也不遠復无祇悔顏子取一爻以脩身而孟子則取全象以養氣出入无疾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朋來无咎者是集義所生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利有攸往也積而至於純乾則塞乎天地之閒矣爻之下仁從道義无咎是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孰謂孟子不用易哉
象曰復亨剛反
剛反者剛自上而反窮上反下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而以順行上下卦德也震爲躁卦多妄動而居坤之下是以出入无疾也朋陽類也來无咎者相助以養陽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卦之數極於六轉於七七日來復皆天之運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而臨而泰以至於乾皆剛長利有攸往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開於子基於復也復爲天根心從根而發也根伏於地心則向天根爲天施心爲地生動中含靜靜中含動即天即地所以復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風在天上后施命誥四方雷在地申后閉關不省方施命誥四方者布陰令也閉關不省方者養陽氣也商旅不行者恐

奔走洩一身之生機也善端之初復必謹其微客念往來真君不至先王體天以治心心有不存焉者寡矣體天以養性性有不盡焉者亦寡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窮上必反下自然之理剝反爲復轉身而至何遠而何悔悔者良心發見復者不失其本心何祇於悔元吉者元有本然之大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之復正心誠意也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仁爲元善之長而復於初則貞吉而悔亡无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所以元吉獨歸也

六二休復吉

復見天地之心心之所發者仁也二不與五應而與下休休

者優游爾休出入无疾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者心之所發也二與初比休養其自然之元善所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之爲言一陽復於下也三在下卦之上上應迷復頻復也頻復與獨復反也厲者因上有災眚致凶故三震驚惕厲也人有事而能自猛省則終不至於大敗可免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五陰相乘而四獨居中與初應中行獨復也行者下震爲動爲足爲大塗行象也故益卦震下三四亦言中行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從道從脩身之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敦厚也敦復敦厚以復禮也敦厚地道也坤土之德用也五應二二休復下仁五自敦其復耳臨之敦臨亦此義也敦臨吉而无咎則敦復亦元吉而无悔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見天地之心敦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何有於悔自考者中自考其德性義理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復之成卦上坤下震有長子帥師之象而行師終有大敗者長子伏下氣勢未充中軍無主師徒散亂大君顛迷失律無度迷復之凶何啻長子不中直弟子多輿尸也天災人眚勢所必至國君國之主也凶者身危國亡國家不可保也言反乎師之六大君有命開國成家也十地數之終十年不也征者言終不能征邑國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師之所主在長子而亦在大君上而既迷於復則有帥師之象而失行師之功矣反乎大君行師之大道也

无妄 ䷘

震下 乾上 互艮 互巽 正對升反對大畜總互漸移置上下則爲大壯

遯者退也退極必進屈伸往來天之命也亦即元亨利貞之道貞下起元也无妄之爲卦實自遯六爻一進而成乎剛自

外來而爲主於內彖傳明言之矣无妄之爲言无妄動也動則過妄也无妄則元亨而无眚匪正則妄而失亨道致災眚无妄之亨亨於順天理匪正之眚眚於多狂妄耕可望穫菑可望畬災中之時利有攸往也行人得牛邑人失牛時中之災不利有攸往也又曰初與二得時得位大亨以正往而獲吉耕可望穫利有攸往也三與六失時失位匪正有眚也行人失牛窮而致災不利有攸往也初之往吉者成卦之主而亦主卦之主也其元亨利貞之道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地雷爲復地靜雷動靜中含動道義之動也天雷爲无妄動而遇以雷動躁妄之動也伏羲名之以无妄戒之也而亦勸之也匪正者妄也无妄則元亨利貞匪正則不利有攸往天其事相反復見天地之心无妄見天地之性元亨利貞何非天之命乎故无妄繼復也　无妄雷在天下彖言元亨必利于正大壯雷在天上象不言元亨而言利貞者以大者正也

壯者亨也卦名已言之矣天下雷行物與犬壯之時令也驚蟄春分之氣候也犬壯羝羊羸角羝羊觸藩匪正有眚也无妄行人得牛邑人失牛窮之災也犬壯之二貞吉无妄之四可貞無非體象之利貞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外來而主於內原卦之所由來也動而健上下卦德也剛中而應上下卦爻相應也順理而動天之命也无妄之元亨利貞也三陰三陽之卦剛柔內外上下來往皆從否泰變也无妄四陽二陰剛何自而外來也原其由皆從遯六爻各上一位剛自外而下來主於內也匪正者妄也非天之命也往無所之是謂災眚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一句

天下雷行物與其帝出乎震萬物隨帝以出震乎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蟄虫震動草木甲拆其大壯之時乎大壯者无妄之上下也先王體无妄之德象對時以茂草木之生天下雷行也因萬物以育長養之性天下物與也豈有物與无妄相聯爲一句異六十三卦卦名另挑之旨乎

初九无妄往吉

天下之災眚皆由於妄往初在外而爲主於內閱歷已盡險阻倏嘗而爲无妄之主何往而不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者无災眚而利有攸往也初爲一卦之主順理而動天之祐也何往而不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雷在地中其氣復雷在天下其氣行此雷行物與也耕可穫菑可畬君子及時而動利有攸往此先王所以茂時育物也不者反言也言不求富而富自至也此災中變福之時也二以柔居柔得地道之正因天之時順地之利田野闢而府庫充五穀熟而人民育无妄之元亨利貞也何往而不利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大畜之上何天之衢得天時也无妄之二不耕而穫得地利也不期然而然未求富而富至也不者反言未亦反言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之災自同人伏戎升高懷私挾詐不與人同變也不與人同其災尚隱而至繫人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失儼爲悖逆其災乃顯或者疑之也繫者互巽爲繩直互艮爲手有縶

象焉或繫之牛與執用黃牛艮下互巽同一爻明也遯卦艮下止也无妄卦震下行也无妄災也遯初之象傳曰不往何災也明以无妄之災自遯六爻一行也遯二之執用黃牛往而爲无妄三之繫牛也无妄三之繫牛反而爲大畜四之牿牛也牛同而象異也同人與人同而行人邑人得牛與失牛事又異也要之行人邑人皆從同人來也邑人安居無事之人也行人大塗足動之人也其災由伏莽攘竊之意起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人位災天災行人邑人得失相反匪正之行有眚故天降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貞正也亦大亨以正也正則不妄不正則妄正匪无亨利貞无咎不正則天命不祐行有眚四以剛居柔不得位何能无咎與初剛應也初往則吉四貞則无咎也不出卦名者可貞

即无妄也或曰初往吉行也四互艮止也妄動而知止正也可貞即可正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可貞无咎是四之內所固有非外求也固有者大亨以正本具於德性妄不用戒而自無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何疾往得疑疾也與三互巽進退不果行止无常疑之也妄則有疾无妄則无疾无疾便是喜喜從无咎得也藥以救疾无疾則何以藥喜自爲喜也五爲主卦之主曰疾曰藥者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疾則試藥无妄之疾藥不可試而有喜亦如二之不耕穫而富至也喜非從外來也

反對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災也至上極也往無所之也故有眚而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雷在地之下則氣聚利有攸往雷發天之上則氣散行有眚无攸利四之可貞无咎應初之往吉也五之勿藥有喜應二之不耕穫也上之有眚无攸利應三之邑人災也究之雷行天之下及時之雷也往而得志雷發天之上失時之雷也窮而致災

䷙大

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大畜時自內至无妄災自外來時自內至不家食吉何天之衢是也災自外來行人得牛邑人之災是也故大畜利涉大川无妄不利有攸往也然无妄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災也而對時矣大畜輿說輹有厲利已時也而犯災矣是時中有災災中有時也大畜自大壯六爻各退一位而成卦剛上尚賢下卦三陽俱

在剛何自而上无妄自遯六爻各進一位而成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上三陽亦在剛何自而外來此无妄自遯進大畜自大壯退明矣蘇子瞻曰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遇震其不可者災也

䷙ 乾下艮上 互兌互震 **正對萃反對无妄總互歸妹移置上下則爲遯**

大畜與无妄反對大畜之時反而爲无妄之災大畜之初不犯災大畜之上何天之衢時得而災不犯也大畜之五變而爲小畜大者可畜小者亦可畜也大畜之四變而爲大有天下莫不有而天下莫不畜也卦之名爲陽之大畜陰之小而實以山之小畜天之大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之象數四陽內外上下畜二陰於中大畜小也以山之小

畜天之大小。畜大也。故均爲之大畜。其來也。則自大壯則止
各退一位。剛上尚賢。能止健也。而其變也。則自大有。匪其彭
變爲童牛之牿也。童牛之牿匪其彭意也。況大有自天祐之
與何天之衢同一意旨也。大有四陽並進。有僭逼之嫌。童牛
而牿止不進矣。所以大有元吉。歸之於大畜之六四也。彖之
言利貞。爲童牛之牿。居正得正言也。不家食者。既何天之衢
承天之寵。何以家食爲。利涉大川者。何天衢之亨亨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乾德也。篤實輝光艮德也。此言大畜之德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以止健而大居正。此言大畜之體也。亦原卦之所由來
也。賢而在上。不家食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不家食吉。卽剛上尚賢也。利涉大川。在不家食見也。此言大
畜之用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應乎天。卽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巽風密雨。天色雖晦。天體自在。畜之小者也。天運西北。體在
山下。日月星辰歷於山中。畜之大者也。天無象。日月星辰爲
之象。德無迹。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其體卦象與
乾交巽兌爲履。爲小畜。乾交震艮爲无妄。爲大畜。履虎尾。无
妄繫牛。其災禍一也。小畜三說輻。大畜二說輻。其止不進亦
一也。其止不進者。因乾也。其災禍者。亦承乾也。觀大小畜之
說輻。則抱剛德於內者。當知所自處。觀履无妄之凶災。則過
剛暴於外者。當
知所以自戒。

初九有厲利已

有厲利已。雖擬本卦言。而亦承上卦窮之災言也。遯六爻一
往。而爲无妄之災。故遯初象傳曰。不往何災也。无妄之上九
反而爲大畜之初九。无妄之行。窮之災。故大畜利已。不犯災
其事相反。而意實相承也。如解者。緩也。損承之曰已事遄往
遄速也。與解反也。爻詞之承上接下。人莫識耳。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說輹明其寬緩而進。无躁妄之習。致傾覆之敗。爲後車鑑也
承初有厲利已言也。亦大畜其勢以大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大有之大車以載應上離明。大畜之輿說輹應上艮止。中无

尤。與積中不敗同一發明。剛中之德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之言馬不一。良馬者。稱其德。不稱其力也。逐者。逐隊以駕
車也。利艱貞者。利艱緩貞正。日閑輿衛也。如大有之大車以
載。積中不敗也。利有攸往。往逕路而通大塗。三之言良馬者。
取其剛健純粹。以精无驅馳跑哮之積習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與上合志。畜其德而通天衢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者。牛未角也。牿者橫木於角。禁不能觸也。三以剛居剛
言馬。取其健也。四以柔居柔言牛。取其順也。童艮象也。爻自
大有四變也。童牛之牿。卽匪其彭也。元吉自无咎來也。童而
牿。禁於未發之先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有喜。從明辨晳來也。我喜人亦爲我喜也。元吉不言童牛。而言六四者。明以六居四。位大居正。也。剛健能止。无皆迫犯分之志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牡豕去特曰豶。牙以壯其觀。如大有之威如。易而无備也。家而豶過。於已發之後。皆止健之意也。車馬牛豕。家之畜也。不家食。而止於家也。剛健篤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應乎天而順乎人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有慶。慶自人而亦慶自天也。是慶六五。非慶豶豕也。慶六五以陰居陽。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也。豶豕亦不過借其象以寄意耳。何吉而何慶。故象傳與六四有喜同一意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

艮爲徑路。在天之上。天衢也。又乾互震爲大塗。亦天衢也。雜卦傳曰。大畜時也。天衢者。時之通。何天之衢。遇時之通也。亦即荷天之寵也。其象之不家食乎。其象傳之剛上而尚賢乎。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剛健篤實。脩之於家。以畜其德。獻之於廷。以新其行。荷天之衢。則道可以大行矣。

䷚ 震下艮上 互坤 互坤 正對大過反對不變移置上下則變爲小過

總互坤

頤養也。自出震以至終艮。化工之起止也。自動震以至靜艮。聖功之起止也。自下震以至上艮。口實之起止也。其象則天包乎地。萬物致養於坤腹之中。其靜正如龜。其眈逐如虎。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其觀頤自求口實之謂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下二爻乾剛亘橫頰也。中四爻陰柔偶開輔也。上下二卦艮止震動有頤象焉。故卦名爲頤。貞正而吉。不正則不吉。卦上艮爲門闕爲閽寺有觀象焉。可爲人觀示也。下震躁妄浮動不安分自求口實也。故艮止三爻皆吉。上九大有慶吉。中之吉。震動三爻皆凶。六三道大悖凶。中之凶。從其大體爲大人觀頤之謂也。以口腹之害爲心害。自求口實之謂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觀其所養。養心也。自求口實。養口體也。人當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也。養心則養正而吉。養口體則拂頤而凶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包乎地。萬物散殊其中。自出震以至終艮。天地之所養也。聖人體天以行道。賢人君子庶類。皆在涵養之中。養賢以及萬民。無非頤之時用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自內出者也。飲食自外入者也。慎之節之。無非體頤之德象也。雷在山下。復於地中。動而能止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頤由上以主用。爾初也。我上也。全象離體。有龜象焉。靈龜呼吸吐納。以氣自存。可千年不食。初震下。見欲而動。是舍爾靈龜也。朶垂涎也。見食動動而動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養小失大何足貴也不家食何天衢則足貴亦者承上卦言之也亦以靈龜以爾爲爾足貴以我爲爾則不足貴龜而言靈者以氣不衛以口氣虛而口實也頤之爲卦四偶居中有龜背象焉曰靈龜者擬全象言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拂逆也經常也二應五經之常也而與初征以求上是拂經也丘山也艮爲山也顛者下震動有失足之象而與初待養于上是頤之顛也往則見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妄動非我之類二而與之彙征是行之失類所以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與上應求養於上順也而求養於下則逆而固也十地數五中也十年勿用言悖理已極終不可用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反乎大有慶也妄動與知止亦大相反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顛何言吉四應初與之求養于上雖顛而吉也上爲卦主由之以致頤也虎苟九家艮有爲虎離爲目有視象也頤全體離也故曰虎視眈逐者初虎所視也四一變而爲噬嗑者合也故有眈眈逐逐之象內守之龜偏凶外貪之虎偏吉卦德動靜起止時位之異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本不吉其吉者皆由上艮有篤實輝光之德也上施光本乎噬乾胏未光來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雖逆正應之常經而實大居正不言頤而天下之頤皆在其中矣不可涉大川者以柔順得正鎮重以居不失坤道之順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互坤順也與上由頤二氣相孚近而相得故居正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者由此爻而致頤也所謂養正則吉爲人觀示也剛健嚴厲利于涉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有慶即頤之時大也頤以初爲爾上爲我者以初上爲動靜起止之主也安汝止故親之曰我任我情故外之曰爾中孚之稱爾我者以二五中誠相應我唱而爾和也履小畜家詞之人我者以二卦反對其時其位人我往來其閒也頤之爲義貴靜不貴動初動之始上靜之終故吉凶大異也二顛三拂四顛五拂顛頤朶頤道大悖行失類其故皆由於上下互坤爲暗爲迷也其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者皆由於卦體內虛外實乘木有功也

䷚ 頤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大過本末弱也頤養正則吉也有陽以維其本末雖羣陰之衆可賴其正以養

䷛ 大過

以陰居其上下雖四陽居中終無救於過而顛矣二卦有正對大過中互乾乾而坎矣頤中互坤坤而離矣二卦中本於乾坤外象坎離頤變畫爲大過大過變畫爲頤亦猶乾變畫爲坤坤變畫爲乾小過坎象中實而無乾中互大過中孚離象中虛而无坤中互頤大過互乾頤互坤坎互頤離互大過中孚離也從坎互頤小過坎也從離互大過八卦正對各相爲互各自爲象上下經之序卦神乎明矣聖人亦歸於化工矣頤與中孚大小過正對不變反對亦不變所以聯於上下經之坎離既未濟而其移置上下則有變而象亦變震

反為艮艮反為震震起也艮止也起而止為頤止而起為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頤則有靈龜之象巽反為兌兌反為巽兌見而巽伏也伏而見為大過見而伏為中孚中孚有豚魚之象大過有枯楊之象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 巽下 兌上

互乾 互乾 正對頤反對不變移置上下則變為中孚總

互乾

頤為薄底之離大過為薄底之坎中互乾天小過則全體坎也而互大過若以陽大而陰小言震艮陽卦也而偏為小過巽兌陰卦也而反為大過大小由卦爻之奇偶多少言也小過有飛鳥之象焉本乎天者親上大過有枯楊之象焉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頤為象為口實養生也大過為象於棺槨送死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大過人之材行大過人之事其事孰有大焉者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藉用白茅庶免於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四陽剛中有棟象焉二陰前後垂有宇象焉木從繩則正棟而隆也喪死則為棺槨安居則為棟宇彖言棟橈不言棟隆者以澤滅木於棟則橈矣巽為繩直而遇兌金有工師斧斤象焉利有攸往亨即棟隆也其義則為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蘊藉則吉過涉則凶剛居柔而吉剛居剛則凶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陽也陽過乎陰也小過則陰過乎陽矣

棟橈本末弱也

本末弱致棟之橈上天下地天地消息之會上無所繫下無所寄則棟橈矣棟橈時也君子豈可因其時而不往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而中卦象也巽而說行卦德也利有攸往言棟隆之吉而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兌正秋也於時為金草木零落之候也於棟為橈於楊為枯澤滅木也大過之象枝葉有害本實不撥歲寒知松柏之後彫也君子體其象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穩藉无失也茅澤下之卉也白者巽為白物之潔齊也白茅蓍茅也頤之初舍爾靈龜大過之初藉用白茅至誠之道見乎蓍龜也事有進退不果者筮之也四營成易十有八變

成卦八卦小成因而重之為大成慎之至也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繫詞言之晰矣此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其何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剛在上為楊柔在下為茅皆巽之用也大過之道貴柔不貴剛慎於始而无咎於終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性好近水澤下木也枯楊秋木也兌正秋澤滅木故枯也稊細根也初陰偶開稊之象也生稊者巽入而伏也女妻女未字而為妻少女也老夫喻枯楊也女妻言其有生育之機喻生稊也二陰位而言老夫者因生稊而設言也无不利者情深恩沃時雨化根柢盛固宗支於桑榆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少男配少女，二氣感應以相與。老夫而女妻，是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以剛居剛，應上滅頂，上无所繫，故橈乎下。所謂過剛則折，是也。巽爲水，爲繩直，棟也。應上兌爲毀折，則橈矣。棟橈之凶，時勢兼義理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四可以有輔，故棟隆而吉。三不可以有輔，故棟橈而凶。四之可以有輔者，下巽多疑，進退不果，藉用无咎，敬慎自矢也。三不可以有輔者，上兌互乾，夬決壯往，死而无悔，无所畏憚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剛居柔，應下有藉，敬慎自重，如謀蓍策，可以有輔，故棟隆而吉。隆者，隆於上也。巽爲長，爲高，四在巽之上，故隆也。恐其多疑退縮不前，則棟不隆而橈矣，故戒其有他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有所輔而吉，三橈乎下而凶。象傳四言橈，三言輔，互文也。四若橈乎下，則三有輔於上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偶開華也，五其蒂也。華在上而見，梯在下而伏，兌見而巽伏也。士夫，血氣未定，未爲夫者也。老婦不能生育，雖得士夫，盈不可久也。此喻枯楊生華，非實有是象也。若實有是象，則五陽也，夫也，何言婦？雖无大咎，而有何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吐華於白露爲霜之秋，固不可久。老婦我心於青青子衿之夫，則亦可醜，譽於何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涉，涉水也。頂者，中互乾爲首，在兌澤之下，故滅頂也。過涉者，恃血氣之剛勇，馮河不悔，无所咎於人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六爻不出卦名者，有過仍歸於无過也。至上而言之成乎。凶矣，不可咎者，如徒搏徒涉，倖倖自恃，其誰之咎也。大過六爻，吉凶情事相反，初用茅，上滅頂，慎與暴反也。二生梯，五生華，相與，與可醜，反也。三棟橈而凶，四棟隆而吉，有輔與橈下，又反也。大過蓍之用，頤龜之用，蓍龜本於誠明，離明也，坎誠也，故大過與頤聯於坎離。

䷜ 坎下 坎上 互震 互艮 正對離，反對不變，移置上下亦不變，總互頤。

乾坤對待，不易其中，交易而爲坎離。坎離不變，移上下亦不變，而交互則變。坎總互頤，頤總互大過，頤離象也，大過坎象也。水中藏火，火中藏水，頤移上下爲小過，則仍坎體也。大過移上下爲中孚，則仍離體也。其中不易，變易交易，莫備於坎。

離坎爲水，爲月，位居先天之坤北，而序卦先於離者，以水爲天一所生，中男統中女也。月雖爲太陰之精，而含日之光，與水相上下，四象之少陽也。陽卦多陰，坎之所以陷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八純之卦，而坎獨言習者，以坎非習則不能坤逝而无主，交乾之剛中以爲主，剛中則不陷於困窮，是心之亨也。坎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行有尚也。二五中實，三四中虛，有孚象焉。身陷險中，不亨，心則出險，心亨而亨也。亨，通也。坎爲水，爲通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亦維心亨之謂也。鳥之飛也，羽下見白，習之爲字，羽下白也。小過坎全體也，而有飛鳥之象焉。坎水順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而宜下也。飛鳥即坎也，坎即習也，習即險也，險爲坎之德，習爲坎之象，重險即重習也。坎一陽剛健中正，爲鳥身，二陰下上偶開爲鳥翼，實有飛鳥象焉。上下二鳥並飛，又實有相習之義焉。禮曰：鷹乃學習。論語註曰：習，鳥數飛也。說卦傳又曰：坎勞卦也，勞亦從習言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或曰習坎上下二卦皆坎也二五剛中三四虛中有中孚象焉言有孚者擬全象言也心中也初與三入于坎窞中有險而求而小得維心亨為下坎言也往而至上四五六皆得位而无咎剛柔交際而相孚行有尚為上坎言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雖在地而上通乎天大地之中四海旋繞即天即水月當中則水盈月傍行則水虛一潮一汐不舍晝夜故坎為水為月為通也其卦二五剛中有中孚象焉中互順下震上起上艮下止動靜行止皆本於天此天地大元氣之水也故坎離當天地之中代乾坤以致用也水流不盈行險不失信不惟四海之水隨月盈虛即江淮河漢萬水亦盡歸於東也月為太陰之精水雖少陽實太陰之所生也故水與月相上下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亨通也有孚也二五剛中相應而相孚維心亨也坎其於木也亦為堅多心行有尚往有功也二未出中往五以求大中也險重習也下坎三爻失位習而上之則三爻皆得位往有功也下坎重言入于坎窞上坎重言終无咎此其明徵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險天之星宿河漢也此不可升也地險坎為水互艮為山故言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者五一陽剛中互艮如比之建萬國親諸侯以守其疆域也離五上言王公坎不言至象傳方言者補經之缺也水為天一所生地六所成言王公大人者備三才之道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至疊至也下坎既去上坎復來川流不息也常德行者習常其中也脩己以敬之事也教事在德行之內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六爻獨初言習坎者擬全象坎必習之義也時位初最下欲習坎而反入于坎窞窞者水深險無涯之處也亦坎陷之義也初陰柔失位故有此象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陷也幽不明也險無際也不知道之所出也行無所尚往無功也習出反入習明反幽習浮反沈所以失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陷也險也二以剛居中比初小得其地知險而不入險故求而小得心亨而未有所尚也初欲習反入二求而得剛中與陰柔位置各異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求小得言二雖不入于坎窞之下而未能出于坎窞之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坎為水為石陷也險也三在上欲枕石當流而水洊至下坎未去上坎又來反又入于坎窞終於勿用也或曰三之來坎坎入于坎窞大異乎震三之震蘇蘇震行无眚何也水動而下雷動而上雷動而出水動而入性情德行上下出入之不同也入于坎窞者行險不當位同于初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坎之二五剛中行有尚往有功三陰柔不當位夫來无常不中不正故與初入于坎窞終於无功終於无功對往有功言

也亦從三歲不得言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爲酒樽酒也。互艮爲稷爲黍簋副也。與損二簋可用亨同一意義。皆納約之誠也。互震仰盂又爲善鳴擊缶以通其意也。互艮爲門闕又爲徑路自牖也。四五剛柔得位得時有相通相感之道。彖之有孚維心亨也。中互頤故有口實食象。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損上下卦有頤象。言二簋不言樽酒無坎也。坎四五剛柔交際。樽酒簋貳納約之意也。亦有孚維心亨之謂也。樽酒而副之以簋。物輕而意重。行有尚往有功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盈科而進放乎四海。五離原泉有本而圓於坎中。所以不盈也。祇既平祇出乎坎窞而平居以安也。或曰坎不盈水流而不盈也。水不平則流平則不流也。祇既平則不流而盈矣。平常也。亦易也。險且枕小人行險而僥倖也。祇既平君子居易以俟命也。亦卽大象之君子常德行也。其何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大卽盈也。中未大卽流而不盈也。二剛中求小得。五剛中坎不盈。求小得求出中。坎不盈未大中。仍然圓乎中也。坎陷也險也。既无吉德又无吉象。故剛中爲卦主不出中。又无大中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二股曰徽。四股曰纆。皆索名。古理刑之地則樹棘木。故廷尉稱棘廷。荀九家坎有爲蒺藜爲叢棘。本其象也。三離數。三歲不得對下離言也。言坎陷至上而極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六陰居陽位言失道宜也。上六陰居陰位何言失道。以坎陷習焉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初凶上亦凶。初失道上亦失道。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極言其失道而凶也。以見坎陷之无吉象无吉詞也。三離數坎之對也。言六爻終凶不至離无以得吉也。

正 對

☵☵ **坎** 坎離去乾坤中體而存乾坤外體。是則既濟仍泰也。未濟仍否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退乾坤不用。明以坎離

☲☲ **離** 代乾坤也。學者至大至剛之業。必求端於至明至博至厚之業。必托基於至誠。離爲火爲神爲明。坎爲水爲精爲誠。誠明合一。猶日月之並明。寒暑之迭運也。然物之長養在夏。人之得力在晝。蓋離用居多焉。離也者麗也。而自无所附。在天則附日月星辰。在地則附百穀草木。凡有形者皆其形也。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坎也者流也。在地則流形於山川丘陵。在天則流象於星辰河漢。元天之色也。天之色卽其色也。所謂精也者爲萬事之歸根也。坎得乎乾之中爻而居正北。冬至而一陽復焉。離得坤之中爻而居正南。夏至而一陰遇焉。人與物得水爲精。得火爲神。精神本之水火。而實本之乾坤也。坎之中實爲誠。離之中虛爲明。誠明起于坎離。此易之妙用。亦古聖人之心學也。

離

☲☲ 離下 離上 互巽 互兌 **正對坎反對不變移置上下亦不變總互大過**

離爲日。坎爲月。坎離者天地之並明不悖也。離爲目。坎爲耳。坎離者生人之耳目也。以君子九思言之。則視思明聽思聰。耳目聰明男子身也。以大明麗乎正言之。則耳不聽淫聲。目不視邪色。耳目大人繼明照四方也。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天下若有水而无火。有暗而无明。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離所以居上經之終。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者乾二五之中正而坤柔麗焉。利貞者其卽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亨在貞中亦在利中也坤爲母
牝也坤爲牛順也二五柔順居中得坤道之正皆乾剛之所
蓄也牝牛吉者借其象以美柔順也離得坤之中爲走獸與
坎得乾之中爲飛鳥對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離無常形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月合而成明以麗乎天百
穀草木耀而生火以麗乎地離者神也氣也坎者血也精也
日月麗天草木麗土亦猶神氣之麗於精血也重明上下離
也麗乎正居中而得正也化成天下繼明照四方也土即地
也化成天下即麗乎人矣離亦倫天地人之理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中正二五也乾健麗坤柔也坤爲牛而象偏言牝馬離爲雉

而象偏言牝牛者何也坤畜乾爲主離畜坤爲用也坎離者
乾坤二五中正之交麗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非有二日也前日既昃後日突來也繼明照四方者
聖人作萬物覩也繼者離繼離以居正南也即繼天以出治
也照四方即天下文明也大人者舜繼堯禹繼舜武繼文然
後可以言繼明不然繼體繼位而非繼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履錯然者萬物相見乎離也履者禮也禮主於敬嘉會足以
合禮也於時爲夏於德爲禮錯然者三百三千難以枚舉也
履錯者其形敬者其心形由心轉也故於初詞擬之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不敬則妄誕无禮而有咎敬則嘉會合禮其何咎

六二黃離元吉
黃地色二地道乾得坤之中爻以成卦而爲離離也者明也
得其象爲牝牛得其色爲黃離天包乎地卦從中而主用也
故坤之中亦言黃裳也遯之二亦言黃牛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離而元吉者得地道之正以居中也二坤之正位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四互巽爲木桑榆之日也象爲日昃歲則爲老景三與五
互兌爲口鼓缶而歌也三老而近四之死能無大耋之嗟乎
其歌其嗟喻哀樂之無常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何可久言其景不長久也天非有二日朝日出暮日昃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如其來者上離也焚死棄如者下離也焚者兩火交迫也
因焚故死因死故棄三者常相因一爻而數言如者或之也
或者疑之也皆因互巽故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者上明既來下明何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明兩作大象言繼明照四方此則繼明而兼繼體以嗣位也
離爲目互兌爲澤出涕沱若也兌爲口居諒陰之際戚嗟若
也所謂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是也武繼文破繼禹足以當之
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沸沱戚嗟本不可言吉其吉者以離之六五為繼明而兼以繼體繼位之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興善不除害無以照四方王雖繼位而衰絰未除未可以興戎故用上以出征有嘉者嘉之會也如大會孟津也折首者如明夷之得其大首也三為下卦之首與上應哀樂無常不折之則無以化成天下獲匪其醜如飛廉惡來之屬助紂為虐也即四之突來焚死棄無以容其身也文明之主脩文繼以偃武也或曰離三與五五兌為澤水氣行於上有蔽明之象為巫為口舌有鼓惑人心之機三應上歌嗟无常故王用上以出征也繼明之大人變而為威武之王公也折析之誤也析明也離也者明也火上明而下暗也王公為離明之元首也獲匪其醜得匪惡之醜類也如舜紹堯致治繼明照四方有苗逆命命禹徂征獲匪其醜也有嘉者贊美之也窮兵黷武則有咎獲匪其醜則无咎離為下經之尾象言利貞爻

言析首亦寓貞下起元意也亦如下經之末濟象言濡尾爻言濡首也明首又與匪醜對也離之所以利貞亨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即重明麗乎正化成天下也初履錯之敬禮讓相將也上王用出征聲罪致討也濟治以文戡亂以武於初上發之也易六十四卦有正對反對二義乾坤坎離大小過中孚頤八卦正對是也正對陽對陰陰對陽六爻倚置各相對反對者如屯反蒙蒙反屯五十六卦各相聯是也反對而兼正對者亦八卦否泰既未濟隨蠱漸歸妹是也此皆三陽三陰否泰往來其間也乾坤既未濟陰陽合而配隨蠱漸歸妹男女合而不配也隨漸男女合不配其德尚洽蠱歸妹男女合不配其德不洽而背也故蠱壞者不必言而歸妹則征凶无攸利也

二陽四陰二陰四陽合成三十卦皆自坎離剛中柔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以三畫卦言之坎之中進起而為艮止退止而為震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離之中升於上而為兌見墜於下而為巽伏不明而晦用晦而明登天入地之象也此三男統三男三女統三女各從其類也以六畫卦言之坎之五上於上二下於下而為頤頤則天包地而有離象焉水變火也五下於四二上於三而為小過小過全體坎而有飛鳥象焉本乎鳥數飛而言飛鳥遺之音易奇而法也離之五上於上二下於下而為大過大過則地包天而有坎象焉火變水也二上於三五下於四而為中孚中孚全體離而有豚魚象焉本於畜牝牛吉轉而信及豚魚易窮則變天地位於高卑坎離列於左右水變火火變水分陰分陽六位成章走獸飛禽鳶飛魚躍成象成形皆坎離二五之精英所蘊蓄而成也坎之上三爻得位坎之下三爻不得位五而上於上則為蒙之繫蒙不利為寇而下於四則為解之解而拇未當其位二而下於初則為屯之利建侯以貴下賤而上於三則為蹇之往蹇來反內喜之也離之下三爻得位離之上三爻不得位五而上於上則為革之君子豹變其文炳

而下於四則為家人之富家大吉順在位二而上於三則為睽之輿曳牛掣位不當而下於初則為鼎之顛趾出否道未悖二五之進退存亡關乎人事之得失休咎其吉凶悔吝皆由盈虛消息而轉也坤得乾之由以為坎乾得坤之中以為離坎離居乾坤之正位代乾坤以理化無非一陰一陽之為道也坎離之神明實乾坤之性情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全易之道皆然豈特坎離剛中柔中二陽二陰進退往來二十卦哉

周易闡象上經次卷終

周易闡象　下經首卷

山蔡首乾遜含述解

族弟　如松增茂　外甥許士極廸明
　　　吉雲景卿　姪孫　祥崛祖器仝校
　　　純海爾臨　愚壻施光渠宣業

咸

䷞ 艮下兌上　互巽互乾　正對損反對恆移置上下亦損總互姤

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形化而兼以氣化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氣化而實形化也上經明天道父母老而化也下經明人事男女少而交也乾坤分位上下咸恆合位乎其中成三才之道也乾坤坎離居四正立體也故上經首乾坤而終之以坎離山澤雷風居四維致用也故山澤雷風合而居下經之首水火合而繼於下經之終天尊地卑六子橫亘其中對待之體也天地雖大萬物雖殊理在形氣精之內山澤形也風雷氣也水火精也故下經之首山澤通氣終以水火搆精也形精氣各具一體而實備兩儀全體也咸者男女配合而交恆者男女配合而不交故咸之彖言取女吉恆之彖言夫子凶也婦人貞吉恆補咸取女吉之缺爻拇腓股咸具恆巽股震足之用讀易者當觀本卦之體合反卦之象而後大義始明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首天地為萬物之本下經首夫婦為人事之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咸者為男女交之始也下經首咸恆亦如國風首關雎也卑高以陳山澤通氣天地掛其象以示人也山高澤卑貴賤之等也而男在下女在上者二氣感應也合乎婚姻之始男下女也澤上山下天地無心之位置取女吉聖人有心於制禮利貞者性情也說以從人性情當取乎正也亨在利貞中不貞則不亨也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无心而為咸聖人有心而為感以二卦言之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以四象言之乾兌太陽在天而澤流於下坤艮太陰在地而山隆於上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也二氣天地陰陽二氣也其實咸之為卦則以否三之柔上於上否上之剛下於三三六相應而相感明其所由來也亦上天下地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上兌說而下艮止也男下女者艮少男下於兌少女也亨利貞者合婚姻大禮親迎男下女也此男擇女非女說男是取女之大吉占也利貞者美中之戒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以氣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以心而天下和平天地萬物之情見娶女即在天地萬物情中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兌有講習之義艮謙躬聽受虛心下問是謙謙君子虛以受人也山澤通氣感應相與亦虛以受人之義

初六咸其拇

拇足之趾也感從下起也與艮其趾同一發明也就一身言之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在外卦貞吉悔亡初與四應也故不言凶悔吝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股之下隨足而動居靜則吉妄動則凶六爻之義亦皆取此也居吉者只止居正而獲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以柔居柔順其自然不至於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二與四互巽爲股股隨人以動下艮爲手爲止有執繫之義故執其隨以往也 執與繫與攣有同義執者艮爲手爲止互巽爲繩直遯之執用黃牛亦由是也繫于苞桑或繫之牛與拘繫之皆卦之上下互有艮巽也中孚之有孚攣如皆上

巽互艮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不處不安也亦者從二咸其腓言也所執下與上口悅對也上兌爲口爲悅下艮爲手爲止爻本卦之義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以剛居柔不中不正何言貞吉悔亡咸之爲卦地包天也三與五互乾四其中也故取爲心之用貞而吉其悔可亡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三六往來其間天地無心之位置四若有心逆其往逆其來則心爲形役形從心生萬事萬物皆從心而起是朋從爾思也天下事順其自然則吉何思何慮憧憧往來與貞吉悔亡一反而一正或曰三四之爻人位而朋友也陰爲友而陽爲朋也故損言友咸言朋也山澤爲損澤山爲咸咸損者否泰之三六往來也故咸言憧憧往來損言三人行一人行也三人行一人行亦憧憧往來象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吉悔亡則爲天地无心之咸憧憧往來則爲人事有心之感无心則光大有心則感害六爻唯四不言咸而咸在其中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有心爲感无心爲咸脢與心相背不見心者也咸而適值其處是天地无心之位置自然之感也其何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者心之所之思慮之所從出也末無也咸其脢咸以無心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兌爲口輔頰舌三者所以全其口也與拇腓股對益一爻而配三爻終咸卦兌上之義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說音悅
滕上也與騰通用兌世者說也合彖傳止而說之義也上之滕口說又與三之所執下對上兌說而下艮止成卦義亦合卦象也 恆之爲卦上震爲足下巽爲股震動股隨言拇言腓言股言隨其義當也乃偏不言澤山爲咸爲口爲手而已乃言拇腓股隨憧憧往來將足股之情本卦之爻不伸娶女之吉至恆六五偏言婦人吉何也咸反之則爲恆恆反之則爲咸咸具恆之象恆具咸之理言理言象一也如咸移上下卦爲損損多言益恆移上下卦爲益益多言損損益之義一也損益之象天包地者也咸恆之象地包天者也要皆否泰往來於其閒也故四卦之彖傳皆言天地推而至既未濟初上皆言濡首濡尾中亦皆言伐鬼方二卦雖反對其情理一也至於恆之爻初上皆言振恆浚恆中言恆其德不恆其德言理氣不言形象無非補咸二氣感應以相與之義也

䷞ 雜卦傳曰咸速也恆久也恆則久於其道速則速於其應咸恆明誠也明而誠誠而明體用一源也首乾坤天地之德首咸恆聖賢之學學以養其德德以詣其學乾坤也而咸恆矣有乾坤之天地因有坎離之水火畜牝牛吉離也而坤矣心亨往有尚坎也而乾矣有咸恆之夫婦因有既未濟之男女柔上剛下二氣感應咸也而既濟矣剛上而柔下剛柔皆應恆也而未濟矣首乾坤終坎離天地水火之道盡於是矣首咸恆終於既未濟夫婦男女之道盡於是矣故曰上篇開闢之事下篇中古之事咸恆反對兌澤艮山形也而通氣震雷巽風氣也而附形所以咸以一身言自拇至輔皆有指着恆以常理言自浚至振不着一物

䷟ 巽下震上 互乾互兌 正對益反對咸移置上下亦益總互夬

艮少男兌少女男女也而未爲夫婦至取女吉則爲夫婦之造端長男配長女夫婦之恆久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恆繼咸爲下經之首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至哉恆乎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雷風氣也發之於地而上通之於天天亦積氣也亘古今而長存天無氣星辰墜地無氣山嶽崩日月得氣而能久照四時得氣而能久運山澤通氣而爲咸雷風相與而爲恆然則恆者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乎恆亨无咎利貞言恆之亨在於无咎无咎在於利貞也言外不貞則有咎有咎則不利有攸往也贊中有戒戒中有贊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天地之道亘古今長存不變恆久也卦自泰變也天與地以雷地與天以風雷風者天地之相與也咸則從否柔上而剛下恆則從泰剛上而柔下皆二氣感應以相與也雷風相與剛柔皆應變文也咸三與六相應而相變恆初與四相變仍相應而巽動止說則從其本卦之德言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恆有二義有不易之恆有不已之恆利貞者不易之恆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恆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利有攸往言夫婦之道恆久不已也恆生男女少而爲咸咸配夫婦長而爲恆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得天天者氣之運行也故不言在天而言得天四時變化二氣之往來也陽變陰陰化陽而歲成焉聖人體天行道乾乾不息而天下成其化即天地萬物亦皆在二氣之中觀其所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風雷主氣无分於上下其无分於東西乎震東北巽西南先天對待之易也况巽入震出性情各有定向君子體其象守常不變立不易方立之爲象亦從巽股震足言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巽入也求深反淺索隱行怪不能久中故貞凶而无攸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浚者入以求深也君子之學自卑而高由淺入深初爲恆之始入而求深躐等而進所以凶也

九二悔亡

九而居二允執厥中以恆其德其悔可亡吉人之詞寡故無游詞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三四重剛不中田无禽承之以羞動而有悔也二則久於中无羞亦不致凶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六爻惟三得位又居天之中爲一卦之主用何言不恆其德蓋以三介於震巽之間雷動而上風動而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又應上振恆无功故不恆其德也四田无禽羞矣三而堅執於承四則承之以羞也或者疑之也下巽志疑也貞吝者堅執於相承之義致吝也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三四上下之交風動而浚雷動而振位无恆而德亦无恆也何地以自容

九四田无禽

田武人之事也巽下巽上兩風相隨四應初利武人之貞田獲三品有禽矣巽下震上雷風相悖四應初浚恆无攸利求深反淺安得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其位者上下无恆重剛不中不恆其德用武無功田无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之言貞者貞一堅執以恆其德也婦人夫子雖以五夫二婦言亦從長男配長女爲夫婦言也風動而入雷動而出亦恆其德也婦人入而在內堅執不化吉也夫子出而在外堅執不化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貞吉如九二惟貞惟一允執厥中也從一而終亦君子立不易方之義也夫子制義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從婦人從一而終是其凶也

上六振恆凶

振動也雷動而上至上則其氣散故凶也初言浚上言振亦巽入震出之義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之大无功即初之无攸利也振出浚入不恆其德也故初上皆言凶也凡物有象而氣則无象无象則將何以爲象但言其理而已恆其德不恆其德浚恆振恆悔亡何物何事可象此亦但言恆之情也田有事可象而无禽則又无可象婦人夫子但言其所爲之道亦無實事可象故二卦之大象大

子但以雷風了之亦不言上下有無究之山澤通氣氣以成形形以運氣二卦反對言象可也言德亦可也易之理雖无窮亦不外乎卦體卦德二者而已

遯 ䷠

艮下乾上 互巽互乾 正對臨反對大壯移置上下大畜總互姤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夫婦之終是謂父母父母之老亦退居於不用之地盛極必衰物極必反天地萬物之道不能久處故遯次恆也內艮爲門闕外乾爲君子互巽爲進退是君子出門而決於進退也故以遯稱焉遯與臨對臨以君子臨小人遯以君子避小人遯反爲大壯大壯則憂其盛遯則防其衰易之爲君子謀深矣遯之爲卦自姤陰長言也陽退陰進遯者退也爲君子而名也言君子知盈虛消長之理當隱遯也姤二以陰爲魚則包之遯三以陰爲臣妾則畜之君子之致用也陰上而至於三則成否矣不則不可遯矣當竭拔茅彙征以濟之又當委曲行權以包之豈得如君子之嘉遯肥遯養

窮處優悠游林壑以待時之清哉

遯亨小利貞

遯亨以能遯為亨也天下有道道在朝廷天下無道道在山林小者陰小也利貞戒小人也小人自處於卑下不上侵君子則利貞正矣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當位而應應天順時以行遯也遯亨以能遯為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陰小不利貞則勢日長而侵君子矣

遯之時義大矣哉

相時度勢遯世無悶自非君子不能幾照故嘆其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下有天為大畜大畜者以君子畜小人也天下有山為遯遯者以君子遠小人也姤以陰為魚遯以陰為臣妾總而言之皆小人也不惡而嚴者係遯有疾厲也象取三爻詞以立言見聖人存陽之意深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大壯為羊羊之上為角遯為牛牛之初為尾羸其角與遯尾厲對也无攸利與勿用有攸往同一發明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極則退退極而進六爻各進窮上反下而為无妄无妄災也大畜繼无妄初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遯之初傳曰不往何災往者自下往二也遯之二執用黃牛往而至无妄之三則行人得牛无妄三之得牛實遯二邑人之災牛也邑人之災即不犯災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艮為手互巽有繩象故言執亦有孚攣如之意義也革皮之堅剛也黃地色牛性順黃牛之革溫潤而堅剛利於用執物被其執莫之勝說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執用黃牛鞏固難脫固志與五志相應五爻皆言遯獨二不言執之固無可遯柔道躑躅上進又不能遯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與二相依係故言係遯有疾厲者不喜其浸長嚴以拒之也畜臣妾吉寬以居之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惡而嚴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有何疾厲其疾也厲則會精聚神嚴以防之也有疾者厲憊之疾也畜臣妾則可臨大事則不可可則吉不可則不吉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遯之美者也三係於二有所累四係於五則無所累足遯之美好也小人否者四應初遯尾厲陰柔小人不能見機明決往而致災也故初傳曰不往何災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好遯不言吉者好即其吉也與小人否一反一正

九五嘉遯貞吉

遯之九五不以君位言乃大臣居高位功成身退遯之嘉也

伊尹曰予罔以寵利居成功告歸是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剛健明決無進退不果之志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乾居中貞正而吉無繫戀依違之志所以為嘉嚴而正正而嚴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者優悠林壑心廣體胖道義自甘身不為志餒也上之肥无不利與初之厲勿用有攸往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者全象為巽進退不果有所疑也肥遯在上身在局外引退鳴高萬物萬事靜觀自得何所疑也

遯䷠大壯 序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壯則止於內遯則避於外皆以乾為主用故遯壯稱君子大壯剛處於內

遯剛處於外剛處於內用以遠非禮剛處於外用以遠小人小人不出其涵蓋以天自處者嚴以遠小人以天自強者不恚於攻小人小人自居於必負積陰之漸必至於剝故遯貴於先幾積健之漸勢必成乾故大壯不必躁妄艮於乾上為大畜艮於乾下為遯畜以君子畜小人遯以君子避小人震於乾上為大壯震於乾下為无妄大壯以天行事无妄以天居心無非乾剛之用遯四陽在前二陰偶開於後有尾之象大壯四陽在後二陰偶開於上有角之象故遯二曰牛而初曰尾大壯五為羊而上為角羊性躁而角觸於壯无利故五欲其喪羊上欲其无觸牛性遲而尾柔於遯无利故二欲其用革初戒其尾厲君子觀其象則思過半矣

大壯

䷡ 乾下 震上 互乾 互兌 正對觀 反對遯 移置上下无妄 總互夬

大壯則止止極而退極下升上為大畜大壯則往往而退窮上反下為大過大壯則退退則反積下上蟠為大畜遯則退退則屈往屈來伸而為无妄然則大過大畜无妄大壯與遯進退消長之理也壯而往六爻與之俱往遯而退六爻與之俱退進退不已則歸之中孚中而孚則誠而天矣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壯利貞

三陽開而為泰四陽長而為壯泰者大也陽至四大而壯卦之所由名也无妄天上而雷下曰元亨大壯雷上而天下曰利貞雷之動本乎天者也故二卦合乾元亨利貞之四德然无妄之象何嘗无言利貞因其匪正失貞也大壯之全象為兌兌說也說以利貞能利貞則无妄而元亨矣羝羊觸藩羸其角則妄也而不貞不耕穫不菑畬則壯也而元亨元亨利貞本天之四德天動參之以雷動則壯而妄矣大壯之利貞戒之也非美之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三陽上進為泰四陽盛長為壯泰者大也大而壯也卦體上

震動也下乾剛也剛以動合卦體卦德以名卦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貞正而大也大壯利貞利於正大也天地之道正大而已自一陽伏於地積而至於大壯無不可見天地正大之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履者禮也禮本於天理自然震動也雷在天上動以天也君子體其象非禮勿動弗履者勿動之謂也君子以天理居其心即以天理律其行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者止足之義初應四震為足有趾之象震動不安居故壯于趾征而凶也征者自壯于趾見之也有孚者上往與四相孚也壯趾與羸角亦相因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趾則非禮而動不孚於理而孚于欲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雲峯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詞九二中也曰貞吉詳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先無能曰遯五當位而應壯二剛以動皆无德也遯五以天居心故遯而貞吉壯二以天行事故壯亦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恆九二悔亡壯九二貞吉言外無游詞吉人之詞寡也居中得正有其位而亦有其德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四與三為人位故稱君子小人用壯用罔先明占也觸藩羸角後明象也遯之四反而為壯之三遯君子之知幾者也故先言君子壯小人之持力者也故先言小人遯以初遯尾為小人以四好遯為君子壯以上羝羊觸藩為小人以三用罔為君子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凡例也而亦取相應四剛並進貞而厲也全體兌象三與五又互兌故多言羊羊善觸羝其最也四剛在下而前橫藩也羝羊觸藩也二陰在上偶開角也善觸則其角羸又値兌毀折之傷羸其角也有是象而實有是理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罔無也如書言子罔為臣僕之罔也小人尚力堅執於用壯以致危厲君子尚德以循天理不惟無是理而亦無是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用壯必至於凶厲其悔難亡初與三剛居剛位壯而不貞故不吉也二與四剛居柔位不用壯者也故貞正而吉二貞吉何不言悔亡以位言之二先而四後悔者後悔也前有何悔故二不言悔亡藩決者本義以為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偶開則藩決是也上震為決躁卦中總互夬夬者決也藩既決則前無所觸而角不羸輿說輹則不能上往壯于大輿之輹則致遠无阻象傳尚往為藩決不羸言之亦為大車以載言之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疆埸也震為大塗也羊性善觸于大塗則喪其喜觸之性故无悔觸藩羸角動而有悔若既在易則无藩可觸其何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性剛很有所觸則觸之于易則何所觸其故何也剛以柔居之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五上皆陰五既喪羊于易上何言觸藩上應三又終卦義羝羊觸藩為三言之也三後二陽上進退則無路一陽前塞進則無步所以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也艱則無步前寔後詳之厲為吉君子罔也壯之終專戒小人君子不過連類及之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者羝羊觸藩之小人只知用壯而不詳審也咎不長者君子知艱難而詳慎無跋前疐後致咎也無咎即其吉也。

晉

☷坤下 ☲離上 互艮 互坎 正對需反對明夷移置上下亦明夷總互蹇

或曰坤臣道離君道進而上瞻離日有諸侯朝天子之象離進乎天中下照坤上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康侯猶考工記所稱寧侯民功曰康猶書所謂康功是也先無能曰明出地上進退不已晉之義也日行地上日進一度三百六十而周

天循環不已亦晉之義夫道南陸萬物光昭而盛大亦晉之義下坤互艮地厚而益以山高上離互坎月望而授日之光皆進於盛大之義故晉反而夷晉其晝乎明夷則誅也誅者食也夷其夜乎晉則喜其盛明夷則悲其傷皆以離爲王用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有日在天上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有天子之象焉晉則日在地上照臨下土向明而治有朝諸侯之象焉日君象而爲守土之臣康侯者以四一陽在坤土之上臣位也上離互坎其於馬也爲美脊錫馬也詩所謂如金如錫是也蕃庶衆多也下坤爲衆也晝日日出地上也三離數也接接見天子也象傳曰晉進也六爻各進而爲屯之利建侯康侯也屯六爻三言乘馬班如亦錫馬蕃庶也馬之滑澤者亦謂之錫班如即蕃庶也三接接下接上也柔五進而上行三言乘馬以相接也屯自晉而進於象可微於理尤明

象曰晉進也

此釋明晉以進爲卦義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上下卦象也順而麗乎大明上下卦德也柔進而上行六爻卦義也是以者從柔進而上行言也使柔不進而上行其何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乎玩其語意六爻各進爲屯卦明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坤言地象也離言明德也坤暗離明以明爲用而坤暗不與焉君子用之以自昭其明德昭即明也離德之所自也不用晦而用明之意義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摧如止象初應四互艮有欲進欲止之象四一陽下降初與三三陰上騰罔不相孚裕者如有孚盈缶之謂也罔者偏詞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者初獨與四應相孚以行其正也正者貞也裕不言吉而但言无咎者以四位不當未爲受命之主也非如二與五應可以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愁如三與五互坎心病加憂象也二進與之應居正而獲吉也福吉之驗也受茲介福亦如象之言錫馬蕃庶也王母王妣也如小過之祖妣也離稱王公晉則何稱王母離離上離下向明而治故稱王公晉離上坤下出明入暗又居在老陰中故稱王母王母對王公言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五居中得正而相應故有是德而膺受是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坤爲衆允信也而亦孚也初與之應言獨三與之應言衆皆以四爲主用也初罔孚反言也三衆允正言也初只言无咎未受命也三直言悔亡者道上行也三四剛柔雖不得位而陰陽相感應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四一陽下降三羣陰上進所以衆允也志者晉以進爲志衆相進上行以遂其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大鼠也蔡氏邕勸學篇曰鼫鼠言其無能爲也五能不

成一技。媢者其狐。貪者其鼠。坎為狐而艮為鼠也。卦以四為錫馬。爻則以四為碩鼠。卦爻同體而異用。亦如筮嗑以四為頤中物。爻則以四為執法臣也。鼠晝伏夜行。明夷夜也。晉則晝也。下坤互艮。碩鼠之情形也。鼠竊而居高位。德薄而位尊。刀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危厲必然之勢也。貞者堅據而不反也。猶馬輿臺之材而居宮掖廟堂之地。是不當其位也。

象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柔嘉之后。溫溫恭人。優柔不斷。恐其有後悔而中。正有應。受茲多福。故悔亡。五與二相應也。失者愁如也。得者受福也。恤者。互坎加憂心病也。往吉无不利。即柔進乎。上行。順而麗乎。大明也。凡勿恤者。事有不必憂者。言勿恤以寬之。事有當憂者。言勿恤以戒之。五之失得勿恤者。寬之。而非戒之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者。是其心。往有慶者。是其事。以母道字民。无計功利。何往而不有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盡地也。鼠與馬俱無角。晉其角。以無為有。無地以自容也。維用伐邑者。維反而與坤應也。三衆允邑衆也。反危為安吉而无咎也。貞吝者。堅執於晉。不知反。是其吝道也。伐者。三與四非相應而相允。上伐之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之為卦。明出地上。光輝普照。海隅蒼生。瞻仰明德。而終用之以伐邑。其道未光大也。

䷣明夷

雜卦傳曰。晉晝也。明夷誅也。蘇子瞻曰。晝日三接。晝也。得其大首。誅也。家無能曰。上篇離與乾遇為大有為同人。下篇離與坤遇為明夷為晉。大有夏之日。同人冬之日。晉地上之日。明夷地下之日。晉則晝也。明夷其夜乎。明夷誅也。晉其接乎。接者堯舜之揖讓。誅者湯武之征伐。明德而登五位。舜禹之晉也。誓衆而伐昏主。湯武之誅也。誅則戒其疾。晉則求其允。謳歌歸德。訟獄係心。衆允之謂也。三會諸侯五年。須假不疾之謂也。象皆於三爻見之。三當革命之際也。

䷣ 離下坤上 互坎互震 正對訟反對晉移置上下亦晉總互解

火在天下為同人。火在地下為明夷。同人初登于天之日也。明夷後入于地之日也。初登于天。照四國。明與人同。後入于地。失其明。則明而見夷。坤暗在上。離明在下。暗以蔽明。文明在內。陰晦在外。明以燭暗。分而言之。晦自為晦。明自為明。合而言之。晦即其明。明以用晦。明之夷也。卦名取義於此也。

明夷。利艱貞。

下明上明。明以繼明。象曰利貞。下明上晦。明以燭晦。象曰利艱貞。明而不貞。則失其明。貞而不艱。則夷其貞。曰利艱貞者是用晦以自門。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之卦體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文明而外柔順。明夷之卦德也。蒙大難明而見夷也。文王以之。文王用之以避禍。至於演易觀象明者。不夷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用明為明。利也。用晦以為明。更利也。艱貞用晦而明也。內難處境之艱也。正志立心之貞也。徉狂受辱。無戲慾。親臣節。箕子用之以蒙大難。卒之敘疇立範。不夷其明也。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乎。文王與紂之事乎。象傳言文王不言紂。而言箕子。言箕子者。正言紂之事也。爻言箕子。不言

文王而暗言武王暗言武王何非周之盛德乎言箕子而暗言微子比干暗言微子比干何非殷之末世乎至不明晦初登天後入地其言紂也明矣文王蒙大難拘羑里而作易於此見其端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晉離上坤下離明坤暗上明下暗自昭也明出地上大明普照昭明德也明夷坤前離後坤衆離莅莅衆也明入地中明體不息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正其昭明德也明德不昭則終於不明矣何以莅衆此卦之所以反對相為用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二與四互坎有飛鳥之象上坤翼偶開初陽一奇亘横垂其翼也垂其翼則夷之未甚非如左腹之不可救藥然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食者飛之遠避之速也坤為腹離為大腹又中虛腹餒矣不食也離為日又三數三日也君子有攸

往往與四應也主人者四也有言者有成約也出門庭以俟君子之行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之行以行義非以求食也孔子接淅而行見機明決義不苟容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股隨足而行左雖未為大用之處而既受傷則不可以行矣三與五互震為足故二言股拯者拯其夷也馬壯二與四互坎其於馬也為美脊互震為決躁馬之壯也與渙之用拯同象渙則以二為馬夷則以三為馬也吉者奔其機明決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渙初之吉以初能順其巽順之元吉匪夷所思夷二之吉以二能順其夷中之利貞明不可息則貞正之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明夷坤上三與五互震有長子帥師之象故于南狩南者下卦離南也大首野牛也坤大也為地為牛如師之田有禽也亦喻紂為大首居上位不明而晦也不可疾者互震決躁恐其疾也如大會孟津必待十有三年春是也貞者不疾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離位南為甲冑為戈兵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有南狩之志而未得南狩之時三離上明之至上坤終暗之極以至明伐至不明必得之勢也可以得志於天下得其大首亦如離之上有嘉折首也此暗指紂與武王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庭

左腹受生之處坤為腹也腹腹心之疾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也四上同體同姓腹心之臣也天命人心不可挽回惟獲

吾心志出門庭以去焉耳坤偶開為門為庭互震為大塗為出出門庭也出本非四之心意不得已也獲明夷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夷于左股猶可拯入于左腹不可拯惟去以獲吾心意則明不夷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之徉狂箕子之明夷矣箕子之受辱箕子之利貞也一體腹心無可去之理箕子之不去非愛其身也愛其身之明也非愛其身之明也愛天下萬世同受其身之明也五君位也繫箕子於六五言箕子宜君者也而反艱紂德非君也而反登天殷之末世於此見矣此繫表之易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不去不夗箕子之明而艱難而貞也演疇敘範世世受其明
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六居坤之終迷而暗不明而晦天高也地卑也自恃其高明而實入於卑暗也先為繼天出治之大君後為隕墜厥命之昏王不唯失其明而亦失其位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天照四國者以為天下之明聖莫予若也後入地失其則者一人之制度紀綱盡廢墜也此不明而晦與用晦而明大相反也

家人☲☴ 離下巽上 互坎 互離 正對解 反對睽 移置上下鼎 總互未濟

家人之為卦內火外風長女與中女同居一家人也風自火出火自風生亦一家人也至於父子兄弟夫婦亦不出乎家

外也風動火燃火變風生二者相得亦一家之象也以卦材言五剛以治外三剛以治內二五三四男女各正有家人之德焉以互卦言上巽下離中互離坎一水不足以勝二火復風以稟之木以消之即水亦化為火而成一家之人矣君子觀家人之象而知化異歸同之理矣化異歸同明而巽矣

家人利女貞

家人有嚴君焉彖不言王假有家而言利女正者何也以上下二卦二女同居二四得位用事是女之貞也利女貞美之也非戒之也國之用事在大臣家之用事在婦人家齊而國治內離外巽風自火出之象也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為正女以柔順為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嚴而泰也爻中子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以爻言不以卦言也卦上下二女同居男剛居五位男正位乎外也女柔居二位女正位乎內也五天道之正二地道之正男女各居其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嚴君者即王假有家也君即父也而言母者四富家在上卦也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兄三弟五三夫二四婦以卦畫推之也各當其位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景公問政夫子告以父父子子本此義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巽不言木而言風者以巽在天為風也火不言自風出者以火為少陰之君自其出也離有向明之象嚴君也嚴君父母

之謂也故風自火出言有物行有恆風本於火也離者明也明於物理也巽以行權本於恆之一德言齊家本於修身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者當防閑之於始初之言有家如師初之言有律也剛居初有嚴厲之氣猶能閑者也不有初之閑五之假安能悔亡而獲吉卦之稱有家者初與五也初家道之始五家道之成二陰得位二陽應之故皆有家言不有初之閑五之假未免悔恤豈能有其家哉離中虛外廓有閑焉之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預閑之終則吉而乎也何但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婦人无專主必聽命於夫子无攸遂也以木巽火烹飪而熟食爻互坎為酒食在中饋也有其德而實有是象也詩曰無

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身何等貞正而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士順以位言下巽以德言得其位而供婦人之職正而吉也
女之不正德之逆也牝雞司晨不正其位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九居三未免過嚴父偏離火之猛烈所以悔其厲也嗃嗃
以義勝情雖悔亦吉嘻嘻以情勝義而終於吝言治家不可
不嚴故反而言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法行傷親何能无悔威行於恩何能无厲而羞恥之事可免
矣婦不婦夫不夫恩威不明家道不正是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陽實為富陰虛為不富泰之六四翩翩不富是也而家人之
六四何以富牝雞司晨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家之索也順居四位有夫婦而復有父子有父子
而復有兄弟家之所以富也家之索起於婦人家之富亦起
於婦人吉孰大焉富家大吉言理不言象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之中在夫則當嚴在婦則當順富家不在於五而在於四
四於國則為臣於家則為妻彭曰國思賢相家思賢妻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即象傳之嚴君也四五陰陽相孚而相感格有家者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不失一人也勿恤者三互坎心病
加憂厲而有悔也假則無嚴厲嗃嗃之象其何恤所以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既假而有家則化嚴為愛是正家之成也一團和氣不唯
夫愛其婦婦愛其夫即父子兄弟亦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有孚者二三四五剛柔得位相孚即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
如者藏威於愛不失其為嚴君也威如對婦子嘻嘻言也終
吉與終吝反也上九終正家之成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有威可畏是修己治人之學也言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也
大象言有物而行有恆反身以自正也

家人三三

雜卦傳曰家人內也睽外也睽以明外為主家人以明
內為主无攸遂在中饋明於內也厥宗噬膚明於外也
睽自外至者也家人自內合者也家人女貞治之於內睽小
事吉治之於外二陰失位為睽外也未始非內正家而天下
定內也未始非外家人之道貴乎嚴故嗃嗃而吉威如而吉

睽之道貴乎和故噬膚而慶遇雨而吉風於火上為家人風
自火出火於風上為鼎火自風生火於澤上為革萬物從革
火於澤下為睽二氣暌革

睽

三三 兌下離上 互離互坎 正對蹇反對家人移置上下革總互既濟

睽與蹇正對而相睽二卦皆不美之名蹇難而睽乖也其後
往蹇來碩利見大人睽孤見疑遇雨而吉睽終必合也以卦
言二女相遇火上澤下志不同行故謂之睽以爻言柔上剛
下不相交也男失位於外女失位於內亦謂之睽睽移上下
為革有去故取新之義其後皆吉故睽終於遇雨吉也

睽小事吉

小事吉委曲周旋以柔小為事也五柔中用事悔亡往無所
咎也家人利女貞象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睽小事吉象傳曰
睽之時用大則家人不止治內睽不止小事吉可知睽終必
合必然之事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動而上至志不同行此言卦體而兼卦情明其所謂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而麗乎明言卦德也柔進而上行本義以爲自中孚之四進而上行故得中而應乎剛也是皆以柔小爲事無睽不合所以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高地下其體懸隔而生物之理有必同男外女內分位各別而室家之志相通萬物散殊千萬不一而陰陽感應之氣類此極言睽有必合之理也同而睽睽而同聖人見理之明徹也昣晝畫化天下遊於大同之宇有其用而天下之睽合

無其用而天下之睽睽柔小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以兩儀言之離兌相聯方以類聚同也以四象言之兌太陽離少陰物以羣分異也以入卦言中少雖別二女同居同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志不同行異也君子體同辨異和而不流同而不黨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之三與五互坎其於馬也爲美脊初其應也四而上於五則卦爲中孚馬匹亡也五下而歸於四則勿逐自復也四之言交乎與初相應而相交也亦與有孚攣如交也惡人者四互坎爲盜在人位也无咎者我見四爲惡人四遇我爲善夫也元者善也言无悔者喪馬宜有悔勿逐自復則无悔也爻多言見者以卦離明而兌見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不見惡人則昣畫分人我異之見存見之則化異歸同善惡而忘正所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巷宮庭之徑也五以二爲宗二以五爲主二五迭爲宗主也遇之于巷亦納約自牖之意不失主人之禮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雖非堂皇正大之處而稍通其意未可爲失所遇之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坎與離牛與前牛後曳掣也坎其於輿也爲多眚下兌爲毀折爻上缺故天劓也見猶遇也其人對其牛言曳掣者二四天劓者三也三人位也往與上應終於遇雨而吉故无初有終或曰離爲牝牛爲戈兵牛掣也互坎爲耳痛有鼻象爻居兌三毀折而剛狠天且劓也坎其於輿也爲多眚輿曳也皆有是象而有是事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輿之曳至天且劓三者之失柔居剛不當其位就本爻言也應見豕負塗往遇雨吉故无初有終三之見遇也上之見疑生見也唯高人能疑亦唯高人善悟睽唯上爻稱吉故言有終遇剛者三兌柔而遇上離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獨立无黨故稱孤元夫初也善也元者善之長與惡人對也交孚者相應而相信也二四六皆言遇者以陰位而遇九之陽剛也厲者從孤言也獨立無偶致危也能與初相孚雖危无咎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行者睽有必合之理化異爲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初之言悔亡者以喪馬自復也五之言悔亡者以往无所咎也二遇我以爲主我應之以爲宗二遇我于巷我親二以入膚孚意氣忘形骸也噬者兌爲口也膚者柔居五位也卦著其睽爻著其合也四五睽中見合上九則疑中見信也疑則睽信則合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者親之之謂也噬膚則爾我相忘矣不唯往无咎而且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兌爲澤互坎天欲雨也離爲火又互離日也天欲雨而離之日欲出而雲蔽之濛濛雨意陰翳重霾居睽之終孤而無偶見牛之掣疑爲豕負塗見載人之輿疑爲鬼一車見婚媾疑爲寇而張之弧知匪寇則說之弧睽極而雨天朗氣清往則釋疑而消忌元吉孰大焉寇與弧皆坎象坎爲盜爲弓輪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者疑豕疑鬼疑寇張弧說弧也遇雨之所以吉者天清地明雲清露散人我之情見矣

蹇

䷦ 艮下坎上 互坎互離 正對睽反對解移置上下蒙總互未濟
升萃皆美名而美卦蹇解不美名又不美卦其故何哉水得地而聚木得地而升萃者聚也升者升也皆以地爲用也坤者地也坤利西南也蹇解之象皆言利西南明於卦之所由來也萃之三往而爲蹇升之三往而爲解三與四人位之往來也故蹇之爻多言往來解之彖亦言往來也爻申彖之本彖亦備爻之由澤去其下塞而流於地山陵裹下民墊蹇可知矣木離其根而浮於土則枝葉害本實撥解可知矣蹇解不美之名又不美之德蹇難也險在前也解緩也緩有所失也然蹇五爻得位故多美詞解五爻失位故多吝詞彖則皆明其卦之所由來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澤得地而萃地坤也西南也去其下塞則氾濫而懷山矣不利也東北艮也山也言方卽言象也明其卦之所由來也大人者萃本來之大人爲下所利見也貞吉者大人居五位正而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難也在前也以卦之情事言也見險而能止以卦之德性言

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西南平易往而得其所止利也東北險阻往則道窮不利也中大人之位往而見有功也四五得位正而吉則六爻皆正是正邦之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德者身之脩也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也山水爲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水山爲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德從艮其身求也
初九往蹇來譽
程傳曰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往則蹇來則譽譽者卦之美名也萃聚也卦之譽也初非居往來之位而言往來者擬一

卦之事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有往則有來宜待者待其往而仍來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大人也二應五王臣也上坎險也蹇也又互坎是王臣之蹇蹇也下艮爲身止諸躬也王臣之蹇蹇非爲一身之故爲大蹇歷險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大夫不均我獨賢勞賢勞則必尤也呱呱而泣予弗予終何所尤

九三往蹇來反

萃之三往則爲蹇來則仍是萃三則人位之往來也六爻之往來术三以爲用也蹇難也險也而亦時也而其用則全在人矣蹇之時用所以大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來反則仍是萃萃得西南以爲喜西南坤也萃之內卦也

六四往蹇來連

三之陰往四連於五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萃三一往而連於五陰居陰位陽居陽位各當其實蒙四之困遠於實蹇四之連則當位於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之大蹇即二之蹇蹇也唯大人可當大蹇也五大人之位也遺大投艱非大人不能也朋者王之臣不計身家與大人同心同德如禹治水而益贊之也或曰朋來指三也陽與陽爲朋也解之朋至斯孚指二也然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非陽利陰陰利陽以爲朋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得位履中動合大人之節扶危濟險連茹彙征是大蹇朋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萃之三四往來而成蹇初上無往來何言往蹇初擬蹇之事上成蹇之功故亦言往來二五不言往來者於義可見碩大也應三艮爲石也若在上則貴而無位其何所從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碩亦大也坎爲石艮爲小石蹇艮下言來碩亦如剝艮上言碩果也蹇之來碩志在內卦至終言之從象利見大人之義

也大人貴而有位者也本萃廟中所利見也萃五有大人之位而不言故蹇五大蹇亦不言也終於上言之者從貴之道也而亦補象利見大人之義也

蹇 ䷦

雜卦傳曰解緩也蹇難也震於險外爲解已解則緩也止於險內爲蹇方蹇則難也蹇中男居外少幼居內家之老成而多辱累蹇可知也解長男居外中男居內國有長君而枝葉強輔解可知也艮外坎內爲蒙艮爲主則教之求二坎外震內爲屯坎爲主則教之求初從兄之道也睽變盡爲蹇睽於前者必蹇於後也家人變盡爲睽和於內必順於外象之所告者深矣

解

䷧ 坎下 互離 正對家人反對蹇移置上下屯總互既濟
震上 互坎

解有二義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是緩解之解也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坼是開解之解也卦從升之三四往來而成也故象詞亦言往來上動下險見險不能止進則損傷退則墜淵有所失也震雷坎雨陰陽和暢春而萌芽夏而向榮萬

物甲坼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木得地而升坤利西南無所往其本來仍吉有所往則變解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勉之以夙吉也損之已事遄往使遄有喜繼解言之也遄夙也解緩也緩與遄反也言已事者解已然之事也利西南來復吉解未然之事也此皆明乎解彖有攸往夙吉之至意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險以動者卦德也屯之動乎險中也此則動出坎之外以免乎險卦之所由以爲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坤衆也柔也西南也往得衆柔以時升也萃聚而升不來本無所往其本來原吉也三四陰陽當位而得中道故其來也而復吉有攸往則緩而致失唯夙蚤爲吉也夙蚤爲吉則往而有功有功者卽雷雨作百果草木甲坼之謂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地解而陰陽和陰陽和而雷雨作雷石氣本於天自下而上坎水氣本於地自上而下春生夏長之交際也百果草木皆出地而甲坼此關解之解也解之時所以歎其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屯水上雷下而雲雷屯解雷上水下而雷雨作雲未成而爲屯雲而化雨則爲解天地淸明陰陽和暢萬物光昭欣欣向榮君子體其象赦過以宥罪解何過緩而致失之過也罪者因過以致罪也

初六无咎

六爻失位動則多咎初與二剛柔交際而相感四應初亦剛柔交際宜无所咎也况初之位剛可居柔亦可居其何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之无咎者如未濟之六爻皆不當位而剛柔應解自初至五亦不當位而剛柔交際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坎爲弓輪爲狐中互離數居三獲三狐也黃中色矢中直黃矢也九居中得正獲之得之皆本其所自有也貞而吉爲占者而言也坎爲弓輪而得黃矢藏器於身也上之獲有待之時也二之獲無待之時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於二不得位而言貞吉者得中直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者上負四乘者下乘二也下坎互上坎也負且乘其卽來之坎坎險且枕也險且枕有乘而無負一奇居五離身也故不言負但言枕寇盜也坎爲盜也致者自我而致也下坎自互上坎也貞堅執也六居三之位小人據非其位貞而吝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小人可醜君子亦可醜也何也戎自我致也咎小人不如自咎也戎卽盜也盜卽寇也繫辭引此爻深戒陪臣執國命希不失之意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震爲足而動拇足之大指以止足也而猶汝也初也易例初爲趾與拇相聯而相孚爲用也朋與我應也解緩也緩汝拇

以待時也。初與四陰陽相孚而相應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時位也。解之爻多不當位，唯上得時而得位，故戒其緩汝拇以待時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震為決躁，恐其不能待時而動，故四五明卦義以止之也。五居中得正，君子也。三不中不正，小人也。居中得正，故能因時制宜而獲吉。不中不正，則竊據非分而致咎。孚，驗也。証也。言君子有解而獲吉，可反証之小人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而終之於進，雷動而上也。小人躁妄而終之於退，水動而下也。君子小人不維其性情之不同，其時位亦各異。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震為長子，有公侯之象，故稱公。隼者禽也，喻三之鷙悍也。二居坎為狐，三互離為禽也。高墉，墉之高也。于高墉之上，則高而又高矣。喻上之時位也，亦如蠱之上九高尚其事也。坎為弓輪，而得黃矢，弓矢之器備矣。是君子之藏器也。故用以射隼也。獲之，決其必獲也。无不利者，為待時而動言也，亦為致寇至，盜思奪，盜思伐言之也。言解至上得時而兼得位也。為射隼言之，抑不專為射隼言之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公用上以射隼，不曰隼悖，而曰解悖者，以解五爻皆不得位，緩失而悖道也。

損　䷨　兌下艮上　互震互坤　正對咸，反對益，移置上下亦咸，總互復

乾坤後十卦而為否泰，泰者天地合而交，否者天地合而不交。咸恆後十卦而為損益，咸益男女配而交，損恆男女配而不交。咸恆，地包天者也；損益，天包地者也。咸，損形也；恆，益氣也。皆本於天地者也。故損繫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無非咸恆損益之義。泰者大也，大必有所損，損泰之三以益泰之上，而成損。泰天地交，變損則男女不交矣。泰者地上而天下，變損則天包乎地矣。所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象。絪縕，氣也；男女，形也；構精，精也。繫辭補一言，而泰交為損天地萬物男女之情見矣。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有中孚之象，損五變則為中孚，故有孚也。泰變為損，損變為泰，盛衰之始也。損彖之詞曰有孚元吉，泰五之爻詞亦曰以祉元吉。損彖之元吉，從泰來也。非元吉，言亨不言咎，既已元吉，則何咎。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從泰三往上言之，故上之爻詞仍彖之詞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曷之用，就損之既成象以為用也。簋者，二與四互震為仰盂，有簋象。二，兌數也。可用享，享帝天也。損自二至上有頤象，自求口實，損則享帝天，帝天與時偕行也。頤之初曰舍爾靈龜，損之五曰十朋之龜，象同而用異也。所謂爻也者效此，象也者像此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其道乃上行，明損之由來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而有孚者，因時制宜以用損也。故全彖之詞，而加一而以為轉詞也。但言二簋者，以二簋之用，即其用也。時可損則損

之時可益則益之損則虛益則盈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有孚至利有攸往損之體也二簋可用享損之用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藪藏疾川澤納汙言人之忿欲如山澤之汙疾也懲戒也窒塞而不通也言君子懲忿以去其不通也天于事不可不損者二簋可用享是也天下之心不可不損者懲忿窒欲是也天下之人不得不損者一人行則得一人是也天下非類之友多一人則窒而有疾損一人則懲而有喜修德去其累吾心之受益者多也交友去其損則友之益我者多也繫傳曰損遠害懲忿窒欲之謂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者已然之事也遄夙也與緩反也往往而損之也无咎者无咎於緩失也酌損之斟酌其損之所由來所由事也卦繼解卦緩必有所失而言也无妄災也大畜繼之其初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是也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上弗損而實益之大得志初志於損而遄往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居二得中貞正而利也征往也往則失利而見凶也征則弗損而實益也三損一人以益上而爲損二又損一爻以益五則卦非損而實益也何也三與六二與五是其應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九二言征凶頤六二亦言征凶言頤之六二自損征也損二至上亦有頤象也損二曰利貞言能貞則弗損而實益也頤二曰顚頤言顚而不貞則是損而非益也損九二之利貞貞中以爲志頤六二之征凶征行而失其類也陽剛之與陰柔相去遠矣中以爲志志於居中而貞正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泰之三曰无往不復損之三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之卦實自泰之三上往復也三人位也互震爲大塗爲足爲動行也三陽上進三人行也損之三人行亦如需之三人來也損一人以益上即上之弗損而實益也一人行即上之言利有攸往也得其友即上之言得臣无家也得臣无家則致一而无私矣繫傳言天地絪縕是天地之交泰也男女構精是山澤之通氣也原泰變損一人行得其友之本來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疑與致一反也疑則不能致一致一則不疑一人行得其友則致一而不疑三人行而不損一人則疑而不能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其疾者初也使之遄而往者四也初與四應也疾者緩失之疾也無緩失則有喜矣損其疾不待初之喜而四亦與六之俱喜矣其何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則憂不疾則喜亦者言不待初之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五一變而成中孚中孚者全體之離也離有爲龜爲鱉之象其體柔內而剛外也遯魚鱉屬也多居水中故魚鱉常合言之龜則居半水而半陸因其中互坤有地道焉十地數也朋同類也友者友其德也三何言友五何言朋三之致一德也五之十朋類也益之十朋之龜如舜王遺我大寶龜是也弗克違者奉天而天弗違也元吉者承乎象之有孚元吉也亦本於泰之有祉元吉也時可損則損之二簋可用享是也時可益則益之益之十朋之龜是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元吉自上祐亦如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名爲損至上而實益也損三之陽以益上之陰也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全彖之詞也得臣者損三之人以得臣也三之人即上之臣也二簋可用享奉之以享帝非爲家食也得臣无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至上則怨遠而利興中以爲志至上而大得也
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下傳曰損德之脩益德之裕又曰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又曰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又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又
損自泰來盛極始衰也益自否來衰極始盛也懲忿窒欲損而又損至於無損德脩也遷善改過益而又益至於无過德裕也以損始必以益終先難後易也求益而損之者至於長裕貴於不設忿也欲也人也疾也害至則遠之善也過也大作也遷國也利用則興之遠害去其无損興利求其日益動而下巽而入兩木相資耒耨之利神農之益天下而不損也君子觀於此而盛衰治亂脩身養性體國經野救荒恤患禮樂征伐舟楫農桑之政俱在其中誰謂易卜筮之書哉。

震下　互坤
巽上　互艮
正對恆反對損移置上下亦恆總互剝
益者上入而下動雷動而上風動而下風雷交感故爲之益長男下長女二氣感應以相與亦益也巽木益之以震木繼長而增高培根而植本亦益也卦自否來也否天地不交變而爲益則夫婦交矣損四之陽益初之陰損上卦益下卦卦之所以爲益也否而泰衰而盛也泰而損盛而衰也否泰反其類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損承緩有所失損其疾來也益承

損不已必益利有攸往言也損之極日已事遄往酌損之承上也損之終曰无咎貞吉得臣无家起下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利有攸往本乎損彖之詞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彖言利有攸往益彖復言利涉大川者以二體皆木風雷交感乘風揚帆以爲天下利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言卦之所由來非言君民也民坤象也無疆坤道也言天包乎地無民不被其澤也自上下下言自上卦之下下於下卦之下也道大光極贊民說無疆大无外光不窮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利有攸往否初往四利以遷國也中正有慶五居中得正爲下所慶也涉川必藉於舟楫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

而木道行也木道震巽二體皆本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動而巽以二卦之德言也无疆者无窮盡也天施地生以二卦之用言也无方者无方體也天施地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合體用而言極贊益之大也與時偕行者時可益而益之亦如損之時可損而損之也故損益二卦皆言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風爲恆雷上而風入陰陽不交酉南東北各立其方先天對待之易也風雷爲益風動而入雷動而上風雷交感二氣相與共處一方後天流行之易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彼有取於震巽出入相依而相從也○八卦之卦大象乾不出卦名者尊君也坤則言其勢順配天行健也兌曰麗澤艮曰兼山巽曰隨風震曰洊雷就象言形言理無分上下前後也獨坎與離水洊至明兩作而後出卦名以坎重險非習不

能離明兩作非繼無以照四方故象其形象其德皆三字而獨恆益以風雷雷風了之風雷天地之氣也水火天地之精也山澤天地之形也氣雖有陰陽難分上下前後也屯不言水而言雲者以混沌初開絪縕一氣何分爲雲何分爲水故亦以雷雷二字了之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大作如治水教稼之事也屯初震下利建侯益初震下利大作建侯以大作也公亦侯也三四之告公從告公用圭利用大作之事也初爲益成卦之主用故亦以元吉无咎與之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者任重致遠以爲大作之事也事必无咎而後可稱元吉初言元吉而復言无咎者以初在下非用大作之事也非如五之在上勿問而元吉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中孚之鳴鶴動變爲益之朋龜飛禽化爲水族矣麟鳳不世出无以前民用天得以清地得以靈舍鶴龜其誰與歸弗克違者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永貞者柔二居中用六永貞也王用享于帝者克享天心也帝雖屬帝天之帝而亦本於帝出乎震也六二一變則爲中孚之遯魚言龜言十朋物各從其類也十地數也朋同類也十朋之龜本於否初之拔茅茹以其彙也茅蓍也蓍可以筮龜可以卜至誠之道見乎蓍龜皆中孚之動變也上經乾坤十卦而後而爲否泰其初皆言拔茅連彙與天地合其德也下經十卦而後而爲損益其中皆言或益弗違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泰之三六交變爲損否之初四交變爲益六爻之義易以貢也其理其數其象其詞亦其以彙而弗克違獨是損之弗克違元吉從泰之以其彙征吉言也益之弗克違永貞吉從否之以其彙貞吉亨言也故其詞亦大同而小異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疑之也從上進退不果言也外外卦也卦自外來也或益之亦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用截句

凶事者不止征伐兵戎之事卽死喪祭祀亦其事也三四言中行者以三四爲上下卦之中震足巽股出入於大塗也有孚者三四地氣上騰五上天氣下降故三五皆言有孚告公用圭者聘問朝會之吉禮也事有凶亦有吉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事之益不但大作於元吉卽用凶事亦其所固有也以見能有孚無一不可行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巽上坤下有國邑象如觀之六四觀國之光是也天地不交而爲否初四一交而震巽相依而相從是國遷矣中行則上下相孚而相從所以告公從也公者震象也利用以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志者益其大作之志也四五相依而相孚故四益志五大得志也五惠心四惠用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德心德也有孚者心之德也惠心卽有孚之心德也上以有孚惠下下亦必有孚惠上上下交孚而交惠勿問元吉而元吉在其中矣自初至四皆以用言初大作用之大功也二用享用之大禮也三凶事用之大災也四遷國用之大役也皆惠用也五不論惠用而論惠心者上有其心斯下有其用也上以德孚下下亦以心孚上也

象曰有孚問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心既有孚於惠下則不問而元吉惠我德則民說无疆其益无方大得益下之志也五不言益而益在其中所以元吉歸之於五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莫益之疑有以擊之立心多疑失有孚之志不恆其德即不恆其心上之不恆與五之有孚反也故其凶與吉亦反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居益之終本有益者也而言莫益之一偏之詞也而疑有擊自外來非中之孚也或曰外外卦也巽進退不果多疑也莫益或擊與有孚勿問疑信相反益貴於長裕莫益或擊不恆其德也風雷爲恆雷風爲益益之上即恆之三故言立心勿恆

䷪ 乾下兌上 互乾互乾 正對剝反對姤移置上下履總互乾

夬者決也又缺也乾兌西北方也有天傾西北之象是造化有遺憾之氣數如屋缺其角衣缺其裾處盛之道滿極必毀盈極必虧益而夬造物之理而文王用之以爲君子去小人一陰之道所謂揚于王庭是也揚兌見也孚號兌口也厲者一陰在上危也告自邑止可告自己不利興師動衆也利有攸往則純乾剛健純粹以精也王庭五剛而中正王者之庭也推之爲學則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去私則有私慾一毫之未盡夬者危之也如上天下澤取義于夬夬者法也百官以治萬民以辨民志上澤下天則取義于履履者禮也定上下察易無定象亦無定理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孚號者兌口也一陰附於五陽之上陽號於暮夜也邑安居之處也即戎與陽敵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言只可托以安居不利即戎與陽敵也彖爲小人謀也深矣利有攸往剛決自雄無有後艱也此爲五剛言之也剝復五陰一陽以陽爲主用故居上經姤夬五陽一陰以陰爲主用故居下經告自邑不利即戎因其主用而爲之謀彖之立意深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夬者剛決自雄以決柔也三月之卦也健而說爲上下之卦德言也決而和爲一卦之卦體言也言能決則純乾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揚于王庭者柔在上見於剛五之王庭也厲危厲也號亦告也兌口象也言能自明其危厲乃光大也尚上也窮極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言柔在上氣數將盡至上而極也利有攸往

則剛長而陰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祿者兌澤之所生也祿在天之上天施之以及下也乾爲純陽天之德也夬則一陰在上德不純故居德則有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之爲卦大壯之一陽前往也所以壯之初壯于趾夬之初壯于前趾也壯初應四震爲足趾也夬五承大壯以立卦壯于前趾也壯往也非壯亦無以言往也往不勝爲咎者恐其應四行次且失壯往之氣以致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勝雖決勝之勝而亦勝其任之勝也勝其任而往則无咎不勝其任而往則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兌為口而夕也而在天之上莫夜之象也人能惕厲孚號於莫夜之間則雖有戎而亦勿恤也有戎即彖之即戎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中道者居安思危之道也二居中得正為中道亦如五之居中得正為中行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顴也口上之在左右頬也壯于頄者壯往之氣徒見於面目間也足將進而退却不前有凶也君子夬夬獨往恐其不勝致咎也兌為澤為雨三應六獨與之遇也濡沾濕也睽兌下上與之應曰遇雨夬兌上三與之應亦曰遇雨睽雨在下不為所濡而疑亡夬雨在上為其所濡而慍見事求其有濟雖濡而慍亦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者決也剛決柔也故言夬夬五居中與之近言中行三在下與之應言獨行行往也本彖之利有攸往也三人位故稱君子夬夬之往在三與五也三五能伸卦義皆可免咎終无咎應上之終有凶終不可長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股上之背肉也无膚者下乾老陽如於馬也為老為瘠也行次且則進不前矣羊兌上也亦本於大壯之羝羊也大壯前五偶開藩決不羸夬則前五亘橫其行次且牽者牽制其无觸藩羸角也故悔亡言者孚號有厲之言也不信者不相孚惕號不應也四處不當位非如二五中行中道相孚惕號相應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夬以果於不進為其咎姤以不果於遇為无大咎夬羊已牽之於前姤豕未牽之於後義理同而情象異也聞言者直理之言非利口之言也蓋九家乾有為直為言也行之次且者往不當其位也聞正理而不信者耳不聰也坎為耳為通塞其下畫而為兌故聽不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或曰莧陸商陸也草莖而木根似兌之象上陰下陽也又曰夬三月之卦莧始生之時亦姤五月之卦瓜始生之時故二卦之五皆取象焉商陸為鬼所附喻九五為上所附城之狐社之鼠不蚤決而去之其害豈可勝道哉五剛健之德故能夬而決之合乎中行之道以免於咎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有光大之德則純粹以精不用去私而道自光五之夬夬中行而僅无咎去私未盡存理未充其中心有所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號者兌口象也五而夬夬失其為兌口陽極陰消必然之勢也故終有凶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終不可長者言陰私雖偶然依附終不可使之長久安處也

夬

䷪ 雜卦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下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愚竊謂姤以一陰遇五陽當防其漸夬以五陽夬一陰當慎其終上經言天道剝而復見天地之心下經言人道夬而姤嚴天人之介健而說夬而和其用孰大於書契哉

姤

䷫ 巽下 乾上 互乾 互乾 正對復 反對夬 移置上下小畜 總互乾

天地之道寒來暑往暑往寒來陽長陰消陰消陽長古往今

來循環之理也一陽反於地中而名之曰復若其所固有也一陰來遇於地之下而名曰姤如其所本無者也窮上必反下一陽剝喪於上而反復於下一陰壯夬於上而亦壯遇於下此姤女壯之義也王厚齋云陰氣之來常伏於盛治齊桓公始霸七年而敬仲奔齊亡齊者至矣漢宣帝甘露十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矣唐太宗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矣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治亂倚伏之機微矣姤復所以循環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陽順而陰逆氣數自然之理也自上而下爲順自下而上爲逆一陽來復至四而壯一陰來遇於初何言壯以其時位氣數之必然也女者陰之名邵子以爲月窟是也巽順而遇乾健兩儀之陰柔自此而始亦女壯之義也先天圖圖可明也勿用取女者以其氣勢方盛終必滅陽也占取女則勿用也象不專爲取女言也陰亦不專爲女也爻之言豕言魚言民

言瓜無非陰之類也勿用取女者舉其一事而言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女來遇我遠之可也而更欲取之是與之長也非遠小人不惡而嚴之道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姤之氣候也萬物相見乎離爲嘉之會是品物咸章也五月夏之正令姤之氣候是天地之相遇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遇中正即九五之含章天下大行即施命誥四方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序卦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也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也自一陽內生陰氣漸居於外今乃遇之於內姤爲諸陽之胄女后也一陰初生驟驟乎有尊諸陽之柄義皇一字之易也故大象於復曰后不省方於姤曰后以施命誥四方皆后之也獨陽不生有復不可無姤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姤反爲夬見於乾上者反而伏於乾下姤變盡爲復復於此者反而遇之於彼巽在乾下爲姤巽在乾上爲小畜小畜皆以一陰制衆陽然在姤者其勢順在小畜者其勢逆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夏大禹八年天元入於午會姤當其運故夏不稱人而稱后夬施祿姤施命本乎乾之天施也月令夏正之日施命令誥四方正與至日閉關相應風在天之下風之示也風在天之上風之自也風之自君子以懿文德風之示君子以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周用齋曰繘絡絲器柅其柄也小人負緣攀附如絲繫金柅則牽之也巽爲繩直有繫象如小人得繫則繫之不揮應也安於正而吉有攸往則見凶豕陰類蹢躅欲上進也或曰羸豕絲繭之喻也柔道上牽則絲繭下動如羸豕之孚蹢躅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絲柔而牽有可繫則繫之不爲龍之潛藏而爲豕之蹢躅蹢躅巽股象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者天地相遇取義於天包乎地也魚者陰類如初之言豕也包亦畜之義也初二陰陽相孚包之尚知其有魚如係遯之厲畜臣妾吉也故无咎四則與之相應忘乎其魚矣故包无魚也不利賓者柔道上牽至於四則爲觀之利用賓也二之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而知其為魚則嚴以防之義不及王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臀无膚者上乾互下乾老而脊也臀无膚則坐不安行次且則進不前背取乎巽為股進退不果之象也三以剛居剛雖危厲而不與之應亦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有所牽則起而見凶雖免於咎厲无大咎者行次且則无所往進不能前未為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與之應則形骸相忘不知其為魚故包无魚起凶者自初之有攸往起而上之也初與四應故初言見凶四言起凶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陰也衆也亦魚也詩曰衆維魚矣是也遠民者不與民遠也如逐鹿无虞何以從禽而曰以從禽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高大五月上茂瓜蔓衍五月下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變魚言瓜者維其時物也隕下也章美內含自天施生自風之自也其卽后之施命誥四方也或曰隕者員字之誤也天象員瓜體亦員章美內含有員自天者天實為之也非人力所可幾及也實贊剛健中正品物含章也○無能高祖伯曰瓜之為物蔓條繁生得其所附攀援而上樹為所包喻小人蔓衍其勢欲包君子然邪不勝正其理終難姤初遇乾故隕自天又瓜員象天杞高大在上瓜卑衍在下一柔終不能勝五剛庚申著說義窮思此爻終不能得壬午著易蔡復索是解既而有得曰使爻曰以瓜包杞則人盡能解矣為之一笑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含章者中正剛健品物咸章也志天下大行之志命天之命令天下大行之志不能舍天之命令所以有下自天之祐大有之自天祐也

上六姤其角吝无咎

角地之盡遇之窮也姤其角有所遇仍然無所遇是其吝也然陰不喜其來遇故姤其角則亦无咎也六爻至上而窮盡方言卦名不許陰以相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萃

䷬ 坤下兌上　互艮互巽　正對大畜反對升移置上下臨總互漸

臨卦六爻各上而為升觀卦六爻各下而為萃升自冬徂春之木也萃居秋去夏之水也木得地而升柔以時升也水得地而聚澤上於地也大觀在上有廟象焉萃之王假有廟本於大觀在上來也然盥而不薦與致孝享有異也萃與大畜正對物畜而後萃聚也萃者天心萃人心萃萬物之情亦萃當其萃時則用大牲而獲吉及其損時則二簋可用享此又時用之不同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之所以為萃者王假有廟象焉廟萃祖考之神明亦萃子孫之精誠大人卽王也王在廟中也王在廟中為在下之坤衆所利見也利見者兌見在上為下民所瞻仰也五居中得正有亨道焉故亨利貞也用大牲吉王用大牲以致孝享也大牲者騂角之齋牛也坤為牛而順也利有攸往以假廟也此就其一象一事言也卦所以名萃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上下卦德也剛中而應九五爻象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假致也有廟致孝享於廟也五爲剛中貞正之大人不偏不倚聚以正也天命者時之順也用大牲利有攸主因時制宜皆順天之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而天時地利萬物之情形在於一卦之中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而脩之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耳彖言假廟象言除戎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已戒不虞節五之所言匪孚故雖有元永貞之德而戎器亦不可少治世未嘗廢武也卦體兌金互巽木有戈矛之象坤土互艮止有重門繫柝禦寇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與比大畧相同所異者九四一陽耳比初无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此時若號一握以求萃可以破涕爲笑矣如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也號者兌口也握者互艮爲手也下乃字汝也有孚不終乃亂汝之所萃也猶書言而康汝色是也勿恤者慰之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陰弱無主張而號九四正應以求萃於五是志亂也則人亦必笑之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二與五相應而相孚引之以萃五吉而无咎也彖言用大牲吉此言利用禴反言之也五爲大人之位二利用見五之大人也用大牲以享廟非二其誰享之

讀易者不可以詞害意可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一變而困于酒食亦有享祀之義不但引於无咎而亦得中而有慶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之萃如者往應上六之齎咨故嗟如也陰與陰應不得其所萃之位故无攸利也往萃五雖无咎而亦小吝也與比之匪人大畧相同而稍異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而无咎者五與三互巽巽以順而相入也

九四大吉无咎

柔之爲道不利遠是則剛之爲道不利近四居大臣之位而

受羣下所萃僭逼之嫌震主之威所不免也則必戒謹恐懼匪躬盡瘁以合大吉之道乃得免於咎也萃四之大吉實自比四之貞吉來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與初應三陰並進相孚相引而聚必當戰兢惕厲以合大吉之道而僅言无咎者以其非所萃之主又非所萃之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剛中而應有其德而亦有其位不用戒詞而自无咎也與二相孚而言匪孚者偏詞也元永貞者大居正也亦如比之原筮元永貞也悔亡亦无咎之謂也盡詞與之以見四之大吉非有位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比五之顯比位正中也萃雖有位而四五二陽相乘重剛不

中故不言顯萃其志倘隱而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口象涕洟澤象皆本於上也極言求萃之苦情也與萃如嗟如應萃如嗟如往无咎上與之應亦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卦下順上說齎咨涕洟不順不說者也下既嗟如无攸利則上亦涕洟而未安也

三三三雜卦傳曰萃聚而升不來內卦為來外卦為往言萃三三卄陰聚於內而不外往升三陰升於上而不內來皆以坤為主用也萃四一陽往三而成蹇澤下漏不聚矣故蹇象利西南不利東北也西南坤也東北艮也明蹇之所由來也升三一陽升於四而為解解有所失而不升矣故解无所往而利西南也西南坤也往則致失矣明解之所由致也萃升美德而美卦蹇難解緩有所失也故曰萃聚升不來以成其為

萃升也萃以五為大人為下三陰所利見升以二為大人為上三陰所用見重陽也萃而無主則亂升而無德亦亂伏羲言萃升之象三聖人言處萃升之理小人即得其眾不能理也即得其位不能居也萃升不同剛中而應則同也萃之三陰既聚即欲抑之而不升不得也故萃反為升也剛中在萃則宜有以散之剛中在升則宜有以下之此大人之作用也故萃升二卦並稱大人並稱剛中而應

三三三巽下三三坤上　互兌互震　正對无妄反對萃移置上下觀總互歸妹

升萃二卦反對皆有祭祀之義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升之二亦曰孚乃利用禴萃之象曰王假有廟升之四又曰王用亨于岐山原其故祭祀皆水源木本之孝思也升者木升也萃者水聚也聚祖考之神明以假廟亦升子孫之精神以致孝享也澤得地而聚木得地而升凡祭必灌地以降神其皆本於坤土之用事萃用大牲以假廟升利用禴以升階皆大人之利用也亦大人之萃享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之為卦卦德卦象卦體卦用皆有元亨之美義巽而順德也剛中而應用也地中生木體也柔以時升象也用見大人者用二以見六五升階之大人也勿恤者無所憂恤美之也非戒之也南征吉征往也南者離也萬物皆相見初夏之景象木欣欣而向榮也升之為卦自臨六爻而升也臨十二月之卦也而為升則出震而齊巽矣所以南征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

木之升也上暢茂下必有根柢初柔在下偶開根柢也故初之爻曰允升大吉上三陰偶開象枝葉暢茂故其爻皆貞吉柔者巽木得坤柔也時者下巽互震出震齊巽以時而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而順升之德剛中而應升之用德用合一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用見大人无所疑勿恤也孚乃利用禴則有喜也王用亨于岐山則有慶也南征吉即貞吉升階也志行者大得志也故三陰羣聚于下為萃三陰羣處于上為升然陰不可无陽萃之三陰利見九五之大人升之三陰用見九二之大人萃五即升二也剛中而應則一也剛中在上其勢則聚剛中在下其勢則升木既升則大亨可知矣勿恤有慶南征志行固宜也坤西南巽東南以巽入坤必從南而征故曰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不曰木生地中而曰地中生木者以坤為主用也亦柔以時升之義也順德地道也積小高大言積下根基固而高上枝幹盛也是皆地中生木之象也

初六允升大吉
允信也與二相孚剛柔相應也如大過枯楊生稊巽下偶開也巽木也木入土則不至於上盛而下虛故允升而大吉也即柔以時升之義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合志者相孚於用禴之志亦合升階之大得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可以格天何但於用禴言用禴者巽木互兌澤有水源木本之思也剛中而應不言升以六爻之升皆其用以爲升也象之用見大人亦指此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反乎象之勿恤也亦即象傳之有慶也

九三升虛邑
邑坤象六斷中虛陽實而陰虛故升虛邑易之範圍天地皆就卦畫取象圜丘答陽方澤答陰故乾多言郊坤多言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巽爲進退不果有所疑也三以剛居剛初允二孚相信而升何所疑也或曰疑礙也升寨則礙虛而升何所礙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王即用見之大人也岐山西山也因互兌言也用享即用禴也以柔居柔順而正故吉而无咎然二之用禴未然之事也四之用享已然之事也岐山周之西南山坤之方也悅以動享西山可也巽而順享岐山亦可也順巽柔正王用此道以致享神鑒福綏故吉而无咎

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理莫逆於心爲順德情莫逆於理爲順事九二之孚以德言也六四之享以事言也道本乎坤之順順以事神神必享之
六五貞吉升階
升得中正而吉五王公大人之位階王公大人之階有恭巳南面向明而治之象故南征吉不言大人而大人在其中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初與上合志而未見其所引之處至升階不唯勿恤而且有慶是南征之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坤爲暗爲迷復之上六是也冥亦坤象也夜氣之所存雨露之所潤不舍晝夜所以利于不息之正也冥與見反也冥升者不見而亦升也坤其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迷者冥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陽實爲富陰虛爲不富不富寂靜之時也與升虛邑應也木之升也凌空而起固宗社壯帝居夏之松殷之柏周之栗何非不息之貞

困 ䷮ 坎下兌上 互離互巽 正對賁反對升移置上下節總互家人
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其勢順由北而西其勢逆故坎上兌下爲節兌上坎下爲困上兌下坎中互巽離兌爲言而鬱於離中則言窮矣巽爲行而臨於坎地則行窮矣坎爲心病兌爲毀折外僨毀折之傷內處心病之疚是必困之勢也上兌下坎中互家人困之所以亨也升而能降用見大人是也升而不已至於冥升故受之以困又坎互離水火相尅也兌互巽金木相尅也坎爲溝瀆爲隱伏澤當其上不能通流亦是必困之道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亨貞處困而亨亨在困中貞又在亨中矣大人吉者大人以不爲所困也能困其遇不能困其亨也不能困其亨所以貞而无咎也言大人者從萃升遞言之也亦以二五有剛中之德非大人不足以當之也亦以處困而亨非大人不能有其貞也有言不信者兌爲澤爲口坎爲水爲耳上兌澤而水下漏亦如上兌口有言而坎耳陷溺不聰也此本其德象言之也大人吉如文王困於羑里孔子困於陳蔡皆吉而无咎也

彖曰困剛揜也

剛揜者否二之柔而上揜五剛也明卦之所由來也亦上兌柔揜下坎之剛中也以上下卦言之則上揜五三揜二也以全卦言之則上揜五之剛中剛中者大人之德位也大人雖揜而亦不失其所亨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以說以卦德言困不失所亨以卦用言大人吉以剛中以卦位言有言不信就卦之時勢言言君子者德也言大人者位也大人可兼君子君子未有皆大人有其德未必有其位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以止水而曰澤无水者何也坎水下漏也致命遂志非見危授命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樂天知命以遂吾亨貞之志願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困者坐而困也株木無枝葉之木由上卦地中生木來也

本於坎有爲叢棘爲蒺藜也幽谷不明之處上兌見中互離明初在坎之下故曰幽谷入幽谷亦如坎之初入于坎窞也三離詩曰出于幽谷遷于喬木初則下喬木而入于幽谷也三離數三歲不覿者幽不明終於无所見也初在坎下求出反入求明反暗求速反遲皆無位無德之小人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坎有酒食象與需于酒食同一義也然其來也則自朱紱也朱紱貴者之服上位大人之服也二五相應彼曰利用祭祀此曰利用享祀享者享于上以祭也萃升之彖言大人承萃升之義亦言大人萃升之爻言禴祭困承萃升之義亦言禴祭何也祭祀之義非大人不能也大人至誠感神者也井亦有水源木本之義不言祭祀不言大人者以木上有水失其本源也征者征以用享也於時雖凶而義則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有慶者自五剛中而來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坎爲石豫之中互坎介于石是也荀九家坎有爲蒺藜爲宮三陰爻柔居坎上故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也三互巽故言入也中互離爲坎之妻也三一變則爲大過大過有棺槨象繫傳言死期將至不見其妻凶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詳也

石堅不可轉故據于蒺藜乘剛者乘二之剛中也舊廬困蔽家室廢墜夫妻反目匹偶存亡故入其宮不見其妻以致凶也凶者不祥之事也詳古與祥通用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四從坎變也徐徐遲緩也困四之來徐徐亦如坎三之來坎坎也金堅剛之物也如石之貞難轉也車者坎有車輪象也困之言金車亦如屯之言金夫也車可轉金車則難轉所以來徐徐也四之來與三之入對也有終者初四剛柔應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之臀坐而困也四之徐來而困也志在下者志在困之初也言四以剛居柔雖不當[redacted]有與下相與也亦如未濟之六爻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坎有劓象互巽為股偕兌毀折之傷又居坎陷之地則鼻劓而股刖赤紱下服指二上於上而困於五也乃徐有說者徐緩自得本於兌說也或曰說脫也中直不為赤紱所困也二五剛中至誠相與故二言利用享祀五言利用祭祀困於遇不困於心此心可以質諸天地通於神明也困之亨貞於此

見也或曰困之為卦自否之二上往來也苟九家乾有為衣坤有為裳否之為卦上衣而下裳貴賤位焉二柔往上困于赤紱也上剛下二柔紱方來也困于赤紱五之剛中為柔上所揜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乃困于遇而未得志之時也乃徐有說者俟天休命本乎心之中且直也利用祭祀者受天地鬼神之福也二之存慶人慶之也五之受福天地福之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蔓條繁生與初之株木無枝葉異也臲卼者因葛藟橫道致崎嶇臲卼也應乎三之困石據蒺藜言也動則纏繫於身而有悔因其有悔征而去之則无悔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未當其位也行者征而去之也征吉者能征則吉不能征則悔也

困

䷮

雜卦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又曰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疊山謝氏曰井困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无水井則木有水困者未濟井者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井通之於下而湧之於木上困聚之於上而漏之澤下此則困窮相遇井養不窮矣窮則窮於遇通則通於已窮而通矣居則居於已遷則遷於人居其所而遷也德之辨別於小人所謂大人吉也德之地井養不窮所謂往來井井也唯知命故寡怨唯盡性故辨義困上兌下坎互有家人困於外者治於內井上坎下巽互有睽養天下者威天下舊廬困蔽室家自如困之所以亨也井田既行兵賦從出井之所以養也

井

䷯

巽下 互兌

坎上 互離

正對噬嗑反對困移置上下渙總互睽

井困之卦本於否泰否之二與上之而為困故彖傳曰剛揜也言五之剛為二之柔所揜也泰之初與五交而為井彖傳

曰井養不窮巽乎水而上水也否七月之卦也雨澤方竭而水又下漏困遇之於否也泰雨水之候也膏澤下施木載水上行井通之於泰也萃升困有水源木本之情形故彖多言大人多言祭享而井不言者以木上有水失其本源也故風水渙彖又言王假有廟者仍乎水源木本之思也井以木為用而交偏言寒泉困以水為用而交偏言株木水木相為用也風水為渙大象不言木而言風水風為井大象不言風而言木巽之為卦在天為風在地為木故黃帝內經厥陰風木合言之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邑坤象四井為邑泰之上自邑告命也巽乎水而上水則邑改而井不改也三陽三陰之卦初往五來陽无喪陰无得往來以井其井此明井之所由成井田學校之井也汔至亦未繘井則言汲水之井也巽為繩直互兌為毀折所以未繘井而羸其瓶也瓶即甕也羸其瓶即甕敝漏喻學者不可安於

小成掘井九仭一簣不及泉猶爲棄井所以凶也往來重言井
者以上井爲本來之井下井爲汲水之井也大象言勞民勸
相仍乎井田之井爻象言井冽寒泉明乎汲水之井也如解
者緩也與夙反也而百果草木甲坼則㩲是開解之解也易
不可爲典要因義取用不可以辭害意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入也入乎水而上水方成之井也井養不窮井水之用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坤五之柔中改爲坎五之剛中邑改而井
不改也汔至未繘井未有功如爲山九仭功虧一簣掘井九
仭而不及泉也瓶可用汲羸其瓶則汲井之道絶矣是以凶
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以生木木何生水天地交泰厥陰用事雨澤下沛木上有
水氣機之水也坎勞卦也勞民者勞其耕田鑿井之事也勸
相者勸其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也此本乎泰之改爲井
言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去泥而泉湧井而仍泥則無可與人以汲也井修則新不
修則舊井而泥舊井也禽魚也无禽无魚也古人呼魚爲川
禽也魚亦陰類兪无水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而在上寒泉可食井而在下井泥不食時位居下也井而
失脩治則爲廢井舊井无禽
爲人所舍而亦人自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泉之所從出鮒亦魚也相喞爲鯽相附爲鮒射鮒泉如鮒
之射也與初之无禽異也甕喩井谷也敝漏喩射鮒也言井
谷之射鮒如甕之敝漏也敝漏亦從二與四互兌爲毀折言
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射鮒則泉不冽淤泥之氣未去無與人以可汲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者泉涓涓渫渫而流充乎其量矣雖未至於冽而與人以
可汲矣可食而不食不但行路之人心惻而我心亦自惻也
我心惻者上坎爲心憂也井至三而小成矣喩修已以敬之
學也王指五也明者中互離明也井之冽本於井之渫也井
渫不食俟乎寒泉之食也王明並受其福者王於人鑑而並

於水鑑也求王明並受其福業之小成也修已以敬之學也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業之大成也修已以安百姓之學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而不食不但彼心自惻即行路之人亦爲之心惻也王
不明則汲引無人王而明不特三之福並王亦受其福也求
王明者奠望之心也王即剛中不改井之大人也

六四井甃无咎

甃瓦類磚甓之屬用甃以修井外也井渫內明可以鑑人而
不外修則清者易污常以致咎六居四位修之正也又何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者修之於內而復修之於外也无咎者位在內卦之上
不下也時
不舍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者清其明潔也寒者洌之性氣也不曰水而曰泉者明其巽乎水而上水湧出不窮本天一之所生也泉到寒而氣盛水歸冬旺北方凛洌之氣也坎有飲食象故寒泉食也寒泉之食與井泥井渫不食反也初之泥二之谷既未足以語其養三之渫四之甃又未足以語其位至五剛中而功成位得

象傳井養不窮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初與三之不食者不中不正也寒泉之食則得時而得位剛中而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繘綆也井收收綆也因巽爲繩直言也勿幕者勿張幕揜井口使利澤不得施也困窮而剛揜井則通而剛不揜有孚者

上與三應陰陽相孚也上之大成孚於九三之小成也井道非久不成故五不言元吉而元吉歸之於上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而源泉混混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利澤施於宇宙功業遍乎寰區綆可收幕可徹無煩用汲勿問王明而並受其福是井道之大成也所以元吉獨歸之於上也

周易闡象下經終

周易闡象下經次卷

[illegible]山蔡首乾遜含述解

族弟 如松增茂 吉雲景卿 紭海爾臨
外甥 許士植建明 姪孫 祥崛祖器 愚壻 施光渠宣業 仝校

革

䷰ 離下兌上 互巽互乾 正對蒙反對鼎移置上下睽總互姤

革庚革也以一卦言於時爲夏秋之交乾道變化元亨之陽變爲利貞之陰也以二卦言兌澤在上離火在下水火相濟二女不相得亦更革之義以互卦言上兌互乾金生水下離互巽木生火火炎金消木盛火熾金畏火而亦愛火火能消金而亦能成於金是造化開一大變革之會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更革也更即庚辛之庚也巽之先庚後庚是也已居離位戊已之已也十干戊已居中與庚相接而相孚元亨利貞乾道之變化春夏變秋冬相庚革也庚革之義本於天道三與五互乾故大亨而利於正未占而孚其悔乃亡中總互姤姤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亦庚革之義也甲而乙事之初起也戊而已事之過中也過中則必庚革之故已日乃孚也離爲日故言已日殷商之世以十干爲王號者有取爾也或曰離爲日爲火火變物之性故言已日乃孚先天位次革繼離之後故言已日乃革孚在已日中革不出已日後也二爲已日之主用故言已日三四五革而信之故皆言有孚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水火相息以澤水離火言二女同居以中女少女言志不相得以水潤下火炎上言皆卦之德象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信卽孚也文明以說上下卦德也大亨以正乾之元亨利貞也大亨利於貞正革何嘗不當何有於悔此皆卦之用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天地革卽天地相遇兩儀變爲四象而春夏秋冬成湯武革命尙質尙文皆順乎天道而應乎人心本天而動何嘗有意於更革也革者因時制宜義所以大也傳言革命爻言改命虎變豹變亦卽與革改革變革之一義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水能息火而曰澤中有火者何也如黃帝內經命門之火水中之火也天地之大元氣人命之攸關也傳言革命爻言改命亦本此義也革居卯會之運繼離以照先天之圓圖可推

也人雖生於寅而帝實出乎震也義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必始於殷春也君子體其象以治歷本於運會而亦明於時序也天地革春夏秋冬之四時成而亦天地人建之三時明也初昏建人也中夜建天也明朝建地也堯之時運會建於初昏適值於人時故命義和敬授人時治歷而不明時則歷無由治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離二曰黃離離象曰牝牛黃牛者離之本色本象也革則去毛無文死熟不變貞堅難化不可以有爲故曰鞏鞏者革之體質也義雖取卦名而其取用不同初牛不變而曰革則不變之不變也至五上金火交輝牛羊而變爲虎爲豹爲文炳而又爲文蔚爲大人而又爲君子變中之變也可以有爲矣革去故也鞏用黃牛其故未去應四改命則其故去矣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巳居離位革之所從出故曰巳日乃革之征往也往而應五則爲大人虎變吉而无咎二爲一卦之主與三四五相孚象言巳日乃孚爻言巳日乃革不相孚焉能相革孚在巳日中革亦在巳日中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事能與革則去其故而取其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何往而不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三與二陰陽相感而相孚往應於上則征而凶亦固執而危厲也革言巳日乃孚三唯往就其有孚庶免於凶厲也或曰二爲巳日乃孚之主三四五三爻往就其有孚故革言三就也又曰三四五三爻皆言有孚以往就革象巳日乃孚之言

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有孚三唯往而就之他又何往也言往與上應則征而見凶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三四五皆言有孚者明象辭巳日乃孚之義其中互姤有天地相遇剛柔相孚之氣天命在人心人心旣相孚則天命亦變革矣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者此也改命之所以悔亡而吉也三與五互乾乾亣也命也故言改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者其卽象傳之言革而信之其悔乃亡之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變非大人不能虎西方兌象也虎而居五位有威可畏也未占有孚者爻從豐之六五來章有慶譽變也有慶譽亦有孚之意也兌爲羊至天命人孚之後則變而爲虎大人未占而孚則又變而爲豹豹亦虎也不過文炳與文蔚殊爾天澤爲履兌羊變虎尾言武人之剛澤火爲革兌羊變虎炳言大人之文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飛則爲龍革之變則爲虎要之皆大人也文炳者威武之君變爲文德之主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虎變者創業垂統之君法度紀綱大界可觀豹變者守成垂裕之主禮樂文章燦然大備小人感其德化於變時雍故革面也征凶居貞吉者征與三應則凶能大居正則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文蔚者涵而理密而栗也革面者朝野雍睦上下一心視朝廷之德容如瞻仰昊天也

☲☴ 鼎 雜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或曰革火金相克故曰去故鼎木火相生故曰取新已日乃革去故之謂顚趾出否取新之謂離初合巽兌爲家人睽易置之爲革爲鼎離火巽木爲鼎其性同家人與鼎皆以著其合離火遇兌澤而革其性異睽與革皆以表其違愚竊言之金出火而澤揮故去故即取新革之文炳文蔚是也火得木而光炎新不外故鼎之顚趾出否是也革互有姤故相克即有相遇鼎互有決相生即有相治正位凝命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鼎互夬也治歷明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革互姤也火在澤上爲睽澤在火上爲革睽者其情異革者其事變木在火上爲家人火在木上爲鼎家人者中饋之事鼎者大烹之事金從革而鼎成故革反爲鼎火附薪而革就故鼎反爲革

䷱ 巽下離上 互乾互兌 正對屯反對革移置上下家人總互夬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烹飪之器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長子之主器也鑄鼎象物觀法九州以木巽火以養聖賢同此義同此象也井困以水爲用鼎革以火爲用故鼎取象於烹飪也至於爻之言鼎金鉉玉鉉則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非烹飪之鼎矣是長子之主器也鼎象鼎本義言之詳矣而革則象鑪也初爲鑪底二爲鑪眼三四五則爲鑪腰上則爲鑪口以木巽火鼎也反爲鑪以火入澤鑪也反爲鼎鼎爲鼎而亦可爲鑪鑪爲鑪而亦可爲鼎易无定象亦无定事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鼎元吉亨

鼎與大有相似惟殊初九一爻耳鼎之初動則變爲大有大有之初動則變爲鼎而二卦皆美卦而美名吉人之詞寡吉卦之詞亦寡故彖下之詞簡而潔大有之卦象事鼎之卦則

象器鼎不折足則大車以載而无咎也大有言公用亨于天子鼎則聖人用享于上帝也大有之上言天心之眷鼎之上言人工之巧其義大畧相同故大有之彖曰元亨鼎之彖曰元吉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木巽火亨飪明鼎之象聖人亨至以養聖賢推廣鼎之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而耳目聰明至得中應乎剛極言鼎之德明其所以元亨之道也離爲目而言耳目聰明者因黃耳而彖言之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風爲鼎風火爲家人家人者中饋之事鼎者大亨之飪木

上有火乃大象不言其體用德性而言正位凝命者何也蓋以鼎先天居午會之中與屯正對天命之所凝也屯者出治之始君子以經綸鼎者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正位凝命也南極向丁北極在癸天之明堂帝座在癸之中癸者揆也揆度事理也故君子出以經綸天下丁者當也當其時會也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天之命令聖人無虛設之言也先天之圓圖可取而明之

初九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柔在下不勝鼎之任趾故顛也趾雖顛而利於出否也妾接也接以取新也出否去故也故不出新何由接得妾以其子无咎喻鼎雖顛趾亦无所咎也毋以子貴由是而金鉉玉鉉無非得妾以取新之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則為悖利於出否則未為悖出否未為貴得接以取新則從貴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居二得中鼎之有實也仇類也疾者趾之顛也即就也初與二比我之仇也言我既有實則積中不敗初雖顛趾不能就我以往亦无咎而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之有實能敬慎自重雖我仇之有疾將何所怨尤此與大有之積中不敗同一發明唯殊初之陰柔不我能就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耳虛中竅相通方成耳之義三居鼎耳之位一奇亘橫於乾中是耳之塞變乎耳之義矣離為雉三與五互兌為澤離雉兌澤入於鼎中雉膏也互兌為口可食也因行塞故不食方雨虧悔亦如睽遇雨吉兌澤上行也終吉者與上應吉无不利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革即塞也失鼎之義也五虛中而耳黃三行塞而耳革失鼎之象而亦失鼎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與初應初顛趾是四之折足也餗鼎之有實也四居大臣之位故言公也如大有之言公用享于天子也鼎之實至四而盈盈則必覆天道之自然也況又應趾之顛小人失足累君子以失顏故致其形之渥也渥汗顏也詩曰顏如渥丹赫如渥赭是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如何者惋惜其無地以自容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鉉鼎蓋也如功銘鼎鉉也金者堅剛而鎮粟如詩言如金如錫以美其制是也利貞者大居正而亦補彖之元亨以為[illegible]德也此極贊鼎彝之貴重華美以見鼎之取新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離中虛而言中實者耳曰聰明實其德非實其象也二之有實皆五之有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鉉在鼎上以覆鼎五上皆言鉉者取乎天覆地載之義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言大車以載也大有之上吉无不利故鼎之上亦大吉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剛而居柔位是剛柔之有節比德於玉溫文爾雅也金鉉玉鉉與華之虎變豹變對剛柔有節亦與文炳文蔚對也文炳文蔚亦剛柔之有節

震

☳☳ 震下 互艮 正對巽反對艮移置上下不變總互蹇
震上 互坎

震進也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其勢進上不已所謂其究為躁卦是也兩震相連中互坎艮乃知雷者水土之積氣艮雲坎雨故雷能興雲致雨坎艮合震故花木得水土而暢茂可移可接合坎艮而成蹇動多事蹇謀多慮蹇行多步蹇言多口蹇震之所以多遇蹇也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震長子也主器者不喪匕鬯也故繼鼎鼎亦長子之主器也雷者水土之氣積於中從艮止六爻各進一位而為震起震自艮來也震亦進也震自艮進也震反為艮艮反為震往往來來不失其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然艮以一身之行止言震以天地之氣機言艮近取諸身震遠取諸物而恐懼修省恐懼致福亦無非一身之學問事功三男之卦皆互三男三女之卦皆互三女震互水山蹇艮則互雷水解物各從其類卦亦各從其類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亨者震為大塗自有亨通之道焉震來者震自艮反而來也如復自剝反來也虩虩者狀雷之發聲也啞啞者萬物從震開口以發聲也驚蟄春分之候帝出乎震也震驚百里者明長子有公侯之象地方百里也不喪匕鬯者不喪長子之主器也震來以下以天時言震驚以下以人事言震為善鳴雷一鳴而萬物皆鳴震為長子長子一驚而遠邇皆驚或曰鬯者調陽之酒也天子鬯大夫蘭諸侯熏以和酒灌地降神也

彖曰震亨

震亨者震之來也本具亨通之道也三男之卦艮不言亨坎則陷而維心亨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懼為戒門戒為福門震來虩虩恐懼戒謹也笑言啞啞萬物聲應也致福從笑言見之也言啞啞有則於虩虩之後也故初之爻曰後笑言啞啞吉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帝出乎震天帝之帝震驚百里公侯之侯公侯地方百里故屯豫有震皆言建侯也出者巽入而震出也亦從帝出乎震言也或曰出者鬯之誤為宗廟社稷之主器長子之所受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重坎曰洊至重震曰洊雷皆天地不息之氣也君子戒謹恐懼無時或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迅雷風烈必變君子之恐懼君子之修省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為善鳴初驚蟄春分之候發聲之雷也笑言者萬物從帝以出震故言後也啞啞吉者昆虫草木無不開口而振興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虩虩洊雷也因其虩虩故恐懼修省而致福也笑言則於虩虩之後萬物開口各暢其機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者震六二從歸妹九二來也億大也度也貝寶貴也陽大而貴變而為陰小其義喪也勿逐七日得者循環七爻仍為歸妹歸妹者物必歸也二與四互艮為山陵也或曰貝長子之服飾也震有為元黃詩曰載元載黃為公子裳又曰成是貝錦又曰貝胄朱綅九陵九鼎也躋登也鑄鼎象物登載九州之山陵大貝與九陵皆長子之主器億喪貝反乎象之

不喪七鬯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之言厲者柔乘剛之厲也五之言厲者其氣衰索其行危也震爲大塗與初不言往而言來者本乎彖之震來虩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主氣爲反生蘇蘇反生貌三之時位夏秋交際之雷也行无所眚震三之蘇蘇亦如坎三之坎坎也故震之大象曰洊雷震坎之大象曰水洊至洊者相續無斷三處上下之交際一雷往一雷來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當者柔居剛不當其位也蘇蘇者氣稍衰也虩虩者氣正盛也索索者氣已絶也雷者水土之積氣離地則衰而絶故初亨而吉三行无眚上征而凶三雖蘇蘇而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四之位白露秋分之時候收聲入地之雷也互艮爲土互坎爲水水土合而爲泥遂者遂其志於泥也初之啞啞見乎草木聞之而笑作四之遂泥蟄息蟠動得之而泥伏此初四上下震之别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遂泥者譬之於人無剛中之氣汨利慾之途而失光明正大之道遂於泥中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居中得正上下震之往來皆其往來也處重震之上值震驚之時危亦甚矣唯柔愼得中先事戒懼時可以无喪而事亦可以維其喪是恐致福也或曰往來厲震驚百里也億无喪不喪七鬯也有事者宗廟社稷主祭之事也物物隨震出

艮

反對震

五事從人用全彖詞之義也五之億大无喪反乎二之億喪貝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卽驚遠懼邇震驚百里也其事在中有事於宗廟社稷中也大无喪者不失長子世守之主器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聽无聲氣機消索與虩虩反也矍矍視无形役无所則與啞啞亦反也初言吉懼於事始也上言凶不能懼於事終也震不于其躬卽艮不獲其身也艮其身止諸躬也鄰鄰卦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也故无咎也婚媾三也三其應也有言卽震蘇蘇震行无眚之言也征而凶與行无眚反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則无氣以往來其中也未得則其事大喪征而見凶也

畏鄰戒者戒其不知止也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也

☳☳ 百雜卦傳曰震起也艮止也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又曰震起也萬物出乎震也艮止也萬物成始而成終也竊言之自出震以至成艮化工之起止也自動震以至敦艮聖功之起止也非脩身恐懼无以見天地之性非於止知止無以見聖人之功後世人事能爲遂泥之震而不能爲致福之震能爲中限之止而不能勉於厚終之止聖德日虧索索矍矍列夤熏心所不免也

☶☶ 艮下艮上 互坎互震 正對兌反對震移置上下不變總互解

艮與心相聯與心相背心向外背則向內心向內背則向外上下皆背節節是心節節是背以背視背其能見乎艮爲門闕爲庭互震爲行爲動行其庭矣彼亦一庭此亦一庭能見其人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背不見心無心以止也身與心相向有心以止也不獲其身無我之見也不見其人無人之見也人我兩忘無心之行止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艮其背也聖人有心而無爲不獲其身也行庭不見人動靜歸之於天於人何與焉故无咎艮爲門闕爲閽寺庭者明其出入之處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傳不言背而言止者艮其背即艮其止也艮爲山靜而止也震爲大塗動而行也時可止則止可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也行止從震艮反對言也其道光明則就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言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其止止其所即止其背也山澤通氣上下六爻相感應陽

感陰陰感陽二氣感應以相與也上下敵應上與下應皆陽則陽敵也上與下應皆陰則陰敵也敵仍其應應仍其敵二氣無相感不相與也八純之卦上下皆敵不言不相與何也乾坤對待天應地地敵天何嘗不相與雷風氣也震曰洊雷巽曰隨風何嘗不相與水火精也坎曰水洊至離曰繼明照四方何嘗不相與山澤形也兌曰麗澤有朋友之義何嘗不相與至於兼山五嶽各鎮一方寂然不動亦何嘗有相與是止其所止也應者不與爲應而與爲敵止而止也應雖其敵仍其應行而止也相與於無相與上下敵應之義也艮上敵二畫得離之半而爲光亦坎塞其下畫而爲澤時止者春夏秋冬截然分限候至不爽時者止之極也動靜之動對行其庭言也究而言之以而向而向上下相向敵應相與以背止背上下相悖敵應何有相與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居不出位者身止也思不出其位者心止也君子以位止身亦復以身止思也止而又止之謂也皆取乎兼山之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居下之初趾也又其字足先止後止其所止艮之象也能止於始恐其不能止於終故戒以利永貞也動則變爲賁其趾舍車而徒不永於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貞正也陰居陽本失正未失正者亦云未大失也止靜德也於艮爲宜故未失正觀象傳六爻初二兩爻則用一未字於五上兩爻則用一以字危熏心止諸躬皆從虛活字着神首尾關生始非苟然惜割裂埋沒耳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隨足而動在艮止之下故不拯其隨手足不仁力不從心故心不快二與四互坎心病也咸三隨四此則隨三也咸卦

三陽四居中爲心此則上下五爻惟一陽居中故以三爲心動則體隨之易例以相近之下位爲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艮心學也二之艮腓役於有動之心也三之艮限困於有靜之心也二三非心而言心者以固於一體而害於大體止於衆體也古聖立義之精如此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自初至五惟三一陽居中是上下之界限也下艮止而上互震起是上下卦起止之界限也夤爲限之兩旁與心相向背互坎維心亨而亦爲心病也故厲熏心二與四互坎先天皆水之所居也心爲少陰君火故言熏心列並峙也兼山象也限與心相爲表裏相爲安危相爲向背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危。節厲也。水火相克。不无惕厲

六四。艮其身。无咎。

彖言不獲其身。無我之見也。四言艮其身。無心之我也。身總一身之四體言。視聽言動。不為非禮而動。所以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與躬似無異。而亦有微異。身直而躬曲也。曲則有背之象。依然艮其背。不獲其身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艮止。三與五互震起。有頤象焉。故五艮其輔也。五居中得位。故有序。而悔可亡也。艮其趾。艮其腓。行也。行由言出也。言顧行。行顧言。其道光明。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臨曰敦臨。復曰敦復。皆取乎地道之厚。艮為山。地崖於上。亦厚之道也。故敦艮而吉也。○君子思不出其位。惟上九之爻足以當之。或曰高坦曰敦。艮上之艮。艮而敦者。皆山之義。下五爻以艮為辭。上一爻以敦艮為辭。止而終也。艮咸異旨同義。無心為咸。終日咸。而未嘗咸。反身為艮。終日止。而未嘗止。朋從累感。艮限累艮。學者玩詞自得。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者萬物成始而成終。山宜厚不宜薄。蘊重則立極不遷。崔巍不厚。令人震驚。敦艮之吉。是終於厚也。

漸 ䷴ 下艮上巽 互坎互離 正對歸妹反對亦歸妹移置上下蠱總互未濟

漸自否之三四。往來而成卦也。女歸吉。與歸妹凶。反也。妹亦女也。何吉何凶。女歸擇配在男。歸妹擇配在女。女歸止而巽。歸妹說以動。其德反也。故利貞與征凶。亦反也。女歸三五陽二四陰。陽居陽位。陰居陰位。進得位也。歸妹三五陰二四陽。陽居陰位。陰居陽位。陰陽反背。柔乘剛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自否卦三四易位。一陰漸漸而進也。進而至於上則為咸。咸取女吉。漸則女歸吉也。其事常相因。言女者以漸之進在一陰也。進而至於上。則得位而有功矣。夫婦造端之始。風化之所由。故進以正而吉也。否天地不交。以漸而進。則三剛得中。地包乎天。為男女之合。女歸所以吉也。而亦義理之貞正也。漸之進與晉進也。有異。晉六爻各進一位也。漸則一陰漸進於上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咸取者之占。漸歸者之占。漸之進也。否之三。漸漸而進。於上也。如問名納采請期。以至於親迎。六禮畢備也。女之歸也。漸則為歸。不漸則為奔。所以漸為女歸之貞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得位。不但否三進四得位。亦否三進於上。而為咸之取女吉也。故往而有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男下女。進以正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何不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否三剛在上。三而進於上。則乾剛皆得中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而巽以上下之卦德言也。動不窮。以漸而進。往有功言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有木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木以漸而進木藉山以爲高猶移風易俗必藉賢人君子以爲化居賢德象艮之止善俗象巽之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賢德善俗之謂歟

初九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水鳥大爲鴻小爲雁夫婦奠雁大夫執雁取義於不再醮不二偶所以女歸六爻皆取於鴻初在山之下水涯之處漸于干也小子鴻之小者俗謂之雁奴鴻性多警每集小者伺察故處干而厲也有言者疾聲警覺以避患也故免於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艮少男又在初故言小子夜宿孤雁守更小者伺察遍覷四方患至哀鳴嗸嗸疾聲大作小子之厲也於義可以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水涯之大石也二與四互坎爲石艮又爲小石鴻而漸于此有磐石之安矣坎有飲食之象衎衎安舒自得之貌無急遽苟且之象所以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食必呼羣衎衎安詳有待也不素飽不索飽也古人素索通用如素隱行怪之索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者女之未配三五何言夫婦以中互未濟坎夫在下離婦在上坎夫有飛鳥之象故征不復離爲大腹坎水下漏水火不交故言不育夫婦實鴻之雌雄也互坎爲盜寇也鴻不二偶非其匹而相侵則禦之所以利禦寇也鴻雖水鳥而孕必于陸其育也夫婦交保夫既不復婦亦不能獨保故孕不育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雄往不復離雌之羣醜雌孕不育失其爲雌之道此正明其不二偶也鴻之孕夘夫征婦翼婦往夫保寇至則相保也寇者非其匹而相侵也互坎寇象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上卦巽爲木故漸于木也巽木坎水水中之蘆木也鴻啣之以避繳倦飛則寄息遇闕則放棄鳥鵲得之以爲榱以爲桷或者槩指巢鳥之類而言鴻不木木栖豈以漸木爲栖木乎以桷爲平柯天下豈有平柯之木乎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栖无咎者可以休息少安无躁進致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上順順其自然也下巽巽以木也或得其桷順其自然漸漸而進陰得陰位无躁妄以歸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艮山之上婦者三與五互離爲中女婦也三歲不孕者離數居三大腹果然也五剛而中志願不屈雖有狂寇相侵終莫能勝其德性之堅貞故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婦三歲不孕者蒙三象婦孕不育言也終莫之勝吉亦蒙三之利禦寇言也得所願者得終身不再偶之志願亦順相保意也○鴻不二偶鴻之貞也五與二正應五夫而二婦二下五上二磐而五陵也二中得正飲食且衎衎也肯爲不正之投乎故雖三四閒隔三歲不孕而道義自守終莫之勝何吉如之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逵也。或疑阿字之誤也。阿，山阿，在陵之上。其羽可用爲儀，即彖傳之進得位，往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無非其羽可用爲儀之意義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失儀則亂，可用爲儀則不可亂。山風爲蠱，上則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風山爲漸，上則其羽可用爲儀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欲爲天下之羽儀也。桐江一絲，可以經綸天地。蠱之大象曰振民育德，漸之大象曰居賢德善俗，君子之德風也。振民於此，善俗亦於此也。置身局外，而實爲天下之羽儀也。其羽可用爲儀者，文理有別，嚴以自守，天下不得而亂之也。

雜卦傳曰：漸，女歸待男而行也。又曰：歸妹，女之終也。或曰女未嫁之稱，始歸待男而行，既歸則必從

反正相對 ䷴漸 ䷵歸妹

夫而終。待男而行，故行必以漸；納婚必以終，故婚必以妹。妹者，幼少靜正之稱。漸者，納采、問名、納幣、納徵、請期、親迎之謂。失身則婦也，而非妹；說動則奔也，而非歸。漸者，男初求女之事；歸者，女將求男之時，以未爲夫婦成卦也。夫婦者，天地之發端；男女爲萬事之始，故易中詳言之。

歸妹 ䷵ 兌下震上 互離互坎 正對漸，反對亦漸，移置上下，隨總互水火既濟。

序卦傳曰：漸必有所歸。天地萬物事功，不可以一蹴而至，必以漸而歸，故受之以歸妹。歸妹者，從泰之三四往來而成卦也。泰者，通也。二氣感應以相與，貪於往來而致睽焉。歸者，巽長女以妹歸之也。兌少女，巽之妹也，而歸之於長兄，故卦取歸妹爲名。長女歸長男，恆也，久也，天地之大義也。少女歸之長兄，異也，睽也，男女之失序也。伏羲取歸妹以名卦，有深戒於其中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六十四卦，惟歸妹卦最凶。无攸利，正言其凶也。卦有凶悔吝者，時也，位也，天實爲之也。歸妹則始於天地交，萬物通，男女徑情於往來，動悅相隨，配偶不正。三征於四，四征於三，三四人位也，人實爲之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故文王以征凶无攸利戒之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彖言无攸利，傳言天地之大義，何也？上震互坎，下兌互離，坎離兌震，備春夏秋冬四時之正氣，居四方東西南北之正位，所以爲天地之大義也。又天地交泰之後，三五互震，二四互兌，其中本有歸妹之象焉，故歸妹亦爲天地之大義。泰者，天地交而萬物通；征而爲歸妹，則是天地不交，萬物不興也。兌

女之終，震男之始，歸妹人之終始也。又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以上下之卦德言，震動兌悅，爲歸妹之性情。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征所以凶者，二四三五皆在不當其位也。剛上柔下，剛柔相應，則利有攸往。歸妹之中四爻柔乘剛，所以无攸利也。此以上下之中四爻言也。

象曰：澤中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而上，澤動而下，中雖互既濟，而實无濟也。漸之四陰終於上，則爲咸之虛以受人；歸妹之四陽上於上，則爲損之懲忿窒慾。況刲羊无血，承筐无實，何不知其事之敝也，可無以永其終乎。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兌爲少女初兌之下故言娣女子下嫁於諸侯其娣多從之故歸妹以娣也履之跛能履上乾互巽爲股偪毀折之傷虛不當位致眇人之凶初則以剛居剛當位也上應震爲足謙於不能履而實能履也故征而吉也初之征而吉與上之无攸利反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從正室以歸事恆而理亦恆也跛則不能累進疾趨寬緩徐步以相承故履而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履之言眇者互離爲目互巽爲多白眼此之言眇者互離爲目互坎水息火也兌見而互離則明矣火於上則明而見火於下則幽而暗二剛中而應所以利幽人之貞也二之幽人

對五之帝乙言也亦如履之幽人對五之履帝位也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亦與觀二之闚觀利女貞相發明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二剛中而應托幽貞以自守不冶容以誨淫象似眇而能視故曰未變常少女悅長兄反常也不利也不貞也眇而能視明而貞貞而利也合乎夫婦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取女者其取在男歸妹者其歸在妹漸之女歸男求女以歸之有待而行也歸妹者妹自歸也不待男而行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三柔不當位爲兌說之主無求而自獻其賤甚於媵妾而直自處於女須娣者小君之妹反歸以娣不但罪少女而亦罪小君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妹而自歸是以女須自待不唯未當其位而亦未當其德也或曰須需也歸妹以須即遲歸愆期有待而行也反其情事而歸以娣於理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離夏坎冬震春兌秋離日坎月寒暑屢更日月其迭過中踰節歸妹之愆期也摽梅束薪歸云遲矣震木方春桃夭屆期三星在戶則歸亦有時矣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憐之也曰志嘉之也待等待也禮與愆自分貞淫也其三與四之謂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娣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卯乙也帝出乎震故稱帝乙泰中互歸妹故六五亦言帝乙然泰之言帝乙帝乙以妹歸人也此之言帝乙妹自歸

於帝乙也娣小君之妹也小君帝乙之元配也袂衣袖也衣袖拂以獻媚也兌少女色也震善鳴聲也帝乙爲聲色之主而居聲色之地故其妹與其君爭妍以取憐月幾望者圓中正陰陽和均與日相望也三五互坎爲月二四互離爲日日起於震東月生於兌西相望也又日沉於下月升於上午夜中天之月也陰氣正盛之時也月幾望戒之也非美之也言吉者以其幾於望則吉既於望則虧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娣即妹也袂良艷冶衣裳之袂也袂可以行其舞媚故不言衣裳而言袂帝乙之歸妹是以愛選以色升少陵長賤妨貴也其位在中以貴行言帝乙居五位之中當自貴重與小君行大婚之禮何可因其袂之良而歸其娣也言外刺帝乙動悅過情失貴賤之等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變歸妹言女者不成婦也變帝乙言士者不成夫也中雖有既濟之象雷動而上澤動而下依然无濟也震仰盂筐也互坎水下漏无實也兌爲羊互坎爲血互離爲乾卦无血也祭服夫人織之女既承筐无實則失婦道矣祭牲取血以獻士既刲羊无血則失夫道矣承筐刲羊士女信誓之祭日猶皦而誓以非血未乾而言已寒亦何利之有无攸利者終於歸妹之失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无實而先言女者以歸妹之失女自歸也反乎漸待男行之義也承虛筐正見其无實罪乎女之失身賤行也二之不出卦名者幽人貞以自守也上之不出卦名者恥乎其爲小君之妹也

豐

䷶ 離下震上 互巽互兌 正對渙反對旅移置上下噬嗑總互大過

序卦傳曰得其所歸必大學問事功底于歸宿則豐大日出

東震東隅之日也日歸西兌桑榆之日也日在中天則其形小日在東隅與桑榆則其形大治國之形若小亂國之形若大豐大也必有好大喜功之心也以二體言震則東也離則日也有日出東隅之象以互體言巽則木也兌則西也有日歸桑榆之形中互大過必有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以致豐亨也與渙正對渙則王假有廟此則王假以致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亨者豐大以致亨通亦亨通以致豐大也王假之豐大皆王之所假也亦王之亨通而能假也勿憂宜日中言王者亨通在於日中豐大亦在於日中言外過乎日中則有可憂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之爲言大也大者泰也天地交泰二四易位明以動致豐也動而不明故昧明而能動故豐豐者天下大一統也極盛大之世也此以上下之卦德言豐之義

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泰之六五帝乙也假之六五之吉來章有慶也尙大者尙乎泰者之以祉元吉也王明及遠威行天下如日之當中也幽无不明微无不照豐之有王如天之有日也此釋彖辭之意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物極必變盛極必衰天地鬼神自然之理也日無常中過中則昃月無常盈過盈則食日中月盈王假之豐大也勿憂惟此時耳天地人鬼盈虛消息其理則一此一節本義以爲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是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噬嗑彖言利用獄象言明罰勅法皆取其明決自雄也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則利用獄也致刑即明罰勅法也君子威明並至其體先王雷電合而章之至意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火與日外明而內暗初與四陽與陽遇我以四爲配主四以我爲主旬者日也一爻爲一旬也四言吉初遇之則无咎往有尙者往上應於九四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過旬則入於闇昧之中不能自明往而見疑是其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草也日中離爲日當午中也震於地爲草於天爲辰斗南斗也北辰北極震而加於離之上則南極也日中見斗言明無不照非游雲草木所能障蔽而覆曖也往往應六五也疑

疾互巽多疑不果於往也孚信也信與疑相反也不疑則往而獲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孚與疑反也不發若則疑信相參无以發其章慶之譽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水草也三與五互兌爲澤所謂沛澤多也沬斗之輔星也雷電皆至兌澤上行天氣混濛斗邊之輔星亦見象傳日中則昃指此也自三互至上爲歸妹妹者昧也而亦沬也聖人亦有因義而寄象也折其右肱者左巽爲股互兌爲毀折也三應六明極而暗終不可用而非其咎故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不可大事者中互大過明既受傚雖有過人之才亦不可行大過人之事也折右肱不可用者亦本於大過棟橈凶終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全卦之體象也而繫之二四何也二爲離之用四爲震之用也遇其夷主吉初无咎四則吉也豐大也泰者大也卦從泰之二四交變也故二四皆言豐其蔀日中見斗明卦所由成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不言幽不明者位與六五應當也五之章二來之也五之譽二慶之也二以五爲配主五以二爲夷主彼往我來故有孚發若而吉四居不當位其象雖與二同而來無章慶無譽終於日昃之離四與初陽與陽相應而相遇此无咎而我吉此往而我行也夷等夷也配相配也四之行初之往有尚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章明也離也者明也五之明離來之也譽者因章而致譽也不明則幽何譽是則五之譽二慶之也五之來二往之也吉者其位當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震之六五本無吉德亦無吉象此六五之言吉二有慶之也章自二來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離爲日中至上則極而昃矣桑榆之日屋爲山之草木所障蔽幽而不明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言不見聲不見影也三歲不覿者離數居三幽不明至於三歲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者晝夜交際日入如飛也自藏者我自不見人非人藏不我見也極形幽不明之象也日中反爲夜中矣

反對 豐

䷷ 旅

雜卦傳曰豐多故親寡旅也豐以強大而多憂旅以羈棲而親寡豐不可長恃旅不可久處惟運離明之德以行之則豐可長豐旅不終旅易置之上經爲噬嗑賁四卦皆有刑獄之義何哉治獄以明爲貴而震之用威殺以止殺故於離交震艮發其義旅桑榆之日也豐東隅之日也二卦皆以離爲主用猶明夷與晉也明夷離交坤也豐旅離交震艮也序卦傳曰豐者大也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

䷷ 艮下 離上　互巽 互兌　**正對節 反對豐 移置上下賁 總互大過**

豐與旅反對皆取用於離豐以離爲日故有日中見斗日中見沬之象旅以離爲火故有鳥焚其巢旅焚其次之象若以日言則豐東隅之日旅桑榆之日也震東也日起於東方艮山也互兌西也日卿於西山日卿西山羈旅之日也山內火外山下火上非久處之道況窮大失居家蔀无人舉目言笑

誰與為歡唯獲一矢與童僕旅于四方以終譽命而已

旅小亨旅貞吉

旅曰小亨巽亦曰小亨巽初曰利武人之貞巽四曰田獲三品初與四皆柔小而亨也旅二曰得童僕之貞旅五曰終以譽命亦以柔小而亨也剛大柔小用柔小為亨通也火山為旅則小亨山火為賁賁亨小小亨小者亨也亨小亨自為亨小自為小兩對也旅以柔小處於二五居中得正而吉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言否三之柔得外乾之中而順於剛明卦所自來也止而麗乎明言上下二卦之德也以明小亨之道焉旅貞吉者旅二五柔小居中得正而獲吉也止而麗乎明止不徒止足之止而宜有安分知止之止也明不徒明

暗之明而宜有發煇光明之明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言旅小亨傳言旅之時義大非叛經也亙相發明也亨雖柔小而其義則剛大小者小其事而非小其理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火為賁明庶政而不敢折獄火山為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同而獄亦同明庶政明用刑則異不敢折獄而不留獄文異何也獄忌深文束帛戔戔所以致吝獄慎明決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山藪藏疾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魑魅魍魎无以容其奸君子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有取爾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旅即次旅于處旅與下旅在上皆瑣瑣也焚其次喪其童僕焚其巢喪牛于易皆取災也此初辭擬一卦之事也或曰旅者去而不留之義初庸懦无果決人之氣瑣瑣猥鄙召人之傷或曰斯賤役也即童僕是也噍斯祿薄之斯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瑣瑣至上而志窮巢焚後號喪牛無童僕而親寡志窮即其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艮為次舍互巽為入旅即次也巽為利為資懷其資也柔弱處內為童強壯處外為僕得童僕貞也艮為少男亦童僕象也或曰懷其資懷鼎有實之資也童僕者即鼎之我仇也童僕貞即我仇不能即吉也鼎之二動則變為旅旅之二動則變為鼎鼎旅之象大畧相同故象傳於鼎曰我仇有疾終无尤於旅亦曰得童僕貞終无尤同一發明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與喪其童僕厲反也終无尤又異乎後號咷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艮為門闕為閽寺次舍也離火而互巽木次焚矣艮為少男童僕也三動則變為坤童僕喪矣貞厲者堅留旅次忘返致厲也三宿亦曰次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其次反乎旅即次亦以傷反於終无尤也三應上旅在上其義焚旅與下其義亦焚旅在上喪牛于易其義喪旅與下喪其童僕其義亦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以剛居柔非久處資斧齊斧也斧以齊物二與四互巽巽也者齊也資即齊也因二懷其資誤之也快亦決之誤也齊斧者物決斷取齊以名斧也而我心不決失決斷之志氣以

窮而取災我心不決卽旅瑣瑣也四與初應也言斧者上互兌金利下互巽木長有斧象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志藏爲心心發爲志處既不得位斧可斬斷而我心又不決致瑣瑣而取災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爲雉中互大過巽木而加以兌金四以爲斧五則以爲矢也射雉與齊物其事同也亡往也矢直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也一直而往異乎我心之不決矣雉有文明之象卽豐之來章也終以譽命卽豐之有慶譽也然豐之慶譽人慶之也旅之譽命天命之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上及也如大有之自天祐也三陽三陰之卦皆從否泰之往來而成也陽爻爲主用多吉詞而陰爻不與焉貴陽而賤陰也而漸與旅則有異焉漸則以否之三漸漸而進爲主用也旅則以三之陰進而麗乎大明也五陰而上陽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射雉譽命自天祐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變離而言鳥者以上一變而爲小過飛鳥離之凶也鳥焚其巢者科上稿有巢象引火也先笑者笑其得童僕也後號咷者傷其失童僕也離畜牝牛吉而變爲震則牛喪于大塗矣所以喪牛于疆埸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者親衆也此之先笑而後號咷者親寡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應三三旅在下其義喪上旅在上其義亦焚因焚而喪因喪而焚終无譽命之可聞也

䷸ 巽下巽上 互兌互離 正對震反對兌移置上下不變總互睽

序卦傳曰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旅麗乎外者也巽入乎內者也窮外反內必然之理也巽者入也伏也於象爲雞走之飛也其鳴也必振其羽故曰翰音雞一鳴而天下之萬類皆鳴故申命也陽中之陰故取六四爲主用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爲風風無物不受其披拂巽於外者必入於內也小亨者柔小爲亨也初與四二陰爻爲主用也利見大人者指九五爲大人能庚吹其巽懦之積習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申亦重也巽卽命也因其重巽所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乎中正指九五貞吉悔亡也而志行者无不利无初有終也柔皆順乎剛初與四二陰皆順乎二五陽剛之中正也小亨亦指初四之柔小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五爲柔小所利見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本於重巽兩風相隨而亦有取於風隨雷雷隨風也巽也者齊也與帝相齊而相隨震出巽入相隨以申天命也天與地以雷地與天以風雷風相與而相隨於震曰明庶於巽曰清明相隨也相見而致役曰景風曰涼風相隨也說而戰於西北言閶闔言不周相隨也勞而成於坎艮之間言廣莫言滌風相隨也流行於宇宙之中无事而若有事君子制禮作樂法度紀綱本天而動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至於西岳北岳各行其典禮申命行事也舞八風節八音金石

綵竹匏土革木律和聲聲依永皆申命以行事也威儀動作以至於長養收藏事事物物皆本天而動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志躁剛於敢為進退不果武人之利貞也本乎巽氣質之性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欲進欲退志有所疑也不果於進退者武人之貞也志有所疑則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是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有牀象二陽在上一陰偶峙牀也互兌為少女為巫為口舌史巫也牀下陰邪積伏之所史占而知之巫祓而除之雖神妖物怪无所為害紛若者重巽申命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之吉見怪不為怪稱而隱也得中者用史巫得其中道而獲吉也

九三頻巽吝

凡事貴於決斷過於卑巽則蓄疑而敗謀矣用巽太過守巽過堅故曰頻巽剛於敢為者武人是也剛於不敢為者婦人是也頻復則厲頻巽則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處上下之交上巽未出下巽又入頻巽也初武人之貞志治三頻巽之吝志疑上窮而三亦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田獲三品本義以為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庖而取象則巽為雞離為雉互兌為羊也四之獲三品用武有功矣解田獲三狐巽則田獲三品悔亡者志躁之悔亡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武事也初居剛以巽巽利武人矣四自得其順武人利巽矣田獲三品用武人之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五剛居中得正與四剛柔相應而獲吉悔亡而无不利先也進退不果而志疑无初也後也田獲三品而有功有終也庚更也甲者十干之始庚者十干之過中而更改之也先庚三日慎初而圖其幾後庚三日思終而考其成五一變而為蠱天下惟巽懦之極而蠱壞隨之蠱則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有始也巽五蠱五相尋而至自非猛省震動更巽懦積習則无初而亦无終也三日三爻也前變三日後變三日則為震矣巽以行權為德之制亦在於先庚後庚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居五位制度行權為申命行事之主剛決自雄而位正中不偏不倚所以獲吉悔亡而无不利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九在牀上而在牀下者過於卑巽失其權窮上反下也巽也者齊也資斧亦齊斧之誤也斧以決斷萬物喪之則失剛決之氣矣貞凶者堅執於卑巽而致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極上反下至上而窮巽以行權而失果斷是失齊斧正在凶之位也

反對巽

䷹ 兌

雜卦傳曰兌見而巽伏也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離為卦互得巽兌兌為卦互得巽離巽為卦互得離兌三陰各從其類至於三陽亦然巽以巽在下為能巽彖傳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巽乎剛。初四上下皆二陰順乎二五之中正。田獲三品。故志行。兌以陰在上爲能說。彖傳所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九五中正。故孚剝而位當。不爲邪媚所引。離以陰居中而能照。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乃亨。是以畜牝牛吉。非陽離無所麗。兌無所說。巽無所順。貴陽也。男統女。君子統小人。人道之大經。終天地而不可易也。男相與正位乎外。女相與正位乎內。君子相與爲朋。小人相與爲黨。人類之分。終天地而不可改也。巽四離五二主爻皆吉。惟兌三上主爻皆凶。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其是之謂歟。

兌

☱☱ 兌下兌上 互離互巽 正對艮 反對巽 移置上下不變 總互家人

序卦傳曰。兌者說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地有積濕。春風至則潤升於上。人有脉絡。陽氣盛則腴敷於色。中互離巽。日照風吹。萬物得之。光美而悅懌。合二卦之互爲家人。人間之樂事。莫如家人之聚首。

兌亨利貞。

於時爲正秋。於人爲少女。故以兌稱。坎爲加憂。兌爲和說。加憂則情鬱於中。和說則色見於外。亨者因和說而亨通。亦因亨通而愈加和說。少女而悅於外。易至於不正。利貞者矣中之戒也。其德其象。本義已詳明之矣。

彖曰。兌說也。

此言卦德。而名其所爲兌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者。二五得陽剛之中也。柔外。非以柔居外卦也。三畫之卦。初爲內。上爲外也。說以利貞。是統論說理。順天應人。是統論說道。正則大。大則正。正大則勸。此兌之所以貴於貞正也。勸民者。帝王相說之大端。民勸者。帝王治天下之要道。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離麗也。澤而言麗者。中互有離象。文明光輝寄於澤中也。同道曰朋。同志曰友。二體皆兌。朋友之義也。兌爲口舌。有講習之謂。人類中最可相說者。莫如朋友。朋友中最稱樂事。莫如講習。說以相與。而不流於淫者。朋友。說以口舌。而日歸於道者。講習。兩口相對。有相勸相益之義。兩澤相滋。有相濡相染之勢。兩金相麗。有相摩相劘之功。兩悅相得。有相信相從之雅。麗澤之益。吾於兌觀其深矣。

初九。和兌吉。

彖統言說理。爻則專言心學。初何言和。以剛居內卦之內。義理之說。我心也。名理自有樂地。所性大行不加。吉孰如之。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於天時爲正秋。不寒不暑。和也。和則於人事爲致中。无太過。无不及。行未疑也。中互巽。有所疑也。而居兌初。行未疑也。故巽初曰志疑。兌初曰行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兌取麗澤之益。聲氣應求。道德之味。叶於塤篪。趨向之同。堅於膠漆。是孚兌也。二五同體。志相孚也。道同德合。心相孚也。所以吉而无悔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信也。孚兌者。與五相孚也。五之孚于剝。以事相孚。二之孚于兌。以心相孚也。

六三。來兌凶。

不中不正。左右逢迎。以爲容悅。三上皆兌主。而詞皆不美。說不欲柔。而兌戒多口也。說而以柔居之。則入於媚。三之來兌

物來而悅也。陰柔不當中，无定主，物來而遷，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爲柔媚之主，外之所說內引而來，以柔居剛，處不當其位，故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初與四應，商者四與初相商。朋友講習之義也。寧，安寧也。學問事功，疑信相參，和則寧，不和則不寧。離羣索居，孤介之疾也。而旣有可相商，則无孤介之疾矣。喜何喜？无疾便是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之喜，初與之和而喜。九四之慶，初之吉而來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損也。邪媚相引而來，欲損我剛中之德，而不相孚以剝之，

何以順天應人，遏惡揚善也。厲，嚴厲，與夬履貞厲詞意大畧相同。履之象傳曰位正當，兌之象傳亦曰位正當。履四履虎尾愬愬而終吉，兌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兌未寧即愬愬戒謹意也。有喜與終吉意亦同。而咥人之凶與來兌之凶，凶同，而位不當亦同。而獨引兌與其旋元吉不同，意者孚于剝陽剝陰，在此一旋也。易有不易之理，易有變易之事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剛中得正，在光明之上，居危疑之地，預爲謹凛。四不失有喜，而五則正當也。

上六引兌

三與上皆以陰柔爲容悅者也。三之所來，皆上之所引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夬之孚號有厲其危乃光，兌之上六引兌其危未光，引兌則本凶之凶，而僅言未光，亦自五之孚于剝有厲嚴以拒之也。故六爻言兌，而獨五不言也。

渙

☵☴ 坎下 巽上 互震 互艮 **正對豐 反對節 移置上下井 弃互頤**

卦巽上坎下。風見水則止，水見風則散。風又水之所生也。卦之繼兌者，樂極之後，未有不渙散者，如交友歡會，未幾而離別繼之。一陽生於子，六陽亢於巳，自坎而巽，陽氣渙散於外者也。人之生也，元氣肓於眞一之水，至髮寡顛蹶，而元氣亦散矣。然先王受之以渙，自有聚渙之要道焉。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自否之二四交易而成卦，有水源木本之思焉。大觀在上，中互震爲長子，王假有廟象焉。王在廟中也。三四陰，五上陽，有孚象，不言孚者，王假有廟即其孚也。不孚則無以相假也。萃亦王假有廟，而爻則多言孚，卦上巽下互震有風雷益之

象焉。益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而此則乘木有功焉。利貞者，二五陽剛居中，得貞正也。濟渙則聚天下之精誠，假廟則聚祖考之神明，而亦聚子孫之精誠也。其道所以亨，而利涉大川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剛來而不窮者，剛自四而來，居二之中，所以不窮也。四柔位外卦也，二之柔上於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九居五得位，六居四亦得位，故曰上同。此明卦之所由來，以致亨之道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王在廟中，以致孝享也。觀有廟象而不言廟者，盥而不薦，無王在其中，故不言王，亦不言廟。萃用大牲致孝享，故亦言王假有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益利涉大川二體皆木繫辭言耒耜不言舟楫者以中互坤有田野象焉利於山不利於木也渙利涉大川上木下水中互震木載木以上行有舟楫象焉繫辭言舟楫不言耒耜者以利於水不利於山也木道乃行乃行於稼穡也乘木有功有功於濟險也是知渙有益之體而與益異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風水有相應之機享帝立廟神人有相感之理變王言帝者以二與四互震帝出於震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用拯者用二之剛中以拯渙也坎其於馬也為美脊馬壯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應四羣類也等夷也初六之吉順乎六四之元吉也初不言渙用馬壯以拯渙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奔者急拯也互震有震驚之象焉机機局也欲拯必先審其機局之宜用其悔乃亡或曰机可憑依即王居之地也奔以拯渙五无咎二則悔亡二五剛中相應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願得拯渙之願也震為足為動坎其於馬也為亟心得其机直奔而至故得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與五互艮艮其身即渙其躬也渙其躬則周身之血脈相通雖有風邪相侵亦不為害故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躬在內而志在外志不在於渙其血而在於渙汗大號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初四之羣也初用拯四渙其羣之所拯也或曰羣躬之四肢也互艮為手互震為足渙其羣則四肢安逸矣是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元吉丘聚也渙散也渙散而有丘聚非等夷之可思議而及也渙其躬有諸內也渙其羣形諸外也故元吉歸之於四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光大者篤實輝光其大无外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汗自血而出坎象也五與二應也大號者申命行事巽象也巽為風坎居北方為寒風寒之氣侵於四體將中於六腑不大號以渙汗煙鬱何以發壅滯何以宣汗渙而風邪亦渙王居者剛中而居正位坐明堂號令天下誰敢攜其制度紀綱何其咎五之剛中以為王居亦猶二之剛中以為馬壯也五之渙汗即初之用拯調治天下調治一身其理一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无咎即王假有廟王在其中致孝享也正位即利貞涉大川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汗為血之液渙汗大號血行而氣亦行風邪之入於腠理亦消去而遠出其何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所以爲渙者巽風入之以致害也渙其血則眞氣存而
邪氣去終不爲害也汗從血而出汗出則邪與之俱出矣
號號汗以出也大號則汗亦大出邪化汗汗挾邪汗出則邪
與之俱出邪出則害自遠自无外感之患逖遠也逖出遠去
也此治本固眞之事有去私存理夬決之義焉亦可以補內
經之闕上巽風也入也下坎陷也寒也是外風寒而入坎陷
之內矣內虛外感傷寒之症也欲發散則內空欲閉邪必存
誠故初曰用拯馬壯吉乾爲馬陽而壯也陽壯以固眞君拯
之順也故不言渙而言拯二曰渙奔其机奔追奔也追奔其
機局之所自發而後得用拯之所願也三曰渙其躬二眞陽
旣固中三則本體堅貞可以發散於外而无悔矣四曰渙其
羣渙有邱羣黨也四肢也邱聚也邪黨旣散則眞君自保聚
矣至五上則渙汗大號渙血逖出王居无咎王爲天下之大
君亦爲一身之大君也居而无咎則害自遠象言假廟涉川
與醫不相類而象義偏有風寒之症初與二用拯馬壯追奔
其機渙躬渙羣渙汗渙血有涉乎用醫之道矣易道无窮顧

醫傷寒者三復斯言

反對渙 ䷺

雜卦傳曰渙離也節止也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漂
蕩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渙則氣有所宜而不
滯節則氣有所聚而不洩渙節者井困之反前由困而井鬱
而通也後由渙而節散而止也渙者不私已以得民節者不
矜已以裕下渙節之所以反對也渙之二節之五機而悔
亡甘而有尙中一而位不同故作用有閒渙之四節之三
四柔正而三不正故成敗相反渙之用在巽風以散之節之
用在兌澤以止之說以行險雖欲不節不可得也險而失順
雖欲不渙其誰能之

節 ䷻

兌下 坎上 互震 互艮 正對旅 反對渙 移置上下困 總互頤

天地不能无渙亦不能无節自然之序也節以濟其渙中正
以通其節聖人範圍曲成之道也節有水困節而不過水遇
澤亦止焉而不行兩者皆節之義也兌金坎水於時爲秋冬
之交際內互艮爲果蓏互震爲反生萬物歸根而復命天地
萬物亦有分限節制於其閒中互頤爲口實口之於味也甘
苦存焉故有甘節苦節之吉凶卦移上下爲困節苦而困窮
也自乾至節六十卦配六十甲子三百六十爻配三百有六
旬是天地之大節所以有天地節四時成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亨者亨在節中制節謹度自有亨道也水通則甘水塞則
苦爻言甘節而彖言苦節者以水在澤中有所塞也苦者本
乎上下卦之德象也如大過之卦爻言棟隆而彖言棟橈本
於時象之澤滅木也節不可貞反乎渙之利貞也不可貞者
不可過用之以爲貞也過用之以爲貞是節之苦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亨者自泰之小往大來吉亨來也泰之三五剛柔相分而
剛乃得居五位之中此
明其卦之所由成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本苦而過用以爲正其道乃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說以行險上下之卦德也當位以節甘節往有尙也中正以
通坎爲通居中得正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四時者天地之節限也制度者大君之品節也大君有制度
以品節之則不至傷財而害民此極贊節之義理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下則澤无水水在澤上則澤有水澤无水無節可節
澤有水則困而通數度制其正德行議其中制度數即謙之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也議德行即益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一奇前塞爲戶二兩偶前開爲門門戶之前則爲庭三與五互艮爲門闕又艮之象言行其庭初在下與四應知安節之亨慎密不出故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坎爲通而塞其下則爲兌兌通之塞也兌見也知者見而知之也出者二與四互震巽入而震出也不出者有所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與四互震爲大塗門開可以出矣況剛中正與五相應往而有尚其何不出其實二本坎體爲流爲通而變爲兌則爲節爲止二之不出初塞之也況中互震艮震欲出而艮止之其凶者時位使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以剛中之才往而有尚德性非不堅貞時勢節限之也失時極之言非深責之而實惋惜之不然二五剛中相應有相孚之志不言吉而何至言凶也時時位也如解之待時而動位在高墉之上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以能節爲義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兌口之上不知制節之義而自嗟嘆其何能无咎无咎者无咎於人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又誰咎本義以爲无所歸咎是也二之失時極寬而惜之也三之又誰咎嚴而責之也
六四安節亨

四以柔居大臣之位而承五剛中之德是心安而身安身安而國家天下亦安象當位以節者安乎時位以行節也亨通也應初之知通塞也初塞而四亨節之所以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以剛居剛位安四以柔居柔位亦安五安於節而亨四安於節亦亨安節之亨承上五甘節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水流則甘塞則苦五之甘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中正以通是也往有尚者泰之三往而上於五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於井則冽於節則甘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而得中是節以制度也不傷財不害民居乎位之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爻之節亨五之甘節吉也彖之不可貞上之苦節凶也節至上而極過乎節則苦而失中正也然學問事功皆從苦中來也由苦以得甘其悔乃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貞者堅執於節而入於苦也苦窮失節節失窮苦所以貞而見凶彖之不可貞其義見矣

中孚

䷼ 兌下巽上 互震互艮 正對小過 反對不變 移置上下大過 總互頤
中孚與小過正對小過全體坎也中孚全體離也水流濕偏爲飛鳥火炎上反爲遯魚陰陽互藏其宅也小過移上下卦象爲頤頤亦離象也而初亦爲靈龜豚魚靈龜之屬也中孚象言豚魚而爻則言飛鳥鶴鳴子和載飛載鳴何非飛鳥遺之音中孚者二五相應中自孚也乾三四重剛不中中孚三四

徹。柔自中者也。有中虛之象。而明以中孚之德。其中動靜根焉。見伏具焉。山雷通焉。風澤交焉。一中之所孚也。體則外邪不得入。用則虛明而自鑑。中孚所以繼井節而吉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魚者。魚鼈之魚。龜之屬也。其象有似於豚。故曰豚魚。四書魚鼈生焉。魚鼈不可勝食。並言之。江以北爲團魚。江以南爲脚魚。隨時地而異其名。中孚全體離也。離有爲龜爲鼈之交。況鼈字古本從魚。於義亦可知。鼈生子卵於江岸而埋焉。身伏水中。不以形翼而以心化。四旬而育子。龜思鼈望是也。凡類四脚多生子。而龜鼈四脚獨生卵。卵以形化。而鼈以誠望。彖傳孚乃化邦。多疑孚乃化卵之誤。損益十朋之龜。多由於中孚之二五變動。損益互坤。有地道焉。故龜性好居陸。中孚全體離也。火炎木枯。故鼈性好居水。性由體出也。人惟虛可以涉世。舟亦惟虛可以涉川。故乘木有功。與渙同用。中孚之德。誠而明也。中孚之利貞。順乎人而應乎天也。或曰豚遯也。

豚魚隱遯之魚也。豚即遯也。如亨享烹之通用也。鼈化卵隱遯於澤中。遯魚與飛鳥卦對也。飛鳥明而見。遯魚潛而伏。龜思常居半水半陸之間。鼈望多隱於截浮截沉之下。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者。三四二陰居全卦之內也。而剛得中者。二剛在二五位中也。說而巽。上下卦之德也。兌說也。巽行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以動天地。何不可以化邦。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孚信也。及至也。極也。信至於豚魚而至極也。利涉大川者。巽風乘震木。有舟象而中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人也。而貞正。則如太虛之四時行。百物生。遷化於无窮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全象爲離。離也者明也。中互艮震。威以止殺。離上艮下爲旅。離下艮上爲賁。離上震下爲噬嗑。離下震上爲豐。皆有議獄之象。風者先王以教民。澤者先王以惠民。中互震有反生之機。君子明其政刑。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度也。初赤子也。赤子天真未漓。動無虛僞。度其必吉也。合乎中孚之體象矣。若有他。則德性蕩秩而渙散。其何安何也。初一變爲渙。渙必有所失也。或曰燕元鳥也。載飛載鳴。與世無患。時往時來。不變其常。有他者。志變也。象言魚而爻言鳥也。與鶴忘機。無虞於世。中孚之情象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志何變。志未變者。心不雜他念。範乎虛者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益二一變。介蟲化爲羽蟲。龜反爲鶴。互震爲善鳴。爲足。爲鵠。巽爲木。爲長。爲股。爲鶴鳥。鶴鳥之善鳴而長足者也。木之下澤之上。在陰也。二與五相應。互艮爲少男。其子也。和者我鳴爾和也。爵小鳥也。鵲與爵爲仇。鶴與爵爲好。靡忘也。相忘於太和之宇宙也。鶴鳥之大者。爵鳥之小者。鶴性幽閒。鶴聲清亮。大小皆宥蛘蠓之天。並育而不相害。中孚所以應天也。爾我大小鶴之唱和也。載飛載鳴。相親相近。合乎中孚之卦德。合乎中孚之情象。而亦聖人老安少懷朋友信之之志願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鳴五和。皆中之所孚也。孚從心出。不願乎其外也。中孚所以應天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上與三應上三之敵四與初應初四之匹也得敵者兌於天時爲酉昴曰雞之所居也得巽爲雞之敵也雞曰翰音言欲鳴必先鼓其翼或鼓翼或罷止或鳴聲如歌或應聲如泣鼓罷者翰之用歌泣者音之發極言翰音登天之不當位不可長也三以柔居剛不當位上以剛居柔亦不當位是應而得敵也震爲鼓艮爲止鼓罷無常或泣或歌兌口象也哀樂無常上巽多疑故言或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上翰音登天不當位三鼓罷无常位亦不當鼓罷與翰音相敵處不當其位亦相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經言月幾望者皆兌互離也中孚全體離也日生東月生西

所以相望也月幾望則光盈若既望則光虧矣所以言幾望也巽爲月窟生於兌西而望於全體之離幾於望矣馬者互震其於馬也爲善鳴亡者往而上也四五剛柔相孚而相攣四爲五所攣故馬匹亡也馬而言匹者以馬得匹而奔也雞而言敵者以雞得敵而鬭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類上者絶相類於五上也亡者无奔馳之積習也五剛當位四柔亦當位五有孚攣四四亦有孚攣五五无所咎四亦无所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巽有繩象故言攣如虛其固結无象以爲象孚至五而言者以五爲中孚之卦主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中孚 對 小過

五居中得位不特四孚之倂上下皆孚之所以成其中孚之德也有孚攣如者擬議難盡形容亦難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雖禽類飛之走也宜於地不宜於天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我亦爲之比翼而唱和乎是知進而不知退致窮而凶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窮虛極遠无所歸宿豈能長久其翰音登于天之謂歟中孚六爻皆以虛立義初之虞者籟乎虛者也五之攣如紲乎虛者也二之鳴鶴虛而相應者也三之鼓罷感而不虛也四之幾望虛生白白生明也上之登天窮虛而无益也初應四志乎求虛虛不雜他念志不變乎求虛虛生明月幾望者也中孚誠而明者也

祖伯無能先生云吾解經至此已六十一卦矣方其未解爻象參錯不能無疑於聖人及其已解乃知八八六六一針穿透漢晉有針無線宋明有線無針遂謂易貫之說如圖龍說鳳竟爲不可知之物而殊塗同歸一致百慮從此忙然矣希夷有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無文字使天下觀其象而足矣如其象吉凶應違其象吉凶不應此聖人无言之易也易道不明乃有周孔周孔孫行易道晦矣上古易畫明而易道亦明易畫不明而易道晦聖人不得已而有詞學者一著其詞便謂易止於是周孔遂白孫行便不知有卦畫妙旨此所謂買櫝還珠自漢以來非一日矣

䷼ 雜卦傳曰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小過中孚相反而皆有鳥象中孚似鳥未離㲉天眞未破小過反之則孚忘矣中孚誠而天常也小過妄而人變也震艮皆大卦合而爲小過

䷽ 則不可大事兌巽皆小卦合而爲中孚其德應天可見道有大小卦无大小過過於存心中孚虛以求志過於存心忠厚之事也過恭過哀過儉小而亨也虛以爲志知化之道

也。豚魚涉川，鶴鳴子和，中自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中孚一天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春夏秋冬各有其時也。天則不言而化，无爲而成，太虛寂若，鳶飛魚躍，共宥幬幪也。小過者一節之信，中孚者全體之誠。中孚小過之所以反正相對也。

小過䷽ 艮下震上 互巽互兌 正對中孚反對不變移置上下顚總互大過

坎言習坎者，以其有飛鳥之象也。鳥之飛也，羽下見白，習之字義，羽下白也。險者其德，習者其象。上下皆坎，亦有兩鳥並飛相習之義。小過全體坎也，故亦有飛鳥之象。上下二陽中合爲鳥身，初二五六偶開爲鳥翼。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小過全象坎流下變爲飛鳥，中孚全體離炎上變而爲豚魚。鳶飛魚躍，无非天地之化機，亦无非聖人之學問。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對中孚而言。中者，中道也。小過過於畏小不及乎中也。

可小事，如過哀過恭過儉皆可也。宜下不宜上，如爲妣爲臣則合乎中而過，爲君爲祖則不合乎中而不過也。過之爲言合也。小過之卦，用柔則合，用剛則不合。君祖，剛也；臣妣，柔也。飛鳥，坎象也。水流下，不逆行，上逆而下順也。音者，上震爲善鳴也。飛鳥遺之音，發中孚之用也。鳴鶴在陰，宜下也；翰音登天，不宜上也。水就下，鶴鳴子和，皆就下而大吉。易道所以包含無盡，不但爲一卦用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而亨，言合乎臣合乎妣，是柔小過而亨通也。坎爲通亨也。小過故言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過以利貞者，事可過小而小，不可用之以爲大，與時而行。柔得中者，柔在二五之中，故小事而吉也，如過恭過哀過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失位不中者，二剛在三四之間，失二五正位之中也。不可大事者，如不可爲君，不可爲祖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飛鳥遺之音，是載飛而載鳴矣。載飛載鳴，宜於明不宜於暗，宜於晝不宜於夜，宜於下不宜於上，宜於下則有歸宿之地，不宜於上，恐窮於上無涯。鳴鶴在陰，下順而大吉；翰音登天，上逆而貞凶，何不於對待而反觀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在山下，其氣常藏，君子則以愼言語節飲食。雷在山上，其氣已渙，遷善改過，則力有所不能，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有過仍歸之於無過而已。

初六飛鳥以凶

卦而飛鳥，則必鼓翼奮發以合其德。初柔在下，失陽剛之氣，欲飛而短于翼，不能載翺而載翔，所以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力不足，事不從願，是不能也，非不爲也，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柔雖得中，而氣力不足，五位又无強壯之應。爲祖則太過，爲妣則合；爲君則不及，爲臣則遇。遇，合也。祖與君，陽也；妣與臣，陰也。小過陰過乎陽也。陰小而亨，其何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爲君既有所不及，而爲臣亦不可太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不可因君才不足而攬權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三應上上飛鳥羅之凶三弗過爲防則羅於災眚是意外之相戕也或者疑之也三剛居剛位得時得氣而何言凶以全體爲坎坎者陷也陽陷陰中又應上六失時失氣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與初之不可如何同然一詞坎初上言凶小過初上亦言凶坎三入于坎窞此則或戕之其凶又同坎重坎陷也險也此則一大坎故其詞義大畧相同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以剛居柔剛柔和均小不爲過矣故无咎剛來文柔合乎文質彬彬之道小者過而亨也故不爲過而爲遇往者往於下則必貽於凶害而危厲故必戒也永貞者初與四應永於貞正言當過之時因時制宜勿用於貞正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習坎之卦二剛得位皆无吉詞何也陽陷陰中也小過則陰過乎陽四剛而失位雖弗過而合亦位不當也往厲必戒者言往於危厲必致災眚當告戒也終不可長者仍乎初傳之不可如何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山上起雷有興雲降雨之氣而全象坎又互兌爲澤亦有雨澤之意而三四陽剛天氣下降五上陰柔地氣上騰陰陽反調天地不和所以密雲不雨也三與五互兌西郊也周公自道其事義同小畜然小畜之密雲不雨陽氣太過陰氣不及此之密雲不雨陰氣太過陽氣不足雷在水上公用以射隼雷在山上公弋取彼在穴公震象也彼飛鳥也射隼于高墉得時得位取彼在穴无氣无力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過也地氣上騰發爲密雲而在五位過於上故不雨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遇則合而不過弗遇則不合而過鳥之飛用在翼而實用在翰初上翼之翰也故發卦象飛鳥之名義走者多視上飛者多視下視上者不能視下視下者不能視上故搖穽可以陷獸設網可以羅禽弗遇過之言弗合而過上不宜也飛鳥羅之言飛鳥爲其所羅也天災而亦人眚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上已亢言不可過於上而亢也明乎飛鳥遺之音不宜上而羅之凶也

既濟 ䷾ 離下坎上 互坎互離 正對未濟反對未濟移上下亦未濟總互亦未濟

既未濟水火合終乾坤之用而實終咸恆之用雜卦傳曰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是終咸恆男下女之義也既未濟反對而亦正對反對而兼以正對上經否泰而兼之以隨蠱下經漸歸妹而兼之以既未濟心腎交爲水火之既濟心腎不交爲水火之未濟否泰之二五相交而爲既未濟既未濟者參錯之否泰三女得位而爲泰之定三男失位而爲否之窮既濟者天下萬事萬物皆濟而不窮也坎離之既濟天地之交泰也小過曰柔得中既濟亦曰柔得中柔得中則无險不濟既濟所以次小過也既濟反觀則爲未濟未濟反觀則爲既濟既濟總互未濟未濟總互既濟故爻詞大畧相同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泰之二五天地交而爲既濟坎上而離下水火不相射亨小者用離不用坎離柔而得中柔小也故曰亨小利貞者陽居

陽位陰居陰位陰陽各得其正也初吉者初爲離火之用而吉終亂者終爲坎水之用水息火而亂既濟則初吉終亂未濟則初亂終吉以卦體言之既濟則明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義言之濟於始者必亂於終亂於始者必濟於終天道物理固然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既濟之所以亨者柔在中得位而亨也小者柔也亨在柔中也既未濟皆以離爲用中虛之德也利於貞正者剛居剛位柔居柔位各得其正也

初吉柔得中也

初吉者柔得下卦之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水在上火在下是亂其潤下炎上之性水終必至於滅火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不相射以其有相制相成之義也水火各居一方而非有上下也水在火上其用爲水火既濟其體則爲水火未濟水終必至於息火君子所以先思患而豫爲謹防之以明乎彖之初吉終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下離有車輪之象上坎爲曳其於輿也爲多青故曳其輪也坎爲水爲狐故既未濟皆取象於狐濟水也既濟之彖雖不明言而初之濡尾上之濡首何非狐之濟水也无咎者理勢必濟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其輪有所待而濟也應四之終日戒也既濟存未濟之心於義爲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離爲中女而言婦者上坎下離有夫婦之義也茀者車之蔽也因輪之曳而喪也卦從需二來也勿逐七日得者有所需也險在前也見險能止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或曰七日得者循環七爻變爲未濟之九二曳其輪中以行正者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鬼方漢北幽暗之國喻坎北方之卦也離爲甲冑爲戈兵所

以言伐也高宗殷中興之主勞師襲遠窮兵黷武至三年而後克功不補過也三之位水火交會而交戰所以言伐言克也苟失陽剛之氣必至於師徒撓敗窮武無功所以小人勿用也三離數也三年克之事之濟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兵猶火也可以暫而不可以久至三年則師勞力竭衆疲財匱甚矣其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程傳曰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衣袽者衣之敝也離爲衣至坎爲敝坎爲多眚故終日戒終日者離在下至四而日終也此既濟存未濟之心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者疑其未必濟也疑信相參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患故終日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離爲牝牛鄰居也東西者先天之離東坎西也坎離合爲既濟水火相爲鄰也殺牛者坎水尅離火也坎爲血卦故有殺牛之象喻祭祀豐盛之虛文不如淡薄之誠實也虛文則鬼不血食精實則神降其福既濟之亨小利貞於此見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火在東水在西水盛滅火必然之勢也時時位也東居不如西居之得位五之中實自泰來也大者泰也吉亦福也泰于食有福二往而上之所謂得尚于中行也

上六濡其首厲

初濡其尾何言无咎上濡其首何言危厲明乎初吉而終亂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窮上必反下濡其首而厲何可久仍歸於未濟也上經首乾坤而終以坎離下經首咸恆而終以既未濟既未濟雜卦傳曰既濟定也又曰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 合坎離而爲一仍乎坎離之用也天地之大莫大於
䷿未濟 陰陽五行之大莫大於水火水火代天地以行化故

正反
相對

居先天乾坤之正位咸恆爲男女之合何至篇末而終窮然非窮也未定有待也知既濟爲男之窮則未濟之爲亂可知矣知未濟爲男之窮則既濟爲女之貞又可知矣聖人蓋錯發之而互見也序卦傳曰物不可窮也窮者窮於火故枯槁而窮終於水故柔弱而生其究也氣暖而生非生於火乎神不離火實非體不藏乎虛乎精通于水而生其生非生於水乎有火之火又有火之水此乾坤坎離互藏之說也聖人盡此而已學者學此而已火蒸鬱於上水滋潤于下火以制其濕水以濟其燥是既未濟之大義水火爲天地之化工後天位坎離于南北以代乾坤坎離即天地也坎離之既濟天地之泰交也泰陽下陰上咸益亦然既濟獨坎上離下何哉離陰中之陽乾之體也坎陽中之陰坤之體也離日而坎月也離明而坎暗也觀坎離之既濟而陰陽倚伏之機道德性命之理發揮無餘蘊矣既濟之後當存未濟之念兢兢業業無時休息未濟之時當存既濟之心念念不息其心不敢縱逸當從心而見不逐于境無非聖人治心之理三陰三陽得位爲既濟不得位爲未濟未濟者參錯之否總之陽上而陰下既濟者參錯之泰總之陽下而陰上泰伏否故既濟而終未濟否伏泰故既未濟而終以既濟否泰內乾而外坤既未濟內離而外坎故既未濟之亨曰柔得中用離者也離者陰中之陽乾之體存焉乾之所以爲大赤者火也日也離也坤之所以爲大黑者水也月也坎也天道貴陽而賤陰人道貴明而賤暗

未濟䷿ 坎下離上 互離互坎 正對既濟反對亦既濟移置上下亦既濟總

互又既濟

未濟非不濟也如月未圓花未開而終於濟也特未耳故未濟行既濟之事既濟存未濟之心自乾至履十卦爲羲皇之易孔子序卦傳自爲一段乾爲龍首履爲虎尾數之首尾也自乾首至未濟卦之首尾也故文王彖詞明之曰濡其尾天下之萬事萬理不終於尾故周公於既未濟之尾加於上曰濡其首寓貞下起元意也孔子雜卦傳乾剛而終之夬夬決盡仍是乾亦寓貞下起元意也讀易者亦有見及此乎既未濟否泰之二五交變者也故既濟爲參錯之泰未濟爲參錯之否乾居首彖曰元亨未濟居尾彖曰亨小元大也亨小者小亨也何後人讀未濟亨爲一句小狐汔濟爲一句史記狐涉水濡其尾亦無言小狐也既濟之彖傳曰柔得中未濟之彖傳亦曰柔得中則既濟言亨小未濟亦言亨小不辯而自

明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亨小則未濟亦亨小也汔濟者幾於濟而未濟也狐尾大欲濟而濡其尾艱於濟也坎為水為狐狐居於陸而常濟於水也故既未濟皆取象於狐也濡其尾故无攸利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柔在六五之中即君子之光暉正而吉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亨之言小者狐幾於濟未能出坎陷之中也出於中則大亨而正也不續終者欲濟而不相續於濟也陰陽六爻雖不當其位而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上天下地剛柔相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水火各安炎上潤下之位慎辨物者火明而水暗火烈而水弱火朱而水黑也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也者水也北方之卦也居方者居先天離東坎西火水未濟之方也亦如恆之震出巽入雷動而上風動而下立不易方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陰柔在下而濡其尾難以濟矣故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知極者不知何所終極也亦者對上之亦不知節言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坎其於輿也為曳故曳其輪也知時之未可濟曳其輪以待濟中有定主未濟存欲濟之心貞正而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行正居中以行其欲濟之事正於位正於理亦知幾之明哲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餘未濟六爻不出卦名三居險極陰柔無出險之才征必致凶也本義以為利涉大川之上疑有不字固是而彖傳雖不當位剛柔應或者指此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才弱而居險之極不顧未濟之名義悻悻欲濟征必見凶不當其德亦不當其位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剛柔應故貞吉而悔亡不言高宗

而言震用者以伐鬼方當用其威武果決以取勝不可遷延歲月以致羸憊也既濟之伐鬼方已伐也未濟之伐鬼方未伐也既濟之伐鬼方至三年而後克師勞力竭憊也既伐如未伐無功可賞未濟之伐鬼方三年必行賞勢切情雄決也未伐操既伐之事有志竟成也大國者一戎衣而天下定混四海於一統不然高宗為天下之君征不享責不貢而何言大國何言賞何言伐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卦三陽三陰雖不當位剛柔應而志行四居三陽之中故專征伐操賞伐之權其貞吉无悔亦與六五同其志行亦九二之中行正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離居五位為天下文明之主故貞吉而无悔火明於外水明於內水含火之光所以有孚而吉也此變未濟為既濟初亂

而終吉也。六爻剛柔應，各有相孚。至五上而言者，以未濟之時有孚之德未著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外著也。君子知剛知柔，知微知彰，爲萬夫之望。本於內而見於外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下坎有酒食象。上與之應，有孚于飲酒也。四五无傷，則上自无咎。酒以行禮，而濡其首，放意肆志，極矣。有孚反失於是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禮之節也。亦不知節，與亦不知極，初終相應。既濟之濡其首，水也。未濟之濡其首，酒也。水之溺人，溺人一身；酒之溺人，溺人天下國家。故禹惡旨酒，甚於惡洪水

繫辭上傳

閩山蔡首乾遜含述解

族弟 如松增茂 吉雲景卿 紀海爾臨

外甥 許士極建明 姪孫 祥崛祖器 愚壻 施光渠宣業 仝校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繫辭者，文王周公所繫彖爻之辭也。其道本乎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也。孔子爲之傳，本其意以立言也。天在上而尊，地在

下而卑。兩儀對待，以立體也。乾健坤順之德定矣。澤流於下而卑，山崒於上而高，陳列於天地之中，形之有定也。高尊而貴，卑下而賤，貴賤之位立矣。此太陽太陰包山澤以立體也。陽動而爲剛，陰靜而爲柔，此有常之理，可斷也。左方之陽，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以類而聚；右方之陰，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類而聚。方以類聚也。羣亦類也，物即陰陽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左方乾兌之太陽，離震之少陰；右方坤艮之太陰，分坎巽之少陽。物以羣分也。物得其羣則吉，失其羣則凶，故吉凶生焉。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涵八卦於其中也。左方乾兌離震之精華，發於上而爲天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也。右方坤艮坎巽之體質，流於下而爲地之水火土石，在地成形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天變地化，无不可見也。此中明高卑貴賤剛柔動靜，在在可見，物物可知，而爲易簡之發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兩儀剛摩之以柔柔摩之以剛而為四象四象剛盪之以柔柔盪之以剛而為八卦言八卦相盪者倒裝文詞也是故亦承上文而言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四象生八卦致用之易也雷霆少陰也太陽鼓之風雨少陽也太陰潤之太陽燥而太陰潤也日為太陽之精月為太陰之精精得氣而運行月為寒日為暑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一寒一暑也此少陽少陰之交用也風雷之氣藏於其中矣鼓潤不言雷風水火而言雷霆風雨者明乎少陽少陰之分類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坤得乾之道以成男乾得坤之道以成女太陽生少陰太陰生少陽陽道貫乎形象之中而亦包乎形象之外合而言之道即陰陽也分而言之陰陽即道也以四象言之巽坎連於左

方之陽得乾之道而為少陽成男也離震連於右方之陰得坤之道而為少陰成女也以六子言之震坎艮索乾道之三奇而成男巽離兌索坤道之三偶而成女此兼兩儀四象八卦言之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乾主氣坤主形氣以成形形以衛氣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可知形以衛氣而體亦立焉故有氣乾萬物資始坤萬物資生天生地成何非乾道之成男坤道之成女也或曰乾道奇也坤道偶也知前知也始終始也如有一知有二有三知有四有五知有六有七知有八皆自乾始大而知之也成者萬物成始而成終也如二成一為太陽四成三為少陰六成五為少陽八成七為太陰陽生陰成皆自坤偶作而成之也又曰易者三才之道也六位而成章初為地道之始二為地之成三為人道之始四為人道之成五為天道之始六為天道之成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乾示人以易知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坤示人以簡能此皆天地易簡之至德也○乾天坤地生人之大父母大夫婦也成男成女夫婦生男女矣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剛柔貴賤立體也動靜變化致用也方者左右兩儀之方也物者陰陽四象也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右在可見時時可知天地無心而成化自然而然而易簡之理得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簡則夫婦之愚可以與能有親則天下莫不知有功則天下莫不行何嘗有幽微阻人以難知有高深阻人以難行可久天地之悠久也可大天地之博厚也悠久天地之德也博厚天地之業也不言聖人而言賢人

者以易簡之理愚夫愚婦可知愚夫愚婦可能賢人對愚人言也是知聖人不以易道幽深阻人以難知難行也易簡亦非兩事在心為易在物為簡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簡之理得則天下之理亦得天下之理得則可與天地參矣天高在上地卑在下吾成位乎其中以成三才之道也此章雖有不易交易變易之義而實歸之於易簡也天尊地卑不易也剛柔相摩交易也鼓之雷霆至坤作成物變易也而總歸於易簡之至德故為繫辭之首篇

右第一章

天尊地卑兩儀對待之易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陳陳列也卑者為澤高者為山山澤通氣也鼓以雷霆潤以風雨雷風相搏含水火在其中也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則見其不相射也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兩儀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含四象矣剛柔相摩四象也而雷霆鼓風雨潤日月運行寒暑往來是八卦相盪

矣坤得乾之道以成男乾得坤之道以成女是天地定位六子致用也正見相摩相盪之道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見天施地生六子之致用皆乾坤之化工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設卦觀象上古先天伏羲之易也繫辭而明吉凶中古後天文王之易也六十四卦剛柔有定位而無定爻有定體而無定用奇偶相錯合其象則吉違其象則凶因其順逆進退得失而明吉凶而繫之以辭辭因象繫也卦者天地自然而然之理有其卦即有其象有其象即有其吉凶舉其類而言之如比吉鼎元吉歸妹征凶其吉凶已隱然於卦之中矣聖人之設卦亦如天地之設位也前之聖人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會吉凶於卦象之中而无言後之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言明繫吉凶於象爻之下而有言詞也者各指其所之以前民用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相推是剛摩之以柔柔摩之以剛而生變化者陰變陽陽化陰也此卦爻之迭為消長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天下事得其象則吉失其象則凶事未至而虞已至而憂悔在事後吝在事前易中之理卦中之象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明乎得失之象又當明乎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陰變而為陽則為進陽化而為陰則為退剛者晝之象也柔者夜之象也六爻初二之動地道也三四之動人道也五上之動天道也天地統體一太極天地人又各分一太極失得憂虞者人事也進退晝夜者天道也卦爻具天時人事之象繫辭焉以明之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所居而安者寂然不動乾一兌二以至於坤七艮八有其序也八卦相錯亦乾一兌二以至艮七坤八之序也此先天之聖人設卦觀象之事也所樂而玩者觀其象詞則思過半爻也者各指其所之以為辭此後天聖人繫辭明吉凶之事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則不變而玩象辭動則變而玩爻辭爻辭占辭也爻為占繫也自天祐之言其順也天之所祐者順也順則得而吉逆則失而凶凶則有悔吝吉則无不利此補上文繫辭而明吉凶也无不利在吉之中亦如悔吝在凶之內也

右第二章 此章首言周文繫辭以明伏羲設卦觀象終言後君子體易用易之功驗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無論文王之卦辭為彖即伏羲之卦名亦為彖也言乎象者無論鼎象鼎井象井即乾象天天行健坤象地地勢坤震象雷洊雷震巽象風隨風巽之類也亦即六十四卦下之詞皆因其所象而彖之也爻之為言交也交之為言變也變則此一卦而交彼一卦彼一爻而變此一爻乾之初九潛龍變而為姤之初六羸豕乾之九二見龍在田變而為同人于野之類此繼設卦觀變玩占言之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得則吉失則凶易之凡例也凶則為大疵悔吝雖有疵是凶

之小也過失則必有咎補過則无咎易之中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其機在於能悔悔是補過之善者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五貴而三賤雖同在六爻之列而實存乎位之上下以陽爲用爲大以陰爲用爲小大則多齊於上經小則多齊於下經存乎卦之陰陽卦之吉凶難辯其可辯者在聖人所繫彖爻之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悔吝介乎凶之閒憂之則不至入於悔吝之介震動也咎則有悔動而无咎者存乎有悔也憂悔吝者介於小疵也震无咎者善補過而无悔也此覆解上文吉凶失得之詞也會通曰列齊辨憂震非人列之齊之辨之憂之震之也乃易自列之齊之辨之憂之震之也貴賤以上下言小大以陰陽言介者吉凶之分途悔者良心之省覺介在事前悔在事後如

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憂郎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震甘臨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大如卦彖元亨元吉小亨亨小之謂也險易之詞楊氏曰如謙復之辭如行東途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氣象之和樂也遯剝之辭如涉風波如履霜雪如對桀紂幽厲何氣象之凜烈也各指其所之者如乾三之朝乾夕惕指履虎尾言也坤三之无成有終指謙亨君子有終言也之之卦也辭各有所指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贊易之高深一節高深一節不必說窮理盡性至命之事窮理盡性至命是贊聖人非贊易也提頭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皆贊易也豈贊聖人乎彌者萬殊歸於一本大德敦化也綸者一本散爲萬殊小德川流也皆彌綸天地之道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古方四卦自乾一至震四爲日月星辰天文也古方四卦自巽五至坤八山川土石地理也仰觀俯察皆可得也陽爲明陰爲幽故知其故也原其始而求爲生反其終而往爲死知死生之說也精氣聚而爲物精氣游而爲變魂者精氣之神所寄也精氣三而伸者爲神精氣散而屈者爲鬼其情其狀可就易之德象知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不特與天地準而且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天地之道知用也可以周乎萬物道仁也可以濟乎天下周濟而無失於太過旁行而不流於不及樂天知命而無憂樂順也無憂無心也知者之事也天道也安土能愛地道也仁者之事也正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無體

不特與天地相似而且能範圍天地之化不特知周乎萬物而且可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不特旁行而不流而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即幽明也而知者即知始終生死之說也大而化之謂神有方而無方廣而推之謂易有體而无體不過不遺者无太過无不及也曲成即旁行也此贊易之高深

廣大非贊聖人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道之大原本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左一陽右一陰之為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者一陰一陽无勉強自然而然也性者一陰一陽不予適順其所以然也繼者各繼一陰一陽於左右兩儀之上而為因象也成者各成一陰一陽於四象之上而為八卦也八卦而成列八卦而小成是也此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道也性善者順其自然之謂善之謂性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又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雖非言易而隆善之理明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體也知用也仁知八卦之體用也仁者以為體則見其為體知者以為用則見其為用體用盡在八卦之中亦不出此一陰一陽之外也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亦本此義也百姓日用盡在一陰一陽之中而不知其本於八卦之體故君子之知易道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仁在內本藏而實顯知在外本顯而根於藏體用合一仁中有知知中有仁也顯藏在八卦鼓物亦在八卦不動而變无為而成也同憂有心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言聖人猶有心陰陽之鼓萬物順其自然其何心哉盛德大業極贊其功用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如地有水火土石發而為風雨露雷生而為飛潛動植无物不有无事或違是其大業也盛德者如天有日月星辰運而為春夏秋冬行而為元亨利貞无時有間无處或息是其盛德也富有即大業日新即盛德非盛德无以見大業非日新无以見富有此分陰陽之體用而言亦合陰陽之體用而言也又曰陽生陰陰生陽繼善成性生生不已在業則為富有在德則為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者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各生八卦而為六十四卦皆此生生不已謂易者謂一陰一陽之變易交易不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陽主氣无形而有象之謂乾陰无專主效乾之法而為坤之順陰陽即乾坤乾坤即陰陽也陰陽盡在乾坤中乾坤盡在一陰一陽之道中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數知來者陽之數極知陰數之將來如乾遇姤也陰之數極知陽數之將來如坤變復也占者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時時物物皆可占也通變者陽變陰陰變陽陰陽相變通事事亦相變通也在陰陽則為道在人身則為事也或曰陽之數極於九陰之數極於六用六用九與時偕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其變事事皆可知事事皆可占成象效法承富有大業言故言乾坤占事通變承日新盛德言故言知來

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見仁見知顯仁藏用鼓物无心動靜无端陰陽之不測也事有可知而神則

不可知无非一陰一陽之爲道也

右第五章此章當繼易簡首章爲次章首章言剛柔立地之道也此章言陰陽立天之道也易簡之理得无非通變之謂事也成象謂乾效法謂坤无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亦无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首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終言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中藏神神中顯道中間之謂謂之節節相承聖人解易贊易明白了徹若解繼善成性爲賦形成性極數知來爲著策卦變則无頭无緒令人莫曉變癡變狂讀者廢書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即乾坤乾坤即易首章言乾坤之高卑此章言乾坤之廣大雲峯胡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此理無物不有無事不包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以一而神靜專動直其德也亦其象也坤以兩而化靜翕動闢其象也亦其德也坤之翕乾闢之承天而時行是以廣而生焉乾之專坤直之六二之動直以方是以大而生焉故乾本廣而生言大坤本大而生言廣乾坤皆有生生之德皆有生生之機也靜專動直確然易矣靜翕動闢隤然簡矣此本首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也專直翕闢只言乾坤之化機未及乎天地若言天地則下文何又言廣大配天地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配者易之廣大配之也變通者靜變而動動變而靜通乎四時也乾陽坤陰日陽月陰其義亦相配專直易也翕闢簡也其善可配乎聖人之至德聖人與天地參成位乎其中也夫易高矣大矣其廣大直配乎天地天地之四時日月聖人性善之至德三才之道无所不備亦无所不配故下文門人復提子曰以贊之曰易其至矣乎言易道配天地其至如此鄭重之深也蓋惟易配天地配四時配日月配至德故聖人用以崇德用以廣業效天法地而參變化上天下地而易行乎其中矣此章當與第七章合爲一章者也○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以易簡配至德則易不在乾坤而在吾心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

易其至矣乎承上廣矣大矣言也此之言聖人者作易之聖人也崇德者即日新之盛德廣業者即富有之大業崇德者知之事也如天之无不覆也故知崇廣業者禮之事也如地之无不載也故禮卑德業之高卑皆效則於天取法於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章言知仁此言知禮者以廣業萬物相見嘉會合禮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設位於高地設位於卑而靜專翕闢之機行於中繼善成性廣生大生生生不已是成性存存爲道義所從出之門也成性存存即生生之謂易不言道德而言道義者崇德廣業爲事之所宜也上文廣大配天地是贊易此節天地設位是體易意自相承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朱子曰賾雜亂也擬之而後言不可亂六十四卦形容難定擬其相宜如乾象馬坤象牛震象龍巽象雞各有其象馬宜健牛宜順龍動雞入各有所宜也有定理亦有定象而不至於雜亂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動煩擾也天下智愚賢不肖各有其恆性會者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相與也通者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情誼也典禮者如五君二臣五夫二婦五兄三弟上父初子各有定位各有定理易之綱常也得其位則辭繫之以吉失其位則

辭繫之以凶是爻不易之體也或曰會者六爻聚而會之也通者六爻通一卦之理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易中百物不廢皆擬其象之所宜而不可厭也爻中人物見情見性各有典常而不可亂也此承上二節而言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之擬其言也言有物矣議之議其行也動厥時矣擬議以成其變化言不可思議无爲而成不動而變不言而化此之成變化就言行言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中孚二五中實有相應相和之象鶴鳥之大者爵鳥之小者靡無也大小皆有慷慨之中相忘於無何有之天中孚之氣象也鶴鳴子和言也好爵爾靡行也夫子借此爻以發明君子之言行也居室喩在陰也其邇喩子和也言善不善以言言也應之違之以行言也言行近在一身之樞機遠則動之天地何有于千里之外天地者二五天地之位子和天道也鶴鳴地道也如乾之九五飛龍在天九二見龍在田是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一節借同人九五爻義以明君子出處之善也號咷後笑與人同者也與言語爲禍之階反也出處語默言行之有序也二以五爲宗五以二爲主二人同心也二與四互巽巽爲資斧斧以齊物其利可斷金也巽爲臭有草木馨香之氣號咷後笑言有味也其臭如蘭也聖人語无泛設本卦義而言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白茅蓍也藉用白茅與舍爾靈龜對也龜可以卜蓍可以筮也藉蘊藉也苟錯諸地而可者大過人之才行大過人之事

錯諸地位而可用茅也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愼之至也大過之初藉用白茅臨事而懼也大過之終過涉滅頂暴虎馮河也初之无咎无咎於巳也上之无咎不可咎於人也茅之爲物雖微薄而其用可任重而致遠也愼斯術者愼用茅之術也以往无所失言千里之外應之而无所違也此申言行可動天地不可不愼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者申言行發乎邇見乎遠也不伐者无矜已之功也不德者无德色於人也勞不伐功不德厚之至也三四人位三在四之下有其功而能下人也是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德言盛卽勞不伐也禮言恭卽功不德也致如致中和之致也恭身也艮其身也山而居地下謙也者致恭以存萬物成始成終之位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與謙反也玩亢則不恭矣亢而无位又異乎致恭以存其位也貴而无位天命違矣高而无民人心違矣賢人无輔豪傑違矣正見亢龍有悔大遠乎君子有終也此行發乎身加乎民之不善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澤上有水爲節節有議德行之象夫子通其意於言語之爲階下兌爲口口者言語之戶庭也不出戶庭則是德行而兼言語之愼密矣惟口起羞惟口興戎則是君不密而失臣臣不密而失身幾事不密而害成口者禍之階幾者事之幾於成也君子愼密不出所以免於咎也鶴鳴子和言也好爵爾靡則又兼之行矣不出戶庭行也言語爲階則又兼之言矣何也言行爲君子之樞機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之爻辭也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與君子愼密反也慢藏誨盜實緩而致失也亦卽幾事不密而害成也寇戎也盜也而亦敵也小人非能盜君子之有實我

誨盜以盜已之有也思奪思伐顯與我爲敵也作易其知盜其實知盜所由至慢藏誨盜又言冶容誨淫疑古有成語遂類及之也司馬懿安能盜魏曹操招之也蕭衍焉能盜齊道成招之也此行發乎邇見乎遠之意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下之理氣本於天地而天地之位次在於奇偶奇偶從數而起數定而天地不能逃是則數者理氣之本也一六爲水水有水之理氣二七爲火火有火之理氣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其理氣無不從數而出水就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平蕩各有其形其性亦無不從數而推然則理氣本於形性形性本於天地奇偶者數之位序而亦天地生成之位序也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不能逃其數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者河圖之體象西方金生北方水北方水生東方木東方木生南方火南方火生中央土五位相得而相生也而各有合者一六合於北二七合於南四九合於西三八合於東五十合於中五位各有相合者皆一天配一地一奇合一偶而除五也天數二十有五一至九總而算之也地數三十者二至十總而算之也合天地之數而衍之則五十有五矣九爲天之極十爲地之終天地之終極盡在五十五之中極則必變終則有始陽變爲陰而爲鬼陰化爲陽而爲神陽生陰成陰生陽成進而行則爲神反而歸則爲鬼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者總天一至地十之數合而衍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言五十者除五爲二氣五行太極之本也其用四十九者除一爲人事之太極也天地人各具一太極也九九八十一爲天數八八六十四爲地數七七四十九爲人數所以易八八六十四卦多言剛柔者云地之道也其用四十九置一不用正所以爲用也分二掛一三才之道也揲四則四時矣天道也人本乎天也乾知大始置一不用者四時之太極也而亦天地合一之太極也張子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所揲之餘也奇歸之一處以象閏三變成一爻而一掛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語意明明白白易曉何庸往來論辨五歲再閏約畧言之也十九年七閏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故十九年爲一章而置七閏涵七七四十有九在其中七七四十九仍歸之於七也聖人歸奇象閏之言本乎天地之數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坤蓍策多少之數法象莫大於周天三百有六十之度日行一周天而過一度至三百有六十之度盡則爲期年之日矣天包乎地數倚於兩地參天參天兩地其數則五三百六十以五分之每分之數七十有二乾得三分其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得兩分其策百四十有四合而算之則三百有六十當期年之日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二經也策蓍數也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老陰老陽之策合至於少陽少陰之策數亦皆合萬物從數而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以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謂四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六爻是一卦之易大成也

八卦而小成

八卦而小成者內卦也成三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小成者對十八變爲卦之大成言也如水風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爲大成也九三井渫王明並受其福而爲小成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而伸之者。四營一變。引而伸之於十八變也。觸類而長之。觸內卦小成。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類。而長之於六十四卦也。外卦不異乎內卦之類也。天下之能事畢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顯道者。顯諸仁也。神德行者。藏諸用也。酬酢祐神通晝夜而知。而神於无方。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無非酬酢祐神之可與也。是故者。從十有八變而成卦言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天地。卽乾坤也。乾坤卽陰陽也。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變化之道。其卽一陰一陽之爲道也。知神之所爲。其卽陰陽不測之謂神乎。極數通變。蓍之德圓而神。其卽上文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章當與一陰一陽之爲道參觀。其詳然。一陰一陽是贊陰陽不測自然之易。此是贊蓍德變化神而明之以求易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上章易廣矣大矣。配天地。此章易深矣神矣。配聖人。成三才之道也。天地設位。易行其中。而未有詞變象占。聖人作易而繫之以詞變象占。易之道。卽聖人之道也。以言者尚卦爻之辭。以動者尚卦爻之變。以制器者尚卦爻之象。以卜筮者尚卦爻之占。辭變象占四者。皆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教人也。。易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何有辭。聖人繫卦爻以辭。何有變。聖人用蓍策以求變。何有象。聖人積奇偶以明象。何有占。聖人明吉凶以爲占。辭變象占四者。爲易之道。卽爲聖人之道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將有爲者。一身修已之事。將有行者。一身功業之事。問焉而以言。以吾情事之言告之也。受命者。易受吾命筮之言。如嚮之應聲也。知來者逆。无遠无近无幽无深。遂知有行有爲之事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設卦繫詞而與於此。此之君子。尚占之君子也。故不言聖人。於此易道也。至精。聖人也。言非聖人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易道之至精。將有爲一段。指尚占之君子言。非天下之至精。則指作易之聖人言。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者。蓍策總挈一處。或參以變。或伍以變。或一二四。

或六七八九。錯綜其數。不必拘於三五也。通其變者。通蓍策所變之卦也。成文者。乾一兌二。以至艮七坤八。在天爲日月星辰之文。在地爲水火土石之文。定象者。自初至六。極其數上下貴賤。君臣夫婦。各有定象。合內外言也。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設卦觀象。而與於此。參伍以變。君子將筮而卬蓍也。非天下之至變。歸贊聖人之作易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无思无爲。與天地準也。天地何思何爲。寂然不動。無心者也。感而遂通。則有意矣。天下之故不一。易之變故亦不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无爲感通。體立用行。至於此也。惟其至精至變。所以極於至神。卲子曰。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也。洗心。无思也。藏密。无爲也。易如明鏡懸堂中。人觸之。妍媸自此呈。形影自分明。感而遂通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極深者推而至於至深之處深益求深精之至也研幾者研而至於至微之中微益求微變之至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張子曰惟一故神譬如人身之四體百骸觸之而無不知覺不待心使而後知也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通天下之志通乎正心誠意之志也成天下之務能變通於事物之中也此皆神妙於无方也起結皆言聖人皆言易則是作易者在聖人辭變象占易之道即聖人之道也

右第十章。

無能先生云此章書諸家皆扯在聖心既說易又說聖膠葛纏繞令人難解則當日聖人作易其道

有四皆開志成物之書四者雖何辭變象占是也君子之將動言行必問而尚之受命如嚮遂知來物非聖心極天下之至精其誰能與於辭占之爭精以至於通變成文極數成象非聖心極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此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聖心之至精且變極於至神又誰能與於此乃知象變詞占之為易聖人所以極其理之深者而使之淺研其幾之微者而使之辨精義入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歸道於易而究歸道於聖人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何為承上文寂然不動无所為言也開物成務者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也萬事萬物包涵無盡一以貫之聖人以易而通天下之志聖人以易而定天下之業以易而斷天下之疑易具萬事萬物於其中而其吉凶則決於象爻之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之用七七四十九奇而圓也卦之用八八六十四偶而方也圓則无所不包神也方則无所不能知也六爻有定體而無定用陰陽變易其義在於告人易以貢也聖人體此无思无為以洗心聖人體此寂然不動以藏密洗心藏密聖人一已之事也而六爻繫之以吉凶則同民於憂患也神以知來者能通天下之志知以藏往者能定天下之業也吉凶同患能斷天下之疑也非聰明叡知之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以古聰明叡知之聖人體无思无為洗心退藏恭已南面无為而治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其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於天之道者從蓍之德圓而神言也唯神故明圓象天德即道也而察於民之故因方知易而察民用之故也神物謂蓍也天之所生聖人之所與也前民用者即與民同患知來藏往之事齋戒者即洗心退藏戒慎不睹之謂也神明其德者即明天之道也細玩是以以此之言皆承上文而發明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坤非專於天地陰陽闔闢之所謂也如天之晝夜如城之

收發也戶者道之所從由也誰能出不由戶之戶也陰闔陽陽闢陽謂之變陽闔陰爲往陰闢陽爲來陽通陰陰通陽无有或窮也見乃謂之象在天成象日月星辰以發見也形乃謂之器在地成形如造物爲大治坤厚爲大輿也制法制也法法度紀綱也闔闢往來變通之理制而爲法度紀綱以前民用也闢而往爲出闔而來爲入民不出闔闢範圍之內也此就蓍之德圓而神言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之有太極如書之有皇極皇建其有極也太極生陰陽是爲兩儀兩儀各生陰陽之老少是謂四象四象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爲八卦也一每生兩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定而吉凶亦定吉凶定而天下之典禮行乎其中矣是開物成務冐天下之道由此而生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業者莫大乎蓍龜

卦之法象莫大乎天地之兩儀卦之變通莫大乎四時之四象卦之縣象著明莫如日月之經天卦之富貴崇高莫如山嶽之峙地因天之時法地之德備物立器以利天下莫大乎聖人之作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微顯闡幽也俞氏琰曰探者抽而出之也索者尋而求之也鉤者曲而取之也致者推而極之也賾爲雜亂隱謂隱僻深難測遠難至也卦之吉凶非粗淺可定顯仁藏用文質彬彬莫乎蓍龜以卜蓍以筮卦者蓍龜之用也上節蓍之德圓而神此節卦之德方以知卦之德不外於蓍故併言龜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謂蓍龜也聖人則之則其理以畫卦也天地變化變通乎四時天垂象者日月運行懸象著明也河洛者地之流注奇偶之數所從起也圖書之數總合而成百生成體用進退之道無所不包天之生神物也聖人則其理象以斷吉凶也則之效之象之則效其象也文變而意同也此節皆承上文而遞言之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之四象六爻之義也上卦象下卦象全卦象互卦象也非陰陽老少之象也陰陽老少繫何詞定何吉凶也繫詞者繫象詞爻詞以示人也定之以吉凶者定象之吉凶爻之吉凶以斷休咎也此結六爻之義易以貢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繫三引大有上九自天祐吉无不利至此節方釋明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在於順理也人之所助者信在於信天也在天爲順在人爲信天之所助就上言也人之所助就五言也履信思順卽厥孚交如也尚賢亦如鼎玉鉉在上剛柔接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易道無窮言亦難盡言有盡而意則無窮六十四卦之意則拘於六十四卦之言三百八十四爻之意則拘於三百八十四爻之言天下萬事萬物之言萬事萬物之意書豈能盡之乎自設爲問答以深明之也形有定而象則无定意於此則象於此意於彼則象於彼陰陽二氣立而象著象在奇偶之中其意包含无盡設爲六爻之卦以盡其意之誠僞順其性則意眞實逆其性則意虛僞繫詞於卦象卦爻之下以盡易中蘊奧之言一卦之變而通於此卦之意无所不利一爻之變而通於彼爻之意亦无所不利變通鼓舞易之用行而意亦盡立象設卦繫辭易之體立而意包涵於无窮鼓之舞之則不知其意之所以然而然故盡乎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蓄也乾坤奇偶二畫也人謂易包乾坤其實乾坤包易也乾坤二畫對待成列積而至於三畫乾一兌二以至坤八亦成列至重爲六十四卦亦无不成列而易立於乾坤之中矣毀者毀棄不立也息者息滅不行也畫不立則道不見道不見則卦不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不離器特形而上者耳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在天成象象而无形故謂之道在地成形形而有迹故謂之器道器具在形中特分上下耳道者形之用器者形之體以器言則

天地不過一物一器耳其迹可推測而知邵子皇極經世觀物內篇悉本於此化裁推行其理皆可變通於天下舉而加措之臣民之中何事不成何功不立上文之變通以卦言此之變通以人言此聖人設卦盡意之事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謂之象卦象也謂之爻爻象也繫辭於卦象之下謂之象詞繫辭於爻象之下謂之爻辭動則觀爻辭之吉凶不動則觀象辭之吉凶擬形容象物宜有定而道則无定聖人立象以盡意也觀會通行典禮辭有窮而意則无窮聖人鼓舞以盡神也會通者上文變而通之也典禮者不易之常典也事有變而理則不變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卦卦象辭爻辭重言設卦盡意繫辭盡言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文之化裁推行變通以卦言此之化裁推行變通則以人言乾坤成列人體易於其中三才之道也神而明默而成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極賾鼓動作易之事神明默成用易之事聖人立象繫辭之意不在易書而在吾心矣上言變通推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存德行存易道於己也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並而列也象謂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象在卦之中也因而重之為八八六十四卦一卦六爻三百八十四爻在六十四卦之中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推之以柔柔推之以剛變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矣一爻各繫一辭以命之動在此一爻之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一爻為吉為凶為悔為吝皆生於動者也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者卦位一三五為剛二四六為柔立乎卦之本也變通者剛位變柔柔位通剛因時制宜趣時也。虛齋曰剛柔立本所謂不易而對待也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吉凶二者吉勝凶則為吉凶勝吉則為凶貞正而相勝也上繫於吉凶悔吝言之詳矣獨於貞之理未明故於下繫發之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老氏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加天雖有春夏秋冬地雖有山澤高卑而貞於觀則一日月雖有晦明盈昃而貞於明則一人雖有吉凶悔吝憂虞而貞於得失則一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是示人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乾坤不專言天地亦奇偶二畫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六爻也效此者如乾效此乾健之德發天之道坤效此坤順之理發地之宜象者乾象天行健坤象地勢坤也推而至於鼎象鼎井象井六爻皆效此鼎井之用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動乎著卦之內吉凶則明乎著卦之外動則變也爻象動變吉則功業亦吉聖人繫辭而命之吉爻象動變凶則功業亦凶聖人繫辭而命之凶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聖人之情也此一節總結上文八卦成列爻象動變聖人繫辭自為一章之結尾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右第一章

自八卦成列至聖人之情見乎辭當自為一章天地之大德一節當冒古者包羲之首包羲氏之王天下也神農氏作堯舜氏作皆聖人之大寶位也其佃漁為市舟楫牛馬器用弧矢之利無非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義上古穴居野處下三節又當繼作八卦通神明類萬物之下穴居野處結繩而治此上古事也非神農堯舜之後聖人始易之以棺槨以書契書契即八卦也況提古者文氣又相連作八卦之後農工商賈水陸道路文事武備養生喪死無非神明之德萬物之情所通變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於天日月星辰也觀法於地山川邱陵也飛者象天而為鳥走者象地而為獸各有其文也地之宜如坤利西南艮利東北八卦各象於八方各有所宜也近取諸身者就一身之四體言也遠取諸物者就天下之物理言也神明者八卦之性情推而通之以至於精微也萬物者八卦各具一物廣而類之以至於千萬也亦无非包羲氏之所仰觀俯察畫八卦之後所類通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因離象也亦罔罟象也佃者山之財利也漁者水之財利也理財之首務也因象取義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巽上入也震下動也上入下動木道乃行耒耜之義農者之事也教民稼穡神農氏有取爾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巽近利市三倍近離也離日中也三離數也嗑者合也利市以利聚也又噬嗑與市合音同亦有取爾也聚天下之貨賈也交易而退商也商賈皆出於市也水陸既通舟車畢至以有易無遠近各得致民聚貨以理財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包羲神農開天闢地草昧方啓至黃帝堯舜文明日勝通變神化出於天祐恭己南面無為而治飛龍在天變為厥孚交如黃裳元吉出為顯比之主何非取諸乾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剡舟楫以濟不通利涉大川之事也水道不通則有河深海遠之患矣渙則木在水上順風而時行利於涉遠濟險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馬駕車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陸道乃行無遠弗屆車後馬前動悅相隨有所取爾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之為卦二與四互艮艮為門闕重門也震為木為善鳴擊柝也中又互艮雷水為解解者緩也慢藏誨盜雷地為豫豫即預也預備不虞也水陸既通暴客必相侵必然之勢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耒耜之後烝民乃粒臼杵之利養生之道也精鑿之用去膚存實小過之道此就卦義言之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重門擊柝城郭可守遠心未靖何以服天下故必弦剡弧矢征不享責不貢以威天下睽者合之武備之用也亦取卦義而言弦剡弧矢利同於舟楫亦工者之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包羲以前之天下也穴居野處民無所定下巢上窟爲風雨所飄搖至包羲氏作八卦知有大壯之義上棟下宇以爲宮室取固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世不葬委之溝壑中古雖厚衣之以薪而不封不樹後世易之以棺槨取其大過人之事上澤下木沐棺也大過之象也喪期无數者葬後卽忘之矣不能行三年之喪也易以棺槨與厚衣以薪不封不樹反矣所謂惟喪死可以當大事者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結繩而治亦上古事也至包羲氏畫八卦書契以出知有君臣上下之義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正辭禁民爲非之事也夬者決也剛決柔也明決自雄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章昰三言古者與上古皆包羲未作八卦時事也三言聖人易之皆包羲作八卦以後事也故此三節當繼包羲王天下之後方無錯簡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之爲義交易變易不易无定理亦无定象其有所象者承上章有所取諸而言也故章首言是故也旣制器者象其象卦象器器象卦卦與器形與義相想像也

彖者材也

彖者辭也材者質也因其材而彖其辭質象天則彖辭多言天質象地則彖辭多言地人情物理无不因其材而彖其辭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之爲言交也動則變易也卦者掛其象以示人如明鑑懸於堂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故吉凶顯而悔吝微效其動則吉凶顯而生悔吝微而著也原其始則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則悔吝著爲吉凶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一章言三畫之卦也乾坤而外六子取用震坎艮爲陽卦而多陰巽離兌爲陰而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故何也陽爻一奇陰爻對耦其卦則陽一奇爲奇陰二奇爲對耦合而數之兩耦四也一奇乘之則五也陽卦奇也一耦兩也二奇乘之則四也陰卦耦也或曰二耦一奇以少爲主而爲陽卦二奇一耦以少爲主而爲陰卦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乎一索再索三索陰陽之卦皆以少爲主陽卦多陰三陰卦多陽也不害三陽三陰之卦者以奇耦之往來皆三陽三陰所索以爲主也卽以三陽三陰言之三陽三畫奇也三陰則六畫耦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

之道也。
上文之陰陽本乎數，此之陰陽本乎道也。道從數出也。德行
道之所發施也。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凡
例也，一君二民，則惟貞惟一，允執厥中，而爲君子之道；二君
一民，則二三其德，士貳其行，是爲小人之道。道不外理，理從
數出，故繼陰陽之多少而言德行君子小人，因道而別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下繫第二章十三卦，聖人取象以居大寶位，皆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之義。此下十一爻，皆聖人指事明理，以崇德申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咸之九四，居互乾之中，其動以天，故取爲

心之體，貞吉而悔亡也。憧憧往來，反乎貞正而吉也。朋從爾
思，則其悔難亡。朋類相從，則其心不光大，而入於陰私矣。貞
一之理，何在？咸者，无心之感也。天地無心而成化，往來何憧
憧？爾思何朋從？天下殊塗而同歸於一路，百慮而同歸於一
致，天下其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
感而利生焉。
憧憧者，心之動也。往來出於自然，何必因朋是從。天之有日
月，運行而因有寒暑之推遷，日月寒暑往來於其間，而明生
而歲成，理出於自然。憧憧胡爲？天道之有往來，如物理之有
屈伸。往者物之屈，來者物之伸也。天下事物之利，皆由屈而
求伸，屈伸相感而利，所以生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尺蠖龍蛇，明屈伸相感之機也。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存身
以致用。精義入神，聖人有心而无爲，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也。
致用者，貞下起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利用安身者，利於
用而安於身。崇德如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崇德之至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以往，言過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以後也。未之或知，言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不可限量也。窮神知化，則不動而變，无爲
而成，德之盛，難以擬議而思維，神乎化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邪？
利用而後安身，不利於用，身乃困矣。公用射隼，无不利，利其
用而安其身也。入其宮不見妻凶，時不利，身不安也。蒺蔾，坎
象。坎，荀九家亦有爲宮爲石也。二與四互離，爲中女，坎之妻
也。非所困而困焉，處非其地也。非所據而據焉，依非其入也。
入宮不見妻，不能保其所有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坎有飛鳥之象，以二言之則爲孤，以上觀之則爲隼。五之位

高矣弋而射其上高墉之上也坎爲弓二得黄矢直也不括也弓矢者器也時時位也解自初至五陰陽不得位六而居上得時得位待時而震動也不括出有獲利其身也成器而動則安其身矣上震動也藏器難待時尤難身隼而在高墉豈非千載一時哉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者噬而得合動而明見而章明天下之道合而一一者也致天下民聚天下貨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而初終之爻辭則以謹小而致福禍福小而致禍福何常之有惟人自致也故小懲大誡獲福而无咎罪大而難掩致禍而極凶屨校苟校用獄一也而凶與无咎則不一滅趾无咎謹小慎微利用而安身也滅耳致凶罪大惡積不利於用身不安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何校滅耳凶與不見其妻凶極言身不安不利於用然不見其妻凶死期將至其身未滅何校滅耳凶則罪大惡積而身滅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之九五世儒多以繫于苞桑爲固其實危也苞有三蘖繫于桑之蘖也危如累卵一髮引千斤之意也大人之位雖安而心不忘危也亡保其存亂有其治安其身以保國家也其亡其亡翼翼小心也繫于苞桑心中之象也位所時也安身待時動而不括否之九五得時得位不但安其身而且可以安天下國家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四居大臣之位位尊而任重公也應初之顛趾是德薄知小而力小也餗鼎之有實也形渥者顏如渥丹赧如渥赭而赤流汗也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責初之小人而實歸罪於四之大臣也小人不勝大臣之任大臣不勝聖賢之任不能大烹以享上帝也不勝其任不利於用也足折而身不安也四與初陰陽不得位動而多括不唯失大臣之任而且无地以自容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明致之貞也精義入神致用之學也豫二上交於由豫則近于諂下交於鳴豫則近于瀆能見幾而作則不諂而不瀆矣豫四互坎爲石互艮爲小石石貞難轉五乘石之堅剛故貞疾也二介於其間不終日而能轉知幾之神也介如石焉堅確之介也非介于石之介也知彰知微知剛知柔爲萬夫之望極贊知幾之神也鼎折足動之彰者也介于石動之微者也亦唯君子能見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
不遠之復修身以崇德也庶幾者庶幾德之盛也不遠復節
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未嘗不知无祇悔元吉貞夫一之幾
也地雷之動動以天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應乎章首天下
之動貞夫一也上節言知此則兼言行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咸恆地包天損益天包地其卦皆自否泰來也故咸之彖傳
曰天地感恆之彖傳曰天地萬物之情見益之彖傳曰天施
地生而獨損之彖傳不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補其闕也而
亦補上文日月往來寒暑推遷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天

周易闡象 繫辭下傳 三十六

地形也絪緼氣也氣之濁者化萬物氣之清者化男女男女
構精形變氣氣變精萬物化生皆然不獨男女天地絪緼天
地定位也男女構精山澤通氣也泰之三人位也互震爲一大
塗行也三人行亦知需不速之客三人來也損一人者損一
人於下也一人行者益一人於上也此言泰之三六交變而
爲損也得其友者初與二二人同心致一爲友也三則疑不
同心而失友也言致一者泰之三與五互震爲動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此專於行言也
子曰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
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
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恆凶
立身勿恆則理不貞一憧憧往來矣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
求求益反損身不安用不利失乎精義入神之致用也兩言
民不與上與相與之與下與求與之與也莫益而或擊則用
不利而身不安非所以崇德也益移上下卦爲恆憧憧往來
則累咸莫益或擊則失恆咸恆爲下經之首亦人事之首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上繫以乾坤爲戶此章則以乾坤爲門戶門戶者一物之闔闢也
門者兩物之對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亦誰能出不由門乾坤
是易之門戶也以物言則乾爲陽物坤爲陰物以德言則陽
物爲健德陰物爲順德以體言則乾陽爲剛體坤陰爲柔體
合德者乾健坤順相合如天施地生是也有體者剛柔各具

周易闡象 繫辭下傳 三十七

一體兩儀匹耦是也體天地之撰撰猶器也形而下者也通
神明之德德者道也形而上者也體天地之撰從剛柔有體
言通神明之德從陰陽合德言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伏羲命卦名也雜繁雜也不越者不越其位序也如乾
一兌二位序不相越先天之易也至於稽其類如上經之有
天地而後有萬物下經之有男女而後有夫婦各稽其類以
相從乾馬坤牛各稽其物乾健坤順各稽其德類事物越以
其情象則凶不越其情象則吉後天之易也衰世者文王與
紂之時世也意者文王與紂之事意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
彰往者彰渾沌初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彰明較著也察來者察吉凶未明悔吝未著其事尙隱其理猶幽探而索鉤而致微者顯之使知其原幽者闡之使見其端當名者當乾坤父母三男三女各肖其名也辨物者辨乾馬坤牛八卦八象各如其物也正言者如正乾坤元亨利貞坎維心亨行有尙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之言也斷辭者吉則斷吉凶則斷凶悔吝則斷爲悔吝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皆就其情象以斷也開而者易道幽微察而顯闡之開而爲名開而爲物開而爲言辭无象无事而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先天之易一卦一名稱名尙小後天之易象辭爻辭取類甚大旨遠者味之深長也辭文者語之條理也其言雖不直遂却中其情象其事能放縱而隱約以包涵貳疑也疑吉凶二理不明无以濟民行也得則報之以吉失則報之以凶皆於

類取之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三皇尙道五帝尙德三王尙功易之興也其在中古道德遞嬗之世乎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憂患於心猶甚憂患於水亦功德之遞嬗也及紂之世德行多險阻慾敗度縱敗禮文王憂患而作易微顯闡幽彰往察來以明吉凶失得之報其憂深其患遠其哀世之意邪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中古商周之交易也文王拘於羑里處憂患之世存憂患之心戰兢惕厲出凶悔吝之詞脩凶悔吝之行如履虎尾朝乾夕惕夫履貞厲也故首曰履德之基也終曰履以和行是德行健而知險順而知阻也履謙之心爲處憂患之實際而亦處憂患之行健也故九德先於履而終於巽也本義曰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身不外馳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者禮也而亦理也事雖窮而可通雖隱而可稱本義曰易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懲忿窒慾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非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此皆釋明九卦之所以爲基所以爲柄以

至所以爲地所以爲制之實象實德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上文言德之精此則言行之神也履和而至故初曰和行巽稱而隱故終曰行權權稱物之輕重者也禮別尊卑定上下非謙无以制禮復反復其道非恆无以一德利害相反害遠而利自興酌損所以用益也放於利而行多怨困則致命遂志其何怨義不精則昧於守經而多困改邑不改井巽乎水而上水申命行事以勞民勸相辨義以行權也此九卦兼成之義也

右第七章

九德之義合上下經共十二卦何不言十二德而言九德何也上經乾一卦對下經咸恆二卦上經履一卦對下經損益二卦上經謙一卦對下經井困二卦上經復一卦對下經巽兌二卦共十二卦除乾咸爲上經首兌

爲下經終餘九卦位序各各相對非至神至精孰能與於此
至於所以爲德所以爲行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上章言九德下三章則言六爻卦之德方以知多之義易以貢也遠猶忘也居則觀其象動則玩其占不可忘也既成書則吉凶悔吝繫之矣其爲道也六十四卦歸於一卦萬殊歸於一本也一卦變爲六十四卦一本散爲萬殊也故屢遷隨時變動不居於陰陽之定位也六爻陰陽之位定而變動不居於實則爲虛也天地定位乾之二四六何以剛坤之一三五何以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如否天位上地位下實也變動相易而爲泰既濟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實也變動相易而爲未濟未濟三四相易而爲蠱否三四相易而爲漸典要者法度也情象也一爻殊而一卦之事物皆殊六十四卦之道所以屢遷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剛柔或出而上於外也自有外之法度存焉出者知懼於外
剛柔或入而下之於內也自有內之法度存焉入者知懼於內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因懼而知亦因懼而明憂患自外至與自內來其故明而知之也外如臨師保之提命內如臨父母之切示外內皆知懼无有言有也設辭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率者互勘也揆者裁度也辭彖辭爻辭也方向也卦之德方以知也典常出入之常度也非其人謂非知明之人也道易道也虛行者周流六虛行於六十四卦之中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具體用以爲書質體質物事物原始要終以明體六爻相雜以達用如火風爲鼎水風爲井原其始要其終鼎有鼎之質井有井之質乾爲龍漸爲鴻爻相雜物任情潛見惕躍飛亢唯其時于磐陸桷陵逵亦唯其時物隨爻轉也卦有定位故曰質物无定用故曰時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原其始初爻體質未明故難知要其終上爻體質已具故易知本即始也末即終也初之難知者方擬一卦之事也上之易知者已成一卦之局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一節聖人明互卦之體象也如乾馬坤牛物也雜之則乾不專於馬坤不專於牛矣乾健坤順德也撰之則乾不專於健坤不專於順矣辨是與非者辨此物此德也爲是辨此物此德爲非也非中爻不備者一卦之中四爻也除初上本末也以二卦言之則二五爲中爻二互上五互下也如泰爲順健之德互歸妹爲動悅也否爲健順之德互漸女歸爲巽止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要者要其始終之旨也居者居其卦象而玩其卦辭也存亡吉凶盡在彖辭之中也六爻之存亡吉凶皆在於彖辭知者觀其彖辭則六爻之存亡吉凶可知其大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四下卦互上卦也二四皆陰位同功以佐陽也其善不同二居中得位多故譽四居偏而近君故多懼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柔中不如剛中也柔中无才剛中有才也其要无咎者恐剛中有才多矜功妄作柔中无才循規中矩應五之用也柔之為道不利遠則剛之為道不利近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與五上卦互下卦也三五皆陽位同功以致用也三多凶居下卦之上賤也危也五多功居上卦之中貴也正也三臣而民也五君而尊也一卦功德之所歸也以柔居之則才不足而危以剛居之則才有餘而勝邪此二節皆言上下卦之中一爻以備於用也併言中四爻之互卦也

右第九章 初辭擬之言聖人作易初只擬其事之所當然後直成其事之所必然詳中四爻則吉凶可知觀象

辭則思過半象辭大抵指中四爻以立言也易之為書也一節舉全卦全體而言也其初難知則就互卦而言也知者觀象辭可明吉凶而思過半即无爻辭而爻之吉凶已明何也中四爻論雜物撰德論功論位論剛柔之中而吉凶固已槩見故曰非中爻不備无非就中四爻立論也學者可不加意於其閒乎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為書也備天地之正理而不遺乎廣大各卦之中悉備天道人道地道之情象兼三才而陰陽之衍地之陽二地之陰三人之陽四人之陰五天之陽六天之陰天地人各具兩儀之正理故六畫非他也三才之大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道何道也變動之道也變者彼卦變此卦此卦變彼卦陽爻變陰爻陰爻變陽爻也等者貴賤之等也三多凶五多功貴賤有所分等故比之於物乾陽物廣其象於馬坤陰物廣其象於牛物相雜者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人文之文也故曰文文不當如陽居陰陰居陽陰陽剛柔之不當也然乾之二四六豈无吉坤之一三五豈盡凶吉凶生生於時義物理之當不當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興也興於繫辭伏羲作易未有辭至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文王與紂之時事繫之以辭而易道大興故其繫辭多危厲危厲則人深玩其辭必致平定慢易其辭必致傾覆如有禮者殖之昏暴者覆之是也其道包涵萬事百物不廢甚為大也始者使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終者安不忘危繫于苞桑懼以終始其辭危也原其始要其終處憂患之世敬慎於身以免於咎而已无咎者正其善補過也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上繫言乾之德健而其行易坤之德順而其行簡此則言至

健之德行雖至易必知至險之象至順之德行雖至簡必知
至阻之機險阻之理得而易簡之理更得何也乾天下之至
健乘六龍三則貽患於履虎坤天下之至順利行馬上則疑
懼於戰龍知險知阻故其辭危也其衰至之意邪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能說諸心者得易簡之理也能研諸慮者知險阻之事也天
下之理難得說而得之天下之事難知研而知之吉凶之事
無定因研而定黽勉之心難成因悅而成吾心之事理得而
天下之事理亦得故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亹亹
猶黽勉從事健行不息之意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在天道爲變化在人事爲云爲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
祥君子問吉不問凶天與人合一則事有吉而无凶矣吉之
疑似者聖人筮之若果於悖戾也聖人豈筮之乎書曰朕志

先定龜筮協從是也象卦象也形而下爲之器故知器占爻
占也形而上爲之道故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易具三才之道天地設位於上下聖人成能於其中天地有
能而无言聖人繫辭而命吉凶以成其能易有定象者鬼謀
也易有定理者人謀也幽則爲鬼明則爲人也能者健順之
德剛柔雜居八卦相錯幽而无言也聖人作易以象告以情
言以成其能也百姓象事占事知器知來亦得與其能天地
設位承變化言也百姓與能承云爲言也鬼謀天地設位也
人謀聖人成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見乎象以象而告爻象因乎情以情而言剛柔雜居於
六位之中情象得則爲吉情象失則爲凶情象見而吉凶亦
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

八卦以象告其變動皆以利言也利則吉不利則凶爻象吉
凶之情因變動而遷也變動之情與主卦之情相愛則吉生
變動之情與主卦之情相惡則凶生至於相感相取悔吝利
害皆因情遷也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則利而吉无咎而无悔
近不相得則凶或害悔且吝也近者暨遠而言亦暨愛惡情
僞而言也愛惡相攻如訟復即命與初相愛謙上六利用行
師與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
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之五以杞包瓜遠取初六也
解三之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悔近取九四也情
僞相感中孚之二鳴鶴在陰以情感於五也屯四求婚媾以

往以情感于初也蒙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於二也漸征
不復孕不育以僞感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也近不相得不
專言上下相比即相應亦其近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爻象之情見乎辭也如復三所係將叛之辭也睽上中
心疑之辭也臨二吉人之辭也睽三躁人之辭也中孚之三
誣善之辭也節上所係失其守之辭也以類推之艮吉而震
躁兌叛而巽疑坎多陷爲誣善離爲失守人情不失于
六者仁者默勇者譏能言者少信善巽者少決知者多險爻
士失守剛柔之
變亦在於此矣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易者天地自然之道作者窮事物之理盡事物之性以歸於天之命令也易既作則六十四卦之體已立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已行而吉凶悔吝俱繫於爻象之中矣神明者八卦之性情也幽贊者默助其理也蓍者策數所從起也生蓍者設於用蓍也言神明无象聖人設蓍策以求象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象本於天地而數亦倚於天地圓象天方象地奇數爲天偶數爲地參天而兩地也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以圓截方則徑一而圍二也此自兩儀對待言也以圓截方三分損一而爲二以方圍圓二分益一而爲三數皆倚於天圓地方也其實天氣有餘密率三七而有二十二也自天一

至地十天地生成之數也何獨言參兩三兩者因數起象因象起數也三兩相乘而爲五天下萬物萬事數皆起於五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備天地之全數也三二爲六三三爲九易之爻言九六者皆自參天兩地言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數之奇者爲天爲陽爲剛數之偶者爲地爲陰爲柔陰陽爲天道剛柔爲地道而卦多言陰陽爻多言剛柔者何也卦者掛其象而无形也爻者效其能而有迹也觀變者觀上下卦之陰陽盈虛消長變動也發揮者發六爻之剛柔進退往來揮布也和者和不悖也順者順其自然也以卦體言之則爲道德以爻象言之則爲義理窮爻之義理盡卦之德性以歸天之命令皆幽贊神明而生蓍之事也此言聖人作易本乎天道而蓍變之發揮亦歸於天數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大原本於天順者自上而順下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易之作也自下而生上而其性命之理則自上而降下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易具三才之道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兼三才而兩之也仁義即性命之理在天爲命發於人爲性人道由以立也三兩爲六卦成於六畫也位之陰陽有定畫之剛柔無定位有陰陽畫有剛柔有定位无定畫有定畫无定剛柔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也兼三才而兩之天地人之道以立六畫成卦六位成章皆幽贊神明生蓍之效也而亦承上章觀變發揮言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卦也八卦相錯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上交錯八卦而爲六十四卦已成之易也論其序則必先言水火而後言雷風以天尊地卑定位於上下水火列左右之門各居正位爲易之上經故先乾坤而終之坎離也由其道氣相薄不相射所以相錯也此先天伏羲對待之易也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卦也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成三才之道六畫成卦六位成章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往者已立之卦也來者未生之爻也自上而數下爲順自下而數上爲逆數往者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之已成也如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坤爲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

泰卦名卦義皆自上卦而順數下卦也亦承上章順性命之理言也性命本於天天之所助者順也知來者逆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以至於六十四卦皆自下爻而逆生上爻也易之畫也自下而上而其數也亦自初而數至上初二三四五六皆逆數也知者陽生陰陰生陽可以前知也此承八卦相錯言也先天之橫圖可明也言性命之理雖順而卦畫之數則逆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雷風氣也橫圖圓圖方圖震巽皆居中雷動風散氣自中發也氣以聚精精以成形形之所主在乾所歸在坤皆氣化也山澤上下通乾坤之氣寒暑往來亦運乾坤之氣八卦氣之流行也天地亦一氣之旋轉也周易首乾乾以君之也歸藏首坤坤以藏之也連山首艮艮為山夏正建始於寅而成終丑萬物成始而成終皆連於山故曰連山取用雖不同而其為道則一故此章為上下章先後天之過文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也天氣也雷亦氣也故出乎震上章氣動於中為天心之主宰此章氣出於外為方位之運轉自出震而成艮後天流行之易也八方配八節因時以主事也帝无所見因風而見如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京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漠風艮為條風是也風亦氣也與雷相薄如妻之齊夫故曰齊兌從言為說成從言為誠成始成終一誠之所為也故艮兌皆以言稱風亦氣也與雷相薄二氣感應陰陽配合妻之為言齊本此義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節齋蔡氏曰帝之德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萬物隨帝以出震也震艮乾巽坎以方言離以德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大子欲備四者之義故互言之耳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而互見也坤於方不言西南者坤之用不止於西南也春屬木夏屬火火夏而秋金火剋金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水生木冬而春也水木之交也則有艮土焉木剋土土剋水生者又逆以相剋生生剋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俞氏曰艮止也止則生生意息矣非後天流行之易成始而成終則生機造運而不窮故曰成言乎艮然艮震之為卦反易者也震起也艮止也起反而止止反而起寓貞下起元之機也帝出乎震起也成言乎艮止也起止之交亦屈伸往來之理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神也者天地健順之性情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隨萬物而賦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妙不可測也帝出乎震氣行物生隨時隨方以發現神之妙萬物則包天之日月星辰地之水火土石於其中也萬物之形生精生氣生本於六子六子之動橈燥潤說盛則本之乾坤六子之神功即乾坤之神功也故其妙萬物不言乾坤雷風水火山澤司其職動橈燥潤說盛妙其神天下萬直萬物惟一故神惟兩故化後天流行六子各分其任先天對待六子各合其能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是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所以能變化而成萬物也神之妙萬物贊後天而亦贊先天也而亦補雷動風散氣自中發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曰此言八卦之性情雲峯胡氏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眞象傳巽不之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直言險離罕言麗而直言明則又得其眞矣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曰遠取諸物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聲者龍也以入伏之身入隱於天氣重陽之下與天氣相感者雞也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本義曰遠取諸身也足動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相通山澤通氣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卅三畫卦乾坤對待交相易也陽索陰爲女陰索陽爲男也人但知有男女之爲人而不知物物皆有男女之象物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男女中長少之象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本義荀九家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木果者象其圓加天也大赤者先天南離也寒冰後天西北也玉取純粹金取堅剛也良馬德莫加焉駁馬鋸牙食虎力莫大焉老馬智最高瘠馬骨至峻乾言龍震亦言龍長子繼父也乾言馬而震坎亦

馬者以索卦得乾之體也艮不言馬者以止非馬之象廣卦
象兼先後天之方位言也孔氏穎達廣卦象最明亦當取以
合觀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
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本義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為
黑先天北方陰暗也為黃者後天中央土色也坤為子母牛
離則畜牝牛中女承母也文萬物雜色也柄有形可執也吝
嗇翕辟不施也釜則腥生成熟所歸也亦如大輿以載萬物
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
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

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本義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上天之載无聲无臭震善鳴
則有聲矣巽為臭則有味矣玄黃天地之雜也地初交天也
陽在下為馵足為作足馵後足白而現作前足高而起陽在
下為的顙的白也顙在上也旉與華同花開蒂下連而葉上
分似仰盂象也震巽言究得乾坤之初推而至於極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
其究為躁卦

本義荀九家有為楊為鸛巽在天為風在地為木所謂厥陰
風木是也長高就木之發榮滋長言也木曰曲直繩直者繩
之以直也因其繩直而為工也白者潔齊也臭者對震善鳴
言也近利市者巽與離相近日中為市也三離數三倍其價
正見其利也白與臭就令色見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
陽氣上盛物皆有聲色色屬陽臭屬陰進退不果隨風吹噓
无定迹故多疑无所主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
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
多心

本義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
桎梏坎居北方因溝瀆而隱伏因隱伏而為盜為矯輮因矯
輮而為弓輪弓輪必矯輮而後成皆相因而至坎勞卦陽陷
陰中而加憂因加憂而心病因心病而耳痛亦相因而至心

者內藏之中脊者中體之堅上畫柔故首下不昂下畫柔故
薄蹄不厚因薄蹄故曳因馬之曳致輿之多眚亦相因而至
月為太陰之精隨海水之潮汐以往來月當中則海水盈故
為通為月也大海旋地與天相聯海水天地大元氣水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本義荀九家有為牝牛火外明而內暗與水反也日為火之
精電亦火也龜鼈蟹蚌介虫外堅確而內柔軟象離中虛外
剛而內柔也甲冑外堅之象也戈兵氣銳之性也坎水為精
為血離火為神為氣也坤為腹離得坤之中而為大腹也蠃
取其善麗也鼈性靜蟹則性躁龜則取其甲之有文也離火
燥熱故為乾卦科上槁者木因火燥而枯槁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

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本義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艮爲山一陽高出於二陰之上止其所止也徑路大塗之反也震反爲艮坎剛中爲石艮剛上爲小石門闕閽寺艮象也觀卦全體爲艮而曰大觀莛也黔喙之屬山居飛禽走獸齒牙堅利能食生物者也坎剛中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艮剛上其於木也爲堅多節果蓏能終萬物始萬物也指以止物狗守門閽寺以止盜鼠前齒堅剛以嚙物亦黔喙之屬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本義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兌正秋萬物閉藏肅殺將至稟稈之屬因而毀折因而附決坎下塞成澤澤下塞成川通乎幽以言說乎神故爲巫交乎顯以言說乎人故爲口舌妾者

因兌少女從巽長女也

乾爲馬震得乾之初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得乾之中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巽爲木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虛爲陰故於木爲科上槁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木果圓也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吝嗇者坤之翕也以見乾之闢也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卦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爲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爲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其他可以觸類而通矣○胡氏炳文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有十二荀九家易三十象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也上文乾爲馬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上文坤爲牛此則爲子母牛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爲大輿埶於下而方震爲決躁巽爲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而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而外明坎中實則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艮爲閽寺爲指艮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於艮而爲徑路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此則多本於胡氏雲峯之解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卦之序也出於文王其所以序也必有深意亦必有凡例至夫子爲之傳乃因其次序而發明之皆陰陽相生相對之義以見易道之无窮蓋文王之立法至精孔子之見理至蘊不可不知曰乾至履十卦皇古之易也孔子序卦之傳自爲一

段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

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

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卦之序也本於天地自然之理非人巧之所能爲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焉八卦相錯重之爲六十四而亦有其序也伏羲氏仰觀俯察或以象命名或以事命名以情以理總不出一二字之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其理而非則以名卦也不然河圖似卦洛書演疇何河圖洛書並言也蓋圖六十四卦次序不紊柔而圖之以巽接乾以震接坤而爲圓圖六爻一陽各對一陰旋而轉之爻字亦不紊

方圖則自乾一逆而至坤八縱横皆八陰陽各對次序亦不紊及文王欲著爲經以前民用則取乾坤對待以立體而居經之首兩儀之大義也取坎離相向以致用而居上經之終二氣之運行也乾坤坎離先天各居四正而爲上經天道也震巽艮兌各居四維而爲下經人事也乾坤坎離各具一體而居上經之始終震兌艮巽二體相合爲一體而居下經之首爲夫婦之造端水火相濟而分既未而居下經之終以見人事之得失其實咸反爲恆恆反爲咸未濟反爲既濟既濟反爲未濟二體歸於一體也乾坤十卦之後天地交通而爲否泰咸恆十二卦之後人事休咎而爲損益卦理合卦數亦合也上經之頤離象也大過坎象也而聯於坎離大過中互乾頤中互坤終本於始也坎互頤離互大過以類而聚也下經小過全體坎也而有飛鳥之象中孚全體離也而有遯魚之吉陰陽互藏其宅也而皆聯於水火之既未濟中孚中互頤小過中互大過下經之終互上經之終也中孚移上下卦而爲大過小過移上下卦而爲頤水變火火變水未濟反爲既濟既濟反爲未濟變化無窮所以爲下經之終也上經天地體也水火精也品物流形形生而實精生也下經山澤通氣形也男女構精精也形生而亦氣生也天地分至否泰而天地合水火分至既未濟而水火合分而居上經之終終於否體也合而居下經之終終於致用也泰天地交否天地不交柔上而剛下剛上而柔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則變而爲咸恆咸恆地包天者也恆風上而雷下則爲損益咸澤下而山上則爲損損益天包地者也乾坤否泰咸恆損益位次各各相一合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先天之卦自初至上一陽一對一陰以至六爻各各相對何以文王著經乾南坤北天谷一方配合上經之首而爲萬物父母離東坎西水火相射配合上經之終而爲萬物之交濟澤下艮上震出巽入各居其方各異其性何以相合一卦而爲下經之首經始於乾坤而亦終於乾坤何不以否泰居下經之終而終之於既未濟者何也乾坤父母立體也咸恆男女致用也以男女之合居下經之首則亦以男女之合居下經之終也而且既濟爲參錯之

泰未濟爲參錯之否既未濟乾坤之否泰也坎得乾二五之精以爲男離得坤二五之精以爲女坎離乾坤之交會也故後天之離居先天之乾後天之坎居先天之坤代乾坤以理化也六十四卦反對相從者有五十六卦約之止二十八宮也合乾坤坎離大小過中孚頤反對不變則爲三十六宮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卦數雖不相配而其宮數則相配也正對兩卦相從反對兩卦亦相從正對而兼反對相從首則亦有六卦焉上經則否泰隨蠱下經則漸歸妹既未濟也乾坤坎離居四正相合而相從反對而其象不變震巽艮兌居四維反對而其象則變乾坤坎離爲經震巽艮兌爲緯其理元窮其道陞深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子假年學易韋編三絶而爲之傳知其非先天亦非後天融會其精蘊而發揮焉順序其事物之所當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其事則人情物理其言皆身心性命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上經首言天地萬物下經首言萬物男女而不直言乾坤與咸恆之情形者以天地男女皆可以萬

物觀也。邵子皇極經世。發為觀物。悉本於此也。即以屯蒙二卦言之。屯者物之始生也。蒙者物之穉也。建侯求師。君臣父子。皆在其中。婚媾娶女。男女夫婦。亦在其中。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上下。緣補上經之闕。上經包下經之全。盡在萬物中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无有遠近幽深。悉歸易簡之至德。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恆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總解

序卦者。因六十四卦別為上下二經。而次序之。上經首於乾。下經終於未濟。孔子則因其次序。托於事物。以明其義理。天道人事。盈虛消長。進退存亡。无不發其蘊。而備極其變。雜卦傳者。孔子見六十四卦之爻。事物往來。錯雜與卦象稍異。皆因中四爻。交互而變其象。異其事也。故作雜卦傳以明之。中四爻上下交互。而成十六卦。以橫圖言之。主則復頤既濟家

入歸妹睽夬乾八卦右則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十六卦之外上下各生四卦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雜物撰德辨是與非盡在中四爻也中四爻者上卦之中互下卦下卦之中互上卦也如大過姤夬互乾剛也頤與剝復互坤柔也比樂師憂臨觀與求屯見蒙雜損益盛衰互剝復也餘可以類推也雜卦之義始於乾剛而終剛決柔柔決盡則純乾矣寓貞下起元之意也序卦傳不敢言乾始而言天地者天德不可為首諱之正以尊之也自乾至履十卦為數之尾故彖曰履虎尾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為卦之尾故彖曰狐訖濟濡其尾寓天下之事物皆有首有尾也而周公於既未濟之終則皆曰濡其首於上經之終亦曰有嘉折首亦如剛決柔存貞下起元之意也亦示天下事物无終窮之理也雜卦之傳不反對則正對而獨大過以下八卦不正對亦不反對者何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亦有不専於中四爻也上下循環無端進退无終以見易道之无窮也試於大過言之自四互初而為姤自三互至上而為漸自二互至五而為頤自初互至四而為歸妹自其上者而互之自三互至上而為夬自四互至初仍為歸妹自五互至二仍為頤自上互至三仍為漸上下無端進退不窮未濟互既濟既濟互未濟自相為互故此八卦不正對亦不反對以明易道之无窮難以一二推測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各卦之象各斷以一二字其義精其理蘊天變地化人情物理不出其範圍神乎聖人之筆也試即大過而廣言之大過六爻各進一位而為遯各退一位而為大壯大壯六爻各退一位而為大畜遯六爻各進一位而為无妄无妄之彖傳剛自外來大畜之彖傳剛上而尚賢无妄外卦三爻皆剛剛何自外而來大畜內卦三爻亦剛亦何自而上明乎此則大畜自大壯各退一位无妄自遯各進一位无疑也不特此也晉進也六爻各進一位而為屯屯則利建侯晉所以言康侯也屯之爻三言乘馬班如晉之彖所以言錫馬蕃庶也頤與大過正對六爻各進一位而為臨各退一位而為觀臨觀之義所以或與而或求也觀八月正秋之時也各退一位而為萃萃水澤聚於地秋冬之交際也

水澤聚而寒潭清臨臘月嚴冬之候也各進一位而為升升夏春之交也木有欣欣向榮之機萃澤安聚於地升木不來於下也萃升六爻各進退一位而為小過小過全體坎也大畜與无妄各進退一位而為中孚中孚全體離也坎離居天地之正位代天地以理化小過移上下卦為頤中孚移上下卦為大過頤與大過皆總互乾坤天地定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故頤與大小過中孚全體有坎離象而皆與坎離居經終卦雜雜也而確有正經聖人不明言惟在學者默會之神而明之變而通之雜其卦而不雜其理愚故於大過以下之不正對亦不反對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

學易討原一卷

〔清〕姚文田撰

清嘉慶六年刻本

嘉慶辛酉八月文田奉
命典八閩試事既撤棘卽承
恩命視學粤東閩至粤二千二百餘里郵程迢遞孤
寂無事因憶昔年講貫於易而似有所得者分條闡
自詮次薄莫抵逆旅則索燭書之凡得一十二則名
之曰學易討原行篋未攜書籍故有昔人之所已言
者今亦不能悉檢擇善而從非云掠美漫付剞劂以
質通儒未知其言有當否也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歸
安姚文田自敘

學易討原

歸安姚文田撰

目錄

原數第一
原圖第二
原書第三
原卦第四
原著第五
原八卦之序第六
原出震圖第七
原乾南坤北圖第八
原六十四卦第九
原三百八十四爻第十
原卦變第十一
原筮法第十二

原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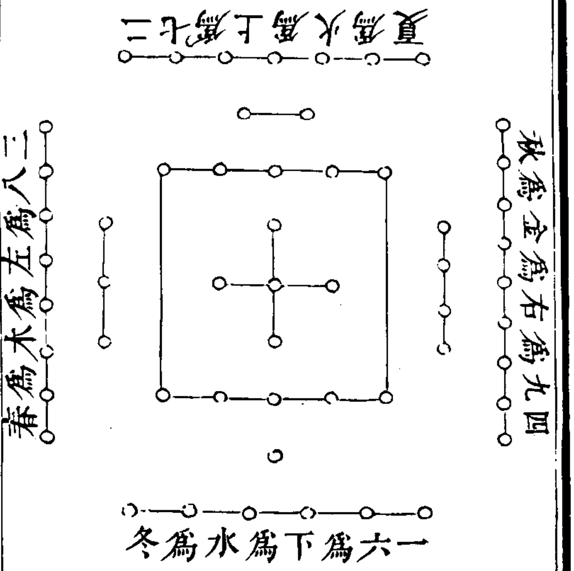
天地之數始於一有一必有對故一生二二與一交而生萬物故二又生三由是一與三合則爲四二與三合則爲五五數備而萬事立矣至如以一合五而爲六以二合五而爲七以三合五而爲八以四合五而爲九以五自倍而爲十此皆由五數行之而遂具陰陽奇偶之象故繫辭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

原圖第二

五數旣立圖書出焉河圖天象也洛書地象也昔人言圖以授羲書以畀禹其實二者同出一原五行之序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說詳於洪範河圖以一六爲水水性下居北而主冬二七爲火火性上居南而主夏三八爲木木性升居東而主春四九爲金金性沈居西而主秋由是四序流行寒暑迭運終則復始如環無端五十居中以應乎土象天之包地外也知乎此則後世渾天之法其有所昉

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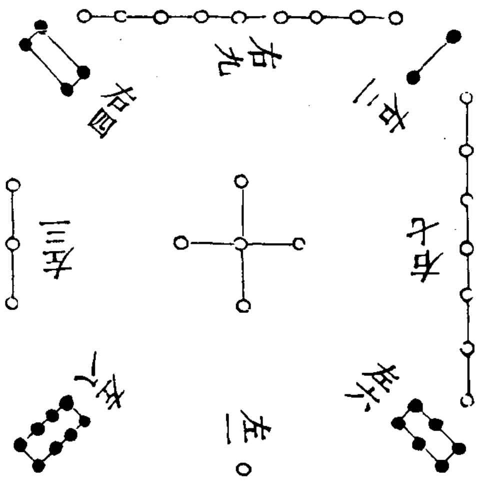
河圖



原書第三

河圖象天洛書象地故圖圓而書方圖無四隅書象地則有八方矣先儒謂洛書用九是大不然書爲地數即河圖之中數而衍之故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皆十數之分布而即具水火木金之數此象地之統萬物也縱横數之皆十五則地之全數也其四九二七易位似與河圖稍異不知天道流行地勢對待如人南面而涖其左位必自東北而正東而東南其右位必自西北而正西而西南天地皆尊西北故首之以定界（斗魁在戌其杓在辰春木始生於亥今術家亦以亥至辰爲陽巳至戌爲陰）則左一六右二七左三八右四九固猶是河圖之布列也至其奇位四正偶位四隅則以隅角爲地之體故當用偶後聖因之以定九州建九室畫井田皆取諸此是非地數之顯著者歟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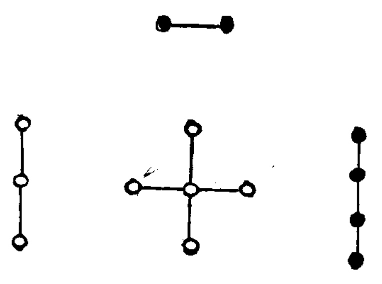
原卦第四

夫易皆生於數聖人仰觀俯察旣知有此法象矣因象之爲一奇一偶又錯綜之至於三畫是卽一生二二生三也於是八卦以立則乾積陽爲天坤積陰爲地震以一陽動於地之下而爲雷艮以一陽止於地之上而爲山坎以一陽流行於地之中而爲水巽以陽之積氣散於地之上而爲風兌以陽之動氣聚於地之中而爲澤離以陽之精氣周流於地之上下而爲火爲日凡陽爻皆天之氣也凡陰爻皆地之質也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者如此至重之爲六十四所以備天地人三極之道然內外二象總不離此八卦故繫辭但言庖犧氏始作八卦又曰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也

原著第五

卦以象告蓍以數神象與數不能相離黃氏澤所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數是也故伏義既作八卦卽與蓍以前民用於是以一三五凡三奇皆天數合之爲九以二與四凡兩偶皆地數合之爲六故以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或三二錯綜或五四錯綜則皆得七八之數故以七爲少陽八爲少陰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其合五與十則相乘爲大衍之數也蓋一二三四五者天地之生數體數也六七八九者天地變化之數用數也十則其成數也故聖人則之既以分陰陽又如蓍四十九策是蓍用七也每九變而成一卦是揲用九也此陽數之動者也奇偶各三畫又重之爲六畫是爻用六也經卦既有八又重之爲六十四是卦用八也此陰體之靜者也知此而作易之原備矣

五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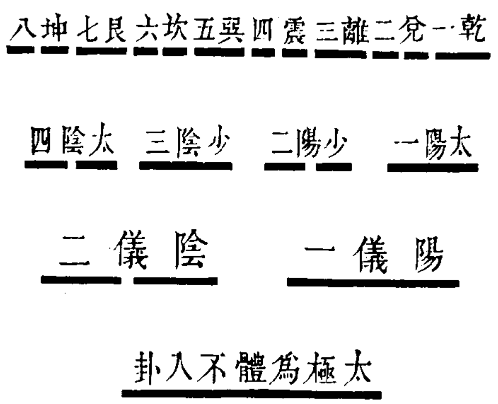
圖以中五統外十爲大衍相乘之數三奇爲九二偶爲六爲老陽老陰之數二三四五錯綜爲少陽少陰之數其他變化皆不出此

原八卦之序第六

卦爻之有奇偶以揲蓍言之則變動不居以畫卦言之則有序不亂先儒嘗發明之以爲易有太極分之爲一奇一偶是曰兩儀又於奇偶上各加一奇一偶是曰四象又於四象上再各加一奇一偶是爲八卦其理精當不易故大衍之數五十解者凡十餘家皆不免失之傅會惟以太極爲一陽儀一陰儀二合之爲三太陽一少陽二少陰三太陰四合之爲十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之爲三十六

總其數爲五十太極爲體故用四十有九此深得五十所以相乘之理至其自三爻以上邵子又有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之例學者據因而重之之文而疑其說之無當然三爻必以次加揲蓍時原有此象且易卦如九四六四並不云外卦之初繫辭舉二四同功又不云陽爻之位則邵子說爲有徵況先得三爻以爲內卦又得三爻以爲外卦亦何害於重之之義則亦攻之者自失之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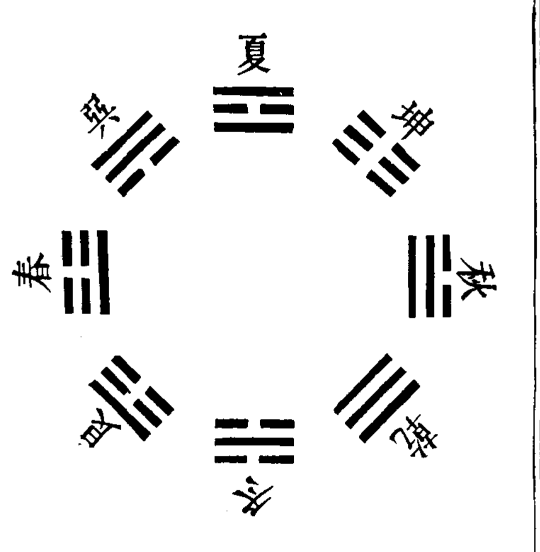
八卦圖



原出震圖第七

帝出乎震一圖先儒謂之後天卦位其實乃是天象聖人以則河圖者也天道始於西北故乾於此定位亦天一生水也坎爲水而主冬故位於北以當圖之一六水非土不能生木艮爲山亦土也故位於東北震爲生物之氣主春而屬木故位於東以當圖之三八木生火風火一家巽又木也故位於東南離爲火而主夏以當圖之二七火非土不能生金坤土寄旺長夏故位於西南兌爲成物之候主秋而屬金故位於西以當圖之四九觀此則四序循環流而不息實天道之運行至其乾統三男而居左坤統三陰而居右又與洛書隱相符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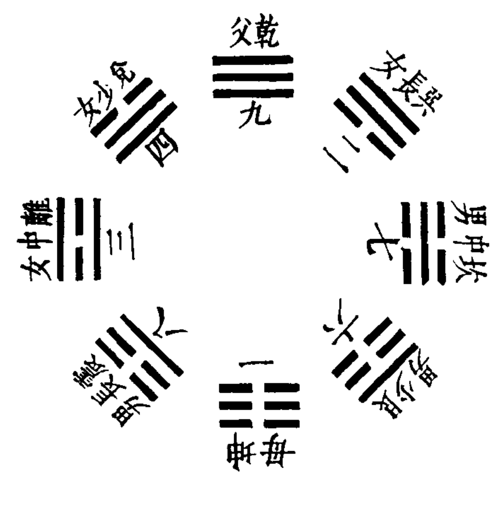
帝出乎震圖



原乾南坤北圖第八

乾南坤北一圖其傳出於陳希夷邵子以天地定位一節當之又稱之爲先天後人頗肆攻擊愚謂此必有自來葢其圖奇偶相當爻爻對待乃地之定理聖人以則洛書者也故三陽爲天居上三陰爲地居下地勢西北尊而東南下山者地之最高故艮居西北澤者地之最卑故兌居東南雷動地下故附坤風行地上故附乾日始升必於東月始見必於西以出地入地言也故離東而坎西於是坤爲母以當洛書之一巽長女二離中女三兌少女四乾爲父以當洛書之九震長男八坎中男七艮少男六陰四卦順而上行陽四卦逆而下濟天地和同品物咸遂又隱然河圖之流行矣堪輿家有相宅法以乾坤艮兌爲一類震巽坎離爲一類又有生氣延年諸名無有能言其自來者其源亦出於此如坤艮生成配合乾坤奇偶配合坤一兌四爲五乾九艮六爲十五又河洛中數之配合皆有生物之義其餘象數皆雜人之居室尤重配偶孕育蕃祉老壽故取諸此實亦不止爲卜宅之用今地師妄施之後天卦位則舛矣

乾南坤北圖



原六十四卦第九

六十四卦大象如天地雷山澤皆以本象著之巽則言風者十言木者五澤滅木大過地中生木升木上有水井木上有火鼎山上有木漸是也于益言木道乃行于渙言乘木有功于中孚言乘木舟虛是言木者八也離則言火言明言電坎則言水言泉言雲言雨葢本象所不能通則推類以明之聖人窮理盡性初不膠於一例故說卦乾爲天以下凡八卦一百十二象以及馬牛首腹之屬皆聖人示人以觀象之法也其六十四卦兩兩相次所以明天時人事之反覆雜卦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下卽其義也周公未作爻辭以前無論變與不變皆止占此兩象制度日闢人事日賾非依事以求象則疏遠而難知故左傳畢萬筮仕于坤言衆言母言車于震言兄言足言馬此古法之尚存者也且卽卦名亦非一義如屯難也序卦云盈也左傳以爲屯固國語又云屯厚也彖傳比輔也左傳又以爲比入序卦蠱者事也左傳云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序卦臨者大也左傳又云

不行之謂臨然則觸類而長不可爲典要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原三百八十四爻第十

伏羲始畫卦時祇是以奇偶推斷吉凶如今人骨卜莛占之類繫辭言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下因申言九卦之義疑六十四卦名亦是後聖所加文王見卦畫錯綜包孕得無窮人事因於每卦各繫之辭然止就二體六爻推究事理尙不分九八七六至揲蓍時旣有陰陽老少之異自當有變與不變之分而經無文也周公見卦有六爻因於每爻分繫之辭雖已明言九六亦止就各爻之動辨其

時位得失故三百八十四爻已備如以筮法言之則不至四千九十六卦不止矣蔡墨言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是三百八十四爻止是一爻變動之例如乾初二皆變是爲乾之遯乾內二爻變是爲乾之否（國語有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之占）而經無文也疑周公當日或自有一爻變法如分爻直日之例今已不傳嘗以左氏內外傳攷之其不稱周易者恐是連山歸藏之文至如孔成子筮得屯爲六爻皆不變則以本卦彖辭占觀之否大有之睽豐之離師之臨困之大過復之頤明夷之謙屯之比（孔成子占）坤之比乾之姤同人大有夬坤之剝泰之需皆一爻變則以變爻之詞占二爻及四爻變於傳未見三爻變如貞屯悔豫則以本卦之卦彖辭合占五爻變如艮之隨則以之卦彖辭占六爻皆變如乾之坤則以用九占而他卦無例易學啟蒙謂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以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於古法皆無攷啟蒙又謂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

以之卦不變爻占因論艮之隨當用係小子失丈夫無論爻詞是六二非八二且繫辭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今以不變爲占意更不能無疑朱子見內外傳有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遂謂筮法兼用七八此本杜預連山歸藏之說而通之周易然傳何以不言七豈偶未之載歟竊謂筮得不變卦及一爻變皆當占本卦彖辭如孔成子遇屯之例周公未作爻辭以前卽一爻變亦必用本卦彖辭也三爻變則合占本卦之卦彖辭如貞屯悔豫之例自四爻變以

上則皆用之卦彖辭如艮之隨之例謂之八者卦以八成故凡當占卦辭者皆稱爲八猶之謂爻爲九六屯三爻變當占兩卦彖辭遂合貞悔言之也周官占人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所謂八頌者卽是卦辭鄭注以作龜八命釋占人八筮似誤凡筮自有下文九筮在此八筮八頌八卦八故皆以卦別故卽詩故訓之義蓋掌占筮之辭者是爻當以內外傳之言八者正之董因筮得泰之八占詞用小往大來韋昭謂遇泰無動爻是內三爻皆七外三爻皆八獨不言七者亦其證也傳亦有直言卦者如其卦遇蠱其卦遇復艮之隨乾之否皆是也

原卦變第十一

孔子彖傳有卦變之法程子謂皆從乾坤來朱子又自一陽一陰至五陽五陰分布爲圖以明卦變之例顧氏炎武據損卦六三爻詞以爲當從程傳然損三陽三陰卽謂從否泰一圖來亦可惟繫辭發明三索之理謂六子皆從乾坤來實可引以爲證朱子謂隨蠱從三卦來賁漸從兩卦來未免雜而無主易道易簡當不如是愚又嘗推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杜預注其象未聞蓋卦本內乾外坤乾以一陽上交於坤而爲艮乾爲君故曰千乘乾三陽故以三除凡除去九百九十有九其不盡一卽變艮之一陽艮爲止故曰獲艮少男故曰雄卦名蠱狐善惑故曰雄狐然則蠱亦是從乾坤來者也又繫辭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朱子謂下動上說語似未備隨本內坤外乾有馬牛之象初上兩爻互易則是柔服其首而震動其足卽穿牛鼻絡馬首之意然則隨亦是從乾坤來者也本義言卦變凡十有八內否泰自是言陰陽消長隨

蠱噬嗑賁咸恒漸渙八卦皆乾坤二卦交易惟訟无妄大畜睽鼎皆四陽晉蹇解皆四陰然如姤一陰五陽何以云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亦謂巽之初六實從坤來所謂自乾坤來者祇以三畫交錯言之不必兼求二體也

原筮法第十二

筮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先儒直謂既揲之奇合掛于一至朱子始發明掛一之理方合四營之旨獨其三變皆掛竊尙不能無疑蓋初變掛一之後則其左右過揲之餘非四卽八若二三變又掛是其餘非三卽七數便不齊掛一非奇也又合併算不得恐只是初變有掛二三變只用扐至次爻初變又掛所謂再扐而後掛也自一爻初變至次爻再變凡五扐中有再掛自次爻第三變至三爻之終止是四扐便

只一掛所謂五歲再閏也法以十九年而置七閏今六爻止十八變故當有六掛也且蓍數止以過揲言則是棄歸奇不用論其理當以歸奇爲所得之數今若止用初變掛一除去不算則一四爲奇一八爲偶如三變皆餘一四爲三奇以應乾是爲老陽三變皆餘一八爲三偶以應坤是爲老陰一變餘四兩變餘八爲一奇二偶以應震坎艮是爲少陽一變餘八兩變餘四爲一偶二奇以應巽離兌是爲少陰是歸奇之象與過揲之數乃適相應也至取象之法古書已

多不傳惟左氏略存其例如觀之否推出山嶽是互體不可廢也明夷之謙由火焚山敗推出主人有言是變體不可廢也小畜之上爲變坎泰之五爲互歸妹卽其例也且卦之爲象變化無方不可執一如頤中有物曰噬嗑却從他卦取象觀似艮有門闕之象故稱觀卽魏闕也頤似離言靈龜大壯似兌言羊經之成法具在先儒或疑左氏多出傅會愚謂事之有無數千載後不敢臆定然使古無是法左氏能鑿空爲之乎且後世如管輅郭璞輩尚能極數知來三代占法未亡謂必無是人愚亦未敢遽信況左氏於梓愼言水禖竈言火皆特著其不驗豈爲任數而好奇者哉

〔清〕查彬撰

湘鄉漫錄二卷附易經集說一卷

清道光十九年有懷堂刻本

道光己亥年鐫

湘鄉湯錄

有懷堂藏板

序

易爲言道之書聖人所以作易教人之旨在乎隨時變易以從道震川先生之言曰天者聖人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告人以天則駭而惑告人以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言易皆本天道以推之人事而不空爲深微悠忽之說後之言易者或主象

數或主義理雖未能覩易之全要皆不失乎聖人垂教之意爲後學所循習而已北平查伯埜先生學問深粹尤精于易著周易經史彙纂若干卷推原于人事之得失參之以經輔之以史其義博而精其詞典而核于用人行政之要尤三致意焉先生存時未嘗示人先生殁後令子友庵昆仲

始刋而行之屬予爲序予之于易舊嘗學焉而未能得其要領何足以序先生之書然竊以爲五經之源言天道而驗之于人事是書也傳其必有曉然于古今得失之林而坐而言者皆可起而行乎抑予聞之先生官皖豫間以課績最擢申州牧汝南費耕亭太守嘗爲予言汝郡近數十載稱

循吏者有二一爲申陽刺史查公一爲實城明府李公類皆以經術飾吏治邑中父老至今思其德不衰明府之子方赤觀察與予爲同年友既得想見其家學之有自友庵昆仲又與予交得悉先生之梗概且益嘆先生之通經足用宜乎本學問而發爲經濟爲不朽之盛業無疑也先生曩有

采芳隨筆行世詞采雅贍顧不足爲
先生重惟是書以八事言天道其有
禆于聖教匪淺鮮矣遂書之簡端以
質世之治易者
道光庚子中秋武威牛鑑題於大梁
節署

序

易之爲書潔淨精微而廣大悉備天德
王道一以貫之雖聖人猶假年以學況
其餘乎顧自漢以來諸儒互相付受類
皆泥於術數讖緯不足通幽明之旨王
弼興而諸家盡廢弼之學不過勦襲莊
老於所謂窮理盡性未之問焉宋時得
程子易傳朱子本義而微言大義始得
四聖之心傳然宋以前爲象數之易宋
以後又多爲講章之易說者謂舉末而
遺本則前此之弊也循流而忘源則後
此之弊也說經之難如此

查先生伯埜刺史為北平名進士筮仕皖豫閒以課績最擢申州牧吉於丁酉冬典郡汝南申州隸汝南郡以時覲詣問風俗登學識堂輙有志於聖賢之為政經大復先生故里思曩哲之遺韻益距先生治申時已十餘載而召杜之澤

父老猶有能言之者每聞之未嘗不為之神往也先生已沒其子相菴少尉需次申州能以清白世其家學出先生所著周易經史彙參質諸同志靄軒觀察亟稱賞之謂是書有裨後學宜亟付之梓且分俸為助少尉以書介谷樵刺史

同年屬序於吉吉受而讀之大率以經為經以史為緯其援据也精其簡擇也當其義正其學博其詞典而賅其旨微而顯乃喟然曰必如是而後可以通諸經必如是而始可以讀諸史不拘於象數不淪於空寂使世之學易者曉然於

是非之故而有以證古今得失之林真可謂善言易者矣宋時楊誠齋先生易傳參以史事後儒多採之然未若此之殫揮詳備也先生才名籍甚向刊采芳隨筆行世詞賦家咸嘆其雅贍顧不足為先生重惟是書有功聖教洵不朽之

盛業吉既深服觀察之闡幽發微而又益重先生之學識過人宜其本醇儒為循吏能以德術飾吏治也世有識者不以斯言為阿好也夫是為序

道光己亥季夏知河南汝寧府事後學武進費庚吉謹撰

湘鄉漫錄總目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上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下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下卷上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下卷下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易經集說

湘鄉漫錄總目終

湘鄉漫錄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上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乾

乾坤諸卦之宗則其亨無不大而其貞無不宜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大通而至正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仁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者也貞者事之幹太和保合則有以為發育之本為元之成故利在貞也乾為第一卦尚宜正固以保其終況他卦乎元氣無所不貫故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天道之元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之利貞聖人則全體乎天徹終始而大明之乾性剛健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則無雜粹則無疵剛以體言健以用言有立有為則志至氣至事無不立功無不成矣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威福乘六龍以御天使天下俱各正性命而保

合太和焉所以作君作師庶物資其教養萬國亨其平成也時成者乾德之定位時乘者體乾之實功統天者乾德之全體御天者體乾之大用書曰若有恆性中庸天命之謂性淵源遠矣至誠无息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而已堯之欽明舜之文明禹之祇承湯之日新文之緝熙武之執競皆自強不息也乾以龍爲象其神不測而至健也初九潛龍陽動故戒勿用安於潛靜以養德密以洗心舜之側微也漢高祖爲泗亭長明太祖始

爲緇衣凡創業之君當其未得志時無不隱忍潛伏以待時樂行憂違確乎不拔故謂之潛舜未嘗欲自用孔子未嘗欲勿用治則體其常亂則通其變易地皆然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九二剛中有應出潛故見龍行雨以生五穀故在田學問寬仁皆體乾之實功聚則理得於心辨則理驗於事居寬則處心大而裕行仁則及物公而博六龍皆生知而有待學問者翕受之量不自滿也聖人在世道著人倫功及稼穡普於一時而傳於萬世此作師之大

人也庸言庸行謹而无失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德足以善一世而有若無足以博萬物而化而不居文王有君師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皋夔稷契伊周皆足當之九三乾乾舜之元德升聞也不言龍而言君子君子神而明亦龍德也三多凶而危又以重剛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故曰厲而許以无咎者能自強不息朝乾夕惕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若不勤憂而驕羿莽卓是也魏晉皆不數傳而失不知乾惕之戒也進德修業知至知終聖智之學就矣九

四多疑多懼以陽居陰當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在淵其宅也至深其出也至便退可安身進不後時養晦以俟舜之田漁歷試也西伯之事紂漢高之下羽皆近之安定胡氏以四爲太子之位易理固無所不賅卦位亦隨時變通蓋懦於躍則爲漢惠躁於躍則爲商臣春秋以後比比而然惕者平日戒懼之心疑者臨時謹審之慮或者疑辭進德修業宜動而動宜靜而靜當其可之謂時斯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如神龍行天徧以施膏利始於一方而及于萬國以天

德居天位五爲作君之大人剛健居尊建中表正先天後天合德合明聲應氣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賢其親而樂其利二帝三王之法天行道也蓋天德天位也若德而不位虛天下之望孔子以之位而不德失天下之望癸辛以之上九亢龍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也九在卦上上則以高致危陽則以滿招損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自古亂亡皆不知者聖人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

以處之不惟救目前之亢併可保終始之飛唐之睿宗其或庶幾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下无輔動則有悔高貴鄉公以之蔡澤以爲此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後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知此義也物窮則災理數之常亢之所以有悔剛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貞下起元之義用九用其變也以剛健居人之首物之所不與也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亦一則字故惟得

天下之正者又守之以正能遵心之則而法天之則其世澤最久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法天行健而自強不息體四德攬乾剛仁聖之事賅而帝王之道備矣

坤

坤地道也陰道也毋妻臣道也宜以陰從陽坤順乾人順天不可逆天而動也順承是坤之元靜翕動闢是坤之亨與乾合德而用牝馬之貞坤貞欲柔順也乾以易知故曰大明坤以簡能故曰攸行陰盛陽微則造化消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

從陽之災也故持之以正安於貞則吉先乎乾必迷所往順天而行從後則得主乾道生坤道成順承天而厚載物德合無疆矣地體安靜而貞正人靜而能正卽得其吉應合地之無疆君子之道法坤之順而已天地民物之責聖賢道學之傳非德厚孰能載之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也君子難進小人易盛有國者其思求君子于隱而防小人于早也哉武氏入而唐室傾新參用而宋政變雖微而必至於盛故宜辯小人於早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周

子謂之幾張子謂之豫弒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但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于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孔六二爲坤之主中正在下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法坤而率性之道在乎直方大直言其心體之正也方言其制事之義也以敬爲主邪曲之念不得萌于心內自直矣行之以義偏陂之端無所施于事外自方矣敬義兩立內外並修德乃不孤所以爲大行不利則疑敬義立則攸往皆利何疑之有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順性之動而不染於習自无往不利矣乾二言誠言仁坤二言敬言義丹書敬義之訓夫子于文言發之六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臣道當含晦其章美箸則歸君乃可常而得正義所當爲以時而發必待陽唱而後代之故光大而有終无成者不居也弗敢成也若自有其功則驕矣聖人不欲人之急于進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者也六四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居危疑之地天地閉賢人隱括囊可也張釋之所以稱病欲免穆生

所以見幾而作龔勝所以不仕於莽杜襲所以戒繁欽全身以待時韓世忠所以杜門絕口不談兵楊誠齋所以臥家十五年不起也君子避害易逃名難若自智括囊之計卽咎四多懼善藏儉德避難以待用謹之至并其譽而无之其審時至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矣學者審之坤雖臣道五實君位臣居君位羿莽是也若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更不可言矣故有黃裳之戒伊周不幸而居嫌疑之位位高權重而心愈下通於君臣上下

之理者也黃得中裳在下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僭黃裳而本之元慮其文盛也五在坤中守虛涵乾故亦有元德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履中蹈和體信達順則文質彬彬而天下化成矣臣道之美孰大於是矣其身無驕主之色矣其政無專權之絫矣在一身而發於事業矣在天下所以爲矣之至人君得此則書所載太甲成王復辟之辭亦各協乎中正柔順之道皆繼體守文之賢君也陰盛則傷陽六而居上臣盛傷君矣趙高篡秦而高亦誅王莽

篡漢而莽亦亡梁冀董卓魏丕朱溫劉淵石勒符姚輩殺戮相尚旋卽滅亡皆臣盛傷君也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陽生於子實生於亥故稱龍未離陰類故稱血陰陽相雜故其血元黃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臣至於此守以正則道不窮而可反於正戰於外而不復於內故傷而窮善爲學者克己善爲治者脩身救亢以潛息戰以復天人之道盡於此矣蓋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用六之貞卽牝馬之貞永者終於貞也用六者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

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以柔順而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吉在永貞

屯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故其爲字如草穿地始生而未申也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曰屯曰難生曰動乎險中動而出險是爲大亨臨險而不妄動動以正故曰大亨貞草昧初開天下未平名分未定宜立君以統治之故又曰利建侯多難之世安民爲先以仁心行仁政因民所利而靜養之勿急功好大興役行師用民以有所往又陷之於險也區畫山川建邦設都簡親賢以爲侯各子其民則兵革不動而王道四達矣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武王克商歸馬放牛封諸侯千八百國此濟屯之道元亨利貞四德始克備焉封建未廢以前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此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則郡縣之失也漢高乎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之關中而王之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

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道則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已若此雲雷作而未雨故爲屯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經者分理其緒綸者比合其類惟武侯足以當之而生不逢辰蕭鄼侯張留侯房梁公杜蔡公李鄴侯韓魏公司馬溫公劉誠意伯皆其次也初九在下而遠君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建侯非我職也初本能貞

猶戒以居震性動故欲其靜賈林合李抱貞王武俊之驢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在下而无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無志耳剛明則有有爲之志居正而靜建之爲侯則息亂以靜化暴以謙以震侯之貴下坤民之賤濟屯之德備矣然後可以行吾志故濟屯者志爲大初遠君無位聖人尚許其志而謂其得民况近君有位者乎六二陰柔居大臣位下逼於剛爲己之寇上親於君有近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

如而不能進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正而不字久則寇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王導上有元明之君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以寬大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守正不撓待時觀變久而寇平國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效也蓋事久則定心久則明深信其匪寇矣謝安之於桓溫旣伐其壁人之謀徐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安更得之然二之邅如班如者無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於管蔡孔子於少正卯何邅班之有若不得其位則太公居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是爲女貞震爲馬坎乘之故上三爻皆乘馬六三無剛明之才不中正而妄動无上應无應則无功鹿譬則功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坎象鹿君子喻義見幾於微不如舍之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也往而進則遇險必窮徒陷於險也蓋功無幸成業無孤興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也義利明取舍決則爲君子六四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班如也初剛明爲應求助則必往往則吉无不利矣魏无知徐庶以之九五剛明

居屯世宜其撥亂反正矣然其澤獨屯而未光所正可小而不可大蓋三四之大臣近臣皆弱初雖賢遠而在下五亦不往求之則屯其道因以屯其民而險無由濟矣故繫以凶深惜五之不能元亨并貞而亦失之漢宣帝誅霍禹和帝誅竇憲此剛決大貞而得志者也否則倒持太阿政令不行如唐文宗恥爲凡主而近臣則訓注也大臣則涯鍊也度與德裕皆遠臣用不必才才不必用欲平閹宦之亂難矣故終自以爲不及赧獻也威權不在己則屯其膏矣而欲驟

正之以處大事凶之道也魯昭公齊簡公是也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潞王之徙石敬塘亦如之上六陰柔無應處屯之極泣血漣如進無必爲之才退有無益之泣朝夕憂之何可長也漢之靈獻唐之僖昭皆是倘因憂而思奮或旁求而得人尚可轉禍爲福故不言占在人自勉而已望之也

蒙

蒙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

達曰蒙性本善故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內險不可安外止莫能進人之蒙也九二先知先覺亨先在己以亨行剛中以亨一卦之蒙當其可謂時無過不及謂中五下求二志自相應二剛中故應不窮而告有節若初心不專二三其念則欲動而往瀆矣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其言易入而信之堅再三則瀆而褻矣人始乎蒙卒乎聖蒙得所養而出于正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以正學復其正性天下之性皆復於正作聖之基端在於此教之能事畢矣始於蒙終於聖

一利貞而已果行育德則蒙以亨作聖之功也其動也勇於義以毅其行其靜也主於敬以養其德初六陰柔居下下民之蒙也明刑禁以示之法恐免而無恥又從而教道之以革其非心刑者正也已正於上下迷者覺如械得釋何快如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有皋陶爲士契爲司徒卽此意也殷之頑民周公作誥不憚再三始克向化亦以此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包則有容而無擇納則有受而無卻所謂有教無

類無忿疾於頑者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臣事君如子事父伊周亦臣子分內事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欲致君於堯舜亦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下求於二也六三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公孫張禹谷永杜欽皆經術文奸曲學阿世以所學悅人求富者也推而至於雄之仕莽邕之事卓行俱不順皆舍上而從下見利而失身矣身非其身則利非其利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金夫夫之挾厚利者六四陰柔無援窒於通之爲困

嗇於復之謂吝不能親師取友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聖人絕之也而闞亡取瑟亦不屑之教誨困而不學斯爲下矣遠實遠剛健篤實之賢也六五柔中居尊聖人之蒙也自居於童稺而下學於九二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於箕子聖而益聖養之早也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昔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

失言失禮也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器用領於家宰冕弁車旗讐侑領於宗伯此周公格心輔德之法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賁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周公之典廢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一體如武侯卽趙普於一薰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告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皆有周公童蒙養正之遺風矣五艮體少男亦爲童蒙上九居蒙之終故不化陽之窮故必擊上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然攻治太過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乃爲得宜至蒙而爲寇上之人不得已而征伐之辭順而天下之人心服矣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舜征三苗周公誅三監擊蒙而禦寇者也

需

需須待也見險而不能忍者不能免陷且窮然必德與位並而後可須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有孚則躁消妄息以生明其性光矣坤寧體

泰安以能慮其心亨矣守正堅固相時而動以乾健臨坎水故不輕進轉利涉而吉矣位乎天位則有位矣中正則有德矣先主謂操以詐我以誠操以暴我以仁兄性之身之者乎无位而須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則無濟險之才秦未亡而陳涉先亡矣必也安於義命待時而動無行險僥倖之爲則功深而效得文王是也雲升而未降雨君子藏器待時顏子簞瓢陋巷謝安游宴東山飲食宴樂也惟有德之君子而後可不然含哺之氓皆頽酒荒之士皆謝矣初九

去險遠无難而犯難不若守常之爲利恆者常也有孚而能貞也需於郊則不犯難守其初心一而不變遯世無悶可也黨禍諸君子在下者互相標榜既不避世又不逃名潛而不確於難無濟而於身轉危免咎得乎九二去險近以剛居中寬而不過不遠不近之間需於沙涉世者也則有小有言之隙賈長沙董廣川似之絳灌譏之公孫疾之而文帝武帝善之故小有言而終吉泥則切水近矣九三剛而不中進之勇能不逼乎爭名者毀爭利者奪楚非宋寇褱公爭

伯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愼也晉非楚寇楚莊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愼而晉否臧也曹瞞之敗赤壁先主之敗猇亭皆不敬愼故也孔明之於司馬懿以敬愼出之敗亦鮮矣晉六卿之侈而欒盈逐智伯滅魯三家之專而陽貨盜南蒯叛此爭利之不奪不饜者也皆已之致寇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濟矣君子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六四陰柔而當三陽之敵其傷必矣血者傷也柔得其正順以聽三陽則難自平故能出自穴九五陽剛中正而位天位陽彙而進陰引而退險者夷難者解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筵簀酒醴娛我嘉賓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故戒以貞欲其常守正道而不至於驕泰欲其常親正人而不間以僉壬如是則王心正而天下咸蒙休養福吉孰大焉上六則險極而陷入於穴矣然終則變三陽雖爲客需我之變久矣敬以納

之亦可終吉主孤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及主主亦有安之理敬則爲客不敬則爲寇陰居上不當位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抑亦濟險而不困窮之救者與不然壅甚必決秦之法吏漢唐明之閹寺紹聖後之姦邪衆所決也亦在所憫也君子於小人亦然

訟

訟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坎險乾健訟之所由起也訟

終必凶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惟柔者能自止孚而窒惕而中中而能止則吉故君子必自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蓋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很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興訟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謀始也有德司契能使分明亦不須責在下之人矣亦謀始也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

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吳越世讎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不謀其始訟之禍曷極哉何謂始曰心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故君子必自訟初六九四訟之敵也六才弱而初位下有慙忿而无遂心故不永所事小有言易釋所以終吉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是也以下訟上悖逆之道衞成殺武晉文執而歸之京師春秋書人示貶若元晅以臣訟君則罪益大矣九二與訟之主以剛居柔以下訟上

其訟不克宜也子玉之剛而无禮陽處父之剛而犯怨禍由自作焉得免乎二有中德故能逋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則无眚并邑人亦免禍矣若其邑強大則大都耦國非逋竄之道據強則未能免災矣掇若手拾掇物然言患必來也六三能柔順於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食其舊德而不失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鄭駟良之爭子產兩無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無所助所以能安九四以上訟下挾

貴而訟初非四之敵然質之九五剛明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能自反身改過歛其好勝之氣而即於命變其好爭之心而安於正則吉矣否則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九五聽訟之大人也以剛居中慈祥愷悌以用其仁上无淵魚之察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愧何訟之有盡衣冠而不犯虛囹圄而不試天下之大吉也上九則訟而終凶者也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

而侯錫之鞶帶也卒以此而誅終朝三褫也事也好還天道固然或者未可知之辭夫訟以求勝也不永不克而皆吉勝者轉凶不如不訟聖人喜需而惡訟樂比而憂師必也使無訟乎情見乎詞矣

師

師衆也古者寓兵於農坎險坤順坎水坤地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故曰師兵危事也九二剛而有應故爲將六五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輿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故吉而不危丈人

年德俱尊之謂指九二而言黃髮尚父元老方叔足當師之丈人廉頗趙充國李靖郭子儀其次也王翦馬援則末焉已然則用將必年周瑜謝元可廢歟曰何可廢也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謹之至也兵凶戰危非民所願以義而動衆心乃順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武王高帝特因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容民畜衆寓兵於農也周禮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之法足食足兵之本也井田廢民與兵分始憂財用之不足秦自實田漢覈墾田隋閱丁口唐括逃戶隱田而財愈殫矣貞正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晉之爭舟齊之亂轍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若失此法令雖有功亦所不容赦閫外之事將軍所裁臨事制宜隨時進退將軍所制也師之初出而六柔故戒之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惟中則吉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桓侯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是也

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強而謙專而順郭子儀是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爵彌進君將將者也老成持重讒謗易生必爲君者三錫寵命使其威望足以服人乃能益壯其猷也六三則在賢將之上質柔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進則無應退則無守焉往不敗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穀皆六三之輿尸也然三之輿尸帥亦有責焉傳曰子爲元帥不用命誰之咎也故大將盡人之議而不假人以權六四居陰

得正左次退舍之謂輕進致敗不如退爲愈善師者不必戰善戰者不必進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也知難而退兵家之常无咎者嘉其不殺人以邀功也故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禽犯苗則可獵取寇害民則可誅伐有名之師也此六五之君興師得正之道也非童子饋餉黍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陑之師不舉爲民除害如執入田之禽民之利也利執而又利言者明出師之義修

威讓之辭由儆戒之義也故无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輿師不以道用將不得法可乎故擇將不可不審所謂丈人吉也上六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變理陰陽焉用此物何所不至哉漢之英彭所以亡也凡師之輿皆由於小人內憂由小人之嗜利外患由小人之邀功幸用丈人師克終矣若又用小人則前師終而後師起唐藩鎮之禍所以烈也故君臣相戒勿用小人所以杜師之原亂本永弭矣此功成治定聖人猶有憂乃師道之終焉勿用是戒其初不用也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亦小人勿用耳用以行師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不至於用小人矣

比

比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故曰吉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九五以陽剛居上五陰從之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焉援舍隴而歸漢曰當

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三德具而後比之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不寧速來求彼之寧則吉不可後也酈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建萬國親諸侯上之親下也亦比之義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衞之封有七族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

子茂陽肅德勤王國王家是王室之不壞宗子是賴
矣自封建之法廢與本之無根同觀蔡仲之命知周
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
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作蕃屏之衞漢懲七國之
難至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國之
興亡繫之建國親侯如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維順
以聽命先王之制有深意焉初六比之始也有信則
无咎餘耳之光初隙末則如匆光周鄭之信不由衷
則如匆信惟初之謹始故克終至誠感通以實相孚

充實而不浮淳質而不飾不惟无咎終有他吉六二
以中正之臣應中正之君伊尹武侯待禮後出比之
自內也德積於身信於友而獲上得出處之正故吉
與離婁同楫罔不涉與師冕同轍罔不蹶仲尼蘭鮑
荀卿蓬蔴皆戒親非其人也上以无首凶六三與之
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無傷乎張禹之於王氏孔
光之於董賢揚雄之於莽馬融之於冀蔡邕之於卓
荀彧之於操劉柳之於叔文堯叟之於欽若是也下
此則奸邪相比恭顯牢梁五鹿二張諸武林甫國忠

楊炎盧杞韋保衡路巖楊畏曾布二蔡二惇朱王童
梁黃潛善汪伯彥萬安劉吉之類皆是至於張林楊
光之附竇憲五狗之附武三思八關十六子之附李
逢吉五鬼之附王欽若韓絳呂惠卿之附王安石孫
近羅汝楫万俟卨之附秦檜由竇尚書犬嗥侍郎同
名大諫之附韓侂胄三凶四木之附史彌遠五奸之
附桑哥鄂趙之附嚴嵩李孜省之附汪直崔田之附
魏忠賢更降而愈下衣冠掃地廉恥喪盡矣其朋比
之禍更烈而其比匪之傷更甚五賢而在上六四比

之事一人而无二者也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
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
貞吉矣九五則如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
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故曰顯比然無取之之
心自去自來聽之而已三驅亦開三面網之意比者
親之不比者任之上下相忘大同之世也故吉師禽
在內境內之寇也故執之比禽在外化外之民也故
失之比不誠并其言而無之矣大公之心廓然無外
陽剛居尊建中表正以為民極疑貳之方令其革心

而向化頑梗之夫令其勢孤而自窮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得人亦盛矣爲近之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凶而無終必矣然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棄而不爲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爲凶又未可一格拘也學者謹之

小畜

小畜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乾之進而巽能順以柔之四以一柔而止五剛故僅小有所止也小人當路以阻君子似不亨矣然陽衆得中君子道勝若能乎小人而用之猶可以志行施未行者非終不行尚可積誠以動之也臣之事君以應能止其君之不善公孫宏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問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密雲不雨自西故也東風多雨巽在東南雲興乎西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二五皆剛而中欲進而上行故得進而亨欲雨而風散之雲意尚往而未已如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爲欲朕失人心劉澡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是也故君子嘉其君若楊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爲雨不傷稼李實督賦愈急告其君以天不大旱則是能止其君之善者矣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心之非焉往而不止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是我之

文德有未懿也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見賈生且然況小畜懿文德之君子哉懿文德禹稷臯夔之儔也賈長沙陳政事疏董廣川賢良策賈山至言蕭望之奏疏劉向災異之書匡衡聲色之戒張蘊古上大寶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范祖禹進唐鑑帝學程子勸帝防未萌之欲朱子言大事本于君之一心皆懿文德之君子也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不遠之復復自道也退而自守忘人之勢張子喜談兵又

訪釋老及見二程則屏居南山而志道其此爻之義
與若伊尹告太甲以謹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
縱于初此止君之道得也故小畜必畜于初初與四
爲應四止初初受之止而自復于道何咎之有初安
于復二勉于復九二雖剛而居中猶愈于過剛而不
受止者若湯武之從諫弗咈利仁之事也漢武帝不
冠不見汲黯唐敬宗厚待韋處厚差近之牽勉強之
謂若過剛不受止則爲商紂拒諫之強晉惠公愎諫
之很矣士君子于當止之時遇同道之人復而止則

吉守身亦畱以濟世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義各有當
蔡季通師朱子因攻僞學亦被謫生徒日衆閉戶著
書得牽復之吉亦不失于止之義也九三過中則不
正過剛則不和比四陰而受畜始與之比既與之爭
進退皆失之矣業已同之安能免咎漢成帝嬖趙后
而制于趙后唐高宗嬖武后而制于武后二世之于
趙高明皇之于安祿山此其大焉者唐坰呂公著之
于安石始相善繼則折之太甚亦過于剛也君臣夫
婦朋友事無二致四陰三陽故爲輿脫輹夫妻反目

之象六四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其畜下卦之乾乎
非欲害之亦欲用之也故聖人敎之以有孚不害君
子君子亦不之害矣四實爲其君用君子君子不爲
小人用而未嘗不爲其君用故其血去惕出此聖人
扶陽抑陰之義敎小人使用君子正欲使小人爲君
子用也安石之招致范純仁傳堯俞未嘗不欲用君
子以自固堯夫欽之絕之故激而愈怒耳若以小臣
而欲止大君之畜禍之道也五以至誠相與故无咎
是五之賢也上合志也許敬宗與十七人同登惟太

宗能馭之至高宗時而其奸佞畢露矣九五以巽體
乾德至誠一孚于上攣聚也故衆陽聽其所止靡然
從畜堯舜行德而有苗來格湯武受命而小人革面
舜湯舉皋尹而不仁者遠小人之孚也疑懼皆忘矣
堯民不犯周民遜畔民之孚也四陽彙進君臣一德
五人十八撥亂反治君臣之孚也皆使衆不爲不畜
富以其鄰不獨富之義也富畜也鄰衆也至于上九
陰陽和而既雨矣陽亦窮而陰終勝以柔止剛以臣
止君止之可也過則疑于逼矣穆宗欲幸東都以張

權輿之諫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曰尚德載載積之充也積誠而後可以陰畜陽然亦一時之權宜若以此爲常則厲矣婦盛抗夫月盛抗日臣盛侵君幾望則凶陰亢陽也臣疑于君君子亦凶嚮權之諫至于兵趙盾之諫至于逆豈人臣所當爲哉易言密雲不雨二小畜終于旣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于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畜極則通過極則亢

履

履者禮也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禦者莫若禮以禮制心不慮履剛矣陳敬仲以禮斂齊侯魏徵以禮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後藥哉臣不勞而君自正矣以兌遇乾乾剛爲虎以兌柔躡乾剛之後剛在內而出以和悅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自六三九四出焉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履帝位而不疚合九二六三九四而爲離故主德光明而被四表矣天澤之象粲然之禮也君子則之天下之禍莫大于人欲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馬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民志定上下相安于綱常之中而不淪于禽獸辨上下者乾之斷定民志者兌之說志定則足之所投無弗定矣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實未見禮亡之禍耳履之初九素者無文之謂初陽在內未爲物牽率其天眞而不加緣飾如物之素而不絢也以此而往則簡易坦白而人皆諒之故无咎履初言素質先于文也賁上言白文反于質也士有學然

後有行初獨行其願而無所慕于外蓋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也不如是不爲素履願志願也九二剛居中可以進而行然猶守之以正固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而能全幽獨之操者在下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捽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富貴焉能動我心哉武侯在南陽近之淡泊寧靜坦然素位而行不遇三顧未必出也不願乎外其吉無入不自得矣遯之初六旣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爲尾而

履以九四爲尾六三履之以陰居陽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必矣履尾而逢咥凶孰大焉聖人惜其遇而憐其志亦不深咎之惟志從九五之剛如以武人而效命大君身履行陣則致命遂志宜也懷恩懷光皆戰功無比爲人搆陷致懷恩以六罪自訟作寇太原懷光以不得入見反奔梁州是皆可用之才也君子亦善用其才勿過剛以自任其能可也互離爲甲胄乾

爲君九四剛而能柔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服剛也四志柔而愬愬祇懼出之志乎敬愛而純乎天理事君自有以潛感而默悟處世自能以思患而預防愼之至也故其服剛暴也較速能行其志而終吉九五德與位相當可以必行矣而聖人尤戒其剛決之太過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于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棄輪臺之地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乃所以爲聖

否則自任則有貞厲之危矣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興漢之策不警於棄事之智反其初之義也功成身退考其祥而無虧復反其素慶孰大焉旋反考成也履不處而未嘗忘于處元仁也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返于初之素則得其心之仁與天心合而降祥必矣初往而上旋履之終始也

泰

泰夫乾坤開闢之世也屯蒙鴻荒之世也需養結繩之世也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也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也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也過是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內外消長而已陰往而外陽來而內則吉而亨矣泰之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夬之小人道憂元祐是也爲君子謀消勝於憂遠矣泰之時天地以氣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以心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孰爲此聖人也何道而臻此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大哉泰之治乎要哉治泰之道乎內健則足

以勝私外順則可以當理或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未言參而用之也天地之道一言而盡曰交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乎旒纊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渾然全體者天地之道截然而分者天地之宜聖人所以補天地助民人裁成其過輔相其不及使民交修其道交盡其宜而已豈外取哉泰之初九一陽首進三陽類進矣如茅斯拔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

九禹蕭何薦淮陰鄧禹引吳漢元齡延賓客晏殊進韓范張浚薦韓劉皆是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必往而治小人使同歸于正不敢懷安斯泰運無阻吉孰大焉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所以致泰之極也九二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曰包荒乎包荒之道不以全責偏不以遠忘近不以羣閒孤其堯舜野無遺賢之世乎貞觀之治嘉祐之盛諸名臣亦近之用馮河者用果斷剛決之力也不遐遺者用心宏大不遺疏遠也朋亡者所在皆納

不私朋黨也如此則天下無廢才無逸士無戹賢合乎六五中行之道矣尚合也然治泰之道不難於用君子而難於安小人過嚴激則生變故包以容之使反側自安設有疑貳則用馮河之力剛以決之遏變而能勇斷若機未著則推心置腹如徒步涉河以通閒阻雖在幽遐不敢遺棄雖在近習不敢朋比不忘遠不泄邇誠以通之明以照之公以化之寬嚴得中君臣協於大中所以保泰也韓魏公文潞公能之而寇萊公則不能司馬溫公能之而蘇文忠則不能此

元祐以後朋黨之禍熾矣九三陽盛矣陰將復可不懼乎无平不陂而不可任其陂无往不復而不可聽其復惟君臣克艱厥心貞固其守居安思危履盛思憂但求君子之无咎不必憂小人也夫小人者食君子者也恤而思防轉起猜忌開誠布公孚而化之則小人受治而食人君子治人而食於人矣上下相安彼此受福艱貞勿恤其孚所以平天下之憾也天地之極際在三四之交其開元之末紹聖之年乎知艱貞之義何至有天寶之亂徽欽之禍耶使姚宋司馬

諸公尚在其禍尚不至如此之烈也屈之盛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三陰升而居上位六四乘九三之陽衰帥其類而下集翩翩然如鳥之羣飛而來矣蕭傅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溫公去而章惇引安惇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速於信令過中將否之象也然不戒以孚猶教小人從君子能相孚而從陽中心願之而泰可定矣六五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如王姬不有其貴而貴其夫

人君不居其尊而尊其賢從諫如流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如帝乙歸妹履順居中得行志願以獲福祉泰之福溥乎天下矣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至於上六則陰勝陽微雖欲用師告邑誰為之聽以兵爭祇益之亂耳雖正亦吝城復於隍治化為亂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唐明皇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惟不奮武而修文不勤遠而治近守其國邑明其政教得民卽可以回天若安於坤順不能有所轉移亦可羞矣泰否之際雖曰天命聖人終欲以人事挽之

否

否者泰之反也无往不復固天之數先否後喜君子亦應盡人道泰之匪人在外否在內不利于君子之貞而謀去之於是乎大往小來君子退小人進世之所以常否也否泰反其類故辭亦相反天地不交閟塞剝落之時上下不交君驕臣諂之曰无君子則无以為邦矣內陰柔外陽剛色厲內荏也彖辭曰否之匪

人又曰不利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親小人而內之疎君子而外之雖曰天運豈非人事乎否易而泰難人之所以開泰而防否者可不知所愼者泰亡于李斯上書之日漢替于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匪人一用禍如此烈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逼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氣類然也唐德宗曰人言盧杞

姦邪朕殊不覺是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指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無能爲是目不達乎耳也耳目不交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得乎惟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方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唐彥謙不爲大業之官而結廬隱蒙山遺家清白楊誠齋不爲侂胄作記而臥家十五年憂忿成疾此皆不可榮以祿者初六小人之媒許

史是也驩兜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安石薦韓絳呂惠卿童貫引蔡京一陰長而君子知其類之從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以退爲吉以窮爲亨泰之所拔者蘭也否之所拔者莠也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盍君子畎畝不忘之志也聖人教小人能悔悟從正改邪則受四之祉身可得吉承五之休世可復亨不絕小人小人亦可自返矣初應四故云當否之時非小人之能守正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并包羣小縱明皇

逸欲之樂順承一君可謂小人吉矣君子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否道亨而羣愈遠矣然小人待君子之術亦多矣二以重柔上應九五慕其勢而承之不露其奸小人之巧者也丁謂之于王旦安石之于韓魏公秦檜之于張魏公皆不露其奸者也工爲容悅能不害君子故尚可得吉諂諛進則方正者退即大人之否也大人當固守其否不可慕其吉而效其承於舉世波靡之中獨留乾坤之正氣此吾道之亨世運之所亨也以泰而亨易以否而亨難張禹見彭宣

講論經義宴食僅一肉巵酒欽若說王旦曲從封禪賜酒而歸發美珠不復異議此小人之巧也彭宣獨存剛正之氣而不阿王旦則既已同之僅以自脫耳羣謂羣小也六三小人之朋牢梁五鹿伍文章蔡是也三則盈盈斯窮矣三陽在外將復進三乃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卒之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晚矣三不中正不當位與四近而不相得爲所辱而羞之象知恥而能改則吉含怒而思逞則凶矣君子有濟否之才而其君無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建

寧王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陽剛之君則爲魯昭公爲高貴鄉公上無陽剛之君下無陽剛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陽剛之才受九五陽剛大君之命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故曰有三陽同心其志得行淸羣小而濟否疇類皆蒙福矣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泰三无咎而有福否四无咎而離祉盛衰之際豈非人事哉離麗也濟否之君不可有輕心心輕無成不可有汰心心汰無終九五陽剛中正當否極之時又有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

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而聖人猶憂之憂其無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而常有危亡之懼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九五剛健能止小人者也故又能用乾之惕光武日謹一日以十年爲遠審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艱延祚四百也唐太宗不敢縱欲以爲欲盛費廣賦重民愁國危君喪乃用賢納諫以仁勝殘觀貞觀政要一冊所以能開創大業克綿唐祀也上此則堯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伊周之戒太甲成王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繫于苞桑

三柔在下而戒之也大人三陽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之身失之休否可恃乎上九以陽剛佐五撥亂猶有懼心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于河北之時當使煩暑生淸凉皆懼心也悼往事而圖先事之防戒驕盈而毖後日之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如此則否不長否得否之九五上九義矣

同人

同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其同不大同而暱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心無畛域吾心之天與天下之人心合公而大也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何險不濟哉但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君子與小人爲同則君子爲小人小人與小人爲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乾剛健而離文明明以察理健以去私五中正而二亦中正以正相同人不同而其心之天則同感而遂通不正者化焉往而不大同哉唐太宗之於房杜王魏宋仁宗之於文范韓富是也理學則周程張朱

雖不在位而維持人心風教亦能通天下之志蓋人心之同然者志也天在上火之性炎上故爲同人類族辨物殊分之族而聚之異中同也均照之物而辨之同中異也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乃所以爲同之大管寧之識華歆山濤之識王衍張曲江之識李林甫陸宣公之識裴延齡郭子儀之識盧杞李沆之識丁謂蘇老泉之識半山晏敦復之識秦檜馬廷鸞之不爲丁大全所動楊愼之不與張桂同列皆能辨物者韓富文歐與溫公同而半山絳惠則不得

不異矣曲禮所謂別同異明是非亦此意初九同人之始門室之始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世本大同因門有異一出門而和同於人無所係吝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人能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六二同人於宗如宋之三黨諸君子一言不合遂致各立門戶而後且至于一網打盡自來黨人之禍未有不起于宗者吝之道也然以同于宗族爲同宗族之外皆築而封之此又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心矣杜乂殷浩輩所以宜束之高閣也能如王謝則得矣

九三忌二應九五之君欲劫之以同己使六二背同則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敵何則歧于五而成敵桓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于莽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之象安得而行哉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皆欲覦其上之利而牽其下之害一伏戎于下一乘墉在上仰逼九五之尊而不利六二之應欲援以孤九五之勢也二秉大臣中正之德與君同心凜不可奪如陶

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乘墉之勢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于天命知其不可畏天下之大義自反君臣之天則困而僅保其吉爾六二柔弱君子而能抗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深愧其一中正而已九三九四之媒欲間九五之下應九五中直而不疑六二君臣同心故師莫大於君子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則人畢同矣管蔡毀周公燕葢譖霍光先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

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君子以貞通天下之志非一日之積未通則疾呼而不能合通則一心不言而喻不特二之正應舍宗而從衆陽亦畢至同人之道唯吾足以當之否則唐肅宗任李輔國則李泌遠引衡山德宗用裴延齡則陸贄遠貶忠州宋欽宗聽李邦彥而出李綱高宗信秦檜而徙趙鼎皆君人者無中直之力知之而不能力主君子而勝小人也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五矣誰我同者郊外之極也荒僻無與

同者不獲同志而遠于內爭故僅无悔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濟故曰志未得君子之于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然能寂寞之場以守盡人合天之道同人得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申屠蟠王仲淹陳希夷孫君復之徒以之

大有

大有盛大豐有有者大也離乾合而爲卦之才同人之離在下人心也大有之離在上君心也元善在心積而能誠又以乾健出之天德實于中王道行于外又有羣陽並應六五一柔故稱大有則其世大得亨通故云元亨柔在下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所謂所寶爲賢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也德應乎天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以時而行物无違矣所以有其大而元亨所有既大無以治之恐有蠹孽之萌君子知之處明不以盈而以虛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樂取人善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

則天下之善惡內无遺照外无遺泆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亦以天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初九孤遠在下大有之寒士也不能履中故无交而害夫以陽剛之貧不曰无德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不曰无類以孤遠故无交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非傷初九也倘不安於无交而有求心自以爲无害而有易心則咎生焉雄之依莽有求者也彧之依操有易者也故敎以艱淡泊自矢刻苦自勵固守無交之求常切有害之懼不爲華歆而爲管寧則可以无咎矣縕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君子可不知所擇哉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故聖人傷之然使孤遠皆不遇則釣築終不遇矣九二大有之大臣也中正剛健任大事當大安危而能載能往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邇

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故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也何咎之有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非兩周公其進賢也亦惟二有剛中之德恢有容之量多士彙進包容而器使之以進於君亦如大車以載物而攸往矣王旦之薦寇準晏殊之薦富韓張浚之薦汪應辰王十朋楊士奇之薦于謙周忱況鍾曹鼐皆是九三大有之諸侯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以剛居正謹守侯度用

所有以上交享於天子不私其富也諸侯之於天子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否則源源而貢於外趯趯而萌於內可謂忠乎德劣者不能勝其位自私而不以與人則不知所終矣唐末藩鎭強梁无一善終其明驗也小人弗克祇足爲害耳爾身在外而心王室周之諸侯所以忠賢成康之世既肅雍而在廟宣王中興亦車乘以從征是也九四大有之邇臣也邇臣者近君用事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惟明足以知幾惟柔則能不有其盛羣策衆

力則歸諸賢嘉謨偉績則歸諸君不疑不忌可以无咎郭子儀事上誠敬臨下寬厚故功高而主不疑權固而人不忌韓魏公以聖德神斷歸之仁宗與文范和衷共濟以公議進君子而不泄於人以誠意容小人而未嘗形之色故服之者多而忌之者少不然主父公孫憲冀林甫國忠盧杞延齡逢吉路巖韓呂章蔡黃汪秦檜侂胄似道桑哥阿合馬萬安劉吉嚴嵩父子攬權竊勢之徒禍敗可勝言哉霍光以驂乘致禍亦不知咎之將至也衞青不薦士張安世遠權勢

差議匪其彭之義矣彭者盛之至晳者明之極四離之初故明晳以陽處陰故匪彭六五則大有之君矣專任誠信不約而自交不猛而自洽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五柔順而中離明虛中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然君道貴剛大柔則廢故其孚信之交當威以濟之厥孚交如威如則上下應而吉矣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終身不

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備也不私於物私亦公焉不疑於物疑亦誠焉然必如二臣而後可始皇信趙高順帝信粱冀易而无備可乎上九則大有時功成身退之者舊矣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履信思順居豐有之世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高尚其志子房棄世文富致仕誠意乞歸皆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爻有三德天尚祐之无不利吉孰大焉否則淮陰布越周亞夫劉文靜李善長俱不能免皆不知大有上九之義者也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王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曷斯時也猗歟盛哉

謙

謙者不爭之謂屈躬下物先人後己故所在皆通曰亨小人行謙則不能久唯君子有終才高易滿功高易驕則克終難惟達理故樂天不競內充故退讓不矜自卑而人尊之自晦而德益光故有終終即亨之實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

蘊夫山謙之益也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昃盈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驕盈者被害謙退者受福盈溢驕慢人皆惡之謙退恭順人皆好之荆人以人臣之事待魯襄公襄公則使巫拂柩以人君之事臨荆人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居勾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賈充譏孫皓而反受奸回不忠之誚皆盈之故也自尊而卑人人必卑之

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歉而未止故尊而益光卑而益尊其進德庸有既乎君子能終其謙之善故獲謙之終福不稱則慍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凡人自高之心常多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不使之多凡人下人之心常寡故增其謙卑遜順之意不使之寡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施不失平凡官祿施與亦在其中裒之益之周官之封建二疏之散財皆稱物而施也謙六爻皆吉謙則未有招悔者惟柔則合乎謙之德初六以至柔處至

下謙之謙也盈患過謙不患過以此涉難何往不濟牧養也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無若虛之謙書曰惟學遜志君不遜志則爲唐德宗之彊明矣況臣下乎艮賈善藏若虛君子有盛敎如無亦此意也六二以柔順居大臣之位君子所甚懼也鳴者講求咨詢之切習謙之學故正而吉也處正得中中心自得不爲貴位所移此禹拜昌言之謙自言其謙近於諂二得正爲國下賢誠於好善故吉未知獲戾於上下亦鳴謙者九三以一陽主五陰剛而得

正任天下之重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盈必廢德言盛禮言恭衆陰所尊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有終則吉彖之有終三當之矣萬民服者服其勞而謙謙而有終也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九三成卦之主一陽孤而成功大故其象獨異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下乘勳勞之臣非謙則忌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不違法則動合乎理撝施也指撝皆謙也此皋陶予未有知之謙

也若勃驕主傲矣渾排濬忌矣王莽之謙則又僞矣六五居尊位體謙柔之德欿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高帝不如三子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不自用而能用人謙之爲用大矣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不服而征舜之征苗不得已耳武征匈奴不得已乎上六位愈高志愈下亦如六二鳴謙以求謙之益則衆善畢赴焉往不利哉上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

陰柔無位才力不足征邑國適足以治其私而已能順而止也亦益贊於禹滿招謙益之意衞武亨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敎戒我此上六之鳴謙者益贊禹於行師發謙義周公繫易於謙卦言行師聖人之行師其別有道與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上終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下

北

豫

豫和也雷出地發聲時之和也一陽用事五陰從之位之和也順理而動人之和也震主器其侯也長子其帥也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然動而順天理人心國人愛戴則立君而民服大衆同心則師出而有功二大事亦小矣四剛而五應之故豫

天地能順晝夜不能以晝爲夜能順寒暑不能以暑爲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時違之則薄食興而忒伏起聖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乎動故幾于刑措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否則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違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一天而已雷出地奮天聲也作一代之樂以發揚祖考之德而尊崇之德以樂彰殷盛也盛祭王於薦帝而祖考配之也王者治定功成作一代之

樂以享帝享親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咸池黃帝之樂大章堯樂韶舜樂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樂也有六律五聲八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簫管鞉鼓柷楬壎篪鐘磬琴瑟樂之器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聲配五行之色成文而不亂八音配八卦之風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于百度各得其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樂之用也武王周公時作樂薦上帝配祖

考兼祭羣祀宗廟如周頌所作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桓講武類禡于上帝也是皆祀郊社上帝之樂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是皆祭山川之樂歌也清廟維天之命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之樂于廟也象舞文王之舞大武武王之舞也餘若天作執競雝武諸篇皆祭祖廟之樂歌也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配后稷始于祖之義明堂配文王成于父之義配祖考崇德之義祀而作樂取其和之義此易之言樂也四爲豫之主初六應之當說豫之時陰柔居下而有上下交應之嬖寵過其分挾口才以濟狡志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詖鳴儀秦以辯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大言鳴凶在其中矣況極其志者乎四十八萬人頌莽諂佞成而莽死樂極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哉初應四四雷之初故爲鳴二三子亦姑謀樂亦鳴豫者六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守其中正義利之辨明故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兔豈升盤樂之堂躋安懷之域者何俟終日亦袗衣不能易大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周公之驕吝也夫微莫微于天下之幾妙莫妙于天下之神難知者幾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也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于諂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于對八使之時而兆于摩謁者之

足斯之謟自以爲取容湯之瀆自以爲託私乃所以不容所以自敗此非靜以觀動者不能識也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君子占之是爲得正而吉六三以陰邪居陽位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豫位已逼而進不厭仰面求人可恥之甚況不厭則奪矣此悔之道陽虎幸于季氏則圖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圖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也呂惠卿附安石而得執政恐安石復進則賣之蔡確附安石而得用事因神宗厭安石則論之皆

盱豫之小人同歸于貶斥不容于淸議也遲則遲而固戀其寵明知其非義而姑待之一旦患將及而退不速且悔無及矣潘岳知賈阿毋而不能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爲累所謂遲有悔也聖人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哀其成也長禍之萌而不明樂禍之成而不去小人亦何利于位哉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動天下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以大有爲之志果決不疑之才一陽而近柔順之君聚衆陰上下之朋則有志

有爲有主有助有才志大行矣盍合也簪聚也能汲引羣賢以事君其所得者大也教以勿疑者言其任大責重非可獨力爲之須開誠布公爲國進賢使人才彙合已總其成如簪括髮而不亂則下得賢而上得君保豫之道得矣大禹與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皆是故吁咈一堂而明良喜起咸有一德而主善無師十人同心而駿奔多士庶績熙而萬國寧也漢之蕭何子房平勃鄧吳唐之房杜王魏姚宋郭李宋之呂端寇準韓范文富

司馬明之三楊亦近之六五以柔居豫宴安酖毒所以疾也有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五常病已之豫乃所謂生於憂患也孝宣光武是也若僅得不死終不能去病則弱矣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開元正統之初用姚宋用三楊亦云豫矣而安于豫西蜀之幸土木之變雖不死亦危哉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揉而復上六則昏冥于逸豫而无咎者極而能變也能變則遷善爲憂勤之主爲太甲不

變則冥豫而耽逸樂不知危亡之戒小則漢成帝明武宗大則太康唐莊宗朱徽宗明神宗

隨

隨初九以剛下于二陰九四九五以剛下于一陰動而說曰隨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于象恭則吁僝功之薦利有在于遷國則違胥怨之咎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爲大亨震剛下柔以貴下賤動而說隨之道也但恐枉道以徇時違道以干譽元亨仁以行之也利貞義以處之也以

大公之道通物以至正之道守已則動而順理說而不私無詭隨之咎矣春秋傳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此學易之道也无咎則隨時時者理之所在當其可之謂也時出于聖人天下隨成于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隨時之義兌正秋也雷藏澤中隨時休息天心震動之生機涵于雷人心震動之生機涵于息以形息者聖愚所同以心息者君子所獨也周公夜以繼日夫子終夜不寢則隨天而能盡人也初九以陽剛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去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至正大公則吉董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爲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惟從理不從欲從義不從勢變而不失其正則吉正則吉不正則凶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主是事之謂官人心所主之謂官隨以動而說有所隨不自主是官有渝矣但貴於貞又恐執一而不廣故貴出門渝變也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

而彼說無異無同惟善是從則集思廣益斯有功而不失矣以六二視初九則初九丈夫六三小子也二近于三居大臣之位偏係于六三則必失初九矣牽于彼而吾隨之曰係係于邪則正士不間而自疎矣係于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矣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弗能兼與也故從正當專一蘧子馮初嬖八人而申叔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曇而僚幕相率以求去二之謂也況不爲蘧郭者乎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王珪鄧綰李東陽

之徒皆係小子而失丈夫者終于邪而已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此爻似之二視三爲小子三視二亦小子六三近四四爲丈夫三舍二以從四不失其所隨故有求必得貞正也求在我者也聖門高弟理學諸賢不求名利而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呂公著不附安石而善溫公洪皓不依秦檜而是趙鼎是皆求道求仁而得正者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以大臣逼君位之近而得人

之隨順以隨君而君悅故有獲人之所慕也然以隨而獲雖正亦凶況不正乎不可爲常也有將順而無匡拂非隨之咎其所以隨者非也故必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爲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方可以保功名而免危疑之凶有孚在道以明則无咎也然此非聖賢不能伊周孔明以之其次則霍光子儀不正則爲莽卓矣九五陽剛居兌之中爲上卦說隨之主應六二中正之臣此至誠樂從善者孚誠也嘉善也信君子者治之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以之

其次則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也廓然大公擇善而從不失人不失已吉孰大焉上六處說隨之極以柔順之德得民心之隨固結不可解若有以拘而係之縶之維之欲逃不脫者辭之不聽誰得而間之上窮上之極也太王居岐文王居西山以之

蠱

蠱事之壞也陽不降陰不升上下之情隔順而不健止而不行上下之才弱天下事焉得不壞蠱非元亨之義必得大善亨通反其道用乾震起其弱而振其止

始可得元亨也桓以無知興晉以里丕覇故亂爲治根蠱爲飭源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多事非也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不事事亦非也故利于濟大難往有事也甲者事之始先甲後甲各三日思之詳也辛與丁亦日新又新丁寧詳愼之義體天行之健也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慮其始而後圖其終又能謹其終斯能保其始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小雅盡廢其禍烈于洚水

四維不張其害憯于阻饑故民不振則風俗呰窳而有蠱劉向上封事漢成帝惟嘆息悲傷陸贄罪羣臣唐德宗惟委之天命不育其德焉能撥亂乎初六蠱之猶未著也有子能幹弱于才而卑于位得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則吉而无咎李勣不阻立武后而敬業舉兵討之呂夷簡引安石而公著極力詆之皆能幹父之蠱者也不然洩佗之誅欲尊晉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矣若沈勁之于充張嵊之于稷李湛之于義府均能克蓋前愆亦云幹蠱者六

五才既柔體又止君非大有爲之君九二德雖剛強資則巽順臣非大有爲之臣五柔母倚子者也九二是也九二幹母之蠱譬之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无父有母則衆子而難立衆子倚長子者也婦人之性可以情感而難以理爭可以潛移而難以顯正故曰不可以剛爲貞巽以行權乃所以善其貞子以柔順佐其母其平王之初政乎平王非中興之主晉文侯非中興之佐故東遷之業就而文武之業微然非九二則爲田常季孫意如莽卓敦温求爲文侯得乎曰

得中道僅得爲中才之事也九三過剛而處巽之極又不中更張無漸未免顯親之過故小有悔然終能幹故无大咎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上也過而不過蓋革弊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欲一決而去之鮮不爲晁錯景延廣也六四弱于才而近君當幹蠱之後可以徐不可以急可以寬不可以廹往未得其戒則吝高帝革秦命未及三代也補而未全之時惠帝欲有爲曹參自量不如蕭何欲无爲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所謂裕也六五有初六之小臣

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于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能用人而承以衆賢之德譽髦所輔恭己正南面而已唐代宗明孝宗近之若唐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是以終不能革閹宦之弊上九以陽剛居上在事之外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猶能支傾廈乎則上九不可爲之時也四皓王仲淹房彥謙陳希夷邵康節蔡季通其人也與荷蓧晨門巽益江湖而存魏闕者也否則李泌豈不仕哉其致仕遠引者時不可爲也時不

可爲位不得爲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立懦廉頑不治事蠱而治心蠱不治一時之蠱而治天下萬世之蠱不事之事更高于事故人高尙其事

臨

臨日陽也七與初皆陽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月陰也八與二皆陰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二君子方來四小人未去可不戒乎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法乾之四德仁義而已以一卦言二陽爲君子四陰爲小人自六爻言

則六三一爻爲小人剛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有一不正浸則奸說則諂和則流正者天之道也眞宗繼世賢君而欽若以封禪啟其雄心堯叟以經術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符瑞五鬼比而熒惑不正之故也有凶矣臨二月陽長不旋踵而八月陽消未至八月而憂其有凶者以見持盈思永道在幾先以人事挽天運之窮則世常治而不亂臨民之極則也遲則無及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亦履霜之戒也澤上有地澤之渟蓄地皆在浸

潤中也君子不徒曰教而曰思言漸入而无窮已也不徒曰保而曰容言澤博无有疆域也契爲司徒稷教稼穡教養兼盡上下之情接君臣之分親是臨民之道也初九當陽長之初志足感六四近君之臣感以正咸感也自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正已而物正臨之貞也人無不應而吉矣四皓從子房近臣之賢且正也否則兩生拒叔孫矣若有從無審則是固從寵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若以之臨民則心正人信身正人從正已而物正者也九二當剛

長之運感六五中順之君志同道合何嫌何疑吉无不利矣初二俱曰咸臨初以正感二以中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中相感無不應者此臨民也若君臣旣感以中可以順命則赴之否則守之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于成湯先主異後前九二之于六五何必汲汲于合哉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初守貞正也二未順命中也非順命之說也衆陰得而忌之乎故皆曰咸六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乃小人在位

者將泰之世僅六三一小人君子憂之而後无咎若甘能自憂而脩德以實其言亦无咎善善欲長也不知憂則子西眶白勝死于白勝五王輕三思死于三思言甘可信乎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无攸利也故曰言甘誘我忘誘者昌六四以已之至柔應初九之至剛相與應感非竊位蔽賢者畧勢分言情以相與其意懇至故曰至臨所以无咎不爲甘而務實革薄從忠去文返質四以陰居陰順行正之賢位當故也此臨民之至也士君子感應之道則如師德薦仁傑蕭

嵩薦韓休庶乎近之師德容仁傑者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六五則以柔中臨九二剛中之臣不自任其聰明是大君之宜也吉矣明目達聰合天下之智以爲智乃大智也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舜之好問禹拜昌言者是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君子民德歸矣吉孰大焉敦則久而不倦何咎至感應之道則祁奚之免叔向在于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無寵任之柄非有力也无位无力而能薦賢敦厚爲國爲賢之至也君子病无志耳下卦爲內志在內從二陽也敦厚也

觀

觀上示下瞻謂之觀九五在上四陰仰之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觀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觀也可觀之事莫過于宗廟之祭薦者旣灌之後陳薦籩豆之事盥其禮盛之時故觀祭者不于薦于其盥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則孚誠有諸中而順肅應于下矣教莫大于觀感而政令爲下故曰大

觀九五以剛之資體中正之德形于上而天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孰不內順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神無形者也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聖人法天以神道設教也而非示人以不測也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惟至誠爲能立天下之中正化天下之不中不正微妙無方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不言之教无爲而成矣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日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日[illegible]

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聖人隨地觀俗因情設教省方所至風化所至也虞周時巡是也非諸侯以下所爲故曰先王省疾苦而詢風土之異宜驗政事之得失此本意也穆王之遊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豈省方之本意乎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童觀者蒙而無見安于顓蒙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小人之常道也在君子必觀政而知德今日之觀君卽異日所以觀民也亦由之而不知是可羞矣不學無術自安

于愚蒙如豐其蔀非爲市井之徒卽作紈袴之子何能觀民乎賢愚不分一無確見如童蒙然曹爽石崇輩是也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不足咎也有見而小曰闚六二陰暗不能觀九五之大觀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拘儒淺識蔽于一隅非君子矣御事以東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以子貢賢于仲尼以有若似聖人皆是六三以柔居剛

以順應上進退不果觀我生者量已而後進退不苟且以赴功名羊祜王猛是也庶乎未失道亦學者事否則可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其慈母也未可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使製錦也聖人則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已哉五有剛中之令德而六四近之其君尊尚之明良際會宜進而不宜退出其所學以賓興于王則得行其道觀國之光王訪于箕子上也武侯亦足以當之子房次之平勃房杜又次之下不輕一身上不輕一士尙賓也三察已以從人五察

人以脩已故皆曰觀我生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九五中正爲下所觀下觀而化由我生也先返觀內省一生所爲無時不求其中無事不合于正不責人而自治觀我生君子之功也然我之正不正觀於民之相感之正不正愈可見化由我生故也凡有位之君子必觀于民皆君子則君之善形于民矣庶乎无咎上九以陽剛居一卦之極无位負達尊之望觀其生者旣無位非人所觀進退已定亦不必自觀上有大觀之君觀其所爲果中正否也觀吾民

所爲果能孚化否也忘其身以爲國君子之公也凡有德之君子皆如是觀而後无咎也重望于君子者以卦陰盛陽一失道勢必成剝葢欲君子憂盛危明觀小人而化之乃無孚剝之咎也其意遠矣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李鄴侯之在衡山裴晉公之在緑野陳希夷之在華山未嘗一日忘天下豈以身約而志卽安乎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噬嗑

噬嗑天下之患皆生于間家國之內讒邪間之宇宙之

內頑梗間之如頤中有物而不合也卦德離明而震威梗食者嚙梗治者決不嚙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用獄則梗化矣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察其間之弊威以除之政教通矣一聽于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舜以命皐陶周以訓呂侯先王明罰勑法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懐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勑法也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噬嗑有焉象言柔不當位而利用獄歸之六五柔中之君用獄者其哀矜惟良之義乎漢文帝除收孥相坐律誹謗妖言法又除肉刑景帝詔治獄者務先寬疑獄者獻之又更減笞法唐太宗死刑五復奏俱有哀矜之至意惟赦則赦有罪賊良民民易蹈法死囚縱則非人君所宜爲故唐太宗歐陽文忠嘗論之非先王明刑之本意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皆剛而不中是小人之頑梗者初九罰之所始能小懲而大戒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至上九何校滅耳之大凶滅趾卽儆小人用壯之意趾初

象也故庶頑以撻而格王駘以兀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孚豈特无咎而已初與四爲應四于卦爲校自二至五皆曰噬臣分去惡之任君當去惡之主六二以中德去膚遠故爲膚能絕四之梗而不通則四自孤而無與故无咎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治易服之人訊而得其情此易噬者也用刑得其所故无咎乘初九之剛德與位偕也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位而近四之梗弱于齒

而噬夫堅能不遇毒乎腊肉堅剛之物也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少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士君子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遇疑難之獄不競不絿以求得其情則沉冤雪而久繫釋庶不至于咎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胏有骨之肉剛惡者爲乾胏剛善者爲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患九四居大臣之位則強梗也而有剛直之大臣以噬之舜去共驩周公去管蔡是以剛直而噬強梗也金言剛直言矢故得金矢然猶

曰利艱貞吉蓋去惡實難不畏勢不狥情能剛直矣然結怨強禦恐有反覆必其難其慎以求至當不爲人所搖奪斯國梗去而身名全故吉溫嶠之去蘇峻謝安之折桓溫皆稍能正固以消強梗者非正固則必敗于怯漏于疎訓色變怯也蕃宣章疎也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六五陰柔而有助是君能勝去梗之任者故曰无咎得當言勝其任噬乾肉者治已成之獄也黃金不用剛而用中也霍禹之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

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漢和帝用鄭眾誅竇憲明孝宗任四相誅孜省差爲用剛而用中者否則漢獻帝密圖曹瞞事泄則勒兵進宮矣曹髦欲殺司馬昭事敗則反爲所弒矣皆柔弱而無其臣兵權又在操昭之手不能貞固危厲以出之欲去強臣得乎治獄之道既用中則得當而貞惟恐失當故厲所謂欽也哀矜勿喜故又厲所謂恤也如是則刑期無刑而无咎矣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戒必至滅耳而獻其馘罪大惡積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

至忠不受宋璟之諫如上九之過剛耳聰不明聞過不改故及大戮之凶自古酷吏未有能善終者故受刑者與用刑者皆凶上明極而剛不中若以治獄必至苛察暴戾重刑示威以權災索元禮之鐵籠周興之大甕來俊臣朱南山之羅織經羅鉗吉網之鍛鍊皆不能善其終類觀之而明獄之道思過半矣

賁

賁飾也質有其文曰賁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居位得中故亨乾之

九二分居上位剛上文柔之義上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而成文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離文明而艮止人之文也賁者物之變天元地黃火赤山青故謂之文謂之賁文明以止而從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惟慤誠致行而恩明誼美德盛禮恭事無不亨矣謙讓柔順止而不過和而以禮節之小事皆利有攸往也君子無小大無敢慢故剛柔相濟以爲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

可以察四時寒暑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而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彩章可以成天下之化君子文之所至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用明于政則文不蔽離之明明不及獄則明不矜艮之止也君子則之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在下无位二吾近非吾應也義不強從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事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舍車而從徒行義弗從也趾在下飾其身也賁世之放民亦賁世

之榮光也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開國之初叔孫通差似之而不足以當之猶有待于後儒文景貞觀之世經學漸興人文蔚起稍爲近是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下求二之飾己二肯輕就乎須待也意與于上吾與于下而已與許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無對君子恥其求而無應然寧取房杜房杜不能必有能者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壑矣惜也賈誼知易之賁不知賁之須也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

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文章禮樂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烈哉賁德盛在九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文物著矣光華潤澤故濡如然柔能潤剛亦能溺剛若文盛而至于滅質則溺而不返故欲三永貞固以守其剛正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萬民定天下安矣此周公禮明樂備時也文之始難成文之成易壞故周禮存則周安周籍去則周衰六四有白受采之質應在初而閡于三位雖若隔而可疑履正位而未敢果其志徘徊待之

三剛正非爲寇者也初終不隔也德則相親而終无尤許行陳相之寇也而徐辟則非夷之之寇婚媾之親也賁如皤如心存樸素質可受賁也白馬翰如同心一德願從之急也質美而願從終无尤矣當流俗波靡欲以身挽必得與世異趨之人相助爲理故欲四之堅于自信且善于用人也杜延年勸示儉約以順天心悅民意而昭帝嘉納之范忠宣與温公諸人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洛中以爲勝事皆欲挽波靡之習也六五兼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

之化得中而善于止厭世之好文者逐末而忘本崇奢而失儉故賁于邱園務農桑也束帛戔戔從樸素也當文勝之日而敦本尙儉如此或譏其陋故有吝焉然要其終民生厚而風俗淳天下之吉莫大于是故治貴審所尙也漢文帝躬行節儉後宮衣不曳地不輕靡天下之財唐太宗不敢縱欲恐賦重而傷民留木梳于寢宮以示子孫皆有得于敦本之義者而猶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邱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賁之至盛也猶有士之隱於邱園者詎乎初九義不從六二是也以六二之賢不能致初九異乎子房矣而六五之君能致之賢于高祖矣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六五之賁邱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賁極反本白賁所以无咎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故得志聖功惡文之著而至于不顯王道救文之

弊而歸于尙忠其旨遠矣但布被于窮奢之時者未爲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于美新之俗者未爲陋而閏位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孔子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虛美熏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漸故賁受之以剝

剝

剝自一陰之姤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于五陽爲五陰矣柔變剛也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剝之時也故君子不利有攸往處剝之道也剝落也

然天亦豈忍久剝乎消極必息盈極必虛天道也君子亦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已君子之待小人明聲其罪與衆棄之故爲夬小人之害君子萋菲浸潤以侵蝕之日消月削而不覺故爲剝坤順艮止止亂以順君子孤不可以有爲亦不可以輕去巽其言留其身以待天心之復猶足爲世道之福非徒全身遠害也止小人亦以順解黨禍者陳實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君子治剝之道也故程子言新法乃吾黨激成也山積土而成高君得

民而成貴未有薄于下而能安于上者漢高入關即除苛政唐太宗不肯剝民奉君皆厚下處剝之道也桑孔之法丁口之閼逃戶之括手實之立剝下甚矣上能安乎害國者先害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剝始于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爲剝足滅齒初象也㭊牀陛也貞幹也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也罷望之用恭顯罷九齡相林甫遣李泌用輔國貶陸贄用延齡罷裴度用李逢吉罷李綱用

李邦彥徙趙鼎用秦檜竄趙汝愚用韓侂胄罷商輅用萬安誅夏言用嚴嵩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蔑正則凶甚矣陽孤且外孰爲之與未有者猶待其有也乎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故曰剝之失羣陰之心亦未能爲君子之助終受其禍呂強唐坰當之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不没其善也小人之黨日衆災切于君剝牀及膚矣凶孰甚焉其莽卓憲冀林甫國忠盧杞蔡京秦檜嚴嵩權盛之日也四象也五得順而止之之道庶羣小不爲害然

率諸陰以承陽委曲爲君子謀亦非盛世之大利其唐之代宗憲宗乎魚宮人皆陰類也謂四陰也范堯夫立心仁恕不溢不澆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亦順而止之不爲已甚之道也上九獨爲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五陰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亂楚幾亡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此君子得輿而民所載之效也自足及膚猶不已至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日也有國者亦可以稍悟矣卒

之國亡而身亦亡于小人何利哉亦可以知所返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章惇蔡京亡宋史彌遠賈似道亡南宋忠賢用事元氣全消實亡明温周代相匡時乏術而已亦小人也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驗也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高堂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碩果不食有復生之理商之微箕當

之申屠蟠王仲淹邵康節亦近之漢之黨錮宋之朋黨明之東林幾一網打盡矣

復

復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將入而處于下必出而進于上故曰復復而臨臨而泰復不孤則亨剛反而動以順反歸也陽歸爲主陰去爲客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順行而不欲速俟之之辭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特止而不行哉故剛長而利有攸往勉之之辭斷之曰天地之心者動而生物仁也天地之心也貴陽賤陰長君子消小人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見而聖人觀于復而見之以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以體之撥亂而反治乎七者陽數曰七日者猶一之日二之日也日陽也天地未嘗一日無陽故十月純坤稱龍復之一陽自坤積來一日生一分十一月至復一陽生乃自午至子其數七也先王于至日陽生之時有閉關之令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時之一端也微陽

之氣不敢動而泄也初九動而卽復不遠之復以之修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復之初卽乾之元也吉孰大焉顏子當之在國家則正人進而大蹇朋來漢光武唐太宗近之六二與初比降心于仁人始有輔仁之益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復之休美能下仁也初九已復六二人復二柔故也初九無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聖人危其頻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

勸之遽伯玉知非寡過歲省也曾子一日三省日省也學者能時省其庶乎聖人教人用蒙者本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故曰養曰發用復者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故曰休復曰頻復曰敦復六四居中得正獨應初九之一陽故曰從道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庶幾近之外不立異中不苟同獨往獨來而毀譽禍福均非所計故不言占邵康節不激不流出則惟意所適得之胡康侯講學論政尹和靖死不失正李愿中澄心體認蔡季通不愧衾影皆

能從道者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位亂可復于治矣僅能敦復者柔故也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敦厚也一復而不再失故无悔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考察也守中而能自省守厚而能不失則可以守身而保邦常有休復之吉永無頻復之厲矣何止无悔哉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勢柔終而無改過之勇違于君道迷于邪而不復矣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

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眞卿沮懷光天下皆知其姦邪而德宗不覺伐叛之師未反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强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乎惠卿蔡確之徒皆迷復者迷復之人尤不利于行師兵連禍結不能自反終必大害其國以及君七國之兵爭重瞳之恃勇終于必亡而已一念之迷以至于此故戒之初不遠之復有君道焉自二至五無有不順上迷則反君道矣復之義陽失道而復之也正人一

進則多士彙征君子朋來之復也私欲去而天良發君子克己之復也復兼二義而理歸一致至于既復天良擴而充之達于庶事羣賢協力以行先王之政天運亦復矣復之道天與人交治其功者也此天地之心生生一息之端倪實生生無息之全體也

无妄

无妄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卦之成以震爲主震以陽爲主震動乾健動以天也五以剛健中正倡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于下動以正則

動以天矣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誠無爲而天動無爲而動動而無動誠之通所以大亨通無不復動歸于靜故利在貞正則誠邪則妄性與命符人與天合无妄之正也自人以心與其間以不欺爲无妄也若惡意動而強止之以心亦曰无妄則性之眚矣若以心逐物則憧憧往來矣故天之无妄易人之无妄難必盡去人心之欲以復其性率性而動以天我無與焉斯无妄之正得矣正與不正其辨甚微正而

動堯舜之禪南巢之放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匪正而動子噲之遜穤葛之戰鯀之治水動以人也惟循理知命者跬步不失其正合乎天命之當然則獲祐而可行矣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苻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當堅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則有眚不利有攸往宜其敗而天命不祐矣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物與无妄也物與雷俱

出而不妄出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也初九乾剛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也動以天則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人之初心不雜後起率性而出其動以天猶夫震之初動也王道亦宜愼于初聖人動于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亦謹于初動是惟无動動而得志矣初動之始二動之繼人之有妄在于期望六二順而中正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卽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卽望成其畬也妄心除而因

時順理則焉往而不利哉雖往而有不往者不輕往故利子玉變子文之政曹參遵蕭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能者敗不因時而輕往也是以不能者安不耕不菑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也六三震終而近乾亦動以天无妄之至也既无妄矣尙有災乎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三震之終而能柔以靜處動動而未嘗動也未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不自我來不自我得而我得之故爲无妄是行人得牛邑人災之象時位所値未能中正故事出

意外若謂无妄不當有災是又妄之動矣爲善得福君子無期望之心二也爲善未必得福君子無怨尤之念盡其在我而已三也三蓋不幸罹災耳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此非无妄之災乎而仲尼被圍貌似陽虎也不疑償金與亡金者同舍也如是而得災亦可無愧矣蘇緘死交趾之難因王韶蕭注開邊隙之故君子災至無愧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若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九四以剛居柔不妄動則可以貞固而守无咎矣顏子擇乎中庸而不失

所以異于不能期月守也居臣位而能守正不妄動者漢之竇融宋之錢鏐近之九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爲應无妄之至也无妄而猶有疾者何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无妄而有疾信其自愈而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妄勿助長此之謂也有妄之疾不治而死者齊桓公晉景公是也无妄之疾不治而不死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是也无妄之疾勿藥可也无妄之藥亦不

可試而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初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秦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興師虛耗自此痼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動不動以天而動以人幾何不貽災乎行則有眚无所利矣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人之无妄在乎法天元亨利貞天道也守天之性順天之命時止時行無靜無動動而行天之元亨也靜而止天之利貞也參以人則妄矣无妄雖動卦而實靜卦

初發造化之始二居造化之成故動而无妄三處順以稟之四安富以守之五高拱以饗之上則入此室處曰爲改歲而已使上欲動而有行則窮之災矣

大畜

大畜畜止也聚也養也山止天止之大也以太畜人者非智取術馭也必有德以服之故利于用貞則人服其正爲所用矣臣之止君亦惟正心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正也君臣俱正則君賢而臣亦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

臣相逢吉執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之況治平之世乎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篤實則有韞而無竭韞于中者充實則溢于外者光輝進无息則日新其德矣君之德何為而臻能尚賢也上九以陽剛之賢而六五以柔順之君尚之尚其德也乾健艮止止以正也上卦之艮應下卦之乾故曰應乎天尚賢以人之正正已止健以已之正正人皆非大正者不能既止之必養之既養之必用之資其才以濟大事使賢人皆因吾之用以養人則收得人之慶快六道之行

矣然亦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袖中之鵪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問夫豈特面折禽荒章交盤游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貧貪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山之體小於天而能韞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黙識心通賢一變至於聖聖一變至于天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畜德之謂也初九與四應而不同道貶其道則自失守其道則起爭

往而上進必有厲不如其已也已而不進則身全而道亦全故利申屠蟠超然世表尹和靖不復應舉得之九二與五應而不同道故乘輿而往中道而說其輹暫止而不進也相時而動寧需毋躁出處之正也莘野版築其志大矣武侯之在南陽雖非有意于需而遇三顧之禮亦不能不相時而動孫叔敖百里奚之志則近之九三居健極上九居止極互震而動與上同道引初二以並進如良馬之逐也然行中有止前有阻故利于克艱不可有易心又利於貞固不可

有速志也閑習也閑輿利行世之具也閑衛備周身之防也如是則可以濟世又可保身故利有攸往張安世杜延年因霍光之薦王珪與房杜偕升王質石介孫復韓維縧富文忠之汲引葉琛章溢宋濂與劉誠意同被召良馬相逐利有攸往之義也大畜有二義曰養賢曰止健養賢于彖言之四五言止健也六四應初當其微而止之初為童一陽橫亘于其首牿象也童牛而加以牿則忘其觸矣化其氣質以復其性故元吉有喜所謂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使民

日遷善遠過而不自知也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學之始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皆止初學之本也君之過亦止在初旨酒糠邱之濫觴漆器象著之履霜也六五處得中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豕之牙也五以柔中止之豶象也豶其勢則去其剛躁之根牙雖存焉能爲害民散而未有紀也聖人先有以繫之制其田里教之孝弟使戀其家戀其親則重遷徙而畏犯法惡不淫而天下可以乂安矣以之防欲則堯之以心

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絕湯之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吉而有慶孰有加乎上九畜極則通健者皆止賢者皆養王路蕩平有如天衢焉上以一陽與九三合忠與三陽同類爲五所尙以身任天下之責當聚賢之時主張賢路衆賢聚而君子之身益安志得行小人之心亦服矣何猶何天之休爲荷也剛在上爲勝其任也道大行而善類光亨尙賢之效人快之並忘其止矣淮陰從蕭何諸將從鄧禹秦府諸人從元齡嘉祐諸臣從文富均可謂一時之盛也大畜之義止健也止惡而不止善一舜在上十六相在下共驩能止之乎宋太宗以正道進退其臣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魯宗道包拯孫奭仁宗以慈愛國文富韓范司馬並進故坦坦履道不致憂譏畏譏逮神宗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欲制度一新故安石得而間之然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爲姦邪自蜀洛朔之黨分小人得以藉口君子又激成之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盡若無間可乘小人亦不能止君子也

陰畜陽故曰小畜以巽畜乾也陽畜陽故曰大畜以艮畜乾也

頤

頤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自養者實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觀其所養非飲食口腹之人所謂正也聖人養

賢得其正以及萬民而民被其澤葢欲養民非先養賢不能徧也合而觀之養德爲大養體爲小養人爲公自養爲私不自養而求人者賤能養賢而爲人所求者貴六爻之吉凶大約如此故頤貴觀也養一人而禍天下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皐是也萬物以天地爲天地萬民以堯舜爲天地吉孰大焉頤之時大矣哉雷生之艮成之天地之養萬物也言語飲食君子之自養也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富公守口如瓶温公食取充腹能慎與節也慎言非黙當其可則諫

死不羡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採薇不羡林肉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震動初應朶垂也欲食之貌初九有賢智之資內足以自養見四之貴臣而動于所欲是舍爾靈龜之智觀我動頤之求卑汚甚矣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狥欲戒之以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有改乎管寧所以絕華歆也子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亦未能純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可善可惡近初之賢欲比之以養其德則非其應觀上之貴欲比之以養其祿亦非其應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曰顛曰拂曰征凶曰失類內無資身之策外無相知之素覥面求人徒辱身而已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經常也邱上九也艮爲山六三陰柔居不中正躁欲之極挾此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于求養肆大悖以干利曰拂其伍文八司馬之徒與曰凶曰无攸利拔其本也故温死于衡宗元死于柳十年勿用未爲

久廢也六四顛頤而吉畏下而不輕其就如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而初九能應之也四求賢以養人非求人以自養如二之顛也在上施者光大周公下白屋上也衞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六五陰柔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己拂其經也然上九位臣而德師五安居于正無事而民自靜無欲而民自富不自用而用人不尙紛更則得其養矣何必涉險有爲哉成王賴周公當之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來也上九陽剛居師臣之

位五仰賴之臣民所畢聽者有己溺己饑之責也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任大責重經綸之本在于兢業必常懷惕厲而後吉又必竭其才力平險阻以成治安而後其職無忝以上九之才能惕厲而不盈犯險猶必濟况乎世乎故大有慶五不利涉而上利者君不可喜事臣不可懷安各盡其道也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剛過也大厦將傾之時也本末皆弱下

橈將墜上橈將折二陰之象不可有爲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者非有天下不可爲之事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二五陽剛得中君臣有斯才矣有才而不自用其過而能用過人之才三四皆陽近臣羣臣又有斯才矣有九五之樑以主之有二三四松栢杞梓之柱以支之廈其能顛乎剛雖過下順而上說又將扶其顛而起之行焉往不利不亨乎處大過之時舉大事而不過乎理則變而不失常窮而不失正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本爲初末爲上上棟也初亦曰

棟卦之反爲上也四陽剛過故曰大者過小往大來也東征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獨立不懼也郭子儀亦近之陋巷顏子之窮乃顏子之達遯世无悶也邵康節亦近之當此頹波橫流鮮不仆且悶者惟君子植其節而樂其道非大過人之力何以能之初六爲君子潔以自淑柔而在下慎之至也坐身于地非席則寒履足于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秦欲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申屠蟠超然免于評論郭林宗獨免黨禍者亦不汙羣小自

淑之義也山中宰相和靖處士亦得之巽爲白九二剛而能柔能下士而得助持是道以當大厦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蓋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爲木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巽又爲長女初六爲稊故爲女妻稊楊初生之穗楊之秀也棟橈者初與上也而九三爻言棟橈凶者三過剛不中志過銳力過勇輔上而適以危之過于扶持之罪也陳蕃竇武似之九四以剛處柔非棟位而有棟才其扶傾拯橈之盛者乎退韋賢千秋

而相丙魏退張說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
黃裳退蔡確章惇而相溫公漢唐宋之興也勃然此
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橈于下之一
陰則吝矣故戒之聖人慮其僨任也曾公亮之于王
安石趙鼎之於秦檜趙汝愚之于韓侂胄江萬里之
于賈似道文震孟之於温體仁始皆諛用之九五陽
剛之君當大過之世僅能无咎而无譽者何也五過
于剛而輕于舉近上六之小人倚以為助魯昭公欲
去季氏而倚公衍曹芳欲抑司馬懿而倚曹爽唐文

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雖非其咎然亦非美矣何可
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老婦得士夫无恥
之甚五非士夫對上言則為士夫上六老陰之極故
曰老婦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衍
爽訓注是也滅頂之凶不可得而咎矣君子處之倘
能和順而不剛激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故
曰无咎否則有其才當其位殺身成仁亦可以獨立
不懼

坎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
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
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于二陰之中亦陷于二陰
之中故為坎險也習重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
而陷于其中故水流而不盈中實故曰孚剛在中心
象剛則實而有信中則虛而能通故曰心亨險惟行
則濟故曰行有尚曰有功上下皆險故曰天險地險
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其時用
大矣哉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

蹙大峴度而燕危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潞澤而
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
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無倦之意
洊再也德行者德之行教事者教之事始終如一謂
之常一再不已謂之習初六居坎最下故為窞故為
入陰柔小人設險以陷君子不遺餘巧而適以自陷
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蔡京熾而黨
禁立君子退而京亦敗所謂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
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凶甚矣九二以剛毅

之德行中正之道逢二陰之險而陷其中君子孤而小人衆君子之不幸也二柔中不與之爭而以順求與相得庶乎小濟非卑以諂之乃積其孚以化之至誠動物也其美里之事與狄梁公亦近之遇險固欲濟也六三陰柔處剛位倚奸險之人以求濟險祇益其險也入于坎窞曷有功乎枕倚也坎坎入于險中進退皆險也奸險董卓曹操是也勿用戒其勿妄動靜以俟時也袁紹董承皆妄動也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內水之主求出險而未能出六四外水之

客再至內外相援二四雖非正應而剛柔相際以佐九五之君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無事繁文不爲高論通其誠而啟其明庶乎濟矣平交懽于勃而漢始安嶠自結于導而晉復振樽酒簋貳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內外之通也就其明處而發之也九五剛中履尊九二陽剛大臣以佐下濟險有餘矣而曰不盈僅能无咎曰未大者陷于上四之中而未出二亦陷於二陰險難得盈滿而平乃得无咎若坎未盈平仍有咎也其唐之代宗文宗乎代宗陷于藩鎮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于朔思輔國讒間之中文宗陷于宦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已先陷于元稹程异浸潤之手故二君終不能成大功也上六挾陰邪之資竊權勢之重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殆不如赧獻者是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叢棘囹圄也三歲不得而凶者窮也周官司圜收教罷民下罪一歲而舍中罪二歲上

罪三歲所以久繫之者欲其悔罪思過以得出險之道也至三歲而不得乃凶自取之也險不負人人自負險苟能得之則未三歲而出矣徽纆叢棘亦造福之地也否則其暫雖強其窮必凶

離

離明卦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牝牛柔之至者離麗也五麗乎上二麗乎下柔麗乎中正也坎陰險之卦惟剛足以劑之離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火本無質有所麗而

炎生心本無形有所麗而神發麗于理則正麗于欲
則邪邪則昏而塞正則明而通故必貞乃亨此省察
之功也能省察者必本于涵養無主則空有執則滯
日言養而未知所養者何物可乎故以順爲主利牝
馬之貞也專氣致柔約情致和和柔合而成順則靜
止其順無而非空動達其順有而不滯故吉明必麗
正以心復性明明德也養順以中致和止于至善也
盍柔順則非外炫之明中正則非私智之明也君麗
乎正卽日月麗乎天明彌高而不流于宣宗德宗之

察臣麗乎正卽百穀草木麗乎土明彌厚而不墮于
韓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之明化成天下也明之
兩者其明績起而上者作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
大人之明照四方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
象離之義惟其無時不明是以無方不照詩所謂緝
熙于光明盤銘所謂日新又新卽繼明之義初九居
離之始如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
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璨于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
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也不敬何以辟與夫子之

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聖德彰而衆忌與晏子于西
之賢且疑其害于國于陳蔡大夫乎何誅惟敬畏以
晦其明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恂恂
誾誾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陳希夷邵康節皆
能晦其明者也留侯鄴侯亦得此義初動之始事物
紛錯之始能敬則心有主宰而不亂可免于咎心學
之本程朱之學不外乎主敬也六二日中之象也當
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以坤之貞葆乾之元謙柔中
正所以獲大吉黃者中之色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黃離之謂也二爲一卦之盛周公公孫碩膚以之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衆不忌亦得之霍光不
學無術則未聞此道也九三居下卦之極而不中故
爲日昃爲大耋哀樂失節其凶必矣曹太子聞樂而
歎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魏武對
酒當歌而憂從中來旋有赤壁之敗梁武戒心一起
而三度捨佛卒有臺城之厄年高而耋位過而昏何
可久也免此者惟衛武公乎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
九四席內外重火之氣燄是日入而火用事也其與

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火之勢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德不明而情欲生不忍一念之貪欲狥一朝之忿焦火自焚殺身喪名而不顧下則九三剛強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進退無所容其勢有不可撲滅者楚子圍晉智伯漢之莽卓晉之温敦唐之藩鎮宋之韓賈明之萬尹皆似之死如棄如違離之義无應无承衆所不容也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逼于九四之強臣昏極生明而能悔之以柔難忍之忿遇悲則懲無窮之欲遇懼則窒故涕而嗟

而終吉曰離王公者謂居離明之時得衆之助逢憂危之事乃可吉太甲處桐以之若成王閔予小子居管蔡難大之時卒亦平三監而吉與臨淄王討韋氏黨代宗殺李輔國輩差為近之上九以陽剛處離明之極明極而斷威能及遠有復且重明之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然用其剛必濟之以柔但申明王章去其首惡而非盡其醜類而獲之如此則猛而不殘无用剛之咎所謂高明柔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與乾

坤位而體立坎離交而用行天人之道皆如是矣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上卷下終

北[illegible]彭□甫

咸

咸首乾坤陰陽之辨不辨分不嚴首咸恆陰陽之交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天氣下降而後地氣升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二氣相感以相與兌說艮止能自靜止則不隨動

止以說不失其正女守貞靜男先下之故曰亨故曰利貞取女吉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而可見矣天地以氣感也萬物說乎兌而終始萬物者莫盛于艮天地無容心于其間也聖人於人以心感也所存者神而人心說應天下和平不期而致聖人無容心于其間也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有心感之豈咸也哉咸未有不亨而但患其不貞如君臣以邪僻朋友以諂佞夫婦以淫姣則不貞男下女婚姻之正也夫婦者人倫之始故詩始關雎禮重大婚易下經以咸恆配乾坤皆是道也先主先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有主則虛山受澤心虛也君子則之虛故感感故應初六止之初四之感初欲行也初止而不行是心行足止魯宣不能食叔肹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身未動而拇先伸動之微幾之先見也拇足大指也四屬外卦處于咸初有志而已股之下拇之上腓也足肚也性動躁无故而自動乃不待感而動者也凶矣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處而不往居則吉意外之擾皆

自取之故君子愼動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安居而不妄動亦不爲害矣伊尹傅說呂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之未有无感而應者也上說之極九三剛躁以隨之不自動而隨人之身而動也隨人則牽所隨者正其倣猶不正況所隨不正乎貢禹之從王鳳楊雄之從王莽文若之於曹操不擇人而隨每執愈下豈惟往吝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以正則吉悔乃得亡物始感而不以正則至于害未感

猶無害也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之體失而思起矣心虛而照則明思索而照則昏虛則貞貞則吉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無心之感也憧憧往來役思于事物則擾且害矣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可也精義入神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若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以私則不光大而朋來從之不勝其擾且害德宗之猜忌似之匡衡阿附石顯杜欽自託王鳳則不以心之正感人而以私朋從矣脢在心之上口之下

其膂脇之間无思之地昏憒而已九五剛而得中偏于靜止于內而不能動故咸其脢感于所不感有心于絕感也亦非正道然有心于感則有悔有心于不感則止于靜可以無悔所謂艮其背者是蓋五無所係說進不能大感志在淺末僅可无悔魯莊公無志不立似之晉元帝卽位後僅僅自保卒以王敦肆逆憂鬱而殂雖有陶侃祖逖温嶠王導戴淵周顗輩而不能用沒齒不能收侵疆咫尺其志亦淺末矣上六居說極口象小人在上近君用事而以口才動人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商俗利口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反商之敝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監秦之失也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口說詎可滕哉舜咨十二牧終于難任人命九官終于塈讒說孔子答爲邦之問終于遠佞人一也咸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

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感之道豈易乎哉咸主于動其道尚靜拇動謹幾舌動謹言腓欲其居股欲其處皆尚靜也然必如五之咸脢又偏于靜矣九四之止於貞所以獨吉知貞之爲虛可與言心之體知虛之爲咸可與言心之用矣

恒

恒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婚恒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四時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

矣正則可久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剛柔尊卑得其序也雷風相與長陽長陰能相成也巽而動无有違逆六爻剛柔皆應而不孤媲皆可久之道故曰恆恆久也開闢之機始於風雷隨時遞變而萬古不息人心之德亦必始終如一事乃可成故貴恆書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也然非執一而不變也必因事制宜乃亨而無執一之咎書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也然非意爲之變也有不易之理焉必隨時處中變而不失其正書所謂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也故利于貞貞

則可久之道然又必本于遜志時敏日進而不已故利有攸往書所謂始終惟一時乃日新也天地之道亦恆久不已貞以起元終而復始亥則有子晦則有朔冬則有春循環無端一息由是萬古亦由是天運有常日月麗天而得其常故能恆久以照萬物四時代嬗變舊化新而適合其常故能恆久以成歲功聖人純亦不已故漸仁摩義久道化成天地萬物生而不息其情皆于恆之理見之終而復始故恆而不窮終始變化者恆之道立不易方者恆之節久而不變

君子則之方者所也卽大學至善之所人物所當止之地也卽道也君子立身恆久之道故不改易也蘇武齧雪在匈奴十九年龔勝不仕莽而餓死顏杲卿罵祿山死顏眞卿不屈李希烈死李若水罵金人被害文文山殺身成仁謝疊山不食死陸秀夫踏海亡方希直鐵鉉不屈見殺皆死且不易者況生時乎立朝則漢之汲黯申屠嘉唐之馬周褚遂良宋璟宋之文富韓歐司馬大小范呂誨唐介諸公理學之周程張朱諸賢尹和靖不對進士策而歸隱胡邦衡不肯

處小朝廷以求活岳忠武十年功廢而三字冤成韓蘄王不附和議而不與檜談晏敦復之老而愈辣趙鼎之倔強猶昔薛文清不謝王振之薦而歸途絕糧劉大夏使匿三保舊案而質直不阿王陽明平宸濠之難而乞誅劉瑾不附桂萼海忠介有批鱗之忠而抗拒懋卿嚴約御史皆立不易方者也否則李勣以易后爲陛下家事范質獨少世宗之一死趙普一誤再誤之言王旦不沮封禪之事則易方矣一生功業寧無玷與西漢之末郭欽蔣詡卓茂皆不仕莽清節

可嘉者若馮道歷仕四朝九君留夢炎降元而拚文山危素自稱老臣則可醜矣何知有方哉初六陰柔巽入不量交之淺深而躁於求雖正亦凶爲學之始欲亟至于周孔爲治之初欲亟至于堯舜不能久而求深故于正見其凶賈捐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已于上前是也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用智而失之鑿求道而索之隱此經生之浚也銳進者易退欲速者不達此仕進之浚也无攸利焉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而得中二五

相應皆恒久于中道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斯須不離則謂之恒能久于中道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子乎何悔之有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風雷之交動而无恒者也无恒不可以作巫醫難乎免于羞辱矣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羅藝李密之降唐復叛人誰納之宜其無所容也馬融之從梁冀亦无恒也管寧之絕華歆爲其无恒也葢忽忻驟怠爻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謫士不能以孚其朋而能以善終身未之

有也九四以陽居陰非其位久居而不去貪得而不止不中不正動而不已恒于所不當恒如日獵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楊雄久依王莽官不過執戟郎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其九四之无禽乎楊墨之仁義黃老之道德申韓之治術記誦詞章家之學問皆是三有陽剛之德而不恒四能恒而無德是以知恒之利貞也六五柔弱而得中下應二剛中是恒其德恒之貞也然以柔從剛恒而不變是婦人之貞非夫子之義也陰恒從陽

婦人之吉男恒從女夫子之凶是五以柔弱之君從二之強臣此婦人之以順爲正者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而用之凶于家國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上六居守恒之世當處靜之時而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變動不已志于要功桓溫枋頭之役殷浩山桑之師安石新法之行功安在哉四无禽而初浚不及中也泥常而不知變三不恒而上振已過中也好變而失其常五中而柔未能制義惟二剛中所以能變而時中恒之道中而已矣中卽貞也

遯

遯者隱逃退避之義二陰方長君子日消之時然陰長未騄四陽猶盛于外五以陽剛當尊位與二爲應時猶可行故曰亨勢猶可小有所正未至大壞故小利貞遯有身遯有心遯下位則見機而作以身遯也當位則不惡而嚴以心遯也身遯則君子猶能伸其道心遯則小人不能售其奸故遯而亨陽雖從時而陰不可以恃勢故利于貞小謂陰貞者順以從陽不害君子也小人亦與有利焉五當剛位小人猶有順承

之心然陰浸長惟識時勢者進退綽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也韓富文歐司馬諸賢當位者也始則曾公亮引半山而間魏公繼則新參進而新法行韓呂進而傳法護法者衆而諸賢始則面折廷諍繼則次第更改二陰初進時猶可有爲也迨楊會章蔡之徒乘間而入則時不可爲諸賢亦老矣韓富文歐以心遯者也若孔孟則無位之時身將遯矣聖人之心日在天下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遯而亨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非悻悻然決于退也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大遯遯于朝小遯遯于野舜遯共驩不于歷山旦遯管蔡不于曲阜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瞰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韓魏公務容小人未嘗形色傅堯俞不設城府去確之黨逐其尤范純仁不爲已甚聲色不以加諸人而待諸小人未嘗不嚴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三變則爲否其義爲陽避陰也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初

六柔而不決止而不行居遯之最後爲尾故厲楊雄仕于莽蔡邕仕于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言其往之不早今往無及也他卦下爲初遯欲在前初故爲尾六二遯之主四陽爲我而遯聖人幸其柔順不能爲奸雄之魁又憂其執之不堅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無固志者也黃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剝陰害陽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陰驅陽而取黃牛之革以留賢九三暱于二而不能遯亦終于危害而已紀唐所以媿龔

勝機雲所以媿張翰也匏係非大人之事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于人則危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于惑人畜之法不惡而嚴亦待小人之道耳九四知遯之早味遯之腴遯而誠非隱而僞二陰再長勢必成否遯而不好則否君子超然事外不爲所牽而亦不觸其忌故吉微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誰能當之然君子既遯小人自此否矣否運獨小人當之東西晉南北朝十七國五代時否運極矣當其厄者皆紛紛知進而不知退之小人也好遯之君子

曾在其中乎至漢之黨禍明之東林皆君子不知遯之義危言危行取譽好名故其禍益甚而非好遯之君子也漢唐以後好遯者如四皓召平嚴子陵申屠蟠王仲淹李鄴侯陳圖南邵康節尹和靖皆得之不得已如文潞公之會曰耆英韓蘄王之號稱清涼能遯于朝亦好遯也小人否非小人所能也君子超然事外小人乃攖世網彼其所以害君子適所以自害也九五以天德宅君位當遯之世其將焉遯曰嘉遯貞吉者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嘉遯守禮也等威有辨言動無疵小人不能越分而乘隙不以身遯而以心遯當位之善術也上九以剛斷之極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道德豐肥仁義膏潤決之无疑所謂遯世无悶者全身遠害留其身以待時以覺民故无不利此微箕遯商夷齊遯周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守道相時消亦爲吉黨邪害正長卽爲凶小之貞利不益信哉

大壯

大壯大者壯也大者陽小者陰四陽盛強于內二陰微滅剛者動則柔者退大者勝則小者衰理之自然也惟大故正惟正故大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大則舉天下不正無所事大而正正而大天地之情不過是已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大壯之時亦小往大來時也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君子象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言聽視動非禮勿爲聖人所以戒顏子也曲禮

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君子恭
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履象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書
以禮制心皆此意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
露故聖人見其性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故
聖人見其情壯本剛盛道宜柔克六爻始終不欲用
壯易之爲君子謀至矣初九以陽剛當陽盛時在下
而恃剛而動用壯壯于趾矣躁進也其孚窮信其必
然在下不可有爲也南蒯欲去季氏賈誼欲去絳灌
所以凶且窮也若能積其孚誠信從于四同進則四

貞吉初亦不凶矣九二爲衆陽之宗以剛居柔以中
自守故貞而吉九居二疑于不正而以爲貞者壯忌
用剛二能居柔義亦得中中則無不正矣能識時義
之輕重正也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罪之擧四海
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若振而矜之豈不以
剛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王魏元忠之再相依
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沈爲自安計則又非矣
九三強之極也不中而得正兼有君子小人之象故
戒之勿用雖正亦厲況不正乎用之則爲小人勿用

則爲君子罔不也君子始終不欲用壯正則如寇萊
公終爲丁謂所傾夏言卒爲嚴嵩所排不正則陽處
父灌夫之徒如羝羊焉喜于鬬狃于勝終羸纍其角
而後已震爲萑葦爲竹藩象也羸康成作纍九四不
觸而決者居近臣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
不用其壯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豈惟藩之決亦无
羸角之憂且有往進之喜上皆陰爻故也陸賈調和
平勃以安劉滅呂狄梁公委蛇諷諫以去武復唐之
事近之壯于大輿之輹壯進無阻矣輹與輻同六五

柔而得中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衆陽使人帖服
畛域不分而羣才並進雖失其壯如喪羊然而於險
難敵寇未來之日能喪壯于易忽然不覺其亡雖與
位不相當而德踰于位位踰于才故无悔漢昭帝唐
代宗以之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處一卦之窮亦
有觸藩之象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故无攸利
猶幸其柔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
辭止于一惟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
退必難以陰柔之小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

退進退維谷上不過為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好進而上八者可不懼乎艱則吉言宜在初而進之難也

晉

晉進也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于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乘于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恩之豐晝日三接禮之頻也六五柔進而上行物所與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君進于明臣

進于順諸侯在外而不進于順則尾大不掉矣鄭之敵王楚之問鼎唐之藩鎮是也故曰康侯則安國之侯也宜其恩之隆而禮之頻矣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為安民之故加以隆禮卽為民造休和之福較諸賑之恩更普聖人之治所由進而日上也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昭明德也日新又新緝熙無斁俾心之明不蔽于形氣如天之明不蔽于坤陰故曰出如躍昭德如濯處進為之初未受命于上進則躁而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懟

必守正潔己屹然而立于進退之初不詰凶于己則躁激消怡然而裕于疑信之間不見咎于人則諂懟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未受三錫之命也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失其守則悻悻傷于義矣曹爽辟王沈羊祜祜曰委質于人復何容易王沈遂去爽敗而沈免官羊祜能守正而王沈急不能守則失之矣淮陰因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自意上不用亦亡若非蕭何追之拜為大將則信亦悻悻一匹夫耳焉能

成佐漢之功哉故裕乃无咎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廉靜自防積誠悟主則可得吉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蘧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為憂者文潞公復入中書司馬温公為相皆以憂國為念非憂身也鄙夫當路而蔽主聰阻君子憂孰大于此王母君之柔中者六五也六三以陰居陽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志發乎此衆信乎彼上下相應九四之娼嫉不能中傷衆允則悔亡其志皆欲上行麗

乎明主也人臣當信友獲上不可躁進求合大臣之意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如一隗入燕而羣賢至處遯惡後處晉惡先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固有失得之累而剛強則躁恃其才而竊位未有不危者也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蹤三陰之前位不當矣鄭莊之逼周桓溫之僭晉李輔國之譏太子史彌遠之廢皇子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無所不至矣如鼫鼠然無所守也操懿皆貪其位而恐見奪患失之心重致成篡逆

之禍亦無所不至之鄙夫晉之鼫鼠也莽憲冀卓許史恭顯兒而愈下矣然主父公孫杜谷張孔安石之徒經術文奸亦因患失所致亦鼫鼠也賈充畏後日之惡謚何晏卜異日之三公呂惠卿蔡確邢恕之反復得失之心愈切無所不至之患更甚王旦白圭之玷亦患失一念也其餘權奸當道先後一轍可不知所戒哉小人危人而適以自危亦何益矣故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晉之主德不尚剛六五柔故明而不慮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如朝日之升福之盛也曰悔亡

曰弗恤曰往吉无不利曰有慶兼而有之書曰高明柔克是也高宗之不言文王之緝熙上也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明孝宗亦差得之上九剛之極也子玉剛而無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鄒浩常安民之諫賢矣而當哲宗朝亦失之剛而不免于厲明極必窮物剛極必觸物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伐人而已伐邑自治其私也自治不嫌過剛克己貴勇也迫而不能容則除惡務盡矣故反其剛明而有自反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

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晉明卦也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有得于此乎

明夷

明夷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夷傷也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明臣事闇主不敢顯其明亦明夷義明夷何時紂之時也小人勢衆不利君子君子不貞則隨波逐靡而害道貞則與時牴牾而危身惟遵養時晦艱難以行其貞乃利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爻

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用緝熙之敬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用之以敦服事之忠而事殷故羑里之大難而紂無所施其虐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處艱而守正晦其明而正其志不傷其明而克免於難佯狂受辱天下萬世之彝倫係焉以之處險則爲文王箕子以之居易則爲莅衆之君子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日進之明用以自昭沈幾之明用以莅衆非明于察人而闇于反己者故曰推而行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爲清靜民化

不欺矣平勃交懽以平諸呂之難郭子儀李泌處讒間之時而能遠慮以待用狄梁公和易以反周爲唐皆沈幾觀變明而晦者曹參守而不失清靜無爲韓魏公事事著力明於反己而誠以容人范景仁恭儉守正色和語莊不言人過皆莅衆之晦而明者故士民皆誦之明夷之初當去之速傷之者將至知其不可不退今乃垂其翼而三日不食可以速則速見人之議而不卹所謂接淅而行也守義懷清自晦其明當紂時伯夷太公以之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

也二有文明之德暗主所忌故有左股之傷初九與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故有馬拯之吉凶之吉也羑里之難伯夷太公歸之閎天之徒脫之馬壯之拯也臣罪當誅天王明聖順以則也但使臣心不叛民力普存撫賴尾之勞民率商王之叛國以事紂文王以之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有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以正而行是惟无狩一狩而獲其首矣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正也恭行天罰寵綏四方南狩之志乃大得矣得其大首除

元惡也必如周之世德永昌紂之稔惡不改然後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雖變而實貞武王以之六四與上同體是肺腑之親而不相比故爲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坤爲腹震爲左凡右爲用事從其左卑順不逆故得其心意也恐傷宗臣之誼廟社爲重全身存祀乃有自靖之心苟戀門庭則淪胥以喪矣蓋再三自審出門庭決於去也抱器歸周以承商祀微子以之六五以柔居剛得中守正紂不足以當之聖人以箕子當之者同姓之親也當時天下

之望亦或以德與位歸于箕子此紂所以疑之所謂內難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不免矣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貞者受其夷而不變葆其明而不息披髮佯狂而卒傳洪範其夷千古其貞亦千古矣上六昏德之終極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才力過人而不用功以明之是自暴自棄矣南狩之師所由來也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也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後入于地所謂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也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明

夷紂之時故文王用一卦箕子用一爻其餘五爻先儒亦俱以紂時武王微子伯夷當之文王箕子後世實無其匹雖邵堯夫翩然來歸參天地之造化察陰陽之消長環堵怡然作皇極經世觀物內外諸書十餘萬言深得內聖外王之學與箕子遇不同而較之洪範殆不若也餘若申屠蟠超然于評論尹和靖不對策而隱亦有得于垂翼不食之義武攸緒好易變姓名辭封爵不敢受問道禮僅免諸武之禍而已亦得于出門庭之義而較之微子亦有間矣武王之後惟漢高祖除秦滅項唐太宗削平禍亂差爲近之紂之後亡國之君不明晦者比比然矣多自暴棄者也

家人

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欲先正乎內也非女自正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故有嚴君焉以身正身獨嚴不行獨順不立合嚴順之道從乎正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以男女正爲大況天下萬事乎所謂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也故曰

政家而天下定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家人有嚴君故家道正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所得只一忍字朱陳兢十三世同居七百口無間言裘承詢十九世同居李琳十五世同居皆得齊家敦睦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者也父父之道文王止于慈尚己先主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宋孝宗擇王十朋等爲太子輔推之石碏大義滅親顏延之戒子竣驕盈柳玭戒子以憂勤恐懼不可恃門第之高希文戒純仁等勿享富貴之樂應恤宗族之貧

溫公戒子以毋崇行守禮法居喪無食酒肉議昏勿慕富貴堯夫戒子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賈玭教子黃中必正立讀等身書皆能父父也至瞽瞍頑父也幽王晉獻均不能庇其子漢景帝章帝廢太子武帝治巫蠱隋文帝殺太子勇唐明皇殺三子朱溫淫亂無忌耶律洪基廢其子濬王導與其子奕爭道胡毋輔之因子呼共飲皆父不父矣舜大孝也禹繼鯀之功而平水土亦孝也文王止于孝武王周公達孝也申生汲子亦權而得正宋孝宗事高宗則無子有子矣推之子路負米黃香扇枕徐敬業幹蠱起兵宋徐積冠帶定省堯夫恪遵嚴訓胡剛請代父死皆能子子也若衛輒拒其父曹丕收父妾煬帝行弑逆唐肅宗遷上皇胡毋謙之呵其父蔡攸排其父則子不子矣讓德泰伯至矣漢章帝友愛東平王唐宋王讓臨淄爲太子卜式讓弟田宅姜肱布被共溫薛包不能阻弟之晰產而取其荒朽許武欲成二弟之名自取其肥田繆彤自艾以悟弟韋世康推貲與季弟陸九齡與象山相師友皆能兄兄也鄭莊克段

後曹丕燃萁之句漢景縫布之謠劉聰殺其弟乂建成諮請誅太宗則兄不兄矣周公弟也其過宜也東征不惟能勘定大難于武王爲弟弟不使滋蔓難圖于管叔亦弟弟也壽子柏舟同泛明皇花萼相輝倪萌遇賊之兄瘠弟肥姚萇遇危之下馬請代溫公事伯康如事父王安國諫半山行新法皆能弟弟也若象與叔段不弟之甚也隋煬帝推刃廢太子唐太宗伏兵元武門宋太宗背太祖遺言金主亮弑熙宗自立元仁宗不立和世㻋明景帝立己子見濟王敦擅殺兄澄周嵩舉燭擲顗則弟不弟矣舜之觀型文王之刑于夫道盛矣漢宣帝故劍難忘明孝宗琴瑟專一鮑宣不敢當禮梁鴻相敬如賓宋宏敬德俱不肯易糟糠之妻皆能夫夫也若魯桓公不能制姜氏漢高祖不能制呂后景帝成帝之無故廢后晉世祖惠帝不能防楊賈唐高宗中宗受制于武韋遼耶律洪基殺蕭后宋仁宗哲宗被讒廢郭后孟后明世宗樂西苑而不返王導駕犢車而速行王文穆之四畏李益之妒癡則夫不夫矣周太任太姒邑姜后妃之德

茂以加矣宣王晏起姜后請罪共姜之矢柏舟姜氏之殺蠶妾漢明帝馬后之通經後漢高祖李后之能諫宋眞宗劉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或稱女中堯舜或知朝廷大體均賢淑而有后妃之德者元世祖宏吉剌后不取宋宮舊物明太祖馬后勸帝不殺人推之冀缺妻饁耕而敬樂羊妻斷機相最王章妻止泣牛衣吳隱之妻負薪披絮薛仁貴妻勸夫從軍賈直言妻封髮未解侯敏妻戒勿近來俊臣章惇妻戒爲相後勿報怨甲申之變孟兆祥

妻隨夫死節同時一門殉難者不一而足而歷代夫亡守貞教子苦節死烈者更不乏人皆能婦婦也若妲褒呂武婦惡之大者也章帝竇后譏殺貴人廢太子安帝閻后鴆殺李氏譖太子南風之妒惡韋后之淫亂後唐莊宗宋光宗之妒后亦其甚者蘇秦妻貧不下機買臣妻難收覆水賈充妻之因疑殺乳母凝之妻之乃有此王郎楊志堅妻任撩新鬢任瓌妻甘飲金餅凡此類者筆不勝書則婦不婦矣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後家道正教自家出家自

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嚴家嚴家以嚴天下言而無物則欺行而無常則僞欺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無之言行可以欺人而不能欺於家故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婦訓始至子訓始稱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陽剛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能守禮爲閑闔門之內皆有法度則防患於預起教於微而傷恩害義之悔亡矣齊家之首務故于初發之此舜

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亦婦人之閑有家者焉六二正乎內者也柔順宅壼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勤于職而不自專正孰大焉則相夫子供蘋蘩養舅姑育子孫造福于家無窮矣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事舜太姒事文也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

然嚴勝雖悔厲而終吉家節不失婦无敢遂而子守其閑吉可知也若不爲火烈而爲水懦和勝則雖悅懌而終吝一時雖若懽洽要其終失禮而無別必有吝焉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聖人取焉周公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莊公之于叔段文帝之于長景帝之于武其嘻嘻者與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六四柔巽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能順理持家以稱其職家之所由富也郎記曰父子篤

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吉莫大焉思齊大任是已舜母反是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九五以乾剛居巽位之中正而以愛心感人巽而入之以德化不止以禮閑之也家者天下之則萬福之原也假其家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愛而自吉修身以齊家天德王道之本立矣假感格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上九家道之終必爲之計久遠以誠相孚斯心合而不

睽又必整齊嚴肅望之常如有威斯其孚久而無斁故終吉也家國之道寬嚴互用治國主義故尙寬治家主恩故尙嚴恐其義勝而離恩勝而流也上在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上過剛而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閑不可踰節不可失所以成家而亨正家之吉也齊家之道蓋始終不外乎修身而已矣

睽

睽乖異也離火兌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異姻人之散也小事吉何也

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五得中而應乎九二亦合睽也故易窮則通又有大者天地判而合成化育之功男女別而耦遂室家之願萬物分而聚同消長之宜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小事吉者人之異同勢所不免在善用之而已集大事者貴衆辨小事者貴獨衆則必期其同獨則不妨于異故睽不可大事而小事則吉也禹顏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君

子之同而異也又何必好同而惡異乎同人于異之中見其同睽于同之中見其異孔子違衆而下拜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于理之同何害其爲俗之異林宗不罹李杜之禍而范滂甘心徐邈不從毛崔之淸而雅尙于後高允不趨拜宗愛獨升階長揖宋璟不呼爲五郞獨稱之爲卿皆于同之中而見異者韓魏公作相温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温公作相東坡論役法爭辨朝堂韓魏公驅任守忠而歐公直塡空敕温公欲盡改熙寧法而范堯夫謂宜去其太甚諸

賢何嘗不同而遇國家大事見于理之同何害其爲異故魏公與希文彥國相善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正如推車子主于可行而已皆君子之以同而異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初九與九四雖同德但上下異趨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惟相叛故有喪馬之象初以剛正而說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故悔亡相如之感廉頗寇恂之避賈復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有惡人之象初能不以

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故无咎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太邱弔張讓父之喪郭汾陽與魚朝恩同遊章敬寺是也睽諸爻皆睽之睽惟二五乃睽之合君臣臣不可以自睽徑情難遂委曲抒誠而情乃可通多方以悟主非違道以求合也九二以剛中大臣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巷者道路之隘徑也遇者邂逅之適然也趾之外無他地路之外無他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一與一故也相遇如此汲黯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之對

武帝魏徵徙宅而忘其妻桀紂乃忘其身之答太宗谷那律以瓦爲之必不漏之語狄仁傑姪寧耐姑於廟之對李泌陛下已一摘臣祀絕而兄弟子非所歆之悟德宗栁公權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之諫憲宗富鄭公遺表願休兵息民而末結以君子小人之辨呂誨表求致仕云醫者用術乖方以身疾而喻朝政皆納約自牖委曲抒誠者何咎之有然止於无咎者蓋有三不幸也當睽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事乎不然高宗得一傅說

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六三以柔居剛位不當矣處重險之地下不能制九二上進而犯九四其傷必矣見輿曳疑二之在坎後也其牛掣疑四之在離前也坎爲法律兌爲毀折天當作而古文相類髡其鬢髮曰而而且劓傷也曳輿掣牛上下相制而三能去疑而明其德足以調伏之又遇上九之應故暌于初而合于終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皙相攻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遂以治得此義矣淮陰追而復返故成大功李密

降而復叛故不能振有初无終疑甚轉不明人孰與之故戒之也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无與而與在下之善士同德相遇初陽在下仁而不校所謂元夫善士也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故孤者朋暌者合雖厲而終无咎矣狄仁傑以一身狥唐下薦張柬之而五柬之合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六五陰柔宜合暌之難也乃能合天下之大暌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二變則成噬嗑噬嗑之二曰噬膚故亦曰噬膚傷之淺也悔亡何咎而往有慶者得中而應乎剛也成王于周公後主于孔明當之明艮際會四海歸心天下永無暌矣上九居離極與三應過于明則過于疑見豕負塗而疑其穢載鬼一車而疑其祟張弧疑其爲寇說弧又疑其可親疑心羣起若不可解者其實三匪寇乃婚媾也非天下之至明不能釋天下之至疑信六三爲婚媾而往焉猜嫌釋而同心如陰陽和而爲雨則疑亡而孤者不孤矣吉之道也因疑生暌暌則愈疑因信成合合則愈信故覘暌貴往解暌貴遇合暌貴孚而不可妄當其善疑也

如唐德宗之于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于周公要皆不及昭帝之于霍光昭烈之于孔明也

蹇

蹇處蹇之道曰才曰德靜而審則動而濟求平易而往逢峻阻而止坎險而艮能止智矣坤位西南平夷之地艮居東北峻阻之地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德以正天下雖得之必失之蹇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

用故曰時用大矣九五剛中九三剛正皆大人也下有蹇利見在上之大人以得主上有蹇利見在下之大人以求輔自二至上皆得正是以正道濟蹇也剛柔不偏主輔皆得又守之以正濟蹇之道備矣坎險蹇皆非順境處其時有其用故皆贊其大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乎易得中之道由至正不易之理乃蹇之時用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德不免非德不濟惟當靜止于內歷世愈艱自考愈眞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唐文宗宋高宗皆不能修德者故終不能濟初

六逢難之始在下无位不幸而幸也進則必罹其殃故宜退而靜以待特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外爲往內爲來蹇險在外宜止于內故不尙往而貴來初在艮下去險遠柔而能止最早人皆服其先見故有譽也其申屠蟠管幼安陶隱居尹和靖之徒與二與五爲正應爲王者之大臣義不可去犯天下之大難以救時蹇君之蹇非爲身也捐軀在志濟難之才六二陰柔短于才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也鞠躬盡瘁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論也大則孔明次則李固周顗足以當之宋之張魏公其庶幾焉若明之于少保旣沮南遷且請遣使奉迎正統當寇變萬端訛言日甚而內固京師外籌邊鎭收復城堡剷平羣盜口不言功惟經濟于多難及被誣時亦不復自辨亦蹇蹇匪躬者與三與上爲應上陰柔不能主以共濟故往進則必蹇來歸則衆喜內二陰喜之也九三以陽剛居艮止之極以其不中濟蹇之道有缺焉反身修德欲以善其往也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劉陳二子往而不反其濟果何如也六

四近君當坎險之時以陰柔之資下應于初往則上入于坎陷之中而無才來則下接于无位之初而无與其實不可強祇以益難耳公果與郈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倘能與九三連誠心隆禮以結納之使情誼相聯則尙可以濟以三當位而有濟蹇之實才由此而聚天下之英賢屈己相求或有濟耳太眞連陶侃始能平蘇峻可輕往乎連接也然終以承九五與至尊相連爲正鄧禹爲光武結納諸將元齡爲太宗廣延

賢才皆是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以身任之是以大人居蹇乂以大道濟蹇也其位足以引援德足以感動天下之人歸心焉不惟王臣蹇蹇也凡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皆欲出而圖君諸爻以爲往者五則爲來也諸爻以爲臣者五則爲朋也降心以友天下士朋來而天下永無蹇矣坤利西南以得朋也蹇利西南以得中也九五兼之大蹇朋來諸爻皆以五之中爲節也漢光武唐太宗近之晉明帝唐宣宗不及也上六以陰柔居

難之終不宜再往矣與三應來而從之資其碩也故曰志在內剛柔濟故吉大人貴謂五上來得三則當與之往見九五以共成濟蹇之功引賢臣以助聖主造福無窮矣故无不利也其蕭何薦淮陰鄧禹薦吳漢之事與處蹇之時須君臣合德方足有濟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

解

解難之解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如冬閉之久而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勾萌達大哉解之時乎天下有難常過于爲天下無難常不及爲過于爲則擾不及爲則媮蹇至解難散矣害已除宜來復而不可以過于爲故以安民爲先利西南坤也民所聚也萬物皆致養焉制田教稼休養生息故得吉利往而得衆也其來復得中也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則過于爲矣如利未興而有當往之處必夙乃吉夙迅也用震之迅也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所謂敏則有功不往則誤事不夙則勞力故不擾而民安蹇永解矣若高帝幸于苟安安于

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雷雨作而解散鬱結之氣天地與物爲新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行亦解之義也物被發生之仁人蒙寬大之恩眚災肆赦罪疑惟輕承平不數以致民生倖心蹇難之後行以寬仁所以體天地與物爲新之意也初六當解難之初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卻臧宮馬武之請之事也九二以陽剛佐六五陰柔之主急于有爲時也莫急于先去小人狐小人之妖恭顯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

託丙魏恭顯雜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去小人不剛雖去必來剛則不謬爲調停去小人不直雖行必格直則不憂其中阻去小人不中雖甚必亂中則不至于激變三者盡矣又貞固以守之正而得應則不憂其反噬狐媚之術無所施則吉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六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六三陰柔險詐而位乎大臣之上小人竊位僭上之甚者也雖貞猶吝

況不貞乎致寇者六三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矣寇盜也小人之致盜小人卽爲盜小人之爲盜有三身爲負販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隻而驟得千金之富此盜貨也而盜卽盜之非盜能盜小人小人實教之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故夫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九四以

陽剛居近臣之位而下比六三之小人故陽不孚而陰不解惟用其剛割其愛而解散之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斯孚矣蘧子馮比八人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拇小人之賤者通嫣是也姚崇能出張說桓彥範不去三思姚所以有開元之治桓所以有瀼州之禍也六五以中和柔順處君位有解難之功惟用君子一事而已此貞觀之治開元之初嘉祐之盛也中而應剛君子之德也取舍既定小人亦信其公孚驗也信也用君子之驗驗之小人

退而已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亦有孚于小人也君子解難之源也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于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于四裔君子之于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韞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以出而有獲也隼禽也弓矢器也射之者人也上居難之終公大臣之稱上六也隼六三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悖亂之小人憲冀是也上六射而獲之天下之悖亂渙然散矣此解之終也李愬平吳元濟

王陽明擒宸濠均有得于此爻之義者乎

損

損卦自泰變損下之剛以益上也爻尚剛而卦主內內剛有損故謂之損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也損之道不一其所以損則一也漢文卻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易謂所以損誠是也損其僞妄存其眞誠有孚言其不可不誠也誠則可守之大吉无咎利有攸往矣艮止兌說也省言

省事可以寡過收歛敬愼宜于常行故可貞謙抑自持人皆說之故利往也損下益上似是剝下以厚上矣不于其貨于其德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損剛益柔似是消君子而長小人矣不于其道于其政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聖人無所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凡人欲之過皆本于奉養先王制其本者天理後人流于末者人欲末勝則爲害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二簋之約言在乎誠而已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

剛克爕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溢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損而不已必虛虛當益益而不已必盈盈又當損惟與時偕之而已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之懲忿窒欲是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君子反躬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忿無欲內則義理悅心外則篤實艮止然後樂在其中忿不期懲而自懲天理流行欲不期窒而自窒矣初則損已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居上初九以陽剛之賢應而助之損之善者也故

輟所爲之事旣速往以益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四之志矣酌者酌其內事有功不如无過酌其外事與利不如除害損所當損而已蕭何張良之從漢高祖劉誠意之從明太祖均能酌損以益上者也嘉祐諸賢相與論政亦然否則惟知上合志而往不能斟酌其淺深如鼂家令之請削六國王安石之創立新法不惟無益且有損焉咎之道也友朋之道亦如此二則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陽剛之賢而應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于君也然

以兌說而濟以陽剛非所以爲中正也若非弗損其剛則流于不中不正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言不變其守也是以益其君故曰弗損益之韓魏公富鄭公文潞公再相仍不失其正故能致治若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沈皆損其剛者也行之以兌說則凶矣六三則自卦變來正損下益上之事也上九應之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舜得堯之事也推之朋友親疎眾寡亦无定與

矣一則專而三則疑聖人因一人行而得致一之理故繫之曰言致一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故舜曰惟精惟一孔子曰言致一也致力王也羿致力而一于射王良致力而一于御異地則弗能良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六四下應初九則宜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四陰柔居下卦之上忿欲動其中此膏肓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友孰從而切磋之焉能有喜子產容國人之議己以自藥而不毀鄉校魏獻子聽閻没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窒欲矣疾愈有喜何咎之有故君子貴克己六五則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五宅中正之位從在下之羣賢天下有善者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十人朋而從龜筮亦從之弗違是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故自天祐之而元吉也其大舜大同之象乎上爲成卦之主受三之益而推以與五不期益而益之故曰或也意外之益君子疑焉故卜之鬼神其依而龜筮協吉矣損益之道以剛

得柔則爲損以柔得剛則爲益損則損下以益上益則損上以益下損卦之五猶益卦之二也雖皆得中而其質本柔故此望其元而彼曷以貞欲其以剛終也五臣之謨尹虺之訓周召之誥王魏馬褚之諫韓范文富之疏皆十朋之益也上九則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居損終位艮之極必止之以不損不損己之道不損民之財而即有益于國大禹非食而天下無饑民文王卑服而天下無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烟火萬里之富實皆損之上九也不行其

損以剛之道能益于下宜其无咎正吉利有攸往矣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益

益之爲道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悅无疆豐且聚矣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尊而光得此道者動罔不利矣涉險如夷何向不濟巽卑順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施而地生損上而益下

其益无方矣聖人法天而已震能動巽能順乾以一陽索震有天施象坤以一陰索巽有地生象震巽皆木木仁道也二五中正剛柔相應與大利濟大難民之受益豈有窮哉書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此也漢唐以後知損上益下之道者漢文帝赦田租節靡費景帝民田牛租三十稅一禁採黃金珠玉昭帝賑貸貧民種食除田租罷榷酤官減戶口錢唐太宗不剝民以奉君宣宗節儉而愛民周世宗毀佛像鑄錢賑淮南米粟宋仁宗命希文安撫江淮開倉賑旱蠲折役茶口丁鹽錢免府州商稅元成宗除兩都之稅清隱占之田急蠲賑之法明仁宗賦稟減半夏稅減半秋糧減半榷節征徭罷停官科光宗停止礦稅皆有可觀而得益之義者也惟聖人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見善則遷長一己也有過則改威一心也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于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克己復禮爲

仁大哉顏子初九以剛爲震主得六四近臣之應受上之益者也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大作者農事也劉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震動巽而入土者也初之事也施生之德首現於木所謂元仁此其時也能爲大作則得元仁之道而民賴以養吉孰大焉后稷教稼萬世行之而無弊也抑猶有大焉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能御益天下之大才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旦息姑之攝是也不然有利用大作之才無至善之德而挾專權

自厚之心于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是子之卽堯舜吳濞卽湯武桓温卽伊霍王莽卽周公魯隱矣六二以柔居柔與損六五爻詞同而戒以常永貞固則吉二居下而受上之益能虛中以有受故又爲卜郊之吉一或人益之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顓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帝出乎震坤爲牛特牲享帝之象合神人之懽以事天其受益必大矣六三以柔居剛處動之極可以益天下

之大事師旅饑饉國之凶事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危難不得已而用凶事存諸心者有孚行于外者又合中道則用其鎮圭以告于諸侯鄰國借糴無粟而有粟方伯興師無兵而有兵因凶事而得益上與下兼有之也在人用之而已故无咎至如穰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矣陳賓之益漢訓注之益唐益之而損不如其已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心誠于體國而不欺則可否則王莽居攝而假周公之忠可乎曰中行者惟果于爲益履正奉公合於中道而不爲過甚則可否則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可乎曰告公者力可爲而必告之君孔子欲討田常而告之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覲聘無不用圭動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動雖益而不許趙鞅入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可乎六四以順居卑懦不能自行必告于公上而見從弱不能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盤庚遷而商定太王遷而周興矣力不能自遷必得其與國乃可遷周依晉鄭邢衛依齊許依楚皆弱故也若遷

亳遷岐高祖遷長安光武遷洛陽何依人之有用圭遷國皆凶事之大者在無事之時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于新田是也在有事之時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九五爲益之君陽剛中正上下交孚惠莫大于心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不問民之感不感而誠心惠民民卽信之而樂應所謂勿問元吉也羣黎百姓偏爲爾德是已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漢文宋仁其庶乎二用祀受福五教以

覺民皆吉事之大者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驕以上人偏之以益己爭之者至矣此放利所以多怨也不惟莫益之且有擊之者鹿臺鄗鳴不知均利之當理立心偏利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五有孚而二永貞上皆無之故損之上欲其无家去私益之上欲其有恆存誠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爲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不畏哉故聖人繫之曰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則其名正其辭定其助多矣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卒死於棄疾之手所謂擊之也

夬

夬決也以五陽決去一陰宜甚易矣此舜與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而聖人有懼心焉上以一陰乘五陽柔說善媚利口善辯寖邇于五不可輕也君子勿倚乾之健而濟以兌之說庶可和平而無傷故必聲其罪狀揚于王庭使人共信其奸而後可以夬然又慮衆君子議論不一怠玩從事或自治不嚴而急于興戎則事僨矣故曰孚號信以約言也曰有厲心常危厲也曰告自邑令行自近偏告五陽也周于防衛使其無隙可乘不恃剛武慮其激而生變必至純乾而不使有一陰之存有勇中之怯有怯中之勇謀出萬全乃可往夬而無不利矣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元祐諸賢似未識夬象辭之義半山本非害國之小人特以官禮經術自命執拗而不閑世務耳神宗之立也韓魏公執政三朝會公亮惡其專力薦安石以間之履霜之始也而呂誨袖

中已有彈新黍之文祗因神宗非薄舊臣而思超越其祖宗之法故安石得而乘之安石倚一呂惠卿而新法行魏公疏入鄭俠圖上罷十八事而免安石矣代以韓呂則傳法護法有人安石實未嘗免也未幾復相蔡確其衣鉢也哲宗罷蔡確相司馬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而楊畏曾布章惇蔡卞猶在朝也根株未盡不能揚于王庭也迨溫公卒而諸君子私忿相爭朔洛蜀之黨分小人得以藉口乘間而入矣君子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此不能孚號有厲告自邑不

郎戎而自治不嚴議論不一也呂大防等長之又引用其黨以平夙怨始而激成繼而調停紹聖之禍皆君子于夬決之義未審也小人一脈相傳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崇宗後六賊因之以竄其奸陰長易而陽長難可不慎哉至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皆其卑不足道者夬三月之卦正天子布德行惠之時君子體之施祿及下不啻利于己若天澤之必降而後已倘惠積而不下澤壅而不流將成潰決矣觀其高

而必潰之象故不敢居其德戒之以爲忌初九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于行躁於往欲以孤力去小人初趾象行乎四陽之先壯于前趾也小人易勝乎不勝而往宜其咎也不審時量力而冒昧求濟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者是王允誅董卓而成淮汜之禍亦躁于往也葢孤力甚難耳故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能文欽毋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能諸葛誕亦以壽春欲誅昭而不能也九二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无疑矣而

能居柔以晦其剛惕然如臨大敵兢然若警夕揶有備若此雖使戎興莫夜復何恤乎裴晉公不以傷首輟伐蔡之行韓魏公不以亡帶移伐夏之志皆勿恤之義也不恃剛而有備能得中道矣九三之應爲上六頄之象也頄顴骨列君子之林爲小人之應嫌疑之際急于自明故壯于頄徵于色也事未發而機已泄必有凶矣聖人曉之若不徵于色不泄其機內斷于心決之又決去汙自潔不與衆偕獨行可也往與陰和遇雨可也冒險而不避若濡可也受謗而不辯

有慍可也密以成謀忍以濟事終能得上之情以佐五之夬遇雨若濡有慍之咎皆无其不用壯正所以用壯也狄仁傑隱忍以事武后曲意以和張武姑姪子母之諫從容以存唐祀賴五王之力反周爲唐不惟无咎且有功矣此不壯于頄形于色者也否則無其心而竊其跡張禹孔光胡廣趙戒尊養時賊之小人矣李固黃瓊相繼登用東京之士于茲最盛而不能善用其才任梁冀無君鋼寵遂至弒逆時可爲權尙在而不能夬夬以用其決卒至身危此又君子不

能用壯者也三旨宰相伴食中書獨行遇雨而不能夬夬者也段紀明助閹尹而害忠烈惟知獨行遇雨小人之謀也王陶頗能譏切時政爲韓魏公所知旣得志則攻之如仇蔣之奇爲歐陽公所薦而卒傾之推之劉牢之旣從朝廷復背朝廷旣從靈寶復背靈寶順不納而逆者疑此邪正不分反復之小人也若溫太眞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其亦得夬夬而若濡有慍之義者與九四以剛居柔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于後迫于下而見傷有臀无膚之象故不進而不安

不當剛決之位欲從九五阻于上而不能行如行而次且也但性狠愎志決于行如羝羊也故教之以牽使自制壯往之性相機以發庶无膚次且之悔可亡然剛壯氣盛雖聞牽羊之善言而不能信聽不明也古今來君子得志皆有此病故深戒之欲其聞人言而詳思之也先主無尺寸之階窮蹙而投曹闕張而外無衆陽之助故奉衣帶詔而行之次且蓋隱忍以待時沈幾以觀變也李德裕于敬宗朝獻丹扆六箴其五卽曰辨邪六曰防微因李逢吉用事八關十六

子爲之附麗敬宗旋被弑後與李宗閔互相擠援文宗優柔致次且而不得志迨武宗立而首召之于是平澤潞去士良雖失之孤峭而尙能相機而發以去小人否則不能隱忍決于去邪如吳濳言兵禍之根由於奸臣誤國指高鑄沈炎等爲爪牙實陰中賈似道故似道銜之而毒于循楊椒山參嚴嵩十罪五姦而罹其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而被其害皆壯往之君子也夬夬而殺身成仁固自獨行其是然于國事無濟不遇其君不遇其助曷若守身待時量力

而後決之則功成而身保矣聖人戒之蓋爲君子謀也九五爲決小人之主合衆陽之助任諸陽之進而不爲阻如縱莧于陸而不爲藩也莧音丸山羊也陸平地也五與上比勢接則易餌情昵則難斷今無所係而去惡務盡如此乃合乎中行无過不及之咎矣三應上而五比上故皆云夬夬小人易近而難遠李輔國初一家奴晩號尙父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不能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漢和帝能誅竇憲爲勝一籌明英宗之誅石亨戊徐有貞武宗之誅

劉瑾則不爲其餌而能斷者與上六以一陰乘五陽之上垂陰之盡若無足慮然一返卽姤不可忽也惟望衆君子孚號惕厲誠敬以防之若易而无備則投閼抵隙而害君子凶所必有也夫以一陽初復幾經積累而後至于夬剛長若斯之難今夬將終矣而又致凶豈不惜哉桓彥範誅二張不欲廣殺以三思爲几上肉留待天子藉手及三思得幸于韋后盗竊朝權始覺之而已被譖外出遂罹其害此除惡未盡不知惕厲之患也蔡確罷而惇卞存紹聖之禍亦未盡

除之故聖人所以深戒之然當君子夬夬之時小人未有不授首而蹈其禍者向自以爲得逭其消亡而後號咷悔何及矣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時正如此耳聖人又所以弔小人見聖人仁心如天之大

姤

姤夬者陰之消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聖人已爲君子憂遠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剛來謂之復若故居之

遷君子之當然也柔來謂之姤若不期之會小人之天幸也姤遇也柔遇剛也五剛不幸而與一柔遇一陰方壯是女生遠壯其勢不同也壯而不已必至于剝可不戒哉故勿用取女女之壯皆由男乾道不純故一遇陰卽合馴致其道而不可止故勸其勿取勿喜其柔媚而與之比勿忽其微弱而與之狎愼防于始以杜其漸其勢息矣女壯者陰盛陽衰小人之象凡奸邪之臣叛逆之徒強悍不朝之敵皆是固指不勝屈至女子宦寺之禍皆女壯也褒妲而後呂武肆

惡傾移國祚其最甚者漢之禍水姤后晉之南風張貴人隋之獨孤蕭妃唐之韋后楊貴妃張良娣宋之李后明之鄭妃其次也皆女子之壯齊之步步金蓮陳之麗華龔孔狐媚而無大志者不足云壯也周制防宦寺最嚴春秋以後列國漸有干預外事者其患猶小秦以後至漢中葉而始熾恭顯而外東漢之曹節王甫張讓封諝等十常侍唐之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呂太一吐突承璀陳宏志王守澄劉克明仇士良田令孜劉季述明之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皆其

最著者自古宦寺之禍甚於女子內可以窺何動靜外可以交結奸邪遂至沮賢路而蔽主聰亂朝綱而行弒逆漢唐之世禍尤烈也而終宋之世無女子宦寺之亂者宋之家法嚴故也故其時賢后迭出而宮閫整肅正家可不嚴歟至鄭衆獨能誅竇憲張鈞呂彊不附十常侍而直言賈禍張承業終身不忘唐而不食死王承恩隨崇禎登萬壽山而自縊死此宦寺之差強人意者若夫漢哀帝之寵董賢權侔人主唐中宗睿宗各朝寵公主紊亂朝政明熹宗寵乳母客

氏與忠賢通而表裏爲奸此又女壯之異者夫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惟人君深宮黙處正心修身嚬笑不輕言動必謹勿以人之卑賤而易之勿以事之細小而忽之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見宦官宮妾之日少則可以免窺剌之萌而葆豐泰之盛如是雖遇之猶不遇也何患女壯哉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遇則品物咸章矣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二五皆剛而中正君臣相遇明良會而庶事康道則大行于天下矣遇之義大矣哉不以一柔之遇而不戒不以其可戒而廢天地君臣相遇之義此易之貴乎變也五陽盛而一陰生聖人謹于微齊桓始霸而陳完奔齊漢宣渭上之朝而元后已生成帝唐太宗卽位而已生武氏宋太祖受命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伏陰生于微可不戒歟女子小人最難養也若不假之以權始進而卽不用彼何能爲哉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丁寧反復俾微陰之潛伏者有以振動而發散之此君與民相遇之道也商周之誓誥至再至三皆此意也

初六一陰始生卦取象命名之義禍之胎也柅杙也巽爲繩乾爲金繫于金柅使其貞靜自安則吉矣縱之則凶初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不知其心未嘗忘蹢躅而踴躍也魏相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匡衡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皆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許敬宗在文館而唐爲武氏楊畏居言路而元祐爲紹聖嬴豕之孚危哉惟于其弱時而繫之使有所牽而不得動則止而不得上進矣新參之彈哲人已先見之若因而

不用何至有章蔡之餘烈聽其往則凶矣高祖之封濞明皇之不殺祿山是也九二剛中上應九五中正之君而首與初遇此遇魚之最早者也魚陰也小人之象亦民也君民相遇俱得時其德又足以包有之而无咎包之故不利于人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安有利及之乎高祖先得關中楚後至而奪之反王于蜀高祖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也此遇民之義也若一陰初生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不以小人爲異類不使之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遇患之道惟大臣猶能止其禍不爲劉摯鄒浩之激烈而爲魏公温公之包容則章蔡之禍猶未甚不爲李勣許敬宗之助虐而爲褚遂良長孫無忌之禁制則武氏之禍猶未烈也宋劉太后久於國政雖諸賢佐理而用人行事不能無嵩擅之失且欲楊后預國政仁宗幾爲委裘遺腹之主向非天奪其年有蔡齊仲淹龐籍諸賢同心制之垂簾之事必相因而起亦妨陰最早包容有道也可謂得包有魚之義九三以陽處陽

居二之後故曰臀二已得魚爭則必傷故曰无膚自危而不爭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發乎情而止乎禮也象與夬四同夬四之志在于夬上姤三之志在于遇初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時不可爲非妄處也此遇民也至陽與陰遇遇者時也不與遇者義也度不能治則勿遇以守義三與上是也三欲遇而不果而无咎者遠小人不至於見傷也申屠蟠郭林宗超然免於世外而范滂諸君子不能善藏其用以至黨禍與而李膺百餘人皆被其難矣九四以陽處陰又無中正之德與初遠而不相及二有其魚故失之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也若待小人則亦勿用取女之義安于无魚知其不利賓不起而求之亦何凶哉陳太邱因未登顯秩不與小人相遇故得脫黨禍安于無魚也九五君臣相遇之盛也以剛明之德下遇九二中正而應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羡

二亦奉君如命從天降而決起盍歸之志相遇之盛如此小人雖壯何足慮哉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乎詩曰亂匪降自天志不舍命禍福不付諸天命之自然也宋仁宗識丁謂姦邪因山陵事而貶之尚已唐代宗初年殺李輔國削程元振縊魚朝恩誅元載惜使李鄴侯郭子儀閒廢致懷恩以六罪自訟明孝宗即位罷萬尹誅孜省戍趙鄧而能與四相從容顧問一德一心終身鮮近嬪御此與陰遇

制之得其道而成盛治者也上九以陽剛君子之德處不屈之地以我之高遇彼之角時不可爲不能治陰而棄之有吝道焉然不與之遇則無女壯之憂可以无咎絶小人不妨過嚴也曰上窮嘆之之辭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孟老于行荀廢蘭陵亦然而况賈長沙董廣川歟

萃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順以說上以說道使民而順于人心則下亦心悦而順從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順而歸之故聚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故曰亨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物聚則宜備禮人聚則宜集事天命自然順之而已昔之散何從而聚刑錯不試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烟火萬家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聚萬國之懽心以孝事先王神人之心通無形之萃通矣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之聚誰得而散永嘉之禍生于平吳之功天寶

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聚萬物之性情君民之心通有形之萃通矣萃而亨又利守以貞正无逸以終之精神聚而不散由祖廟以及羣祀皆用大牲而獲吉物聚則能備禮由大事以及庶事隨所往而皆利人聚則能集事所以持萃之終而不敢恃也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聚而无防則衆生心君子防之除戎器戒不虞亦治之防也與非右武也器久必敝除而修之之義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隔以二三之陰柔欲

從君子而不終惟號鳴以求應九四察初心之孚可一笑而相聚矣初能有孚于四因四以往見五之大人而萃以正矣何咎之有勿憂其不孚也此開初六自新之塗何擾擾爲志之亂而與小人爭聚乎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淮陰始從項羽繼事漢王又亡去不終而亂也追蕭何追及請漢王拜爲帥以成大功則一握爲笑往而无咎矣六二德中正而才則柔君臣之聚始于相求終于相信然君

之求臣更甚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蓋臣柔道也引而進之者君也賢臣非能自進也故曰引吉无咎至相信之後則如一體故馮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迹皆心孚而文薄者也明良遇人萃而神說之禴祭之薄而無文故以喻焉然引之須及其中未變之時否則如丁公事楚何吉无咎之有六三失位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初應四二應五上亦陰柔獨不相應惟求聚

于九四之君子而往見五可得所萃故始則嗟而无攸利終則可无咎然與四比而非正應視初則不免小吝也三互巽體上往以巽從之故无咎狄青因尹洙薦之韓范遂折節讀書悉通兵法名始顯當其未遇混跡卒伍面故有涅此嗟如无攸利也得尹之薦則往无咎矣故云但願一識韓荊州在下之君子因人得志勢不能免援茅彙征汲引之道固宜然爾九四履非其位而近君盡得三陰之衆處聚之時而不正已偪九五之尊此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

民也必也柔順謙退立夫大功而後可得无咎否則凶子爾國即害于爾家與四不當萃之位而近君有萃之責操聚物之權惟多爲汲引天下之士使君有得人之喜人有彙征之慶上下皆吉大吉而後无咎難之辭也房元齡延賓客晏殊人倫鑒尙已王旦薦寇準歐陽修薦范仲淹俱爲使相均稱知人韓范文富之汲引三楊之薦拔皆能盡萃之責有彙征之吉者矣九五陽剛中正爲萃聚之主有其位而无咎矣然又有元永貞之戒者永其萃聚之難也當天下已

孚猶必修仁守正常惕然懷匪孚之憂歉然有未光之志宜其久安長治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艱難之戒周公無逸之規也長沙之疏廣川之策魏徵之責難曲江之千秋金鑑錄陸宣公之奏疏眞仁諸賢之奏議皆有合乎原筮元永貞之義元者善之長也永貞之德萃人心之本也詞與比之象同萃與比亦相似也上六以陰柔處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所由侈大觀之後花石所由擾成化之末進奉所由多也故戒之臨至樂而存至憂之心處已安而有未安之慮庶乎无禍咎矣齎咨涕洟憂之至也

升

升二陽相比之卦臨觀萃升皆是升剛在下而上進九二剛中在下之大人五與之應宜用見之順而巽者下賢之盛節也自下升上正惟其時巽之一陰能以時升元亨勉之也與大有同升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升于位由王公升于德由聖賢升位見大人則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舜大人也能升禹稷孔子大人也能升顏曾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李斯然同一升而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六五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未免于憂故用見大人乃勿恤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積其小善以成大名君子法生木之象以順其德之自然謹小慎微積累以至于高明皆因其固然之理而無所容私焉如以為小而忽之一息稍懈前此之功必隳猶木之在地一日不長生生之機必息此升德之道也初

六柔而在下若木之根上應六四能敬遜以承得進身之路矣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土與木相信而相得則木之生也必銳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大吉上合志也六四為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可為呂望渭濱之事允信也士君子信友而獲上連茹而彙征亦得允升之義九二以陽剛應六五柔順之君當升之世君方歉然有所未遑臣不濟以陽剛可乎臣有所當為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文王在

岐山召之卽至幽之而聽非閎散陽剛之臣盡力于
外可危哉故无咎而有喜但當升之時二剛中而應
是能上下交孚汲引人才治道日升神人交悅故利
用禴可以免蔽賢之誚無迫上之嫌无咎矣萃二柔
也故不可先枉必須引而後萃萃則用禴升二剛也
五應之故與五相孚以心主不疑而升用禴而後利
見德不同位同時同故爻詞亦同而異九三以陽居
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孰禦之故曰升虛邑其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時乎不言吉凶者欲人之愼也

不肆而敬升虛如有人則可矣下三爻皆賢人得志
引升彙進之象六四侯伯之位也文王以上聖之德
天下方歸升則逼君故不可升而柔順事商文王避
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用思皇之士以撫頹尾之民
用能昭格于神而天降之福此所以亨于岐山之一
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何咎之有文王
旣當六四則六五惟武王當之文王柔順也臣道也
六柔而五剛中正也觀兵而退惟盡天下之貞固從
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有亂臣十人又選

賢任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是其志也賢人升而治道
升如升階然宜其由伯而王垂拱而治大得志也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豈其志哉坤爲土階象也五以柔
中應二剛中虛巳下賢人君之正道貞固守此則任
賢勿貳何事不吉且二升則無不升賢人進而治道
升如升階之易矣初允升王珪之從元齡王質石介
諸賢之從鄭公曾鞏三蘇之從歐陽是也二利用禴
者房杜之于唐太宗呂端寇準之于宋太宗張詠王
曾之于眞宗韓范文富之于仁宗是也三升虛邑貞

觀之盛眞仁之隆賢路無阻時也四與二同功上升
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與二之用禴同唐宋諸賢
亦近之惟四能已止其分分雖止而德日升盡斯道
者其惟文王乎而五則賢人入朝加諸上位之時也
唐太宗宋眞宗仁宗得之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
邪居升之極猶冥然求升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
若退而自修以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
則可故訟之終凶用之自訟則吉卽君子之自強也
蓋聖人勉人以進善也乾之初有勿用之戒而夫子

席不暇煖咸之上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明道晉之初未可速進而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而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陰邪在上而冥升者紂適當之

困

困一陽陷二陰之中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乎柔君子揜于小人能不困乎水入于澤塞而不行曰困二五剛中故爲大人險而能說故亨困而亨者大人之道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動心忍

性以增其才剛于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懲忿窒欲以進其德正其己者千憂不能喪其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德進則心亨才增則事亨然必正靜自守之大人乃能不改其常而徐圖其濟困而能亨故吉亨本于貞故无咎君子之亨大人之吉也舜之側微孔子之困窮顏子之陋巷是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而好徑求困亨之蹊浮躁淺露而爲無困之訢不平之鳴誇以亨其嚣妄以亨其競

媢以亨其合其誰信之信于人必不免于天蘇張之言尚縱横申韓之言尚刑名斯鞅之言尚法術主父晁錯之言尚謀畧相如平子之言尚詞賦桑孔之言尚聚斂公孫張禹杜谷之言尚經術楊雄之言尚元妙陳思七子張陸潘江之言尚才華王弼何晏之言尚老莊江左諸王之言尚清談蕭瑀之言尚浮圖來李之言尚羅織王楊之言尚詞藻劉柳之言尚文章半山之言尚周官張桂之言尚典禮言而不貞妄言競起媢說爭行無解于事之困而益增其心之困矣

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或謂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若是則甘蔡雚者皆小人矣非通論也君子處困凡綱常名教爲吾志所欲成者則爲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不屈其志故身困而道亨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卽此之謂也初六陰柔在下故爲臀行則趾在下坐則臀在下故壯趾言前行臀困言坐困也欲陷君子而不能者自困于卑滯幽暗小人亦何所利哉坎木堅兌毀折故爲株木

初爲坎窞故爲幽谷離數三故三歲又爲目初在離
外故不覿力不能勝二又不能往助四故坐困于株
木入幽谷而三歲不覿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
與丁謂欲陷諸君子僅得逞志于寇萊公因天書而
得志卽因妖妄而遭貶與寇萊公貶所同自困卑滯
幽暗之小人也九二爲初三兩小人所困二吐而去
之上有剛中九五之君與己同德簞食瓢飲有方丈
之不如草耕水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
而已然戶庭之不出紱冕之自來粢盛之不設精誠

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中有慶矣然寧君
己先毋己君先枉己正人非凶而何知其凶而自守
不征可无咎也坎爲酒兌爲食離爲朱巽股之下是
紱使左右能止卽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
之九二不足徵矣元祐之初諸君子紛紛起用確惇
諸小人得能售其奸而間之困之耶然則君子困何
病哉初與三交揜九二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
則困于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乘夫一陽如棘之
刺其下將上求上六之援隔于二陽而不得兒其禍
反爲君子之所揜兌剛鹵有石象坎爲蒺藜上爲妻
在宮外故不見內外交困凶可知也爲不善而自困
亦臧紇陽貨之儔與袁術坐視漢室塗炭旋自稱帝
既有曹操之勁敵又見絕于孫策求援于袁紹而無
及兵敗食盡奔其部曲陳簡復爲所拒以至身亡其
自困而困于人凶孰大焉九四爲上六所揜望初之
應而困于三之隔在下故爲車三剛故爲金坎爲車
兌爲金進退不果故其來徐徐以困于金車也然四
之志乎初則不渝也剛柔正應終必合其先急難不

敏故可羞吝終不爲小人所揜亦可相助以濟困陳
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柬之以誅二張近于困
之九四矣九五剛中正大爲困世之君一陰在上有
如鼻欲去之則劓也兩陰在下有如足欲去之則刖
也九二大臣九四近臣又有陽剛之才下有拯困之
臣赤紱二也五有志于劓上而刖下二困于兩陰是
困于赤紱也然二五相應君臣同德患不爲爾過剛
則折而二以剛中應得謙之道故始則志未得徐則
有說矣君臣相悅夙夜竭誠以畏天之威而回天之

意天亦祐之矣故利用祭祀脫天下于困窮之淵而濟天下于福慶之域漢高祖之與三傑唐太宗之與麥煙功臣似之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適有天幸也然始爲二陰所縈如困于葛藟終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卼動輒懼禍故曰有悔兌口有言故自訟能大悔悟變陰邪之習而從陽以征聖人于此開其三面許其征吉勸改過也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從君子而征吉而劓刖爲下趙佗稱臣賓融入朝牛邯來降錢鏐歸宋知此義也催汜之事

可不戒哉

井

井以不變爲德以養人爲功巽入也入乎水而上水井之用也無人不待養無日不爲人養養而不窮也居其所是改邑不改井其德有常而不變也人雖殊而性同世雖異而道一有常則无喪无得不變則往來井井繘綆也瓶取水之具瓶幾至井而覆與未汲同挹此注彼而非有所損因民所利而非有所費還其固有而毫不能增成于無爲而民不知感彼此不必

相假上下不必相求然人性貴于復初王道要于可久未成不可遽輟其功故修德宜恆於井無與焉二五剛中是不改也初二如覆瓶之象三四如瓶入而復仰之象是往來井井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有瓶仰而出之象兌毀故羸也各性其性各利其利各井其井也若未成而輟其功羸其瓶則人己皆失養凶矣堯舜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時以孔孟爲井禹稷能濟天下之飢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時不遇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宣王曰吾惛

不能進于是此非汲者之弱于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井何心哉勞民坎勞卦象勸相巽申命象勞賚勸相使百姓服田力穡有成功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農自安亦井養不窮之義契之命爲司徒是已初六在一井之底泥而不澄井之舊而禽所不饗者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顏之不改其樂曾之詠而歸豈眞忘世哉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而無上應比于初不上出而反下注僅可射鮒失井之道如甕之敝而漏矣鮒初也巽爲魚陰潛

而細微如人性雖善而人欲錖之則有所溺而不能克己不能及物矣初有小人之資二下比小人則上君子无與矣令尹子常信無極而國皆怨薳子馮暱八人而君不安是也九三以陽明居井下之上此渫治之井可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猶未出乎井之上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用則天下受其福孔子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抱德而不與懷才而不試憂國憂民心常惻惻周子學追孔孟道大義精僅知南康不得大用邵子學究

天人內聖外王不受徵聘抱道自樂而未嘗不憂國事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三在井之半搶于物遠于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賢人在野而登于朝者有汲之者也君用大臣以求賢大臣引賢以致之君如用汲焉五明照大顯有王者之明所汲皆賢王享任賢之福賢者亦能福天下以自福故云並受微明揚之帝堯則大舜一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終巖野之胥靡矣六四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己汲而患己之莫己修離中虛井甃之象甃治也防其漏也甃而修之井何咎哉卽德日新又日新之義故德之不修孔子以為憂學不能行子貢以為病士敬以修已邪閑而誠存宦廉以守法弊絕而利興故无咎也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初泥二谷三已渫四已甃九五則井洌不澄而自清矣君有德天下汲之洌而寒者井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天下之酌而飲之若渴者之于井也孰能禦之聖帝明王澤及天下有以也若不中不正有汚其君而去之者傅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

者可不懼哉然剛正之主亦不納非賢必行潔才高而後可用古帝王選賢任能以此君有德而天下汲无喪无得天德常寧此性功之定往來井井惠而不費此王道之行也許敬宗在貞觀時王安石在嘉祐朝皆不露其奸亦未得大用也井至于上六則缾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大成矣若功成而倦是泉在上而復幕其井也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不擅其美不專其利養而不窮天下受福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一開而勿幕

之彖

革

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懼之已日乃孚者易貴乎中十干則已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更也信然後更時然後革人心順矣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非得已也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言非大亨大正皆革而不當也能无創建紛更之悔乎故聖人懼之行仁以除暴用乾之元以

亨之守經以達權用乾之貞以利之也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明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陰陽相代四時成序以孚革湯武法天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非細故可不懼哉否則如秦之變法莽之簒漢丕昭之遞禪劉聰之逆亂桓元之廢晉安朱溫之遷唐祚六朝五代時簒逆相尋豈曰革而當乎卽削七國如鼂錯變新法如安石亦未識革之義者鑽燧生于茹毛上棟生于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多矣豈特治歷一事乎兌爲巫故言治歷離爲明故言明時三辰有差歷亦萬變治歷以明作訛成易之時以發積久歲差之蘊革以求合道之至大君子舉其大他可推矣初戒革之早二戒革之專三戒革之躁四戒革之疑上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革之初九未可以遽革當固執之堅不可以有爲離爲牛二得中爲黃初其皮也故曰革如用黃牛之革堅固不可動至不得已而後變變必當矣其不變乃所以善其變也不可者戒之嚴也光武隱忍圖存以待赤眉兵亂盆

子角立神器無所歸然後收之知此義也六二中正文明遇九五之君時可爲也今曰已日乃革之緩辭也六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隳費之言趙鞅無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爲叛故六二戒其耑杜預之平東吳觀變而後奏請以及時曹彬之伐南唐奉命以務廣威信使自歸故吉而无輕躁之咎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爲剛明之極才亦全矣今曰躁往則凶貞固亦厲者蓋九三不患不剛明患在太剛明

過中故也革不可以躁必信而後可詢謀僉同有孚乃可革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哉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亦此意也又何之言何往而不可也三就者反復詳愼之意看三字不必太泥革至九四早者遲專者隨躁者衰矣而又不可以疑慮之既詳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時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矣君制命臣承命者也吾既自信矣君信之天亦信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五方虎變而四言改命者臣佐命者也伊萊望散得之然非誠有其

志天下信之不可改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志不在于興漢則罷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于厚楚則致田犨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卻鄭四柔順非侵君者也革以改為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義也九五以陽剛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尚何待占乎德位兼隆存神過化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昭明有融文章炳美煥然可觀故曰虎變龍飛以德言虎變以業言改革之際人信為難孚在未占之先其孚久矣此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事也革之道亦難矣可革不革是以敝濟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皆非也然與其喜也曷懼與其輕也曷重天下無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九五可革而能革者也上六則從革者也變道已成君子處之潤色鴻業可也小人革面順吾君而有所從是舊染維新矣革道已成不可更有所紛更以自取多事故征行則凶居貞則吉變者時也不變者道也聖人以不變守道而已漢文帝不肯輕用天下之兵光武不從請興匈奴之師知居貞吉之義

也晁錯之建議臧宮馬武之請師皆不知征凶之戒者非潤色鴻業之倫也苗民七旬乃革舜猶以為速商民三紀而變康王不以為遲盍居貞恐其革小人之過也

鼎

鼎卦象鼎之形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革去故而鼎取新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革茹毛

而爲火化一初既立萬法類從矣亨上帝養聖賢鼎之用也體巽之順以順于義理體離之用以達其視聽五柔中以應二陽剛之賢鼎之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聖人贊化育而前民用莫大于此元道亨于天下神佑人歸保世滋大焉往而不大亨乎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君子象此居處必正命令必重身居高位端正不敧而凝其所受之天命焉凝嚴也重也去惡不盡艮庖無潔清之鼎去儆不盡聖人無新美之治初六時天下草昧新開猶有宿昔滓濁之鼎可不滌蕩之使無一毫之不盡乎故顛覆其趾以出其否惡爲治者去故取新之義湯之革夏必代虐以寬周之克商必再三訓誥以化頑民高祖入關必先除秦之苛政初居下卦惟二陰五尊而初賤故爲妾六爲陰而初爲陽奇實之象故爲子妾不得爲室主妾爲

室主猶鼎之顛覆也若妾有賢子則母以子貴故无咎物忌顛覆惟鼎則覆而每潔故未悖鼎宗廟之重器有實則可薦上帝養聖賢九二陽剛得位上遇六五離明謙柔之主鼎之有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也然寇陽者陰讐正者邪初六近而我仇也而以一陰之孤壓于衆陽之底有疾我之心无即我之便二以篤實有不動之志以高潔无可乘之隙不能即而害之故吉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周唐所以安也愼所之者謹愼不動故終无尤悔則吉矣若楊

雄之仕莽荀彧之附操是皆昧乎所之之義尤即乘之可不愼歟初爲足五爲耳上爲鉉三陽鼎之實九三則實之中矣謂之雉膏美之至也莫之食四塞之也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五鼎之耳革言改也耳不從則鼎不行不爲人食其悔多矣魯平公見孟子樂克啟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塞之也然暗君之意可改明主用賢之意則不可改五明三賢一旦而悟沛然如雨之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九四其能終塞之乎破斧九罭之詩是也互

乾兌澤上于天降而成雨故取方雨鼎實至于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無傾九四以陽處陰位尊而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與小人同事必與小人同禍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其形渥也焉得不凶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圖靈寶袁粲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粲之誅其形渥也桑孔法張湯言利而凡事析秋毫谷杜媚王鳳言災而不歸咎大臣張楊恃

竇憲而貪殘歛怨羅吉依林甫而鍛鍊成獄李兼韋皐月進日進程异皇甫鎛數進羨餘牛山行青苗法苛急而致流民塞道路朱勔領花石綱而號東南小朝廷張桂藉議禮而為干進之階驕橫致怨仇鸞開馬市而撤邊垣之堡虜寇日深此皆覆餗折足之小人既害其國身亦終無所利信用小人禍何如哉挈一鼎者聽于耳挈天下者聽于君鼎實中則正過則溢鉉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者持盈以中正則為天下之利漢文帝唐貞觀宋眞仁之世近之不中不

正則驕心生漢武之末明皇之季是也六五得中而剛直中為黃剛為金所謂元亨五有之矣繫以利貞全乾德也欲其固守元亨之道也用臣亦以剛直則為天下之利張釋之汲黯王魏韓富近之不剛不直則諛臣近漢元帝之貢薛韋匡宋眞宗之王欽若丁謂五鬼神宗之呂惠卿蔡確哲宗之章惇蔡京張商英邢恕欽宗之李邦彥高宗之秦檜是也二以剛中應是五之用臣得人虛中以受剛直之言保泰持盈鼎之功盛矣上九之鉉旣薦而安逸之時臣之事君

過剛則折而于事仍无濟也大臣有有犯無隱者有有犯有隱者非隱也直而濟之以溫委曲開誠以出之寓直剌于旁諷之中藏面折于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于犯之犯也唐太宗謂魏徵更覺嫵媚宋太宗謂呂蒙正氣量我不如歐陽文忠以臣等六七書生語悟太后溫公以門生天子語感仁宗皆直而濟之以溫也上陰也故為玉上九乾體乾為玉[illegible]曰玉鉉質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也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下卷上終

湘鄉漫錄[illegible]卦經史彙參下卷下

震

震動也象雷之卦動而懼懼而敬故有亨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吾虩虩恐懼顧慮不敢失必求所以應之使大事如無事則移懼爲喜可以致福而笑言啞啞矣故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主祭之才羑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于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無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卽震雷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敬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以常懼者收心以不懼者集事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爲之矣震爲長子故言主祭出則撫軍守則監國長子事也帝出乎震故曰出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修其身省其過使事事合天理遏人欲雖震有不來之時而恐懼無間斷之日此人心洊雷之震則恐無恐懼無懼矣震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初九陽剛成震之主處震之初不闇于幾先處震之始能以恐懼自修謀成而後整暇備預而後和緩故吉也後對初而言與彖辭不異者初爲成卦之主也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近之六二以柔乘初之剛故危厲時有險易則勢有屈伸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馭動俟之久而剛自衰則无喪而有得矣高祖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爲得其義喪其貨貝而曰億度也度其不能敵棄其貲財而奔于高遠以避之貝爲人取勿逐守正以俟之七日而可得復矣此與不喪匕鬯異然恐懼自守雖喪終得九陵言其遠七日言其久九七皆屬陽陰屈甚則陽伸矣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蘇蘇懼之至也懼則有備无患矣事震雖止心震常行無時不然也武侯治蜀心存戒愼百廢俱修邊防之嚴兵革之利上格君心下裕民食故寇至而不驚變起而无患也沒後黄皓鼓惑君心邊防盡撤故魏得乘間而入不知恐懼而无備故也若不當其位無其才者行而去之可也吾才不稱吾位天下獨無才稱

其位者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產懼而能行豈惟无眚恐能致福國之福身之福也蘧子馮不爲令尹蔡謨不拜司徒抑可以爲次矣九四以一陽孤陷四陰之中故爲泥宜勇其身以安于衆若履夫不正而不能除則遂滯弱而困難矣雷將通而忽滯震行无眚泥止則有眚矣能光大而有濟乎鄰侯之遠引晉公之退處潞公富公之致仕靳王之謝客皆行而無眚者止則有眚劉向恭顯雜處漢廷珦瑜伍文並居唐位鄒浩章蔡同列宋朝是已六五震之君當震動之

世宜其憤起而撥亂反正以大有爲于天下五以陰柔往則无應爲上六之震極危也來則乘九四之剛亦危也震來厲與六二同而位不同必也深思長慮多方以守之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斯足矣所謂不喪匕鬯也其周平王晉元帝唐宣宗宋孝宗之時乎蓋无陽剛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守中不喪吾之所有也上六比五而應三五其鄰三婚媾也柔懦居震動之極故懼而其氣索索不勝恐視矍矍无所安也動極而復征宜其凶矣恐非已造彼動故懼懼鄰而戒合于備豫故无咎極懼相疑三行而上不征故雖婚媾而有言也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戡黎而祖伊恐滅江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蜀亡而華覈畏其知所謂畏鄰戒者歟

艮

艮山也止也身動物惟背爲止艮其背止于所當止不復自見其身矣亦不見後人之面君子于此得忘我

忘物之學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忘我之學艮其背不獲其身也高堂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勿爲忘物之學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止則止止也止乎道也靜而不失時也時行則行亦止也時乎當行吾斯行焉動而不失時吾之行亦止乎道也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

君子不以爲不止動靜不失其時也不失其時則止其所矣知其所當止之所而止之仁敬孝慈是也得所則安其道有不光明乎六爻皆峙敵陰陽不相應雖六純卦皆然而艮與止義相協故取以明之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矣皆君子之學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所位人所立也各止其分止而約之得止之道也未發之中至靜無感固爲思之位即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竭智盡慮于經綸參贊財成輔相之間皆謂之思不出其位非局淺陋以言思執方

寸以爲位而謂之不出也止不善必在初初六處體下故謂之足謂之趾所以行也居止之初無所適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妄動止而不行未失正矣故无咎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己之不善于其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喜嗇夫之辯捷張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于初者也初質柔恐止不能久必永守正道靜止之初不可以躁動非禮勿履則艮止之利也故曰利永貞初動而六止故言未失正六二大臣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逢九三之

剛在上二猶腓也腓脛肉也躁動之物三爲限限腰胯之際腓所隨也三過剛雖非君而居二之上二中正能艮其腓質弱不能往而拯之外不得不隨惟隨之而已是以其心不快也柔不勝剛非樂隨也龍逢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則不拯而隨矣同惡相濟其心相同聽其輕動矣若君曰好色亦曰太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不得已而隨三未肯退聽乎二之故也

九三下卦之背艮其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此內欲之所由出外邪之所從入也故戒之使自危其心而不亂行夤旅也當中脊之肉也艮之爲義各止其所上下不相與至加于身之中則列矣分列其夤上下判隔危莫甚焉大體不通體分兩主君臣不接上下離心大器喪矣大器國與身也列夤則身亡離心則國喪故曰厲熏心賓憲梁冀蘇峻桓溫李希烈朱泚王安石史彌遠皆剛而躁動

君臣不接上下離心之徒也卒至國危而身亦危雄之學不純亦列其賁者卒爲莽大夫其不知熏心之戒者與若能反躁爲靜操心至危則得矣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操心至危又學之功也三居兩體之際未入上體止于下不與上交所以體分賁列四已入上體體不分而身全故能總止其身自止其躬則得之矣止不囿于身而亦不離于身觀其身之止即知其心之止心不可見也艮其身者所以凝心之體也

彖之不獲其身者所以廣心之量也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斯謂得之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諫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滅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六五在上故爲輔中正故言有序當其時中其節口雖動而心止則失言之悔亡矣艮趾愼行也艮輔謹言也行无咎言无悔君子之道備矣五艮之君也言如絲而至微出如綍而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言必有序何悔之有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上九剛而居止之終敦重在上不陷非妄宜其吉也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身性之體道之所歸也敦厚于上則天下之事皆止于至善矣吉孰大焉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孔子不踰矩之事乎

漸

漸進也止而巽漸進之義也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士能守禮以守身道足濟世而後可事君蓋始進若是之難也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正國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恭顯之惡漸故曰進以正五以剛中盛德居大位而五

爻應之止則靜巽則謙有不動動斯達矣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唐太宗知人善任有長孫房杜之輔天宏化王珪魏徵之有犯無隱李靖李勣諸臣之宣力疆埸由此在朝蹌蹌人才蔚進宋仁宗求治任賢小范老子主邊鎮鐵面御史專封奏天下巽人宰端揆閻羅包老居要府韓魏公寒西賊之心富鄭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一時之文體狄武襄成廣南之戰功由是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皆剛中正巽盛德之君以臻羣臣漸進得位有功正邦之盛也物

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惟漸爲然君子體漸之義處己則不自賢其德而居于賢德者之間求賢而使在位故賢德者推而高焉處人則不速責其不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漸仁摩義故風俗亦化而善焉國之存亡在風俗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漸之義也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漸深矣四維不張而秦祚促恥尚失所而晉室覆故善俗與居賢德並重李陵降匈奴隴西以爲媿符堅缺城角新平以爲慚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初六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鵠之志哉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不卑小官少安毋躁之義勿深咎可也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孔子慍武叔孟子怨臧倉矣周子廉于取名銳于求志僅知南康而學究天人胸懷灑落楊龜山已第進士調官不赴師事程

子而豁然有悟杜門十年皆不躁進而自安者也艮初山之麓在坎之側故爲干鴻本水宿初始離水猶在水濱鴻飛必有序而有漸故取之六二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高而安矣居中得位而應九五食君之祿豈曰素餐乎亦欲納君民于衎衎之樂置國家于磐石之安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商高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爲二以中正之德應九五中正之君猶不急于進自養以待時得漸進之義矣志在輔君正邦非空

飽飲食也富鄭公辭樞密之命又辭翰林學士范景
仁補校勘而安不汲汲于進取皆知此義者九三居
艮之終止之極壓于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
必銳飛必高陸高平之地初六六二三之羣類也知
進而其羣反離好高而非道猶合夫三往征不復樂
于邪配婦四不能執貞孕而不育貪進忘義取凶之
道也四互離爲大腹故孕三征則少男不成故不育
聖人戒之曰四非汝耦汝寇也汝盍亦和順于汝之
類相與捍禦于汝之寇則不失其道可以相保而免

于災不惟无凶又且利焉故酈寄舍祿產而從平勃
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
凶也夫外患之興須察勢審時量力而動不可躁也
漢武征匈奴文皇征高麗躁矣蓋兵端自我而起也
袁紹袁術之進兵攻曹操操得荆州後又進攻孫權
亦皆以端自我開躁而失之也若待寇至不得已起
而應之則身家可保力能勝勢可敵時可爲也否則
凶矣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四巽體故爲木不幸而在
剛暴小人之上非巽而降未有能免者鴻不木棲降

而棲于平柯卑枝于不平中求安則得安而无咎能
明理審勢守正而退或可履危而寡過矣故子文下
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也哲宗親政首詔
內侍劉瑗等入內小人用事之幾已動故范堯夫呂
大防紛紛乞罷政或得不安中之安而章蔡已即用
事諸賢均受其厄矣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
之位邱陵最高之地鴻進于陵之象五在艮上故曰
陵下有二中正柔順之臣合志一德以大有爲于天
下然猶三歲不合而無成者三四在中艮以止之坎

以陷之也離數三婦在互離之外故不孕五欲親二
而有九三以隔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有
六四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惟君臣皆有中正之
德故訐不行終不爲三四之所間而底于吉也故太
宗之治不見于貞觀之初而見于三年之後宋仁之
治不見于康定之前而見于臨政之後開元元和亦
然蓋君臣遇合之艱也上九居一卦之上賓出一卦
之外進彌徐心彌下退彌速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
于四老人寇鄧重漢之功不宏于一客星王仲淹邵

康節皆可用爲儀者陸作逵雲路也進處高潔可爲羽儀漸雲路而志卓然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不爲位所累者也

歸妹

歸妹妹少女之稱歸妹嫁女之象也少陰而乘長陽說以動以陰感陽有女說男動之象所歸在妹不待歸而自往是淫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聘則妻奔則妾初二剛而三乘之四剛而五乘之剛受制于柔柔不善也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失夫

婦倡隨之理所以動則凶而无攸利也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無由發生男女不合人道無由終始坎離南北之交震兌乃東西之交也嫁女之終男之始也震爲長男兌之兄兌爲少女震之妹兄舉禮則妹有歸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愬夫夏姬滅國咸恒漸歸妹皆男女之卦恆漸以巽爲主女貞婦順故恆亨而漸吉咸止而說以禮約情故亦吉歸妹則說而動矣不貞而見棄故凶君子故慎之于始夫始合不正其終必敝君子于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知其歸之所敝也謹始慮終不使從欲而動不使柔得乘剛常以震之修省防兌之毀折所以能永善其終而無敝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推之仕進不正敝必諂交友不正敝必損君子惟謹其敝而已初九在下非妹妹之娣媵也跛言

弱也征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往所以吉而相承依倚而行如跛者之能履也非初說之偕動也恆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循禮得正故吉驪姬之娣生卓子戴已之娣生惠叔皆媵也歸妹以娣其猶泰茅之茹乎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皮也九二眇言視者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幽閑中貞之德體陰而德剛堅而不可渝與五應而不溺于三之比明及遠故能視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妹之身也守剛正之常而不變者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自媒自炫者

士女之醜行故女不可以說動而歸男不可以說動而求也不以說動而求而守幽人之貞者申屠蟠管幼安得之六三欲躐出于九二之上已挾綠衣上僭之心矣上有室主進未値時猶有須也故從而正其分曰曷不反而歸于娣媵之列以有待乎否則如趙飛燕之譖廢許后以禍漢武則天之逆弒王后以亂唐其烈可勝言哉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爲司徒之時乎唐垧始與安石善上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及安石薦而授官不協遂面折

安石六十條于御座前至指爲林甫盧杞因見貶而得附君子之林似之若呂惠卿邢恕則又反復之小人仍不知反歸之義也三陰柔故能須九四无應待命而後嫁愆期遲歸以待時賢之至也十年不字是爲女貞其莘野三聘之伊尹渭濱八十之太公南陽三顧之諸葛與六五以帝乙之賢君而有九二之賢女爲之妹此而下嫁諸侯豈不焜耀于而國而家哉又自謂我雖女君娣雖吾妾而自視不如尚德不尚爵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儉而不妬女德之最盛者所以益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非三傑不能禦項除秦文帝亦自謂不及賈生宋太宗謂蒙正氣量我不如是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娣遜夫之象也如是必能崇儉素以敦風化撫娣姪以廣嗣續故吉帝乙之訓可知矣子夏傳謂帝乙湯也上六陰也故虛尊而無德不令之兄仰無所承三又无應則所承者虛无幣帛以實其筐所刲之羊无血脊以告于廟少妹疇依焉如此則女不見荅於士以虛文縻之何利之有此終之敝也君子故愼之

于始震仰盂有虛筐之象兌爲羊謂三也上六在外則爲許靖爲王衍於國何補哉

豐

豐豐盈盛大之時也此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惟王明而畢照動而有爲故能致亨曷爲而憂之豐則尙宜大也中則尙宜照也必吾心顧諟緝熙使常如中天之日普照四方則心明不昏自世治而不亂其所以假之者卽其所以保之者矣中則昃盈則食盈虛消息之機天地日月鬼神四時所不能違況于

人乎況于天下之治亂存亡乎齊德衰于召陵晉志怠于蕭魚淮平而异鑄用潞定而歸眞戜日中則昃也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无末年之變魏武得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無逸乎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亦鑑此也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顔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而當明盛之時伏中昃之機者幸不幸之雜也君子象之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開獄之時是非曲直必得其情定獄之時輕重大小必當其罪亦如雷電聲光之皆至噬嗑明在上故制爲刑法以示威于下豐明在下故洞悉奸僞以運威于上倘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高帝无離之電則躡足而怒不解无震之雷則刻印而銷不隨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人命益至重也學古入官然後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乃俗儒既是古非今奸吏多舞文弄法滔滔者皆李斯韓非之徒也折獄致刑可不愼與

初九以剛明當盛世上應九四遇同德之遯臣同德相匹故曰配主往而從之功業必有可觀居卦之初時猶未過雖遇盈滿之時可以无咎故往則有功此向進之明可以進於中者也旬者十日數之滿言未久也明不可過過則災及矣四皓能從子房以安惠帝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傳元帝而盛久災生漢再衰而望之飲鴆周堪疾猜張猛自殺惟子房退而四皓去得免耳預防其過也青天白日之淸明非雲霧所能掩日中見斗以其日之至昏也日之食正午可以見斗蔀者有物以掩之也亦以豐而致蔽自以爲豐則好大而自是故愈豐愈蔽天其障蔽往而從之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六二爲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惟積其誠信以感發其至明之心以善天下之動則厥孚交如而疑疾有瘳故得吉其陸宣公事德宗之事與德宗柔暗而自爲強明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刻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卽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也君雖暗而臣不可以君之暗而二其心

一出于至誠君不疑不疾固吉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已悅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遇贄不以為已凶九三以剛明居下卦之上不幸與上六柔暗之人同列有折其右肱之象以柔掩剛雖欲豐其民之澤增其君之明而有所不能葢一手不能舉鴻鼎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惟見民益槁而不蘇君益昧而不明无所措手又于三无咎也故平无勃不濟元齡无如晦不決韓范文富非相濟不能成嘉祐元祐之盛沛幡幔沫小星昏

益甚矣尚能膺大事乎終不可以用矣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剛而有為者也然六二大臣尚不能發其蔽而啟其明四以陽居陰其象雖與二同幸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為之主道尚可行同德相應為夷主夷等夷也遇其夷主資其不過旬之明以善吾不當位之動則不明而可進于明不當而可期于當矣故吉高則可為顏讐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无知常何六五雖柔而有六二大臣之賢四邇臣之賢三羣臣之賢初小臣之賢五能虛心以

招來之能自光大章顯其德舍己從人能用人之明故天下之明皆來合天下之明以為明則明得其慶而君得其譽而吉矣柔則如唐憲宗宋孝宗初年發憤為雄以羣賢輔之猶致其盛况遇剛明果斷智勇之君乎漢之明帝明之孝宗斯能用人之明以為明者故足以致其豐大明盛之慶譽與上六以柔居豐極處動終反以自蔽者也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或以娛樂或以逸遊或以姦諛此仇士良所以傳心術之秘于其徒謂天子不可令閒若讀書親近儒生則

吾輩疎矣故聖人發其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欲揜君之明不過欲豐己之屋不知適以揜其家而不光不過欲高其位不知適以空其門而人亡天下莫與凶莫大焉又有大者飛廉惡來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十常侍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靈獻昭宗之罔終人主可不戒哉安石性倔強恃才自用急于變祖宗之法以售其學欺君誤國排正納邪以理財為要以生事為心始則要君之用遲遲其行終則揮之不去急急而來卒至為惠卿所賣發其私書子

喪身免此欲豐其屋而卒蔀其家之象由是流毒四海怨議沸騰遺患朝廷姦人竊醜其凶于爾國爾家殆有甚于婦寺權奸之禍自用則晧安石之謂也

旅

旅山止于下猶舍館也火動于上猶行人也故為旅六五柔得中而順乎二陽止而麗乎明故可以小亨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苟求僅存雖得自通非甚光大故不可以自大小其心而歛之小其身而卑之則自防密而待人周故亨旅無定在道無不在所為皆正事

所處皆正處所依皆正人則可以安其身行其道故旅貞吉窮于外而不正上交必諂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逋旅不宜過剛亦不宜過柔柔順乎剛而得中孔子不答靈公是也止麗乎明而不妄孔子不主彌子是也皆旅道之貞也文王明夷孔子旅人君子之不幸也君子不幸而為旅盡其所能為聽其所不能為而已夷吾重耳俱寓于秦無異遇有異時孔子陽貨俱去魯有同去无同義遇非我所能為守我所能為也時義大矣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故舜戒皋陶曰惟明克允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延緣而過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人留滯莫如獄君子明以察其情正以慎其法不使留滯淹久蓋刑不明則冤過明則察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象火之過山也初六陰柔居下棄逐而在旅者也上不能如孔子在陳而弦歌不衰下不能如鍾儀在晉

而樂不忘舊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殖故致災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邱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失志困窮自取災也此過于小而不亨者也然在旅而為鄙事有志窮而為之者有志大而為之者雲長種菜于魏蘇武牧羊于匈奴而志不在菜與羊必有能辨之者六二顯者喪而在旅者也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獲次舍而安挾資貨而不露有臣僕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為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出奔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柔順

下人也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十九年守志彌篤中正立己也故至楚楚饗之至齊秦齊秦妻之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矣旅而歸而霸孰禦哉先主未得志時亦似之此貞與亨吉兼有之者也九三亦顯者喪而在旅者也以剛處剛又居下卦之上不中則有多上人之心過剛則有暴下之失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而饗以大夫之禮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于人而卽其安其造于境弗聽是剛而

不能下人也請逆于晉而晉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之貞信者也雖貞猶危厲況不貞乎袁紹呂布孤軍在外雖非旅人而跡同于旅多上人而慢下卒至衆離身死亦焚次喪童僕之象此失旅之貞困以不亨者也九四在下卦之上亦顯而在旅者有剛明之才而能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罰人也

猶未得位以行志故心未快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然君子不得行道雖温飽而不敢懷安季孟之時孔子所以行國中授室孟子所以去也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少康逃虞思之圃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五爲一卦文明之主而牧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故下得乎人之譽上得乎天之命宣王歸而中興矢其文德文也明明天子明也側身修行謙柔也小雅美之則鴻雁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民譽盛矣天

監有周保玆天子詠于詩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載于傳天命隆矣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爲天子無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爲旅人可不懼乎五獨不言旅所以存王者无外之大義也士君子信友獲上由旅人而得譽命漢唐以來開國元勳大抵皆然未能遽得之時不免有一失之失而所得不綦大哉上九則終于旅而不歸其國者也居一卦之上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強不聞其過故爲先笑後慟旣毀其家如焚巢又辱其身如喪牛晉出帝信景延廣之言

挑契丹之敵至于覆宗祀遷虜庭而亡宋徽欽信李邦彥罷李綱不用种師道勤王之兵賈金人之和受辱困五國城而終而不自知覺凶孰大焉呂惠卿附安石而顯賣安石而貶蔡確行寃獄苛政曲迎上意迨温公鐲除煩苛而確以當日之事歸過于神宗以現在之事爲已所建白卒亦貶斥先笑喜得位也後號咷悲失位也其凶于其身并于其國上獨言旅人終不得歸也大壯喪羊失其狠也旅喪牛失其順也狠可失順不可失也然有旅非甚也求爲旅而不可

得者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商鞅之立法自斃哀哉

巽

巽入也順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無能此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夫子之仁聖豈敢也故爲德之制但純用卑順則所通非大一陰而順二陽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剛中正二五之大人則无往而不順惟在下而不立故亨而小非全德之卦也五月陰姤品物咸章是天道之以小而亨也剛柔宜小亨亦無弊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謟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惟用之于命令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民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君政故曰重巽以申命君子則之以申命行事丁寧告戒而後行則達通上下畫一耳目心志大同矣鼓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違無始終二三之梗風與命令之象也初六陰柔在下過于卑順進退皆疑其封倫裴矩反覆之徒與然巽道弱者用之爲邪強者用之爲正怯者用之爲謟勇者用之爲謙利用武人之貞初過柔不至于過剛也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謟以

謙遜之德而御其剛毅之氣則貞而利九二大臣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于陰柔卑下俯僂不已將及牀下其張禹胡廣之徒與然用之于祭祀則吉而无過卑之咎如臣事君能盡其禮不爲卑介上下之處可以達民隱而宣君德猶戒之以得中而不可過用史巫者爲其能通神人之意也二陽覆上而橫牀之象九三以剛乘剛而詘乎六四邇臣之下是有時不巽有時而屢巽也致恭過勞其巽亦吝廉以不巽而辱

藺藺以巽而避廉而廉卒巽以下之九三其廉之徒與孔光之下車拜謁董賢元稹之曲意受知崔潭峻史彌遠時之由竇尙書犬嘷侍郎同名大諫嚴嵩時之義子鄢懋卿趙文華輩不惟頻巽且諂遜而卑何止于吝六四以柔處柔宜有悔也重順居上卦之下上順乎一陽之君下順乎二陽之臣故能俱獲其心是大臣不自用才而用人之才合羣力以事君則不止悔亡而其功有大焉者矣丙吉有焉以勵精之宣帝爲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爲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象互離爲網罟爲戈兵田象也巽利三倍故多獲三品上中下三殺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二三賓客乾豆之象也田獲三品用君子也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爲巽之君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貞固守此至善故吉故悔亡无不利事不得已而變更民尙未孚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所以丁寧于變之前揆度于變之後至周且悉民則欣然順上之令矣是以无初而有終

先庚三日丁也先庚三日癸也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誥後之以中篇下篇之誥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庚于四時爲秋于五行爲金于五色爲白巽爲白故取庚上九巽之極在上過于順何異在下卑而順上九之辭與二同九二吉而上九凶者二中正上姦邪也位高而患失極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以順似乎正而喪所守以媚人非行權也雖正亦凶况不正乎正乎凶言必凶也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匡衡阿附石顯終爲王尊所劾張禹依託王氏亦爲朱雲所彈楊雄爲莽大夫終不免于投閣呂惠卿曲意安石安石薦之爲相以爲再召之基惠卿廼忌其復用凡可以害之者無所不用其智以迎合神宗而固其寵及安石召而貶之遂上訟而發其私書同歸于敗阿順苟合凶孰大焉

兌

兌說也陰陽相說曰兌陰附陽陽下陰也在人則不言而心悅有亨道焉然悅則易流必察已所以悅人者皆本于性情之公而非狥以私人所以悅已者皆出于義理之正而非從乎欲然後亨可大而兌可久說以利貞剛中以正已柔外以說民惟說民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正已不利已故利民湯之寬仁兆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是也有事而民趨之忘其勞有難而民犯之忘其死說而自勸故聖人大之勞而忘

勞禹之治水文王之經始靈臺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武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下之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穎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亦忘死之效也理以講而明亦以習而熟朋友切磋互相滋益君子說之非便辟善柔之友也漢宋諸儒說經問難亦說之義也當說之世天下人悅于下君臣相說于上必有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庶不至容說之朝初九以陽居陽在下无與至

疏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懼說不在諂履道而行无牽係之累无乖戾之私何疑之有漢成帝宴安之餘非朱雲不能彈佞臣唐高祖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博戲兌以說爲說和兌以不說爲說魏公希文彥國遇事力爭下殿不失和氣如推車子主于車行而已亦和兌也范堯夫謂温公去其太甚役議難行則可先行一路温公不從堯夫曰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哉温公深謝之安石變法大程子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程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屈服此諸臣相與之和兌也九二大臣而比三陰當說之世天下視其所悅而赴者也剛正居中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僞說人者絶之惟其閑邪存誠其孚既積則義理悅心人亦信悅之所以吉而比陰之悔亡周伯仁愛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美而李泌譏之皆愧乎九二也文潞公初亦謂安石恬退守道及後始悟其奸趙忠簡初識秦檜云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及與檜共執政檜惟

鼎言是從由是深信言可大任而不知爲檜所賣此比陰而未孚遠說之未免有悔六三陰柔邪佞在下卦之上而以一陰介于四陽之間左右逢迎往來不暇受人之說入復受其說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何待乎廉來得位凶及于商恭顯得位凶及于漢林甫國忠得位凶及于唐章蔡得位凶及于宋忠賢得位凶及于明來而凶豈盡三之罪哉夫小人以妄說而病君之心者也君心勤儉彼病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以宴樂君心裕民彼病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以威武六三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剛正介乎其中商摧而裁制之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五其不爲疾者鮮矣若見道德而悅見紛華而悅商而未決人心惟危則不寍覺其心之不安自求其理之可安交戰之疾不藥自愈矣六三君心之膏肓九四君心之藥石九四有喜天下國家之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確去温公召而章惇斥四相進而萬尹罷小人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九五剛明中正難說于其上三陽可

否誠正介隔于其下倘三以說來上以兌引九五萬一輕信二陰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乎五具兼容并包之量而以至誠待人雖有剝陽之陰亦孚而信之爲善柔爲便佞最近比而易入惟常存危厲之心則成其孚而不受其剝也不然堯且憂驩兜畏孔壬況不如堯者乎親正人聞正言不期益而自益親小人聞諛言不期損而自損孚剝有厲之戒所由設也賢奸雜用之朝未有不君子日遠而小人日近者蓋君子易退難進不善取悅而小人百計逢迎乘間抵隙而來可畏哉夫物以類從上六與三應必引而進之然舉而未成發而未光者有九五剛明以剝爲懼下有三陽以隔其來上居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引之而人不從其引兌而未光者引者不足責受引之人可不知戒與

渙

渙散也人心散而不合事權散而不振而言亨者散大難者存乎德坎險難也風行水上散也人心散當有

以聚之如王假廟極其誠敬聚神所以聚人也事權散當有以收之如利用舟楫以濟不通用人圖治用舟以涉川也以誠萃人以才濟事貞固守之則渙者萃故利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亡漢而不能散吳蜀而爲魏項挾勇曹挾智無德不足以服人心也散大難固難散大難而不居尤難惟王者有中正之德始足以散大難而不居其功方克有濟平吳亡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猶祀于太廟大告武城是不自居其功也不

居斯不驕不驕斯不敗矣剛來而不窮者謂九二風散雷動不陷于險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謂六四上與五同木在水上乘木有功同心濟險也易言利涉大川三益中孚渙皆乘東南之生氣而以巽順行之者享帝立廟卽王假有廟不獨歸功于祖考又歸功于天昊天有成命是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享帝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立廟也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

也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盡慤盡信盡敬盡禮著存不亡以至幽無不格散無不聚所以合天下人心之渙而使之萃故曰廟中境內之象也初將渙時有以拯之則不渙初六居下位而挾拯難之志從五則莫達擇所從而得九二賢而有力者從之於初賢如驥德壯如驥力以是拯人心之渙必濟吉何疑焉信從蕭何平從无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皆從賢而有力者其拯難之功何如哉九二陽爻爲馬觀

難而行六之順也二以陽剛得位初險二善撫之上逢九五是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遇剛明中正之君與初相得相與奔走而赴之同心濟難得其志願何悔之有機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機不敢斥所尊也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舍桀而起說奔高宗以濟雖然有似是而非者楊雄奔王莽文若奔曹操淫奔也學者審諸險難之世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褒姐靳高基難也勝廣元感士誠友亮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

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居无位之地柔則才弱不競外則无位无施雖不能濟難能散而免其身何悔焉陶淵明解印歸來房彦謙棄官隱居司空圖歸隱休休亭楊誠齋卧家十五年是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不能齊也然居高位之人則蹇蹇匪躬可也匪躬者人臣之義疆埸效命馬革裹屍忠矣然尚屬武臣意中事蓋兵凶戰危也若變起倉卒國事多艱士君子身逢其厄時不可為義所當為則為之職所當為則為之成敗利

鈍非所知也蓋寬饒以諫刑餘法律死蕭望之等以諫恭顯被誣死王章以論王鳳死王嘉鄭崇以不阿董賢死鮑宣以忤孔光死鄭宏以奏竇憲死趙騰以指陳得失死楊震以諫樊豐等用事被譏死李固杜喬以不附梁冀被誣死王允以誅董卓死稽侍中以蕩陰敗途中身衛惠帝血濺帝衣死周顗戴淵以不附王敦死庾珉王庾以隨懷帝不屈死吉朗辛賓曾充梁緯以隨愍帝不屈死長孫無忌以諫立武后被誣死顏杲卿以罵安祿山死張巡許遠以守城不屈

死顏真卿以往諭李希烈遇害死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死傅察以使金不屈死李翼何灌王稟張克戩等皆以徽欽之亂守節死李若水張叔夜以隨徽欽北去死楊邦乂以金兵至罵賊死郭永向子韶陳遘等皆以金兵至秉節死岳忠武父子并部將均以精忠報國被誣死陳元桂李庭芝汪立信江萬里陳寅何充劉銳唐震李芾尹穀陳文龍趙昂發趙時賞等皆以元兵至守義死文天祥謝疊山皆北去不屈死陸秀夫負衛王蹈海死方希直鐵鉉練子寧陳迪以靖

難兵入罵不絕口死卓敬景清以不遜被害死其餘遜國諸臣死者黃鉞詹璜鄭華唐子清等不一戴綸以諫宣宗田獵下獄死于少保以一心為國不附奸邪被誣死陸震余廷瓚馮涇等以諫武宗巡邊死孫燧許逵以不從宸濠死夏言曾銑以與嚴嵩不合陷以開邊釁死楊椒山以請誅嚴嵩死吳時來董傳策張翀鄭曉皆以論嚴嵩死高攀龍楊漣周宗建繆昌期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諸人俱以忤魏忠賢死蔡懋德衛景瑗金毓峒朱之馮等以李自成亂守城不

屈死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凌義渠馬世奇孟兆祥吳麟徵輩永固劉文炳諸人皆以甲申之難死而遠近士宦義民紛紛死節并全家殉難者更不一而足也死不同而殺身以取義成仁則無不同皆渙其躬而志在濟難之君子也六四則渙其羣散天下之難矣近五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者公忠無黨善之大而吉之至也然非徒渙而已公而忘私合異爲同散其大而其小者尚如邱陵散猶不散也不忽其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乎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

大是渙之中卽有萃非常人思慮所及也漢之必降南粵宋之必下江南皆此意也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五王之不殺三思僕固懷恩之不平河北皆有邱而不思夷之者也若夫渙小羣爲大羣公而忘私渙之中卽有萃所謂羣者聖人之所散以混一天下者也漢唐之初宋嘉祐以前諸賢皆近之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巽之度爲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慰天下之望散天下之難乎非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必訏謨定命布告四方以收人心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是其驗矣然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令反而民去之難何由散乎故又曰渙王居无咎以身正而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建中表正以爲民極使四方人心環向而有所係屬如是可以正位凝命无懷安之咎矣言非徒空施號令而不以身正也渙王居陸贄所謂散小

儲成大儲之意汗如有疾之人非大汗則疾不解也夫血之毒非氣之正者去其血而不盡如疽之留根者也上九以陽居渙之終最遠能出于險故能爲九五之渙其血去之盡而出之遠天下之難日消矣非九五之君孰能聽其所爲哉此非徒功成身退超然遠出以逃名遠害也蕭何之深謀子房之遠慮上也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次之楚子常之殺無極陳元禮之殺貴妃則無足道矣逖遠也

節

節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供奉无窮民于是乎始窮聖人故受之以節約侈而歸節則財裕而通亨者通也然過于節則人情苦之不可久則又窮自節而苦則拂其性節人而苦則逆其情故受之以中不過于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冬閉不固春生不茂也聖人法之節以制度用之有道殺之有時先之以禮後之以法則截然不可踰凜然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上不虐取以害民民不奢侈以自傷聖人節而天下富矣坎陽兑陰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

剛柔分而得中又曰當位行險以說則爲得中節之義也近于嚴峻是行險也以悅行之則安適而無拘廹之苦二陽得君臣之正位故曰中正以通水流無窮而澤有限不虛不溢適當其可故謂之節約民以制須先民以身故君子象之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制爲品節上下各安其分然猶以制度數爲未足而議吾身之德行以先之必求無過不及之差以中其節三千三百所以節其外直温寛栗所以節其內也申屠蟠諸賢是居節之初能節而止者初九窮而在

下故節之道不出戶庭當止而止知通塞之理也節一家必始于節一身節性而已即議德行也顏子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慾節矣簞食瓢飲奉養節矣不出戶庭而節之道已具何咎之有通則行之四海而凖矣推之節言語則宜密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唐幾爲周漢幾爲魏尤可悼也密而不出斯得節之道也九二何以不出門庭而凶初處士二大臣也說之主容說之人也上

逢陽剛之君宜佐以制度數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乃下同初九之節私淑門庭之內上不得其佐下不被其澤失時極矣公孫宏布被節則節矣于漢武窮奢之主虛耗之民何禆焉王戎性吝自執牙籌持筭與世浮沉而無匡救故凶殷房無實之名君子恥之不能致君澤民也李固遺書黃瓊云俗論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一雪此言亦此意夫賢不家食相時而動可也趨終南之徑彈貢禹之冠君子固不爲運甓而習勞聞雞而起舞亦欲及時

而濟險故皆得建大功業于晉王猛不就桓温而佐苻堅亦擇君而相時也六三以兌說陰柔而在人上挾其說豫之勢侈以自奉至于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嗟何及矣自取之也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祟是也至見逐于國人追誦于白首而不悟哀哉士大夫習曠達而賤名檢尙浮誕而狹節信禮教崩弛貨欲爭逐則心肆而事侈晉之所以亡也何曾日食萬錢猶謂無下箸處者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三互震若知懼則震无咎者存乎悔能嗟則能憂懼

故聖人不絕之六四得位而順在坎之下安焉自節斷然不溢承九五甘節之道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清淨無爲安而行之唐代宗欲致太平楊綰以清德相會不祟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等翕然同承代宗之道使楊綰之節不出于安人豈肯心服哉幹與寬可強也子儀可強而服乎溫公歷仕四朝而食取充腹李𤓰入仕四十二年而被服布素海忠介卒于官日葛幃敝籯皆安節之君子也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位乎中中

則不過甘而不苦可美而易從矣禹宮室卑衣服惡飲食菲何其節也而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焉漢文帝躬行節儉羣臣能奉行以成太平之治亦近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禮之用和爲貴所以无往而不可尙天下皆受其吉康與君德且然況臣民乎上六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木之性行則甘止則苦節之過中未有不苦節非不貞而施于人物則有所不堪故凶若以苦節修身則儉約无妄可以悔亡所謂與其奢也寧儉上在一卦之外世外之士厲其節而不

屑一世伯夷之隘是也窮巷之衰安亦似之河西傭補鍋匠臨海樵夫皆苦節也其道已窮苦不可貞而貞之凶也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君子固窮不怨不懟又何悔焉無甘節之吉故聖人憫其節而戒之以凶無不節之嗟故聖人嘉其節而許以悔亡非可一格拘也

中孚

中孚孚信也以一卦言之二陰在內四陽在外爲中虛中虛則无我以二體言之二五之剛皆得中爲中實

中實則有物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者有我之心先立將何地容此誠哉誠于中孚于外上順而下信之則說故爲中孚惟誠始能動物信而正純亦不已久而能徵至誠不息故化邦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燕客之機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秦府之舉事建成未知而太白已知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至誠不殺之心君子首用之以議獄緩死議獄者求其入中

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此所以深入民心與天下相孚也路温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合此意閑家在初責子在初防心亦在初心任天而動不雜以人理得心安故虞而吉虞之爲言安也虞吉志未變初九防心之法也在中孚之初陽剛而能自察不計較于應感利害之際一身之外無非妄一誠之外無非僞妄與僞皆所爲有他者也無意于求孚于四惟察吾心一毫有他則惕然不安防之周矣不燕不安也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審于初謹幾所以立誠也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幾乎周子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程子之四箴張子之西銘朱子之主敬皆動不以雜也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遇九五剛正之君居大臣之位與初同德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乎是心一萌微而章隱而顯羣賢孰不響然而和之二剛則不諛正則不忌誠實則不欺无一毫之忌嫉同類何疑焉好爵爾靡鶴鳴子和

同類彙進矣周公之吐握是也元齡之汲引宴殊呂端有宋諸賢之薦拔皆近之否則如心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悅眞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哉設爲二語初之辭我有九五之好爵吾與爾同心向慕之好爵者秉彝之良與靡者懿德之好此中孚之大者也在陰者隱微之地君子之所必慎一身之榮辱生于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于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于一念之敬否而在乎一室之隱微心肆則言不善而千里之外違

災忠生而愛疑集可不懼乎六三柔悅之極不中不正欲與上應而上陽剛不我與欲與四應而四履正承五非己所勝故得敵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自信而有守哉儀秦軫緩在在反復之人耳唐坰始與安石善上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故安石喜而薦之迫授官不協遂于御座前面折安石六十條至指爲林甫盧杞因見貶能悔而從正猶得列君子之林呂惠卿則迎合安石新法安石引爲執政預爲起復之地惠卿

忌其復用凡可以害之者無所不用其智因韓絳密請復用安石卽倍道而進及以鄧綰所列事下制獄惠卿知而上訟發安石私書由是神宗始知其欺而免之惠卿亦旋卽貶斥蔡確因附會新法得進寃獄苛政頗多及温公復相鐲除煩苛確又言皆己所建白于是公論愈不容而罷之邢恕從學程子而附安石得進與蔡確謀立岐王因高公繪不從而止反宣言陷王珪珪卒恕又宣言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爲功復爲高公繪草奏乞尊朱太妃

故見貶皆得敵而反復不正之小人也六四以陰居陰順在下處已而不盈也上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不盈如月之幾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盡絕朋黨專心一志以事君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危疑之咎焉張良早師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汙伾文後不汙牛李馬匹亡也房杜王魏無黨故臻貞觀之治宋咸平景德間諸賢治保太和至嘉祐極矣紹聖而後始立黨名小人讒而君心疑矣夫君子無黨而小人有黨自東漢黨禍盛李膺諸人遭其害元符黨禍

熾而劉摯諸人被其厄不知亡其匹之意也或曰呂大防范祖禹獨不立黨亦同遭貶斥何也諸君子向和衷共濟以除苛政當小人日進之時不能不一網打盡庶得售其奸而肆其毒于君子仍无咎也或又曰于少保一心爲國獨亡其匹阻南遷之議決遣使之策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遂得訛言寧息羣盜削平並無朋黨而亦不免于被誣者何也士君子不幸國有兩君當危疑之地孤行一意介倉卒之間讒言易入君子之不幸匪其咎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

德來天人萬物之應爲孚之主而能巽順惕然而不少肆歉然而自斂退其心攣如孚之至也君臣一德天下一心何咎之有道盛德至感物而物信化民而民從涉險而險夷應天而天動所以爲中孚之主也漢文帝漢光武唐太宗宋仁宗明仁宗近之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小者不可以慕高位上九處中孚之外无中孚之實僞中孚之聲此安而盗眞詐而盗誠者也夫處士以名而來上之聘小臣以言而得君之寵事亦有之而不可恃以爲常若

以此爲貞而好名不已欲下以動衆上以動君蹶取高位可得久乎雖正亦凶况不正乎一雞何能登天無實之名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漢之劉表晉之王衍殷浩隋之李密唐之李訓宋之种放皆似之上巽極而高故曰登天巽爲雞故曰翰音

小過

小過陰過于陽爲小過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不可過也然過厚過直過謙過儉過可以就中故曰小過亨矯世勵俗利在歸正故曰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者君臣俱弱上動而下止陰盛而陽寡小人長而君子消可以不靜而輕作乎是時君臣必自揆其才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宜卑則順高則逆君子是以難進而易退惡亢而喜謙準此以往所過者小而其吉則有大焉此小過之貞乃其所以亨也否則周平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雖非逆舉而時不可爲也柔得中謂二五君臣俱弱也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以陰乘

陽下順謂二以柔承剛也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之象因其象而戒其飛之過曰不宜上宜下雷本出于地今出山上過其本故曰小小人用之爲過傲過易過奢君子矯之則不狥乎俗修身謹行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型者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于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寢宮恭儉猶不能垂久况不恭儉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也外四陰散而爲翼初與上又翼之銳者

初六在下而陰柔不安于下常有進躐高位之心戒之曰飛鳥以凶言高飛之必速墜也蓋小過諸爻不患于不及而患于過小人過則居上位附勢要以進身或因之以罹患豈不凶于而身而國哉八司馬之從伾俶文五鬼之從欽若章蔡之從安石三凶四木指不勝屈甚至郗超王彪之從桓温之逆皆是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六二以陰柔居高位常有過其分之心弱其君之意柔而得中

又有遇陽之道徬徨而不敢進者有二陽以振其前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陰陽言則三祖而四妣也以上下言則五君而三四臣也三四可過也五不可過也故不及五而遇三四因有陽剛之君子禦其腹要其背以遇之小人僭不及君則君安而小人亦可免咎淮南有反謀而寢于汲黯之死義桓温有異志而阻于謝安之鎮靜遇其臣不及其君人臣之義不可過君也不惟保其身而天下國家亦安矣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嚌其胾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憲邕從卓之爲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爲從之必受其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爲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操之思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王旦懼禍從丁謂之言不諫天書而既已同之後日遂不能過其邪僻呂夷簡引安石後日即不能不聽其亂政雖保其身然凶于國矣九三近二以陽當位而與上應有災眚者也當小過之時陽不能過陰既不過而制之又

不能止而防之而反從之彼將挾與俱飛有戕之者矣不宜上宜下此之謂也故戒之迫切如此三四兩剛皆不得位猶幸分處于內外以遏羣小往來之衝六二小人則爲大臣矣上六小人而居高位矣初六之小人又飛翔而並進矣故又戒九四曰爾失位不當也何以能无咎乎爾旣遇六二之小人欲越爾而上僭而往從之則必厲必戒可也然爾近君位當思所以遇君委曲啟沃期與相合亦當善用其剛以求合乎中勿永安其不往之貞可也蓋陰過陽之時陽

用永貞不可也欲其往化陰也小人不可使之道長也能如是始可謂之无咎武侯能以德化小人故身沒後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太眞能以誠動強臣故討峻時感陶侃之觀望免庾亮之疑懼也夫天下多難賴多君子六五庸弱一蔽遮王室于外一扞衛吾君于內如周公居東不可無召公之爲保艮平從行不可無蕭相之留中况庸弱之主不如成王漢高者乎唐憲宗內用度垍藩絳外用李愬李光顏高崇文等故初年能平僭叛臻盛治明武宗親征宸濠若非楊

廷和居守持重王陽明先縛元兇當宦官用事之時豹房大漸亦危矣哉六五弱矣衆陰宼二陽陰盛陽衰上動下止而不應陰已往不與陽和陰陽不交密雲不雨之象也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弋而取之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亦可羞矣晉明帝戮王敦之屍唐代宗殺輔國之首是足爲天子之威乎兌正秋也殺地也故曰西郊四互兌爲西自我西郊責四之不善遇五也上六以陰柔之資抶震動之才不與諸爻遇且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飛如鳥焉亢滿若此豈不罹天災人眚之凶乎自共驩廉來而後如斯高小人居高而亢滿者漢唐宋明其禍敗一轍爭趨不已哀哉

既濟

既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而各濟其偏六爻之位各得其正而各當其位故爲既濟六二柔得中也上六爲終則柔怠自晝矣出多難而入無難是爲既濟之世未有不亨者也然陽大陰小性情固殊既亨之後大者必憂盛而危明小者或怙勢而肆志故必小者皆

貞各正其位安其分而後亨可保也六爻柔皆乘剛餘警猶在制防新立雖小人亦循分而秉禮及其終也宴安廢事逸豫滅德小必加大而禍亂作矣循環倚伏間不容髮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戒則憂憂則治驕則怠怠則亂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當是時

庸人所喜君子所憂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
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儆戒无虞之道
也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專柄臣揃而宦
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既濟
之患無形思而後知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爲
善防故思患則無患豫防則無防也不然患至而不
可防思亦無如何矣初九濟難之初以剛居剛有濟
難之才又能竭力以涉大州曳其輪而至于濡尾不
之䘏宜其無咎蓋離明見幾人以既濟爲坦途彼視

以爲陷阱也思患豫防其周公東征之時武侯定蜀
之後也六二以陰居中上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當
險難既濟之時太平之世君臣相得然一有小隔則
此道梶而不得行人皆出險而爭競之心生焉蓋衆
人之所躁而進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以中道自處
久則自定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辨而王自悟燕王
上官之讒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是也躁而進者勝
負未可知甚則滅項後越布被戮次則平吳後諸將
爭功靜俟則自定子房之乞封留大樹將軍委蛇從

政石守信等乞解兵權唐太宗之戒敬德徐中山之
親儒生皆得不躁而靜以中道自處之意也二陰在
內婦象九三在前爲婦車之蔽茀象喪其蔽則不可
行矣二與五爲七二五以中相應故勿逐七日得九
三當既濟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于
濟之心小人好大喜功不可用也雖以高宗中興之
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旅以伐極南鬼方之小夷猶
三年久而後勝中國之民已憊矣况其餘乎武帝承
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

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卻臧宮馬武之請乎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漢宣帝綜核名實而不能知恭
顯之奸唐宣宗抉摘細微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皆
明于小而闇于大無知人之明者也故堯舜之知不
徧物而急先務小人勿用與師之上六垂戒相同師
終順極與既濟之時皆豫泰之象故所戒在此倘能
如山濤之識王衍李沆之識欽若呂誨諸賢之識安
石呂公著之識惠卿曾肇之識蔡京勿用于早何至
害國哉繻王輔嗣以爲宜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

漏六四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居安而危求衣袽以爲備無頃刻不戒不疑有之爲言不至于求而無之謂此保濟之道也故湯之旱所不能懈堯之水所不能溺有備無患傅說所以戒高宗也王魏馬周之佐唐太宗呂端王曾范仲淹之佐宋太宗所陳皆防患保泰之論也九五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無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惟清心寡慾恭儉無逸乎祀國之大事過于豐不曰傷財厚于人不曰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況于奉已乎然文王

之遊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露臺不作而萬戸之宮已新此聖人所以爲九五深慮也殺牛大牲禴薄祭也祭在于合時不在于豐禮有餘不如誠有餘也五爲濟主故教以實乃受福保泰持盈以實心行實政此祈天永命之本也或曰東鄰紂也西鄰文王也言紂不如文王之誠也上六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當已濟大川自謂無風波之虞蹇裳馮河必溺之道既濟而爲未濟危不可久矣此漢武封禪之日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哲宗親政之年也不言凶而言厲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能知危懼濟猶可保人可不戒哉初爲尾上爲首坎水故濡所謂終亂者與

未濟

未濟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易之道也泰變爲否既濟變爲未濟處既濟在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在有進爲克終之才才而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五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既濟之理天下事无不可爲而特無爲事之人必雄才

碩畫慎始圖終而後可有濟若智淺力弱不克致慎雖奮于事始必墮于垂成今三陽失位而弱于才如小狐幾濟而力衰不能舉尾事之幾成而敗未出于險中无攸利不續終矣萇宏晁錯房琯是也六爻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聖人教人同心敬慎以保其終故彖傳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爲未濟不成烹飪之功以濟物也君子觀其象而以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薰蕕不使並器邪正不

使並立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未濟可終于必濟矣故共驩雜處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元愷退四凶則可濟矣此元祐諸賢終遭紹聖建中之危也可不謹哉初六弱于才未濟而濡尾憂其濡而不濟故吝既濟之初不善處之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驕主色既濟之初曳其輪而其難已先濟矣又以剛故濡尾无咎未濟之初不善處之則毋邱儉諸葛誕等之討司馬氏而身死桓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其難未濟又才弱故濡尾而吝其極終无成而

不自知其窮也初九曳其輪當既濟之初六爻得位而有助其濟易九二曳其輪當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而无助其濟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六五孚信之知焉能以一身而濟大難以底于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八一鄧禹而助者二十七八一元齡而助者十有七八有助也關張亡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鞠躬盡瘁哀哉然寧靜可以致遠整暇可以御變正而能固濟世之具也六三以險柔當險難之極居下卦之上非時不可力不能也

不能濟而往獨行以濟難凶矣董承庾亮李訓是也然與二四陽剛近而親附之求賢共濟亦可因人成事涉大川而亦利丙吉王導之徒是也九四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守之以正是惟無動動則以伐遠夷則可以有大功受大賞志得行而吉而悔亡矣既未相錯未四即既三既濟之世三利用靜以保之故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未濟之時四利用動以通之故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而猶曰三年戒其欲速謹之

至也馬援之請行征蠻于建武之隆李靖之請行伐狄于貞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蠻荊武侯五月渡瀘傳友德等討平雲南未濟之九四以之六五逢未濟之世爲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矣今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蓋五爲震主文明之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資而掩之以柔且虛中以臨照百官堅其誠以任羣才正其身以正天下則羣才

爲之用安得不一變未濟而爲既濟乎君臣同心剛柔互濟其漢高帝唐太宗明太祖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與五巳變爲既濟上九于此何爲哉燕兄弟羣臣嘉賓諸父伯舅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故曰有孚于飲酒成王之世二雅所歌是也可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故又戒之曰濡其首則于有孚之道失其是矣是不知節也禹之惡旨酒衛武之作抑戒職是之故若再安于逸樂則爲明皇之末矣惟明哲之

君臣爲能保守之成康之無逸文景之勤儉貞仁之求治君臣交儆則安益安矣五之光而有孚者文質之得中也上之孚不失是者誠明之兼至也文質者王道之要誠明者聖學之本易終于此易之道大而其旨遠矣

六十四卦經史彙參下卷下終

湘鄉漫錄

易經集說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見論語讖

樓迂齋云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于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告以君子之義

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

將然鳴謙則吉鳴豫則凶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故甘臨无攸利咸之感無心感以虛兌之說无言說以誠坤曰早辯治之于未亂解曰夙吉爲之于未有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冥于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

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十八

節屬天元而地黃之後依卦爲序於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之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朱子曰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馬厚齋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項平甫曰稱中正者二事也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

蔣仁叔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時字正解爻辭終日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無少間斷也

蔡虛齋曰閑邪之外再無存誠工夫修辭之外再無立誠工夫誠卽忠信

項平甫曰進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時而動所謂自試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厲而四猶疑之

易不用七八而用九六老變而少不變用九六用其變也吳草廬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無過不及者也張彥陵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也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于元乾之所爲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

胡雲峯曰釋彖曰性命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俞石澗曰性言其靜情言其動物之動極而至于收斂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爲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元起于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于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

不窮

楊慈湖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按俞石澗余息齋鄭孩如喬遷一諸家俱從其說應以先迷後得主爲句于詞義爲較足文言後得主下亦不必從程傳加一利字于詞意實一律並非闕文立論較當

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羣黎百姓倚我以爲安鳥獸昆蟲草木倚我以爲命使褊心涼德其何以濟故曰

厚德

王伯厚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于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五固尊位聖人取象多指居尊貴之位者未嘗卦卦指君道說坤之六五是已孔仲達曰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爲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于臣職故曰黃裳元吉蔡虛齋曰黃中非通則無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

得其當黃爲中裳爲順蔡節齋曰黃中通理釋黃義言柔順之德蘊于內也正位居體釋裳義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德形于外也

乾坤二卦多言學王道本乎天德也至誠無息天行健也文王之德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乾二信謹存誠乾三忠信立誠坤二直內方外坤五黃中正位乾九二言誠而坤六二言敬一德也蓋取健順二體程子言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而以乾坤分爲聖賢之學李隆山曰

乾畫⚊實則誠坤畫⚋虛則生敬誠敬二字本于庖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

王輔嗣曰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夫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宏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宜其得民也胡雲峯曰文王卦辭有當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于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

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輔嗣又曰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也十年則反常反常則本志斯獲矣故曰十年乃字

王伯厚曰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絕惡念于履霜之萌童蒙應于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胡氏本義通釋云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朱子曰聖人作易示人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張葥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戸无眚傳義俱以卑約自處邑之至小者言之但據荀慈明云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也項平甫亦云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言三百戸无眚見安者之衆也二說近是

訟之初以不永所事而終吉二四俱以不克訟而无眚

安貞三以從上而終吉皆非能訟者也訟以能止爲善故彖辭予以惕中吉戒以終凶也天下惟剛者訟上之一日三褫辱亦甚矣

陳思獻曰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于此矣苟平日誨之無其方緩急誰爲之用哉

胡雲峯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無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以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王伯厚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

項平甫曰履九五夬履爲厲者以剛行剛志在夬決其理雖正其事則危也凡彖多言卦德凡爻多言爻位

蔡節齋曰氣化流行儱侗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

殺此時運之自然高躁卑濕亦地氣之一定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泰六四失實傳義俱以陰居上爲失實兪石澗曰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立說較是

胡安定曰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否塞

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

程子曰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是非善惡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虞仲翔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以類族辨物也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

郭兼山曰柔得尊位大中謙以應之不自滿假者也以

一柔而應五剛所謂所寶惟賢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不如是不足以爲尚賢也

楊誠齋曰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項平甫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

楊文源曰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寡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則視人不見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茲其爲君子之謙歟

吳草廬曰耑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蔡虛齋曰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無用言用未嘗無義各就所切而言

胡雲峰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長男下少女男惟長故倡少女隨長男女惟少故隨此卦圖震東兌西正從此意故隨之時義所關甚大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

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八從正當
耑一也
文中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由來止而不動也此論最精確
蠱振民育德傳義皆言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沈蛟門曰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與李隆山李蒙齋諸說同亦可備一解
鄭亨仲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于陽長言七日八者

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陸氏振奇曰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陽來之期曰七日也按二家立論較平易王伯厚以臨八月其說有三一自丑至申爲否一自子至未爲遯一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七日說亦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七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是拘于卦氣月候也別卦之七日三日三年之類又作何解

程子曰剝之爲卦也諸陽剝削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吳敬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所謂仁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何元子曰人之有妄在于期望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

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說與傳義異于理較當
張紫岩曰剛在上爲何何爲勝其任王景孟曰彖傳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何音賀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于斯也吳草廬曰何作荷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大畜一陽止于外三陽藏于內畜極則

散止極則行上九雖艮體至畜之終則不止而行也
按諸說與傳義異而解何字考據較爲精切
諸家以朶頤爲初之應于四不能自守也獨項平甫以上九之象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初九本無所求亦隨羣陰而仰而覦我有靈不能自保有貴不能自珍是以朶頤爲上九也說頗有理致
陳明卿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後爲流水也
王輔嗣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

五雖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亦可羞于王公薦于宗廟故終无咎也何元子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撫簋副是也按二說皆以簋貳爲句何說尤正
王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馮縉雲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其于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于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胡雙湖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

酬應不亂可免于咎按諸說較本義爲精
坎者陰險之卦惟剛足以剤之離者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二五皆卦之中坎離之用在中離二五同歸于吉以柔而然也
胡雲峯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無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則私矣
胡安定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

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于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于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恆九二大壯九二解初六皆不著所以然葢合乎卦義而甚明者故直繫以吉占
程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蘓紫溪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于惑人畜之法止有不惡而嚴嚴以杜其狎侮之姦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

京君明曰壯者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劉長民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若因其壯則危矣

胡雲峯曰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當爲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

龔泉峯曰晉諸爻以進爲義四陰二陽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以柔順爲善剛強則躁矣彖傳柔進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柔爲主與

龔泉峯曰假與格同猶奏假無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何元子曰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也

何元子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惟不爲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以柔爲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程傳天髠首也天而且劓言重傷也胡安定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髠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爲筍虡作而亦謂髠其鬢髮也

陽進陰退陽先陰後陽居東北前進也陰居西南退後也各卦俱言利西南者退而自脩柔順以貞則攸往咸宜矣

蹇六四往蹇來連本義謂連于九三程傳謂與三相比二與初同類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獨荀慈明以爲來還承五與至尊相連較傳義爲正

胡雲峯曰諸爻皆以往爲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往乎是以于二曰蹇蹇于五曰大蹇

胡雲峯曰解之時以平易爲利略有苛急卽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卽非吉

傳義皆以解六五有孚于小人孚訓驗言可驗之小人

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獨鄭東谷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如是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於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有戒意說與傳義異而說理較足

程子曰二簋之約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九二言弗損言不變其守乃所以益上不損己而益上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也若不行其損而以剛之道益于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上之弗損言不損人也

蔡節齋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蔡虛齋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功夫在有孚中行上張彥陵曰益之用凶事如投之艱難寘之盤錯儆戒震動之謂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有孚者滌慮洗心誠于國體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于中道而不悖

呂東萊曰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上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也安能使民之樂乎

項平甫曰當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不能夬故皆以夬夬明之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比于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故无咎

馮厚齋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洙易改爲今文爲姤雜卦猶易古文鄭本同

何元子曰包字與繫豕包瓜同意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覘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使之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胡雲峯曰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于外也按外卽賓也不利賓戒之之辭

胡安定曰萃聚之世必上下相求和會然後必有所濟

故始有號咷之怨終得與四萃聚而有歡笑也錢爾卓曰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陰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爲笑說較傳義爲佳

黄陶庵曰上乃孤孼之臣子也萃極將散而不得所萃乃不得於君親者齎咨涕洟四字乃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无咎按此說雖非正解亦可類推

徐進齋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爲主剛則有躁進之意龔泉峯曰柔以時升似指六五而言非爲卦變故下文

言剛中而應

何元子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

李元量曰貞吉升階升而有序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揖遜而升也

李公晦曰明雖困於人幽可感于神困九五利用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吳敬齋曰困非自己致而時勢適逢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於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其所爲以免於困也其道主于悔學者深察乎此則處困之道異宜而各得矣

鄭康成曰井以汲人水無空竭猶人君以政敎養天下惠澤無窮也李西溪曰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井道大成矣

革巳日乃孚六二巳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

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于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註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欵更於庚是也說見日知錄

孔冲遠曰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

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楊文源曰革道已成非上六革之有革之者也上六特承重熙累洽之後治定功成之日耳混沌初闢其文疎朗潤大繼體之後則漸深邃遒密周之頑民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則革面之謂革而不守以貞則所變者隨復變矣天下事未革患其不能革旣革患其不能守也故戒以居貞

胡雙湖曰自元亨外無餘辭惟大有與鼎

易山齋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井至上而後爲元吉鼎至上而後爲大吉皆所以全養人之利者也

蔡虛齋曰震來當震來之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非震來而後虩虩也六二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與卦辭旨同震之至則在我非自外來也懼便震來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吳敬齋曰廓然大公則忘我而不獲其身物來順應則忘物而不見其人動靜各止其所斯能內外兩忘又曰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時止而止若艮其限則一于止是猶絕視聽言動而以寂滅爲道矣

郭沖晦曰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焉當可曰趾所以行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輔所以言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

郭子和曰進之漸者無若女之歸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無不吉也

蔡虛齋曰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陸逖叟曰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

張彥陵曰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是其情勝而不計乎匹偶之宜者故爲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故凶而无所利也

郭兼山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極盛大者憂必將至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衰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曰宜中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斯賤之役唐郭京謂
斯合作廝王伯厚以爲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註斯
賤也不必改廝字按斯與廝古字通
程傳射雉爲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
亡之發無不中則發能致譽命也
范希文曰內止而不動於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
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
疾能執其中可謂智矣
何元子曰成卦之主在初與四陰始生而陽巽之二五
其最近者也剛巽乎中正則不暴急以忤物故命不
下格而志可行初四各處卦下柔皆順剛無有違逆
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
蔣仁叔曰當說之時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故初二四五
四爻皆以剛陽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陰柔而致凶
胡雲峯曰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
于渙也
孔冲遠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
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

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呂與叔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
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
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
朱子曰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
之實不是兩件事
荀慈明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無意於四則吉
有意於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燕項平甫曰中孚六
爻皆不取外應孚在其中無待于外也初六安處于
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則
失其安也按說與傳義異而與卦義卻合
孔冲遠曰以小人之身過而弗遇必遭羅網其猶鳥飛
而無託必離矰繳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胡安
定曰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以至窮極而離于凶禍
猶人之不近人情亢已而行故外來之災自招之眚
皆有之也余息齋曰離如鴻則離之之離
谷拙侯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
子思此而豫防之可以保其初吉而無終亂之憂矣

漢書郊祀志引既濟九五爻師古註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聖經之義無所不通亦不必過于膠滯東鄰殺牛何其盛西鄰禴祭何其薄然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姚承菴所謂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敎之以祈天保命之道也傳義以爲六二受禍似亦過滯

萬明復曰泰之變爲既濟否之變爲未濟蓋既濟自泰而趨否未濟自否而趨泰也故既濟爻辭無吉者以其趨於否也未濟爻辭多吉者以其趨於泰也否泰者治亂對待之理既濟未濟者否泰更變之漸也

朱子曰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簡行之事也又曰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吳草廬曰易簡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知然乾之性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而不難成物者坤之所作然坤之性順其作也從陽而不造事故簡而不繁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二卦象之者也

蘇東坡曰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

谷拙侯曰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見其亦如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指蓍法之變化爲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王輔嗣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文言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坤初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潛

王伯厚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於剝有厲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九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

胡安定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葢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卦之象

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於坎離終于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楊誠齋曰理無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無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元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元黃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證于何人然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

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異同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未言至賾先翦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彌可亂之訟擬至賾而後言至賾議至動而後言至動皆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用之而成變化變汙而隆化慝而淑猶運之掌

朱子發謂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

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王輔嗣曰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

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爲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故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

爲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一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

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相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彊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

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者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爲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无體一陰一陽而无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

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

故也

眞西山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于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物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

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

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

十而無偏耳河圖六七八九附於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又曰以横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終始如横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卦有先後之分先天八卦乾坤縱而六子横對待之易易之體也後天八卦震兌横而六卦縱流行之易易之用也先天之陽卦曰震離兌乾陰卦曰巽坎艮坤後天之陽卦曰乾震坎艮陰卦曰坤巽離兌先天之分陰陽自兩儀而分之由陽儀生者皆陽卦由陰儀生者皆陰卦後天之分陰陽自爻畫而定之其以陰爻爲主者皆陰卦其以陽爻爲主者皆陽卦此其異也然先天之坎西離東象日月之出于卯酉後天之

離南坎北象日月之正于子午先天之乾爲君以統天于南後天之震爲帝以主宰于東其理未嘗不相同也先天卦何以變爲後天蓋先天之乾南坤北中二爻交易遂成後天之離南坎北先天之坎西離東坎下爻與離交離上爻與坎交遂成後天之兌西震東此四正者陽變陰陰變陽不滯一隅而能變化之學也其四隅之卦陰陽不變而少變爲長長變爲少不動本體日進無疆之學也先天何以首乾重父也後天何以首震重長男也其他或陰陽相須或陰陽

相別所列之位先後俱不正配獨坎離先天居正東正西後天居正南正北相配不變者以其得父母之中具父母之盛德也

陳隆山曰離爲日大明生于東故在先天居東日正照於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爲月月生于西故在先天居西月正照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先天則居生之地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震木旺于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

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五行生旺爲序此所謂易之用也

陳室濳曰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河圖又爲變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

劉雲莊曰水陰也生于天一火陽也生于地二是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于午若木生于天三專屬陽故其行于春亦屬陽金生于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

胡玉齋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耦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耦既分尊卑之位也河

圖數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

胡雙峯曰圖書之數三同二異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獨西南二方之數相易者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方之數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自二方既易之後圖則左旋相生書則右旋相克造化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克不生則幾乎熄不克則无以爲之成就也

胡玉齋曰河圖偶嬴而奇乏之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

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
翁思齋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各全備也

陳室潛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通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也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耦易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猶河圖也
劉雲莊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于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雜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于數本非二致也
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
胡玉齋曰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惟以陰陽二字明之其論四象既殊則論八卦亦異邵子以乾兑離震爲天四象以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爲地四象以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

則以乾兑艮坤生於太陽太陰故屬其象於天離震巽坎生于少陰少陽故屬其象于地二者各有不同也但詳玩邵子本意謂陰陽相交者指陽儀中之陰陽剛柔相交者指陰儀中之剛柔是以老交少少交老而生天地四象其機混然而無間朱子易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剛爲少陽柔爲少陰二太相交而生天四象二少相交而生地四象其分粲然而有別朱子之說雖非邵子本意然因是可以見圖之分陰陽者以交易而成象之或老或少初不易其分也

王伯厚謂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爲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爲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爲藩遮謂藩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爲倪仉萃一握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其說多鑿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

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是天根揚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自一陽始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詡其不類今攷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

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耶此在雙槐歲抄中拈出休寧朱風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

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如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魂受日之光

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

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爲言剛畫奇一爲一宮柔畫耦--爲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

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爲己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見李詡戒庵漫筆

顧仲昭曰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與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

去利懷仁義也
盧氏本信州八卦體用圖曰乾之體正則剛而不暴偏則剛而不容於物乾之用於國則精勤忘倦於軍則以剛勇而決勝坤之體正則順而不邪偏則順而不守其道坤之用於國則安靜而不擾於軍則以直方而愛士震之體正則動而不安偏則動而爲躁震之用於國則斧鉞以重威於軍則以聲勢懾敵巽之體正則卑而不辱偏則卑而爲佞巽之用於國則適變以權宜於軍則以柔弱而示怯坎之體正則險而不

可犯偏則險而爲賊害坎之用於國則封疆以阻固於軍則城寓之難犯離之體正則明而不可欺偏則明而爲苛細離之用於國則見善而察惡於軍則知己而知敵艮之體正則靜而不可誘以利偏則止而不及其時艮之用於國則正邪於未形於軍則持重而有待兌之體正則和而不可撓以利偏則說而不由於禮兌之用於國則慶惠之悅治於軍則弔民而民服
朱子發謂先天圖陳摶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才傳邵雍河圖洛書种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昌傳劉牧太極圖穆脩傳周子周子傳二程此其說非也先天四圖朱子云伯長得之希夷未言种放也况邵伯温云先君易學傳受于李之才才師穆脩伯長伯長師陳摶豈伯温自序家學淵源不忘穆參軍反遺种處士耶河圖洛書古未有出自希夷之說劉牧所爲五十五圖見刪于李泰伯僅存其三朱子定易復還其舊則此二圖豈得謂授自种放而歸本希夷與至太極圖亦謂傳自希夷尤不可信朱子

序太極圖曰此濂溪夫子所作未言別有師傳也
漢初言易者三家一曰田何之易傳自子夏以經與傳離爲十二篇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何授丁寬再傳而及施讐孟喜梁邱賀後漢施孟梁邱並立國學至西晉而俱亡矣一曰焦贛之易自言得之隱者但述陰陽災異不類聖人之經東郡京房受之後漢亦立國學然其書無師至晉其學亦微一曰費直之易無所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古經之亂自費始費授王璜璜授高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

然其學但行民間得陳元鄭衆馬融康成等注之遂以大與魏代王弼亦傳費氏攻鄭而祖尚虛元門戶之分蓋自此始晉之後弼學獨行至宋周邵程朱出而易乃無微不彰矣

漢傳費氏學者有陳元馬融鄭衆康成荀爽輩惟康成易注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指趣淵確去聖未遠至魏王弼易注略例繫辭注十卷非不以理爲主然攻鄭而好佛老范甯所以譏其罪深桀紂也唐有孔穎達正義疏十四卷宋孔維等奉詔定正其疏專以

弼爲本而至謂弼學獨冠古今何信之過與宋儒惟伊川易傳十卷朱子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爲最得其精伊川專言義理朱子稱其平淡委曲更無餘蘊朱子專言象數魏了翁亦稱其上根太極下濟八生至若老蘇專于愛惡相攻長公雜以佛老朱子嘗辨之朱子發易集傳易圖叢說自謂學宗程頤乃和會邵張鄭王而爲一朱子謂其于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則外訛亦所不免他如郭兼山之易解易說明乎象數晁武子之易故訓傳略于象數以及鄭東卿之疑難圖學傳富沙項平甫之玩辭理本程氏不無得失相半楊誠齋之易傳參以史事有足採者

杜子春曰伏羲曰連山黃帝曰歸藏鄭康成曰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以鄭爲是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本夏商之書而不見正于孔子則其書久亡故漢志無歸藏至晉薛正乃得歸藏而敘述隋志無連山至唐始睹劉光伯所較正然連山爲劉僞作北史已明言之則歸藏想亦類是乃鄭夾漈信其義古辭簡

咎世人以晚出疑之且云連山用三十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論亦詭矣

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屬之夏禹史遷屬之文王其言禹及文王者繫辭已有取益取夬之文說固不是其言神農者亦未可信惟輔嗣以爲伏羲重卦爲得其實

十翼孔子所作歐陽永叔以有子曰而疑其非誤矣

易經集說終

先君子少嗜篤學精力過人自弱冠通籍後宦游皖
豫間尤兢兢勤求吏治歷官三十餘載曾未嘗一日
廢書有所得輒隨筆錄之至老不倦自號湘鄉道人
平日著書不一種此湘鄉湧錄蓋易詩書春秋三禮
孝經四子書釋鳥獸蟲魚諸子格言論兵考證之屬
纂輯編次凡二十四卷肊凡默勤隨侍時嘗手授是
書嘉慶二十五年冬復加刪訂命繕成帙而意猶以
為未精迨道光元年九月不幸　先君子遽以疾棄

養十二年八月肊凡又没變勤等餬口四方恨未能
校讐遺編梓以壽世厥罪難逭後十年區公谷樵為
申州牧見而嘆曰是書通經博物不可無傳盍付梓
以公同好變勤敬諾之而力有不逮也越三載見暐
每稱道之共商講易一卷先付剞劂南汝觀察李公
霱軒慨分廉俸又得同人佐助遂於己亥之秋鳩工
開雕汝寧太守費公賡亭為之序庚子夏書成復請
牛大中丞雪樵文升卷首原編易經集說與六十四

卦經史彙參統為卷一今按本經分作上下二卷每
卷又次為上下而以集說一卷附于後共裝五本仍
其名曰湘鄉湧錄變勤等檢藏鐫版既感且泣未梓
各卷謹俟異日陸續增刊不敢泯　先君子手澤之
教也嗚呼不孝等違侍　先君子側今二十年矣又
以早年輟讀而於聖賢經史之學鮮所講明集中之
魚豕混訛別准舛漏知所不免請以正之博雅君子
道光二十年七月立秋日男變勤暐敬識

〔清〕閻斌撰

芸窗易草五卷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同治癸酉年鐫

闞允中先生著

芸窗易草

廣郡城內藏板

敘

鄉前輩簡允中先生天性純篤博涉經史尤邃於易年八袠每日輒朗誦一通澄少時輒及見其人立必正方行必正履絶無世俗猥

鄙之態嘗日趨時尚者竊笑其迂今觀其所著芸窗易草四卷於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人事吉凶消長之機洞悉其原委且每釋一文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其

詞之相類者參觀互證以詳論其異同其引經據典觸類旁通實能發前人所未發以視世之尋章摘句拘文牽詞者奚啻霄壤非通儒其孰能之迂耶否耶先生

人品端方學術純正足為後學楷模歲己巳酉堂胞弟邀集同人呈請與張霞輿先生同入祀鄉賢蒙督學賀雲甫會同直隸制台聯銜入 奏業經部議覆准

注此馨香百代俎豆千秋先生
之潛治幽光與斯書共傳不朽
矣是編為先生手鈔之書閱時
既久字多殘缺其太極陰陽先
天後天方圓等圖亦皆紊亂失

次澄與二三同志悉心考訂校証
無訛釀金付梓以傳海内是為
敘

同治十有二年歲次癸酉五月既
望同里後學武澄清頓首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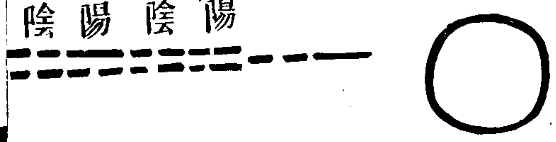
知來者易易知來之書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孰有加於易者先後天本於河洛儒者言之詳矣至蓍之數亦本先後天先天始震蓍之初變為陽二三變為陰象震之動也乾之策十二兌離震皆十二則先天之乾兌離震也坤之數四巽坎艮皆四則先天之巽坎艮坤也乾之掛扐十有三坤之掛扐二十有五少陰之十七為巽離兌少陽之二十一為震坎艮非又

後天之法象乎其進退離合皆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夫不知其然而然者神也可見先天後天全皆天理之自然且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即河圖七九居外既成之象也少者陽少而陰多即河圖一三居內始生之象也數至老而變即洛書九七八六遞換之意也蓋一奇一偶陰陽之體則圖之靜也一饒一乏陰陽之用則書之動也圖書相為經緯而蓍之變化其妙如此畫前原有易豈虛語哉

乾隆歲次戊申暮春之月平干閆斌允中氏敬
書於遜志書舍

是集專以本義爲主其與朱背者雖多新說
概不敢從來註云二千餘年人不知象朱子
之易本於邵子何嘗不言象特不欲穿鑿附
會迷惑學者耳且十八卦之說邵朱已及之
非錯綜之見待後人乃明也學之深者當會
於意言之外

太極　陽　陰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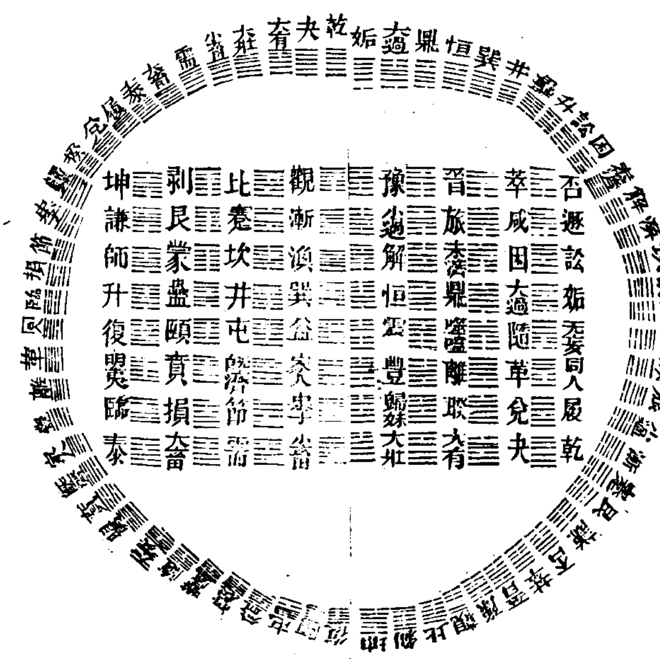


圓者渾淪無端非真太極有此形似也有形則有陰陽周子曰無極太極何形之有後人又加以陰陽參半止是想像其然須知至理不涉迹象

天地之道有陰而後有陽故言道者必日陰陽然君尊而臣卑夫唱而婦隨四時春夏居先皆陽先於陰之義也周易尊乾自兩儀之生而巳定之

太陽太陰之名以有少者定之也陽極則變陰故少陰爲陽儀而居二陰極則變陽故少陽爲陰儀而居三一三陽之數也二四陰之位也有四象卽有相交陰在上陽所生也陽在上陰所生也蓋少陰者陽之陰少陽者陰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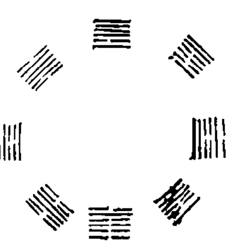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大圓圖其規模次第與小圓圖同內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有其八外卦則由八卦遞



排之也規之爲圓橫之爲方莫非此道其數皆天造地設匪人力所能爲蓋規模齊整先天之學也

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同時並出本分而爲二也然無太極不能有先天太極者先天之根柢也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至六十有四易道之大成備矣夏之連山始艮商之歸藏始坤其規模次第不知如何周易出而有後天於是先天之位置一變理雖無異而次第全不相襲朱子卦變本孔子又於先天後天之外自樹一奇往來進退全如先天之自然夫先天非有餘蘊也變爲後天則氣象頓一改觀後天已無遺義也成爲卦變而規模全非强致蔑交復起幾不知易之變化至於此也夏商皆有易至交王而定則夏商可不傳矣漢唐皆有變至朱子而定則漢唐可不傳矣可知易雖自然亦由漸積而成非旦夕可得而致若著數則變化無窮非可言傳矣

此先天變爲後天之象也易之道不外天地水火火通乎天者也水行乎地者也故乾變爲離坤變爲坎夏之時盛德在火冬之日盛德在水南北亦水火之位也澤亦水而坎變焉雷亦火而離變焉一物而氣相通故各能相通相易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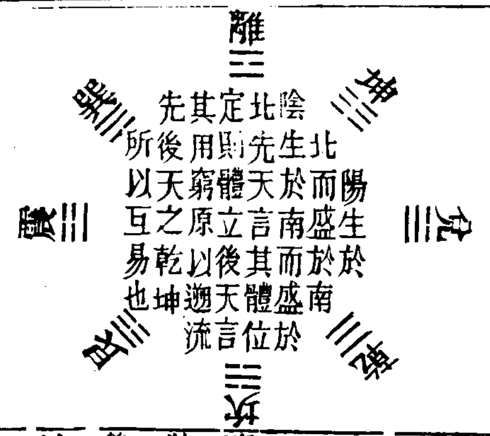


生東而震之位在東月生西而兌之位在西東南澤也多風西北山也而天在夫陰陽之氣各有所自伏震爲春而變艮蓋艮之成始成終在是焉巽挨乾而變坤蓋坤之致養萬物在是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陰陽之分也

先天博大精深何以變而後天也易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易道之不窮也先天以兩儀分陰陽則離兌皆陽儀而爲陽火陽也澤陽之數也坎艮皆陰儀而爲陰水陰也山靜之象也後天以奇偶分陰陽則坎艮皆陽數而爲陽離兌皆陰數而爲陰河圖生數居內成數居外洛書陽正陰偏胥是道也先天乾居於南則離兌震附陽而居左坤居於北則巽坎艮附陰而居右後天乾位於北則坎艮震成位而居左坤位於南則巽離兌成位而居右皆陽左而陰行河圖陽左行陰右行洛書陽左旋陰右轉其理豈有巽哉且一六居北後天之坎位也二七居南後天之離位也三八居東後天之震巽也四九居西後天之兌乾也一三之位不易故震長在東七五之位互遷則乾坤交易有圖不能無書則有先天不能無後天其理一也知此者可以論道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也乾兌離震皆陽儀巽坎艮坤皆陰儀乾兌成於老陽卽洛書四九居上也艮坤成於老陰卽洛書一六居下也離震成於少陰卽洛書三八在左也巽坎成於少陽卽洛書二七在右也自四象而生恰有此數故圓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與洛書位置相合繫辭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六子之變化交易莫不以是始終六十四卦其象亦復如是觀之先天圖可見矣至河圖之經緯條理則先儒之所已言



乾居西北坤位何以不居東南東南雖陰之始生而功用見於西南乾以資始坤作成物非特不敢與陽敵也後世術數家亦曰坤貞於未可知其理之不可易矣

震艮者剝復之具體也先天坤次艮震次坤即剝復循環之謂也變而後天則震爲春而艮在冬春之交矣先天巽西南姤次乾也兌即夬之具體後天巽　東南陰初生也兌則位在秋而正乎西矣日生於東故離東變而爲南書不云乎日永星火則盛夏之時也月生於西故坎西變而爲北元冥善於其官能修水職北方之位也後天雖出文王而其理其象皆先天所自有聖人無容心也

後天始於周其實不自周始也夏首連山商首歸藏皆非先天之序矣八卦既變則六十四卦可知故夏商之易雖別皆六十四獨其序不傳非必無徵也周易出而不必傳也文王演易而易於是有辭然辭亦不始於周觀左氏卦占之詞多不出於易則夏商之亦有辭明矣蓋周易之尊以孔子而定不有十翼不特周易等於夏商即先天亦泯而不傳有天地定位章而人知先天之易有帝出乎震章而人知後天之易於

是邵子於千載之下奮然而作爲圖以有所因也自邵子之圖出易理於是乎大明漢之四家皆不足論矣

全部綱領統括於此

至健莫若龍龍純陽之物也故六爻象之

周易上經　　閆斌註

☰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大有元亨而乾之中正過之无妄元亨而乾
之純粹過之乾自有大亨之理但利在正固
大壯利貞亦此意也六十四卦皆
教人以貞固之道而於此發其端

初九潛龍勿用

君子難進之道首發於此晉之貞吉艮之艮
趾得乎此者也咸與壯夬之初反乎此者也
賁甯舍車而徒屯則盤桓居貞莫非此
道下孟不枉已以狥人於乾之初見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則非潛矣在田則澤及於物矣凡純卦
陰陽俱不相應而乾二五已定君臣之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既濟言終日戒乾言終日乾乾又加之以夕
惕無時而不兢惕也乾之剛健以之處事則
或至於亢以之進德則正喜其勇三之位
非中而乾乾則中正之至君子之事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時則可行矣而猶曰或躍聖人之難進如此
觀之三觀我生進退此則相時而動也○或
躍者將躍而未躍之時也乾之貞為天德乾
之悔為王道四居貞悔之間故在進退之際
或者尚未躍也然其勢不能不躍何則上有
飛龍之君下則乾惕已至國有賢而不用非
盛世之君也邦有道而貧賤非盛世之臣也
上下交而道合其勢不能不躍但會有時耳

大抵君擇臣臣亦擇君明[illegible]未遇致必利見
之期非可躍之時也明良既遇未至致求之
日亦非可躍之時也不有四居之爵則舜老
歷山苟非三動湯聘則尹甘莘野然明主首
出則物色必至躍者必然而或躍則難進之
心也且夫軒軒駟馬非於聖賢有加也章甫
衮衣不於吾道加榮也龍之升天況淵會有
其時聖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又何躍之足
云曰躍者對乎潛而言也初之潛在下四卽
不能不躍於上當潛而躍矣之躁矣當躍而
潛病於固矣躍者時之適然非後世慷慨從
王之說也然則淵亦有說乎曰淵者龍所潛
也龍之潛卽潛於淵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無力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卽龍之在淵也非在淵
何以成其躍既躍之龍猶是在淵之龍非有
加也但將躍未躍此時不敢輕耳視履考祥
言於上何也曰履之道至上乃終觀我生進

退言於三何也曰觀之道至四已廹是
則或躍在淵固乾之九四所以自處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多言君位乾之五則間世而出之
聖也與革之大人虎變氣象相似

上九亢龍有悔

乾之文言曰誠坤之文言曰敬誠者天道敬
者人事亢則敬之反也易示人以戒慎之書
於乾已
發其端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之上卽坤羣龍无首則坤之敬也乾之道
純粹中正亢則非中矣故示以用九以見乾
之六爻莫非剛柔相濟之道兢兢業業雖
飛龍之大人莫非柔道行之大吉之道也

彖傳之言道理甚大然恰非文王立言之旨

大象所取多非六爻之意然理則無所不通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之健其運於穆淸者不可得而言故但以發用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探其原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著其用也萬物始於天而易之全象總括於此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天以生物爲心天之亨卽於萬物見之有雲雨之施則有流形之應是則天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無言而品物形化之自然也全天道者惟聖人故天有元亨聖人卽因天之道以爲元亨而飛見潛躍各以其時時之道首見於此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各正性命天之所以予物也保合太和物之所以承天也物物各具此生理莫非乾道之變化爲之若有恒性之言始於湯夫子暢其旨天命之說子思本於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聖人亦有變化之道焉天下莫不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是亦保合太和也萬邦協和非太和之洋溢於不自知者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純一不已聖德同於天也自彊不息君子法乎天也誠者本體聖人天道所同健者大用修爲少間不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潛而下向晦宴息之時也復見天心猶是潛龍

依文言理全非文王本意後賢傳中多如此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德施普之象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大象自彊不息卽終日乾乾之道反復於道不息之謂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君子難進如此乃无咎枉己徇人更不足論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天德王道兼而有之乃聖人受命而興之象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道惡盈盈則必虧矣豈宜日中其持盈之道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之上卽陰乾純粹中正豈一於剛乎曰不可爲首天德所自然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彖既言天道矣文言復以人事明之元統衆善之先故曰善之長亨爲衆美之歸故曰嘉之會行得乎義則安故利卽義之和事依乎正以立故貞爲事之幹○利者義之和○宋經言利孟子曰先生之號則不可而利與不利大易詳言之非啟人以利也合於義卽合

於利合於利則成其和人心自然之和含義
其何由哉廟堂之上君君臣臣君臣之和君
臣之利也家庭之中父父子子父子之和父
子之利也義之外無和和之外無利以乾之
六爻言之當潛而潛以潛爲利當見而見以
見爲利處下而壯趾躁進宜見而不出門庭
非義即非和不利孰甚焉終日乾乾類於潛
而不終潛也或躍在淵時將見而尙未見也
五飛龍在天天下利見大人而兢兢業業不
敢自恃故日乃位乎天德何則君恭於上君
之利非是則不義非是則不和非是則亢龍
有悔矣夫乾以美利利天下坤以主利而有
常天地泰交之和也敬義立而德不孤立人
之道仁與義人心自然之利也埋順則心和
君子喻義而利莫大焉相爭則相奪小人喻
利而害即隨之賁其趾舍車而徒非亢也一
握爲笑勿恤往无告非援也義之所在和即
因之和之所在利即從之十朋之來義在者

固利過涉之凶義在者亦利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義則人心之和也後世傾危
之徒終日言利不義則不和而又何利耶有
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大學義以爲利是則易
之所以教
人者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上能言元亨利貞之義矣此方以仁義禮智
歸之仁則元之實也禮則亨之通也萬物各
得其利則義和萬物各守其
正則本立惟君子則能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以人事通天道見人事即天
道也總一自彊不息而已

樂行憂違方是龍德之隱非石隱可比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潛龍之德正在確乎其不可拔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其守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
心也樂則行憂則違其
用也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
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

非潛非躍之時龍德止在自修庸言庸行自
修之實境也閑邪存誠自修之實功也善世
不伐德博而化而大人之功
用溥矣此所以爲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
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惕之功不外進德脩業忠信則本立脩辭
立其誠則用行存於心者无一念之不實見
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德業之事備矣知其
道之所至便須實以求其至故德可與幾知

其事之所終便力行以求其終故義可與存不驕不憂又以其敎言之進脩之純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君子無遯世離羣之心而有相時而動之智可上而不遽上可進而不遽進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之於民類也爲有聖作而不睹者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凡物皆然民之於聖尤應求之至切者也堯舜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正以此耳○聖作句○鍾萬物之靈秀而爲人鍾萬民之靈秀而爲聖耳目猶是也心思猶是也仁義中正之德又斯人所自有也夫烏有不睹者哉蓋自天降下民莫不好是懿德而聖人開世而一出望古而切羹牆之思莫不願登其堂履其闥睹其車服禮器以想見其爲人而況生於吾世乎其在開天之聖圖書啟而洩天地之藏奇偶分而演卦畫之祕是先天而天不違也聰明睿智天特生之以開萬世之文明天下孰不仰雲日之輝其在繼天之聖財成出而利普萬物官禮興而教化大行是後天而奉天時也首出庶物天備敔之以立一朝之主極天下孰不有聖神之詔令夫忠臣孝子見之者莫不傾心而向慕動以天也清風亮節聞之者遂以立頑而起懦成於性也聖人道德光輝足以治萬世之悃忱而豈不足動當世之仰止乎觀天無烈風淫雨即重譯亦且來王生聖人之世而光天海隅莫不向慕誠有道耳夫龍興而致雲非雲之自致也特以龍之故虎嘯而風生非風之自生也特以虎之故聖人者飛龍在天而大人虎變又何疑乎萬物之睹然則聖者人之宗萬物之睹聖人亦雲龍風虎自然之應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貴矣而言无位本高矣而言无民本有賢人而言无輔皆以亢失之也亢則安能无悔

也哉

潛龍勿用下也

時處於下所謂潛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雖見而在田則時之未用可知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所當行之事君子之進脩无時不惕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此即觀我生進退之意漆雕開所以有吾斯未信之時

飛龍在天上治也

得位治民位居乎上猶飛龍之在天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陽至於窮而不知變則自取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陽剛在上而不至過於剛天下由此而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在下正當潛藏之時見潛之不終於潛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在田天下已見光彩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當自脩故君子與時以俱進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時將用矣非復自脩之時故云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不言位而言德見飛龍乃天德之大人也○天德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之謂也天將啟一代之文明而聖人起而在斯位匪徒德以位重實位之克稱乎德也仲尼者天德之大人也未嘗飛龍在天而千古之王者取法焉如必以飛龍重也何以處天有天德而不登是位者也堯舜者飛龍之首出也未嘗矜言天德而千古之天德莫加焉如但以飛龍重也何以處夫居是位而不有天德者也今夫龍或潛或見變化而不可測而飛升自天則油然沛然萬物莫不被其澤焉被澤者龍而所以被澤者飛龍自有之能事也今夫聖乃聖乃神廣運而莫能名而奄有四海則惟幾惟康萬民莫不近其光焉近光者聖而所以近光者聖人自有之體段也曰位乎天位似德以位重曰位乎天德實位以德尊蓋論大行之分量雖飛龍無以加性量之高深而言天地之平成惟天德乃得有飛龍之事業利見大人大人者天德也。無欽明文明之本體不可以言大人無時雍風動之功效不可以言大人仲尼有是德。而立道綏動效信於當躬堯舜得其位。而放勳重華。經綸乎大業然則有天德而後有王道飛龍豈易言哉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處於極而心亦窮其極故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道虧盈非一於剛也剛而柔天則所當然天之道剛而柔地之道柔而剛天剛健中正天道之剛而柔也牝馬利貞地道之柔而剛也蓋天以剛德而不犯四時行健者體之所以立推遷者用之所以行天道下濟卑之象也虧盈益謙天之道也君以首出而不敢自用幾康者心之所以凜睿哲者治之所以勤舍己從人君之德也無教逸欲君之心也人君奉天以出治卽奉天則以為治化之原太極之理純粹至善人君上畏天下畏民祖宗之典則創垂昭然臣子之憲章時幾共凜欽厥止而恤乃位卽天之剛柔不偏也亹厥后

而稽於象郎天之陰陽合德也天恃其剛而四時之流五行之佐無以宣其氣聖恃其剛而百官以治萬民以寧無以留其任然剛品物亨歲功成天之默運於太虛者剛而濟之以柔也致治成教化行聖之克協乎王極者柔而本之以剛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謂剛矣而動而無動剛而本之柔莫敢不享莫敢不王宜於剛矣而其難其愼柔以輔其剛柔而無剛非地之所以承天剛而無柔非天之所以垂地剛而柔天道也郎君道也不知乾元用九之義烏足以見天則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而亨如春既生草木必至暢茂

利貞者性情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心不可見性情則可見有終郎有始天之性情也培之不厚則無以爲發生之基故有元亨必有斂藏以聚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元有元而亨與利貞一以貫之矣天之道於穆而已故不言所利爲天之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健中正在易皆言九五之德乾則六爻皆然純粹精又見其剛健中正之至非諸爻可得而同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六十四卦皆然乾爲易之首故於乾發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彖傳先言天道而歸之聖人此以聖人合天道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前皆言潛龍此方實以君子言潛龍所以終勿用之意德非不成時不可用故自安於潛而未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龍德之本也非寬以居則學聚問辨者不宏非仁以行則學聚問辨者無歸曰

君德以大人言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重剛在諸卦皆戒其過剛而用之於進脩則正宜雷在天上君子所以非禮弗履也上不在天無其位也下不在田居已上也時危而安於德業之中又何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皆不中可知惟二五得中位上不在天未飛也下不在田非見也中不在人進脩之事畢壯行之欲動矣疑之者不敢輕進審之至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前既言利見矣此復明大人之德以見聖作物睹非尋常之易事也天地合德建諸天地而不悖也鬼神合吉凶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皆道也先天後天總道之當然道可前知似居乎天之先上律天時似居乎天之後大人即天也物烏有不睹者哉君子法天之健至此無以加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

知進退存亡則不至於亢矣惟其不知則當其盈而不能自持能無事後之悔乎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結歸於聖所以見六位時乘者皆聖人事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非順無以承乾非健無以配乾馬行地之物牝則坤之象也牝馬之貞即安貞之德諭陰陽之體則陰居陽先諭健順之性則陰在陽後妻道臣道子道莫不皆然曰先曰後總言順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惟順乃以成其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直方大坤未嘗不大於乾言大於坤言至不敢與乾敵也故曰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德合无疆即坤之大有德合无疆之體則有含宏光大之用乾之品物咸亨成之者坤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牝馬言其順行地无疆言其健順則坤之性而健則所由與乾配也乃順承天自然之柔順德合无疆自然之剛健而君子所當法矣君子攸行法其柔順之性而得其貞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迷失道坤道無成也後順得常承天時行也西南平易即所以為後順東北險阻即所以為先迷總言坤道之當順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者地之所以承天人有安貞之德則亦有以應地安者柔順貞則所以德合无疆也○坤之直方不可及坤之安貞則可及直方者地之德也安貞者坤之性也由安貞可至直方由直方大可以不習无不利則坤之德全而人所以法坤之德者亦已無不利矣地无疆法坤者亦豈有疆哉今夫得一以寧坤之安也靜而有常坤之貞也居易以俟命安

扶陽抑陰大局已定

乾卦提明陽字坤卦提明陰字全書之發

敦而不遷人所以法坤之安貞也人不能如坤之直方而可法坤之安人不能如坤之直方大而可法坤之貞淡泊以明志則安矣旁行而不流則貞矣聲色貨利富貴累心所以尊吾神志者皆東北也道德仁義中正和樂所以堅吾靜正者皆西南也不能靜則不安柔位而不頤外所以養其安非得主則難貞忠信而且立誠所以養其貞安者貞之體心不安雖欲貞而無由貞者安之實守不貞何以安而不變居之安則資之深安而益安也德惟一動罔不吉貞而益貞也安之至而朋從不作則所以直方者有基矣貞之至而百體從令則所以直方大者有本矣安貞至而時行時止動靜各適其時則所爲不習無不利者亦從此可馴致矣坤以載物而德合无疆人亦以安貞而應地无疆非然懂擾形則不安矣偏陂作則不貞矣不能法坤之性其何以法坤之德也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惟厚故能載物德不厚豈能載物所謂厚者非徒博濟之謂也先王不忍人之心夫子老安少懷之願隨時可培其厚不厚則陷而不能載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乾之初曰潛龍見君子之難進也坤之初曰履霜見小人之易至也履霜未卽堅冰而必有堅冰之至羸豕蹢躅可不預爲之戒哉豐曰勿憂宜日中泰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非過爲慮也天下事莫不有幾舜畏巧言令色孔壬良有故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堅冰非猝然至於陰之始凝而知其堅冰之至亦積漸使然故夫子有餘慶餘殃之說

地道本靜特揭一動字以示人天地之道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在他卦皆柔順中正在坤更與地德相似以六爻之次而言則二爲地位以剛柔之性而言則六二純陰直方大坤之元亨也合之乃見坤德而安貞之意猶未見也故又言不習无不利少待於習非坤之安卽非坤之簡矣習而利學者事也而地之德無待於此坤之所以賾然示人簡者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似坤之大不若乾之大矣然惟地足以承天卽惟地足以配天坤之大亦乾之大也蓋自乾靜專而動直坤卽承之以直乾渾淪而無端坤卽應之以方故大與天等非直無以立大之基非方無以盡大之量非不習无不利亦無以見地之大同於天也今夫高高下下者地之勢也而其本則出之以直險巘傾側之境雖欲大而無由周道之砥矢望之無際壙壚斥鹵皆地之直者爲之也直斯

大矣蕩蕩平平者地之形也而其體則出之以方彌綸缺陷之中卽欲大而無自博厚之周浹推之無端南朔東西皆地之方者爲之也方則大矣乃其不習无不利地者何也天下待於積累者必習而後精地不待積累也一靜可以制百動直者自直不待習而直方者自方不待習而方直方自大不待習而大靜正不煩而天之所覆靡不充浹於無閒待積累者不能如是之利矣天下本於擴充者惟習而乃熟地無煩擴充也至一有以宰至紛無所習而直無不利無所習而方無不利無所習而直方大而大無不利得一以宰而物所以載靡不廣遠而無方由擴充者未能如是之利矣此六二所以爲地德之純也乎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非動則無
由見下直
以方外乃
人心動靜
爻衰之功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各以其動言之。生機勃發而不可禦。動而直也。千形萬狀而不可窮。動而方也。乃順承天。而無一毫之作爲。地道之光。卽地道之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居於陽。有健之德矣。故含章可貞。而性仍陰也。故從王事無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易莫重於時。乾曰與時偕行。坤曰以時發也。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定矣。人惟不能蘊藏。故不能流露。含章可貞。正欲待時而發耳。知光大。而後能无成有終。知臣道之當然。而後能盡臣職之當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以陰居陰。而不言地之德。不如二之中。正故也。乾陽居於下。而曰潛龍。非時未足以有爲坤。陰居於上。而曰括囊。重陰不足以濟事。夫子曰。愼不害。愼之端發於此矣。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此言愼不害。需言敬愼不敗。升言愼德積小以高大。易之爲書。總示人以敬愼之道也。時當括囊。惟愼則无害。可知不愼則有害矣。

六五。黃裳元吉。

乾言飛龍。坤言黃裳。雖就其象分言之。其理實非有二。堯舜之首出。三王之代興。非飛龍乎。而舍己從人。祗台聖敬之遞傳。則黃裳之象也。居上而卑以自牧。是以大吉。○坤之黃裳。卽乾之飛龍也。自其剛健當位而言。曰飛龍。自其柔順小心而言。曰黃裳。堯舜之兢業文之懿恭。禹之不自滿假。皆有得於黃裳之意者乎。黃地之正色也。裳下飾也。位愈高心愈下。故大善而吉。光武謂吾得天下。欲以柔道行之。柔卽地道也。南蒯筮得此爻。以爲大吉。亦異於穆姜元亨利貞之見矣。穆姜遇隨得艮之八。本與其事相類。而史妄占卦體。南蒯遇坤。得坤之比。不與其事相類。而彼自謂大吉。言其位則陪臣之位。非上位也。言其事則悖逆之事。非恭順也。筮告之曰。爾能如黃裳。則元吉。不然反是。使早知穆姜之見。不待後日。乃知其無成也。大抵蓍之告有正有反。晉侯公用享于天子。正告之也。南蒯黃裳之占。反告之也。天將厚其惡而毒之耳。使示之以无號。終有凶。亦早知其事之不集矣。且夫張公室。美名也。而非家臣所得爲撥亂世而反之。正非其任也。卽使力果能任。於義爲不可。於事爲不順。於國爲失體。皆與黃裳之意大相反。何吉之足云。故占者以己之位與卦

之位。兩相合。而道得焉。則聖人之教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實在中。非外見之文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之極必濟以陰。陰之極必至亢陽。陰既盛陽安得不傷。然陰陽非敵。陽傷而陰亦不免於傷矣。聖人履霜堅冰之戒。正以此故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道其順乎。至於戰則反是矣。易窮則變。陰亦有道窮之時。非獨乾有窮之災也。

用六。利永貞。

春秋天王
狩於何陽
朱子筭歲
書前吾坊
州皆不止

發得聯子恐出後世果報之說不止

剛柔合德失於剛則亢失於柔則弱羣龍无首高明柔克也用六永貞沈潛剛克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貞卽牝馬之貞能以大終則可以與乾爲配而順而健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至柔至靜坤之性也動剛而德方所以配天者也故曰牝馬之貞

後得主而有常

後得主利地之德已盡有常者德合无疆也

含萬物而化光

萬物資生地之爲也地有光大之德卽於化生萬物見之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靜皆順也承天時行動剛德方爲之也此坤所以乃順承天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履霜堅冰爻言天道文言兼及人事天道無可言人事不可不辨餘慶餘殃總在敬肆之分而已矣○聖人不言果報而餘慶餘殃之說卽果報之所開謂天道爲易言乎天下無亨貞之六人矣謂天道爲難言乎天下無休咎之徵應矣惠廸吉從逆凶禹之所以告舜也聿懷多福求福不回詩之所以美文也孟子禍福自求之說武王福善禍淫之言又其理之彰明較著者也以天道言一陽來復善之機也自此而進欲不純粹中正得乎羸豕蹢躅惡之徵也由是以往欲不剝牀以膚能乎且夫父子和夫婦睦家之肥也人能循理則和氣之所薰蒸洋溢而不容已非卽天之福之乎惡則反是此聖賢之果報也故以寬大勝者其氣象必昌以修刻勝者其歷世必蹷考之詩書驗之古今求之天道與人事其理必然而不容爽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推其始莫不有所自來此又不可更僕數也而乾谿之没則尤天理之昭昭者矣後世果報之說特由此出而不知聖賢已言之詳矣若張湯之子爲安世積惡反有餘慶得賢嗣以幹父之蠱則又不可以常理論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爻言地德文言亦以人事明之在地爲直在人則爲正在地爲方在人則爲義敬所以立乎直內之本也義所以立乎方外之用也內外交養德日進於光大化而裁之以盡利推而行之以神何疑於所行乎○敬義句○敬足以浹人心通四海而無所遺也義足以塞天地貫萬事而無所間也敬者體之所以立義者用之所以行敬義立不期大而自大矣夫敬者德之聚戰兢惕厲之常深有甚所以勿壞也純一不已敬通乎天命聖敬日躋敬式於九圍千古之大人莫不本於敬曰旦曰明敬在夙夜兢兢業業敬在幾康至峻德克明滿其量而無所虧無不因乎敬之立義者人之路化裁推行之盡利盛德所以日新

也以義制事揔昭乎大德聞義能徙日進於
無疆千古之大人莫不本於義無適無莫義
惟與比當信當果義在必行至利物和義集
之久而無所禦無不困乎義之立且夫惰慢
之氣設於身體非敬則德孤克自抑畏而措
施之未善非義則德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襲取而恂慄不存非敬義俱立則德孤皆不
可以言大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日積則
德進於高明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義日積則
德底於光大敬主於存不變義則萬變而不離
其宗義裁乎萬變敬則不變以爲之宰敬直
而義方德不孤即大也苟非敬義何以大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以含章明地道知无成代終之義而妻道臣
道得矣婦不亢夫臣不逼君交盡其道而不
專其成則地之
承天時行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時當謹默則安於括囊天地閉塞不可以有
爲也君子有危行言孫之時則以謹爲順焉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中德也通理者萬事萬物
秩然各得其序有美在中也

正位居體

位愈高而心愈下抑
抑乎不敢上人焉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內有黃中通理之德而後暢四支發事業俊
理在中光華及外盛德大業自然之發見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月幾望便有君子征凶之戒況與陽爭乎陰
盛於陽爭必至傷陽陰本不能敵陽陽傷而
陰亦必傷龍陽之物也血陰之類也天
玄地黃正見天地當相雜之時而不亂

此下皆言
剛柔至泰
否方見陰
陽字

䷂ 坎上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蠱元亨而不言利貞蠱壞之極必反於正也
屯元亨而又言利貞動乎險中恐其遽進也

冒險而進不能出險君子經綸必
有補救之道建侯正以救之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始交則生意未遂正屯難之時
釋屯之象而屯之意已見矣

動乎險中大亨貞

動乎險中屯之德也能動乎險則
可以出險矣而貞則不可以遽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本解也此特即雷雨時以
繪屯之象以見利建侯之道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勿用有攸往處屯之時則然君子以經綸治
屯之道當急不有君子烏能反雲雷之屯而

爲雷雨之解哉。禍變之興皆以開聖人也是故有龍蛇水火之屯則必有平地成天之治有腥聞殲德之屯則必有代虐永清之治撥亂世而反之正非君子其孰能之坤塞之凶曰括囊蓋天地閉則賢人隱夫天地否塞庸人不能爲賢人又以不可爲而不爲然則屯難終不能濟乎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即經綸之意也今夫雲雷者天地未雨之時天地豈終不雨故有屯必有解否塞者極亂將治之日亂極豈能不治故有剝必有復解百天地之功而復則待於致治之聖人君臣爻子所以經之也以正君臣以篤爻子所以綸之也夫動乎險中君子何樂於屯難而爲之不知屯難非可爲之時正惟屯難乃不可不乘時而有爲屯而不解天地之機息矣亂而不治生民之道盡矣利在建侯正以開治也然則所爲勿用有攸往何也曰聖人有濟世之長策亦未嘗有躁進之功名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保身之智也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輔世之法也夫惟有相時之明乃能有自任之重君子之濟屯與君子之處屯固其並行不悖者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始交難生正此爻也故磐桓利居貞在下而得民故利建侯此與震之初皆與卦詞相同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時當磐桓則以磐桓爲正非畏難而不進也以貴下賤衆心之所樂與建侯所以治民民心歸則有其德而乃可以利建矣

易凡言十皆坤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貴之四下與初應而爲九三所隔屯之二上與五應而乘初九之剛然二五皆中正之爻故言貞不字十者數之極也歸妹遲歸有時即此意士君子困逼迫而失身者不可勝數皆昧此意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易患乘剛然上有正應乃常道也至於數之極則正者合而剛者不爲我迫矣。乘剛。易禍莫大於乘剛以乾之亢龍夬之壯頑皆自即於剛者也故以晉伯宗之賢不能免三卿之害至以柔遇剛未受其利而先罹其害故寧寵之於陽處爻去之恐不速易言乘剛者五其四皆震爻震動也一陽動於下而二乘之勢不能不處於危然柔而得中則雖危終吉震之七日得屯之十年乃字即需血出自穴之道也豫當得位之時而下有四之剛豈

非赤紱之困噬嗑有聽獄之權而下遇初之剛豈非險健之訟貞疾者危象也噬嗑雖不即於危而亦不能免遇毒之吝夫履虎尾而故亨雖不咥人危亦甚矣況乘乎剛之上哉其所以終吉者以柔順中正所謂柔而不犯之德也若困之三則凶獨甚焉何則三陽位也履之三武人爲於大君況又乘剛其何以濟豫與噬嗑君臣之難也屯女子之難也震之難不如困之甚震剛而得中困遇險不能出夫天下惟剛爲難處剛而以柔折之則高明柔克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非即乘剛之道哉若所乘者剛而已復居於剛是以剛濟剛也以剛濟剛已質本柔必不能勝剛吾見其終於困而不能救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因小利而取困隣性吝嗇每易如此能舍則無患矣然天下狃於目前者甚多雖大患在後不顧也豈知吉隨之而利不可得何如超然遠去之為愈耶

應初我往求人故曰往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利足致昏知小利而不知大患皆自窮之道也君子舍之超然遠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難之時非得人不能以濟況有正應乎重陰不能濟險如頤之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則險不能為我難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己不能濟而因人以濟非明哲而能如是乎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六四之道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大蹇朋來所宜得人也當屯難而正應才弱不能共濟且宜有待若恃其剛健不顧時勢則有瓦裂之患矣用之乃徐有說是為得之

坎求小得與小事吉待時之不利大事正同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澤及民則光大澤不下及故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無終屯之理但上六之陰柔不能濟否雖甚屯有傾否之人無患於否矣泣血漣如何所益哉

坎之上離之五吉此象而有吉凶之異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已無濟屯之才又無正應以共濟何以出屯乎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亨道必俟發而乃亨也亦猶未濟之言亨二有發蒙之任五有童蒙之象故以童蒙謂五以我謂二在文王卦中只寫出求教當誠一之意無誠一之心以求教與不待誠一以教皆不可以言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蒙之象也山本險而又有險則何以進蹇見險而止止於外則為智蒙險而止止於內則為蒙二象合言與釋訟相似

象中卦德自下而上大象自上而下所取不同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必待發發蒙有時中之道有初筮之誠而不告至再三之瀆而仍告皆非當其可之時也蒙以養正即所謂童牛之牿當童蒙而能養正作聖之功基於此矣○童蒙之養即童牛之牿也禁於未發之謂豫故養正自當始蒙自少成本天性習慣若自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非所性異也乃其所以養者非其本也人生十年曰幼學沖幼之時胡以如是其急正與邪相反而不能相容罔念克念之分爭於一介入世漸染而難以早正其基安得

果行坎象
育德艮象

不致習俗之移人哉是故長一倍則父事教之孝也十年長則兄事教之弟也幼子常視勿誑疑事質而勿有示之忠信而有虛以受教之益也莫大於離經辨志莫久於敬業樂羣至於強立不返將聖功之幾於成而所由來者遠矣蒙有亨道不教之奚以亨哉保傅一篇古者教世子之法而內則少儀各以其事專名無他辨之於早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養正之功所關至大也且夫借晚蓋以滌前非其勢逆當垂髫而示典則其勢順養之者以道德爲基趾以下學爲藩籬以循序漸進雍容不迫爲自然之培植不急於功名不狃於速效我之教之者寬然其有餘彼之應之者日起而有功拱把之木有以蘖櫱而參天因乎養也又何聖人之不可學而至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非果行無以育德逝者如斯水之果也非育德又恐果敢而窒盈科後進水之漸也內外交養之道備矣○行不可不勇也德不能驟進也自強不息所以果行積小高大所以育德君子觀山下出泉而兼得其象焉今夫養正自童蒙而晏安鴆毒毎易中於少成之天性則行不易果也義襲而取尤恐成於習慣之自然則德不易育也行不果卽欲循序以進而其道無由德非育卽欲銳志以圖而其機多阻夫一往莫禦者水之流而不可遏也茫乎莫知其畔岸浩乎莫測其津涯君子之果行似之導江於岷山導河於積石皆汪洋浩瀚而莫知所終極也君子之果行孰得而阻之循序有常者水之流而有其漸也小則爲溝澮大則爲河海君子之育德似之由嶓家以導漢自桐栢以導淮皆先河後海而各得其原委也君子之育德可得而擬之行日底於光大而果則務進山之有泉務至朝宗

而不能自已也德日進於高明而育則以漸山之有泉必先盈科而不容遽進也如不及而猶恐失果行之功不半途而中止必有事焉而勿正育德之念不急遽以淩躐愈篤實愈見優游德以果行而益進愈從容愈加策勵行以育德而彌殷此養正之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師嚴則道尊故學之道嚴師爲難然一於嚴無以啟人向慕之心用說桎梏所以引之也唐虞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所以引之者何曲以至也上九不利爲寇亦此意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道尊而後人知所重法之不可不立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而得中善治蒙者也故言包蒙初六本柔言發蒙之道若九二則得其道矣納婦克家各以所占之事而言以九二之兼有其象也○納婦吉○包蒙以治蒙而言也納婦以蒙而言也九二六五之相應多取下賢此別有納婦之象蓋少男少女相應卦名爲咸蒙時而有正應卽成之取女吉也少男長女相遇卦名爲漸蒙時而外艮止卽漸之女歸吉也昏禮納采納徵雍容不迫有止於外之道焉贄幣贄雁誠一相與有剛而正之象焉漸之三與四非應也故婦孕不育蒙之三與二相近也故勿用取女二五中正相遇其卿桃夭之男女以正何穠之華如桃李乎上與五遇男下女也女子從人自外至也以尊卑之位而言則六五爲尊以剛柔之義而言則六五爲柔本所當從何須屯之十年乃字自處以正非如責之當位可疑若泰歸妹之帝乙歸妹則義重於五晉之二視五則王母也

小過之二覡五則妣也皆無相應之義至老夫女妻老婦士夫則又以不相應咎取其近者而言乃人倫之變也夫二以五爲婦可乎曰易之道何所不可子克家則五即父也納婦吉則二又夫也而必以包蒙吉爲此爻之正焉○子克家○易之所云克家書之所云象賢也治生於亂故復次剥亂因乎治故姤次夬國家倉皇傾覆之時必有其人崛起而振之予讀詩至新臺牆茨君臣父子之間行事何其戾也接以定中以見衛喪敗之由致治之本聖人之警人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而予又有說焉昔叔向之母曰甚美必有甚惡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吾懼爲龍蛇以禍女及羊舌喪敗而言若合符券宣姜之美而至新臺作牆茨識何惡如之謂衛之滅亡自宣姜可也倘其所生者亦若楚之越椒晉之叔虎很子野心直乃龍蛇衛不可爲矣乃前之所生者壽與朔朔不足論而壽之慷慨以代兄

死則非獨人之所易及也後之所生者戴與文蒸未有見而文之夙駕而税桑田則固聖王之所敷布也夫國勢倉攘非有左右之論教也哲夫傾城不聞大臣之輔理也庶事叢脞而禮樂政令特起而新之此固康叔在天之靈所默以相之者哉若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止乎禮義大非宣姜之滔亂可及矣是故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醴非有源芝非有根在人之樹立何如耳犁牛之子騂且角豈必天下之無是事乎由是知包蒙者九二之象納婦克家則因其象而廣推之也凡宣姜之事詩言之詳而此意則古人之所未及予故讀蒙之二爻而類感之云。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相接非剛不能勝其任九二在下子道也

以不中正而居蒙故有此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屯之二女而屯者也蒙之三女而蒙者也屯不失爲貞女蒙則無一可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不愼則放辟無所不至少知自愼不如是

六四困蒙吝

爻位皆陰而正應亦陰在蒙則爲困蒙在比則爲比匪人爻有是象不可不知所戒○在比之四比之三皆遠於陽者也蒙言吝而比不言凶何也曰凶不假言也言不及義非徒無以入德且難以免禍與惡人居久而自臭不言凶而凶莫大焉困蒙則不然繫傳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困蒙而終於困也不親正人則必近小人此由吝而凶也困蒙而不終於困

也父事有人兄事有人此因吝而悔也悔斯吉矣故純一未發不能如五勿用取女未至如三告之以獨遠實所以開其明也夫四爲遠實三則切近於二且有應於上而反曰不有躬者何曰以蒙言也六四以陰居陰乃位之正六三以陰居陽非位之宜身不中正而下與陽近又當蒙之時故所行非正此四以遠於實而致吝三以近於實而无攸利也歸妹以須即三之位也姤勿用取即三之象也彼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曰女壯此以蒙昧而致失身故曰見金夫其與婦孕不育皆非男女之正也聖人曰行不愼至此尚何責哉若夫親師取友固已之所得自盡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遠實者非實之遠乎我我之遠乎實耳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攻錯之盃豈不緣已而生哉

應二

上經需下經漸皆不[illegible]進而時恰不同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發蒙雖有人其如己之自遠何

六五童蒙吉

不自用而取人不可以蒙言矣童蒙但取誠一之象居雖尊而毫不自恃實能好善忘勢者也任賢勿貳尚不足以盡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好賢之誠賢自樂爲我用順而能巽宛然誠一未發之心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初六但寫發蒙之道上九實有擊蒙之象處於上而過剛則不中矣爲寇不可以剛禦寇

患其不剛顏子之克復乃眞能禦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禦寇則不至於暴下禦寇則不困於蒙皆貴於剛也

䷄ 坎上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之性務進遇艮則爲大畜不容不止也遇坎則爲需不容遽進也非有孚無以光亨而光亨尤必貞吉聖賢所爲需者道盡於是利涉大川惟愼重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惟剛健乃能不陷屯之初所以能磐桓也易以知險非乾孰能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九五爲天位正中爲天德需莫大於久道化成居天位而有天德光亨貞吉之大也涉險貴持重需則終能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食宴樂光亨之象也非無所事事之謂盡其在我而當需者俟之於天○事之得自主者君子當盡其在我事之不得自主者聽之自天盡我者不可有怠心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在天者不可有躁心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夫人之一心用於當用之處則日起

有功用於不當用之處則勞而罔濟飲食宴樂豈以懷安哉聖人憤樂終身可謂勤矣而不怨不尤終其身如一日何則遇合時也通塞數也凡天下不得自主者皆乘乎氣機之自然而不可以有心與也今夫雲雷者屯雷雨爲解油然沛然萬物之待澤於天者誠急然而機有自然雲行雨施聚之至而必散焉其爲密雲之不雨則畜未極也夫地和同陰陽感應氣之至而既雨既處故雲者雨之機無雲何以雨而雲雨者和氣之集匪人力所能爲飲食宴樂者所爲需以待之也夫我朔素位之外其當需者何限時之既至則澤上於天而爲雨也時之未至則雲上於天而但爲雲也學聚問辨此進修之在我者外此何能爲哉未事而籌之則索之空虛先事而待之亦病其牽滯終日擾擾而不可以人力營者大都心爲形役而不能旦夕刻期其效也君子觀雲上於天之象而知此心當有主而

靜若己之所得盡豈得純任自然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雖遠於險然迫而近之即入於險矣聖賢非畏險難而自涉於險非立身之道屯之初曰利居貞需之初曰利用恒其道一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剛能自守不至犯難而行然或不能守則始雖需而後或失其常矣故必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不廹於險何至近險然天下固有至於意外者惟剛中之德足以安之漸之初有言无咎

時勢則然不得而避也需之二小有言終吉剛中之德不迫於災也能需之效如此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在中故近險而能需小有言近險之象能以吉終以其心坦平而有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已近於險而復以剛迫之九三之致寇至亦不知敬也解致寇以柔而居剛需致寇以剛而居則剛總之失於不敬離之四則突如其來需之三則迫我之使任皆謂之失時○夫天下未嘗無險也無致險之道何畏於險惟庸人之避險也獨甚而致險亦獨深大而覆國亡家小而忘身及親皆一念之不忍有以激之梁亡郭公之事勿論矣殤公十年十一戰而禍及其身襄公爭諸侯於垣坫之上而致傷其股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盈而蕩卜王祿之將終無文德知小國之喘至號公不及五稔楚子不過十年皆好剛之過也且夫聖賢保身之道莫大乎懲忿窒欲而忿尤乘人於猝不及覺之時匹夫匹婦經一念之睚眦禍至或喪其身家而不顧故曲禮曰狠毋求勝每乘於人之所忽致寇莫大於是顏子不遷怒之學不可望之尋常然需以待之即敬慎之道六四入險而能出況災之仍在外耶負且乘何以亦致寇至也曰是亦需於泥之類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既定則上下相安自俗以淫靡相尚轉相效尤而靡所底止不復知慢藏之誨盜冶容之誨淫矣夫子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非亦需泥之一端哉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本在外而復迫之不慎之故耳自致之寇惟敬足以消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三近險而迫於險四入險而出於險剛柔之異也四以柔居柔故雖危無咎然其道不外於敬敬則雖入於險而險亦不能為我難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本不能需而居得其位不迫於險之效也用剛則危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所謂光亨貞吉也未濟有孚於飲酒即此意道一風同無一人不得其所乃見需於酒食之效然猶必言貞吉者治尚黃老雖需不可以為貞光亨貞吉聖賢中正之道也○需於酒食悠久成物也王者必世而後仁禮樂百年而後興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夫豈

能以躁心與哉二帝合爲一朝而後有從欲
之治成周炎乎三世而乃有宮禮之隆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不可責效旦夕者
蓋指之有本末而成之有次第欲速焉而有
不達也且夫王者之規模氣象未有不上下
與天地同流也有一日二日之精心則必有
可大可久之事業量及於侯甸要荒一夫不
獲則曰時予之辜心周乎貽謀燕翼肆於時
夏則曰我求懿德無苟且之功名故卑近有
所不爲無補苴之近效要結亦所不欲其
立心不泄不忘其及人十世百世不遽以服人
也而耀德不觀兵不徒革面也而推心以置
腹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不能如是之待也好
奇功而矜言遠略亦不能如是之待也法需
而不驕即萬姓悅服而王者不尸其功心
一而有常即海隅光天而王者不敢自有其德
凡此皆需燕酒食之貞也皆九五剛健中正
之所自有也中則心無私而規模能即於廣

大正則心不偏而氣象能即於安舒後世非
無求治太銳之主而或流於黃老或入於雜
霸皆不知九五
貞吉之道耳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有中正之德得乎飲食宴樂
之道也漸仁摩義有自來矣

需至上
□由乎其
外需至上
而無所需
矣故不言
出而言入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四已出穴上乃入穴險之極而無所出也需不
之上以無應而終於屯需之上以有應而
能需需然能敬
即需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

橫逆之來而敬以處之自反而仁禮之道也
雖有强梗亦足折其忿淩之氣矣非亦需之
道得
乎

䷅ 乾上 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坎有孚象在訟則窒窒所以訟也惕中吉不
終於訟也終凶終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訟之
事也渙且涉川訟不利涉渙木在
水上訟剛在險上非愼重之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剛下險訟之象也險而健訟之人
也天下好訟之人險而健足以盡之

剛來剛自
外來明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

非變何須
穿鑿來往
錯宗之說
不自然

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
也

剛得中則有恐懼之心剛中正則有大人之
德訟不可成險健者必凶以健涉險輕身者
可畏曰惕中吉可知終
凶者以不能惕之故

訟作事謀
始知孫永
終知微知
斯三者處
世之本立
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作事謀始清訟之原也能愼之於始則爭端
無自生又何訟之有焉凡天下易起爭端者
皆始之不
謹爲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之道宜柔而不宜剛初柔在下非險而健
者也雖小有言亦不得已而有言故終吉

不克訟謂
克[illegible]
九四之爻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

凡事可長惟訟不可長故於初發
其義小有言而辯明則終吉矣

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入於險中不若初之未入於險矣然知難而
退能不終訟者也剛而不迫於剛自免於禍
矣曰无眚自處之善也
能善自處則爲惕中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勢本不敵而强敵之往不勝爲眚
之道也以下訟上知其必不可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三多凶處訟而能柔故獨免於凶食舊德猶
之可貞无咎也坤有含章之德故无成有終
訟但自守爲貴故止言无
成明乎不可出而有爲耳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位雖危守常則吉安其分
而不變是即從上吉之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訟之先宜作事謀始訟之時宜變而安貞不
克訟本欲訟者也屈於理之不可人能自反
何至於訟故初與三
言終吉而此直言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詩曰舍命不渝人知有節則
安於理而無訟矣何所失焉

上變爲兌
毀折之象

九五訟元吉

陽剛有折獄之才中正無偏倚之私所謂大
人非九五其孰能之西伯之讓畔讓路皐陶
之惟明克允乃元吉之大人也斤斤
辨是非較曲直未足當元吉之象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而且正所以爲大人訟者
之利見非徒以位而以德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不宜剛而上過於剛且居訟之極終
於訟者也帶錫不爲榮三褫良足辱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得之不足榮即其得已不
足敬三褫又不必言矣

䷆ 坤上 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言師必言貞國
之大事不可不愼也必丈人乃吉老成持重
之人乃不至輕功喜事此王者之兵不如此
則有咎○易稱丈人詩言元老行軍用兵之
道豈不恃乎老成哉聞命將之詞曰閫以外
將軍制之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
左而目不瞬此非老成其孰任之夫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主誠敬故有齊季女可交於
神明戰爲危機故備豫不虞必歸於鍊達李
氏以丈人爲大人云本之子夏遂以丈人爲
字之訛故王弼之解遂以爲臆說不知意否
有所重隨以初爲小子而四爲丈夬則丈人
爲長老之稱程朱因之當矣且易之言大人
亦多矣於乾得見龍飛龍之大人焉於革得

虎變之大人焉於困得亨貞之大人焉不可以大人爲丈人則言丈人者意必有所重矣詩曰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國家莫不甚賴有老臣而用師之際爲尤重魯公就國而淮徐並起忽其少不更事也馬援據鞍而南邦授首可稱矍鑠是翁也然則鎮敵固絕窺何孰有過於丈人後世不知此意但以兵行詭道擇才將而用之而禍端因起皆不知先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也必以丈人爲大人則六五所爲長子師師弟子輿尸又謂之何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者之兵但以正天下所謂時雨之師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行師之本也雖王者之兵不能無害於天下但以順而動民自悅從耳師豈易言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民即兵也容民畜衆即所以足兵足兵之道以此去兵之道亦以此此聖人之政也

今人云兵行詭道古人無是見也奇正相生奇即在正之內武侯不用子午之策即此意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出師以義在師貞之內此律乃作坐進退之節古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所謂律也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所謂有制之兵陰柔非能將之才特於出師之初曉之以當如是耳傳曰執事順成爲臧臧即律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兵無統一則亂未有亂而不敗者失律必至於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剛中不暴所謂丈人也剛足任事則克壯其猶中能不過則有嘉折首必如九二之德乃吉而无咎王三錫命任之專也閫以外將軍制之不任之專不能任大事而建其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有懷萬邦之心而後可以行師聖人之義聖人之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才本不足以任事而果於自任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即此爻之象輿尸之凶三自取

之若履之武人爲於大君皆以陰居陽之故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以陰居陽不稱其職行事而至覆敗尚何言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知巳之不能任而亦不至喪師以辱國坤言无咎无譽師之中无譽不待言然亦能无咎但此乃人所深恥晉人遷延之役後世逗留之法是也故聖人特明其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本非行師之常然全師以還不至輿尸之禍是亦知彼知巳之道也不度德量力反失其常矣觀此愈可知聖人慎戰之心

二五應切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田有禽王者之兵也聲罪致討師之貞又何咎焉長子丈人也又言弟子輿尸總以見丈人之吉師王於九二然任之者君也故又以勗其君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有中行之德故稱長子即丈人也弟子輿尸則六五之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訟之端作事謀始師之終小人勿用聖人杜亂源也卦言師貞丈人吉爻言小人勿用可以互相發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以懷萬邦用一小人反以自亂其邦矣聖人用師必不至有此事然不可不爲天下後世慮

䷇ 坎上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以天下而比一人非有元永貞之德其孰能當之事不善不可謂元心有間不可謂永元永而不出於天德王道之正不可謂貞一有不備則所比者即不足以答天下之望而比之道失矣不寧方來後夫凶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以一人而統天下者莫如比其飛龍在天乎原筮元永貞即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也上下皆應而言後夫凶者何上

超然事外不可以言比也且夫以天下而比一人首必以一人比天下建萬國親諸侯即以親天下也於比得垂裳之象焉若澤上於地非流行之水故有不虞之戒比與萃之初猶是也比終吉而萃不終者何比無應而志專於五即晉之象允悔亡萃有應而羣陰相雖故至於一握爲笑二之柔順中正比萃猶是三則凶吝隨之矣何則比之上不知所比萃之上窮於所萃而三與應之能無凶吝之傷哉夫觀之下四爻皆以觀五也而三曰覲我生進退何獨於比而不然蓋觀之三有應而道能自盡比之三無應而不能自立無應而曰乘承應皆陰何也以其爲比不可以不言應也中孚之三得敵而或鼓或罷比之三皆陰而乃亂乃萃故較之萃如嗟如抑又甚焉大抵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牽復不自失休復以下仁是也與不善人居如遊枯魚之肆孚於剝而有厲比匪人而致傷是也鶴

鳴子和陽相合則日進於高明比之无首陰相合則日流於汙下而況上下皆陰乃羣居不及義之象耶論四之位則萃爲難處論五之象則比爲光明顯其比而無私堯舜湯武皆然匪孚元永貞乃身之以復其性也堯舜在上而三苗逆命文命誕敷而防風後至何怪乎顯比之時而有比之无首哉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陰樂附陽下樂附上象小人得附君子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易莫貴於剛中陽剛中正得乎君天下之道矣爲有聖作而物不睹者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雖无尋之路車乘馬先王之親諸侯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諸侯之親天下也以親諸侯者親天下而天下之民乃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矣○以天下比一人者必以一人比天下親諸侯即以親天下也以一人治天下則不足以天下治天下則有餘先王建國非徒爲王室之屏藩蓋實有爲民請命之意焉后王君公其名雖殊其所以亂民一也躬桓蒲璧其分雖殊其所以君國一也夫一人首出天下共仰其聲靈然帝光可及海隅聲教可訖四海而一人之治必不能治之故各君其國即天子之君其國各子其民即天子之子其民蓼蕭湛露非於諸侯有加也報勤民之功也乘馬路車非徒情文兼備也以君國之大也天子以親萬國者親萬民百姓即以比諸侯者比天子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莫非天子

之聲靈即莫非天子之德意然則先王之親諸侯也非親諸侯即親天下也上下之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是以天下比一人而足以治萬姓之心周之興也之屏之翰載在詩書者甚詳而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時小球大球亦有明文蓋先王無不以親諸侯者親天下自衆建少力之說興而建國之意乃晦由秦以後封建與井田皆不可復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說以通井田之窮夫勞於求賢即所以通封建之窮也以天下之賢治天下之人非即建萬國親諸侯之遺意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師之初比之初皆於初言其理之當然比之初特患其不誠盈缶者誠之至也五有元永貞之德不待中孚之虞吉惟在己意之誠耳萃有應尚至一握爲笑比無應惟在相與以貞

五 二五應切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所當比全在相信於初能信於初則有後之吉矣故直曰比之初六有他吉明比於初之重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爻惟二有應君臣道合比之最善者也萃者上下相萃故言孚乃利用禴比則以下比上故言比之自內中正相與是則貞也○有一代之龍虎即有一代之風雲顯比者聖人之首出比之自內附起而應此位者也履之五中正二以無應而稱幽人未可以進也比則上下皆應而二之應爲尤切五有陽剛之德而二以柔順應之陽剛君道也柔順臣道也無成而代有終臣之道則然而初仕之時尤不可不知此義在君有物色之求在臣有

登庸之典家修者廷獻此其時也故聖王得賢臣以宏功業賢者亦樂聖王以成其德當進而進無嫌於躁進可仕而仕非急於苟仕闢門籲俊其君虛懷下士此時而不仕待之何時矣節以不出門庭凶上下皆陽謂其知節而不知通也損之弗損益之剛中自守非其不仕而廢義也聖王在上登一藝者率以庸干旄孑孑姝子誠宜告也車乘翹翹豈欲往而畏我友朋哉蓋二之與四有內外之分而皆有致身之誼若非其正應而強合之乃藉口於不自失吾未見其有當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枉己徇人則爲自失正則其出光明始進以道非干譽也

六三比之匪人

蒙之四比之三皆遯

四五爻亦切王

上下應此爻見全象

既無正應上下皆陰是習與不善人居也又無中正之德欲勉而善能乎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言不及義難矣哉非徒無以入德也曰不亦傷乎所傷者多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觀之四言觀國之光比之四言外比之皆大臣之位也五剛健中正而四以柔順比之君臣上下之道莫不各得非如萃之大吉而後無咎也二與四其皆臣道之正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比上以賢非獨以位六四大臣禹皋伊旦之勠力於朝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身爲天下所比而蕩蕩無私顯比之道則然顯比止盡其元永貞之道而人之比否非所問也至於私屬喩上心而王道之大乃無一人之不得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何嘗有遂結軍士之心哉正大而天下自喩之耳○化存神王道之大也顯比失禽王者之公也大足以服天下自初而上莫非王政之所及公足以見蕩平上九一爻王者附之以无心非有意於服人而來者不拒其未歸者彼之自外名教也傳曰紂賜文王以弓矢告之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因而伐崇子謂不然崇當伐耶雖無譖怨之言不可遂崇不當伐耶雖千百其譖文不以妨已而病之也且夫羑里之囚夏臺之囚猶是也湯未嘗問譖已者何人文獨以崇侯之譖仇之耶崇之罪在於侵阮不在於譖已也詩曰匪棘其欲如是則棘其欲大非顯比之義矣堯舜之時三苗負固不服禹起而征之其說亦有未盡觀禹誓師之言則苗之罪在侮慢觀穆王呂刑之言則苗之罪在虐民蓋徒以負固不服之故遂逆命而誕敷文德茲得顯比之道矣顯者若平廣大之謂水在地上行所無事非有所心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顯比之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失前禽之謂夫如是而後爲元永貞若晉悼三駕以服鄭特伯者之假仁太宗縱囚而復歸非蕩平之王道豈得謂王者之顯比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位得正而心無私其不從者自卽於逆也正大信於平日上自使中不待於令耳

以初終言之則自後

夫以全卦言之則曰无首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六自外王化者也防風後至之誅周王東征之舉豈王者之有私哉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之初六終有他吉不知所比安得有終上之位處終特原其始而言之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大畜不言亨小畜言亨畜之不固尚有亨道也密雲不雨以天象明之天無久而不雨者時當小畜有所畜而未能雨耳乾之剛健終非巽順所能畜非如艮之止而不能遽動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四本柔位故柔得位乾下進而上巽順不能不小有所畜乾之性務進下應之也巽之陰

不論應論承

順陽上應之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而巽小畜之德也巽順雖可止乾而止亦暫止二五剛中終非小者之所能止故志得行而能亨

密雲不雨上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上進而陰不能固小畜之未雨也施未行正以小畜之故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文德遠人未服也止自脩其德政亦風行天上之象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四雖正應而乾體剛健非巽所能畜故進復自道盡其在我之正而人不能止吉之道也

小畜以學問言大畜以時勢言。天下未有道德之事而人得止之者小畜之復自道是也苟非學問則遇合皆有時故大畜曰有厲利已得乎利已之道者則乾之潛龍失乎利已之道者則夬之壯往艮其趾能利已也咸其拇不能利已也自古之妄動取禍者莫不皆然需泥則致寇至鞶帶而致終褫何利之有此皆知進而不知退見有行而不見有止者也若學問則不然終日乾乾上法天行之健益動而巽止此日進无疆不違之復以修身非卽復自道乎休復之吉以下仁非卽牽復吉乎大畜時不可進其可進者惟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吾學問進修之事夫孰得而止之童牛之牿所以止惡於未萌也故童蒙有養正之功豶豕之牙所謂大師以相克也故風雷有交助之益於明出地上而見其自昭明德於雷在天上而見其非禮弗履皆所以復自道也惟學問之功不同乎身之所處故時不可進者聖人惟恐其妄進於大畜之初見其象學之當進者聖人惟恐其不進於小畜之初示其意若時所當止聖賢謹小愼微未有人不能止而遂冒然直進者故小畜之復自道學問之事也

三四非應故此與漸皆不吉而貴目當位疑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能復自道不爲人所止義之當然也

九二牽復吉

乾之三陽同欲上進二比於初近而相得者也故牽連以復陽與陽無相承之意而二陽性同初不自失二亦不自失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不自失也二能牽復取善之益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前迫於陰故輿說輻志欲上進故夫妻反目三之時則然而乾性務進遂不能不有此象小畜之三大畜之初也讀易者在識時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妻之得以制夫皆夫之過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孚之在陽爻者心有主則實也孚之在陰爻者心無主則虛也故習坎言孚中孚亦言孚

小畜四五道言之亦此意也四居陰得正又
巽於二陽而得助則雖危无咎升之時以能
巽而允升大吉小畜之時以能巽
而血去惕出巽順之益人如此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五有有孚之德而四能與之志
相合是以雖有憂而可去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中孚有孚攣如以二五之孚契也此以巽之
三爻言之故言富以其鄰陽剛中正孚信通
天下又有攣如之固其誰不樂用
哉象曰不獨富所以通言外之意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爻言富以其鄰疑若用其富矣象以不
獨富釋之見有孚之至人自樂從也

上陰位九陽爻小畜之不雨以陽上達也畜極而通則陰反勝矣故以陽爻而言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卦以天道言爻之終即以天象明之密雲不
雨小者畜也既雨既處畜者通矣上九居小
畜之終畜極者必通然有抗陽之象故爻爲
君子戒易之愼微至矣姤言女壯勿用取女
不待與陽戰也陰陽消長之機間不容髮陰
之盛即陽之消○畜極者必通大畜何天之
衢小畜既雨既處是也以卦言則風行天上
但見風而不見雨以象言則陽盛陰微[illegible]
雲而不能雨陰得位故有密雲之微陰[illegible]
故無甘雨之應至上而極矣故直曰既雨明
畜極之必通更曰既處憂者喜而病者[illegible]
巽風也坎水也風行而雨動氣本相通乾[illegible]
也坎雲也雲行而雨施類亦相應雲上於天
而需需者何也以見雲而不見雨也自小畜
而來則不爲需而爲師矣蓋坎與乾遇則爲
需需者有待之意以雲上於天尚升澤上[illegible]
天也由風而變風變爲水則必雨陰氣上騰
則亦雨上處於極畜之極而能不雨乎[illegible]
不雨自我西郊西郊者陰象也澤水不流功
不及物坎則通矣夫大畜終以人事小畜終
以天道何也天在山中天下未嘗有其事畜
雲不雨天下容或有其時陰雨天之常愆陽
伏陰極備極無偶然之暫耳是故天德王道
皆宜大畜惟天道則不然風雨和寒暑不時乃
天之所宜大畜也小畜曰尚德載大畜不待
言矣小畜曰月幾望君子征凶大畜不煩成
矣何天之衢斯大
畜之所以亨乎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陽迭相消長陰既盛極則於陽
之道有傷有所疑辨之於早也

䷉ 乾上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危地而不傷即需于血出自穴之道也需
以順入於險難之中履危而能出履以悅躡
於剛强之役涉險而不犯天下之遇夫險難
者可知所自處矣○乾健也乾之變化爲龍
乾之剛健爲虎履而咥人何亨之有履虎尾
而不咥兌之所以成爲說也且夫不咥人非
倖也聖賢致命遂志無入而不自得其履虎
尾非有意以涉險不得已而遇之而夭壽生
死不貳其心蓋其心可常可變無往不見其
從容不咥人與否非所論也然而天下非常之
變惟能說者乃出之其心平則暴者亦必馴
威其情順則險阻不至坐困故無致險之道
而有出險之方文王囚羑里履虎尾也掬而
演周易何樂如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其即說

以應乾之道歟夫莫威於虎履之而不敢譹
順之常尚有何事足攖其心者四之愬愬何
也曰恐懼修省聖人之心聖賢無一之時而不
戒懼故能自樂其樂戒懼者豫順之本也而需
血出自穴亦由敬慎故不敗耳六三何以咥
人也六陰爻也三陽位也質本柔而復以剛濟
之兩剛相遇故必折已遇剛故不能勝以安
履虎尾之險而已激之使怒欲不咥人其
能乎三兌之主爻何以知其獨剛與剛相遇
而不能相下是以知其咥人也四爻之非戒懼能
脫險則三之剛强必入險可知矣非柔順
其能脫羑里之難耶蓋履虎尾不咥人惟兌
之遇乾方能若老子柔勝剛之說特深於
世故之言與聖賢所造之淺深大不侔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

莫柔於兌莫强於乾以兌
而躡於乾之後危何如之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凡人歷險阻而不犯多以柔而不躁說則安
而有常雖有强梗無以乘間而抵隙之有
道故不至
傷害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但以九五一爻言則有剛中正之德行不
至於過差則不疚治日升於大猷則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知上下之
分則志各有定耰鋤德色箕帚誶語由不知
上下之分故也天高地下而禮制生焉民
禮則生其共而日進於治矣○國家之治平
莫大於民志之定民志定則天下無不治矣
政刑之化淺德禮之化深禮者履也不辨上

下民志奚以定哉蓋民之志以有所覬覦而
不定一乎一足之烈所得者微則所望者約
日用飲食之外何所過求哉自有意外之希
冀而其情肆矣告之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小人之分也則民安於日用飲食之常而志
已一定民之志以有所後肆而不定啜菽飲
水之風習之也素則居之也安卒車服賈之
外何所過望哉自有不孫之風成而其心後
矣告之曰君子勞心士之子恒爲士小人勞
力農之子恒爲農庶人之業也則民習於牽
車服賈之素而志叉一定古之聖王他務未
遑急急於天獸天序君臣父子使之知所尊
也耕田鑿井使之有所安也曉然於天經地
義之不可踰則志之定在修子弟之經秩然
於尊卑名分之不可紊則志之定在安愚魯
之分夫民不知禮末生其其覇王猶知之若
民志之定則非覇王所能及也大國家所最
難治者民也民之難於定者志也民志定則

士之志愈定而公卿大夫之志亦莫不定要
皆自辨上下始君子觀上天下澤之象而知
有萬世治安之道焉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恃有此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安其素履之常則窮能獨善達能兼善無入
而不自得也故往而无咎初九無應非必其
能往也心如其素位之常
自達不變塞又何咎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率其素履之常已之願定矣
以此而往豈有謀利之心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亦無應在節則不出門庭凶在履則幽人
貞吉節不可過履貴能安也履道坦坦亦素

不宜應

履之象但在初則宜往二必待正應而後往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有主於中則居下而不躁進上無所應亦安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多凶莫凶於履之三柔不中正非素履者也又躡剛强之後身履險難而又以剛迫之自速之禍耳較之需于泥致寇至抑又甚焉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逞其聰明壯於前趾取禍之道也惟位不當故有此凶惟位不當而不自知已之不稱是位故凶不能免

四多懼惟此與既濟見之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三以居剛而凶四以處柔而吉同一履虎尾也所處不同耳既濟終日戒需出自穴皆以柔得其宜此取剛而能柔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之凶惟不知懼之故愬愬如是則免於咥人之凶而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

夬孚于剝履未嘗有剝也而亦有夬履之戒剛中正夬履非中止之德堯舜在上不敢專已自是此國家治亂之本也位正當何嘗不夬貞然亦已危矣○飛龍在天者堯舜之位夬履貞厲者堯舜之心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所以善乎是位也蓋聖人有風動時雍之治未嘗不有憂勤惕厲之心克艱厥后禹以是陳謨無怠無荒益以是示戒夫堯舜在上千古之致治莫加焉即堯不咨四岳舜不闢四門都俞吁咈不如是汝儆於無虞豈遂足損其盛者而堯舜不敢也履之九五體本乾健而下爲兑說是即剛上柔下之蠱也論二五之位則无應无應則患其孤論乾兑之象則有應有應則多所恃皆危道也二變爲无妄不耕不畬即履道之坦坦五變而爲睽困于赤紱豈王道之平平出乎履即入乎睽矣堯不恭讓不可以爲堯舜不兢業不可以爲舜且堯舜自恃其堯舜必不能平地成天有

萬世永賴之盛帝德廣運而十七載之疇咨常如一日舜德光天而一二日之無曠戒在丹朱是故貞厲者非必如有命在天日亡吾亡之脩然自肆也治如堯聖如舜而勅天時幾之心不如堯舜是即履之貞厲孔子言光明五實有是象也周公言貞厲五不可無是心也此千古制治之基而禹湯文武所遞傳之心法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剛中正言其德也夬履言其位也雖有中正之德而爲所得爲亦宜知戒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觀我生進退在未履之先視履考祥在既履之後必其旋元吉而後爲履道之成然豈易事哉當愼其素履而可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於履之終得元吉則措履悉當不求慶而自有慶矣

䷊ 坤上 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夫自乾坤十變以至泰其卦大故其詞易合六爻觀之則共名爲泰分六爻觀之有思患豫防之意蓋合觀爲泰之道分觀爲保泰之道也皆泰之所必有也少一則不可爲道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交天地之泰上下交人事之泰野無遺賢上之情不隔於下傒志不丕應下之情得通於上知爲君之難則一言而興邦交泰之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不能常泰裁成輔相必有待於聖人所以保泰也民泰而天下泰矣○因天乘地聖人本天地以爲功平地成天天地亦藉聖人以爲泰天地變泰自然之泰裁成輔相所以保天地之泰也蓋自天地無心而成化而氣化之自然不能無畸重畸輕於其際此盈則彼絀故愆陽伏陰常見於清甯永奠之中聖人所無如何者道惟自盡洪範之休徵雖熟與相通皆自盡之道也聖人有心而無爲而網紀之叛而常爲之謂元贊化於其間因利以爲利故緯地經天即在於高卑定位之際王政所能彌綸者道在補救周官之致治其因天出治皆補救之道也是故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七政以齊畫井開疆以平九土而九土以治欽若昊天東作西成不愆乎其候辨其高下多黍多稌各有乎其宜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小者如是而大者可知也酌三十年之通蓄三年之食變者如是而常者可知也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則天地之泰以裁成輔相而愈保其泰偏者補之致中和而天地位缺者修之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而其功莫大於后后有代天理物之貫則天地之泰交即藉以維持於不墜天地泰則萬物泰雖極備極無有其時而陰陽亦旱不能爲之災斯則泰交之極至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易於初爻未有孚其輕進者惟泰則不然野無遺賢之時也當此時而不能志在有爲則非有爲之才可知矣○君子難進易退之道易莫嚴於初乾言潛龍壯戒壯趾屯以磐桓利居貞皆是也時當晉矣而晉如摧如位居節也而不出戶庭皆不孚其輕進也當進而進惟泰交則然其上有闢門下士之君其下有吐哺握髮之相泰之六五即臨大君之宜泰之六四即頤虎視耽耽野無遺賢故征則皆吉國有賢而不用卿大夫之恥也登進征切而德不著聞士君子之羞也初陽雖下而同類並進明良之盛其在此乎四與初應應反言陰之來何也即舉陶乃賡載歌之意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惟泰交乃有此象故初陽宜進四不言下賢而下賢可知五巽二應而取於妹之歸何也即帝堯嬀汭嬪虞之道也男正位外女正位內進泰交乃得其宜故彙征皆吉五不言智臨而智臨自見求賢者

泰升元吉 [illegible]行宜[illegible]

宗履亦宜進此外惟損益有大作過往之占謙有用涉之吉萃[illegible]以往元[illegible]亦如之

二五應切至
六爻皆取應

滔登一藝者莫不庸天下之士有不願立於朝者哉且夫堯舜在上尙有巢由爲此言者亦度其身無可用故矯以托其巖穴之志耳子嘗求之尙書參之史策所載知人安民元愷並與其事詳矣無一言及於巢由夫以天下讓大事也堯之於舜也歷試之而底可績然後受終文祖既禪之後猶咨嗟丁寗恐四海之困窮讓天下若斯之難也豈有草野而遽遜以大位者乎朕在位七十載書之所陳詳矣讓由之事何獨不聞焉且巢由可讓天下則必有舜禹之德而後可聖人在下何得請之無遺賢也堯之疇咨舜之舍已無一語昭及巢由固知列子之寓言不足據也禹於昌言則拜況有賢士而不進哉故天地交泰賢者必立於朝初陽之彖征固其所也祁奚舉讎舉子君子韙之況泰交之時乎若否之貞吉言雖同而意則異矣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天生聖賢所以爲天下也泰交之時豈得不有其志哉君民親見之思將於是而動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泰之二大有之二皆任天下之重者也以大有之卦象而言故言大車以載以泰之保治而言故言尙于中行包荒其量也馮河其勇也不遐遺其勤也朋亡其公也四者皆有中正之道保泰之道非一惟九二爲能任中行之道賴乎中正之德也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德能光大自量足有容而含宏之度無所不包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三與陰相接卽示以艱貞之道時方泰豈卽有否哉然正惟息息不敢康而後得成爲泰平陂往復天運之循環聖人蓋無時而不懍矣○陽方來也而卽憂其往陰初往矣而卽慮其來三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四之翩翩不富不介以孚正泰之所以爲泰也泰非豈亨豫大之謂豫大卽不能泰矣泰至三而極憂亦至三而深曰勿恤正恤之深也明良之盛而乃賡載歌假樂之朝日不解于位皆艱貞之道以天運言陽極則陰伏二陽卽戒以凶明陽之不可恃也以人事言盛極卽衰生制治必當未亂知治之不可保也消息盈虛氣運之自然雖聖人不能使陰之不生而恃吾保治之道惕惕乎惟幾惟康而不敢自懈九三與陰相接而陰當其往然天下未有往而不來則與陰相接安得不生其敬畏姤繫

三方來而慮其往四初往而慮其來聖人

金柅金柅不能繫也二不及賁勢不能不及賁也當泰之時其來尙未有漸而小人道長卽君子道消帝德光大而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重華協帝而益告之曰儆戒無虞聖人不恃乎陽之方來而謂其不往亦不幸乎陰之既往而謂其不來泰交者象也艱貞者終日惕惕之心也夫惟艱貞无咎而後謂之泰交少或自安卽否而非泰矣然則大壯之利貞夬之孚號其卽艱貞无咎之意也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陰陽消長迭相爲勝故於天地交接之時預爲之示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陰方往也而卽慮其來此卽皋陶賡歌之心也論此爻之位乃小人道消之時然四與初

之預防深矣

正應陰來在下一陰進卽羣陰有類聚之機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聖人以姤次夬卽此交之象也聖人豈能一日忘小人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君子欲道長小人亦然君子道長則連類以進小人道長亦中所甚願類相通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虛中以下交此交之象當如臨之智臨大有之厥孚交如誠於下賢之象也泰交之時不假言矣故別取一陰從陽之象而大君之不恃其尊亦如此象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居中下應本於中以行其所願此泰交之本也

泰終於否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之終否之始也雖不能人定勝天亦當力持其衰九三言于食有福上六言自邑告命貞吝上六非有保泰之才且時有不同學易者所當知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由泰而否因乎命亂天乎人也何尤可知天下莫不由於人

䷋ 乾上坤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下不能無否而聖人甚惡否故特言之匪人以痛絕之所以匪人者以不利君子貞也世不可一日無君子君子豈可少哉其如大往小來之時何矣

易中無陰陽字乾坤之外惟於否泰見之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上下交則賢才進不交則君志驕道相反也小人道消非小人之無也使貪使詐小人可化爲君子君子道消非君子之無也嘉遯肥遯君子必遠乎小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本無貪榮慕祿之心時已否矣豈得復居其位乎儉德辟難固其所安耳

仍取泰初象來註所以有交錯之說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小人道長之時豈能使化爲君子然聖人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剝之三示以无咎否之初示以貞吉勉人遷善之意深矣聖人豈不爲小人謀哉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則不爲小人小人所謀者財利也正以不知有君之故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之二曰包荒君子之量也否之二曰包承小人之心也在君子以包荒爲正在小人以包承爲正然否之時大人應以義命自安豈以小人之承順而失其正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三爻皆反否爲泰

大人安於否而道亨不以小人之包承亂
其羣見之不定則失其守不足爲大人矣

六三包羞。

包承之小人自處以正包羞之小人不安其
正皆小人自有之情態也然志在傷善而有
含羞之象於此見天理之
在人心不能一日而無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之三剛柔接否之三亦剛柔相接之時而
方弱未能傷善故自含其羞以位之不當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爻正君子道消之時也然君子之道豈容
消哉特言有命无咎天命將否之時君子必
有拯固之道九四迫近於陰不爲陰消則疇
類皆得其福矣然君子方否豈有他道哉順

以處之而已否上三陽不言大往而所望
於陽者如此其切治亂之機豈不在人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陰陽消長其間有天命焉不
至於消則陽之志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豈所謂否哉然天下方
否雖有大人之德位不易當也龍蛇水火堯
舜無一時而不戒懼其亡其亡者心也有其
亡其亡之心而後有苞桑之固休否之大人
無一時之
敢康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無其位則不能休否天子雖有立
道綏動之德其如手無斧柯何

于野于門總言通無私偏而野字氣象更大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居否之終否終卽泰然惟陽剛乃足任其
責否傾者時也傾否者人也未濟有旣濟之
道先否有後喜之
理皆非陽剛不能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不可長故須有傾否之人
蠱元亨利涉大川亦此意也

䷌ 乾上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于野猶之艮其背以道同非以情同也
大蹇朋來渙舟烝徒楫之自宜利涉大川此
同人之亨道也天下之大險非獨力所能持
苟非大同孰與濟之旣言于野又言利君子

貞同則易私不可不重爲之戒也。卦爻之
相反莫甚於同人文王所取卦中自有之象
也周公所取則因同人而及之者也二爲成
卦之主不著其德則同人之道不光人有天
同之道不嚴其戒則同人之義不備以卦言
則二五相應大同之道也故曰乾行曰中正
曰通天下之志明有是德則皆爲君子之貞
以爻言則二五相應偏暱之私也故曰于宗
曰伏戎曰大師之克明有是類所以爲不虞
之戒文王曰利君子貞爲占者戒也夫子言
君子正明卦之本有其德也蓋合志則公有
私則同之中不能無異文王語其常周公及
其變夫子大象之言則上下之樞紐所爲卽
同以見異乃能審異以致同也然則卜易者
當何如曰六爻不動則以文王之言爲正六
爻動則以所動爻爲占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萃除戎器未濟辨物君子
於此不勝丁寧反復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非聲氣之私取友有輔仁之道柔得位得中柔之中正也應乎乾天理也卽同人之象而道在是矣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惟剛健之人能涉險難心無私而力能任也文明以健中則有主中正而應道則無私君子大同之道不外乎此○天下之志[illegible]則公好公惡之心蓋人之類不同而性同其性同則其心同其心同則志烏有不同者哉惟君子明足辨是非而不惑於衆人之是非健足

定取舍而不隨夫俗流之取舍天理之宜卽人情之正天下之仰屬乎君子者皆其志之不約而同者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君子狥衆不可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謂君子違衆亦不可天高而火附非天之樂與爲附也火自炎上而性實與天親天無心於火而火自親之君子無心於衆志而衆自同之皆理之當然而不能易耳且夫燥濕剛柔習[illegible]蠢蠢天下之不能比而同之也固已然而若有恒性民性則恒也錫汝保極會歸有極也見善好而見惡惡民各有其天眞査者舉而任者措民各有其至性故彰善癉惡而天下樹之風聲無他文明剛健有以大服其心也是故有以同爲同者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如天火之相與以自然而合同而化所爲聖人作而萬物睹以不同爲同者創非常而黎民滋懼成大事而不謀於俗知天火之各安其所止而類自相通所爲一人

同之中見異猶萃之特戒不虞

用而天下從惟君子之無私故同乎天下惟君子之無私而明且斷故得乎事理之當然而天下之志不能違也夫每人而悅日亦不足惟理足以服天下所謂理者中正之謂也少有偏倚之私卽勢格而情不入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非志同道同不可以言同天與火同也天與水則不同少有差池豈能以同哉○未濟之象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水與火不同類未濟之時非合志不能以濟故待於辨物大同之時何取乎類族而辨之不知非審異無以爲同同人于野以大同爲同也類族辨物以不同爲同也凡物合則相親惟去其不同而後能卽於同善與惡不同類也薰與蕕不同器也聚異族而雜處則齟齬不合勢不能以終日傾軋之風成安得以言同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卽大同之道也天下有始異而終同者君子所見跡不同而心同故雖聚處參商而綢繆甚固有始同而終異者聲氣之交外若同而不同故卽生死與共而隙末凶終不類族則異族不可以人居不辨物則異物不能以雜處方以類聚惟類乃聚也物以羣分羣則必分也然則於大同之意不似有妨乎非也胞與之量不可以不廣鑑別之識不可以不精未濟不能辨物則事終不濟同人不能擇人則無所與同故天與火類也於水則不類天上水下適成爲訟火與天同也於澤則不同澤中有火必至於革士君子強爲依附或貪緣於權門或包容乎叵測至於一蹶不振嗒然自喪者豈少也哉夫子於同人之象而示以不同明乎同不易言也夫如是而後可言大同

門字對下宗字言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不取應

皆取承

初无所係。而陽剛又得自主。同人于門之象也。隨初爲震之動。故有官有渝之戒。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有大同而無私係。純乎天理之公也。何咎之有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與五爲正應。非苟同也。以其有應。而言于宗。正以見于野之乃亨。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五本正應。正以有應而見其私。于宗非同人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以同爲道也。而言伏戎。天下同則不能無爭。茲除戎器。即是道也。訟之二。同人之三

皆懼九五而見逃。然有中正不中正之分。故不言无眚。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以下攻上。勢不能敵。故伏焉而終不敢出。所敵者剛。已不能行耳。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訟之四。同人之四。皆以自反而得吉者也。人能自反。斷不至自迫於險。乘其墉。以私意而欲攻。弗克攻。以公道而改過。吉之道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與五敵。而力不足。四與三敵。而力有餘。特以義不克之故。困而反則。即反之於義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illegible]野言郊[illegible]言無人之地也氣象大不同

中孚鶴鳴子和。中無所間也。同人雖陰陽正應。而爲三四所隔。不得而遽同矣。大師相遇。本其正應。終不得而間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三四以不中而曲。五以中正而直。然必用大師以勝克者。難詞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蠱之上。超然事外。故言不事王侯。同人之上。無所與同。故言同人于郊。無麗澤之益。則不能亨。無比匪之傷。則亦可無悔。同人于郊。無所與同。猶咸其脢。無所爲咸。此與艮之艮其身。大壯之喪羊於易。皆非有所用於天下也。然聖人未嘗有貶詞。則是以無用者爲其用。蓋嘗論之。兩澤爻資。取於麗。中孚鳴鶴。動以天。聖賢有閉戶之時。非離索之謂也。天下

孰無合志。孤而無偶。其爲人可知矣。然不與人相合。亦不與人相爭。坤之无咎无譽。此其是歟。脢可静而不可動。豐厚盈溢。聖賢之生色及之。然手持足行。脢則一無所用。知其不能以感也。不能感而曰感。亦無所同而言同之意耳。艮背出於無心。純乎天理。艮其背。聖人事也。艮身成於有意。因乎人爲。艮其身。庸人事也。背可止也。而身不可止。天下畏首畏尾之人。固有不敢有爲而安居人後者。苟非艮其限。抑亦自有説焉。大壯慮陽之輕進。初戒壯趾。三戒羸角。欲其戒所輕進也。但羣陽競進。而六五忽失其故我。非于其不進。正以其不能進耳。其曰无悔。言免悔之外。他無取焉。凡若此者。龍伯高所爲。敦厚孔子所稱。本誦是也。不無所勃用於天下。而特能自完其身。即以完其身者取之。其亦降格以求之意乎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以大同而得無所同故志未得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正位凝命鼎之元亨也火在天上光無不照大有之元亨也比者乾之飛龍在天大有得坤之黄裳元吉特以剛健文明光照者遠故言大有人君大亨之道無過於此。聖人於豐所以示其丁寧告戒者不一其詞而大有直著元亨火在天上以之明德日新而又新以之新民重熙而累洽其進也光明洞達無奕進之傷非如晉如摧如有重離之照無待何天之衢莫大於乾而乾之元亨尤戒利貞剛過則爲亢龍濟以明則無患莫明於離而

離之利貞不言元亨明至則恐奕如本乎剛則有常故乾之純粹必濟以離火之光明之体明莫大乎乘乾以出治火在下曰同人有同即不能皆吉在天上爲大有有大則何所不亨不曰亨而曰元亨非大有不能當此象也夫大有豈易能哉有二之任重而後能濟大有有五之虛中而後能成大有初已慎之又慎四則有而不居皆千古之盛事也上之尚賢不自用而取人三之用亨以介圭而入覲一國之內上下之間莫非保泰之人夫如是而後可言大有應天時行天者理也所行皆合乎道惟剛健文明者能之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應天之大有也文王於大有無嗇詞而觀六爻之象則所以儆戒无虞者不煩言而已見鼎何以亦曰元亨也世盛莫過大有功用莫大於鼎鼎則自有大亨之理井雖大養人不能及矣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小畜之得位不如同人之得位得中同人之得位得中不如大有之尊位大中尊位大中以柔行之不自用而取人宜所有之大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履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大有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君道之盛事也剛健以立體文明以致用應乎天者理也而又出之以時人君之道備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光明無所不照遏惡揚善天道也順其休命而後爲大有之治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有大而盈則罹於害初未至盈也陽德有持重之道故言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不涉於盈故无交害居大有之初能艱之故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五應切至

二之任重莫甚於師與大有師其變也大有其常也皆六五之君虛己以下應而大有當任重之時有剛中之德非己之責而又誰責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力能任天下之重積雖多而不敗有以勝之故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位多危而大有之世身居下之上則公侯之象也六五柔順則亨于天子之象曰小人弗克以爻之德盛非人所易副也革之五曰未占有孚亦此意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子則忠順日生小人則驕盈爲害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爲君子言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華有得衆之象故戒以大吉无咎位高而自下無過大有之四言无咎皆易有咎之詞人臣功高德盛此位尤不易居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處極盛之時非至明不能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虛巳下交善乎大有之君也然猶恐涉於懈弛故曰威如吉舜曰象形惟明威非聖人之所尚然整齊萬民政刑亦不可廢以六五之柔而又爲意外之戒皆所以維持大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益之五中實惠足通上下之心大有之五中虛信足孚上下之志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卽所謂易而无備之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乾亢有悔六爻皆陽也大有吉无不利六五柔順之君而上能虛巳下之德之盛莫大於是剛而不恃其剛卽有大不居之意乎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上高而已危故不能無悔大有之上滿而不溢故受天之福

䷎ 坤上 艮下

謙亨君子有終

巽小亨謙直言亨須知高而能卑非有心以示謙顏子無伐無施止見得道所當然有心示謙則頻巽而非謙矣君子有終謙之象也亢非長久之道惟能謙者則宜之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下濟光明卽謙尊而光卑而上行卽卑不可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地人鬼皆不外於謙可知謙是自然之理非有心以示謙尊而光者以德而光卑不可踰者以德而重千古帝王聖賢莫非此道是故君子大居敬而尊無以加於尊而惟謙能加之蓋既極何○所復加而抑抑乎能自下是以天爵而加乎人爵之上也豈不更見光輝哉蓋嘗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何其功業之崇隆聲靈之赫濯而巍與煥之光昭於不掩也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論爵秩無以加於帝王卿相論事業道已備於父子君臣迄今於

史策所垂卓哉不可及矣然而曰允恭曰溫恭不先其功而先其德禹不自滿假湯檢身不及有其本也文武周公克自抑畏遜大美而不居亦與堯舜有同心焉蓋尊者位也位已極矣而謙謙之雅度如不自見其位者是人爵之崇高而道充爲貴德諱爲高更足於當躬也夫是以心愈下德愈高且夫勢分之光輝孰大於道德之光輝勢分之光輝在一時道德之光輝及萬世其欿然不自足者若不欲自見其光華而赫赫厥聲濯濯厥靈皆謙尊所自有堯之光被舜之光天皆非以位也如以位禹無以訖于四海湯無以表正萬方文武周公無以丕顯丕承明光於上下而何以尊而愈光惟其謙也故能休有烈光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虧盈益謙即裒多益寡之道也稱物以施而得其平則謙之道得矣蓋能以責人之心責

已恕已之心恕人即物我自皆得其平

居謙之下故曰謙謙下卦爻皆吉上卦爻皆利故變言用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柔本下也處於下則益謙多助之至自歷險阻而無往不濟同人取乎健乾之健足以任謙取乎順坤之順助者多皆有大同之象○乾之乾乾坎之坎坎皆言於三何則三居上之下下之上在兩體之間故以重卦之體當之乾乾者下乾已終上乾復繼故曰乾乾坎坎者前坎未去後坎又來故曰坎坎合地山而為謙則勞謙之君子即謙謙之君子也何於初而言之卦體本謙而初復居下初既居下而六爻為柔皆謙而益謙之象也故於初而言之若勞謙不待言而其服其謙矣夫做者足以致禍則惟謙乃能得福必吉涉川者何也謙人心之所同也人道惡盈而好謙而況謙而又謙深入乎人心一旦變故猝來必且多助之至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謂說之深而服之至矣凡陰多患無才而此獨有取焉為謙言也聖賢不言禍福而此獨言利涉謙之至而助者自多也觀需泥自我致冠則謙之獲福可知矣王臣蹇蹇何以言於二也三之剛足以脫險而二與五應五大蹇二何得不為蹇蹇也蹇陸夬夬何以言於五也三之剛恐其過迫而五與上比上有凶五何得不戒夬夬也若蹇之初欲其出險不可以言蹇蹇夬之初戒其壯趾不可以言夬夬斯又吝有意存焉而不可以謙謙之意律之矣至往來井井見於兩卦之體而爻之中爻無所取於是象耳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位本卑而更以卑道行之是自處以卑而不敢肆也

六二鳴謙貞吉

二本柔順況卦德為謙故謙之至而有聞於人貞吉孰大於是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出於心非偽為於外故謙極而聞觀象傳知六二之貞乃自有之

六爻皆謙尤莫難於勞謙三多凶惟此與大有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明德遠矣而祇台德先不矜不伐官禮大備而吐哺握髮謙讓未遑其千古勞謙之君子乎居下之上而若不知其勞是則謙尊而光也○有一代之聖人即有一代之事功起而乘其後有一代之事功即有一代之聖人出而任其責至於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所謂勞謙也上下皆陰三以一陽起而任之功可謂盛而猶退居於下有而不居則勞而不伐之

曰不違則
見非恭而
無禮

象也艮止也山之突兀峻嶒高不可並乃陽
剛之外見正九三之位而其德爲止又處坤
之下抑抑乎不欲自見而實又不能掩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非無私之大人其孰能之且勞謙者
初不自知其謙也自任之重滿而不溢就業
之心大而不有方不知所爲勞又焉知所爲
謙強爲謙則不能謙矣管子仁及天下夫子
稱其功而小其器三歸反坫其心已侈也若
子文功在南國夫子予其忠而不予其仁僭
王猾夏不足言功也謂是功高者不賞未必
非居功之過謂是功成者引退亦止是避害
之心皆不足語勞謙之君子也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惜其功業未見耳若禹之明德遠
矣聲教四訖其
君子之有終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功在天下而不居其功民之所共服也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誰不心服焉

六四无不利撝謙

以柔處柔善乎謙矣更當發揮其謙處功
高之上道當如是非過乎恭而足恭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居勞謙之上必更發揮其謙
乃爲有則正見謙所當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居尊位而能謙人所樂與也又言及侵伐以
謙讓之君而侵伐則其不得已而用也可知
矣象志成城有
不戰戢必勝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爻言侵伐所以著謙之效象言征不服
更以著謙之德兵非聖人所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二言鳴謙上亦言鳴謙謙之極而自聞於人
也象所樂與雖兵凶戰危無所不利曰征邑
國位與
五異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見謙出於中心可用行
師征邑國亦不敢過侈之意

謙與豫皆言鳴而所以鳴者不同謙者不知
謙鳴從人生者也豫者但知有豫鳴從已出
也從人生者德愈高心愈下從已生者志愈

滿樂愈極此謙所以貞吉而豫所以必凶也
理欲之間而已

建侯震象行師坤象十三卦取備象之意六爻全無可知易理之無窮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所以治民行師則必動衆國之事莫大於二者非得乎人心之同然則無以統萬姓而綏兆民故豫象及之○天命天討莫不本於人心之同然建侯所以子民行師所以衛民雖事之常變不同然所以爲民之意則一也武王克商同姓之愛封四十再傳而五叔鰥官豈徒以雋懿親哉其在詩曰四國有王御伯勞之其在書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至於成王越裳來朝重譯請見說者謂太和之氣在成周宇宙間蓋建國之初本以順而動動而益出於順不惟逖豫惟以亂民建國之豫也崇德報功垂拱而治既建之豫也當其時繍壞相錯形弓湛露以貺元侯燕語龍旂以崇美報上下之間莫非太和之翔治終和且平非豫之明效大驗哉屯何以曰建侯當屯難之時非建侯不足以治紛建侯必以豫爲本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其卽利建侯之意敷至於行師其道亦然先王燿德不觀兵兵固非聖人所得已然建侯以興利行師以除害大利與以民之所好也大害去以民之所惡也合於公好公惡之同然未有不心悅而誠服者故行師以得人心爲本行險而順是乃所謂豫也雷者天之威雷電合而噬嗑成以除天下之頑梗師者教之窮地水合而爲師以此毒天下而民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兵不能一日而無而本則在於豫不得乎豫之道而行之則建侯行師皆私意耳烏足以治天下哉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順以動則合乎天理之公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其道不外乎此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國家之事莫大於建侯行師專之順以動者上之則爲天地故言及天地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之有常在日月生人之大患在刑罰刑罰清而民服禮樂之興可知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以發天地之和樂以宣天下之和其功大者其樂備薦上帝以配祖考盛之至也

不宜應

初六鳴豫凶

鳴謙者謙極而有聞鳴豫者處豫而自鳴豪人之勢而不勝其悅豫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及已小人之常態也安泰山者君氷山吾不知所終極矣○豫可鳴乎鳴謙者斂之又斂心之憂危若蹈虎尾鳴豫者縱而益縱權之所集安如泰山夫權在已而恃已之權與權在人而恃人之權皆非可久之道而趨炎附勢藉聲靈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尤人情以爲得志之日也當其安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及已及夫羅人之難至於一蹶而不振安泰山者君氷山豈少也哉且夫謙之初豫之初皆陰也謙上無應安於柔而柔得其道故謙爾又謙豫上有應居於柔而柔失其道則豫但知豫初下也六陰也居於下而不能自振得有權力者與之相應而在已全無陽剛之氣此豫之所以不勝其鳴也賁之舍車因乎剛豫之志窮因乎柔剛者不爲物屈柔者不思遠慮志得意滿之時而柔道牽之則豫至於

鳴樂極者悲生則鳴豫必凶謂之志窮當豫
之時誠不自知其凶耳雖然震无眚者存乎
悔謙之初動則爲明夷夷傷也非謙則有傷
矣豫之初動則爲震震動也能動則不凶矣
此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也夫子示
人以審富貴安貧賤知此者誠難其人哉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小人上有强援不勝其志得意滿豈復
知有凶哉然而志窮必凶理之常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與初皆陰也而二獨中正當豫之時而不
溺於豫善能自守者也惟靜則生明其不終
日也惟見之眞
故守之决耳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有中正之德則不溺於豫豫
最溺人惟見眞乃能守固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初與四應强援也三與四近非正應而可依
托者也人情莫不欣慕富貴而況介於其側
求繫則繫焉求援則援焉何便也三不中正
宜以盱豫而致悔富貴溺人遲即有悔所望
於三者
深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無中正之德而與有權勢者相近最足
入其中而不覺天下以此爲幸者多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上下由已以豫而豫非一人所能任開誠布
公所以廣求賢才也賢才衆則國家可長豫

不宜承

矣由頤言厲由豫不言厲者有厲則不可以
豫也故但言大有得然其任特重必有盍簪
之慶而由豫之道乃得少有不誠則賢士不
爲我用矣。以天下而受一人之養其任重
故有取於厲以天下而待一人以豫其事大
故有藉於朋頤雖二陽而能養人者必有待
於上豫止一陽而能共樂者必共取於朋然
日朋非猶夫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
者也其材皆足以任天下之重其德皆足以
食王明之福共樂其樂則天下得其樂以一
人樂天下其事難以天下樂天下其事易當
豫之時賢士奮興不患其不得人但患待之
不能盡其誠二十二人亮天工唐虞之盍簪
也三百六十分厥職周室之盍簪也而關門
明目吐哺握髮所以開誠而布公者靡所不
至蓋天下以一人而豫一人又以多賢而其
保其豫九四上得君之委任下有衆之瞻仰
與復之一陽在下者不同復以朋來而无咎

豫以勿疑而盍簪復之朋來所以保其微陽
豫之盍簪所以成其豫悅大有得者以天下
洽一人之心勿疑朋盍簪者以一人通天下
之心也坤之得朋陰也陰與陰相類故利於
西南以豫之盍簪陽也陽與陽相親總由震
動解以朋至而斯孚豫以勿疑而朋至何則
順動者惟豫而順動者四獨爲之主大有得
不可以言厲也但積誠以待天下之賢而道
得
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行道之心施濟之願
皆得遂其志而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萃之四豫之四皆人心之所歸也萃五陽剛
中正有以自立豫則以柔乘剛幾爲所逼故

有貞疾之象貞疾不可以言豫正惟安處於
豫乃有是象若以陽剛者克自振拔豈特恒
不死已哉占者可
知所以自處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實逼於剛豈復能安而
所居得中故能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不可終也豫而終必失其所為豫而凶隨
之矣於三告以遲有悔於上告以成有渝所
以望人者深哉然於豫於升每沉溺而
不知反亦人之情也其能知此者鮮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昏
迷於豫豈復能久乎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人情所易溺者莫如隨與同人隨有大亨之
義而必利於貞言貞又言无咎以見隨之易
言也堯舜舍己從人所以為大
同小人羣居終日必至於凶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剛來下柔柔之所樂從動而說天理
也說而動人欲也一字之辨嚴矣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天下之所隨者隨以正也少有不正則出
於阿比之私而不能胥天下而通之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不論應論 孚

邪正所關不
可不察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入於澤潛龍也嚮晦宴息君子有與時偕
宜之道焉隨之大象非徒言宴息之道也蓋
主於不
交隨人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震動之始也動而隨則有所主惟貞乃吉
即剛貞之意也出門交有功又以釋貞吉之
道必如是而始吉少
有私即失其隨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之道從正乃吉出門而交渾乎
天理之公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本柔順中正之德而在隨易失其所守
惟其近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隨之易溺也
如
此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五本正應然既
係於初豈能兼與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蓬生麻中不扶則直三不中正特以能近於
四故有係丈夫失小子之象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天下之因人轉移者不可不慎也隨有
求得又恐有貪得無厭之心皆人情所易有
者特因
以戒之

陽承陽

在五則孚嘉在二則係小子各以其位而言易中此類最多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邪正不兩立志係於上必不能並及於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居下有待於求然有求而得不可不知所戒位高得君無待於求矣然正而亦凶有孚在道以明卽萃之大吉无咎也孚在於道則不知有私不知有家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有明辨晳也處極盛之地全賴明晳之公隨有獲而無厭其異於冥豫也幾希

九五孚于嘉吉

此隨之元亨利貞也六爻惟此當之以大君從天下之善天下之致治孰加焉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之何吉如之兌孚于剝之有厲豈能如隨之孚于嘉哉。孚于嘉則吉孚于剝則厲何人之大相殊也辨之於所處之位而見矣凡爲君子必以恬退爲心進以禮退以義不汲汲於富貴雖與已正應而不敢妄進比之自內卽此六二之象矣凡爲小人必以躁進爲念高而危滿而溢不肯屑於人下雖與已非應而不欲引退射隼高墉卽无號上六之象矣夫以一陰乘五陽豈不自知其危哉而小人不見其危也其貪富貴也如燕雀之處堂其殖財貨也如滋蔓之難圖堯舜在上且有巧言令色孔壬特覗人主之所孚何如耳孚于嘉則不然憂盛危明則與陳七月之章居安思危則與進无逸之□□府掌之家宰罹若之卽於安也水旱日陳□座恐君之涉於肆也時已治矣而府庫不以後君心世已遠矣而愼終常以警君志自咎辭以至房燮治愈盛心愈下皆孚于嘉之效也蓋

隨上益二升四皆言王履二言君明夷上君位皆易之變例也

九五剛健六二以中正應之剛健足以任人中正不至自失夫是以允升大猷而致治騐騐而曰上或謂上六亦陰何不云孚剝曰卦體爲隨則陰從陽非陰剝陽也若夬決之不盡且恐其復生然則六二之係小子非小人歟曰自二之隨初而言則二爲小人以五之應二而言則二爲君子凡若此者又易之所不可更僕數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尊德樂道君之正中也大舜舍己從人其孚于嘉之謂乎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柔順不迫居隨之極故能固結而不可解誠可以格神明此道得也益言享帝此言亨于西山各以其卦象而言誠則一而已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之至極誠至而無不通鬼神可格無所不用其格矣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安得大亨亂極者必治此蠱所以元亨也屯方有難不可遽有所往至於蠱安得不往利涉大川所以救蠱也救蠱不患其不貞但當致其詳審之意革弊無道反以滋弊矣有先甲之自新卽有後甲之丁寧救蠱豈易言哉。蠱爲造事之端非奮興無以開其始蠱爲禍變之極非詳審無以善其成前人已壞之緒自我而毅然有爲而起而任者又必周詳審愼則旣不同於畏事之怠棄亦不同喜事之紛更蠱之所以元亨也物必先腐也而

後蠱生之致蠱之道在於積衰而不振則治
蠱之道在於奮發而更新不阻於盤錯而盤
錯乃去不畏乎瓦裂而又裂終合前事已壞
不起而振之而壞者終壞矣且夫大壞之時
其事在整齊將壞之時其事在補救皆必取
於先甲三日之新能自新則危者安亂者治
積弊之當革者毅然直起而捐除之琴瑟不
調在於更張庶事叢脞能自振起所以濟蠱
於始者此也然而天下事相承於致治者易
制平於禍變者難致治之後但取乎振拔之
力禍變之時必兼乎相時之智事已覆敗緩
之則患其難成急之又苦其生變銳意更新
而多所掣肘緩於補濟而或敗垂成後甲三
日所以丁寧而審慎也大其力以救敗於前
即小其心以觀成於後不徇於因循不予於
欲速而所以濟蠱者乃不同銳於一往至於
一蹶而不能復振故先甲後甲之道合
而後爲蠱之元亨利涉大川利以此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剛上柔下本是常道但病在巽而止物先腐
而蟲生之旣濟終止則亂止則日即於腐而
況下愈巽則上之
志愈驕安得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旣以止而致蠱則必不止以振其蠱天下無
終蠱之理奮然自新而丁寧反復則往有事
而能善其事也是以大亨
天運之循環莫非人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育德往有事也振民如作新炬然
一變其舊育德則慎德優游以復其天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能幹於蠱之初則不至蠱矣陰柔非有幹蠱
之才特言子道當如是蔡仲克庸祗德周公
以爲卿士厲終吉
之明效大驗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蠱則蓋前人之愆孝莫
大焉父所樂得有是子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猶恐其過於剛也事雖正而傷恩
事父且不可況事母乎承順之中而有變化
之用其道不
可不講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婦人之性不可激激則愈蠱矣凱風
諸子自責其得幹母蠱之中道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雖幹蠱而不免於有悔用剛之故也然已
壞之緒而能振之又何咎焉曰无大咎非遂
无咎
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能使親復於無過何咎之
有但過於剛不免於悔耳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位與德皆柔故有裕蠱之象無斷決之才而
蠱益深矣三過於剛四處於柔君子觀此二
爻而知中
正之道焉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此而往愈入於蠱亦非中正之道也於此知幾諫之有道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爻言幹蠱之道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幹蠱者不可急急則事無漸亦不可以緩緩則壞愈深有幹蠱之道而得轉移之機必也其惟六五乎下應九二上下交而道同可以蓋前人之愆而無其迹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三過於剛四過於柔惟六五得中道有幹蠱之實而無幹蠱之迹其善蓋前愆者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有治蠱之才而無其任非以隱爲高也節之初履之二損之弗損益之皆是道也而蠱之上九超然遠焉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當蠱之時正賴聖賢以治之然不得其位寧爲高尚所爲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也富貴豈得移其志哉曰志可則者已定於平日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一陽方盡來復二陽遽戒有凶陽欲浸長而天運循環非獨陽有浸長之時也聖人無時而不戒懼而於方盛之時已預防其衰堯舜兢業之心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

復曰剛長臨曰剛浸而長幸之也自是而天下泰矣

說而順剛中而應

說而順臨之德也剛中有應而後膏澤得下於民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君子道長自必大亨以正敘曰天敘秩曰天秩莫非天道之當然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息盈虛天道之常於陽德方亨之日而即預爲之戒聖人之警深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

疆

教有窮而教思无窮敬敷五教之道也保民有疆而容保民无疆匹夫匹婦無一人不得其所之意也惟至誠足以臨下而兌之悅坤之大兼得其象焉

初九咸臨貞吉

卦之元亨以初與二兩爻也合卦之全象而言故告以有凶以爻之始進而言則示以貞吉初得其正言貞吉乃初之所自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道長之時得志上應志之所存者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初二四五
相應切至

復曰朋來无咎臨之二即朋來也故吉无不
利有剛中之德而不失於過激則貞可知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君子道長而小人猶居其上未肯
安受天命若君子則遜而亨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但知勢位可樂而德不中正危道也甘者不
知憂能憂則反不善而入於善矣二陽上進
甘臨豈久據之道哉既
憂之无咎開以善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悅臨人但知勢位之樂不知覆餗
之憂處位雖不當能憂則无咎矣

六四至臨无咎

初之陽上進而四爲正應臨之切至
無過於是矣任賢勿貳又奚咎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有下賢之心而臨之切
至則居是位而有當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智臨之事也二以剛
中之賢而上進惟六五之虛中能用之君之
道莫大於是○君以得人爲重而君道盡臣
以得人爲急而臣道盡君臣各盡其道天地
之泰孰大於是此
臨之所以有泰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虛已以下賢人君中正之德
堯舜所以爲天下得人也

否三陽皆
保泰之難
觀二陽在
大觀之象
於剝不可
言矣然曰
貴然曰得
興聖人之
扶陽若此

上六敦臨吉无咎

臨之終順之極也於臨則不狃於淺功
近效規模日宏遠矣自吉而无咎上无位之
地在臨不可以言无
位故以敦臨終之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厚於臨視天下皆吾度
內怙冒之心保赤之道也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大觀在上惟敬足以通天下盥而不薦不動
而敬也有孚顒若不言而信也天下相與以
誠而觀仰之德著焉夫是之謂大觀○觀陰
壯之卦也不言陰壯而言觀固聖人扶陽之

意然亦卦中確有是象以比徵之可見矣比
上下皆陰則以相親爲義觀陰統於陽則以
大觀爲名顯比言下四陰也夫前爲上一陰
也上有陰故言後夫凶觀則陰皆在下聖人
作而萬物睹孰大於是特爻有遠近之異故
位有貴賤之分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篤恭而
天下平也薦之時敬非不至盥則精神方聚
篤恭之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
如是不足盡大觀之道故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所謂神者過則化存則神莫知其然而然
下觀而化其堯舜從欲以治於變時雍之象
乎夫子引而近之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日觀我生觀民也蓋大觀者聖人之治陽屬
者聖人之心允恭溫恭則顒若也無怠無荒
則觀民也文王言觀見恭已無爲之化夫于
言觀爲純王致治之基合之而觀道盡矣臨
與觀皆二五相應臨言之而觀不言而也以
其爲觀不得而同也剝不別取其義何也剝

無君位故直取其彖大象上以厚下安宅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是即別著其義也本以剝陽而剝之三反應陽何也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一日而沒否之六三猶是也然則陰可無乎曰不可天無秋冬歲功不成聖人之於陰何爲抑之如是其辭辭也曰抑陰天之道也陽舒陰慘萬物莫不喜陽而惡陰故陽言大壯陰不言小壯一陰已稱女壯至四陰不可言壯矣何以有小過之名也曰過可也壯不可也壯則陵陽且大過之四陽居中用事小過之四陰居外順從則猶有內外之分焉聖人豈不知陰之當名以小過中孚之當名以大過哉知乎此而名觀之義得矣○祭有九獻盥其一也盥無不薦者甚言君子敬德之妙不能有所加耳大觀之道不一而其要莫過於敬敬德之驗無窮而至聚莫甚於盥唐虞之欽若疇咨禹湯之祇台聖敬文武之緝熙[illegible][illegible]中肅雝之以篤恭故形容敬德之妙

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彖欲形容恭之妙者莫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平之效也君與民相通於無言者惟[illegible][illegible]原示信大嵬示禮有意以求敬非敬也惟盥則敬之至夫子言齊明盛服曾子言動容貌斯遠暴慢大觀在上非敬何以服人心哉觀之彖上巽而下順巽敬之徵也順信之本也在上者滿而不溢兢兢於一日之萬幾故天下莫不見其心不距朕行所[illegible]孚禹也兆民允懷所以信湯也過則化存[illegible][illegible]莫非有深入於民心者故神道設教感者不知所爲感應者不知所爲應敬之至而人心自服相信以天也敬者人心之自然非謂一敬遂足盡君道省力觀民設教[illegible]自[illegible]業中來服人之本原全在於敬閑公戒敢王曰王敬作所故言觀者必言敬盥而不爲卬顒若也有令顒若卬孚其盥而不薦也天下仰大觀豈尋常之敬哉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之道在順而巽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也臨曰說而順觀曰順而巽可知居上治下皆不可以過剛剛則不足言大觀之德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盥而不薦則敬之至下觀而化天下皆攝於敬中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時有常而不忒天之神道也德過化而存神聖之神道也以言教者淺以德化者深○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道教化大行莫知其然而然者神上之化民也化之而莫測其

迹民之應上也應之而莫知其由大觀之道莫備於是矣今夫聖人之於民也何嘗不恃乎教謂篤恭而自平天下無是事也是故戒之以三德董之以司徒勞來匡直所以有加無已者原不謂深宮祓濯遂已德盛而化神然聖人之於民也未嘗徒恃乎教必三令而五申非徒道以迹也是故不令而自行不勸而自喻革面洗心所謂倈志而丕應者原不在法令昭垂遂見淪肌而浹髓夫吾嘗見夫作誓而畔作誥而疑立法之難也司馬三升周官七教設教之詳也聖人豈不知此者然而允恭溫恭之度何興小民而風聲所樹不介而自孚亦臨亦保之誠豈關草野而神化之存不疾而自速協和者在萬邦不知何以油然而化也風動者在四方不知何以從欲以治也天道不言而歲功成聖人不言而治化立皆以其神也惟神也感之者無心直溫覺粟止盡乎教胄之當然應之者無意文武

不論應不以遠近言

聖神遂及乎光天之雅化神道豈可測乎何謂神道而不屑先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無乎不入省方設教無所不通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之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童觀之象也堯德巍巍蕩蕩乎無能名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小人自應如是若君子則當務其大者遠者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無遠見之明小人之道則然

六二闚觀利女貞

以順爲正者妻婦之道也在觀時故見其無遠大之規模若論陰陽正應則皆中正之德不取是象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之貞非丈夫所宜童觀闚觀君子總不貴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位進乎初與二則所觀近矣然而進退之際不可不自審也士君子不觀巳所爲雖身處有道與世浮沉其有負盛明之世者豈少哉上有應而巳質柔亦吾斯未信之時故宜內觀於巳况無應且無比乎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下四爻皆觀上此一爻則觀下

未便而仕不稱是職則失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切近於五而言用賓于王者以觀言也四大臣之位至此而觀道成矣鹿鳴曰我有嘉賓用賓于王之象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賓者作賓於王家貴尚爲賓客之時也卽大有公用享于天子之家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大觀在上故不觀天下而觀我德日底於光大治日升於大猷君子之道也堯舜猶病无咎難言之矣爻言我生九五之象也象言觀民治化之實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爻言觀我生然巳之善否實驗於民風民俗未善非政之得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民所瞻仰非如他卦之超然事外也有一不足爲民所表率愧何如矣觀其生卽觀我生之心也大觀在上無其位而當有其德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非大君之位然亦高居人上國人之矜式係焉戒懼之心不可一日忘也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頑民梗化去一人而天下服噬嗑之亨也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而明與威兆亦豈人所不
廢○噬嗑者噬而乃合不噬則不合也人君
以不嗜殺之心用其明斷以威致治刑者所
以助禮之所不及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於
已然之後德禮之朝不廢政刑其在書曰刑
期於無刑又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
德皆噬嗑之亨道也今夫隆冬者天地之梗
塞也雷電出而甲折勾萌萬物蔚然而光昌
陽和景明皆電雷之功檢王者國家之梗塞
也刑威用而彰敬庳惡蒔民熙然其待治罔
干于正皆象刑之力夫德威惟畏何其取於噬
嗑然而怙眚者天地之仁嚴凝者正大之氣
舜去四凶而好生治于天下何則有噬以待
嗑惟噬爲而後嗑也蓋六五以柔中爲本治
獄以明斷爲用有柔中以立之本則刑不濫
而得其平有明斷以爲之用則罪一人而莫
不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柔中之德也非

故折獄惟良折獄明斷之效也對時育物而
至於暢茂條達天地之梗去矣象刑惟明而
至於以弼五教國家之梗去矣後世數赦長
好不可以言噬嗑之亨文綱太峻不可以言
用獄之利夫惟寬大爲心不失之於剛明斷
兼濟不失之於柔斯則電雷噬嗑之義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本虛有物則梗塞待噬而乃
嗑頑梗爲天下之害其象亦然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剛柔並用也動而明動必資明也雷
電交合明威皆所不廢而必以柔之道爲主
好生治于民心得情哀矜勿喜刑豈聖人所
尚哉○節與噬嗑皆言剛柔分節貴剛中非
剛則節苦噬嗑貴
柔中非柔則刑濫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噬嗑以明爲主明罰敕法皆示於
未用之先也卽刑期于无刑之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剛愎之性淪於元惡大憝而不知者無所懲
戒之故也小罪而卽有所懲凶惡之性戢矣
豈非小人
之福哉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不進於惡卽小人之福上之何校滅耳無責
耳矣○益用凶事所以王成君子滅趾不行
有以挫折小人天下
拂意之來何闕不辛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膚言易也滅鼻則難矣六二乘剛故有此
象然卽此二之中正不可以彼之剛强而治
之不深義
當然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因乘剛而治之深刑當
其人卽六二中正之道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遇毒則其事愈難矣天下健訟之
人往往有此然爲所當爲不得而避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柔居剛故位不當
不能無遇毒之傷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剛而不過用刑之道得矣猶必示以艱貞折獄事之大者雖能勝任不可一念之少忽也二三皆陰故有滅鼻遇毒之象四則任愈艱而無是患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惟敬折獄少有輕忽之心即未光大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九四宜剛非剛不勝艱貞之任六五宜柔非柔不見好生之仁四言堅貞恐其恃剛也五言貞厲欲其能柔也於此見聖人哀矜之仁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者哀矜惻怛之心以柔道行之得用刑之當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受刑之人而上居其極非刑之不公自取之凶也初爲小人之福然薄懲而不知改則必至大矣至於上則不可復救雖欲自改而無由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凡罪大惡極皆以不能審聽善言之故少即於教則不如是矣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禮儀威儀賁道之亨也國家無文不行天秩天序皆所以賁之也然忠信可以學禮文非虛文有爲之本者故小利有攸往賁文勝之卦也六爻多言務實之意○文可廢乎天理之節文而文生焉故賁有亨道文徒存乎忠信之人乃學禮焉故小利有攸往謂賁而不亨而惇庸典禮其本屬於天三拜百拜其道從乎人謂賁即利有攸往而孝弟之實乃生節文等殺之差乃成天禮聖人知非賁無以亨也合之以爻子君臣藹然有恩秩然有禮渾噩之天下易以時雍聖人知賁之未即利有攸往也定之以仁義中正勉以至誠接以賁意道德之允輝歸於篤實賁亨者自然之文小利有攸往者文之至而必歸於實也蓋自洪荒之世人不知有賁之亨於是固人情以制禮或經而等或曲而殺而國家之綱紀正矣綱紀正而天下知蕩平之王道文勝之時人但知賁之利攸往於是返浮夸以誠懿會之有極歸之有極而人情之超向眞矣趨向眞而天下無不實之人心離明也艮止也

內光明而外敦厚賁而不極於賁之象蓋天下不可以不文不文則入於喬野創制顯庸不知是陋也亦不可以徒文徒文則競事浮華踵事增華吾惜其靡矣是則賁而言亨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人心之同也利而言小甘以受和白以受采禮後之說也知賁亨而不知利之小何足以言賁哉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柔來文剛先有質而後有文剛上文柔既有文而即有質質主於先故亨因文返質故小利有攸往立天之道陰與陽二氣不備不可言天文交錯者二氣之循環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有離之文明而一家之仁讓以生有艮之以止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非人之大文乎。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文明經之也以止綸之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非文明乎親義序別信各欲自盡止其所而不遷非以止乎昔先王之治天下也觀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既定則上下相安倫紀之間各止其分而盡其道百姓親而五品遜遵王路而遵王道皆止其分之謂也臣止其分則忠非爲寵利子止其分則孝非爲虛文正家而天下定諂恭者恩故文明秩然者禮故以止唐虞三代之所以垂裳而理恃有此也自秦耰鋤德色箕帚訴語而民心始變彼不知當止之分則心無所厭以無厭之心遑谿壑之欲故尾大不掉牝雞司晨凶終隙未之禍無所不至人心不知所止必利相先害相後若涉大川杳然不知其畔岸而無所終極也且夫君臣父子

先王正天下之道猶是也文明以起人不能違彝教但患於不知所止孔子治魯而羔豚不飾頒白者不提挈人安所止故反先王之道而無難是則綱常未立所急在文明綱常既立所急在以止人文化成非文明之所能盡也山下有火無所不照而所照各有其分量卽以止之道也文明而不言以止鳥足以盡人文哉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治歷明時因天文以敬授敬敷五教因人文以化成欽若昊天天文之大也萬邦協和人文之功也。賁雖文勝王於無色柔來文剛文之所以附乎質剛上文柔質之所以主乎文剛柔交錯天之大文出焉而健則乾之性也文明以止人之人文生焉而止則道之宜也觀天文以察時變而日月四時不爽其序觀人文以化成而君臣父子各有其經賁豈

文勝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文網之密敢心爲之也唐虞欽哉欽哉惟刑之恤與周書哀矜折獄噬嗑柔道上行皆无敢折獄之心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舍車而徒初之敦實也安於下而不妄求君子道充爲貴德足爲富之象無文而爲至文惟初有之蓋惟陽剛足以自守。舍車者非道之富貴不慮也四與初應何言乎非道素貧賤行乎貧賤身居於下則下卽爲道君子不論勢之得不得而論理之可與否勢所能得隨有獲且見其凶四雖正應而初尙在無位之地乘人之車猶之觀我柔頤亦不足貴

也且夫徒步以作車非義也步與車既不相同何必安於緩以自成其貴是猶有車之見者存而特矯言徒步以歎世也君子不願人之膏粱不願人之文繡其靚徒與車未嘗不異而必因乎義之所當爲義所當爲則有車不可徒行晏子之狐裘公孫之布被皆過也故節以不出門庭凶義所不當爲則舍車寧爲狒乘原憲之踵決顏子之簞瓢皆時也故節以不出戶庭无咎夫賁其趾非壯其趾也壯則妄進賁則自守賁其趾非民其趾也民則不進賁則暫安咸以象居下而妄動於欲至於賁剛足以濟旅火在山上而初自取災至於賁明無不照剛足以勝私欲絕非幾而持之至堅也明足以[illegible]是非別可否而辨之至精也故非剛[illegible]足動其心非明則取舍無以致其[illegible]賁其趾將以徒行登車無所用之矣萃何以往无咎也曰萃利見大人羣陰相習最易旅萃故因以戒之彼以正應

而易於離此以正應而易於
溺其亦以為入德之門也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安步作車非義也君子
惟義是視不同於矯

無應論承

六二賁其須

賁之道陰陽相麗者也二資乎三以動於義
若無所取然柔道之當然家人无攸遂在中
饋皆六二之中正也賁無應故因三以動天
下有不可自主者其賁須之謂歟○天下之
無用為其用者莫如賁其須何所用然一
身之丰采係焉天下之大觀仰焉是亦自賁
之一端也論自守之道莫如无妄之四論大
同之義莫如睽澤之初當賁之時二之柔不
能自止又上無正應所承者三故即與三賁
炎上者火之性所與賁者不在初而在三明

矣賁於三而何以曰須也二文明中正無所
致飾而上與陽麗自然成文天下之不飾而
自文者莫如須近而相得即以相得者為其
賁非徒以三至上有頤之象也謂二之賁須
有功乎而恒其德僅婦人之吉闕觀利女子
之貞謂二之賁須無功乎而損之二弗損即
所以益之漸之上漸即可以儀吉蓋天下有
不可因人之事亦有不得自主之時足將進
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君子羞之無味而為
至味無文而為至文其道合焉頤之二近無
所承附於上則凶時之不利也賁之二近有
所承與於上以與鳴之適然也然則初含車
二附上可乎曰不然古之君子在車則聞鑾
抑之音行則鳴佩玉若須則車與徒莫不相
爲煇映焉臣事君子萃受莫不有賁
須之道即无成而代有終之意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食舊德從上吉當其須與
上與皆言不可自主之意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之位本正然介於兩陰之間有坎陷之象
懷與安實敗名以晉文之英主且溺於所安
況他人乎貧賤憂戚所以玉
女於成也處安樂者當戒諸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剛失其剛則為人所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不得賁而皤如急欲賁而翰如皤如翰如皆
無所賁之象也九六四應初九每相求之切
頤之頻頤是也匪寇婚媾非已正應終不與
之親屯之二賁之四皆能自守而不失其正

象曰終无尤亦十
年乃字之意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初雖正應而違切近於三故
位有可疑然守正自當无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五之位尊下無應而賁於上丘園之象也上
無位而處卦外非朝市之地束帛戔戔極言
其無文也雖吝而吉猶之苦節貞凶悔亡務
實者可知所尚矣○賁於朝廷則山龍藻火
煥雲日之華賁於廟堂則玉瓚黃流壯球圖
之色一代之聲名文物采章所由出也堯舜
茅茨不翦而氣象日新禹文卑宮儉素而文
明大啟有國家者豈徒以崇樸陋哉今夫丘
園非朝廟之地也束帛非黼黻之華也戔戔
之寡色非赫赫之尤輝也說者謂天子四海

爲家非壯麗無以答天下之望賁盛之時何
取於無文然則國奢示儉其不足賁乎六五
柔中務崇恬退雖當尙文之時而惡其文著
且下無應與得以王其閑淡故不事紛華而
崇實德有取於丘園不事雕鏤而尙節儉有
取於束帛古者大路越席大羹不致非不知
儉之足貴也而晏子狐裘三十年君子譏之
謂其近於陋焉矣又何裘裘之足云而正不
然夫裘裘雖陋爲天地留其有餘爲國家補
其不足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國家太平幾
致刑措衞文公衣大帛之衣而季年富庶革
車三百謂聖賢中正之道固不可然與奢寧
儉以覘夫後肆而不知節者不可同日語矣
夫人情奢汰得六五之君起而挽之亦足救
頹風振末俗迴狂瀾於既倒矣
日終吉者明人情始則苦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能反其本則有喜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非世風之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人情窮則變賁至於上賁之極而賁斯窮矣
故曰白賁賁易有咎由上賁而復於白賁又何
咎焉觀賁之上而忽知最實之爲重矣○質
之至而文生焉文者質之文也文之至而返
質焉質者文之質也質不能無文故山龍藻
火上古亦起其光華文不能無質故黼繡絲
組後世亦歸於誠慤二者人心之好尙卽風
俗之淳漓所由關也賁文盛之卦也文勝易
入於浮靡故終之以白賁林放問禮之本而
夫子大之非卽白賁无咎之意哉謂禮始太
素則質本先文而立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
而節文生焉由是汙尊抔飲之天下變爲三
揖百拜之天下質之至而流於喬野猶文之
至而入於浮奢也乃自書尙繁縟而質意瀉之
矣人事浮薄而古初失矣其上者明堂辟雍
徒爲觀美之具其下者雕文刻鏤爭爲淫巧
之風甚至夫婦父子之倫皆以文具所爲日
用飲食者何在也故質勝必趨於文文勝亦
必挽之以質寧質而野毋文而巧亦聖人轉
移世教之大機也周之盛也禮樂彬彬可謂
文矣而君臣父子之間莫不相與以誠周公
述后稷公劉之化其詩具在其質可知也蓋
商尙質未嘗不文所以享祀之時樂三閱然
後出迎牲周尙文何嘗不質所以立政之時
戒卿士必無戲爾僞謂後進爲君子特周之
末人競事於文耳然則質文不可缺一白賁
之教人卽與其不
孫也寧固之意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居賁之上自得
其還淳之志

䷖ 坤下 艮上

夫利攸往剝則不利聖人豈能使陽之不消哉人事之盡時特當然

剝不利有攸往

剝至於五無復大觀之象矣故直言不利有
攸往往則君子之道盡而爲禍滋大順而止
之觀象也聖人之示人深
矣知此可無羃網之禍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剛決柔其勢疾柔變剛其勢緩
決者剛之性也變者柔之性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
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小人道長君子自當順時而止亦天理之當
然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豈無其象

剝取象

乎蠱言天行剝亦言天行可知治亂循環之理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下愈厚則上愈安損下為損則厚下而上始安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小人之害君子其來也亦以漸察其可用而後乃逞其凶惡之性剝牀以足滅正之機也一陰生而禍不能止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於下則及於上能無凶乎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三上論應

辨則更有進矣朋類出而君子當遯矣禍端初萌始猶不敢進也唱和有人而遂敢肆其虐矣不辨之於早則害不可勝言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未有與見君子猶可遠去也二陰為遯此正遯亨之時

六三剝之无咎

天理之在人心不能一日而沒衆陰剝陽已獨應陽小人中未嘗無君子也君子道消之時而人心之公理必不能無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於衆陰剝陽之時而已獨應陽則不與上下同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

禍至於膚不可言矣雖欲順時而止其尚能乎是以君子貴知幾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及於膚則災不能避矣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不言剝又別取一象猶四陰之為觀也剝至五禍不可言惟如貫魚无不利則非此之不利可知矣自古未有小人害正而能獨存者非徒君子之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獨與陽近告以以宮人寵之道不惟不剝陽且得承陽之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上取碩果之象見陽之不可盡也君子小人兩言之令小人自審所處然小人正盛之日未有能知此意者不至無可如何之時而其心不悔也聖人之為小人謀者亦至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坤為輿君子得輿則民有所庇艮為廬小人剝廬則君子之道熄矣小人豈能獨存哉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至此始復故特著其亨出入无疾陽既復也无所滯礙朋來无咎陽既進也勢不能已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所以復也利有攸往復之所以亨也聖人於陽之復不勝有欣喜之意焉

彖曰復亨剛反

言剛反大有欣喜之意自姤陰生至此乃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順而止者君子動而以順行者亦君子小人患得患失不知順時而退豈知順時而動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時止時行皆因乎天道之自然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

利有攸往剛長也

自此剛無所阻故利有攸往乾元所以始而亨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而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也隆冬沍寒之時一陽已復於下天地大生之德至此已肇其端天心可見莫切於此矣○天地之氣有翕而後有闢其翕者敦化也其闢者川流也惟生物之心無一時而息當其春也萬彙繁昌生機至此而盛而機則萌於復復者天地之心至此而始見也萬物之氣有生必有殺秋爲夷則而即所以養發生之原如枝之有幹如木之有根非是則無以生故窮陰沍寒之時而天地之大德未嘗息大哉乾元靜專而動直其靜者坤也至哉坤元靜翕而動闢其動者乾也動靜循環萬物之生機暢焉復其在動靜之交乎大之元會運世復則洪濛之初闔小之日往月來復則平旦之清明自此而臨而泰氣漸盛而不能藏前此而剝而坤機則含而方有待故天地之心必以復而見剝之上爲艮艮止也艮止而震動即天地生生之德不可得而或息之意耳且大不有往也於何而復陰陽消長迭相爲運於陽而日復獨以著其欣幸之意焉陰慘之復必有陽舒雷出地爲豫復未至豫而物之所由以豫甲者圻而勾者萌出地之效也其端則兆於復旋剝而旋復天心之不恐爲之夫窮陰沍寒之時而微陽已動然陽雖動而猶伏是以止言天地之心謂天地之心其端巳見自此而後日新月盛以漸至於惡可巳矣總之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生物者天地之理也有理則必有氣由微而著天地氣化之自然究之生物之心何嘗一日息也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既復之後也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方復之時也既復則陽之長勢不可遏方復則陽之微必待於養亦先王財成輔相之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卦言天道爻著人事天道之復无可言人心能復則大吉不遠而復所以爲修身之要○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論承

無旦晝之亡其幾辨之於早故特於初發其義蓋陽者善也初則念之發得自我主之若也君子有不仁之時所持者省察之常存不失之遠而乃復體爲陽則持以正在初則斷之速人心一出莫知其鄉故不能無悔甫動而卽復於正則不入於過何悔之有夫初者陽尚微卦之所由以爲主也天道人事之復皆視乎此而人心操難而舍易特示之不遠以鼓其進也於妬示以金柷惟恐其妄進於復示以不遠惟恐其不復此修身之要而天理之所以常存歟許之以元吉能不遠復是卽大善而吉之道非初之遂能以吉也操存之功其可少忽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遠則身入於過矣不遠之復乃爲善復

六二休復吉

剝之二不言中正剝非正也復之二近於初則所以取資者得矣君子以友輔仁友之益顯不大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能修身則仁者也近於初而下之非復之休美者乎上有係應復反爲屯矣正以無所應而後能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

非若不遠之復故厲勝於不復故无咎此所謂日月至焉也聖人之與人爲善也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坤爲迷於上見之行師坤象十年坤數

頻復則勝於不復由頻復而進之而後可至於敦復

六四中行獨復

凡六四應初多有相切之意而在復之時爲尤宜一陽方復而已獨應之介然守正而不惑也凡小人附君子多在君子道長之日特以干進耳惟剝與復之三四不然此天理之正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居衆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相應從道德而不從紛華者也可謂知所從矣吉凶豈所計哉

六五敦復无悔

敦厚於復全體皆天心也又何悔焉頻復者不能常敦復則有常而不變矣○上出乎復

之外矣復至五而極故五爲敦復若敦臨敦艮則至上而乃極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厚於復乃真能復非得乎大中之本然矣以若是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迷復出乎復之外者也出乎復斯不能復矣禍莫大於行師國家喪亡之道莫不由此此迷復之本也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好戰者皆然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居上而迷於復君之道失矣迷復之凶莫大於反君道故特舉其要

剛自外來
自來註毫
無道理其
下句如何
接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動以天也人純乎天自大亨而无不利矣又有匪正之戒匪正即妄也人之不利有攸往者皆此心之妄念爲之此无妄所以利貞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剛主於內則有主而物不能遷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動而健得乎乾之剛健剛中而應得乎乾之中正臨言天道此言天命天以无妄賦之於人則天之命也大亨以正

則順天命而利有攸往反是則有妄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天道之无妄也對時育物王者之无妄也因其自然使之各正其性命故大造之仁不私一物王者之澤不被一人

初九无妄往吉

此爻所爲剛主乎內也至誠足以動物其往吉者惟誠一未分而能主於无妄耳少有妄即隔以人爲之私而動多窒礙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至誠動物故往而得志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有應不論
應與爻諸
家易解非
皆未予但
余予無所
爲於前無
所疑於後
乃假象之
詞天下無
是事未嘗
不有是象
道理實一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動以正也非不耕無妄穫之心則爲不耕穫非不菑無妄畬之心則爲不菑畬仁人之正誼明道也進德則德日進修業則業日修勿忘勿助何吉如之○不耕不菑者不謀利不計功之心也耕而乃穫豈能不耕而自穫菑而乃畬豈能不菑而自畬蓋天下耕而穫菑而畬者事之常不耕而不穫不菑而不畬者理之正惟盡其在我全而無一毫計較之私而其效自至是爲不耕穫不菑畬無意於穫非果不耕而穫也無意於畬非果不菑而畬也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則是懂攫之心計功謀利之甚者也蓋六二之於九五本屬正應而皆无所妄二安處於下居其位盡其道全不計夫穫而自能有穫全不計夫畬

而自至於畬天下未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而尊其在我不復問後之成敗何如穫焉而不知爲耕之穫也畬焉而不知爲菑之畬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考其當日勅天命而愼時幾兢兢乎無敎逸欲禹皐稷契奮帝載而亮天工而當其未遇志道德而老名山孜孜乎樂此不疲無爲而治不自知治也而時雍而風動治臻乎日上修其天爵但知有天也而翼爲而明聽身登於廊廟此皆不耕穫不菑畬之明效大驗也今之違道干譽不待耕而欲其穫不待菑而欲其畬其亦異乎六二之居心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非不耕先難而後穫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耳六二中正之德故動也以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方是无妄之災天下容有禍出意外者皆
邑人之類也君子安之有道命數之適然凡
則自定公冶長不害其可妻在安之耳。予
下之理吉一而凶悔吝三甚矣福之至常少
禍之至常多也然而禍變之來莫不有所自
致莫險於坎坎之初而象曰失道凶也莫甚於
坎之上而象曰上六失道離之突如來如已
迫之之也豐之閒其无人已障之也屯何可長
失之剛有不能旅焚其巢病其無禁以濟夫
孰不由於自取者惟无妄之災則不然耳目
之所未經夢想之所不接猝然有隕自天其
來也莫測其所從來行人得而邑人災行人
則知之矣邑人何能料焉蓋天下有意外之
禍即不能無意外之禍周公恐懼流言周公
不及知也孔子見圍於匡孔子不及知也但
聖人處之有道已自處於无妄則禍災之來
往仍以无妄處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
之心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心也

惟聖人福至不驚故禍至不懼豈以身本无
妄而能使災之不至哉夫子象傳或補爻之
所不及或申爻之所未明獨此曰行人之得
邑人災也明乎无妄之災已之所無如何耳
雖然持災有道乎災至而竟無以
濟命也非然惟敬以待之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災也言必如此乃為无
妄之災不然解不由於自取

九四可貞无咎

下三爻震也上與天應則宜行上三爻乾也
安於天理則宜止四介上下之閒近於動則
恐其妄動本無私應純乎
天也不能守則有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乾性上進故告之以自
守不能守則有妄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四無私應五有應而中正純乎天者也疾特
時數之適然妄動則非天矣損其疾使遄有
害陰必資於陽也无妄之災
勿藥有喜天不參以人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不可試所以勿藥有喜正以无
妄之故若可試則必須藥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乾之三陽皆无妄也不能止則有妄矣與天
應則宜行與動應則宜止无妄之極安得而
妄行
乎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下亦有无妄而不可行者无妄而不知變
通則以窮而取災翰音登于天之類是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利涉大川

小畜言天道大畜言人事惟人事宜大畜也
畜既大安得不貞不貞則害生矣異端曲學
不可以言貞不家食吉學優則仕也由大畜
而不家食言則非大畜不可輕仕矣利涉大
川又以其效言之有備无患之道也○上無
位之地也處於无位何以知其不家食以大
畜言也畜至上而極畜極者必通是以知其
不家食也二五相應之切莫大乎有柔中之
德六五虛中而下交九二剛中而上應臨之
知臨升之孚乃利用禴禴是也大畜何以獨

得於上畜止也止於下必得於下而之矣
乃近而相得者是以得而上之上敎良之言
也以學問言當懿然貫道之時以道合言之徙
龍虎風雲之會非如盤之身在事外可以不
事王侯不家食而曰吉者何也人有致身以遁
顯而委任不專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抑或
委任雖專而經綸未裕亦徒顧其厚而靡其
豐皆不得言不家食吉也若上九之賢而六
五虛心以用此非千古之殊遇而明良之盛
事乎不家食吉而先言利貞何也有堯舜之
君則有皋夔之臣有文武之君則有周召之
臣士君子得位行道必度吾道之能行與否焉
非爲君寵遇之優渥也光武之興子陵不屈乎道
見道之隆矣光復舊業削平禍亂又何似乎道
大行之日矣而掉臂而去終已不顧無他君
擇臣臣亦擇君彼其相從相尚以道欲以山林
之留哉剛上而尚賢非大正不能故聖王必
得賢臣以宏功業而賢士之自處亦必有道
矣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畜莫大於畜德非剛健無以立之本非日新無以要其成剛健篤實即夫子之言主忠信也輝光日新即夫子之言徙義也體用兼備生之烏可已矣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尚賢任賢勿貳也止健不畏彊禦也皆大正之事

不家食吉養賢也

尊位重祿亦大畜之象鼎烹養聖賢所畜者大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同人言乾行此言應天天下惟剛健之人可與任天下之重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莫大於畜德畜德必資乎多識知行並進之道也子夏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可見知行道不相離○天下得自盡者莫大於學問學問之功蓋身之所處或有止而不進而學問則孰能止剛健篤實輝光君子之德也多識前言往行則畜德之功也天下無不學而成者故畜之惟患其不多畜之多德日進而不自知矣且夫稱先則古學者之事也匪識之難而多識之難匪多識之難而能大畜以多識之難天大而山微於山之中而包涵編覆靡所不周學者多識之功孰大於是人之心山也載籍之廣大極博天也不求多

積而多文以爲富即天之在山中也博學篤志仁在其中專其力於名教之途而學之數日增自絕其情於攻取之內而欲之數日損多識者知之始畜德者德之成聖賢之道不盡於多識而非多識無以收返約之功多識而不畜德則騖廣而荒畜德而非多識則始基不立前言往行皆聖賢之能畜者也德自內以及外故學爲末而德爲本則德之體貴學由外以養內故學爲始而德爲成則學之用宏中庸首博學亦以多識之貴也要非天在山中何足以言多識哉

初九有厲利已

畜者小則有可進之道畜者大則義命不可不自安矣進退之際君子非有成心也乾之志上進告以利已恐其躁進耳

鈍應者吉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災豈可犯哉

九二輿說輹

九二知難而退也九三見可而進也。說輹則不進矣輹非人脫自脫之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說輹非不進也知難而暫止耳乾雖剛健而二體得中自不以犯難而見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則時可進矣猶必示以艱貞曰閑輿衛艱貞之道也能如此思患預防則無銳進之失大畜之三以無應爲貴若初與二之有應則爲所止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合志則能並力以進非但不爲所畜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與初應初之陽不易制也而制之於初則爲力易而成功大大人格君心童蒙在養下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消弭於未然之前正本清源之道也故有喜

六五豶豕之牙吉。

童牛之牿正本清源之道也豕牙不易制矣而制之有道則不至於爲害此以柔制剛之

此言止健

要法也天下禍機已動者皆有消弭之法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惡已形制之不若初之易然消弭有道人不陷於惡豈非有慶喜以已言慶以人言位異而氣象即殊

上九何天之衢亨。

小畜言天道故上亦終以天道大畜言人事故上亦終以人事畜既大則其爲通者即大以艮畜乾故取象於天衢而亨可知矣○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無力天下未有畜極而不通者積愈厚則發愈光既雨既處小畜之亨也何天之衢大畜之亨也畜既大則發爲有不大者哉易之道屈伸往來而已矣屈不終屈尺蠖

所以必伸特是不翕聚無以爲發洩之基翕聚不極則發之者亦無其本也聖賢之勿忘勿助所以大畜也積小高大大畜之功不耕不菑大畜之心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畜之所以堅其志用力久而豁然貫通其基全立於平日故天在山中天下無是事而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則不可無是心畜之多必如天之在山而後稱大焉至於鳶飛魚躍莫非化機手舞足蹈盡成法象觸之而左右逢原發焉而左宜右有得不謂之畜極而通乎夫篤實光輝易莫盛於艮艮之上曰敦艮非敦艮無以致天衢之亨非敦艮之厚終何以望乎衢之大行也古之學者獨行而恐人知惟恐積之不厚故聲華闇淡學問愈純惟无妄而後能大畜少有裒焉即無以正誼而明道其何以取大畜之功耶蓋天衢大畜之極而无妄大畜之末次大畜於无妄於則知聖人之意深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之人則所遏亦大故君子不患乎道之不行而患乎德之不畜道大行則畜極而遏矣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故頤以貞而吉有養身養德之分則必觀頤有當得不當得之異則必自求口實君子終食不違自審富貴安貧賤始頤之道不可不講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貴得正故必觀其所養又必觀其自養養得其正則養德者不流於異端他歧之惑養身者不失其寡欲清心之要是爲貞吉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養道之大也上九一爻爲養道之主亦有養賢之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言不可不愼也飲食人之大欲存焉然用之有節謹是二者而頤之道得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頤貞吉若初則不貞矣天下喪德失身莫不自飲食始以陽剛而妄動一失其身終身之

下不宜屡

坫也悔不可追矣。爻之相應未有不貴相合者獨此以相反而乃善何則上之求下欲其專下之自守必以正吐哺握髮周公之下賢也非公不至滬臺之自守也上有虎視之耽耽而禮門義路君子必由下無陽鷄之求售而適館造廬虛左僉切非守之正無以動好賢之君非好之殷何以來卓立之士哉夫初卽賢也示以戒者何蓋通全卦之象則曰靈龜就一爻而言則曰朶頤初爲動主不能不起於欲起於欲卽非自守之正矣豈必趦趄囁嚅而後見澳涊卑汚之態哉文侯之見干木可謂切矣而卓立不拔卽有得於靈龜之意也且夫上慕下以道在下苟失其道微特下所深恥抑亦上所羞聞此舍爾觀我之言托之於四以見意乎大抵頤之爲卦在初上二爻上爲止而初動止則任雖危而獲吉動則有正應而亦凶在下而止何吉如之乾之潛龍勿用節之不出戶庭卽此爻之正也

若夫上之求賢若渴則天人交迫所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斯又非觀我朶頤之義所得盡之者矣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君子道充爲貴動於欲則不足貴矣曰亦者自有而自失之耳

六二顚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柔必資乎陽初近而上遠初違於理而上更阻於勢也大丈夫不能自食仰給於下不可妄求於上亦不可然則何以處之二之中正必若困亨之大人而後可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不言中正頤累之也資於人皆失其類知其不可行矣

求以顛爲頤遂以顛頤即頤看作一樣不如朶之姿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天下被其養故大有慶然必自兢業中來其任重心何得不危也

䷛ 巽下兌上

屯貴經綸蠱利涉川大過利攸往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者非常之事事不經見也時屬危險故取棟橈之象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故利有攸往不往而濟安得亨乎及臻厥成天下宴如大過之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事出非常有不容不過者過乃得中也天道有大過之時人事亦有大過之時

棟橈本末弱也

頤不言小過陽足以制陰故不見其過大過陰包乎陽而陰不能敵陽則本末弱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而中不失於過剛巽而說聖賢所以處大過者不外乎此凡卦中之卦德所以盡是道也有震撼之心即不能勝任而利有攸往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

其事大則其任難故歎其時之大而重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德不能任也獨立不懼無所疑於已遯世无悶無所求於人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上爻論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與上有應時勝於二矣然以不中正而求頤故雖貞亦凶天下惟有應者每多方以妄求隨有求得且不可況因頤以妄動乎多見其不知量矣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本有應然以頤之故而妄求於上不惟非道且大悖於道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爻之象也天下非賢不能養萬民用者賢而利賴普矣求之專而且久賢必樂爲我用烏有膏澤不下於民哉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上施光之謂也非得賢何以養天下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已之才不能養人而能資人以養天下即六五之貞也不可涉大川見當安其柔之分所謂可貞无咎也若國有大難自當與人共濟斷無坐食而不濟者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從乎上九之賢六五之貞也雖拂經不失其經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他卦上居事外頤則其任獨重以一人養天下其責大則其心安得不危利涉大川責無可諉也有上九之利涉而知六五之不利涉端在不自用而取人矣

象

臨事而懼況大過乎事愈大必心愈小少或不慎則棟橈而不可支矣此操心所以不可不危也○讀禹貢而知包匭菁茅其始貢如是之重也故天下之重莫大於白茅吾人之敬莫大於藉用白茅臨之在上是玉瓚黃流之不可隕越也享於祖考是盟而不薦之所爲昭假也敬慎如是乃可當大事矣且夫大過之來亦必以漸敬則常清神精於事變末起之前敬則好謀慮滙於遺大投艱之後末有始基不立而非常之事能起而勝其任也九三之棟橈失之剛無敬以作之基九四之棟隆得其吉有初以爲之應存是心則大過之時利有攸往變是占則前趾之壯不勝爲告總由一念之敬肆而已是則濡有衣袽乎日之敬也藉之用茅臨事之敬也任大事者貴乎剛而剛過則折勝大任者在乎才而恃才則敗敬德之聚也能敬不爲人下此大過所以於初示其象也然象以爲本末弱者何

曰惟本末弱故時有大過惟慎之至故過而不過非初之柔則事至而倉皇莫措一蹶不振者豈少也哉敬慎不敗所以三致意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在下則敬以爲之基大過之時非敬慎則敗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過則爲枯近初則有基生稊之象也老夫女妻非若咸恒之正然猶有生象焉其過於五多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時過於常非如咸之相感然較之五尚有生育之功

初四應

九三棟橈凶

三已多凶況大過之時而復以剛迫之其凶必矣三之棟橈以過剛迫之也可知非敬無以立之本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有可輔則不至於橈太剛則折人不得而輔之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四居於柔又得初以爲應非若三之迫於剛宜其吉也過柔則不足以勝大事利有攸往乃亨故戒以有他吝○九四之有他吝與小過之勿用永貞皆預爲戒也不可過於剛亦不可失其剛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陽居陰不過於剛而有敬慎爲之基自不至於橈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陰已過極無復稊之生矣士夫謂陽之壯也坤无咎无譽時義或有當然大過无咎无譽毫無足取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生稊則能久既枯而生華豈能久老婦士夫但見其醜耳九五剛中正在大過之時獨不然陽壯而比於上六故其象與九二相反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時窮勢極身雖凶而道光矣凡大過之事初猶可為至其極則不可為至此而偷生若活天地之正氣滅矣君子豈不知畏禍哉○事莫大於生死之際凡吾之所當成仁者皆非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吾不求生天下孰得以死懼之吾安於死天下孰得以威脅之傳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臣之於君子之於親匪他人所得與切身之災其義一也此豈可威怵可利誘之時者棠君尙之言千載猶生然君子以為過謂夫臣不可以報君卞莊子之勇三北自恥然君子以為輕謂夫子不可以絕嗣若時窮勢迫激於大義之莫可逃則一死之重等於泰山且死之重輕非所論也死則安不死則不安父母抱恨九泉而我亨生之樂不同人道於犬馬乎故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此聖賢學問之事不可望於尋常若愚忠愚孝凡有人心者皆能義重於生人心之同然也夫慷慨赴死易今之匹夫匹婦自

經溝瀆者不知凡幾至君親之難坐視而不救甚或因之以為利亦獨何歟若以聖賢處之吾知積金如山不足動其心刀踞滿前不足奪其志今者有肉得遺細君積筍可傳堂搆生人之樂誠得矣然反而思之則心死已久矣周公曰凶无咎明乎非凶則有咎也其斯為道之當然者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為天地植綱常為人心留節
義身凶而道光豈得而咎之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上下皆險特名習坎險非人之所欲也需以
有孚而光亨坎以有孚而心亨心有孚則亨

非有孚則心不能亨非心亨則行不能
有尚心亨而險之出與不出非所論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

八純卦惟坎有習坎之名非獨有異也人以
習熟為義以為坎險不可不習不習不能以
處險自夫子有重險之
名而習坎之義乃定矣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中實外虛流而不盈之象無有
不下行險而不失其信之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人心剛中乃可有孚而心亨
有剛中之德乃可出險矣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卽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宗子維城無形之險也設險守國有形之險
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豈竟謂險阻可廢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常德行習教事卽所謂居德善俗也必取乎
有漸不能責效於旦夕水之盈科後進卽此
意
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以有主而心亨初最在下而陰柔無主愈
陷而深耳渙何以拯馬壯吉也渙之初與二
近相得可以濟渙坎之初與二皆在險居重
險之下誰能濟之象曰失道凶亦初之咎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陰柔無出險之才是以入而愈深明其失道見險由自取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雖居重險而心有主不至如初之入坎窞矣有剛中之德自足求小得曰小得者在重險之中故耳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險中故但求小得出乎險則不惟小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往皆險非陽剛不能出也而六三以陰柔處之何以能濟德不中正則不能心亨愈躁妄愈入於險故三之道不可用勿者戒詞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無中正之德而進退皆險尚能有功乎曰終无功見其必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陰險之爻多不可救惟四不然蓋四大臣之險也以柔承剛位得其正但當用其誠心納約自牖卽暌之遇主於巷也時義則然不可以遽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本有相接之道故以誠感之而能通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有濟險之位有出險之才坎不盈有孚也祇既平心亨而行有尚也二五皆坎之主爻二位在下五則可以出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尚未出乎險故也出乎險則光大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坎至上而極時將出矣而上六無出險之才反益入於險而至不可救屯之上不能濟屯坎之上不能出險皆失道耳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曰失道上亦曰失道可知履險亦必有道惟心亨行有尚履險之道也陰柔行險僥倖益增其困耳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兌說也說自亨而必麗於正離麗也麗必正而乃能亨兩兌為麗澤亦取附麗之意而性自順也火之性燥又為重離必畜牝牛乃吉以見得其正者又必取於柔順之德也先天列離於陽儀正以其性本健之故耳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離以附麗為義麗天麗土象之顯而共見者也有重明之德而麗乎正位則天下皆化而文明

大過之初
離之初皆
以敬立之
基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乾元用九坤德安貞莫不以柔道行之剛中正剛之畫善也柔麗乎中正柔之畫善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之緝熙敬止成之緝熙光明所謂繼明也少有間斷則全體息矣照乎四方光天之下無微不入也非大人孰能之。夫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日月之明無間息大人之明即無絕續堯之欽明文思文之緝熙敬止皆是也語純亦不已之德則無所爲絕安所爲續言其始惟一之道則方有所終即有所始日新又新德之繼明照于四方也重熙累洽業之繼明照于四方也德無微而不著明光上下詩則云憲憲令德焉日新之謂盛德不息者天行之健明旦者惕勵之神深宮懋勉於無形而帝光天下海隅蒼生莫不仰其德大人之繼明所爲德日積而不自知乎業積久而愈昌欽崇天道詩有云赫赫厥聲焉富有之謂大業從欲者光華之協帝典麗者文武之重光猷爲顯著於有象而道洽政治澤問生民莫不大其功大人之繼明所爲業日盛而不能已乎以昭明德而明德懋昭如日之升歷帝位而光明以新大猷而大猷丕著煥乎有文登明堂以出治蓋大人以昭明有融者立善健不拔之基大人即以人道化成者綿无疆日進之神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明之體有虧即以失四方仰望之心尚何足語大人聖人作而萬物睹凡以仰此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居離之初未有所麗故有履錯然之象能敬於始則得其所履而无咎此即離之[illegible]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則易咎惟敬足以辟咎非是則雜至吾前者皆過之招矣

六二黃離元吉

五中而非正所謂柔麗乎中正者二也柔順則有畜牝牛之吉中正則有利貞之亨卦德之純六二盡之矣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柔順中正所謂畜牝牛吉也在火爲始然之時得中故大善而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性炎上明將盡而復以剛迫之其凶必矣占此爻者亦有可貞无咎之道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下明將盡必向於昏日將入夜隨之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三不知終九四不知始皆反乎畜牝牛吉也不顧其時勢之安而强以剛迫之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天壤甚大豈真側身無所哉已無所容故人亦無以容之觀此爻而知恃察爲明者多有自取之禍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無所應而見迫於剛強其憂深慮遠可以彌
患矣六二得所麗而能貞六五未得所麗而
能貞皆不失之剛
也故同歸於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位尊則憂愈重正所以保其王公之位也二
在下明方發五在上明將盡故其憂獨深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在上易過於剛而有重明之體則剛而不
暴也義足以服天下仁足以撫天下非剛與
明其孰能之離爲戈兵上得其道焉○嘗觀
兵刑合於在泮而知古者愛民之深憂民之
遠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在禮之中受成
於祖受馘於學兵在教之內其先王耀德不
觀兵之意乎離火也於時爲夏於人爲禮畜
牝牛取其順也用出征又尚其威先王耀德

不觀兵而國家不可無兵兵以助教化之不
及故周禮司馬之職列於夏官猶是用禮之
心也易之言師者皆坤坤順也以順而動故
爲師貞之丈人爲鳴謙之君子而聖人以順
動豫亦取於行師焉何則兵凶戰危必順而
後可動且夫國家雖安忘戰必危周公之戒
成王也曰詰爾戎兵召公之告康王也曰張
皇六師唐虞之時禹會羣后蓋梗不去則陰
不嗑聖人正萬邦豈不以兵哉夫兵陰象也
於行爲金不屬於狄而屬於夏正以是禮教
之爲重耳離之牝牛即坤故坤言行師離亦
言出征師言懷萬邦離言以正邦見聖人用
兵之心非獨以離有戈兵之象故及於出征
也後世消鋒劇不知蒐苗獮狩之義伉降卒
全無脅從罔治之仁去兵與好兵皆孤也其
昧於王用出征之道哉離之上曰无咎則天
下之有告
者多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師言懷萬邦離言以正邦王者用師
之道也仁育即存於義正之中矣

上經反卦十二對卦六合之十八卦下經反
卦十六對卦二合之十八卦始乾坤終坎離
頤大過亦坎離之象也故對卦多下僅小過
中孚爲坎離之象故對卦少蓋上以乾坤坎
離爲主下以震艮巽兌爲主故也故上莫多
於乾坤下莫多於巽兌按圖可見

周易下經　　閻斌註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天下有所感則能亨天地交而物通麗澤兌相感而講習皆感之亨也而非正不可不正則不可言亨矣以咸之一事言則有取女吉之象漸先言女意重在女也咸先言貞貞不獨取女一事也特因男下女之象故及之

彖曰咸感也

山澤通氣故取義於感天下之無心相感者莫此爲甚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柔上剛下卽天地泰交之道止則感之專說則應之速男下女初婚道之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聖人莫不以正而相感所爲咸之貞也卦內九五六二相應本有感通之理而下艮爲止止而不應非所爲感故五取咸脢之象且咸之道不取乎有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人心不虛則受人之心必不篤中有所滯必不能投之而卽應夫子六十耳順惟其虛也故聞滄浪而悟自取之意無淺之非深學者審問慎思皆非虛不可○山上有澤山澤通氣也合咸之六爻而言則體成於虛分咸之六爻而言則體滯於實成於虛故無思而無不通滯於實卽捍格而不相入交主言咸全體之咸周公言咸分見之咸也今有兩物於此彼此相投則相拒而不能相下感之以實也試投於虛所向如意矣受教之道亦然我之用咨廣度非不般也而成見錮於中則言之者雖詳且或誤執已見以相參有先入者以爲之拒也書曰惟學遜志又曰謙受益虛之謂也禮曰疑事勿質直而勿有所以養此心之虛也山高而澤卑澤滋於上而山起而應之山無所不有而山之所有皆澤之所滋澤潤下而山翕受虛而能容者孰大於是夫坎亦水也遇艮則爲蹇蓋坎爲動動則不能感艮則山也兩山但爲艮蓋艮爲止止則不相與皆非虛受之道惟澤在山上則山之全體皆澤之所能潤而流注又不能旁及此二氣所感應以相與也若澤在山下則水曰潤

有感則必有偏所繫皆不論感咸無心之感也來註

下不能以上通止見損而不見感矣澤與澤遇亦虛受之道也然兩澤相麗但見其綢繆之密而不可以言虛澤與地遇亦虛受之意也然澤上於地但見其萃聚之深而不可以言受君子觀山上有澤之象則此心宜靜而虛若六爻之妄動失其相感之道矣

初六咸其拇

咸之拇不若艮之趾感於初而妄動不可言貞矣聖人靜虛之道不若是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已在外故拇末動而已役於動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本中正以妄有所感而失其正甚矣感之足腓人也居吉則不妄爲感矣二中正故又

也以九五爲君位六二妄應則凶亦拘矣

告之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感應理之常能順則不害不順則有害矣二五中正相應以所居者乃易動之地故因以告之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居卦之中又巽象爲股不能自主而從人者也雖得位之正而不爲艮之止失其性矣感之累人如是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隨下而動故亦不處柔當隨剛小大當隨君子居上而隨下非所宜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主於感所以感者心也貞吉者心普萬物而無心夫子意必固我之渾忘心之貞也憧憧往來則貞吉之反貞者靜虛動直無思而無不通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此心滯而不能虛以受矣朋從爾思則私而非公也○乾之道靜專而動直坤之道靜翕而動闢聖之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其靜而虛也周子曰聖靜以立人極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心惟虛則明故心普萬物而無心意必固我之悉化所以爲貞吉也无妄言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天下無不耕不菑之理甚言此心之無所希冀耳中孚鶴鳴子和有孚攣如乃應以天也動以天則無思而無不通且夫靜非寂滅之謂也時行物生天無心而成化泛應曲當聖有心而無爲身世之酬接何常少異常人特此心過而不留耳故可常可變如寒暑晝夜之往來於吾前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道也學者不能如聖人之無欲而靜則必主敬敬則此心常清卽爲却嗜欲之本今人利害怵其中富貴奪其志一心而衆欲攻之卽卓然有志亦或正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此憧憧所以往來乎惟聖人之心靜而常貞故廣大配天地今人日有萬變而虛靈者反窒而不通欲不明從爾思也得乎大抵咸之六爻皆欲其靜而惟心爲甚人之心豈能不逐物而動而靜正之天懷須採之平日若必如咸脢之无悔則人心爲無用之物所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殆不如是故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夫子不取以其無與於貞吉悔亡之道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則一靜可以制百動以我爲主也隨感而應此心之光明可知矣憧憧者物交輒引以物爲主者也引於物自失其虛靈之體而必感害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咸之道皆宜靜而不宜動然靜非寂滅之謂也聖人因物付物妙於感矣而此心不能不有所感若一於强制而孤高絕物是咸脢之誠也然亦可以无悔二五正應宜當山澤通氣之爻而二爲私係上又孚則必如咸脢而後无悔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陽剛中正下應亦中正而言志末者何也咸無心之感不取其相應艮止於下而五當脢之處又不能相感志末者非有感而應之道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古者言之不出惟口出好與戎感人而徒以言是取禍之道也佞者屢憎於人讒口亂人國家豈不在言乎徒以言尚亦不足貴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徒滕其口說則凶可知矣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有恒者作聖之基天下未有不貴於恒者故亨而无咎然恒之道不可不正也比取元永貞永九貴貞惟恒於貞乃利有攸往苟非正也何可以恒乎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

柔皆應恒

剛上柔下位之恒雷風相與氣之恒巽而動理之恒剛柔皆應事之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久得其道乃爲恒之貞天地恒久而不已中庸曰一誠耳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有終而即有始故言終則有始化化生生其出無窮天地萬物所以久而不息也但言始終則一始而即終天下無久而不敝之物不可言恒矣○天下之大端有二曰天曰道天不變道不變凡乘乎化機之自然者無不變何者終者始之基有終則必有始始者終之本有始自必有終日月之所以行寒暑之所以運百昌萬彙之所以時懞而並包莫不由乎此道也夫修短時也壽夭數也往過來續曆之千古而常新則天地所以恒久而不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似物之不能久者矣而繼繼承承終古不易大旱金石流土山焦雖金石亦即銷亡盡物有終即有始始而終者一物自然之運也終而始者萬物不息之機也日往月來固日之終而月之始月往日來則月又終而日又始矣推之寒暑猶是推之人物之變化亦猶是故天不變而有貞元之運合道不變而有治亂之循環凡在氣化之中莫不以消息盈虛懸參乎其數消終也息始也盈不終盈因消而虛虛不終虛以息而盈堯舜周孔之道可爲萬古不變矣而考之經傳皆有明文帝乃殂落紀堯之終也泰山其頹見孔之終也即堯舜周孔之終始知天地之終始即天地之終始知萬物

之終始至秦皇漢武而後有方士之邪說然始皇之終漢武之悔末始不昭昭可見也列子御風其人竟何在哉若世傳羿妻竊不死之藥奔於月夫奔月則死已久矣故必終則有始乃可以言恒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之遞嬗四時之推遷聖人漸仁摩義無一人不得其所皆所爲貞也貞則亨而利有攸往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宜應

立心制行必取其有恒恒以一德立不易方之道也少有變易則進德而德無以進修業而業無以修何以爲君子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皆有此時徒執其常而固以求之亦已之過也初最在下有應於上而上之意移安得執其常理而徒以過求乎不度德不量力而至取凶者古今同慨豈謂其不貞乎。易莫大於識時浚恒者不知時也夫子緼袍不恥之言特以形子路光明之體究之貴賤相遇微特賤者之恥抑亦貴者之羞初下也六陰也以下而親上以陰而近陽固人情之所繁而今昔之所同乎而四又其相應之位非知趨趨蠅囁者渺不知爲何王之門也然而貴賤略殊其心亦異而我以常理深

求之徒自取辱耳且夫貴之厭貧也有二端其一致身通顯每自高其聲價少時之貧賤且恐人偶見而知之王生伯與之爭政猶指爲華門圭竇則貧賤之漢不相闗可知也而我以舊日之窮乏強以相要固宜其齟齬而不入其一登進朝右每自保其榮華寵利之居心或恐以希賢而妨我門而轍迹之既深猶自謂臣心如水則居下之形不相及可知也而我以應求之當合深以相責固宜其捍格而不親此震之性上而不下不可過求以常也然則萃何以往无咎也曰萃之二三皆陰恐其易溺故示以當往恒之二三皆陽非所當合故患其浚恒凡有求於人必相其時震已動矣巽務求入在我者非不貞其如非其時何然則如之何以處之責其趾舍車而徒吾惟有自守之道耳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來註上三爻皆男子下三爻皆婦人不成說恐失且將理狄小

了

恒非可責望之人也方始而即求之深是知以責人爲事而不知變通之道雖正亦何貴哉

九二悔亡

惟中則能恒處非其中安得恒也二雖陰位陽居之剛而不過可以得正矣悔亡者因中以求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能久於中而後立不易方九二處得其中故獨能恒久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雖正而非中不中則不恒矣而志應於上不安其所凡事躁擾不恒之象也已德不恒

出乎中則不恒矣故三尚不免凶吝

人安得不進之以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九三之謂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當恒而不恒孰得而容之躁妄無常能無承之羞乎

九四田无禽

二與四皆陰位二悔亡而四田无禽中與不中之分也四非貞故不利有攸往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得其位則漸有其效非所居而居之用於不當用之地豈能有成

巽獲三品得其當也以陽居之安得有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下應九二在他卦多以下賢爲義在恒則爲非所處恒者以常道陽剛之位非可以順

九四以陽居陰六五以陰居陽皆非當處

從爲常也雖貞
亦凶非道之正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柔中下應剛中他卦爲美惟恒則不宜恒於是卽婦人順從之道而非剛德之所宜矣

上六振恒凶

上居卦外出乎恒之外卽不恒矣無恒之人安得不凶況位居乎上爲所得爲而不能謹守常度其禍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居下而不恒則人無所容在上而無恒恐得爲之權害滋大矣故曰大无功此與師之輿尸皆不僅於無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而能亨君子之道盡矣故有小利貞之戒患得患失小人之心平日貪祿干進無所不至況方長之時豈能使之不進於以見聖人惓惓之至意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當遯之時惟遯乃亨剛當位而已應乎陰識時者不可不見之早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因其浸長所以警小人

遯之時義大矣哉

難其時義所以戒君子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山相望而不相親君子遠小人之道也未嘗絕之已甚而方正之氣必不得而妄附之○小人可卽乎卽小人我卽爲小人小人可絕乎絕小人必罹小人之禍天下之爲小人者皆陰也柔也其接人也似恭其爲術也至巧其慕君子也未嘗不出於秉彝好德之心受其籠絡則柔道牽之夫君子之於小人如堯桀之不同治薰蕕之不同器也豈有誤入其羣者特患乎處之無其道否亨而不亂羣卽遠小人之道也不嚴不可爲君子過嚴非所以待小人小人之名彼亦非所甘心也故攀附君子以爲重小人之實彼亦牢不可破

也故必遠小人以爲安遠之而不嚴則已入其彀遠之未能不惡而嚴則爲壯于頄入其彀非持己之道壯于頄失保身之宜且君子非徒爲身計也道不可貶者禮亦不可過是故以禮處己必以禮處人孔子折王孫賈之言可爲嚴矣然嚴而不失之惡也若陽貨且答其禮若彌子自安於命孟子之於王驩其家法亦復如是蓋君子小人既不可同類而處而已甚又所不爲不屈已以從人不孤高以絕物此君子待小人之道歟今夫天與山相望也而不能相親天未嘗有意遠山而山自不能及其穆乎流行於大清之中者剛健中正固非山之可得而企也降太虛而下同萬物山亦得竊其輝光矣

卽謂遯象所爲不爲小人謀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宜遯之時則遯而乃亨少後則不及矣初最在後而柔之性又恐其不斷故因以戒之

哲二爻皆說不遯與卦意相背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曰不往何災可知往則有災矣故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得中處順在豫則能介石在遯則能固守時當悅也而不係於悅時當遯也而自安於遯惟其德然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志之堅固卽介石之貞也豈得而移之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遠無所應而近有所比有所比卽不能遯矣遯超然遠引之象也有疾厲卽初之遯尾厲

畜臣妾吉又別著其象見非遯之道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當遯而有係所謂疾乃不能自振之疾也惟畜臣妾則可若進退則士君子之大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有所好而能遯不牽於好也三之係四之好皆人情所最易有者依違不決至其從而悔之不及見道明乃能見幾決乾性上進惟君子能之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下有正應絕所好而能遯小人安得能之

九五嘉遯貞吉

有所係有所好乃私意也二與五皆中正相尙以道當遯而遯所謂遯亨也非遯之可嘉者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心志正則所由者正當遯而遯可嘉孰甚焉

上九肥遯无不利

五雖中正而有貞吉之戒以其有應也上則超然遠矣凡上皆在卦外而於遯之道爲尤合處遯而從容自得何樂如之○既無應又無係從容事外惟此一爻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毫無所係超然遠引志之所存者定矣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太剛則折惟道義足以塞天地夫子未見剛人之生也直皆此大壯之貞也大壯而不貞禍不可勝言矣本天而動乃爲大壯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本乾剛以震動孰得而禦之夫子言吾未見剛者剛以動之謂也由剛以動純乎天理之公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剛以動卽貞也此又言剛以動之故全出於
正大正大則足以塞天地不如天地之正大
不可以
言貞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弗履君子之而强也大壯孰過於是○
正大者天地之情弗禮弗履君子之正大也
天德惟剛故春夏秋冬歷四序之常君子惟
剛故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大壯者天道大
壯而日利貞文王已及於人事矣蓋語血氣
之强雖果若賁育不足以爲剛言道德之歸
惟純乎正大乃足以見剛夫乾其靜也專其
動也直剛之本也君子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剛之所由以生也且夫我之制私也有權非
禮之擾我也亦有力其乘間竊發也不知其
何以來其相引以去也不知其何以往欲拔
其根株而滋蔓不可除少疎其防檢而盤錯

卽甚固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而憧憧往來
終日驅之不能盡甚矣大壯非難而大壯於
天地之正大爲難也告顏子以克復所以踐
其始告子路以而强所以要其成雷在天上
正所以大克復之功而成其自勝之强耳不
如是不可以爲大壯剛以動卽孟子之塞天
地也不能如雷在天上不足以杜非禮此君
子之大勇而夫子所以嘆剛德之難見歟若
後世雷乘天之說以爲尾大不掉之象是小
者壯也不足以言大壯矣然則君子之嚴非
禮其卽大壯
之利貞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居上且不可剛況處下乎晉陽處父之剛從
之者恐罹其禍不度德不量力而一於用壯
未有不凶者剛足貫
陽居下尤禍之所招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不知量力有必窮之道
居下而任壯勢豈能行

九二貞吉

二亦乾體當大壯之時而能居於
柔是卽貞也中則可望於正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不至於壯九二
之貞卽大壯之利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位過剛而大壯之三尤過剛木壯而復居
於壯卽乾之亢不若是雖貞且厲所處誠危

地也大壯莫
甚於此矣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君子雖異用壯用罔則
同總一大壯之不能貞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以陽處陰九四之貞也勢本可進而不銳於
進敬愼之道如是惟敬愼則進乃萬全而無
害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者可以進也前
無所阻其勢得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爻皆戒其壯大壯不可過也然恃壯不可失其壯亦不可喪羊于易雖無用壯之過而僅足免悔此大壯所當利貞也曰无悔較勝於用壯之詞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大壯之時忽失其壯惟位不當之故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處大壯之極窮於壯也故進退不能若終恃其壯其凶必矣啓蒙有敬慎之道又示以艱則吉以終壯不可恃之意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壯之極而不能詳審故昌於壯能艱則詳審之心生豈有咎乎

馬以錫蕃庶坤象晝日離象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詞之美者爻亦因之謙與大有是也卦詞之戒者爻亦因之大壯與夬是也易言臣道者惟晉而其詞最美康侯位之極也錫馬蕃庶寵之渥也晝日三接有加無已也而六爻取義各有不同合晉之全象而言則其義最美分晉之六爻而言則各有其位不得而强同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衛文勤政而咏騋牝魯僖中興而歌牡馬馬之蕃庶康侯所宜有也錫之何以自天子也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韓奕之章曰其贈維何乘車路馬天子之錫康侯固宜以馬也晝日三接故錫之蕃庶侯以安民爲功故直曰康侯晉何以曰康侯也火在天上光無不照非君德無以當明出地上柔道上行爲人臣所當有臣之位已極則封侯也侯之德已隆則康侯也諸侯安民之功莫大乎孫牆匪懈天子尊侯之典夫是以用錫爾祉錫以馬覲侯之常也波及之中而愈彰其寵渥繁富之稱所自來矣夫晉爲臣道日之方升非以言君乎曰方升者喻君福之未艾也人臣不敢有日之名故但曰明出地上地者臣道明出地上則臣道之盛也乃其言晝日三接又何也夫臣之不稱職者有終朝三褫之名罰可三褫於崇朝賞即可三接於晝日臣之在師中者有王三錫命之稱變則三錫於長子常即可三接於康侯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惟其能安民也夫彤弓旅矢周以錫文侯而馬惟四匹固知錫馬蕃庶爲寵之極盛者矣

象曰晉進也

漸升皆進而進之義惟晉爲正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大明在上康侯以順而麗之德之盛也而其進也雍容不迫雖錫馬蕃庶而有如不克勝任之思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有繼明之象故言照於四方晉有漸進之意故言自昭明德○日本明也入於地則昏德本明也累於私則蔽明出地上仍復其光明之體不累於欲乃全其昭朗之天德之得於天者猶日之麗乎天也太虛之氣光無不照純雜之精一塵不染然日不能不入於地入於地則傷矣德不能不病於私病於私則蔽矣此危微所以辨而懋昭所自出也夫容

遯不可後
晉不可先

象爲相反
孟子有餘
裕本此

陰感陰

光必照日有其本明之體出乎地則仍復其
常若德則不能不因巳以復其明也明者巳
之明私亦巳之私以巳之明蔽於巳之私則
累吾明者因巳以累吾明故去巳之私全吾
德之明則全吾明者亦因巳以復其德其去
人而復於天則朝暾之日也其人盡而純乎
天則日中之明也若光明旣復少不謹而仍
累於物則日昃之離也惺惺不昧之本體必
如日之出於天而後能一私不累全吾本明
之德焉日無不明以出地而乃見其明德無
不明以自昭而始全其明不能自明其德則
德雖本明亦終其身如長夜矣否則旋明旋
蔽不能復其本體之明是德之明不能如明
出地上也非所爲明明德矣大學皆自明郎
自昭明德
之章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進而見摧惟其時則然所謂貞卽裕也摧
如者上有鼫鼠之正應而進退之道在我不
急於進也升上巽二陽故能挾之以升晉上
遇九四故獨阻之不進易於初爻多有難進
之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無枉道求合之心故始進而見摧非股肱臣
鄰之分故寬裕而无咎孟子曰則吾進退豈
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未受命之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初有正應而限於進二無正應而不能進皆
告以貞吉貞吉者不急於進也受茲介福以
二之中正又別著其象
猶蒙之言子克家也

拔茅彙征
允升大吉
與此爻皆
易之僅見

來作碩鼠
詞意頗明

晉之五屯
之四皆言
往而需之
上言來乃
易之變例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有中正之德則必受其福始雖愁知後必獲
伸中正之德不得而棄也可知人貴自立

六三衆允悔亡

不中正宜悔者三之位也順之極衆允者三
之德也德足以孚乎衆志則以順而可以進
矣夫善衆之主也衆之
所信其悔不亦亡乎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獲於上必信於友衆之所
信乃可以得志而上行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虎視之反也虎視眈眈惟恐賢之不用
晉如鼫鼠惟恐賢之能進處非其位不正甚
矣其言貞厲者雖正且不免
於危況非所當處之位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無德而處位不當惟恐其或
失與鼫鼠之畏人何異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大明之德衆槃附之宜亡其悔矣然君子爲
其所當爲衆之順否非所論也以純王之心
行純王之政但盡其道此之謂往吉无不利
○居其位盡其道不希冀於意外於无妄之
二晉之
五見之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無計功謀利之心自往而
有慶治日升於大猷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至於角更進則傷矣維用伐邑約而自反
之象也厲者晉角之厲曰吉无咎猶善其自
反雖貞亦吝特甚
言過剛之不可耳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光大則所及者遠道未光故
以極剛治小邑而不免於吝

䷣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君子當險難之時如屯如蹇如困皆可從容
自得明夷則明而見傷矣其時之艱可知其
正之難可知然正以艱難而
守正君子蓋無時而不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出地上爲晉入地中則傷
矣不僅如震之動蔽之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文明者離柔順者坤文明柔順
之德也以蒙大難明而夷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乃難正志善乎處明夷之道也此之謂艱貞
非有心以避禍亦不有心以沽名六五之位
箕子處爲難王訪箕子特後日事
耳若作留此身欲以傳道則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非明無以涖衆而過用其明亦非爲政之體
泰之包荒是也舜言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

之再若不以爲然正以
有用晦而明之道故耳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
攸往主人有言
初本有應當明夷之時正以有應而見傷于
飛將行也垂翼則已傷矣君子于行有攸往
皆于飛之象三日不食主人有言
皆垂翼之象總以見所如不合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爻言不食不得食也象傳歸之於義見
君子雖夷傷之時莫非以義爲去就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夷于左股傷深於翼矣然猶可以行也二文
明中正之德禍未至甚拯之急則可无患矣

二上言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柔順而有則六二中正之德也
雖夷傷之時可以得拯而能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文明之體居剛健之位自當去其昏以即
於明然其事大不可失於剛也日月之更也
人皆仰之然亦以漸而復無能一蹴而去
得其大惡聖人不得已之事豈可疾貞哉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曰乃大得正以見不可疾
貞也須知此志之光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之位尊地已迫矣而時猶可遠去也以柔
處柔而見傷未甚尚有可去之義人臣諫而

不用則去亦皆此避若
事已迫至不得藉口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左腹幽隱之處尚可以出門
獲心意非辟禍時可以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迫近闇主而自晦其明箕子之貞也當死而
死若從比以理順而心安不當死而死如泄
治徒殺身以賈禍此爻有箕子之象而
特戒以利貞君子遇道者何足言貞哉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聖賢雖夷傷之時而明不可息明
夷者時也夷而自有其明者德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他卦之上以勢極而超出其外明夷之上以
晦極而盡失其明初登于天者上也後入于
地者陰也明夷之上
眞不自有其明者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位足以照四國而自失其
則故傷人者終以自傷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六爻多言正家之道卦體獨言女貞之德正
家者男之職而主於內惟[illegible]未有女德不貞
而家能太和者父子兄弟夫婦窮其原必
本於夫婦女德之所關大也○自古未有女
德不修而家有成者焉子之化專責之男子
宜家之道責在於婦人文王曰利女貞夫子
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先女而後男誠
以女德之重也周之興也化始於關雎其詩
曰窈窕淑女窈窕者幽閒貞靜之意干國政
不可謂幽作聰明不可謂閒牝雞爲家之索
不可謂貞而且靜女子之貞於无攸遂在中
饋見之無非無儀酒食是議無攸遂之意也
後得主利而有常無攸遂之道也婦人之義
精五飯備酒漿正所以無攸遂而正位乎內
者也惟无攸遂而父子以正兄弟以和倡隨
有道故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吾
未見父子不親兄弟不睦夫婦無別而不由
於婦人者也書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
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若此者豈所以無攸
遂哉宋伯姬待姆而行君子曰女而不婦婦
人從人婦義事也然觀此一節生平之无攸
遂可知矣且夫易之言女者三焉漸女歸吉
爲嫁者言也咸取女吉爲取女者言也家人
在曰利女貞言成家之道必由於女也孔子

曰是不可專責之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倡女者必在男君子觀風火之象而知言物
行恒之道焉言行者修身之本即正家之本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亦反之以言行而已
然則家人有嚴君焉所謂
嚴者豈不以能盡其道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莫重乎女貞刑于端責之男子有女正
位內必有男正位外故男女正爲天地之大
義象言女貞故傳亦以
女先之而意實重男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莫尊於父母統紀正而後家正爲父母者
知此則宜有正家之道爲子弟者知此則宜

有孝弟
之心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

家之人以父子兄弟夫婦而備上既專屬之
父母此復合及於家人而正家之道乃備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行者修身之本即正家之本
家之本在身正家非有他道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雖雖在宮家之中貴和也而非嚴無以立之
本上下各安其分則和矣閑有家閑之以禮
也○禁於未發之謂豫閑有家以初而言也
防閑之功莫不貴善於初而於家爲甚父子

兄弟夫婦正家之道也孩提少長人之良知
良能在是焉夫婦愚不肖道之知行可及焉
豈其弗知哉然家之中多以恩掩義能正於
始則一正而莫不正矣古者生子必擇諸母
與可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
者使爲子師即襁褓之中而已示以齒讓尊
卑之道矣至十年出就外傅而氣質已成今
者初生之時但知怙愛日用飲食不先父母
而堇赤子人習爲固然是懷抱之中已成驕
貴矣他日耰鋤德色閱牆致變又何責哉由
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閑之
以初也古者大婚之禮納徵請期所以厚之
別也男女之道在敬而有別故于婦無私貨
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榛栗腶
俗惟以盡婦道焉今者好貨財私妻子但知
有婦而不知有親其亦安焉耳矣諺語之鄙
誰實階之哉詩曰刑于寡妻孟子曰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教婦之道亦修之於初至而

二五應切至下五爻皆得位德亦相稱故六爻當位而吉者莫如家人

已大抵閑於初則易而有功而非謁剛則不
可閑幃燕昵之私大率皆以柔道牽之也不
正於初後雖欲補救亦無
及矣此正家免悔之道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當其初而閑之則爲力易即童
牛之牿也志變而閑之難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此所謂女貞也女安其柔順則姑慈婦順夫
倡婦隨家之中莫不正矣六二中正之德其
道在於无攸遂
坤順之義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中正之德全在順以巽少
有自主之心即非女德之貞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三有嗃嗃之象似失其和矣而家以終吉得
乎閑有家之道而特失之剛也若嘻嘻則終
至於吝法戒昭然於三
之一爻得正家之道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閑以禮則無失不
以禮節亦不可行

六四富家大吉

聖人不言利家人一卦言及富家何也富非
好自封殖之謂也取有道用有節各盡其道
而富因之矣四得順
之位故有境順之象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合觀六爻正家之道家人一卦盡之

孟子家之本在身本此

非在位無以富家以順在位則非聚斂之事矣故富家而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不言正外之道能有刑于之化則外正可知矣六二柔順正位乎內故勿恤而吉此所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正內外者夫婦之義交相愛者靜好之情文之雝雝在宮即是道也大學篤恩義正倫理二意於家人一卦兼有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上一家之主也孚以立威之本而有孚又必威如所謂閑有家者

以此大象言物行恆孚也三之家人嗃嗃威也威不於孚則有不徒威者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能盡其道則不令而威家之中觀感最切故威如之吉全在反身大有之威如吉戒之也家人之威也故象傳歸之於反身

☲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同人利涉大川睽非其時也睽乖之時其不利大事可知若小事竟不吉是睽者終睽而不能合矣曰小事吉見終有濟睽之道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

澤火革以其相勉也火澤睽其性相異猶天水之遇而爲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說而麗乎明即以卦德言處睽之道能說而麗明則睽者合矣時既睽不可剛也剛則愈睽柔進上行得乎用柔之道焉而徒柔不能濟又必得中而應剛處睽之難如此

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言睽之終合睽而不合則天下有否而無泰有未濟而終不既濟矣故有睽必有合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同居而異性君子非有異於人而遷流之失斷不苟同於衆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豐之初與四明動相資睽之初與四同德相濟皆以無應而有助喪馬者睽也勿逐自復上有助已之人也見惡人无咎君子所以善處睽之道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見惡人方以辟咎亦道之當然正所爲同而異也

三五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當坎險之時而四與五比當睽乖之時而二與五應皆不可以常理求也必委曲開導以

陽應陽

求相合皆時義則然
臣道之所當盡矣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離之時委曲以求合亦
臣道所當然故曰未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困之劓則亦傷於上下而體則陽位則尊也
故乃徐有說睽之三上下皆陽不獨乘剛之
剛而正應之猜狠又甚處睽無所容
足之時也雖无初有終而困亦甚矣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應位不當故上下交困然
本其正應終有相遇之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芸窗易草 睽 下經卷二 卌三

君子合以道小人恰以情至誠相與道之合
而無所私也有元夫之遇四可不孤矣然非
其正應恐隔以意氣而不親故告以交孚厲
无咎。四指初爲元夫兩陽可以共濟五以
二爲在宂兩陰不能有爲
睽之時非陽剛不易濟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同德相濟則志得以行交孚
之故也孚則無睽之不合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二五正應本非有睽也而當睽之時必取其
相合九二在下務委曲以求通而其情較難
六五在上惟虛中以
柔順而其情自易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本其正應則易合虛已下交則有
慶賢才輔而天下治矣何慶如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過剛則躁明極則昏見豕負塗非真見也載
鬼一車非真有也總當睽極之時已之中情
惑亂遂確有是象耳小畜既雨畜之久則
易睽上遇雨睽之極則難處睽莫甚於此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剛居明極則多疑羣疑
亡乃能始睽而終合矣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芸窗易草 蹇 下經卷二 卌四

蹇之時豈可復居於險西南乎易之地也言
當靜以俟之復入於險則困矣此卽見險而
止之意利見大人所以濟難也然宜
靜而不宜躁妄有所求則非貞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見險而止卦之德也六爻因之
取象昌險而進非所以處險矣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則爲大人而可以濟蹇所謂當位貞
吉也東北益入於險矣蹇之時非大人不能
濟故贊其
時用之大

六爻自二五而外皆當見險而止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仁體存心反身修德之謂也君子有自責之道而不以責人爲心故歷險阻而不懼

初六往蹇來譽

蹇總貴止見險而止足盡六爻之意居蹇之初無濟蹇之才往則益入於險見險而止則智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宜待即見險而止之道也往而遇蹇何如不往之爲得

二五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諸爻皆宜止而二不可止位之所處者異也曰王臣有官守也雖當蹇蹇之時非如蠱之上超然事外此乃致身之義故其責特重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貴能止而二則職分所當爲食焉而辟其難反足招尤矣

九三往蹇來反

三居下之上所宜來反者非若二五之正應故也反就二陰即利西南之意當險之時不以躁妄入於險所爲來反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陽爲陰之所附陰賴陽以共濟陽亦得陰以爲安

連者連於九三反者反就二陰猶初言譽故有不往即來之說

六四往蹇來連

四已入險而其體柔順宜資濟險之才陰陽相近則有相比之意險之時自當合力以濟涇舟烝徒楫之其道然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下有濟蹇之人自當連力以進陽實陰虛三之位則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卦之大人指九五正當險位故爻獨言大蹇非常之蹇必有非常之人以濟之虎嘯而風生龍興而致雲有剛中正之君朋之來多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有中正之德而當大蹇之時朋之所共助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有九五之大人而上之蹇可濟矣往而蹇是不智也貞吉之義惟上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之時在於利見大人九五大人之位而兼有其德也故志在內則能有碩大之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大難初解宜安靜以養之疾方去而元神宜復也无所往其來復不可以躁自擾有攸往夙吉亦不可怠以自安蓋動乎險之中難已解矣而復妄動以滋其擾不可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下論應

險以動求足見解又言動而
免乎險而解字之意乃盡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廣大寬平衆心之所歸也大難既解不可
煩擾以失其常亦不可怠緩以滋其弊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雲雷屯雲而未雨也雷
雨則爲解雲雷故爲屯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天之仁也赦過宥罪君之仁也解赦
過宥罪中孚議獄緩死聖人之仁深矣

初六无咎

難初解而柔順不迫所爲利西南也又得剛之應不失於怠緩剛柔合宜得乎解之道矣其无咎也固宜○不當靜而靜則如艮其限不可動而動則如咸其拇皆非剛柔之得中也況大難之初乎屯已解矣而仍以剛迫之安知不復入於難乃安於柔而不能應之以剛則柔而鮮濟知不能免於咎矣夫屯之時非可紛擾之時也禍變方去必鎮之以靜靜則元氣凋殘而不能復剛則險阻初去而未克安甫脫大難而出以老成持重之心所爲利西南不利東北正解之初所當自處之正也文脫羑里之難而文明柔順公遭恐懼之後而公孫碩膚淡然處之而持之以鎮定即初六之道也且夫柔固足以靖禍亂之紛而剛乃足以濟艱大之任剛得柔以爲助則剛而不至於暴柔得剛以爲應則柔而不失之靡解之初安於柔得乎出險之道矣而應以九四之剛則復有濟變之才柔足靖亂之紛而出險者不入於險剛足勝後之任而有爲者無不可爲剛柔相接何咎之有若夫難之方脫而不能自如其常是與難爲招也難之既去而不能振拔於後是柔而鮮濟也豈能免於咎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相接則柔不失於懈弛
見初之无咎非徒柔之故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上有六五之正應則九二正當去邪之任而
德正以稱之中則不偏植則无私去邪勿疑
之道也此九
二所當解也

上不論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則不至於過直去
邪勿疑九二之貞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處非其位則害之者必衆位愈尊者寇愈
至非福也故無德而貪在周易爲豐之離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高位人之所欲非其德而居之起
而奪之至矣不惟可醜亦且致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下應初六多不取其應況當解之時乎
小人去則君子至天理之與人欲每相反而
已
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不當位故初樂附之能解其拇而後君子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當解之時總以能去小人爲吉小人去而君子之道伸天下乃無事矣六五君位故特重言之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小人不退無以爲位而行道故君子有解必以小人之退爲孚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位之高也隼害之大也小人之害天下莫大乎樂高位而有其權能去在上之小人則

天下治矣然激之則爲害滋大不易言獲也故云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而居高位則害及天下所謂悖也解之而天下治矣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非聖人所得已故丁寧其詞所以重其事也上以孚接下下以孚享上相與以誠乃得有其應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皆大善之事也而終損之有孚得之孚豈易言哉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國之大事在祀損而二簋可用享無所不用其損可知矣損之利有攸往者此也○國之大事在祀興戎祀未有不取其豐者大事致孝鬼神是也享祀可損無所不用其損可知矣古者魚麗以樂嘉賓瓠葉以飲君子取其豐亦取其儉惟享祀則不然我周創制祭用數之扐凡盟會匪頒賞賚錫予舉不能於祭有加備物備志享祀之盛可知矣四方水旱則減膳撤懸君爲之不舉而奉牲奉盛之告猶是也年不順成則迎貓迎虎八蜡有不通而享帝事先之禮不廢也當損之時而二簋用享可告於鬼神可質於天祖其他又焉有不損者哉君子將有營建宗廟爲先非謂二簋可享也明乎損至此乃見損所當損不得已而有其時耳宗廟之祭黍曰薌合稷曰明粢外此水陸並陳非二簋之所能盡而必言二簋者何也伐木之詩曰陳饋八簋明其盛也權輿之詩曰每食四簋每食如此盛亦可知惟坎之樽酒簋惟其誠而不惟其盛言二簋者鼎俎奇而籩豆偶則損之至其極

可見矣鄭子皮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明不輕用其薄也況於享祀之時哉惟享祀而可以二簋則凡所當損者在是矣

損非定是損下益非定是益上特就其象言之耳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以厚下安宅損下則上無其基損之道安得不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用大牲吉祭之常也二簋有時特不得已而用之損剛益柔則剛柔皆適其宜皆酌盈劑虛之道

損以有應而不應節以不應而宜應

前人損自泰來此象可據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之發也暴故宜懲欲之陷也深故宜窒能懲與窒而當損者乃日損矣修德之大要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與六四相應每不宜往往則有妄進之嫌損正當益上之時時宜往矣亦必酌其淺深下上之分義所當然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志相合則速往以益上非迫於勢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他卦九二六五皆取乎正應然損已以益下非仕進之正也弗損益之而所益者大一官

一邑孰與節義之所關者重哉○二五本相應之爻然損已以益上非道之正也故節以无應不可過於節損以有應不可自爲損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志存於中必不枉已以求合損已不能以事上九二得中故中以爲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三爻當損下益上之時則三亦當損也故有三人行損一人之象天地之間物各有偶莫不以兩而成一人行得其友則損所當損可貞而利攸往矣此爻占在象中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雜而亂則生其疑豈能與而專乎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應初九多有虛已下求之意而損之相應爲尤切損其疾豈可不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爲百世之師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能損陰柔之疾則可喜矣此受益之大者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虛中以受天下之益歆然不自足者也惟不自足而天下之益愈無窮大善而吉之道全在六五之柔順見之○損下益上而六五受無窮之益損上益下而六二受無窮之益夫六五之益非浚民以自肥也恭以接下不恃位以驕人而柔順之雅度俾爾單厚俾爾多

益天其申命用休六二之益非援上以邀惡也卑以自牧匪有心以干譽而誠敬之感孚天子命之天子葵之康侯錫馬蕃庶且夫十朋之龜非常之寶也天下惟無心於實者其來也恒多君不曰何以利吾國而謙冲者虛懷可挹納總納秸貢逼乎侯甸要荒厥篚厥包遠及乎元龜象齒當損之時惟六五膺受多福無心於益而益莫大焉胥萬類而接以悃忱即胥萬類而介以繁祉惟柔中之君所自有也臣不曰何以利吾家而敬其者足以獲上錫爾介圭近南土以作爾賓釐爾圭瓚拜稽首以對王休當益之時惟六二上得君心無心於益而益孰加焉盡臣道而協以事上即盡臣道而福祿攸同惟柔中之臣所自有也然而曰或益者何也君盡其君道臣盡其臣道而益若無端而至焉正以見正誼不謀利之心也其曰永貞者何也損之五以柔若剛益之二以柔居柔恐終恃之以爲常也

損終於益

恃以爲常卽非
正誼之心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詩曰天保定爾又曰自天申之六
五之吉本天之所予豈得而違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分人以財謂之惠弗損益之乃所以爲益也
先王之財成輔相君子之勸課農桑皆弗損
益之貞梁王之移民移粟不足言矣其道尊
故利有攸往其利溥故得臣无家○無所損
以益下上之道也因乎利以乘其便君子所
以平其政無所損以益上下之道也樂其道
而忘人勢聖賢所爲尙以道王者利賴萬物
豈能家給人賜哉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大
造之仁不私一物王者之澤不私一人損乎

已以益下其爲利也有盡矣君子求志達道
豈樂山林枯槁哉上答之不以爲疑上不答
不以爲語儒者所以不事王侯而大有造於
國家也風雲龍虎在既用之後尊德樂道在
未用之先損乎已以益上則爲道也先枉矣
堯舜湯文功在天下而不尸其功禹稷皐夔
颺拜一堂而非以枉其道自世有補苴之術
而役稻脂蕺舟究之每人而悅日亦不足自
世知爵秩之貴而後屈身信道究之枉已狗
人徒以失身此上與下所以不待損以爲益
也上不待損而後天地有平成下不待損而
後天下知名節平成奏則萬世永賴其爲益
孰大焉名節立則風移俗易其爲益孰加焉
若梁王移民之政策由洗耳之風雖曰無損
而究無所益不可爲貞也
斯又不得藉之爲口實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以上益下所益者有限惟弗損益之乃能大
得志惠而不費惠斯大矣此先王所以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
者也其利不亦溥哉

損不終損損之終卽益益不輕益益之終卽
損泰否既未濟之象皆如是也下經之損益
卽上經之否泰由泰而否卽益之象也自否
而泰卽損之象也終之既未濟其理不過如
是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以益下公天下之大道故利有攸往同人利涉大川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合天下之心以共涉險難何險之不濟益之利涉大川也宜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下則上行損上則民說非上當損也民惟邦本其道不得不然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正足以益天下非中正則皆有意之私木道乃行傳特以象言之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君子平其政子産乘輿越王稻脂非所謂益也益動而巽德之所蓄者無窮天施地生澤之所及者至大皆益之因時俱進者故曰與時偕行○益動而巽○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巽者遜志之謂而動則時敏之功也大抵心不虛則向道之心不篤故先遜志而時敏功不篤則自下之心亦僞故先動而後巽非遜而敏則敏亦作輟之功也非動而巽則巽亦有意之斂也志愈虛則功愈實功愈實則志愈下天下入其中而親歷其甘苦者皆抑抑乎不敢自恃者也蓋巽不自巽惟動而方巽進德修業動之功也朝乾夕惕勵之專也見善遷而有過改動之鼓舞於不自已也動之至即巽之至少有一念之自盈功已窒而

不能進矣然則巽豈自巽哉益之動而不自知也功少間則此意必矜即矯爲之謙沖亦矜也夫子發憤敏求終其身可謂動矣而聖仁不敢居君子道未能抑何如之巽者顔子欲罷不能竭其才以自動矣而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誠何如之巽者其動也進而不已有以立乎巽之本其巽也大而不居愈以專其動之功子貢言夫子自道伯玉則寡過未能皆即巽以知其動動與巽非有二也不能動者不能巽即欲謙焉不知所以謙動者如不及之功巽者猶恐失之心必動而巽乃能日進无疆其即書之道積厥躬也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有相益之勢遷善改過有交助之機未有遷善而不改過改過而不遷善者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損之上爻下之益自當有以惠下益之初爻上之益自當有以報上皆道之當然也然損貴弗損益之益必元吉无咎不如是則皆情意之私而非道之正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以順從爲事故凡有大作必大吉而後无咎果於自任或不免有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損六五爻天下之益君道之當然也益六二爻在上之益臣職恐未稱也故有永貞之戒君益之而曰或何也忠信重祿待臣之常至非常之殊遇不可輕有曰永貞吉者非陽剛恐不易副也王之位尊而較之上帝則卑享於帝亦以下爻上之益故並吉之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五正應而曰或者國家祿糈之外有匪頒鹿鳴嘉賓皆非臣子所敢必或益之者至之意外之謂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德不中正而受益則當益之以中正凶事亦所以爲益益以德也有孚中行卽中正之德內有孚誠而事合中道以此上通於君非三之受益乎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操心危慮患深故達益用凶事則德不中正可進之於中正豈非固有之乎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四當益下之時有益下之位不違道以干譽不非道以得民是則中行也告公而可從矣遷國以得民心爲本民心悅國雖遷而無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遷國以爲民以益下爲志所以告公而見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剛中正以益下孚在心也上下相與以誠故君視民如赤子民視上如父毋盛世之君民交相固結皆上以心感之也此益下之大也○王道無要結之術下曰心而上曰德上之惠下卽德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故無意於民服而足以洽天下之心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有孚惠心之效卽勿問元吉之道也謂古人不用民力乎猶立學門廼立應門何嘗非民之力也謂古人不用民財乎以庶邦惟正之供何嘗非民之財也然而用民力而無澤門之謳用民財而無輸將之苦德意之入人者深上下之間以心相接而不自知也文王怙冒西土惠心之澤大矣然而所施者惟此康功田功數大端大造之仁不私一物王者之澤不私一人未嘗稻脂載舟爲也而民之心悅誠服以誠相接而不能自已惠下以心則感上在德君民之間有相孚之道焉夫益者上益下也九五有益下之權陽剛兼益下之德宜無所不用其愛矣然愛下者焉得人人而愛之家爲給而人爲賜吾知其窮也故上曰有孚惠心下曰有孚惠德財成輔相惠之大本也博節愛養惠之實政也所食宵衣日昃不遑惠者不容自已之心也其以惠爲惠者十一而稅公旬三日藹藹乎德意之流通其以不惠爲惠者山林有禁川澤有禁赫赫乎火烈之可畏皆所

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豈果在損上益下哉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以惠下爲心大君之志也民惠我德上下以至誠相接惠民之志不大得乎

益終於損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而不已則決決卽損也未有貪得無厭而害不隨之者一心在益卽作事不能有恒其凶必矣以剛在上則罔利有權而不知悖入悖出之機可畏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益兩言之二之得福非已所知上之得禍亦非已所知求益之極未有不損者特在已不悟耳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聖人於陽之進每多戒詞而莫甚於夬揚于王庭苗之弗率也孚號有厲禹之誓師也告自邑不厲即戎帝之誕敷文德也謀出萬全斷不以剛健自恃一以有激成之禍一以傷大造之仁此聖人之用心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卦德也夬之意尚未見故又言決而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小人加君子之上當聲其罪以去之然臨事而懼則濟徒恃其勇必窮剛長乃終而決柔之道得矣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如此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天之澤也施祿及下君之澤也皆自上而下有似於夬決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乾性上進而當夬之初尤患其銳進昔將鈕衆懼以恃勝而敢往猶以恃勝而獲勝倖可必恃其勝而一蹶不振反不能進者有之咎由於已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明知不勝而冒於一往豈能免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臨事而懼不輕於進者也剛而得中得孚號有厲之道雖莫夜亦知戒懼有戎勿恤而所以恤之者深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剛而得中不敢恃其剛不忘戒懼誰得而犯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君子之去小人何為若是之委曲蓋亦有迫於勢之不得已者恃壯而凶反被其禍君子夬夬中之定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權之行也於理无咎而於事則難矣以九三過剛故有此象欲其有以善用乎剛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能夬夬則終至无咎總以決所當決為主不嫌於始之若濡有慍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大壯之四能進夬之四不能進前有所蔽故也非其位又不可居少安勿躁四之道得矣聞言不信競進之時勢不能徐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居位不當故不能進而志於進志迫於進豈復知聰聽之明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近於陰恐其不斷不斷則孚于剝決於進恐其過銳過銳則病於剛陽剛中正可決於進矣又必合中行之道斯爲萬全之策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既光大則去邪勿疑五切近於陰不免心有所係爻恐其過剛象傳又恐失其剛所謂中行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於剝之一陽丁寧反復示以剝廬之患於夬之一陰愷切指示告以无號之凶易不爲小

人謀而所以爲小人謀者亦至矣特迷而不悟耳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君子惟恐道消故曰得輿曰剝廬小人惟恐不消故直曰終不可長聖人扶陽之意至矣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復欲朋來姤言女壯十日來復見復之難也勿用取女畏壯之易也一陰已言壯卽履霜堅冰之戒所以杜其微也不謹於先至於後而無及矣

勿用取女姤與蒙兩見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是剛遇柔乃言柔遇剛剛遇柔未足爲巽柔遇剛則見女壯之意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猝然相遇非理之正豈可以與長陰陽之義必如咸恒而後可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獨陽不成得陰而後成非相遇無以品物咸章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有聖人之德而不得其位亦無以大行於天下故曰飛龍在天上治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常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其幾不可不察也不謹於此將漸長而不可制矣○歸妹甚無取而言天地之大義姤本無取而言相遇之善蓋姤五月之卦正當品物之亨居中正之

位似有得爲之機然而履霜之漸已伏於此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君子之德爲風申命行事者巽施命誥四方風行天下之象也乾爲君故曰后

別取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小人貪祿干進無所不至特患其不能進耳當其可進豈復能自止者止則吉往則凶聖人委曲開示保治之深心也然其勢終不能止羸豕蹢躅正甚於君子之進矣○武氏初入宮卑躬屈節姤之初六也有金柅之繫彼何能爲然狡滑之性必不能已是以君子貴知幾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道牽引之時非金柅無以止之拒之不堅則羸豕蹢躅者勇於進而其勢得以行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制陰者陽而二更近於初綏之以及於賓則勢盛而無以制矣聖人於羸豕蹢躅之時而有望於陽如此者贊化育之功也○陰雖生而陽正盛制之尚易爲力但多忽而不察耳能防於此而亂何自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此正繫于金柅之爻及于賓則柔道進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夬之四處非其位故有臀无膚之象姤之三當其位矣然過剛而無所遇故不安進無應

則無所可進其位誠危曰无大咎正見厲之不免耳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過剛而無所遇則次且柔道未牽引之時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正應則當遇者也當遇而不遇故言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正應而初遇於二民之遠我實我之遠民也二曰包有魚四曰包无魚語意相類自夫子以遠民釋之而義乃見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之位尊與初本不相遇然文德可以來遠人舉錯能使枉者直修德於上自有革面革心之道消頑梗於無形也渙言匪夷所思此言有隕自天皆不可以尋常求之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坤之三曰含章姤之五亦曰含章坤之三陰居陽位而能含其美姤之五陽剛中正而不過於暴志不舍命見陰陽之雖有消長之時人定終有勝天之理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剛在上而無所遇徒有其象耳晉其角恐過於剛姤其角究無所用無所施其剛故吝不見害於陰故无咎吝而无咎不必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之極而無所遇雖无咎而不免於吝上處於窮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莫大於尊祖敬宗故王假有廟萃莫大於聖作物覩故利見大人皆亨道也而非正不可非二簋用亨之時則用大牲吉非上火下澤之時則利有攸往皆萃之道也物不可以輕萃故詳言之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人心之聚剛中而應上下之聚

同人類族辨物同之中有異其除戎器萃之中有戒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王者以孝治天下假廟考者在是萃人心者郎在是聚以正則見大人非有孳援之私也萃言順天命則損之二簋用享亦順天命可知特當損而損時之適然不可爲常耳於用大牲吉見備物以盡志於利有攸往見乘時以有爲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若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莫不有聚之道焉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其聚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人衆則必爭除戎器戒不虞所以防爭端也用戒戒作萃象有焉○余讀萃之除戎器而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也同人至親也伏戎於莽有大師之克地水本合也容民畜衆爲思患之防司馬列於夏官故離及於王用出征國家不虞之戒烏容已乎向戍合晉楚之成子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晉楚所以克合其成者霸主之作用恐攜其民耳於至於齊齊人難之文子曰晉楚皆從我爲得已不待亟甲而知其不能久也向使楚氣甚惡得遂其彼詐之謀晉主齊盟左入於宋爭端自此弭矣烏能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哉武王伐紂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然而蒐苗獮狩之經未嘗廢也周公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未幾武庚婦亂不旋踵而起況楚方天援子木之詐圖於諸侯哉夫國家雖安忘戰必危始皇消鋒鑄鐻自以爲萬世之安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二世而卽亡何者人之衆者必爭壇坫之場國爭端所自起也成言於晉成言於楚

芸窗易草 萃 下經卷三 十一

比戒匪人萃戒乃亂皆以同類之易從也

正慮爭而不相下耳然而先王燿德不觀兵者何也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王者之師且不能不毒天下有嘉折首長子帥師皆王者之兵也然則除戎器戒不虞其制治保邦之意也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比之初無所應故貴於有孚萃之初有應故患其不終乃亂乃萃近而相得也若號一握爲笑近於干上也然近則爲苟合遠則爲正應苟合者入不善之室日見其損正應者入善人之室日見其益笑者人情勿恤乃得其所萃凡初多不貴其往如萃之正應而後可往而特恐居羣陰之中而不能往也

芸窗易草 萃 下經卷三 十二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識所從者辨於志已志亂故不能自守其所從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三陰類聚二有正應必相引以共萃猶泰之言彙征也萃所當萃又何告焉萃宜大牲二何以用禴也相與以誠而不在備物必備物非所謂誠矣○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苟非誠信雖備物不足爲享況薄物哉考四時之祭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薦物王秋始盛故祭曰禘嘗禘爲大禘舉嘗以該四時其在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亦其義也言烝嘗而不及禴則禴之薄可知矣考諸侯之制礿禘祫嘗祫烝祫卽禴諸侯不[illegible]不禘故知其爲禴且夫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非徒

以薄也其祭禾陸具陳故采蘋采蘩可以昭[illegible]敬能苟物宜其不得不從其殺豐潔可薦而[illegible]信遂可推從其薄哉升之九二剛中之至功上[illegible]升之六五虛中以下交禴夫萃二相應之至切上[illegible]也其禴之因原不在區區儀象之末故備物備志則酒醴碩肥腯足以昭其盛也以享祀即禴酒盛貳所不屬不患其儉也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可享之相萃而相升誠有通於神明之微者豐可也儉可也孫嘗可也論祠可也曰孚乃利用禴者明乎相洽無間精神之相契者深也非用禴之時何享二簋用享有隨之固是以享於西山必言刑用禴者明乎如是乃足見其孚也必謂乎而用禴則伐木魚麗之盛不與頻蘩並作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自處於中故能相引以適於中中正之道不得而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不中正其德也無應與其時也下二爻皆有應惟三無應故求萃不得而嗟如時當萃而有離索之苦何所利焉上同類也往可无咎小吝者究亦不足恃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者兩皆無應需可巽於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與君同德上萃五也民所瞻仰下其萃也如大有之匪其彭可以无咎矣○大吉者旬匪其彭是也功蓋天下而不自有其功德超萬類而不自知其德其周公之孫碩膚伊尹之罔以寵利居厥功乎大禹不自滿假卓哉不可及矣居此位者必忘私忘家毫無自利之心而後可夫居高位而不爲人心之所萃無論矣居高位而爲人心之所萃皆其功高德厚足以攝服乎天下也上有剛明之主則前而重之者爲腹心之托下有冀德之衆則望而仰之者若泰山之安位愈高者任愈重非大吉何以安之夫以天下比一人所比者君也臣未有責焉以天下萃一人近之者臣也臣任甚重焉功高震主則易爲主之所疑德盛民歸則易爲民之所私主不疑民不私惟心足見諒於天下皆此歆然不自滿之念有以深信於天下也且夫萃之得主同於隨剛與剛相遇君臣有魚水之歡故隨有獲離正亦凶萃之得民異於比柔與剛相附逝若無尾大之患故外比之惟以從上萃則上下變相倚重少或不愼過之所由起矣漢霍光小心詳愼出入禁闔可爲大吉矣而終有不學無術之誚得此道者其爲伊周乎若馮道者祿祿隨人又不足論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非君位而得上下之萃則有逼上之嫌處位不當故耳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位大觀在上也然天下所萃者不在位而在德陽剛中正有其德矣非有加於元永貞之外也止無懈其修人自孚耳如帝誕敷文德豈以苗民逆命而乃有文德哉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顯比則光大志猶未光故萃有位而猶有匪孚之慮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比之上不知所比小人之事也萃之上窮於所萃雖君子亦有之天下有[illegible]萃不得而又

不可不萃者齎咨涕洟以誠感之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於上而不能自安無所萃也惟至誠可以動人齎咨涕洟其情之不容已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當升而升自宜大亨用見大人所以升也乎居有不吾知之嘆升則知爾之時也故勿恤南征吉卦象爲升卦德不遽升巽而順不急於升也不急於升而後有升之大亨

彖曰柔以時升

升之道積小以高大無一蹴而至之事故必取於柔柔以時升升之元亨也大過巽而說

逆而不失其常升巽而順順而自得其正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不迫也外順乘時也巽而順即柔以時升之道有剛中之德而上應則可以升矣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畜之上曰道大行升曰志行可知君子未始不以行道爲心而肥遯高尚非所願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登高必自卑一非一蹴而至也愼則成章而達日進於高明一息不愼則生機息矣敬爲德基可不愼乎○易之爲書示人以修省之書也而修省之要莫如愼乾曰惕若已開敬愼之原矣坤曰履霜愈得敬愼之道矣履帝位而光明尚告以決履貞厲當旣濟而思患早

示以繻有衣袽人之心何時不富愼三百八十四爻皆愼之道也時當大過而藉用白茅震不於其躬而震來虩虩德之休明雖小重也由是而高大莫不自愼積之今夫巽而能順升之德也柔進而上升之象也千尋之木始於拱把而後極於參天則非一朝夕之敵也孰爲德之基日敬能敬不爲人下累之則漸高擴之則漸大有基勿壞無亦是務乎以升之六爻言之初之以陰而順陽得乎敬愼之道也是以居下而允升二利用論四享岐山非敬愼孰能之若夫出入起晁同或不欽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其六五所爲貞吉升階乎三升虛邑時則順矣而吉凶未敢必焉若冥升則毫不知愼不息之貞乃所爲愼也大抵能愼則此志清明進德則德崇修業則業廣堯舜之兢兢業業文之庸庸祗祗負于之戰戰兢兢皆愼也皆積小以高大之道也不然勿用取女行不愼矣自我致冠不愼必敗

矣需以敬之无咎離以敬之終吉君子上達孰不自愼中來哉

初六允升大吉

凡初多不宜進惟泰則彙征升則大吉泰同類其進時泰而身以泰升巽於二陽陽升而陰亦升當升之時則然若有應則反爲渙恒而不能升矣○晉有不遂其晉者晉如摧如是也升有能得其升者初六允升是也當晉之時何以不遂其進晉之二三皆陰體雖順而無助又所應者乃軀鼠竊位之流巳安得進當升之初何以即得升升之二三皆陽已雖柔而有助又所順者乃同升德相濟之美何得不升論初之才本不能遽升而二與三皆能升者又當巽而順行之時升經所疑是以相引以同升夫已不能升因人以升可乎曰順於陽君子道長也屈體以上從而能得陽剛之助故小畜同力畜乾而血去進出有其

二五正應

象升則合志上進而允升大吉有其占此後
變則彈冠而慶拔茅之泰也此爻不變則得
助者多大吉而升也以之進德則日進於高
明以之並立則奮身乎朝之右皆允升所自有
耳晉何以至三曰衆允曰三居上下之間時
可進乃無嫌於躁進升當無位之時可升
即已得其允升漸亦進也初何以不遽曰漸
以漸爲進初安得遽進艮止也當以止爲進
巽入也即以入爲升然則上無陽剛之助初
固不能升即有陽剛之助而不能巽以從上
初亦不能升初之允升
此豈倖有之遇也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能順乎二陽合志
以進所以允升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當升之時二以剛中之德見信於上上下交
而道同也利用禴者非故爲其薄也信之至
而不假於物耳況六
五之虛中下應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誠是見信於上君臣之道合矣喜
孰如之以觀遇主于巷不亦順乎

九三升虛邑

大壯前有二陰故四言壯于大輿之輹升上
皆陰故三言升虛邑升之時獨當其順也何
天之衢言亨升虛邑不言亨可進未必皆亨
不爲之戒者三剛而巽體不至冒爲之進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以順而升
何疑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四大臣之位升至此無復可升故以祭祀之
道言之誠意上通神明是亦升也因以順居
順必有如是之誠則吉而
无咎岐山即隨之西山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順處順君臣之道不假言故
言及祀事王亨岐山亦此道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君位也所謂升者如允升於大猷治化之
升也兢兢業業德以貞日進於高明巍巍蕩
蕩業以貞日底於光大德非堯舜治尚黃老
皆不可以言貞○智慧不如乘時貞吉升階
則因利乘便之時也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
石泥周禮唐太宗雄才蓋世而房杜非王佐

下無禹皋稷契之臣雖望治無由也王通獻
策而開皇大業非其君鄒嶧歷聘而履仁抱
義無所用上無堯舜湯武之君則求治良難
也升之五順而中正堯舜湯武之君也升之
二咸有一德禹皋稷契之臣也六四享岐山
而左右維人矣初六允升九三升虛邑而任
官惟賢矣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階升之易孰
如此之便乎必言貞吉者患人主無勵精圖
治之實心耳修身道立非文具也大猷允升
非近效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藏一日二日之間必實有天命幾康之
勅也位處其順貞則有如不自克之心時當
其順貞則有即於怠荒之懼歌嘉樂者自天
申咏下武者及有佐非皆升階之效哉蓋階
升雖易非貞則無以升晉之時柔上行而下
無應故告以失得勿恤升之時柔處順而下
有應故告以貞吉升階機可乘非必如需於
酒食勢甚便自無難帝位光明人主孰不望

冥豫冥升皆開以從善之門惟迷於復者不能

洽亦孰不望升階之洽當升之時而不能勉於貞以自濟是𨚫行而求及前人也雖有階升之易亦何補於洽哉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人君以致洽爲得志貞吉升階洽日進於盛矣卦體爲升居下有居下之升升初六允升是也在上有在上之升貞吉升階是也惟冥升無一而可

上六冥升利用不息之貞

升而不已則困冥於升無一而可者也惟用於不息之貞則可正以見冥升之不可耳○升可冥乎升而冥則富貴功名之足以動其心也蓋自君子進德日進於高明洽道允升日底於光大升末有以冥閒者惟是利足致昏則愈升而愈見其冥上位之極也以順而

至本亦分所應得入其中而不能出故至於冥耳仁義道德之事歷其境不可不深聲華靡麗之場當其時不可不淡淡泊則日向清明藁心則日流汙下進之極卽消之機升而不巳必困正以此也且夫冥升卽冥豫也沉溺於可樂之中而進而不巳則冥豫必至於冥升冥豫者順以動動之極而不知所止必憂從中來冥升者巽而順順之極而莫克自持必消歸何有背境之順而不知保泰之道也冥升卽迷復也昏迷於不遠之復而縱欲敗度則迷復正所以冥升迷復者遠乎陽不知善而志卽於驕故災青並至冥升[illegible]溺於順當其得而貪之無厭故天道虧盈[illegible]於衷而不知持衷之道也雖然豫與升皆示以自新之道而復不言何也豫動也震无告者存乎悔升順也順乎理者則能裕開之以轉機皆於冥之中而屬其明也迷則一入而不知返雖聖人奈之何哉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昏迷於升猶昏迷於豫也惟有消亡耳豈能常有哉○易之書進退存亡之書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常人之情當其逆能知難而退猶易當其順能預防其衰則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但有可升末有不求其升者不知天道虧盈升而必困事之常無足怪也合觀易之全書莫非示人以進退之宜進退之道得卽存亡之道得矣乾亢有悔冥升必消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隨有求得利居貞豈好爲其矯以自高哉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而亨巳實有亨也亨則貞矣剛而得中如孔顏之貧樂其斯爲困亨之大人乎非是則不能吉而无咎有言非亨也旣困而有言徒自取辱耳卦有是德故因取其象升無大人則曰用見困有大人直曰大人吉言兌象也○易之言險者三曰屯曰蹇曰困屯者險之始蹇巳至於險困則險之極矣大象曰君子以經綸猶可有爲之時也反身修德時不能爲矣若致命遂志則時窮勢極自非大聖孰能變而不失其常乎文王羑里之囚智困於株木也向使文馬奇獸之獻不入於紂庭兩辛之荼毒方甚崇侯之先入巳深豈復知有身哉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亦相與安之矣須易而探河洛之原其困亨之大人乎周公流言之辟困於石據於蒺藜也前則管叔及羣弟倡爲不利之言後則雷風未起小子沖人弗及知貽鴞之作須入于其宮之不辟矣乃詩曰公孫碩膚困而能亨孰大於是者亦烏几几豈易能哉孔子陳蔡之厄困於葛藟也從者皆病[illegible][illegible]不過如是而困窮安之文王

周公之心也故窮年僕僕時處其屯而未至於蹇圍匡過宋時當其蹇而未至於困至絶糧則困極矣而孔子自如非所謂困亨貞大人吉耶夫盤桓艱貞乘馬班如所謂勿用攸往也往蹇來反往蹇來連所謂見險而止也困至剛掩但相與安之耳今之齟齬者終日言困其所爲困不過日用飲食之不能自遂耳孰若文王周公孔子面前之人處之泰然在我者鬱鬱不樂設處文王周公孔子之時必一蹶而不振矣又何足言困亨之大人哉且困之時有言不信而言困者刺剕不休多見其惑也然則處今之困當何如曰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險雖在前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象曰困剛掩也

剛爲陰掩則困然六爻中陰之困又甚於剛掩矣習坎亦然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以說困之亨也有剛中之德則能亨可知柔而遇困困斯甚矣維心亨何取口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時窮勢極之時惟致命乃能遂志有瞻顧之心則必思倖免何以自盡其道哉過涉滅頂所以凶无咎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之初坎之初皆深入于險之中而陰柔不能自濟坎以無應而凶困雖有應已入於險之極其誰能拯之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猶之失道凶自失其明故愈入愈昏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上下之所庇托也困之時交相倚賴則不勝其重酒食朱紱雖可欲而反以爲困利用亨祀卽升之孚乃利用禴也九二以剛中而上同德以應誠至可格於神明之道以征則凶故酒食朱紱而亦困然義則无咎匪躬之分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有中德故能致慶酒食之困異於諸爻之困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坎之三重險也困則上下皆剛重險入于險而不能出困斯甚矣不中正而當困之時不能亨者也故其象如此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禍莫大於乘剛據蒺藜則不能安矣入宮而不見妻不祥莫大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當困之時拯馬壯而可吉徐徐非所以濟困也隔於勢之不能故不免於吝此與睽之无初有終皆正應不能以遽合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illegible]之屯蓍強於而屯見[illegible]

心志在下特以不當位而不能急濟然正應相合不得而隔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有諸臣之蠱惑下有強臣之掣肘雖有赤紱何所用之然有中直之德則劓刖可以漸消而上下皆不能為困。傷於上下衰世之事也剛中正之君何至有此而困有此象然剛中足以自守說體能以有待所謂困亨之大人也乃徐有說惟德有以勝之二五皆言祭祀誠足以貫神明皆有有孚之德故耳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傷於上下則志未得有中直之德自久而出乎困祭則受福以剛中之德相合無間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極當通而上六無出險之才故不免於困有悔者改其柔暗而克自振拔也三陰皆處險極下二陰在險中終為所困上以說體而出於險外可以有悔非坎之上可得而同也聖人之望人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所處未當故不免於困動悔則以吉行深以為戒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改邑不改井井之所以有常无喪无得王道之廣大往來井井及人之公溥未繘井而羸瓶則事之無成前功盡棄矣人事變更之告也君子觀井與革二象而知事之當有其常矣能有其常而事乃能告厥成功。井之六爻象兼備焉改邑不改井寒泉之食也无喪无得井甃无咎也往來井井可用汲也羸其瓶則甕敝漏之謂學者九軔井不及泉秦皇漢武承富庶之業而窮奢極欲卒以凋敝皆羸其瓶也且夫易於變革之際亦大矣食舊德者雖貞厲而終吉巳日乃孚惟三就而有孚人情厭故喜新既濟之終止則亂未濟之不能續終所以羸瓶之故耳夫不當恒而恒田無禽也當恒而不恒振恒凶也井有常而不改其度固非田之无禽若功將成而復毀事已成而忽敗非振恒又焉致之故井甃无咎所以修身也終日乾乾惟以自勵也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循序有常而不敢中止也

晉之時不至躁進升之時不至冥升誠以九仞虧於一簣羸瓶之傷一蹶而不能復振也士君子功能及物則有孚元吉所為改邑不改井也否則為井甃之自修節无喪无得何害焉若敗於垂成進德而德不能進修業而業不能修其為凶孰大焉既未濟之濡其首濡其尾不是過也文王曰木上有水此井也而不可徒以井言也人之德業在是焉彼厭夫故常而或至傾危之患其亦未知羸瓶之義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卦皆有德巽乎水而上水未見井之德故又曰井養不窮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乃見井之用未有功而羸瓶則成功盡棄失乎井養之道矣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身勤其事勸相者民自相勸皆所以養天下也上不親為勞來則民必倦民不共為勤勉則利不溥此所以為養而不窮之道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居在下而無泉匪人之棄已無可用也又何尤焉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已無可用而為時所舍非時之不用已不足為用於天下也禽鳥且不顧時安得不舍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射鮒比初也甕敝漏無應也有羸瓶之凶而無往來井井之象猶未成為井也上即有應亦吾斯未信之時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則有泉上無所應故無與而備足以射鮒耳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居下之上則成為井矣陽剛有泉但未為時用耳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惻是人惻孔孟窮年僕僕究亦何為而不豫哉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進於二則泉清功不及人故不免行道之惻有求賢之王明則天下受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无妄之九四可貞无咎井之六四井甃无咎有无妄之可貞乃能有井之井甃三四人道也乾之終日乾乾其得乎井甃之道矣○四之井甃即乾之終日乾乾也乾之三當下乾方終之時而勇於自修所以立王道之本井之四當上井方始之時而功未及物惟以全自盡之功夫九朝不及泉猶為棄井井而徒甃可乎日及泉者究竟也井甃者人道也人道不盡無以收及泉之功井之位已上而六陰非泉居乎上而能以順處之是得乎井甃之道者小畜復自道何其咎復之休復皆吉則井甃之无咎固宜且夫井以上出為功四之地雖不如上之有孚元吉亦不至初之舊井无禽而承乘皆陽乃有泉之井特已之位

不屬於泉而止宜自修能自修則得其位而盡其道雖功不及物何害焉大抵君子處世惟此窮達兩端達則澤潤萬物窮則淑善其身若介乎窮達之變而身猶未達惟有完其身之自修而非有他道躁進者來純盜虛聲之詭懷安者有晏安鴆毒之譏皆不知井甃无咎之道也九五功能及物不容止於自修士君子有志自盡則必如六四之井甃少有不盡成已之道闕矣其何以及人哉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澤不及人第盡其自修之功井之功用未施井之規模已具未有不井甃而能寒泉之食者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泉王乎清三則曰井渫[illegible]匪乎洌五則曰寒泉井養之功大矣功在天下乃敢有此象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井之洌卽井之渫也三居下之上而功不及物五居上之中而利濟斯人匪徒有其位亦兼有其德也蓋三以井渫居下而又有六四之自修井之規模立矣故井洌足以澤被萬物陽剛者泉也而得時乘位非如九二之在下有濟物之位而下無所分其權則澤可徧及功之罩被者多焉是以屯之五屯其膏而井不同也有濟物之德而養無所待於上則德可遠施惡之彌綸者大爲是以既之五居貞吉而井不覺也泉何以曰寒泉也坎以陽陷二陰之中陽爲泉而陰則寒故井之中以寒泉爲正詩曰洌彼下泉又曰有洌氿泉皆言寒也天以寒居其偏故列四序之後井以寒居其全獨爲中正之宜九五陽剛中正天下皆被其澤普美利於不言卽井之寒泉也平其政而無私卽寒泉

之其食也大造之仁不私一物王者之澤不偏一人德惟中而施之有道財成輔相極天地之宜勞民勸相盡利賴之大德惟正而處之不偏至於萬物有得所之思一夫無不獲之願皆九五之中正所廣施於民者也水泉必香其寒泉之養人歟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九五之中正歟三之井渫不能當此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有中正之德則功在天下非如三之井渫不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至九五功用成矣故上以勿幕終焉然而當此境者不易言矣有孚元吉卽末占有孚之意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功及於人故言大成非徒如四之井甃无咎矣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聖人風移俗易莫不因其機而利導之非有所遽也故必巳日而乃孚故旣去則其事大亨而非正則不能無叢脞之擾徒生其悔矣○革以去故莫大乎自修改過之勇若更新則必以漸子孔之爲政也專子產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荆公之執政也拘神宗求治於急迫之際國是以擾革不以漸雖貞不可也況不能貞乎夫人情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因人情之所宜而爲之更舊其治故天下不可一日變不可一日不變變則人

不能堪不變則無以致治忠之至而趨質爲質之至而趨文焉因人情之所尚而變通以盡其利質不能不文人文所以化成文不能不質自賁所以无咎孔子以立道綏動之聖攝相三月大治而衆衣之頌不先麛裘子產以博物潤色之才相鄭心乎要民而孰殺之歌先於誰嗣自天下有小民可與觀成不可謀始之說於是英王銳意求治不顧人情其弊也狹小前人萬事瓦裂至於一蹶而不能自振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夫更化善治不能不待大有爲之君而爲之又必以漸需于酒食貞吉王者必世後仁非不欲急觀其成勢不能以欲速故也天將暑也而四月之清和猶是春天將寒也而十月之小陽猶是秋故雖暑雨祁寒而人不知其變易其卽巳日乃孚之意也乎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澤但爲睽澤火必至革非獨性異且相尅也同居志不相得則至革家之不和皆女之故也天下父子昆弟之離析孰不以此哉○相息者水火相尅之謂也水勝足以滅火火勝亦足以尅水澤中有火所以明其迭相爲勝之意凡陰陽必有以相濟夏之日盛德在火而大雨時行水以救火也冬之日於卦爲坎而剛浸而長火以濟水也水凝於火之中則發而爲雲雨火鬱於水之內則奮而爲雷霆水陰也參爲晉星火陽也故心爲大火其性各不相入其道不容一天之外陰陽而巳陰之外卽陽則水陰根陽之外卽陰則火陽根陰相息者一息而不能停卦名爲革非水但有水火但有火也此絶則彼續此旺卽彼伏大象言治歷明時時時有革所以成歲功也孟子請大旱望雲霓若霓者其亦水火之相息固然雨氣將終陽出而照之則倏忽若有形質俗云虹能截雨非虹之止雨

也陰氣消火勝水之象也故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亦水火相息之道也夫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而深入乎人心則革故而無更張之迹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之雍容而不迫也聖人變化之道莫不如是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文明以說之道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

此見革道之大天地湯武皆因其自然所爲大亨以正其道如此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欽若昊天唐虞之先務四時循環有變革之道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晉之初不可遽進革之初不可遽革皆道所當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然則是安石之援衆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物窮則變革非聖人所得巳當其初尤不可不愼也不可有爲其卽愼終於始之道乎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居大事者不謀於衆何其勇也六二之中正吾知免矣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巳日乃革不輕革也革焉而得其中則無更張之迹而有變化之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以其過剛也故有征凶之戒以其詳審也故有三就之象又示之以有孚變革之難如此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詳審之至不輕於革者也事得其宜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乾之四可以躍矣而曰或躍革之四可以革矣而曰有孚變革之難猶之始進之難也此皆制事制心之大節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變革必順人心能孚衆志乃可以改命而吉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如虎之變燦然光明在大人則過化存神在天下則風移俗易革之盡善蔑以加也上二有孚皆不敢輕革之象此一有孚見大人之不易得乾之飛龍在天乃能當之○乾言飛龍革言虎變有飛龍之大人則必有虎變之大人飛龍言時位也虎變言事業也聖人日新又新以及天下何變之有曰不然自新新民皆有積漸之道焉帝德廣運光天海隅堯資之盛德也而其實無怠無荒積之於不容已從欲以治後志丕應堯舜之大業也而其實惟然惟康久之而申用休克艱於厥后勅命於坊幾明德何難哉文思安而允塞頌則德之虎變矣三旬而逆命七旬而苗格新民何難哉萬邦和而民協中則業之虎變矣德

之成而峻德光被四表有聖神文武之稱業之成而德讓下格虞賓慰元首明良之願非虎變其孰能當之若山龍藻火煥乎翼爲明聽之光華所爲文炳者此也至於太和之盛在成罔宇宙間官禮之盛優悠漸漬以至是者誠非一日之故蓋合德合明固大人所自有而崇德廣業惟變化之爲功乾言乃位乎天德不言位而言德非天德不足以當之革言未占有孚則以非天德之大人亦不能至是也夫龍之變化乾之六爻已盡此不言龍而言虎大觀在上惟虎之炳耀而增華也若上言豹變不若虎之尊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革道已盛則煥然一新輝光發越赤齊所謂其曜吉也其文炳然著則明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小人對言則豹變虎變氣象大不侔矣上大人以王化者言此君子以被化者言革道已成猶言征凶居貞吉總一始終敬慎之意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居革道已終之時君子小人莫不相歸於變化文蔚者自然順理君子之變也順以從君風移俗易小人之變也君子小人莫不丕變而革道盛矣

䷱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鼎以養人有正位凝命之象焉乃聖人養天下之道也井雖以養爲義而功用莫大於鼎故直曰元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井養之重莫重於勞民勸相鼎烹之大莫大於享帝享賢此正位凝命之本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而耳目聰明不爲豐之蔀柔進而上行不爲乾之亢有君人之德也得中而應乎剛則臨之智臨大有之厥孚交如在是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論承

正位凝命君子法鼎之象以盡君之道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非正位無以凝命君道盡則君位正而天命難固不移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顛趾出否已盡初之象矣又言得妾以其子者陰也應乎陽而附托得人何咎之有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雖悖能出否以從貴則凶轉爲吉矣得妾而因得子亦此道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剛中自守仇自不能卽之非僥幸於不我能卽也少失其正而乘間抵隙者多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上有正應而下比初六故宜愼所之自守以正則仇不能卽始似有尤而終无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井之三井渫不食鼎之三雉膏不食皆以位居於下故也然君子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在我之無具故王明受福乃他人之預期而方雨虧悔任天命之自至在我有雉膏之可食者而已鼎耳革其時然也雉膏不食具在我而也方雨虧悔不容終藏也雖有終吉之時而君子不設是心居三之位惟自盡其人道而已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有大義越五應上失君臣之義矣故至於耳革而行塞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三五正應

四之折足卽初之顛趾也但初無實四則有實矣大過恐剛過故覆初而棟隆鼎恐柔過故應初而覆餗四近君之位而至於如是何知三之雉膏不食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違不變塞事君之信也大臣以身許國而敗乃公事所以許國者何在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以應下而二剛德足以任之道相合志相通也猶必戒以利貞爲治不法堯舜皆苟焉而已正位凝命之道其可不講哉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以黃中之德而下應九二金鉉者實也虛中以受中以爲實之象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井之上取於柔非柔則上揜鼎之上取於剛非剛則行塞然位則柔也剛柔得中濟於用而無鼎用之傷更化善治是能正位凝命者也○乾之上有倚鼎之上大吉乾以陽而居陽[illegible]鼎以陽而居陰故大吉然則乾之上升亦[illegible]位乎曰不然乾內外皆陽故至上而極鼎柔進上行而上以剛乘之故剛而不過鼎非鉉無以爲用金鉉者柔而濟之以剛也玉鉉者剛而兼之以柔也六五本柔而下應九二之剛則有金鉉之德而不失柔靡黃中德卽金色也陽德本剛而居於上位之柔則爲玉鉉之位而不至剛過玉本堅且溫潤也天下惟剛足以任事而剛或至折鼎折足是也天下惟柔不至賈禍而柔不勝任鼎顛趾是也上剛足任鼎之重非不勝任者也異乎四之與初應矣有足不至爲鼎之折非追

於剛者也巽乎初之艱厥任矣天地泰交而
萬物生焉剛柔不迫而人事應焉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皆
泰交之景象也明善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
民至誠不動未之或有皆不迫之交濟也書
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詩曰不競不絿不剛
不柔天下何往不濟惟不偏於剛柔者能之
鼎王鉉所以大吉无不利也无妄往吉鼎亦
似之
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柔剛而不過玉之縝
密以栗也故大吉无不利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之亨因乎恐懼修省先天下而憂震來虩
虩也後天下而樂笑言啞啞也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也
恐懼則慮周萬全故震而亨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

震所以亨在以恐而致福能恐則
不敢軼於則之外而得其安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為祭主也

驚遠懼邇卽遺大投艱之謂事之可驚恐
者也不喪匕鬯則以修省而勝其任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雷者象也恐懼修省者君子之心也常存
恐懼修省之心自不敢戲渝馳驅此聖功之
本
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以一爻當全卦之象於震之初見
之震動於初卽於其鄰之謂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能恐懼乃能修省恐懼於初後
則致福有則者修省之功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同人之三敵五之剛而升高陵震之乘初
之剛而躋九陵皆危地也六二之位中正故
有七日得之象
旣濟之二同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當震而乘剛其危更甚二本
中正但初之剛不可禦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三之位危而六居之當震之時不能
自主之象震行則心有主而不動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處位不當則其危倍甚重震之間
而無中正之德能不散緩自失乎

九四震遂泥

三以陰居陽尚告以震行四以陽居陰但言
乎遂泥四陰位也又前後左右莫非重陰安
望其震行乎此與巽
之上九皆自失其剛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本陽也而陷於重陰之中心之未光可知矣光明則內有主自不能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蹇之五曰大蹇震之五曰往來厲當震而任天下之重其危尤甚也往來厲以境言无喪有事以處震之人言有事即所爲震行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危則以危而行能有中德則雖危有主故大无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居震之終値三之震蘇蘇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即告以震行無眚之道也震之來也猝出于不意而才又不足以濟之故有是象先事而圖之則無是患矣然亦不能免婚媾之有言勢之可危人不能不生其震撼也○聖賢禍至不懼而必有思患預防之心及於躬而始震雖悔何追不於躬而於鄰先事有備禍患常乘於不及覺至倉皇莫措始惴惴然而憂嗟其晚矣此震來號號而後能笑言啞啞也夫震之來豈必待旣來之日故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之道也故事事乃有其備和氣翔洽而詰爾戎兵陰雨未來而綢繆牖戶無遠慮者有近憂非近憂之能猝至也玩忽之心生雖欲無不招憂而不得耳且夫時方泰也即已慮無平不陂旣已濟矣猶爲之終日致戒蓋震於旣至之時則震爲遂泥況禍害尤足亂人之明震於未至之先則震爲修省即艱大豈能奪人之志王俄

之勿憂宜日中平時之震也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臨事之震也藉用白茅見於大過之初惟震動而後能有爲也論聖賢憂患之心且不待至於鄰至於鄰則已晚若君子應變之道斷不敢及於躬及於躬則無策震於其鄰覺之於幾先也但人情不至於躬則不知所震若震至於躬亦徒有震而不能濟二五得中當震而能震四雖陽而陷於陰矣上陰居震極能不嗒然自喪哉震於其鄰必如初而後可開以自新之路亦獨寔蹊告以成有瀹寔升告以不息之貞也若夫義之所在不可巧爲避焉過涉之咎何咎哉斯則不得托之以藉口矣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心無所往故至於索索能畏於鄰戒則先事而防中有所得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止乎其所當止書所謂安汝止也中立不倚何見已之有確乎不拔何見人之有咸九四貞吉悔亡咸之貞即艮之止也心非寂滅以爲止至動之中有其不動者在是則咸之貞吉是則艮其背之不見人已也憧憧往來無所爲艮之止矣咸艮以人身取象能知其所當止此咸之四所由以貞也賦○艮其背聖人事也內不見已則意必固我之渾忘外不見人則无可无不可之各得自非大聖孰能當此而無憾乎且夫背之即止也不言止而言背者人之一身五官百骸莫不有勿用之處惟背則不然蓋身之至靜而不能以有心與也四言艮其身象言艮其背艮其背乃能不獲其身艮其身豈必措履皆當周子曰爲道

以止其所代背字以

不相與釋背字

艮之位六爻不言心人心非可止也故於六爻誦出

也深乎明非從容中道之聖不能耳能止其所則其道光明時止時行莫非道也何見已之有不見已乃能不見有人當其是從衆而不失之徇逆衆而不嫌其矯當其非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皆所爲不見其人也非得所止而安能莊然使言无咎者何也聖人從心不踰亦但求寡過而已必至旣乃能无咎夫子假年之語豈虛願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時止時行則知艮之止非一於止也一於止則是寂滅之止而非知止之止矣八純卦獨艮言光明發而中節純乎天理之公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其所如所謂欽厥止安汝止能止其所而後能動靜各適其宜陰陽敵應不相與則無一毫私係少有係應飭無以止其所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立各有其位人之心所以憧憧往來而不能已者出其位也思其所當思必知緊山之艮而後爲得其止焉能慎其思而居是位之道乃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咸與壯夬之初不遠此矣當止而止又恐其妄動故戒以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壯其趾咸其拇皆失正也能止於初則無妄動之咎而自守之正可不失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上無正應則近取於乘承陰從陽理之常也三非所止而止二亦未如之何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見非二之不欲拯三自不肯聽耳天下苟止之人不可與有爲况居其下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當止而止則非艮其限也專於止愈盡愈深必至不可救天下可爲而不爲必至如此故宴安等於鴆毒。震之四介兩陰之間且至於泥况艮乎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限者自欲苟安而實有薰心之危愈盡而深彼豈得安乎

六四艮其身无咎

當止而止則爲艮其背不當止而止則爲艮其限艮背者廓然天理之公艮限者頹然暴棄之徒三雖陽居二陰之間坎陷之象也六四以陰居陰得其止矣而不能如艮背之人已兩忘而亦可以无咎坤括囊大壯喪羊於易同人之于郊无悔一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能自止諸躬不至於咎事有當止之時非如艮限之一於止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與咸之上大相遠矣人能艮輔則言有序而悔亡莫捫朕舌言不可不慎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得中自不出言而妄發艮其輔非止也得中則言有序而悔亡

上九敦艮吉

艮其背惟敦艮足以當之其道光明則吉也○艮之敦艮聖人立天下之大本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惟靜足以制天下之動蓋自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人之心靜而有常則足以應萬變而非敦厚於止則靜未極猶不免凝滯於物也夫艮止之敦厚非徒篤厚於止之謂也時止而止止固止也時行而行行亦止也極天下之至賾極天下之至動而皆以靜正之天應之則感物而動之中皆有不動者以立之本及困物旣付而安教猶是大學安而能慮書之安汝止豫之介知不習是道也上九陽剛之德足以禦變而得

止有常艮之主也不徒曰艮而曰敦艮以三介羣陰之中不能無物之累上出羣陰之外乃因乎物而不累於物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君子篤實光輝以畜其德非敦艮而乃知是乎是故敦艮卽敦臨也敦厚於臨歷終始而不變敦厚於艮歷萬變而有常敦艮卽敦復也敦篤於復一心皆天地之心敦篤於艮一心合萬物之理象曰以厚終厚終卽厚始也艮所以成終而成始自非厚終烏足以應天下而無難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能厚終則能有始書曰欽厥止又曰安汝止皆所爲厚終也厚終則時止時行動靜能至於光明

艮下巽上

凡事取漸者甚多特以其大者言也

漸女歸吉利貞

咸取女吉漸女歸吉皆以一事言之天下事莫不皆然非獨言女也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學問之漸古者不爲臣不見進身之漸告子夏曰欲速不達恒之象傳曰久道化成而漸可知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不止女歸而女歸之吉易見故先言女歸吉而後言利貞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非得位無以臨下而行道非進以正無以正朝廷以正風俗三五陽位有治民之責

其位剛得中也

獨以九五言君之責尤重也剛得中乃足以有爲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而巽其進也有漸有動靜不失之光明無欲速紛擾之不達故動不窮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愼德積小以高大王者必世而後仁皆取於漸也益動而巽日進無疆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成已成人莫大於二者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此无咎全在自守而不失其正君子始進之時動輒見疑時義則然不得而避也初無正應遠進則多所阻

二五正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始進之時雖危无咎義不可以躁進故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進必以漸君子進身之道也二有正應上下交而志同飲食衎衎即鹿鳴嘉賓之象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居其位而行其道有中正之德自不至於素飽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三無正應而曰夫婦近與四比也夫之行不復婦之孕不育則非其類矣九三以剛處剛非道之正曰利禦寇占外之象也見非禦寇則不利矣。小畜反目之傷漸則雖孕不育

總以非正應之故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過剛而無應則離羣醜與四相比而非其道則孕不育以其過剛也惟禦寇爲順非是則不能順相保也九三過剛與漸之道正相反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進而上入於巽矣需之上敬之終吉此則乘剛之道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有順以巽之德故安可知三病以不安之故矣

蠱漸遯之上皆超然獨造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九五之象亦言婦者緣卦彖女歸吉之文也取象與同人九五略同但同人取大師之克此則需之以漸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剛柔相應之正終非不正者所能間得所願後必相遇也屯之二賁之四皆可例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蠱之高尚其志損之弗損益之皆此爻之象道德足以固人心正風俗益國家者豈獨功業哉二之漸磐君臣之正也上之漸逵道德之光明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志定則不可亂雖不得位而道德之光華可仰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征言征凶无攸利卦之不善者莫如歸妹天下失其正者何往而利埏之詩可證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無所取特以感應之理於歸妹發之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止而說天理也說以動人欲也以說而動則縱其情欲之私無適而可矣

漸歸妹二卦陰爻皆就婦說亦易之變例

下不敢應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咸以男下女爲義而二五當位歸妹既無取矣而位復不當是以征凶无攸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以正相合故克有其終咸恒所以爲生人之本也以說而動情欲之私耳能保其終乎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以賤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家人之二以正而承其君子歸妹之初無正應而自安其分所謂寔命不猶寔命不同也此歸妹之正故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陽在下能有常久之德故跛能履以吉而相承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他卦九二六五皆以正應而有功此獨不然以歸妹卦德累之也士爲知已者用女爲悅已者容無用已之人已失其可自失乎雖正應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人以抱道守正爲常損之二所爲弗損益之也能守其貞則爲不失節之常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蒙之三女而蒙者故勿用取女歸妹非中正之卦而六三正當其地非娣何以處之九二中正而所應不正宜自守六三無應而德不中正則人賤之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無中正之德人皆賤之位既不當自須而無所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歸有時即屯之十年乃字也屯有正應而中正能待歸妹無正應而陽德能貞惟無正應而能待所以爲賢子貢求善賈猶昧斯義矣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有待而行不輕從人也有賢德而在上位不同於初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泰之五五取下交之義所爲天地交泰也歸妹之五取中正之德反乎歸妹也歸妹之不正

甚矣必如五而後爲女德之至焉月幾望無以復加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乃女之貴者居尊得中不尚飾而尚德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所爲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處歸妹之終而無應未成爲夫婦也故不言征凶但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虛筐不可以奉祀未成爲婦也處外無應第爲虛筐爻兼言士象第言女卦以女言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何以亨而直曰元亨豐何所憂而特曰勿憂豐有致亨之道豐有致憂之道曰豈能常中豐豈能常有日宜日中雖所以保豐正以見不可不憂也大有六爻之詞易豐六爻之詞險觀卦之詞已見矣○六爻皆吉惟謙與大有謙之吉亨不待言大有之曰元亨豐即大有也而詞之險不若大有之易大有火在夬上光無不照豐則明處動下遂不能無所蔽也大人當席豐履盛之時孰有知其當憂者知憂則善矣聖人且曰勿憂宜日中日不能常中豐豈能無憂舜之儆戒無虞成周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皆所以維豐也論豐之體則由明而動原不同於[illegible]動而[illegible]大有之剛健文明剛健足以任重故二則大[illegible]文明足以及遠故五則厥孚交如居上者滿而不溢孰與夫豐屋蔀家近君者匪彭无咎不必待遇其夷主初无交害三之用亨皆天理之自然故曰應乎天而時行順理而各當其位何吉如之豐之明在下猶明夷也日非不明而日中見斗日中見沬則失其明六五來章所以開之井能信以發志也上六自藏因以戕之不能履信思順也往得疑疾安得稹中不敗折其右肱豈能亨于天子惟明動爻資則豐之相恃以濟焉蓋豐之時非不鄰也正惟其盛而蔽錮愈多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論祭既濟且然況極盛之時而能日中之不戾哉故大有者千古明良之合而豐則夫履惕勵之心也謂豐之時非大有則不可謂豐之象即大有亦不得而強同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自初而言則明以動自上而觀則動而掩其明故六爻不如大有之吉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之時即日昃之漸日中宜照天下則大有之象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日不能常中又推極言之以見當保豐之道天地盈虛即前之虧盈益謙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之道必取乎明斷相濟有雷之威有電之明則訟元吉之大人也明罰勅法所以爲折獄之用至此則更用其明斷耳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陽應陽

陰與陰陽與陽皆無相應之義中孚之二五與此之初四獨以陽而應陽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明動相資兩陽相與有上人之心則自取災矣○豐之初以四爲配主睽之四以初爲元夫皆取兩陽相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大有之二陽也六五虛中聽乎下豐之二陰也六五柔暗蔽於上故其象不同睽之疑在已豐之疑在人在已者必遇雨而後吉在人者必有孚發若而後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上下相從信於志志不定故多蔽而昏本孚信以發之積誠以啟其明也往則愈疑志則

可發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頤之二豐之三皆當時勢不利之時三雖陽剛得正折其右肱有以知其無能爲也○三處明極上處昏極昏極則掩其明曰无咎時勢則然非已之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凡處大事必共力以濟上以陰柔處豐之極蔽愈甚矣九三失其所恃折其右肱豈可用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初曰配主四曰夷主明動相資無應而有應猶睽之初四同德相濟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處於陰則位不當上無同德則幽不明惟下與初九合則能以吉行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小過取象在穴下艮山也此來章下離明也臨曰大君之宜吉此曰有慶譽吉聖人之貴於得人如此○下無正應特示以來章國家豐亨之時必以得人爲慶已質闇弱正應亦闇弱非得人其可乎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此即士未庶不能安人之說

君能來天下之賢則天下皆食其福福慶莫大於是尊賢不惑又豈有蔽乎有慶者得人之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屋蔀家即不明晦也三歲不覿即後入於地也但明夷之上取於君豐則無取於君家耳無德而大其室未有不致禍殃者理之必然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徒高其室獻子且不免於見尤况侈肆者乎天道惡盈有以自取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而失所以亨則困然在旅何所亨在旅之亨不過如二之即次得童僕貞亨之小者也旅而受之以巽是爲旅之貞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柔得中而順剛旅之道也止而麗乎明旅之德也旅不可以用剛而不明亦未能盡旅之道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旅之時更不可不敬鳥焚其巢悔無可追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觀三肴制刑之心而知獄不可急急則非好生之仁觀山上有火之象而知獄不可留留則滋生人之害火過而不留獄亦過而不留故議獄緩死尢取乎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當刑而刑罪一人而天下服是爲明愼用刑依違不決多生其擾非所以愛民也電雷噬嗑尢莫大乎不留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猥細之甚本欲免災也而反取災聖賢謹小愼微殊不若是況在旅乎愼而無禮則葸正以過愼而失之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者自謂能愼正以是而取災其志窮促故其行可鄙且正以是啟宥小之心非自取之災乎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既無剛躁之失又無瑣瑣之災旅之貞吉不過如是

象曰得童僕貞中无尤也

能得童僕之貞則旅之道得矣瑣瑣者過柔焚次者過剛皆不能有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而無所容故愛之以巽非可以剛迫之也三位得正故言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其次則不安況喪童僕乎旅之時而過剛非其義矣明非童僕之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三過剛四則濟之以柔得旅之道也而處非其位非其所安上下無助則有才而不得施心何快焉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處不得位雖得資斧而未快已之志未伸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莫善於五有中順之德而在上位故也此人臣朝覲仕進得志於時之象是亦旅之道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不得乎上譽命何以至此仕途之通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莫甚於旅之上旅而號咷嗟何及矣過亢取禍乾之上有悔在旅之時更安得如此三言貞厲此更不止於危○離爲牝牛喪牛則失其順牟可喪也牛不可喪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剛極於上必有焚巢之危義如是也乾之亢有悔旅之上不復知悔亦高物之所忌旅又

親寡其誰告之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謙言亨巽言小亨謙尊而光巽則未能也然慮以下人亦謙道焉故利有攸往而必以見大人為正

彖曰重巽以申命

先王之教人丁甯詳審敬敷五教在寬即此道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中正則不失於剛柔順乎剛則不失於柔利有攸往志之行也利見大人順乎剛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上下皆巽故言申命丁甯告誡而後見之行事隨風之象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非屯之時何待盤桓失斷於初故至進退聖人不輕以武示人故言武人之貞畏首畏尾不可也果敢而窒亦不可也○利武人者沈潛剛克也巽為不果而果真果於武人矯枉過正又恐其果敢而不貞是則進退者巽之象利武人之貞即因象以戒之夫巽之主在初居下而不能斷則欲前仍卻事終罔濟文子之三思夫子謙之道謙之無成詩人戒之大抵不知惟克果斷之道將進退失據無適而可也履之三以柔而處剛其性躁斷其不當斷武人而不貞者也巽之初以柔而居下其情懦疑其所不必疑貞而不武者也夫剛而自處以柔與柔而自勉於剛皆不可不出之以貞小過之弗過過告以弗用永貞巽初之進退戒以武人之貞不能果不可也果而窒亦不可也蓋初之才柔柔不可過於柔必以剛濟之而又恐其失於剛小過之勿用永貞巽利武人之貞皆所謂不剛不柔厥德允修也先彰不顧而啞可謂失其武猥釋柔而害上不登於明堂之言則武而能貞武而不貞其弊更甚於進退進退者不能為武而不貞則靡所不為惟武而貞乃以善其進退焉且夫上雖巽之極而體則陽也何不有以戒之曰巽而喪其資斧則但有凶耳惟初之不斷而後至於此於初而示之戒所以預為之防也武而貞何至失於武哉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則不決志定則能行文子三思夫子譏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當巽而巽雖迹似過巽而不得疑其過惟九二之剛中能之史巫非所以教人總極寫其誠意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則不嫌於過巽若上九則失其中矣

九三頻巽吝

非巽之吝頻巽之吝也非復之厲頻復之厲也頻復猶勝於不復頻巽非真能巽矣三以剛居剛其巽也沐猴而冠耳故特言其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本不能巽而勉強於巽徒以窮而強爲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恒田无禽久非其位也巽獲三品處之有道也上下皆陽而以順處順不但無乘剛之禍而且收多助之功○恒與巽之四猶是也恒無禽而巽獲三品何得與不得之頓殊耶恒之四爲陽陽處陰則失其位懷與安實敗名故田則无禽巽之四爲陰陰處陰則得其宜抑抑乎能自下故田則多禽不當恒而恒雖巽於不恒然處非地田且无禽何有於三品當巽而能巽不同於頻巽則柔能不犯田至三品何患乎无禽恒无禽卽屯之卽鹿无虞也前無險阻故不言往吝然亦已羞矣巽獲三品卽師之田有禽也非利執言故不言无

咎而悔已亡矣夫巽所當巽則其心虛以之處事安而能慮以之接人不富以鄰一順而無不順以視非所處而處者果孰得而孰失也其言悔亡何也四雖正而無應孰有助於巳之人上下皆陽又非已之同類此皆易至於悔特以處得其道是以不至於悔耳蓋三以頻巽而致吝四以能巽而悔亡三以陽居陽不能巽而強巽四以陰居陰本巽而益巽非巽之吝頻巽吝也非悔自亡能巽而亡也初與上過於卑矣惟四得其正故其效如此解何以言三狐也彼特據其陰爻而言取象不同究之田中所獲以三品爲正三品者何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獲三品則不止於禽凡事各得其願故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貞吉悔亡咸與大壯皆在四巽獨言於五重巽故易悔中正故悔亡先庚後庚愼之至也無過愼之失有詳審之宜九五之吉也○盡以更新甲之始也巽以行權庚之象也變更之義大矣哉不敢遽變也丁甯於未變之前變猶恐失也揆度於既變之後鞏用黄牛其先庚之道乎革言三就其後庚之道乎凡變革之事皆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守乎常而有所不安於是乎通其變然變豈易言哉反復詳審務使變而不失其常故化裁盡利必推行盡神迫見之事爲而猶恐不能通也驗之人情揆之事理務使無卽於憾而後爲慰蓋先庚者事之始後庚者事之成論研幾度物之智則先庚之時爲加詳論孰思審處

之精則後庚之時爲更切然甫入而卽敢自是聖人不如是之妄也故厭之後庚以盡其神既至而乃爲研辨聖人不如是之輕也故始之先庚以研諸慮先庚後庚巽德之制也聖人之於變革其不敢不愼也如是九五陽剛中正有變易之權而居於巽體不敢自用事未至而先庚所爲震不於其躬於其鄰也事已至而後庚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聖壹也以此而應變又何不利之有故曰巽稱而隱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居正中之位有正中之德凡事詳審而不失之過巽申命行事之主其詳如此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本陽而居重巽之終終始於巽者也故以過巽言之巽何至凶巽而失所以斷則凶

矣喪其資斧爲
其嫌於無陽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至上而窮徒巽而不能斷自取凶
耳天下以退懦敗君事者不可勝數
䷹兌上
兌下
兌亨利貞
兌有亨道而必利於貞非貞則妄說不可以
言亨大壯不言亨不假言也然大壯之貞剛
而濟之以柔兌之貞柔而濟之以剛○易言
利貞者二一爲大壯其次爲兌皆不係以他
詞而直係以貞大壯剛之過也兌柔之過也
宜剛而剛莫大於克已其餘立身接物皆不
可過剛宜柔而柔莫善於講習其他處已處
人皆不可過柔過剛必至於孤孤則無朋友

之助過柔則流於溺溺則有燕匪之傷太剛
則折剛不可過也太柔則廢柔亦不可過也
然兌之過不失爲君子柔之過則入於小人
故兌之利貞尤甚於大壯之利貞焉且夫無
端而說人與無端而致人之說其情皆不屬
於正大聲色貨利貧緣之賓也子婦嬉嬉致
吝之本也奔走形勢伺候公卿以相附而致
失身之咎者不可更僕數也蓋惟剛能說柔
則不能說初與二之和兌孚兌因乎剛三與
上之來兌引兌因乎柔四五雖剛介上下兩
柔之間故不能皆吉是故處達以不變塞爲
說忘勞忘力皆不變塞事也處窮以不失節
爲說不怨不尤皆不失節事也大同有聚樂
之思則如同人于野自守有獨樂之志則如
獨立不懼凡此皆貞也貞則爲剛中之說舍
剛而言柔則自處也必輕接人也必媚若此
者孔子之所謂足恭況天
下凶終隙未卽爲斯人哉

彖曰兌說也
知兌爲說則亨在於貞可知爲巫爲口舌
以其說也爲毀折爲附決說不以正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
大民勸矣哉
有剛中之德而柔見於外說之貞也貞則天
理之當然人情之極至忘勞忘死乃爲說之
至違道干譽不
能有此說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有綢繆固結之象焉道德之益
人黙喻於性情而不可解其道亦猶是

初九和兌吉
兌之亨惟此當之剛則不陷於柔邪無係應
則所謂和者乃本體自然之和非聲色貨利
有以引其心也何吉如之○居下而不求賁
之舍車兌之和兌皆能自樂者也君子道充
爲貴舍斯
人安能乎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上無所應近又無所係其說也以
見大而心泰和而不流何所疑焉
九二孚兌吉悔亡
以孚而說亦說其在我而不失乎正也
此中便見有貞意若和兌貞不假言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剛中有孚孚信之志定矣雖近於陰何所悔焉

六三來兌凶

利貞二字爲此爻戒也脂韋逢合時時有之士君子立身行已當知自省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在臨爲甘臨在兌爲來兌處位不當德亦因以不當從自失耳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上承乎五而無相比之意下近乎三而有易暱之私此爻邪正並立之時也少不自主引之而去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柔媚既去則君子之道行福慶莫大於是

九五孚于剝有厲

孚于嘉下有所應也孚于剝下無所應而近有小人又當悅時不覺其所入之易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處位正當不可不知所戒况密近於小人乎

上六引兌

說之極而柔道牽之則引而去耳天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惟大聖能之三則來以媚人上則引以從已皆小人之情狀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來者來以從人引者引以從已小人之引君子聲色貨利耳固不能光大也

巽上 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大有似豐而六爻勝於豐明無不照非有所蔽也渙近於睽而六爻過於睽風行水上非不相入也散者可聚故渙者之聚有亨道焉王假有廟所以聚也利涉大川取其象也睽則無所爲亨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剛來則有主渙之人故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則有濟渙之用而不終於渙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九五得位王者之象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上下二體之象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天人至渙也享帝而天人之道通祖孫至渙也立廟而祖孫之情接合天下之渙莫大於是

初六用拯馬壯吉

睽之初即言睽違無所應近又無相承之意故初即睽也渙則有二可托而柔能順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三上論應

既渙而拯之則難方渙而拯之則易拯於初其事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剛有濟渙之才而恐其過剛二之位中正故九奔而二机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其机則有所安而可以濟渙九二之願得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坤之三曰含章訟之三曰舊德陰柔非濟難之才當渙之時而不私於已居得陽位則然也志在外與泰初之意同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濟時故能不私其身三當上有所應之時道當知此○聖賢有濟物之時而不同於兼愛子莫者聖賢之心也兼愛者墨氏之學也聖賢處已有道一介不與有時亦類於楊渙躬无悔有時亦類於墨釋氏之舍身亦似渙躬而究不同於中正觀渙之全象可見矣風行澤上其名中孚風行水上其名爲渙渙乎莫知其畔岸故曰渙也渙必有以萃之亨于帝立廟所以萃之也墨氏不知一本之義王假有廟親親也渙王居仁民也有邸匪夷所思而愛物靡所不統矣濟渙於始則易故用拯馬壯吉濟渙必有其人故奔其机悔亡若摩頂放踵靡所不爲亦知血去逖出之道否也夫每人而悅日亦不足墨氏終日言愛究其愛者何在也分一人之身不足及天下使聖人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故萃言立廟渙亦言立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徒立愛自親始親其親以及人則爲以實心行實政何事不濟後世不察而但以舍身濟渙既不能自愛又不能愛人則兼愛之波流末艾也豈聖賢之渙其躬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解之四與初有應故宜解其拇渙之四與初無應故曰渙其羣羣同類也渙小人之私羣成君子之公羣則天下治

矣萬姓悅服即有邱之象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心不光大豈能散其私羣無一毫之私係自廓然大公知其內之光大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汗大號九五之象王居无咎即有若君民一體之意又因以勸之此人主所當渙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於上乃能功在天下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得其位何以施濟哉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之終惟陽剛足以濟之否之上所以傾否未濟之上所以保未濟也血去逖出而渙者台矣上九有濟渙之才不若睽之上猜狠方甚其合爲難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害莫大於血血去則逖出可知矣故但曰渙其血遠害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亨道惟亨而後能貞九五之中正以通也苦則不可言亨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節之象也剛得中節之道也剛而得中則不至於苦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過則苦雖矯於一時而不可常不能通即道窮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說以行險所以節者可說也有當位之節而出之以中正天下知有節之亨而不知有節之苦矣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節有常度也天地不節無以成四時之功人君本制度以爲節則治功成而無傷財之害民之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德行各有當然之則制數度以節其身議德行以修於德而節之亨道盡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進退之道易每慎之於初惟泰曰征吉履曰往无咎君子難進之道易屢言之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處當其時知通塞之道也居節之初不可遽有所行若頤之初則不知通塞矣

不應而應

九二不出門庭凶

履之二曰幽人貞吉歸妹之二曰利幽人之貞獨此爻言凶時義不同也君子觀節之初與二可以卜進退之道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宜止止所當止也二宜行而止失之躁矣當行而止行病於昧矣中孚鶴鳴子和非同德乎二可行而不行自失其時甚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无咎別立一意於夫子象傳得之苦節固不可貞不節豈能有繼凡人窮奢極欲未有不至後日之悔者○國用制於歲杪有國之道也制節以養父母庶人之孝也天地之生物有常於是有樽節愛養之道留其有餘乃不至於不足夫三與上皆陰也陽剛明而陰

吝嗇上所以苦節而三乃不知節者何三兌之主也下陽皆實實於內而說於外豈復知有節哉坎水也兌澤也澤上之水任其流而不能聚惟三之位當之先憂者後樂故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先樂者後憂故不節若則嗟若國奢示儉所爲予之以節也唐風勤儉好樂戒其無荒商俗淫靡蕩陵實背天道國家之患莫大乎後肆而不知節苦節誠不可貞而不節則大不可世祿之家舉動鮮克由禮而人乃尤而效之無他見其豪華之可快而忘乎不給之爲憂也夫一歲所入足以供一歲之所出似不必過用其節而未穫金饑天有不齊之歲量入爲出人有意外之防有備乃以無患事至而倉皇莫措嗟其晚矣秦愛紛奢二世而亡富庶如隋元氣消索樂極者憂固理之必然而無易者也是故由節之時預防其嗟若則易至嗟之後乃求其節若則鮮吾甚異嗟者在前而接踵於後者乃比比

皆是
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至嗟自取之嗟也與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其意正同若出門同人之又誰咎詞同而意異矣

承之切至

六四安節亨

安者因柔順而生也自然而節毫無勉強上足國用下厚民生非六四之亨乎惟以順居順故行此象○節而安焉自然之節也夫節非難而安節爲難節而安乃真節矣惟以順居順故有此蓋自天地自然之利莫大乎撙節愛養而或勉於能節則雖矯之節者在一時不旋踵而嗜欲滋之彼非樂此不疲故終不能有其節也六三不節若以陰居陽則躁妄

心之所樂彼之安於不節猶節者之安於節也不節必至於嗟則安節何得不亨四之位陰順也順於節本其中之所樂而復以陰居之則順而益順夫人心少有一念之勉强節不安矣安者任天而動根於性之不容已心本在節而上下之間正節所當行之地取有道用有節爲天地留有餘食以時用以禮爲國家厚民生皆四之任而本乎順以出之者也且夫大禹菲食文王卑服堯舜茅茨不剪皆所爲甘節也五以節倡於上四起正應之推其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布之於下而當節而節絕不出於念之矯拂故曰安節何嘗萬錢石崇錦帳彼固不知節節强爲節焉彼亦豈能安故必安於是而不遷乃甘節之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饑饉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甘節之亨哉若後世安石之徒專言興利殊不足以語此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剛中正四以順承之故安節而自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者苦之反苦節不可貞甘節所以吉三年九年之蓄度數之甘也周旋折旋之中德行之甘也○安節者法制定規矩立與斯民相偕於可久可大之中也蓋自清心寡欲深宮已正其本而又恐民之窮高極遠而無所止因爲之制度使上下之間莫不有節非徒尚儉也朝廷之上朝覲燕享賓予者甚隆草野之中毋雜毋飛養老者甚厚亦非敢奢也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已先天下爲之倡采茨薪槱食我農夫即因小民昭其儉不過於儉故節也而適得其甘不等於奢故甘也自有其節大禹菲食惡衣近於儉矣而致孝致美未

嘗不有其文明我周鹿鳴魚麗近於奢矣而餘一餘三未嘗不詳其經制蓋撙節愛養先王之良法美意而不敢過者即存於用所當用之中沛潤澤而大豐美上下之用舒而不迫所爲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所爲甘也有節之實而不高其名存節之心而不鄰於陋問先王之世有雕鏤刻鏤以尚奇技者乎有照車前後以高徑寸者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言節而節孰大焉自秦人愛紛者不知先王之節文帝惜百金不知先王之甘二者皆失故知甘節者百世不易之道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位得其中德亦有其中制天下之節爲甘而不爲苦節之大亨以正也惟九五一爻能當之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以陰居節之終故至於苦、陰性吝嗇、每易如此安得亨也然賢於六三遠矣、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雖正亦凶、自處於窮極也窮極故不可貞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豚魚何以格、大人盡人性以盡物性、誠之至而無不通焉古人云忠信涉波濤豚魚可格之言非大而夸矣有豚魚可格之信自可以涉險難應大事未有不以誠信為本者而必利於貞如上九之翰音登天不可言貞也○信者實也而實主於虛心不實則物我之相

接不眞心不虛則翕受之大用不廣純乎天理之自然安得不實絕乎人欲之錮蔽安得不虛无妄動以天也中孚應以天也未有此心不虛而能與天應者風之來也無形澤之虛也者受澤靜而風動之風與澤之固結皆動以天而不可解風行水上自成交惟其應也渙何以巽中孚也坎水動而澤主散動則為流行之象靜則有虛受之機中孚何以不言處受也山澤通氣而確有其象風水相遭而自喻其意巽之主在初兌之主在上巽入也兌說也兩陰相過節所為入而後說者故兌與巽分而兌次於巽兌與巽合而中實相孚巽在下則澤滅木巽在上則水迎風此卦所為以中孚名贓二五皆陽何以取其相應中既相孚安得不取其應也三四孚之于何以不取其應三遇窮爻而信非所信四近君位而不可外交皆非應天之道也人心一有係應之私節不可以言中孚且全象似離離者麗也非虛其何以麗中之相孚豈能一不貫乎貞哉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之體立、說而巽中孚之用行孚乃化邦非孚無以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信及豚魚無所不及矣、乘木舟虛亦中孚之象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誠者天之道中孚以利貞、亦惟曰誠而已誠無不實惟實則能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緩死所為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議獄者惟恐其有冤緩死者惟恐其濫殺、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吉者取初之象也、信近於義言則可復苟息不食言愧斯意矣比之有孚亦此意有他不燕即有孚盈缶之意復有他焉不能虞吉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當其初志未有變、有他則志變矣人志不定豈能有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皆中孚、而三四爻無間隔、誠之至而無所不遍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鶴在陰而

子和天相動也有好爵而爾靡性之迹也○
中孚可格豚魚豚魚可格乎豚魚可格無所
往而不格矣何則至誠動物不必其類也夫
物非其類莫如無知之豚魚同聲相應莫如
在陰之鳴鶴今夫天下在物者可掩惟誠不
容掩在人者能僞惟天不容僞九皐之鶴聞
於野而聞於天誠之感也在陰之鶴鳴於此
而應於彼天相動也鶴何知有子之和而鳴
者自和子何知有鶴之鳴而和即因鳴鳴者
天之動也和者機之應而不自知也蓋鶴與
子非若豚魚之不相屬故有動即應動者無
心純乎天而不參以人應者無心誠之至而
毫無所僞不待有間而較聞更切天機之所
自動夫孰得而間之夫二五皆陽本非相應
之爻而中實相孚動於天之不容巳是以二
居陰而五環而交應陰言其位之異也子言
其氣之通也天下之以誠相接有所感而即
通者皆鶴鳴子和之類也蓋豚魚取其不類

鳴鶴取其同類惟不類而後知誠之所動不
言而喻惟同類而後知天之所感不疾而速
无妄之往吉鼎之大吉无不利皆鶴鳴而子
和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動以誠則遠邇
高卑不得而間之矣詩曰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好爵爾靡其亦鶴鳴子和之意也夫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至誠相孚本於中心之願
合之至而不出於勉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鼓罷泣歌甚言其不能孚也人情不相信而
强合每有此象六陰而三陽動作無常而上
爻非可信之人故情
之不能自安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卦不宜

處位不當則中無所定爻罷
其敵象傳反其本而言之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以六四應初九在他卦多取下賢之意頤之
象是也中孚以無所私應爲主故獨言馬匹
亡月幾望順之至也
馬匹亡公忘私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巽之初多從乎上小畜之四升之初皆是也
在中孚則下與初應者私應也絕類而上得
公而忘私之道矣六
四大臣義當如此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攣如者孚之至也兩誠相接君臣
如魚水之歡中之相孚孰能間之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當中正之位孚之主也下有
同德共濟宜其攣如而不可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處信之窮必於信果者也王於孚而不能中
孚自古罹此禍者亦復不少○雖非登天之
物而曰登天則好信之過也上處事極而堅
持以陽知變而不知通故雖正亦凶然則信
可無乎曰不可尾生之信不足言矣苟息之
忠猶則由於始之愼後但欲復言以全其
信夫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徒曰信而已
矣則是白公之義可聞於諸侯宗曾之忠可
重於聖門也且夫重然諾敦氣節士之所尚
干乘之國不信盟而信一言見於季路岑鼎
之重不重鼎而重一言見於柳下惠然則貫
金石通神明豈不重乎信哉孔子仕魯而益

豚不飾信足感人也及夫大陳過楚要盟不顧安在小信足彊大聖人哉盡勁以天則信所當信感之者微鳴而子和成以人或信非所信應之者且或泣而或歌中孚无妄之上皆以剛而致窮也剛則能守而守其所不當守則以信而失其中焉是故无妄非有妄也匪正有眚上則非其正中孚非不信也利涉大川利貞上則非其貞此所爲皆以剛而致窮歟若夫藉口於不必信果之說而我虞爾詐傾乾之習成厖恥之道喪矣斯又硜硜之小人所羞稱者也豈非不信之失也哉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處信之窮必於信果者也矯於一時其勢必不能久雖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豈能久乎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時當小過則過乃亨而必利於正正則過而不過小過者小事過也大事過則大過矣以卦象言則飛鳥以卦德言上動而下止動而無極則危止得其所則安總一敬慎不敗之意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時宜小過則過而乃亨以過爲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得中卽小過之正非其時不可爲貞矣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足以任大事得中有柔而非剛則不能勝大任可知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拂其常則逆得其安則順動而無極愈上則愈危敬慎不敗能下則自順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恭哀儉非眞過也當過而過則過而不失其中若恭至於足哀至於毀儉至於陋則眞過矣天下惟此三者可過以過而不失其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不宜應與恆之初同上背震也

初本在下而志係於上上震也震之性上而不下隨之以凶耳天下之不能自守舍其安以卽於危而因人致敗者其卽此象哉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自卽於凶人能如之何上而不能下之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柔順者妻道也臣道也過祖而遇妣不及君而遇臣總一安於柔順而不敢過得乎不宜上宜下之道矣故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道以順爲正臣不可過故以臣道自處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何以過防易之示人其道曰敬不恃其剛卽是也伯宗害於三郤其妻早知之矣九三剛而得正介於羣小之中則過剛適足爲害○陰與陽不同位邪與正不同道邪之必欲害正陰之必欲害陽猶陽之不能容陰正之不能容邪也君子立於朝則巧言令色孔壬不得貪緣以倖進小人立於朝則讒諂沉滔正直無以固位而安身然而君子之心恕衆君子出則僉壬皆許自化其非幾小人之心刻衆小人出則君子必難安全而無慝小過陰朋之卦也以陰包陽羣小得位二陽孤立而無助而九三以剛居剛尢羣小所欲害者且

夫君子無徇人之術亦未嘗無周身之防涉世之道敬愼不敢剛之至而不能容人則嫉我者必甚夫時已既濟猶思患而預防天未陰雨必綢繆乎牖戶而況小過之時已後以剛迫之適足以見害而貽之戚耳陳之洩治輕言於淫亂之朝君子非之晉之伯宗見害於三郤之世其妻料之戕我者在人而實制於防之疎有以招之也且小人豈必盡以害君子爲心者剝之三應陽否之三包羞苟防之有道雖小過之時未嘗不有以全其身夫全身非君子之居心而至喪其身而不顧大非聖賢處世之道也然則防之當如何則九四之弗過遇之是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居羣小之中而過爲其剛衆之所共害故曰凶如何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不過於剛九四處小過之道得矣故宜无咎然易之道惟中三恐過於剛四又恐失其剛往厲必戒正見弗過遇之之得也而永貞則又自失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陽居於陰位本不當往厲必戒恃以時義當然不可恃爲長久之道也

陰處陰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畜之密雲不雨陰微也小過之密雲不雨陰盛也陰陽不和則不能雨陰盛宜濟以陽取彼在穴是以陰濟陰矣豈有既雨既處之時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過於上豈能爲雨六五居陰應陰故曰密雲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陰也何以言弗遇過陰性多躁處動之極而不得所安則躁擾彌甚飛鳥之上而不下也疲勞之極能無凶乎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乾剛曰亢陰極亦曰亢過之終而上而不下志氣之亢可知矣小過不宜上至於上安得不凶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旅曰小亨巽曰小亨既濟宜大亨而亦曰小亨者即未濟之端所由伏也貞則能保其既濟貞者何終日戒是也非貞則終必亂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時已濟矣又何望於亨亨特其小耳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各當其位既濟之象也正惟當位而息機即伏於此

初吉柔得中也

此言柔得中方濟之時初之敬慎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不止何以致亂唐虞儆戒無虞成周制治未亂皆以防其止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時之既濟便有思患預防之道治之終亂之始也皋陶乃賡載歌豈謂唐虞時之不濟哉

○人生得意之遭莫大於豐與既濟豐曰勿憂有憂道也既濟言小亨常人所以為亨者聖人不敢以為亨也孰難於困而直曰元亨貞莫險於屯而特曰元亨時之既濟非困與屯之比矣徑省其詞則當如鼎與大有丁甯其說則當知晉與同人乃不爲美而爲規不以既濟爲可樂而以既濟爲當戒初吉終亂皆戒之之詞也夫豐與大有可爲近矣而其彖特殊火在天上光無不照明出動下光則有蔽宜日中所以持豐也既濟與豐可爲順矣而其戒則一日中則昃物盛必衰終止道窮預防宜早終日戒所以下濟也元首明良而叢脞已有憂百辟獻媚而不知已有齊時之既濟人情息焉息即未濟之漸濡首致厲猶屯之上不能濟屯也然則泰之終即否既濟之終即未濟皆事之必然歟曰非也如九三之勿恤其孚則何患於否如六四之繻有衣袽則終可以濟夫子曰終止即九仞虧於一簣之意也若夫有孚飲酒未濟者可以濟矣且猶以有孚失是況夫既濟之時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大過之初以柔而知慎既濟大有以剛而知慎與此濡尾皆不輕進也舉已濟而敬慎如是既濟之貞也无咎不亦宜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既濟之初而自止不進慎之至也故義能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五卦象與大有正相反爻義亦然大有有攸往无咎六五虛中以下應既濟婦喪其茀則不可以行然中正之道莫過於自守勿逐七日得自守而不失其正也有求得之心即非其正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正之道終不可廢故不求而自得二居下卦之中時尚未濟然必有既濟之時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詩言奮伐荊楚可知伐之之難小人喜功好大以挑釁而致禍變者自古有之卒至不戢

自契兵端一起禍不可弭原其始莫不自小人開之戒以勿用聖人之爲慮深矣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奮伐荆楚詩張其功易言其憊功則可嘉也憊亦已甚也兵凶戰危未有用兵而不傷者剛豈可恃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唐虞儆戒無虞成周制治未亂正在此時繻有衣袽有所備也終日戒不以有備而忘患也夫如是乃可以保既濟此所謂貞也○易之書示人敬慎之道也敬慎之心不可一日而不存而於既濟之時爲尤切以六居四順而益順何爲如是之戒慎不知時當既濟愈不可以不慎泰之三已云无往不復况四居既濟之外已將入於未濟矣能慎則保其既

濟不慎則入於未濟其機不可不察也夫衣袽本非有用之物而繻則用之舟豈必盡至於繻而衣袽存所必備繻者一時之變衣袽所以禦變繻而求之實難故甯使衣袽不用必不使一旦求之而不得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道也備豫不虞已可無患矣而尤必終日戒者何也鳥之爲巢也不以厲戶綢繆而忘傳予之誓我雖有備然或禍至而不知及其知之而亦已聯矣備之雖早而防之或跡猶之無備也今夫衣袽所以塞舟方繻而塞之可以彌縫其隙及其既繻而衣袽亦不能濟然則舟雖未繻不可無衣袽之備衣袽雖備豈可忘戒慎之心也哉夫六四當儆濟之時備之易焚爲力猶繻之衣袽也而必競競業業爲之思患而預防曰終日戒一息不敢康也唐虞三古之至盛而慮及叢脞成周致治所莫加而憂及解位既濟之四當其盛而終日戒固必有道矣易敬慎之書也知其

敬慎而全易之大旨一言蔽之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則戒備之心生人心最不可有疑而當既濟之時獨不可無疑不疑則中止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之位雖尊正當既濟之時故豐不如嗇否之五能休否既濟之上不能保既濟其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道乎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陽剛中正而時已過矣六二柔順而吉大來故殺牛不如禴祭其亦敬肆之分歟

上六濡其首厲

屯之上不能濟屯才不足也既濟之上不能保濟有所恃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濡首且不僅於未濟豈能久乎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通全卦之象曰尾以上一爻之象曰首汔濟與井之汔至皆預爲戒也時雖未濟必有可濟之時濡尾而無攸利是終未濟也安得爲濟故未濟必終之以既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類族辨物於同之中見異同而審異辨物居方於異之中見異

未濟之柔得中所以主持乎未濟敬慎之至所由光輝發越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莫亟於人事自彊不息開端之第一義也未以不續終戒之能續終則不爲未濟矣既濟終止則亂井之羸瓶致凶皆爲不續終也剛柔有應則循可以共濟人事豈可少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同人類族辨物未濟慎辨物居方惟審異乃能致同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物安可不辨哉

初六濡其尾吝

上既爲首則初之象即尾濡其尾正未濟之時也陰柔不能濟故有此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謹終於始不謹於始安得有終未濟之初而致濡其尾尚能有濟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

初無濟變之才恐其躁也故戒以敬二有能濟之才欲其安也亦告以貞無才而躁足以僨事有才而躁亦失機宜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時不可進而自止不進行之正也非得中無以能之未濟之曳輪與大畜之說輹皆有自止之

象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時當未濟又無能濟之才故以征則凶然安於未濟將以未濟終乎利涉大川見人事之當盡也蓋涉川不可以不慎而又非終安於不進征凶者利涉大川則示以道之當勉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無能濟之才以征則凶由位之不當故耳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二之貞剛而欲其柔四之貞柔而欲其剛天下事不可躁妄而無成亦不可懷安而致敗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有能濟之才奮發有爲則其志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時雖未濟用人無不能濟堯舜勞於求賢而光天海隅有以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盛而有耀則天下皆被其福矣吉何如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飲酒即二之曳輪不可遽也濡首失是即四之震用不可安也易首天道而人事終焉○易之爲書天道在其中人事在其中盡乎人而不聽乎天則多所希冀聽乎天而不盡乎人則坐嘆無成未濟之終實全書之所統會也夫未濟之時豈能遽濟哉上九即有能濟之才待其時乃可濟屯難之時而遽欲出險天下無是事也勞筋骨而餓體膚在

天若玉汝於成知槪草而若終身在我能安之若素見險而能止非畏險也九亨而貞吉能安險也處困亨貞明夷柔順皆有孚飲酒之道我所能自安者耳雖然欲濟而未濟者在天有其時之固然未濟而求濟者在我有其道之當盡君子俟命匪徒安之於命也有正己不求之道而後可以俟命需於酒食非徒托之於需也有制治保邦之策而後可以言需其不得至者我則待之於天其得自主者我則盡之於已此未濟之所以終能濟也上九陽剛自不終於未濟而特恐自信之甚不盡其道之當然則至於濡首而未濟者終不濟矣夫未濟者豈終不濟不得其能濟之人則無能以濟即得能濟之人而過於自信自安亦終於不濟天也人也各有其道之當然此未濟之終所以爲全書之統會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濡首則過於自恃將終於未濟矣濡尾戒之於初濡首警之於後聖人不欲人之安於未濟也如此

繫辭上傳 註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總見易於日用之實爲甚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非易也。易有乾坤。天地之尊卑即乾坤。易有貴賤。卑高之定位即貴賤。在易有剛柔。即動靜之理也。在易有吉凶即類聚羣分之象也。在易有變化。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足見變化而莫可端倪。易與天地準。何莫非易。蓋易爲造化之自然故畫前有易。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方言作易之事也。剛柔者。兩儀也。相摩而爲四象。又相摩而爲八卦。更以八卦推盪於各貞卦之上而易道大成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在天成象而成象者莫非易。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在地成形而成形者無非易。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萬物資始。凡始物者皆乾。萬物資生。凡成物者皆坤。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知者乾之健簡能者坤之順健之至則始物而無艱順之至則成物而不擾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不為隱怪則如乾之易而易知不為煩擾則如坤之簡而易從平易近人親之者多協力則翊贊日起有功有親而愈加淬勵則可久有功而日為充積則可大可久者賢人之德致力於內也可大者賢人之業成功於外也。天下歷之終始而不變統之常變而不渝惟賢人之德則然純一不已上通乎天命恒以一德貫徹乎終身悠久而有常者德之體則有所以立德之用即有所自行蓋自危微既分必在精以察而一以守善無常主惟在精其義而入於神其始也以久而成其德其能也以德而驗於久人心出入無時少間即不能久矣故必造次顛沛之不易而後能以久而成其德人心終始惟一惟久則乃云德矣故必日新又新之有常而後能以德而驗於久今夫乾曰行健坤曰永貞人不能如天之健不可以言久人不能如坤之貞不可以言久惟賢人正大不惑於柔道之牽安貞不至有躁妄之累親之愈多而安敦愈固附之日家而立不易方何則親而附之者好是懿德之性也久而不變者自昭明德之常也因人之親而愈致力於內者賢人之德所以日積而不自知也禹曰無間昭其純也文王不顯亦臨性與天合非可久之尤著者乎惟賢者之易知上同於天而其德即與天之於穆不已同運坤之承天時行不是過焉如是則乾坤之德在我人之德即天地之德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理不外易簡故人之至而與天地參焉止此易簡之理也。道不過於易簡天人一理也其在天乾道變化而祇如其於穆之常其在人贊化調元而無加於性分之外天地之性健順盡之矣健順之道易簡盡之矣堯舜無為而治大禹行所無事仲尼意必固我之悉化胥是道也夫乾以大始性命賴以各正天下之艱大孰如之而道不過於易坤作成物品物所以咸亨天下之煩悉孰如之而道不過於簡天地之道止此易簡其並行並育變化而不可測者莫非本於易而出於簡夫因物付物而已不勞即乾之易也物來順應而心不擾即坤之簡也先王對時育物盡乎職之所當然不於易簡有加也聖人時上時行勉乎道之所當盡非於易簡有損也道至天地而道無復加理至易簡而理已大備財成輔相天地當有之財成也地平天成天地自有之平成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事定功成非於分量有所加天地易簡之道即聖人易簡之道不能易則趨於難矣不能簡則人於煩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豈得語於天理之自然哉易簡者天道也即人道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卦各有象象繫以辭聖人之情見乎辭所以明示人以吉凶之道上章末及作易之事故於此詳之而終之以學易焉。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有剛柔即有變化。易象所以
示人也。聖人由此而明吉凶。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變化則有失得。剛柔當位則吉。剛柔不當位則凶。爻於吉凶之中。示以悔吝。所爲示人以介也。悔則吉隨之。吝則凶隨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示人趨避之道。莫切於此。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主進。進極則化爲柔。陰主退。退極則變爲剛。剛即晝之象。柔即夜之象。六爻之動。具有三極之道。所爲一物一太極也。○萬物之道屈伸盡之矣。物不可以終屈。屈極者必伸。即

陰之退而陽也。物不能以終伸。伸極者必屈。即陽之進而陰也。進不終進。進極者退。而陽之化因之矣。退不終退。退極者進。而陰之變因之矣。蓋陽之性務進。進而不已。則陽窮於是乎有化。巽以入之。一陰生也。姤之所以次夬也。羣龍无首。乾已入於坤矣。故陽動必陰化者。自進而退。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皆陽之化也。陽之外即陰。化則必入於陰。樂盈而反。以反爲文之義也。陰之性務退。退而不已。則陰窮於是乎有變。震以動之。一陽生也。剝之所以有復也。用六永貞。坤已入於乾矣。故陰動必陽變者。自退而進。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皆陰之變也。陰之外即陽。變則必入於陽。即禮滅而進。以進爲文之義也。惟陰陽迭爲消長。故陽化而陰。化之極而仍復爲陽。陰變而陽。變之極而仍復爲陰。一進一退者。互相爲勝之敵也。屢進屢退者。往來不窮之道也。陽開則陰合。其合者。即陽之化。陰斂

則陽闢。其闔者。即陰之變。太極以動靜互爲其根。動陽也。靜陰也。天下未有靜而不動。動而不靜者。陽之進。安得不化。陰之退。安得不變哉。○道莫盛於天地。而與參者人。天地之性。人爲貫。人與天地氣相通。道相同也。言道不言天。地無以統。有宗而會。有元。言道不歸人事。孰與會有極而歸有極。易之六爻象之。而天地人之事備矣。乾之初二。曰潛曰見。明地道也。乾之三四。曰惕曰躍。著人事也。乾之五上。曰飛曰亢。詳天道也。觀於乾而六十四卦之蘊已見矣。坤之二言直方。非地之性乎。井之四言井甃。非人之事乎。大畜中孚之上。言天衢。言翰音。非天之象乎。天有其極而歲功。品物之流形。地有其極。而剛柔燥濕之成質。人有其極。而肅乂哲謀之各得。物與无妄。天之極也。承天時行。地之極也。時止時行。人之極也。眞精妙凝之本。然陰陽剛柔。易之所以立體。而非人事不爲功。合言之。則天地人

共此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有其極。六爻之動。象其分也。天位乎上。而天之極立矣。地位乎下。而地之極立矣。人位乎中。而人之極立矣。易所言者人事。而道莫大於天地。故動而象天地。而以人成位於中。六十四卦之爻象皆人事也。本之天地以立其體。合之人事以大其用。而三極之道即備於六爻之中。蓋性命之道在此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安乎易之序。則易在我。隨所處而皆安。玩乎爻之辭。則樂在心。因乎人而後說。君子學易之功。所以與易爲一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玩辭。平日之功。觀變玩占。用易之事。平日觀玩之詳。自與易合爲一。臨事推究之審。又知所向往。則動而皆吉。又何疑乎。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申言設卦觀象繫辭之事。有卦則有象。而彖以明之。有爻則有變。而爻以著之。彖存乎象之中。爻卽存乎變之中。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凶理之已定。祗言其失得。悔吝者。近於凶咎。而未至凶咎。故言小疵。凡言无咎。皆易有咎之詞。能補過。則復於無過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有位則有貴賤。亦有居下而貴者。若屯之建侯是也。有卦則有小大。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是也。修辭以辨吉凶。吉而示之以吉。凶而示之以凶。使人知趨避。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聖人作易之深心。全在使人知介。知悔。如隨有求得利居貞。冥豫成有渝。冥升利於不息之貞。示人以介也。盱豫悔遲有悔。示人以悔也。此補過之道也。吉凶者。象之已成者也。悔吝者。象之方萌也。由悔可以趨吉。而悔與吝爲介。不能悔。卽入乎吝矣。有吝必至終凶。而吝與悔爲介。出乎吝。卽入乎悔矣。故吉凶不可以介名。而悔吝必貴憂其介。夫介者幾之動於微。其本實起於人心焉。心不知悔。雖當夫吉之時。而必至吝。至於吝。則凶隨之。吉反而凶矣。心欲去吝。雖當夫凶之時。而知有悔知夫悔。則吉隨之。凶轉而吉矣。人情孰不好吉而惡凶。而幾則關於悔吝。悔非吉也。而非悔無以至吉。吝非凶也。而非吝無以致凶。悔不但有其悔。故終吉。而當夫方悔之時。不知憂。卽吝至其後。大相懸絕。雖欲自悔而無由。吝不但有其吝。故終凶。而當夫方吝之時。能知憂。卽悔至其後。克自振拔。不知吝消於何有。易言悔亡。皆宜有悔也。能憂其悔之介。卽悔亡。易言在吝。皆可无咎也。能憂其吝之介。卽无吝。悔不知介。至其後而雖悔何追。吝不知戒。至其後而終以致吝。然則憂悔者能自悔於先。必致悔於後。憂吝者能戒吝於初。乃免吝於終。雖悔吝者言乎其小疵。然而吉凶之辨。皆關於此矣。盱豫有悔。轉而吉矣。卽鹿無虞。往吝窮也。辭辨於善惡之間。吉凶判於悔吝之介。可辨之不早辨哉。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小大。因之辭有險易。各指其所之。皆聖人所明以示人者。君子所以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言其合大德也。綸言其分小德也。天下不能外。準必有疎漏罅隙之處。易之道卽天地

之道故合之分之無往不與天地相同此一節先贊易之大而後及聖人作易之事○天地之道盡於敦化川流大易之書足以彌綸天地合之而渾淪無端分之而性命各正天地自然之彌綸也太極統乎陰陽剛柔辨而善惡分大易彌綸天地之道也道不涉於空虛故彌而有綸事非徒為繁賾故綸而有彌天下萬有不齊之物莫非天地之道為之而彌綸者則易也且夫法象莫大於天地不能與準則彌焉或有其迹綸焉末極其詳天地之機息矣然而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准閒末分之時天地之道渾合而無間惟易彌之而得其精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未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而未生是畫前之易也朕兆未分孰得而窺其隙交象未見孰得而測其端雖天地不能舍萬類而涉於虛而二五之精妙合之凝惟易乃得其絪縕之會聚矣乾道變化之後天地之道充周而不窮惟易綸之

而盡其辭靜專而動直品物流形於不窮靜翕而動闢含章可貞於有象是變動之易也方以類聚而類聚者不能名相雜曰文而文成者象各異雖天地不能離一元以成其化而歲功之成百物之生惟易乃得其變動之不居矣藏天之道陰與陽易即以陰陽而成象地之運柔與剛易即以剛柔而生爻惟與天地尊故彌綸蕩而各得其當蕩蕩乎天地之廣運即易道之廣運矣夫豈能知其與流也哉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及下二節雖分窮理盡性至命其實皆聖人事仰觀俯察聖人不必有待於易而易書實有此理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化也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即以反終精氣為物神之伸也游魂為變鬼之歸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道莫大於知仁知周萬物知之所以似天也道濟天下仁之所以似地也知周萬物故有旁行之知道濟天下故有不流之仁樂天知命而知益精矣安土敦仁而仁益篤矣此與天地相似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易範圍之而不至於過萬物之象易曲成之而毫無所遺如泰之財成輔相无妄之對時育物是也晝夜之道變化之道也道之而知其所以然惟神无方天地所以成化惟易无體聖人所以成能易之與天地準者此也○惟神无方惟易无體神通乎化育之本而不滯於偏端易周乎健順之內而不可為典要有方不可言神矣有體不可言易矣今夫神晝夜之道也以主宰言謂之天以功用言謂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變化不測言謂之神神妙萬物而無方太極之與不離二氣陰也而通以陽矣陽也而雜以陰矣其在天風雨露雷其在人往來呼吸皆神也神不可以迹求故神无方今夫易變化之用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道廣大而悉備六爻

之動道全天人吉也而有其因矣因也而示之吉矣天之道固未消長人之事進退存亡皆易也易不可知測故易无體惟聖人與天道流通而往來相應其作易也以不變者爲之本以至變者爲之用卽神也幾動不居神之无方也解初九咎而四則解其拇順剛柔頤而四則顛頤吉屯之初善矣而五厄屯膏旅之上凶矣而五有譽命惟神默運於太空名之而無可名惟易周流於六虛孰焉而無可執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神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者易也不通神明之德不可以言易求易於體求神於方爲足知聖人至命哉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運於陰陽之中。不滯於陰陽。亦不能外於陰陽。故猶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繫辭 上 卷四 十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虛也善則實自天予之爲善自人具之爲性故人之性渾然至善由道而出之則言繼自天之人也中庸大命謂性卽繼之者善之謂率性謂道道在性之後陰陽謂道道在性之先先言道探其原也先言性紀其實也中庸明道之書故言率性謂道以明道有自求易探原之論故言繼善成性以見性之本善其理則一而已○道渾然無端者也無有所爲始安有所爲繼然統言之則曰道精言之則曰善自道而出之爲善自善而出之爲性善不在道之外有道而後有善性卽在善之中有善卽有性何則天之道純粹至善而已一元誠實之理然畢於眞精无妄之中而不涉以人事故言善而不言性靜則專而動則猶其專在卽善也道居於先而善若繼之不與道分爲二亦不與道混爲一是道爲天理

之當然善卽當然之散布也此由道而名之者也性之善充然各足者耳萬類降衷之初皆有其秉彝好德之眞而未離夫天道故有性而卽有善秉其務而各其盡其量秀皆善也善藉於中而性卽成之性有學而不涉於虛善得性而止於其所是性爲人道所固有善卽固有之翕聚也此合善而一之者也性在善中善在道中統有宗而會有原要其本總不外道繼者爲易成者爲陰或從分而或從合究其歸皆不離善善者天之道卽人之道也書曰相協厥居則繼善之謂焉又曰若有恒性則成性之謂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知皆善也。卽皆道也。但見道之一端。仁者見仁不知有知。知者見知不知有仁。百姓不著不察。皆不能盡君子之道也。

繫辭 上 卷四 十一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諸仁小德川流也藏諸用大德敦化也大生廣生天地之鼓萬物財成輔相聖人之有憂心盛德大業天地總出以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固生也用亦生矣仁卽用之發端非藏無以爲顯用卽仁之散有有顯則必有藏故惟天地生物之心不可以一日息故不曰藏諸體而曰藏諸用體卽用而見無時而非仁無時而非用卽無時非體之發見道不立於空虛無用之地曰藏諸體疑用與體分而二之未足見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地之道惟其仁而已消息盈虛之中而絪縕變化無時而不滯體何見體卽用而見窮陰陽

寂而復見天心。蠕動蜎飛。亦莫非生意彰顯
自顯而藏自藏也因顯以知藏故由顯以及
於藏即藏以見顯故以藏而附於顯天地之
體非至聖無以合一離天之命言體而不及
用體立而用已該。天地之用則盡人所能其
知藏用顯仁由用以見其體用行而體即具
川流即敦化也太極即無極也和氣之薰蒸
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而清寗之莫
定者有常。大順之鼓舞。本天者親乎上本地
者親乎下。而高卑之躋際者不易天地之仁
即天地之用也而藏之則有體無
也而成化肫肫乎天地之仁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以生以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豈非富有之
大業乎。日往月來逝者如斯而不舍豈非日
新之盛德乎。上言天地
盛德大業此又申贊之

生生之謂易。

陰陽相生。變化出焉
天地易道之不窮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天垂象故成象為乾
地承天故效法為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大衍之數以知來。則為占。未定
也通陰陽之變以成務已定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者氣也其變化不可測則神之謂也。中
庸曰誠之不可揜。日用間化化生生。非神孰
為之乎。故神即在道之中。道不離陰陽而神
充塞於無間○陰可測也。參以陽則不可測

陽可測也陽以陰則不可測乾為陽物而陽
之中有陰坤為陰物而陰之中有陽萬物負
陰而戴陽非陰自陰而陽自陽也其精妙凝
絪縕初感凝於陰矣乃陰也而陽寓焉品彙
流形庶物露生凝於陽矣乃陽也而陰參焉
獨陰不生水陰根於陽獨陽不成火陽根於
陰陰之盛也窮陰沍寒而陽之氣已伏陽之
盛也如惔如焚而陰之機已動陽敷於內而
陰始凝於外未幾而陰生矣陰斂於內而陽
始舒於外未幾而陽生矣日星之行雷霆之
運陰陽之精其在天也山阜之緒河瀆之流
陰陽之氣其在地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
極者陰而太極已屬於陽中庸曰發而皆中
節既發者陽而未發則屬於陰且當其未發
而中節之理已寓是陰而有陽也至於太極
而無極之理仍在是陽而有陰也四時行百
物生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觀不見聽不聞敦
化自裕川流之妙惟兩故化所以化者即神
惟一故神有其神者必化陰陽之氣分之而
無可分也測之而不能測也孰為為之誰實
致之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者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言易道之廣大遠不可禦萬物一太極也
邇靜而正一物一大極也天地之間無所在
而不備總不能出陰陽變化
之中易所以與天地準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
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天地之與大乾純一而不雜故靜專而動直坤兩體而虛受故靜翕而動闢乾以資始天之大生也坤厚載物地之廣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言天地此言易之同天地惟廣大配天地故天有四時易之變通配之天有日月易之陰陽配之天地之至德易簡之善配之易所以邇不遺而遠不禦也○乾坤之易簡天地之至德具焉易凡言陽之健者皆易卽乾之德也凡言陰之順者皆簡卽坤之德也乾坤以陰陽而具易簡之原大易卽以易簡而備乾坤之德天地合德惟此易簡之善而已矣蓋自天地自然之易言之乾則確然示人易坤則隤然示人簡乾以易而成其剛健坤以

簡而底其安貞剛健者乾之性故知大始而易知安貞者坤之性故作成物而簡能易簡之至德莫過於乾坤自聖人變動之易言之德行恒易以知險德行恒簡以知阻險則剛健需而不驟知阻則柔順靜而有常剛健者配乎乾故易知而至於有親柔順者配乎坤故易從而至於有功易簡之至善能同乎天地人不能知乾之易聖人示人以乾之道凡陽之得其貞者皆易也則皆乾也人不能知坤之簡聖人示人以坤之道凡陰之得其貞者皆簡也則皆坤也當其始立誠以法乾之易敬義以法坤之簡是入德之基也易簡所以上配乎乾坤及其後不息之健同於天厚德之載同於地是成功之效也乾坤所以其有此易簡易與天地準惟彌綸以易簡同其功易以道陰陽惟陰陽以易簡合其德易之道卽乾坤至德之道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崇德者易之體廣業者易之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崇德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廣業也非知崇無以崇德而崇則效天非禮卑無以廣業而卑則法地效天則日至於清明法地則日歸於篤實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高地下而變化行焉人能以知禮成性常存而不已卽無窮之道義所出也萬物生於

天地之中而道義卽存於成性之中此率性之謂道○高卑定而變化行天地自然之德業蓋自天得一以清清明日臨於上地得一以寧安貞日凝於下而紛紜變化迭出而不可窮此有上天下澤之履而後有天地交之泰也夫絪縕者氣也位既定而後有二五之精而後有行生之妙謂天蓋高而太虛之運太極之精皆其高者爲之也謂地蓋厚而戴形而遊抱質而處皆其厚者爲之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故萬物負天而履地魚躍鳶飛道通乎上下川流敦化體妙於無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有之變化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共有之鼓舞蓋自其至變者覩之天地之大德化化生生初無端倪可測自其不變之者觀之高卑之定位明明赫赫各有定分之不移不變者體之所以立至變者用之所以行未有體不立而能用之行者也知日底於高明而天象之禮莫過於自卑而地象之天

地定位而化育行焉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
麗乎土一實萬分千變萬狀皆天地設位所
自有也知此者可以論道。性者道之所從
出道者義之所自來有性而後有道之故曰率
性之謂道有道而後有義故曰人心之裁制
無性何以有道何以有義性與道義合
而一者也人苟不能存心以養性則道義無
從而生性本渾然而道與義惟存存不已者
乃能出入是門也何則知者性之德吾不能
存存以保其知而道義之大本晉矣行焉而
不著習焉而不察其孰知夫道之門以義爲
外鑠以義爲襲取其孰知夫義之門存之又
存而志氣日進於清明乃能確然於道義之
中而無所惑知愈崇則守愈定非道非義之
事不得而妄由矣禮者性所具吾不能存存
以復於禮而道義之大用失矣蕩檢踰閑出
乎禮之外即無以入於道之中顛倒錯亂拂
乎禮之天即無以由乎義之路存之又存而

事業日底於光大乃能卓然於道義之準而
無所貳業愈廣則持愈堅惟道與義之事乃
得所企向矣是則道義皆性所固有性之本自
然由是而之焉則爲道行而宜之則爲義性無存
存之功則不得其門而入有存存之實乃得
望其門以趨惟德惟義時乃大訓道義之本
於知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義之本
於禮也成性存存之功又烏可少哉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

類聚羣分天下之賾也聖人以易聚之擬諸
形容以通神明之德象其物宜以類萬物之
情故卦
則有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剛柔相推天下之動也聖人以爻象之觀其
會以得其典禮之大觀其通以書其典禮之
詳故象則有爻。天秩有典天命有禮典
者日用所當行之道而不觀其會無以見其禮
大不觀其通無以見其詳由會以得通不由會
通以得典禮而當行者在是焉蓋禮莫有
其大綱會者合而未分也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理不具則合者不能無所遺而典禮
之本失矣一夫之左右逢原在散殊之後而統觀
萃聚在合一之時所以合典禮而觀諸其大
理莫不有其纖悉通者理之分而各得也萬
事一致而百慮一理少隔則分者不能無所
乖而典禮之機滯矣夫協于克一固統會之
有宗而推行盡神在時措之各得所爲分典

禮一而觀乎其詳合天下於一心而大本以立
散一心於天下而達道以行由是而典禮行
矣有典有則從會通而出也會焉而先其
急後其緩有因以典著爲典則而通焉而不遺
不禦因以釐爲典章蓋由會通而出者乃以遠
見人之常行萬世由之而無弊經禮曲禮以
由會通而得也會焉而爲君臣父子於禮以
著其禮文通焉而經知宜變知權因以成爲
禮制蓋由會通而得者因以見人之當行變
通鼓舞而盡神三百六十四卦之爻象皆是
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

雖極天下之至賾而得主有常孰得而惡之
雖極天下之至動而有條不紊孰得而亂之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之後言而言合於易議之後動則動合於易擬議以成其變化而身之言動莫不準於易所謂觀象玩辭之學如此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爻言天相感夫子實之以言行所以中孚之本也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見乎遠即鶴鳴子和之理二五實德相孚自夫子言之其理則信之已而不可僞爲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處語默言其迹之異也同心斷金言其心之同也同心而有如蘭之臭則物莫能間之矣所以先號咷而後笑也此亦非爻之本意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易之全書莫非示人以敬愼而尤重於大過之初任大事者不可不出以小心藉用白茅愼之至也愼之至而後能無失物莫重於后蒙故獨於大過之初言之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有勞而不自知其勞有功而不自知其功則厚之至而能以功下人德盛禮恭所以勞謙之故惟德盛故禮恭致恭存位則有終而吉矣○有盛德之光輝則必有撝謙之雅度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德因乎禮者也動容中禮盛德之至禮因乎德者也德愈盛者心愈下

故禮之恭必本於德之盛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德不積於平日則雖矯爲虛冲之度而情慢之氣不能不設於身體得於天者不可得而假也且德之淺深不一矣德足以高一鄉則量至一鄉而止德足以高一國則量至一國而止若夫兼容並包大而無外德之盛也德盛者足乎已無待於外而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動必由禮德盛者不自知其德也何恭之有恭以持已而周旋折旋之不踰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雍雍乎自然之矩矱焉恭以接人而克寬克仁之有道也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藹藹乎天理之節文焉禮非虛器非恭則無實之虛文行已也恭惟德則持躬之有道不驕已以陵人不孤高以傲物禮之恭也而德盛則積於非禮不動之先絕非幾之冒貢監成憲以無慾德之盛也而禮恭則見於德修罔覺之後是故德言盛德欲盛也德不盛無以立溫恭之本禮言恭禮欲恭也

禮非恭無以驗德充之符謙非謙君子亦勉之於修德而已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未嘗不貴而亢則失位未嘗不高而亢則失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動而有悔不亦宜乎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見君子有當黙之時坤是以括囊而无咎也非爻之本意然天下有此當慎之時故借

爻以發之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小人乘君子之器安得不取人之爭奪不慎名器上慢也取非已有下暴也言伐之則有詞可執又言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總見盜之來也有自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七爻皆擬議以成變化之法擴而充之全易可知矣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發明先後天圖位此章發明大衍事而作易之淵源乃得見於後世易四聖之書不有夫子孰知易之所由用哉○此節言河圖易之所從出也奇數皆天偶數皆地而圖之體以立奇偶之分自此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包地奇統偶故奇偶之合皆奇數上奇偶之數指河圖此相得有合亦指河圖之數凡易中言數皆陽進陰退此則總其全數而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河圖數五十有五大衍去其虛中之數故止五十又於五十之中去其一策而陰陽老少莫不有自然之法象分而為二天地之象也掛一三才之象也有天地則有四時而揲之以四以象之有四時則有閏而歸奇於扐以象之五歲再閏左右手之策有再扐曰再扐而後掛可知後二變之必有掛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老陽三十六策六爻合得二百十六策老陰二十四策六爻合得百四十四策總計之爲三百六十策與期之日合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陽爻百九十二以每爻三十六策計之陰爻百九十二以每爻二十四策計之合得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天地自然之數其相合如此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成易之一變三變而成爻爻猶三爻而成卦也至十八變則六爻俱全

八卦而小成

得內卦已有八卦之象故言小成吉凶已略可定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而伸之六爻之全也觸類而長諸爻之變也能事畢則卦之大成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則道之顯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德之神也明可酬酢以應萬變幽可祐神以贊化育皆引伸觸類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神在變化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則神之不可知者於變化而知之○神莫妙於變化陰陽者氣也陰陽之不可測者神爲之實變化之不能名者爲之也不知變化則滯於偏端故人之心與神明不相似能知變化則兩在不測故神之爲以人心得其通今夫神之不可知也明矣求神於陽而陽入於陰矣求神於陰而陰入於陽矣妙萬物而不可以一端名則即有端倪之呈露而肸蠁難遍分陰陽而觀而陰陽各有夫神矣合陰陽而觀而陰陽共有夫神矣宰羣動而不可以偏私測則當其周流夫六虛而神功默運神之不可知以其變化也神妙於變化而人不知有變化則拘而不能知即知有變化而不能得變化之道則微而不易知知變化之道者知柔之變剛也而有其變之道知剛之化柔也而有其化之道即一卦之中而有其變有其化焉神默運於無言而道之自然順之而無所拂知者所爲獨觀其深也神之所爲不言而喻矣知柔之變剛也而非柔之所能知知剛之化柔也而非剛之所能知即一卦之中而變亦有化化亦有變焉神鼓鑄於無心而道之當然動焉而莫之爲知者所爲能得其精也神之所爲合同而化矣此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繫辭以明吉凶以言者尙其辭也剛柔推而生變化以動者尙其變也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以制器者尙其象也鼓之舞之以盡神以卜筮者尙其占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易之所重在占故言尚辭尚占之事受命如嚮惟至精也誠精故明無一毫僞妄以雜之則能無遠近幽深而知來物體立於至精自無乎不感卜筮所以尚占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既參以數復伍以數變有多寡之不一也兩相交錯又復綜覈數有老少之不齊也六十四卦皆天地之文通其變以成其爻七八九六畫卦爻之象極其數以定其象易惟至變

故動如是也以制器者尚其象天下所以賴有聖人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无思无爲正寂然不動之故惟至靜足以馭動感而遂通應之速也此神之無在無不在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至精者理必深至變者幾之動極深研幾所爲顯道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天下之志以聖人極深而定天下之務以聖人研幾而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又感而遂通之妙也非神之所爲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變象占合之則爲一分之則有四故詳舉而言之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成務易之用冒天下之道易之體天下至賾亦復至動惟易足以包之而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莫不自此而出焉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圓而神蓍主靜也卦方以知卦主靜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迭著其象以告人也洗心退藏聖人之靜吉凶同患聖人之動惟神以知來蓍所以圓而神惟知以藏往卦所以方以知聖人全體皆易不假卜筮與易合而爲一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天道以與神物察民故以前民用而必齊
戒以通神明之德神以知來非齋戒無由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先天先陽而後陰貴賤之體也而八先坤而後乾相生之次也凡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故先闔而後闢闔戶闢戶體之立也一闔一闢用之行也往來不窮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也見乃謂象者乾以大始形乃謂器者坤作成物自聖人制之則爲法自小民用之則爲神此易之所由生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

此節方及於易太極未有形也兩儀則有陰陽四象則生太少八卦則有三才其相生之次知此究之敎化川流一有而無不有非有所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備具然後可以定事之吉凶吉凶詳陳然後可以生民之大業所爲卦之德方以知者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此節方及於蓍龜天下之大者以明蓍龜之大天地四時日月易之所有也備物致用惟開天之聖人能之故又及崇高之富貴制器之聖人以見天下之大者如此若闡幽發微定吉凶而成大業孰有如蓍龜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易之與豈苟而已哉本之神物以成其事始之圖書以啟其祥變

化若天地之大吉凶如垂象之明是易之所與而聖人取則而取象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
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示以變化之道也繫辭告以同患之情也定之以吉凶所以通民志定大業斷天下之疑者皆在是矣此卜筮之功所以爲天下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
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處大有之上滿而不溢與乾之上正相反六五之厥孚交如信也柔順中正順也上九身之所履者信所思者順又於六五之賢而上之其持盈有道矣獲福不亦宜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閒嘗不盡言言不盡意與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相爲遥應先儒云以言示者後以象示者深卽不盡言不盡意之意。夫聖人之意無窮括以奇偶之象天下之變無窮備以八卦之列書不盡言而繫辭已盡聖人之言變通於引伸觸類之時鼓舞於吉凶旣見之

後易之示人如此。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有不變以立之體。然後有至變以爲之用乾坤者易之門也而卽變化所由生也乾坤毁安得有易非變化乾坤亦止而不行易之理所以日流行於天下也易始乾坤其卽此意也乎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上之道卽寓於形下之中化裁推行卽器也而道在矣道旣明而措之天下則爲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設爲卦以盡天下之賾立爲爻以盡天下之動皆所以務明形上之道也卦與爻皆器也而道卽寓焉盡形上之道不出乎形下之中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千變萬狀總不出卦之中。故極天下之賾吉凶旣定確可奉之以行故鼓天下之動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聖人之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學易者之事。神明於變化之中可以盡易矣文歸之於不言而信易豈書言所能盡哉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有八卦即有八卦之象而六爻未備也重之而爻斯立焉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有剛柔則有變化繫之辭以斷吉凶而天下之動不能外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者已定之辭必因動而後見動者卦爻之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者易之所以立體無剛柔則體無以立非變化則用無以行

吉凶者貞勝者也

或吉而勝凶或凶而勝吉出此則入彼其事常主於交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動雖有吉凶而止此一理猶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也夫易之變動莫非示人以當盡之道焉○道有兩端理惟一是非兩無以辨之於至精非一無以持之於至當是故正與邪較而正者勝是與非較而是者勝善與惡較而善者勝辨之至精守之惟一總要歸之於一而已今夫易本之以剛柔出之以時措辨之以吉凶聖人何爲肫肫往復不憚其煩

道之一不易見必參互而通考之而後有其至是者存宜剛而剛失其剛焉非貞夫一矣剛中正剛中而應其庶得夫剛之道乎而聖人曰位正當書所云高明柔克也宜柔而柔失其柔焉非貞夫一矣柔得位柔得尊位其庶得夫柔之道乎而聖人曰易而无備書所云沉潛剛克也九四弗過過之可得剛之不過矣而戒以勿用永貞六二十朋之龜可謂柔之不過矣而告以永貞吉大抵理有至是必折衷於至當務使毫髮無憾而後即安始也辨精於其相繼也辨精於其精吉異於凶而吉之中亦有凶凶殊於吉而凶之中亦有吉且吉有將凶之時凶有將吉之時示以其介可以化凶而爲吉無他理貞於一辨之不精無以得夫至是之衡也聖人權度萬變必於其動發之書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而天下之動乃有所歸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天地貞觀所以示人者何也乾則確然示人易坤則隤然示人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易之道不外易簡爻者效此效此易簡也象者像此像此易簡也天下之理貞夫一總此易簡之道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動乎內卦爻之內也見乎外由既動而見也見則人知趨辟故有功業之見聖人之辭皆吉凶與人同患之情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上詳言卦爻，此結言功業，乾大生，坤廣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位者聖人之大寶，而守位必在人，則民爲貴也，聚人必在財，則民之命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三者，治國之要，而總不外於義，義者，行而宜之之謂，理貞夫一，非義之謂哉，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言易之所由起，蓋前有易，仰觀俯察，莫非易也，鳥獸之文，各有奇偶之象，天地之宜，皆有羣類之分，近取諸身，而易在於身，遠取諸物，而易見於物，於是八卦作焉，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理之精粗，無往而不備，此所爲易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者，麗也，物之所以麗網罟者，附麗之象，艱食未起，奏以鮮食而民利興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鮮食既興，功莫大於艱食，耒耜取諸益，所爲有相之道也，神農教民稼穡，其功莫大於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總還有無，自神農已然，日中者，上明也，交易者，下動也，通功易事，交得其欲，有噬嗑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貨既足，斯文明之象興焉，衣裳起自黃帝，黼黻始自堯舜，非復前此之樸略，所以通其變也，民由之而不倦，神而化，民宜之而相安，誠以窮變通久，易道

則然，聖人不待有所作爲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厚載物，德合无疆，黃帝堯舜之無爲而治，彷之所爲易簡之善配至德。天將啟一代文明之治，則必有人起而變之，而變化非可遽言也，有變之機而無變之迹，因乎民而不擾乎民，聖人所以妙神明之用，蓋自淳悶初興，小民莫切於食用，渾渾噩噩，民不知倦也，稼穡開而民知艱食，洪荒之氣，於是乎厭而思去，而民不能自變也，故固陋而文明於是草衣卉服之天下，一變爲衣冠文物之天下，汙尊抔飲之人情，一變爲時雍風動之人情，民樂於氣象之更新，而倦者去矣，禮樂敬而知溫寬栗之風，五教敷而知父子君臣之義，民樂聖人之通變，而又何倦焉，雖然變革之義大矣哉，驟進斯民而督之，示以更新，而民或生其異，勉以革故，而民轉滋其疑政非不善，而爲之不以漸，變之有其迹，所以宜民者適以擾民也，非使民不倦之道矣，且

夫變之不可測者爲化化之不可知者爲神朝無紛更之迹雖極之平地成天而祇如其故野有向化之機即至於協和於變而自率其常至於景星卿雲天地亦獻其光華而民乃相安於淡泊也山龍藻火廊廟其煥其文章而民竟忘其丕變也向風盡化而不知其何以化鼓舞盡神而不知其何以神此黃帝堯舜所以使民不倦也歟。垂衣裳句。天下不自知也有爲而治者爲之但有其功無爲而治者爲之並忘其迹聖人治天下豈不待於有爲爲之而不見其功是有爲而若無所爲耳人知黃帝堯舜之天下治矣亦烏知其所以治或洪荒未廢世風猶樸略耳黃帝出而文明一變堯舜因而文明又一變固陋之天下而禮樂彬彬風移俗易人因知爲黃帝堯舜之功而黃帝堯舜不自有其功即當日之民亦知爲黃帝堯舜之功而黃帝堯舜無可見其功但見爲天下治也實垂衣裳而

天下治也上古樸遬而無文民不知有禮義也自有黃帝而尊卑上下之名分以定稱之者曰衣裳之制起焉創制顯庸聿起一代之光華然後數千百載之闇汶翕然丕變也端冕垂旒而天下之氣象聿新矣中天龍蛇之禍起民豈知有從欲也自有堯舜而敬天勤民之事業以新仰之者曰繪服之制隆焉從欲以治特起經綸之大業然後數千萬世之致治卓不可及也山龍藻火而天下皆傒志丕應矣功在天下而不必鋪張揚厲以自尸其功業在天壤而總之蕩蕩無名以莫窮其業君道也即天道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渙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而舟楫之利興焉自有舟楫航海而至者無遠不屆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動而說者隨。服牛乘馬皆動之象也而人則安焉不自有其說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既豫之後必事乎兵未豫之先、必取於豫重門擊柝皆備於平日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稼穡既興。爰有杵臼之利。止於下而動於上小過之取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詩曰。用戒戎作。書曰。詰爾戎兵。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所以濟睽之道不能外此萃除戎器戒不虞而況睽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穴居野處民有居而不能安。易以宮室。有棟宇之壯。固無風雨之漂搖。非大壯之象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不封不樹。法制未備之時也。易以棺槨。而死者得其安孝子仁人。不以天下儉其親必取於過厚。有宮室以安生者即有棺槨以安死者而仁覆天下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雜卦終於夬十三卦亦終於夬書契之設萬世治化所以與也故特以是終之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者體象以示人像者像物之形似彖辭自文王故先言象而後及象

彖者材也

材者一卦之材質如師之丈人吉比之原筮元永貞是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有爻即有動其變者固動即不變者得之亦爲變之動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有動則大者有吉凶小者有悔吝悔吝未至吉凶而其端已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文王後天之卦凡陽卦皆多陰凡陰卦皆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一陽二陰則卦爲奇象一陰二陽則卦爲偶象後天以卦畫取配其象如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者陰之主也君爲主則治爲君子之道君無主則亂爲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事雖殊塗百慮而止此一理聖人隨感而應一出以自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憧憧則人意之私矣故愼思之思不可無朋從之思不可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即天道以驗人事而屈信往來皆出於自然日月相推自然之明生寒暑相推自然之歲成屈非有意於屈伸非有意於伸隨感而動所謂利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即物類以驗人事而見屈不徒屈伸不自伸皆屈伸之自然也尺蠖不屈何以能伸龍蛇不蟄何以存身聖賢精義入神致知之事而致用在此焉利用安身力行之事而崇德在此焉皆感應之自然何待憧憧爲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達之事非人力所能爲至於窮神知化皆德盛之自至莫非自然也四節總見屈信之自然。精義句。朋從之思不可有憧重之思不可無朋從之思所以擾我之神明而使之紛憧重之思所以專我之心志而使之靜惟靜則能動故惟精先於惟一擇善詳於固執非知無以爲行非知之至無以果決而篤於行也夫人之致用惟義而已矣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在精義之後故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任精義之先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今夫義非膠孰之謂也守非不堅易其地則非違其時已失見以爲義而猶有非義之義惑於其中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則精義不可不精也并以辨義巽以行權則精義貫入於神也義不精必見惑於而可欲守之責而不能入於神則知造其極至自篤於行而不二以之致用左爲宜而右爲有則逢原之象也極其賾而極其動則得止之符也知止有定而獨立不懼勿以二而勿以三其心安焉而立不易方不必信而不必果不膠於一定而有主無方精義而後能義之與比也不拘於形似而化裁盡變入神而後能神妙無窮也統天下之理於吾心即散吾心之理於天下亦屈伸自然之象也彼憧憧者豈有此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爻與彖適相反非所困而困已困之也非所據而據已據之也究之困者益困而據者不可據豈所語於亨貞之大人耶妻者身之安死期將至不可言安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言既射之後子及於未射之前猶詩言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也隼非易獲必藏器以待時動而不括藏器之效也出而有獲待時之功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不恥不仁則必安於不仁不畏不義則必安於不義然所好者利所畏者威小懲大戒則不至不仁不義非小人之福乎滅趾所以言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雖小積之則善愈大惡雖小積之則惡日多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斯君子自修之道也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無傷而不去安得不至惡不可掩罪不可解乎知小懲大戒爲小人之福則知何校滅耳爲小人之凶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自以爲安則危自以爲存則亡自以爲治則亂易者使傾之道也君子安不忘危不敢恃其安存不忘亡不敢恃其存治不忘亂不敢恃其治而後身安而國家可保蓋無時而不危懼也易之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似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君子量而後入而後足以勝其任德薄位尊則德不稱其位知小謀大則謀不足以濟力小任重則力必至於靡皆自敗之道也鼎之四當重任而下應初六則折足矣豈能免於凶乎象曰信如何也其不勝任見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者神君子則安其位而盡其道上交不諂而後不敢驟於上下交不瀆而後不結怨於下是君子之知幾也蓋欲動未動之際吉先見焉惟君子知之明而守之固見幾而作知之明也不俟終日守之固也豫之六二處易溺之時而介然守正有如石之操而不待終日斷可知其貞吉矣天下無微而不彰者君子知微知彰天下有柔而能剛者君子知柔知剛爲萬夫之望非知幾孰能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之初九惟顏子足以當之有過即知明足以察其幾也知之即改健足以致其決也此顏子之不貳過也少不知是而祇於悔多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之道陰陽之義皆以兩相與而專三則雜矣損之六三有此象故明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安其身則動而皆吉易其心則語皆有當定其交則愛民有素此立心恒久之道也危以

動欲民之與而不與。懼以語期民之應而不應。无交而求望民之與而不與。至傷之至。所爲莫益之或擊之也。非立心勿恒之凶乎。益上位高。故以治民君子言。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中變化雖多。皆以乾坤立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故乾坤爲易之門。乾陽物。卽先天之陽儀也。坤陰物。卽先天之陰儀也。陰陽合德而諸卦剛柔之體以立。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孰不自乾坤來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卦象既立。雖雜出而不差越。條理秩然可觀也。繫辭出文王之時。故曰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知以藏往。彰往也。神以知來。察來也。人事之顯。悉有天理之當然。鬼神之幽。驗於日用之至近。微顯闡幽也。卦命以名。物辨其象。正言者。繫以辭。斷辭者。辨其占。莫非易之所備。上世未有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稱名小。日用之近。取類大。性命之微。取類既大則旨遠。稱名雖小而辭文。辭既文則言曲而中。旨既遠則事肆而隱。因民之疑以濟民之行而失得皆曉然矣。此所以爲衰世之意邪。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下陳九卦。非盡憂患之卦也。如屯如蹇。言憂患者多矣。蓋聖人不以一已爲憂患。而合天下爲憂患。因民之疑而無以濟其行。此聖人所憂患也。曰中古。易興文王之時。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

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君子憂患不外修德。德莫難於立其基。則有履以辨上下。德莫貴於有其柄。則有謙之能自卑。德莫大於有其本。則如復之見天心。德莫善於守之固。則如恒之不易方。懲忿窒欲損。非德之修乎。遷善改過益。非德之裕乎。困而亨。貞則德之辨也。往來井井。則德之地也。先庚後庚則德之制也。處憂患之道惟如是耳。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者禮也故和而至鳴謙貞吉則尊而光不遠之復剛反而不同於柔巽風之恒從一而久得其位懲窒於初可謂難矣而久則自易益動而巽能自裕矣而事不造作因而能亨則窮而通也井養不窮則居所而遷也度物在心則稱而隱也此九德之事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從容不迫履所以和行自卑尊人謙所以制禮察復者已所自知有恒者久於其道懲慾去明遠害也善月遷則興利也反已不責人非寡怨乎井然而不亂非辨義乎巽順而使令得非行權乎此九德之效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日用飲食之理書不可遠也變通化裁之用道之屢遷也惟變動不居故六虛之中上者可下下者亦可上剛者變柔柔者亦變剛不可執一為典要吉凶皆惟變所適此易之屢遷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易敬慎之書於不可為典要之中出入皆有法度總使人以知懼易何可遠哉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示人憂患且示人以致憂患之故師保之提命雖則無之而常若父母之臨明其知懼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率其辭以揆其理則典常出矣然盡道者人也非道宏人即不虛行之謂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卦必備六爻之全一爻不備不可以為卦故必原始要終以為質至六爻則因其時因其物而推衍之爻即在卦之中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為本則難知上為末則易知難知者必擬議以求其合易知者但由成以及其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卦象卦德皆具於中四爻有位則有貴賤有德則有剛柔而是非可辨矣非中爻何以備也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易所言皆吉凶存亡之理居者爻之所居君子觀象玩辭之道也六爻大指已備具於彖

觀其彖詞則大指已得雖未及其詳而思已過半此學易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多譽多懼皆善也故言其善不同柔不利遠則剛宜於遠矣而柔中无咎柔而得中非偏於柔也易中九四每不如六四之善而二之位剛柔多當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五天位也故五貴而三賤不直言剛勝易不可爲典要謙與大有之三剛誠勝矣而夬壯以剛而危曰剛勝邪約畧之辭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天道人道地道天下之道莫備於此矣兼而兩之三才之道莫備於此矣易所以廣大悉備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必兩非兩則無以變動故必備六爻之全有爻則有等差故曰物剛柔相雜而文生焉有陰居陽陽居陰而不當者亦有陰居陰陽居陽而不當者吉凶之生變動爲之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演易於羑里此推演易之時易之全書總示人以敬慎有危懼之心則事平存慢易之心則事傾使非人使自使之也故廣大之中總使人知所慎巽止必至於蠱終止必至於

亂懼以終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懼以始也既懼以終又懼於始要歸總在无咎能无咎卽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險與易相反故易足以知險惟至健者能之簡與阻相反故簡足以知阻惟至順者能之知險阻則危者使平而不陷於險阻人於險阻何足以言知哉○天下傾危險巇之境伏處弗見也升高而望之則一見矣以一心入乎險巇之中則險非所知以一心出乎險巇之外則險無不可知矣健足以任天下之事故易者險之反也險不能知險惟易者能知

之惟健故易惟易故知險非乾之德行不足
以語此矣夫天下未嘗無險也驅而納諸罟
擭陷阱之中而人不知無剛健之德則力不
能任險在前而人不知爲險也來之坎坎入
於險中矣困於株木冒險而進矣處不高則
與險相遇而不能知險不易故也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萬難措置之事莫不有當然之道
以處之雖遺大投艱而所行獨易易者不涉
於險易者乃能知險居天下之上而幾務紛
乘識足以燭照於幾先屯之來也剛健而不
陷蹇之遇也見險而能止心本乎易反乎易
者卽險是以至健不惑於所知習坎心亨亨
卽易也處困亨貞貞在易也不能使天下無
險而易足以知險處愈高則見愈眞蓋險不
能以知險惟易者能知險易不能以自易惟
至健乃能易莫健於乾乾以易知而豈陷於
險之中哉有乾之德
者險不足以難之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

惟易故能說心孤高者境危非易無由也惟
簡故能研慮窮大者失居非簡無由也說諸
心則明於理而定天下之吉凶研諸慮則處
之決而成天下之亹亹○非易無以說心非
簡無以研慮立心平易則傾危險巇不足累
其心故理與心接存心簡要則擾擾紛乘不
足雜其志故安而慮精惟易乃能簡惟說心
乃能研慮說心在於平日研慮則臨時而又
加詳也蓋嘗論之理本不隔於心自柔道牽
而剛無以拒則惑於肆應之難而其機不暢
必不與理相融自欲賞心適志而其道無由
不易焉故也乾則易之至矣蕩平正直之區
中心安焉左右逢原皆自得之眞境鳶飛魚
躍悉天命之流行理義悅心惟乾之健所自

有之旨趣也是爲能說諸心心本能入乎理
自非幾擾而心無以靜則雜於他端之紛而
其辨不審理不與心相安卽欲竟委窮原而
其機多隔不簡焉故也坤則簡之至矣紛至
沓來之中無欲故靜井以辨義旣卽始而見
終巽以入之卽明辨而以哲慮周象外惟坤
之簡所自有之精詳也是爲能研諸慮知其
險而險不能侵則卽心卽理名教中莫非樂
地知其阻而阻不能擾則心與理合理境內
悉見精心以說心者研慮而審察愈精以研
慮者說心而神明愈洽定天下之吉凶匪說
心無由也成天下之亹亹非研慮無由也故
道莫大
於易簡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易妙變化在云爲之間吉之先見有休祥之
兆象事有以知器以變化云爲也占事有以

知來以吉
事有祥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畫前之易也有聖人之成能而百
姓皆可與能人謀合於鬼謀而功用無窮焉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
見矣

八卦者萬物之象爻彖者聖人之情剛柔
雜居而當位不當位分焉故吉凶可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剛柔變動皆自然之順利吉凶往來皆自然之情遷相攻相取相感吉凶之情也吉凶悔吝利害之生吉凶之以情遷也有比應有遠近遠近而相得則吉違而不相得亦無所害惟近不相得則凶害悔吝由之以生此險阻之所當知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吉凶以情遷聖人之辭即以情遷此即人之[illegible]易之辭也將叛者不能掩其本然之[illegible]中心疑者不能得其向往之路故枝[illegible]不尚辭躁人急於辭誣善以不實而辭[illegible]人守因施隨而辭屈人情盡然卦爻之辭[illegible]示人以確然之路因事著辭而皆以見聖人之情焉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終以窮理盡性至命下起以順性命之理以見易爲性命之書也卦由蓍而得而蓍若因作易而生曰幽贊以見默契潛孚感之於無形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數地數皆五五者由參兩合而成也參天者陽之進兩地者陰之退易之數由此生而七八九六以定焉此大衍之數所由出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有象則有卦有卦則有爻和順於道德卦爻所同也理於義又自卦爻而詳分之也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以至命皆易中自有之能事○命其總焉者也自人受之則爲性自性具之則爲理不窮理無以盡性不盡性無以至命此理人下學上達之極功而大易觀象會神之微旨乎蓋自天之賦人統萬類而于以各正之原其理自合而分故極之化化生生莫非此一理爲之彌綸而布濩三百八十四爻末分之先合之又合而後變動而無方此由敦化而川流中庸由天命而及君子位育之功亦此道也自人之受天合億兆而有保合之蘊其理由分而合故極之渾渾淪淪莫非此萬殊爲之周浹而旁皇三百八十四爻既分之後析之又析而必渾全於朕兆此即川流驗致化中庸由爲已而至上天聲臭之無亦此道也理在性中性即在命中由天命而率乎性統有宗而會有元由知性而知

乎天會有極而歸有者夫易之太極卽命也散而爲陰陽則有陰陽之性有陰陽之性則有陰陽之理窮其理而性以見盡其性而命以見分之則有理與性命之殊合之止一命而已自非大聖人無以造至命之域則盡性爲先自非至誠無以全盡性之量則窮理爲要積之久而天命在我矣君子之入道也必自窮理始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上以性命終此以性命始總見易爲性命之書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其理一也合之乃盡三極之道則六畫成卦分之乃得條理之宜則六位成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先後天自然之法象皆由聖言而定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先天之方位也八卦相錯六十四卦大圓圖也內卦與小圓圖同外卦皆由八卦遞排之故曰相錯堯夫精於數特由此悟入以示人不有孔子孰得易之門而能入哉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方位已明猶恐人不知其次第故言數往知來以見易之次第皆由中起也規之爲圓橫之亦如圓圖之次而位從方易知來之書故主於逆數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體之立然天下無離用之體故先六子而後乾坤生物之功也後天用之行然天下無無體之用故由後天而及先天見合一之妙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後天之位乃體物不遺之妙也帝之出入一因萬物之出入蓋神不自神神寓於物之中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

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言帝之出入此以萬物實之明乎神之周流六虛初非虛象也天下無無物之處而莫非神之所爲誠者物之終始神之出入豈非誠哉○南面句忙中忽插此閒筆氣愈深厚遂爲千古文章之祖。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章帝與物分說此則合而言之以見神妙萬物之中也後天之流行莫非先天之法象理非有二安得不相通哉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八卦之性情內外卦皆然六十四卦之名義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由此而起得其正者

逆者凶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取諸物取諸身皆本八卦之性情而亦得於形似馬陽物也牛陰物也乘陰而動莫如龍感陽而鳴莫如雞豕躁於內雉鳴於外狗止於外羊狠於內皆物象之自然故相合有配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物本乎天人尊乎首腹無所不容也陽在下而動則爲足陰在下而伏則爲股耳外虛內實故聽德惟聰目外實內虛故視遠惟明。手以止物陽在上也口以悅人兌之主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一索再索三索卦成之後見有此象即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意也父母之位定而男女

各以其類附焉。故取象如此。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爲天故爲圜，相因而及也。人莫尊於君父，物莫重於金玉。寒冰，後天之位也。大赤，先天之位也。良馬，純於健也。老馬，乾老陽也。瘠馬，陰不附也。駁馬，健之甚也。木果，乾以大始生物爲心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爲地則爲母。布者敷布，釜以成物，均者均平。既言布又言均，坤厚載物，德合无疆也。子母牛言其形，大輿言其量。爲文爲衆，後天之位。爲柄，生物不窮而有本也。爲黑，先天之位，猶乾言大赤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爲雷爲龍，陽之動也。元黃，備天地之色也。雷以動物，故爲旉。前無所阻，故爲大塗。長子，其位也。決躁，其性也。蒼筤竹，其色也。萑葦，其類也。先後天震皆在東，故取象如此。發於聲則善鳴，見於下則馵足，動而健爲作足，見於上爲的顙。反生，震之時也。健者，由震而至乾。蕃鮮，生則惡可已。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爲木則爲風，風生於木也。長女者，巽之位。爲木以繩直爲工。白者，巽之色。爲風故爲長爲高。進退不果，巽之性也。震爲旉，則巽爲寡髮廣顙。多白眼，人之潔者多然。利市三倍，見蕃生之多也。躁卦者，巽畫變則爲震。○震爲陽之始，故言陽之終；巽爲陰之始，故言陰之終。自震至乾，皆順而得其已生之卦，爲健爲蕃鮮，則順之象也。自巽至坤，皆逆而得其未生之卦，爲躁卦，則逆之象也。夫陰終於躁，陽之極何以終於健？曰：剛健矣，以小心敬慎之道也。太剛則折，柔无有陰欲相濟以成其德耳。天下未有果而確搏而甘入於柔靡者，故健終於健，陽終於健，陰之極何不終於順？曰：安貞應地無疆，坤德之純也，太和翔洽，牝馬利貞，皆有從以成其美耳。天下未有安於退縮而不流於躁者，故順不終順，失巽之初，未有躁之形也。然巽爲進退，進退之極，必躁於進；巽爲不果，不果之久，必躁於果。於坤得龍戰焉，陰極至於陽爭，其暴已甚。巽之終即坤也，於履見咥人焉，武人而志在剛，豈能無失？陰之終則兌也。初示以武人之剛，欲其志定，然武人曰貞，固已隱慮其躁矣。蓋剛健者，反多含容；柔懦者，必歸躁妄。彼矯其弊，不自知其弊之至此也。巽之終，所以爲躁卦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

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極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坎內外卦多取險難之意廣象亦然爲水故爲溝瀆隱伏者溝瀆之象爲矯輮則爲弓輪弓輪者矯輮而成陽陷於中故爲加憂心病耳痛血水之類也赤血之色也美脊陽在中之象極心下首薄蹄曳馬之勞也多眚與之險也通水之性月水之精堅多心以其陽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爲火故爲日日火之精也電火之氣也中女者離之位甲冑戈兵者離之象大腹取其形似乾卦取其性情鼈蟹蠃蚌龜皆物之似離者科上槁以離爲火故不同他卦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以其大而言曰爲山以其小而言曰徑路爲小石門闕者艮之取象果蓏者艮之成能閽寺以守門指狗以止物鼠伏於內爲陰黔喙見於外爲陽堅多節以陽在外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坎爲通則兌爲澤澤不能通也少女者兌之位爲巫爲口舌倚口之象也位在西故爲毀折爲附決以其爲澤也曰剛鹵剛鹵水之凝也以其爲少女也曰妾妾者女之賤手又兌之形似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因易之次而推其理道理無所不該即使更爲之次如蓍之變化無窮其理總不可易說者謂先天爲序卦之本是後天亦先天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天地者乾坤所自起而大易之門也雷雨之動滿盈其屯盈之象乎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物之始生所爲天造草昧也故有屯即有蒙物穉不可不養此養之第一義蒙以養正亦此道也欲所存人之爭端起焉則飲食必有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訟非一人之事則必有師師則必有與比人之衆者必有與同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
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洪範八政武城五教食居其一比必有所畜
也菽粟足而民無不仁物畜然後有禮也覛
履考祥其旋元吉履而泰受
之以泰也履非泰無以安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
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
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世不常治必有否傾否者人則有同人歸者
衆而所有不得不大有大者時也而心則愈

小小心者德也而境則日豫唐
虞之喜起明良非受之以豫乎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
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
臨臨者大也

從如歸市邠人之隨也未有悅而不隨者既
有所隨事安得不起蠱造事之端也同人翊
贊大業斯興此則有
事而後可大之說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
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
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德業盛大物斯可觀苟非可觀則必有其不
合者多矣物不可苟合君臣父子之間有文
相接有禮相與所謂賁也徒文則實意浸衰
剝少賁所爲無實之華不節飾應後之意乎
天下本不足者必至於剝从雖混擢速之敢
矣○大哉乾元而天地之道爲貞觀大人首
出而聖人之德爲大觀驕虞小補不足盡明
王之治則業不足觀稚術小道不足以盡日新
之德則德不足觀惟大故高君子以腑德積
而高大惟大故明大人以往明照於四方高
則轉執首上尊行所其仰也明則明人耳目
有目所其觀也量足以包乎其外故光遠而
自他有耀非大又何觀矣道大者無能名大
人與天地合德德之所以可觀也自極心而
生色由爲實而光輝四方以爲訓百辟以爲
覿焉望顒卬之雅度盛德之光華遠矣古之

人稱有斐者詠金錫圭璧之躬惟德大而後
可觀焉富有者謂大業賢人以有功而可大
業之所以可觀也自家邦而四海由革面而
華心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焉聽炳蔚之
休光大業之醞釀深矣古之人頌[illegible]冒者吉
日月照臨之廣惟業大而後可觀[illegible]從愈大
則德之可觀者歷久而不窮業愈大則業之
可觀者磅礴而無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觀
其德也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德之大者美在
中而暢四肢光於四方顯於西土[illegible]其業也
大在財成大在輔相業之大者茂[illegible]而育
萬物此繼臨而觀之義也○物不可苟合○
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illegible]之象曰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甚矣相合之[illegible]也相合
則相親故兩澤麗而爲兌澤上出而爲咸能
鳴子和此合之大者也有孚學知此合之切
者也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此當合而合者也
電與雷氣相通類相聚也故曰噬嗑嗑合也

君子之於合，非苟焉而已也。不當合而合，爲比匪人，則爲係小子，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皆所合者非耳。解而拇，朋至斯孚。馬匹亡，絕類而上，誠不可以苟合故也。且夫比之初、萃之初循是也。比盈缶而萃不終者，何哉？比處羣陰而無私應，故終有他吉；萃雖有應而雜衆陰，故一握爲笑。所恃合其所當合，明動相資，在豐則爲配主，同德相濟，在睽則爲元夫。萃如磋如，盱豫有悔，非已所當合也。休復以下仁，繇後不自失其仁也。[illegible]行道而不可或苟。然則君子之合當何如？[illegible]傷志誠有道焉，無文不行。所以合之者，是即天秩天序之經矣。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治亂循環，則泰必有否；物不終窮，則剝必有復。不能復，人心之危也。去不善而入於善，何妄焉？既无妄，則不耕穫，不菑畲，盛德大業，所以日積於不自知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上經言養者三，此補出養之之道。不畜安能得養？能養而後有大過人之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能養之謂也。然至於大過，則坎陷之時，不得所麗，其何以濟險哉？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上經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一語何其簡；下經有萬物然後有天地數語，何其詳。萬物本乎天，故言咸恒，及天地夫婦之大倫，道所造端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非恒之謂乎？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物不可久居其所也。退不終退，必有壯盛之時。壯則易進，由壯而進，則有傷。壯於趾，非知進而不知退乎？傷於外則反於家，不反於家，何以得安？人情大抵然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家道之睽，必因窮而生。井田既廢，而箕帚誶語興焉。至於睽，安得無難？

蹇所以次睽，然難而不解，豈可終於難乎。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不欲其緩也。緩必至於損。損不可終損，猶否不可終否也。損之極必益。然求益不已，必至潰決，莫益之或擊之，豈非決乎。至於潰決，必有相遇之時。猶蹇之必解，損之必益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不相遇，何以聚。故必相遇而後聚，聚則同德相濟。升而困，寘升也。既困於上，自不得不反於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冽寒泉食，井貴冽也。則其道自不可以不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鼎以取新，革物之功莫大焉。不喪匕鬯，其朗主器之謂與。震之下次以艮，艮之下次以漸，所謂動不終動，靜不終靜，動靜循環之道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言物之歸我，進必有所歸。明我之有歸，同人次以大有，歸妹次以豐，其理一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窮大則失居，旅正不得有所居也。親寡之時，非巽順其孰容之。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學而時習，說之道也。非入無以說。晬面盎背，散之象也。非說無以散。大而說，欲罷不能，說而散，樂則生矣。人人共由之道，一人說之，有不知性情痞寐之相依者。道非為一人設，而一人之所入有獨深也。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珍膳非不在列，未嘗其胾，適意焉而其趣不深。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理義雖可說，心未涉其藩，浮慕焉而其情不求。是故人之造道猶是也。扞格不親，倦而思卧矣。游之乎仁義之途，從之乎詩書之原，其名甚美，而精神不洽，不入焉，何以說也。夫道德仁義之境，居其外而懸為望，與入其中而能自得，其不可同日而語明矣。吾歷乎堯舜湯文之奧，則見羹見牆，心相浹也。吾得乎至德要道之歸，則忘食忘寢，天相動也。其始也以說而成其入，望古人之道崇，而念祖勿替，愈傾心愈見體要。以深造而得義蘊之深，其後也以入而有其說。舍世境之紛華，而甘苦親喻，愈

深遠。愈見恬愉。以得心而有性情之趣。吾[illegible]
少壯之所學有久而嘗其旨者矣有久而獲
於心者矣其始也。念典非不勤理之未入無
以得其愜心之趣。理之既入。乃以得其說意
之深。會心者不在遠望道德如故物入焉而
說則惡可已也。兌之大象曰。朋友講習凡以
求其人也。此吾
學得心之妙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物不可終離。即物不可終塞。物不可終否。皆
理勢之必然。故必有節。節則信於已。亦信於
人。自中實相孚。有其信者必行之。如翰音
登天。是也。持之太堅。則不得不小有所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

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過物之才。而始能有濟。亦所謂不養則不
可動也。易窮則變。無終窮之理。不終於既濟
而終於未濟。生生不窮之道也。○附聚而上
者謂之升。句○氣不聚則不升。積之既厚。乃
蒸蒸乎有日上之勢。氣已渙矣。何望於升。是
故元愷聚於朝而後唐虞之致治升。周召聚
於朝而後成周之致治升。多賢不集。而欲臻
平地成天之盛。雖堯舜不能。且夫天下不可
無賢也。思曰孜孜。思曰贊贊。賢者又未嘗不
樂獻其才也。而極治之時。不常有野有遺賢。
未能聚而上焉。故耳舜之時二十有二人亮天
工。向使不聚而上。而播穀者。無以兼親遜之
功。敷教者莫克奏明允之績。舜其從欲以治
乎。文之時周勢日興而詩曰予有疏附予有
先後。予有奔走。予有禦侮。皆聚而上也。書曰
無能往來。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言不聚而上。

則不能升也。周受天命維[illegible]惟賢位事惟能
垂拱而天下治。夫垂拱而治。則升也。惟賢惟[illegible]
能。非聚而上之謂乎。大抵聚於朝則百僚師
師皆足熙帝載而奏王功。都俞吁咈皆賢聖
也。迺知忱恂皆宅俊也。豐功駿烈黼黻乎一
代隆平之盛。非多賢不能有此象。即所謂一
升於大猷也。故爲政在人。一代龍虎必有一
代風雲。與爲合符。拔茅彙征。而功業之盛。如
日斯升。此繼萃而升之意
也。不有萃也。其何以升哉。

雜卦傳

後天圖。雜卦之本。是雜卦必有其不雜者存
先儒以互卦求之。有相合者。有相碍者。總之
出以推測。卽不能如先天之純任自然。自大
過以下。卦不反對。朱子云。未詳何義。疑者闕
之。卽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比師臨觀屯蒙損
益。互剝復爲八卦。
乾坤者。易之門而序卦雜卦。皆以爲首焉。乾
坤以剛柔相反。師比以憂樂相反。有親安得
不樂。動衆
安得不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有與之象焉。
大觀在上。物之所必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動乎險中。雖見而不失其居。
蒙以養正。雖雜而義理昭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艮者。動靜之反。損益者。盛衰之反。損未至
衰而由損則必衰。益未至盛。而由益則必盛。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无妄萃升互漸歸妹共四卦。
天在山中，不必有其事，而止健時或有之。无妄之災，未嘗無其事，而遇災終非由已。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聚則來而不往，升則往而不來。謙者自卑而不敢怠，豫者自怠而弗自虛。
謙豫噬嗑賁互蹇解共四卦。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主食而有食，賁主色而无色。非噬何以合，有色徒文著。
兌見而巽伏也。 兌巽二卦互睽家人。
兌見於外，故說；巽伏於中，則順，皆以陰爲主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蠱二卦互漸歸妹。

有故不能隨人，不飭何以自新。
剝爛也，復反也。 互坤。
窮於上，復於下，以相反而相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夷二卦互蹇解。
明於晝，晦於夜，以相生而相反。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困二卦互睽家人。
往來井井，井之通也。剛爲柔揜，遇斯困矣。
咸速也，恒久也。 咸恒二卦互夬姤。
一暫一常，故咸速而恒久。
自晉明夷以上陽卦凡二十八，內有下經十卦；自需訟以上陰卦二十八，內有上經十卦。分上下經，則相雜各十二卦。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渙節二卦互頤解睽家人互既濟未濟共四卦否泰二卦互漸歸妹
渙主於離，節則止而不離；解主於緩，蹇正進而未緩。睽則外，相親則相內。否泰之相反類各不同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遯大有同人革鼎互夬姤共六卦。
大壯之時，陽不能止，則宜止；遯之時，陽利於退，則宜退也。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歸之者眾，同人親之者多；革以去故而故日去，鼎以取新而機日新；小過之過不如

信之有常，中孚之信不可或至於過；豐多故，有大有之象而爲豐；旅親寡，鮮同人之親而爲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小過中孚豐旅離坎互大過頤共六卦
水火不相入，正相反之象。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小畜大，患其力寡；履非其位，不可安處。 小畜履需訟互睽家人共四卦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相需則不進，有訟即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ZW 21101000822958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頗者棟橈之象柔遇剛亂之萌也不相遇則非漸必如女歸待男行而後爲漸養正者頤之道保定者濟之功歸妹人之終始故爲女之終未濟三陽失位故爲男之窮序卦終未濟不窮之道也雜卦終於夬保治之機也

營之數老陽十二老陰四乾坤之二八也老者陽贏而陰絀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六子之六八也少者陽絀而陰贏合之六十四恰得三十二爲陽三十二爲陰陰陽之體數常

均卽河圖之對待也至發用則有贏絀之分卽洛書之流行也法象之自然皆自天三地二得之